石頭記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妒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

原本石頭記

曹雪芹 著

俄國藏本 紅樓夢



俄羅斯科學院館藏鈔本

曹雪芹 著

石頭記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

聖彼得堡分所藏書

關於俄藏本（列寧格勒鈔本）石頭記

一、此鈔本存《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各本所缺的第六十四回和六十七回。多数学者認為，在目前已有各抄本中，此本第六十四回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

二、此鈔本缺第五回和第六回，此部分內容可以參閱戚蓼生序本石頭記

三、第十七、十八回已經分開為兩回，但第十八回未有回目。

四、第七十九包含今本七十九回、八十回的內容。

《紅樓夢》考證

胡適　一九二一

一

《紅樓夢》的考證是不容易做的，一來因為材料太少。二來因為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他們怎樣走錯了道路呢？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這種附會的"紅學"又可分作幾派：

第一派說《紅樓夢》"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的諸名王奇女。"他們說董鄂妃即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當時名士冒闢疆的妾，後來被清兵奪去，送到北京，得了清世祖的寵愛，封為貴妃。後來董妃夭死，清世祖哀痛的很，遂跑到五臺山去做和尚去了。依這一派的話，冒闢疆與他的朋友們說的董小宛之死，都是假的；清史上說的清世祖在位十八年而死，也是假的。這一派說《紅樓夢》裡的賈寶玉即是清世祖，林黛玉即是董妃。"世祖臨宇十八年，寶玉便十九歲出家；世祖自肇祖以來為第七代，寶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昇天"，又恰中第七名舉人；世祖諡"章"，寶玉便諡"文妙"，文章兩字可暗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綠之意也。小宛是蘇州人，黛玉也是蘇州人；小宛在如皐，黛玉亦在揚州。小宛來自鹽官，黛玉來自巡鹽御史之

署。小宛入宮，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餘，恰得小宛之半。……小宛遊金山時，人以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號〝瀟湘妃子〞，實從〝江妃〞二字得來。〞（以上引的話均見王夢阮先生的《〈紅樓夢〉索隱》的《提要》）

這一派的代表是王夢阮先生的《〈紅樓夢〉索隱》。這一派的根本錯誤已被孟蓴蓀先生的《董小宛考》（附在蔡孑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之後，頁一三一以下）用精密的方法一一證明了。孟先生在這篇《董小宛考》裡證明董小宛生於明天啟四年甲子，故清世祖生時，小宛已十五歲了；順治元年，世祖方七歲，小宛已二十一歲了；順治八年正月二日小宛死，年二十八歲，而清世祖那時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小宛比清世祖年長一倍，斷無入宮邀寵之理。孟先生引據了許多書，按年分別，證據非常完備，方法也很細密。那種無稽的附會，如何當得起孟先生的摧破呢？例如《〈紅樓夢〉索隱》說：

> 漁洋山人題冒闢疆妾圓玉、女羅畫三首之二末句云〝洛川淼淼神人隔，空費陳王八斗才〞，亦為小琬而作。圓玉者，琬也；玉旁加以宛轉之義，故曰圓玉。女羅，羅敷女也。均有深意。神人之隔，又與死別不同矣。（《提要》頁一二）

孟先生在《董小宛考》裡引了清初的許多詩人的詩來證明冒闢疆的妾並不止小宛一人；女羅姓蔡，名含，很能畫蒼松墨鳳；圓玉當是金曉珠，名玥，崑山人，能畫人物。曉珠最愛畫洛神（汪舟次有曉珠手臨洛神圖卷跋，吳薗次有乞曉珠畫洛神啟），故漁洋山人詩有〝洛川淼淼神人隔〞的話。我們若懂得孟先生與王夢阮先生兩人用的方法的區別，便知道考證與附會的絕對不相同了。

《〈紅樓夢〉索隱》一書，有了《董小宛考》的辨正，我本可以不再批評他了。但這書中還有許多絕無道理的附會，孟先生都不及指摘出來。如他說：“曹雪芹為世家子，其成書當在乾嘉時代。書中明言南巡四次，是指高宗時事，在嘉慶時所作可知。……意者此書但經雪芹修改，當初創造另自有人。……揣其成書亦當在康熙中葉。……至乾隆朝，事多忌諱，檔案類多修改。《紅樓》一書，內廷索閱，將為禁本，雪芹先生勢不得已，乃為一再修訂，俾愈隱而愈不失其真。”（《提要》頁五至六）但他在第十六回鳳姐提起南巡接駕一段話的下面，又注道：“此作者自言也。聖祖二次南巡，即駐蹕雪芹之父曹寅鹽署中，雪芹以童年召對，故有此筆。”下面趙嬤嬤說甄家接駕四次一段的下面，又注道：“聖祖南巡四次，此言接駕四次，特明為乾隆時事。”我們看這三段《索隱》，可以看出許多錯誤。(1)第十六回明說二三十年前“太祖皇帝”南巡時的幾次接駕；趙嬤嬤年長，故“親眼看見”。我們如何能指定前者為康熙時的南巡而後者為乾隆時的南巡呢？(2)康熙帝二次南巡在二十八年（西曆1689），到四十二年曹寅才做兩淮巡鹽御史。《索隱》說康熙帝二次南巡駐蹕曹寅鹽院署，是錯的。(3)《索隱》說康熙帝二次南巡時，“曹雪芹以童年召對”；又說雪芹成書在嘉慶時。嘉慶元年（西曆1796），上距康熙二十八年，已隔百零七年了。曹雪芹成書時，他可不是一百二三十歲了嗎？(4)《索隱》說《紅樓夢》成書在乾嘉時代，又說是在嘉慶時所作：這一說最謬。《紅樓夢》在乾隆時已風行，有當時版本可證（詳考見後文）。況且袁枚在《隨園詩話》裡曾提起曹雪芹的《紅樓夢》；袁枚死於嘉慶二年，詩話之作更早的多，如何能提到嘉慶時所作的《紅樓夢》呢？

第二派說《紅樓夢》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說。這一派可用蔡孑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作代表。蔡先生說：

《石頭記》……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之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石頭記〉索隱》頁一）書中“紅”字多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餘也。……當時清帝雖躬修文學，且創開博學鴻詞科，實專以籠絡漢人，初不願滿人漸染漢俗，其後雍、乾諸朝亦時時申誡之。故第十九回襲人勸寶玉道：“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又黛玉見寶玉腮上血漬，詢知為淘澄胭脂膏子所濺，謂為“帶出幌子，吹到舅舅耳裡，又大家不乾淨惹氣。”皆此意。寶玉在大觀園中所居曰怡紅院，即愛紅之義。所謂曹雪芹於悼紅軒中增刪本書，則吊明之義也。……（頁三至四）

書中女子多指漢人，男子多指滿人。不但“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與“漢”字“滿”字有關係也；我國古代哲學以陰陽二字說明一切對待之事物，《易》坤卦象傳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於陰陽也。《石頭記》即用其義。第三十一回，……翠縷說：“知道了！姑娘（史湘雲）是陽，我就是陰。……人家說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清制，對於君主，滿人自稱奴才，漢人自稱臣。臣與奴才，並無二義。以民族之對待言之，征服者為主，被征服者為奴。本書以男女影滿、漢，以此。（頁九至十）

這些是蔡先生的根本主張。以後便是“闡證本事”了。依他的見解，下面這些人是可考的：

（1）賈寶玉，偽朝之帝系也；寶玉者，傳國璽之義也，即指胤礽（康熙帝的太子，後被廢）。（頁十至二二）

（2）《石頭記》敘巧姐事，似亦指胤礽，巧字與礽字形相似也。……（頁二三至二五）

（3）林黛玉影朱竹垞（朱彝尊）也。絳珠，影其氏也。居瀟湘館，影其竹垞之號也。……（頁二五至二七）

（4）薛寶釵，高江村（高士奇）也。薛者，雪也。林和靖詩，"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高士奇）也。……（頁二八至四二）

（5）探春影徐健庵也。健庵名乾學，乾卦作"三"，故曰三姑娘。健庵以進士第三人及第，通稱探花，故名探春。……（頁四二至四七）

（6）王熙鳳影餘國柱也。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寫作"国"，故熙鳳之夫曰璉，言二王字相連也。……（頁四七至六一）

（7）史湘雲，陳其年也。其年又號迦陵。史湘雲佩金麒麟，當是"其"字"陵"字之借音。氏以史者，其年嘗以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也。……（頁六一至七一）

（8）妙玉，姜西溟（姜宸英）也。姜為少女，以妙代之。《詩》曰，"美如玉"。"美如英"。玉字所以代英字也（從徐柳泉說。）……（頁七二至八七）

（9）惜春，嚴蓀友也。……（頁八七至九一）

（10）寶琴，冒闢疆也。……（頁九一至九五）

（11）劉老老，湯潛庵（湯斌）也。……（頁九五至百十）

蔡先生這部書的方法是：每舉一人，必先舉他的事實，然後引《紅樓夢》中情節來配合。我這篇文裡，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書之多和用心之勤；這是我很抱歉的。但我總覺得蔡先生這麼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費了，因為我總覺得他這部書到底還只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我記得從前有個燈謎，用杜詩"無邊落木蕭蕭下"來打一個"日"字。這個謎，除了做謎的人自己，是沒有人猜得中的。因為做謎的人先想著南北朝的齊和樑兩朝都是姓蕭的；其次，把"蕭蕭下"的"蕭蕭"解作兩個姓蕭的朝代；其次，二蕭的下面是那姓陳的陳朝。想著了"陳"字，然後把偏旁去掉（無邊）；再把"東"字裡的"木"字去掉（落木），剩下的"日"字，才是謎底！你若不能繞這許多灣子，休想猜謎！假使做《紅樓夢》的人當日真個用王熙鳳來影餘國柱，真個想著"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寫作國，故熙鳳之夫曰璉，言二王字相連也"——假使他真如此思想，他豈不真成了一個大笨伯了嗎？他費了那麼大氣力，到底只做了"國"字和"柱"字的一小部份；還有這兩個字的其餘部份和那最重要的"餘"字，都不曾做到"謎面"裡去！這樣做的謎可不是笨謎嗎？用麒麟來影"其年"的其，"迦陵"的陵；用三姑娘來影"乾學"的乾：假使真有這種影射法，都是同樣的笨謎！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一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

我且再舉一條例來說明這種"索隱"（猜謎）法的無益。蔡先生引蒯若木先生的話，說劉老老即是湯潛庵：

潛庵受業於孫夏峰（孫奇逢，清初的理學家）凡十年。夏峰之學本以象山（陸九淵）、陽明（王守仁）為宗，《石頭記》"劉老老之女婿曰王狗兒，狗兒之父曰王成。其祖上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勢利，便連了宗"。似指此。

其實《紅樓夢》裡的王家既不是專指王陽明的學派，此處似不應該忽然用王家代表王學，況且從湯斌想到孫奇逢，從孫奇逢想到王陽明學派，再從陽明學派想到王夫人一家，又從王家想到王狗兒的祖上，又從王狗兒轉到他的丈母劉老老，——這個謎可不是比那〝無邊落木蕭蕭下〞的謎還更難猜嗎？蔡先生又說《石頭記》第三十九回劉老老說的〝抽柴〞一段故事是影湯斌毀五通祠的事；劉老老的外孫板兒影的是湯斌買的一部《廿一史》；他的外孫女青兒影的是湯斌每天吃的韭菜！這種附會已是很滑稽的了。最妙的是第六回鳳姐給劉老老二十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湯斌死後徐乾學賻送的二十金；又第四十二回鳳姐又送老老八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湯斌死後惟遺俸銀八兩。這八兩有了下落了，那二十兩也有了下落了；但第四十二回王夫人還送了劉老老兩包銀子，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這一百兩可就沒有下落了！因為湯斌一生的事實沒有一件可恰合這一百兩銀子的，所以這一百兩雖然比那二十八兩更重要，到底沒有〝索隱〞的價值！這種完全任意的去取，實在沒有道理，故我說蔡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也還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

第三派的《紅樓夢》附會家，雖然略有小小的不同，大致都主張《紅樓夢》記的是納蘭成德的事。成德後改名性德，字容若，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兒子。陳康祺的《郎潛紀聞二筆》（即《燕下鄉脞錄》）卷五說：

先師徐柳泉先生雲：〝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衛（成德官侍衛）所奉為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姜宸英）。……〞徐先生言之甚詳，惜餘不盡記憶。

又俞樾的《小浮梅閒話》（《曲園雜纂》三十八）說：

《紅樓夢》一書，世傳為明珠之子而作。……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恭讀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諭：“成德於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舉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歲。”（適按此諭不見於《東華錄》，但載於《通志堂經解》之首）然則其中舉人止十五歲，於書中所述頗合也。

錢靜方先生的《紅樓夢考》（附在《〈石頭記〉索隱》之後，頁一二一至一三〇）也頗有贊成這種主張的傾向。錢先生說：

是書力寫寶、黛痴情。黛玉不知所指何人。寶玉固全書之主人翁，即納蘭侍御也。使侍御而非深於情者，則焉得有此倩影？餘讀《飲水詞鈔》，不獨於賓從間得訢合之歡，而尤於閨房內致纏綿之意。即黛玉葬花一段，亦從其詞中脫卸而出。是黛玉雖影他人，亦實影侍御之德配也。

這一派的主張，依我看來，也沒有可靠的根據，也只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1）納蘭成德生於順治十一年（西曆1654），死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十一歲。他死時，他的父親明珠正在極盛的時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不久又晉太子太師。）我們如何可說那眼見賈府興亡的寶玉是指他呢？（2）俞樾引乾隆五十一年上諭說成德中舉人時止十五歲，其實連那上諭都是錯的。成德生於順治十一年，康熙壬子，他中舉人時，年十八；明年癸丑，他中進士，年十九。徐乾學做的《墓誌銘》與韓菼做的《神道碑》，都如此說。乾隆帝因為硬要否認《通志堂經解》的許多序是成德做的，故說他中進士時年止十六歲（也許成德應試時故意減少三歲，而乾隆帝但依據履歷上的年歲）。無論如何，我們不可用寶玉中舉的年歲來附會成德。若寶玉中舉的年歲可以附會成德，我們也可以用成德中進士和殿試的年歲來證明寶玉不是成德了！（3）至於錢先生說的納蘭成德的夫人即是黛玉，

似乎更不能成立。成德原配盧氏，為兩廣總督興祖之女，續配官氏，生二子一女。盧氏早死，故《飲水詞》中有幾首悼亡的詞。錢先生引他的悼亡詞來附會黛玉，其實這種悼亡的詩詞，在中國舊文學裡，何止幾千首？況且大致都是千篇一律的東西。若幾首悼亡詞可以附會林黛玉，林黛玉真要成“人盡可夫”了！(4) 至於徐柳泉說大觀園裡十二金釵都是納蘭成德所奉為上客的一班名士，這種附會法與《〈石頭記〉索隱》的方法有同樣的危險。即如徐柳泉說妙玉影姜宸英，那麼，黛玉何以不可附會姜宸英？晴雯何以不可附會姜宸英？又如他說寶釵影高士奇，那麼，襲人也可以影高士奇了，鳳姐更可以影高士奇了。我們試讀姜宸英祭納蘭成德的文：

兄一見我，怪我落落；轉亦以此，賞我標格。……數兄知我，其端非一。我常箕踞，對客欠伸，兄不餘傲，知我任真。我時嫚罵，無問高爵，兄不餘狂，知餘疾惡。激昂論事，眼睜舌撟，兄為抵掌，助之叫號。有時對酒，雪涕悲歌，謂餘失志，孤憤則那？彼何人斯，實應且憎，餘色拒之，兄門固扃。

妙玉可當得這種交情嗎？這可不更像黛玉嗎？我們又試讀郭琇參劾高士奇的奏疏：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之大小卿員，皆王鴻緒等為之居停哄騙而夤緣照管者，饋至成千累萬；即不屬黨護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錢。然而人之肯為賄賂者，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焰日張，人皆謂之門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為撞騙，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真。……以覓館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為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無非取給於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國帑，即剝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填無厭之谿壑，是士奇等真國之蠹而民之賊也。……（清史館本傳《耆獻類徵》六十）

寶釵可當得這種罪名嗎？這可不更像鳳姐嗎？我舉這些例的用意是要說明這種附會完全是主觀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無益的。錢靜方先生說的好，“要之，《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第由其興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過若即若離，輕描淡寫，如畫師所繪之百像圖，類似者固多，苟細按之，終覺貌是而神非也。”

二

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瞭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

其實做《紅樓夢》的考證，儘可以不用那種附會的法子。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蹟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

我們先從“著者”一個問題下手。

本書第一回說這書原稿是空空道人從一塊石頭上抄寫下來的，故名《石頭記》；後來空空道人改名情僧，遂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為《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詩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第百二十回又提起曹雪芹傳授此書的緣由。大概“石頭”與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託的緣起，故當時的人多認這書是曹雪芹做的。袁枚的《隨園詩話》卷二中有一條說：

康熙間，曹練亭（練當作楝）為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

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餘之隨園也。明我齋讀而羨之（坊間刻本無此七字）。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我齋題雲：（此四字坊間刻本作“雪芹贈雲”，今據原刻本改正。）

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

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我們現在所有的關於《紅樓夢》的旁證材料，要算這一條為最早。近人徵引此條，每不全錄；他們對於此條的重要，也多不曾完全懂得。這一條紀載的重要，凡有幾點：

(1) 我們因此知道乾隆時的文人承認《紅樓夢》是曹雪芹做的。

(2) 此條說曹雪芹是曹楝亭的兒子（又《隨園詩話》卷十六也說“雪芹者，曹練亭織造之嗣君也。”但此說實是錯的，說詳後）。

(3) 此條說大觀園即是後來的隨園。

俞樾在《小浮梅閒話》裡曾引此條的一小部份，又加一注，說：

納蘭容若《飲水詞集》有《滿江紅》詞，為曹子清題其先人所構楝亭，即雪芹也。

俞樾說曹子清即雪芹，是大謬的。曹子清即曹楝亭，即曹寅。我們先考曹寅是誰。吳修的《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十二說：

曹寅，字子清，號楝亭，奉天人，官通政司使，江寧織造。校刊古書甚精，有揚州局刻《五韻、楝亭十二種》，盛行於世。著《楝亭詩抄》。

《揚州畫舫錄》卷二說：

曹寅，字子清，號楝亭，滿洲人，官兩淮鹽院，工詩詞，善書，著有《楝亭詩集》。刊祕書十二種，為《梅苑》、《聲畫集》、《法書考》、《琴史》、《墨經》、《硯箋》、劉後山（當作劉後村）《千家詩》、《禁扁》、《釣磯立談》、《都城紀勝》、《糖霜譜》、《錄鬼簿》。今之儀徵餘園門榜"江天傳舍"四字，是所書也。

這兩條可以參看。又韓菼的《有懷堂文稿》裡有《楝亭記》一篇，說：

荔軒曹使君性至孝。自其先人董三服，官江寧，於署中手植楝樹一株，絕愛之，為亭其間，嘗憩息於斯。後十餘年，使君適自蘇移節，如先生之任，則亭頗壞，為新其材，加堊焉，而亭復完。

據此可知曹寅又字荔軒，又可知《飲水詞》中的楝亭的歷史。

最詳細的記載是章學誠的《丙辰札記》：

曹寅為兩淮巡鹽御史，刻古書凡十五種，世稱"曹楝亭本"是也。康熙四十三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四十九年，間年一任，與同旗李煦互相番代。李於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四十八年，與曹互代；五十年，五十一年，五十二年，五十五年，五十六年，又連任，較曹用事為久矣。然曹至今為學士大夫所稱，而李無聞焉。

不幸章學誠說的那“至今為學士大夫所稱”的曹寅，竟不曾留下一篇傳記給我們做考證的材料，《耆獻類徵》與《碑傳集》都沒有曹寅的碑傳。只有宋和的《陳鵬年傳》（《耆獻類徵》卷一六四，頁一八以下）有一段重要的紀事：

乙酉（康熙四十四年），上南巡（此康熙帝第五次南巡）。總督集有司議供張，欲於丁糧耗加三分。有司皆懾服，唯唯。獨鵬年（江寧知府陳鵬年）不服，否否。總督怏怏，議雖寢，則欲抉去鵬年矣。

無何，車駕由龍潭幸江寧。行宮草創（按此指龍潭之行宮），欲抉去之者因以是激上怒。時故庶人（按此即康熙帝的太子胤礽，至四十七年被廢。）從幸，更怒，欲殺鵬年。車駕至江寧，駐蹕織造府。一日，織造幼子嬉而過於庭，上以其無知也，曰“兒知江寧有好官乎？”曰：“知有陳鵬年。”時有致政大學士張英來朝，上……使人問鵬年，英稱其賢。而英則庶人之所傅，乃謂庶人曰：“爾師傅賢之，如何殺之？”庶人猶欲殺之。

織造曹寅免冠叩頭，為鵬年請。當是時，蘇州織造李某伏寅後，為寅【女連】（【女連】字不見於字書，似有兒女親家的意思），見寅血被額，恐觸上怒，陰曳其衣，警之。寅怒而顧之曰：“云何也？”復叩頭，階有聲，竟得請。出，巡撫宋犖逆之曰：“君不愧朱雲折檻矣！”

又我的朋友顧頡剛在《江南通志》裡查出江寧織造的職官如下表：

康熙二年至二十三年　曹璽

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　桑格

康熙三十一年至五十二年　曹寅

康熙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　曹顒

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六年　曹頫

雍正六年以後　隋赫德

又蘇州織造的職官如下表：

康熙二十九軍至三十二年　曹寅

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　李煦

這兩表的重要，我們可以分開來說：

(1) 曹璽，字完璧，是曹寅的父親。頡剛引《上元江寧兩縣誌》道：“織局繁劇，璽至，積弊一清。陛見，陳江南吏治極詳，賜蟒服，加一品，御書‘敬慎’扁額。卒於位。子寅。”

(2) 因此可知曹寅當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時，做蘇州織造；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他兼任江寧織造；三十二年以後，他專任江寧織造二十年。

(3) 康熙帝六次南巡的年代，可與上兩表參看：

康熙二三　一次南巡曹璽為蘇州織造

二八　二次南巡

三八　三次南巡曹寅為江寧織造

四二　四次南巡同上

四四　五次南巡同上

四六　六次南巡同上

(4) 頡剛又考得“康熙南巡，除第一次到南京駐蹕將軍署外，餘五次均把織造署當行宮。”這五次之中，曹寅當了四次接駕的差。又《振綺堂叢書》內有《聖駕五幸江南恭錄》一卷，記康熙四十四年的第五次南巡，寫曹寅既在南京接駕，又以巡鹽御史的資格趕到揚州接駕；又記曹寅進貢的禮物及康熙帝迴鑾時賞他通政使司通政使的事，甚詳細，可以參看。

(5) 曹顒與曹頫都是曹寅的兒子。曹寅的《楝亭詩抄別集》有《郭振基序》，內說“侍公函丈有年，今公子繼任織部，又辱世講。”是曹頫之為曹寅兒子，已無可疑。曹頫大概是曹顒的兄弟（說詳下）。

又《四庫全書提要》譜錄類食譜之屬存目裡有一條說：

《居常飲饌錄》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曹寅撰。寅字子清，號楝亭，鑲藍旗漢軍。康熙中，巡視兩淮鹽政，加通政司銜。是編以前代所傳飲膳之法匯成一編，一曰，宋王灼《糖霜譜》；二三曰，宋東谿遯叟《粥品》及《粉面品》；四曰，元倪瓚《泉史》；五曰，元海濱逸叟《制脯鮓法》；六曰，明王叔承《釀錄》；七曰，明釋智舷《茗箋》；八九曰，明灌畦老叟《蔬香譜》及《制蔬品法》。中間《糖霜譜》，寅已刻入所輯《楝亭十種》；其他亦頗散見於《說郛》諸書雲。

又《提要》別集類存目裡有一條：

《楝亭詩抄》五卷，附《詞鈔》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寅撰。寅有《居常飲饌錄》，已著錄。其詩一刻於揚州，計盈千首；再刻於儀徵，則寅自汰其舊刻，而吳尚中開雕於東園者。此本即儀徵刻也。其詩出入於白居易、蘇軾之間。

《提要》說曹家是鑲藍旗人，這是錯的。《八旗氏族通譜》有曹錫遠一系，說他家是正白旗人，當據以改正。但我們因《四庫提要》提起曹寅的詩集，故後來居然尋著他的全集，計《楝亭詩抄》八卷，《文抄》一卷，《詞抄》一卷，《詩別集》四卷，《詞別集》一卷（天津公園圖書館藏）。從他的集子裡，我們得知他生於順治十五年戊戌（1658）九月七日，他死時大概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下半年，那時他五十五歲。他的詩頗有好的，在八旗的詩人之中，他自然要算一個大家了（他的詩在鐵保輯的《八旗人詩抄》——改名《熙朝雅頌集》——裡，佔一全卷的地位。）當時的文學大家，如朱彝尊、姜宸英等，都為《楝亭詩抄》作序。

以上關於曹寅的事實，總結起來，可以得幾個結論：

（1）曹寅是八旗的世家，幾代都在江南做官，他的父親曹璽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寧織造；曹寅自己做了四年的蘇州織造，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寧織造，同時又兼做了四次的兩淮巡鹽御史。他死後，他的兒子曹顒接著做了三年的江寧織造，他的兒子曹頫接下去做了十三的江寧織造。他家祖孫三代四個人總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寧織造。這個織造真成了他家的“世職”了。

（2）當康熙帝南巡時，他家曾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差。

（3）曹寅會寫字，會做詩詞，有詩詞集行世；他在揚州曾管領《全唐詩》的刻印，揚州的詩局歸他管理甚久；他自己又刻有二十幾種精刻的書。（除上舉各書外，尚有《周易本義》、《施愚山集》等；朱彝尊的《曝書亭集》也是曹寅捐資倡刻的，刻未完而死。）他家中藏書極多，精本有三

千二百八十七種之多（見他的《楝亭書目》，京師圖書館有抄本），可見他的家庭富有文學美術的環境。

（4）他生於順治十五年，死於康熙五十一年。（1658—1712）。

以上是曹寅的略傳與他的家世。曹寅究竟是曹雪芹的什麼人呢？袁枚在《隨園詩話》裡說曹雪芹是曹寅的兒子。這一百多年以來，大家多相信這話，連我在這篇《考證》的初稿裡也信了這話。現在我們知道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兒子，乃是他的孫子。最初改正這個大錯的是楊鍾羲先生。楊先生編有《八旗文經》六十卷，又著有《雪橋詩話》三編，是一個最熟悉八旗文獻掌故的人。他在《雪橋詩話》續集卷六，頁二三，說：

敬亭（清宗室敦誠字敬亭）……嘗為《琵琶亭傳奇》一折，曹雪芹（霑）題句有云："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雪芹為楝亭通政孫，平生為詩，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終。敬亭挽雪芹詩有"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之句。

這一條使我們知道三個要點：

（一）曹雪芹名霑。

（二）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兒子，是他的孫子（《中國人名大辭典》頁九九〇作"名霑，寅子"，似是根據《雪橋詩話》而誤改其一部分。）

（三）清宗室敦誠的詩文集內必有關於曹雪芹的材料。

敦誠字敬亭，別號鬆堂，英王之裔。他的軼事也散見《雪橋詩話》初、二集中。他有《四鬆堂集》詩二卷，文二卷，《鷦鷯軒筆麈》一卷。他的哥哥名敦敏，字子明，有《懋齋詩抄》。我從此便到處訪求這兩個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還不曾尋到手。我今年夏間到上海。寫信去問楊鍾羲先生，他回信說，曾有《四鬆堂集》，但辛亥亂後遺失了。我雖然很失望，但楊先生既然根據《四鬆堂集》說曹雪芹是曹寅之孫，這話自然萬無可疑。因為敦誠兄弟都是雪芹的好朋友，他們的證見自然是可信的。

我雖然未見敦誠兄弟的全集，但《八旗人詩抄》（《熙朝雅頌集》）裡有他們兄弟的詩一卷。這一卷裡有關於曹雪芹的詩四首，我因為這種材料頗不易得，故把這四首全抄於下：

贈曹雪芹　敦敏

碧水青山曲徑遐，薜蘿門巷足煙霞。尋詩人去留僧壁，賣畫錢來付酒家。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殘夢憶繁華。新愁舊恨知多少，都付酕醄醉眼斜。

訪曹雪芹不值　敦敏

野浦凍雲深，柴扉晚煙薄。山村不見人，夕陽寒欲落。

佩刀質酒歌　敦誠

秋曉遇雪芹於槐園，風雨淋涔，朝寒襲袂。時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餘因解佩刀沽酒而飲之。雪芹歡甚，作長歌以謝餘。餘亦作此答之。

我聞賀鑑湖，不惜金龜擲酒壚。又聞阮遙集，直卸金貂作鯨吸。嗟餘本非二子狂，腰間更無黃金璫。秋氣釀寒風雨惡，滿園榆柳飛蒼黃。主人未出童子睡，斝乾甕澀何可當！相逢況是淳于輩，

一石差可溫枯腸，身外長物亦何有？鸞刀昨夜磨秋霜。且酤滿眼作軟飽，……令此肝肺生角芒。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知君詩膽昔如鐵，堪與刀穎交寒光。我有古劍尚在匣，一條秋水蒼波涼。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

寄懷曹雪芹 敦誠

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嗟君或亦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揚州舊夢久已絕，且著臨邛犢鼻褌。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披籬樊。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接䍦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蝨手捫。感時思君不相見，薊門落日鬆亭尊。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

我們看這四首詩，可想見他們弟兄與曹雪芹的交情是很深的。他們的證見真是史學家說的"同時人的證見"，有了這種證據，我們不能不認袁枚為誤記了。

這四首詩中，有許多可注意的句子。

第一，如"秦淮殘夢憶繁華"，如"於今環堵蓬蒿屯，揚州舊夢久已絕，且著臨邛犢鼻褌"，如"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都可以證明曹雪芹當時已很貧窮，窮的很不像樣了，故敦誠有"殘杯冷炙有德色"的勸戒。

第二，如"尋詩人去留僧壁，賣畫錢來付酒家"，如"知君詩膽昔如鐵"，如"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披籬樊"，都可以使我們知道曹雪芹是一個會作詩又會繪畫的人。最可惜的是曹雪芹的詩現在只剩得"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兩句了。但單看這兩句，也就可以想見曹雪芹的詩大概是很聰明的，很深刻的。敦誠弟兄比他做李賀，大概很有點相像。

第三，我們又可以看出曹雪芹在那貧窮潦倒的境遇裡，很覺得牢騷抑鬱，故不免縱酒狂歌，自尋排遣。上文引的如"雪芹酒渴如狂"，如"相逢況是淳于輩，一石差可溫枯腸"，如"新愁舊恨知多少，都付酕醄醉眼斜"，如"鹿車荷鍤葬劉憐"，都可以為證。

我們既知道曹雪芹的家世和他自身的境遇了，我們應該研究他的年代。這一層頗有點困難，因為材料太少了。敦誠有挽雪芹的詩，可見雪芹死在敦誠之前。敦誠的年代也不可詳考。但《八旗文經》裡有幾篇他的文字，有年月可考：如《拙鵲亭記》作於辛丑初冬，如《鬆亭再徵記》作於戊寅正月，如《祭周立厓文》中說："先生與先公始交時在戊寅己卯間；是時先生……每過靜補堂，……誠嘗侍几杖側。……迨庚寅先公即世，先生哭之過時而哀。……誠追述平生，……回念靜補堂几杖之側，已二十分年矣。"今作一表，如下：

乾隆二三，戊寅（1758）。

乾隆二四，己卯（1759）。

乾隆三五，庚寅（1770）。

乾隆四六，辛丑（1781）。自戊寅至此，凡二十三年。

清宗室永忠（臞仙）為敦誠作葛巾居的詩，也在乾隆辛丑。敦誠之父死於庚寅，他自己的死期大約在二十年之後，約當乾隆五十餘年。紀昀為他的詩集作序，雖無年月可考，但紀昀死於嘉慶十年（1805），而序中的語意都可見敦誠死已甚久了。故我們可以猜定敦誠大約生於雍正初年（約1725），死於乾隆五十餘年（約1785—1790）。

敦誠兄弟與曹雪芹往來，從他們贈答的詩看起來，大概都在他們兄弟中年以前，不像在中年以後。況且《紅樓夢》當乾隆五十六七年時已在社會上流通了二十餘年了（說詳下）。以此看來，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於乾隆三十年左右（約1765）。至於他的年紀，更不容易考定了。但敦誠兄弟的詩的口氣，很不像是對一位老前輩的口氣。我們可以猜想雪芹的年紀至多不過比他們大十來歲，大約生於康熙末葉（約1715—1720）；當他死時，約五十歲左右。

以上是關於著者曹雪芹的個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我們看了這些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了。這個見解，本來並沒有什麼新奇，本來是很自然的。不過因為《紅樓夢》被一百多年來的紅學大家越說越微妙了，故我們現在對於這個極平常的見解反覺得他有證明的必要了。我且舉幾條重要的證據如下：

第一，我們總該記得《紅樓夢》開端時，明明的說著：

作者自雲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絝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

這話說的何等明白！《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麼，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裡的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懂得這個道理，便知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第二，第一回裡那石頭說道：

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到新鮮別緻。又說：

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蹟原委，亦可消愁破悶。

這樣明白清楚的說“這書是我自己的事體情理”，“是我半世親見親聞的”；而我們偏要硬派這書是說順治帝的，是說納蘭成德的！這豈不是作繭自縛嗎？

第三，《紅樓夢》第十六回有談論南巡接駕的一大段，原文如下：

鳳姐道：“……可恨我小几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偏的沒趕上。”

趙嬤嬤（賈璉的乳母）道：“噯喲，那可是千載難逢的！那時候我才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花的像淌海水是的。說起來——”

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裡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

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喲，好勢派！——獨他們家接駕四次。要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糞土；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

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們太爺說，也是這樣的。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樣富貴呢？”

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

此處說的甄家與賈家都是曹家。曹家幾代在江南做官，故《紅樓夢》裡的賈家雖在“長安”，而甄家始終在江南。上文曾考出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寅當了四次接駕的差，皇帝就住在他的衙門裡。《紅樓夢》差不多全不提起歷史上的事實，但此處卻鄭重的說起“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大概是因為曹家四次接駕乃是很不常見的盛事，故曹雪芹不知不覺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這樁最闊的大典說了出來。這也是敦敏送他的詩裡說的“秦淮舊夢憶繁華”了。但我們卻在這裡得著一條很重要的證據。因為一家接駕四五次，不是人人可以隨便有的機會。大官如督撫，不能久任一處，便不能有這樣好的機會。只有曹寅做了二十年江寧織造，恰巧當了四次接駕的差。這不是很可靠的證據嗎？

第四，《紅樓夢》第二回敘榮國府的世次如下：

自榮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了官，為人平靜中和，也不管理家務。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為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几子，立刻引見；遂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職。令其入部學習；如今已升了員外郎。

我們可用曹家的世系來比較：

曹錫遠，正白旗包衣人。世居瀋陽地方，來歸年月無考。其子曹振彥，原任浙江鹽法道。

孫：曹璽，原任工部尚書；曹爾正，原任佐領。

曾孫：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護軍參領兼佐領；曹荃，原任司庫。

元孫：曹顒，原任郎中；曹頫，原任員外郎；曹頎，原任二等侍衛，兼佐領；曹天祐，原任州同。（《八旗氏族通譜》卷七十四）

這個世系頗不分明。我們可試作一個假定的世系表如下：

—顒

—曹寅→—曹頫

—曹璽→—

曹錫遠→曹振彥→—　—曹宜→—曹頎

|

—爾正→—曹荃→—天佑

曹寅的《楝亭詩抄別集》中有“辛卯三月聞珍兒殤，書此忍慟，兼示四侄寄東軒諸友”詩三首，其二雲：“世出難居長，多才在四三。承家賴猶子，努力作奇男。”四侄即頎，那排行第三的當是那小名珍兒的了。如此看來，顒與頫當是行一與行二。曹寅死後，曹顒襲織造之職。到康熙五十四年，曹顒或是死了，或是因事撤換了，故次子曹頫接下去做。織造是內務府的一個差事，故不算做官，故《氏族通譜》上只稱曹寅為通政使，稱曹頫為員外郎。但《紅樓夢》裡的賈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襲爵，也是員外郎。這三層都與曹頫相合，故我們可以認賈政即是曹頫。因此，賈寶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頫之子，這一層更容易明白了。

第五，最重要的證據自然還是曹雪芹自己的歷史和他家的歷史。《紅樓夢》雖沒有做完（說詳下），但我們看了前八十回，也就可以斷定：⑴賈家必致衰敗，⑵寶玉必致淪落。《紅樓夢》開端便說，"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又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又說，"當此蓬牖茅椽，繩床瓦灶"。這是明說此書的著者——即是書中的主人翁——當著書時，已在那窮愁不幸的境地。況且第十三回寫秦可卿死時在夢中對鳳姐說的活，句句明說賈家將來必到"樹倒猢猻散"的地步。所以我們即使不信後四十回（說詳下）抄家和寶玉出家的話，也可以推想賈家的衰敗和寶玉的流落了。我們再回看上文引的敦誠兄弟送曹雪芹的詩，可以列舉雪芹一生的歷史如下：

⑴他是做過繁華舊夢的人。

⑵他有美術和文學的天才，能做詩，能繪畫。

⑶他晚年的境況非常貧窮潦倒。

這不是賈寶玉的歷史嗎？此外，我們還可以指出三個要點。第一是曹雪芹家自從曹璽、曹寅以來，積成一個很富麗的文學美術的環境。他家的藏書在當時要算一個大藏書家，他家刻的書至今推為精刻的善本。富貴的家庭並不難得，但富貴的環境與文學美術的環境合在一家，在當日的漢人中是沒有的，就在當日的八旗世家中，也很不容易尋找了。第二，曹寅是刻《居常飲饌錄》的人，《居常飲饌錄》所收的書，如《糖霜譜》、《制脯鮓法》、《粉面品》之類，都是專講究飲食糖餅的做法的。曹寅家做的雪花餅，見於朱彝尊的《曝書亭集》（二十一，頁十二），有"粉量雲母細，糝和雪糕勻"的稱譽。我們讀《紅樓夢》的人，看賈母對於吃食的講究，看賈家上下對於吃食的講究，便知道《居常飲饌錄》的遺風未泯，雪花餅的名不虛傳！第三，關於曹家衰落的情形，我們雖

沒有什麼材料，但我們知道曹寅的親家李煦在康熙六十一年已因虧空被革職查追了。雍正《硃批諭旨》第四十八冊有雍正元年《蘇州織造胡鳳翬奏摺》內稱：

今查得李煦任內虧空各年餘剩銀兩，現奉旨交督臣查弼納查追外，尚有六十一年辦六十年分應存剩銀六萬三百五十五兩零，並無存庫，亦系李煦虧空。……所有歷年動用銀兩數目，另開細折，並呈御覽。

又第十三冊有《兩淮巡鹽御史謝賜履奏摺》內稱：

竊照兩淮應解織造銀兩，歷年遵奉已久。茲於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奉戶部諮行，將江蘇織造銀兩停其支給；兩淮應解銀兩，匯行解部。……前任鹽臣魏廷珍於康熙六十一年內未奉部文停止之先，兩次解過蘇州織造銀五萬兩。……再本年六月內奉有停止江寧織造之文。查前鹽臣魏廷珍經解過江寧織造銀四萬兩，臣任內……解過江寧織造銀四萬五千一百二十兩。……臣請將解過蘇州織造銀兩在於審理李煦虧空案內並追；將解過江寧織造銀兩行令曹頫解還戶部。

李煦做了三十年的蘇州織造，又兼了八年的兩淮鹽政，到頭來竟因虧空被查追。胡鳳翬折內只舉出康熙六十一年的虧空，已有六萬兩之多；加上謝賜履折內舉出應退還兩淮的十萬兩：這一年的虧空就是十六萬兩了！他歷年虧空的總數之多，可以想見。這時候，曹頫（曹雪芹之父）雖然還未曾得罪，但謝賜履折內已提及兩事：一是停止兩淮應解織造銀兩，一是要曹頫賠出本年已解的八萬一千餘兩。這個江寧織造就不好做了。我們看了李煦的先例，就可以推想曹頫的下場也必是因虧空而查追，因查追而抄沒家產。關於這一層，我們還有一個很好的證據。袁枚在《隨園詩話》裡說《紅樓夢》裡的大觀園即是他的隨園。我們考隨園的歷史，可以信此話不是假的。袁枚的《隨園

記》（《小倉山房文集》十二）說隨園本名隋園，主人為康熙時織造隋公。此隋公即是隋赫德即是接曹頫的任的人（袁枚誤記為康熙時，實為雍正六年）。袁枚作記在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去曹頫卸織造任時甚近，他應該知道這園的歷史。我們從此可以推想曹頫當雍正六年去職時，必是因虧空被追賠，故這個園子就到了他的繼任人的手裡。從此以後，曹家在江南的家產都完了，故不能不搬回北京居住。這大概是曹雪芹所以流落在北京的原因。我們看了李煦、曹頫兩家敗落的大概情形，再回頭來看《紅樓夢》裡寫的賈家的經濟困難情形，便更容易明白了。如第七十二回鳳姐夜間夢見人來找他，說娘娘要一百匹錦，鳳姐不肯給，他就來奪。來旺家的笑道：“這是奶奶日間操心常應候宮裡的事。”一語未了，人回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內監來說話。賈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活！一年他們也夠搬了。”鳳姐道，“你藏起來，等我見他。”好容易鳳姐弄了二百兩銀子把那小內監打發開去，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著，就來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就是一千兩。我略慢應了些，他不自在。將來得罪人之處不少。這會子再發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又如第五十三回寫黑山村莊頭烏進孝來賈府納年例，賈珍與他談的一段話也很可注意：

賈珍皺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夠做什麼的！……真真是叫別過年了！”

烏進孝道：“爺的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我那裡只有一百多裡，竟又大差了。他現管著那府（榮國府）八處莊地，比爺這邊多著幾倍，今年也是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

賈珍道：“如何呢？我這邊到可已，沒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比不得那府裡（榮國府）這幾年添了許多化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化的，卻又不添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裡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

烏進孝笑道：“那府裡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嗎？”

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說的可笑不可笑？”

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裡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就是賞，也不過一百兩金子，才值一千多兩銀子，夠什麼？這二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化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精窮了！……”

賈蓉又說又笑，向賈珍道“果真那府裡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嬸孃（鳳姐）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老太大的東西去當銀子呢。”

借當的事又見於第七十二回：

鴛鴦一面說，一面起身要走。賈璉忙也立起身來說道：“好姐姐，略坐一坐兒，兄弟還有一事相求。”說著，便罵小丫頭，“怎麼不泡好茶來！快拿乾淨蓋碗，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泡一碗來！”說著，向鴛鴦道：“這兩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幾千兩都使完了。幾處房租地租統在九月才得。這會子竟接不上。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裡的禮，又要預備娘娘重陽節；還有幾家紅白大禮，至少還要二三千兩銀子用，一時難去支借。俗語說的好，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暫且把老太太查不著的金銀傢伙，偷著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數兩銀子，支騰過去。”

因為《紅樓夢》是曹雪芹“將真事隱去”的自敘，故他不怕瑣碎，再三再四的描寫他家由富貴變成貧窮的情形。我們看曹寅一生的歷史，決不像一個貪官汙吏；他虧空破產，大概都是由於他一家都愛揮霍，愛擺闊架子；講究吃喝，講究場面；收藏精本的書，刻行精本的書；交結文人名士，交結貴族大官，招待皇帝，至於四次五次；他們又不會理財，又不肯節省；講究揮霍慣了，收縮不回來，以致於虧空，以至於破產抄家。《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那班猜謎的紅學大家不曉得《紅樓夢》的真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上面，所以他們偏要絞盡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謎，所以他們偏要用盡心思去替《紅樓夢》加上一層極不自然的解釋。

總結上文關於“著者”的材料，凡得六條結論：

（1）《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頫的兒子，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帶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他會做詩，也能畫，與一班八旗名士往來。但他的生活非常貧苦，他因為不得志，故流為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

（3）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於此時，或稍後。

（4）曹家極盛時，曾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闊差；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

（5）《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當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故賈府在“長安”都中，而甄府始終在江南）。

現在我們可以研究《紅樓夢》的“本子”問題。現今市上通行的《紅樓夢》雖有無數版本，然細細考較去，除了有正書局一本外，都是從一種底本出來的。這種底本是乾隆末年間程偉元的百二十回全本，我們叫他做“程本”。這個程本有兩種本子，一種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的第一次活字排本，可叫做“程甲本”。一種也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程家排本，是用“程甲本”來校改修正的，這個本子可叫做“程乙本”。“程甲本”我的朋友馬幼漁教授藏有一部，“程乙本”我自己藏有一部。乙本遠勝於甲本，但我仔細審察，不能不承認“程甲本”為外間各種《紅樓夢》的底本。各本的錯誤矛盾，都是根據於“程甲本”的，這是《紅樓夢》版本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

此外，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回本的《紅樓夢》，前面有一篇德清戚蓼生的序，我們可叫他做“戚本”。有正書局的老闆在這部書的封面上題著“國初抄本《紅樓夢》”，又在首頁題著“原本《紅樓夢》”。那“國初抄本”四個字自然是大錯的。那“原本”兩字也不妥當。這本已有總評，有夾評，有韻文的評贊，又往往有“題”詩，有時又將評語抄入正文（如第二回），可見已是很晚的抄本，決不是“原本”了。但自程氏兩種百二十回本出版以後，八十回本已不可多見。戚本大概是乾隆時無數展轉傳抄本之中幸而儲存的一種，可以用來參校程本，故自有他的相當價值，正不必假託“國初抄本”。

《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後始有百二十回的《紅樓夢》，這是無可疑的。程本有程偉元的序，序中說：

《石頭記》是此書原名，……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然原本目錄一百二十卷，今所藏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間有稱全部者，及檢閱仍只八十卷，讀者頗以為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二十卷之目，豈無全璧？爰為竭力蒐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翻閱，見其前後起伏尚屬接榫（榫音筍，削木入竅名榫，又名榫頭）。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為鐫板，以公同好。《石頭記》全書至是始告成矣。……小泉程偉元識。

我自己的程乙本還有高鶚的一篇序，中說：

予聞《紅樓夢》膾炙人口者，幾廿餘年，然無全璧，無定本。……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過予，以其所購全書見示，且曰："此僕數年銖積寸累之苦心，將付剞劂，公同好。子閒且憊矣，盍分任之？"予以是書雖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謬於名教，欣然拜諾，正以波斯奴見寶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並識端末，以告閱者。時乾隆辛亥（1791）冬至後五日鐵嶺高鶚敘，並書。

此序所謂"工既竣"，即是程式說的"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的整理工夫，並非指刻板的工程。我這部程乙本還有七條"引言"，比兩序更重要，今節抄幾條於下：

（一）是書前八十回，藏書家抄錄傳閱，幾三十年矣。今得後四十回，合成完璧。緣友人借抄爭睹者甚夥，抄錄固難，刊板亦需時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諸同好，故初印時不及細校，間有紕繆。今復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惟閱者諒之。

（一）書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異。今廣集核勘，準情酌理，補遺訂訛。其間或有增損數字處，意在便於披閱，非敢爭勝前人也。

（一）是書沿傳既久，坊間繕本及諸家所藏祕稿，繁簡歧出，前後錯見。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燕石莫辨。茲惟擇其情理較協者，取為定本。

（一）書中後四十回系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更無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後關照者，略為修輯，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為釐定，且不欲盡掩其本來面目也。

引言之末，有“壬子花朝後一日，小泉、蘭墅又識”一行。蘭墅即高鶚。我們看上文引的兩序與引言，有應該注意的幾點：

（1）高序說“聞《紅樓夢》膾炙人口者，幾廿餘年”。引言說“前八十回，藏書家抄錄傳閱，幾三十年”。從乾隆壬子上數三十年，為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今知乾隆三十年間此書已流行，可證我上文推測曹雪芹死於乾隆三十年左右之說大概無大差錯。

（2）前八十回，各本互有異同。例如引言第三條說“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我們試用戚本六十七回與程本及市上各本的六十七回互校，果有許多異同之處，程本所改的似勝於戚本。大概程本當日確曾經過一番“廣集各本核勘，準情酌理，補遺訂訛”的工夫，故程本一出即成為定本，其餘各抄本多被淘汰了。

（3）程偉元的序裡說，《紅樓夢》當日雖只有八十回，但原本卻有一百二十卷的目錄。這話可惜無從考證（戚本目錄並無後四十回）。我從前想當時各鈔本中大概有些是有後四十回目錄的，但我現在對於這一層很有點懷疑了（說詳下）。

（4）八十回以後的四十回，據高、程兩人的話，是程偉元歷年雜湊起來的，——先得二十餘卷，又在鼓擔上得十餘卷，又經高鶚費了幾個月整理修輯的工夫，方才有這部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他們自己說這四十回“更無他本可考”；但他們又說：“至其原文，未敢臆改。”

（5）《紅樓夢》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始有一百二十回的全本出世。

（6）這個百二十回的全本最初用活字版排印，是為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的程本。這本又有兩種小不同的印本：（一）初印本（即程甲本），“不及細校，間有紕繆”。此本我近來見過，果然有許多紕繆矛盾的地方。（二）校正印本，即我上文說的程乙本。

（7）程偉元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即是這一百三十年來的一切印本《紅樓夢》的老祖宗。後來的翻本，多經過南方人的批註，書中京話的特別俗語往往稍有改換；但沒有一種翻本（除了戚本）不是從程本出來的。

這是我們現有的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的歷史。這段歷史裡有一個大可研究的問題，就是“後四十回的著者究竟是誰？”

俞樾的《小浮梅閒話》裡考證《紅樓夢》的一條說：

《船山詩草》有“贈高蘭墅鶚同年”一首云：“豔情人自說《紅樓》。”注云：“《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敘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為高君所補，可證矣。

俞氏這一段話極重要。他不但證明了程排本作序的高鶚是實有其人，還使我們知道《紅樓夢》後四十回是高鶚補的。船山即是張船山，名問陶，是乾隆、嘉慶時代的一個大詩人。他於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中順天鄉試舉人；五十五年庚戌（1790）成進士，選庶吉士。他稱高鶚為同年，他們不是庚戌同年，便是戊申同年。但高鶚若是庚戌的新進士，次年辛亥他作《紅樓夢》序不會有“閒且憊矣”的話；故我推測他們是戊申鄉試的同年。後來我又在《郎潛紀聞二筆》卷一里發見一條關於高鶚的事實：

嘉慶辛酉京師大水，科場改九月，詩題“百川赴巨海”，……闈中罕得解。前十本將進呈，韓城王文端公以通場無知出處為憾。房考高侍讀鶚搜遺卷，得定遠陳黻卷，亟呈薦，遂得南元。

辛酉（1801）為嘉慶六年。據此，我們可知高鶚後來曾中進士，為侍讀，且曾做嘉慶六年順天鄉試的同考官。我想高鶚既中進士，就有法子考查他的籍貫和中進士的年份了。果然我的朋友顧頡剛先生替我在《進士題名錄》上查出高鶚是鑲黃旗漢軍人，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科的進士，殿試第三甲第一名。這一件引起我注意《題名錄》一類的工具，我就發憤搜求這一類的書。果然我又在清代《御史題名錄》裡，嘉慶十四年（1809）下，尋得一條：

高鶚，鑲黃旗漢軍人，乾隆乙卯進士，由內閣侍讀考選江南道御史，刑科給事中。

又《八旗文經》二十三有高鶚的《操縵堂詩稿跋》一篇，末署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小陽月。我們可以總合上文所得關於高鶚的材料，作一個簡單的《高鶚年譜》如下：

乾隆四七（1782），高鶚作《操縵堂詩稿跋》。

乾隆五三（1788），中舉人。

乾隆五六——五七（1791-1792），補作《紅樓夢》後四十回，並作序例。《紅樓夢》百廿回全本排印成。

乾隆六〇（1795），中進士，殿試三甲一名。

嘉慶六（1801），高鶚以內閣侍讀為順天鄉試的同考官，闈中與張問陶相遇，張作詩送他，有“豔情人自說《紅樓》”之句；又有詩注，使後世知《紅樓夢》八十回以後是他補的。

嘉慶一四（1809），考選江南道御史，刑科給事中。——自乾隆四七至此，凡二十七年。大概他此時已近六十歲了。

後四十回是高鶚補的，這話自無可疑。我們可約舉幾層證據如下：

第一，張問陶的詩及注，此為最明白的證據。

第二，俞樾舉的“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敘科場事已有詩”一項。這一項不十分可靠，因為鄉會試用律詩，起於乾隆二十一二年，也許那時《紅樓夢》前八十回還沒有做成呢。

第三，程式說先得二十餘卷，後又在鼓擔上得十餘卷。此話便是作偽的鐵證，因為世間沒有這樣奇巧的事！

第四，高鶚自己的序，說的很含糊，字裡行間都使人生疑。大概他不願完全埋沒他補作的苦心，故引言第六條說：“是書開卷略志數語，非云弁首，實因殘缺有年，一旦顛末畢具，大快人心；欣然題名，聊以記成書之幸。”因為高鶚不諱他補作的事，故張船山贈詩直說他補作後四十回的事。

但這些證據固然重要，總不如內容的研究更可以證明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決不是一個人作的。我的朋友俞平伯先生曾舉出三個理由來證明後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鶚補作的。他的三個理由是：(1)和第一回自敘的話都不合，(2)史湘雲的丟開，(3)不合作文時的程式。這三層之中，第三層姑且不論。第一層是很明顯的：《紅樓夢》的開端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明說“蓬牖茅椽，繩床瓦灶”；豈有到了末尾說寶玉出家成仙之理？第二層也很可注意。第三十一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確是可怪！依此句看來，史湘雲後來似乎應該與寶玉做夫婦，不應該此話全無照應。以此看來，我們可以推想後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做的了。

其實何止史湘雲一個人？即如小紅，曹雪芹在前八十回裡極力描寫這個攀高好勝的丫頭；好容易他得著了鳳姐的賞識，把他提拔上去了；但這樣一個重要人才，豈可沒有下場？況且小紅同賈芸的感情，前面既經曹雪芹那樣鄭重描寫，豈有完全沒有結果之理？又如香菱的結果也決不是曹雪芹的本意。第五回的“十二釵副冊”上寫香菱結局道：

根並荷花一莖香，平生遭際實堪傷。自從兩地生孤木，致使芳魂返故鄉。

兩地生孤木，合成“桂”字。此明說香菱死於夏金桂之手，故第八十回說香菱“血分中有病，加以氣怨傷肝，內外挫折不堪，竟釀成幹血之症，日漸羸瘦，飲食懶進，請醫服藥無效”。可見八十回的作者明明的要香菱被金桂磨折死。後四十回裡卻是金桂死了，香菱扶正：這豈是作者的本意

嗎？此外，又如第五回〝十二釵〞冊上說鳳姐的結局道：〝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這個謎竟無人猜得出，許多批《紅樓夢》的人也都不敢下註解。所以後四十回裡寫鳳姐的下場竟完全與這〝二令三人木〞無關，這個謎只好等上海靈學會把曹雪芹先生請來降壇時再來解決了。此外，又如寫和尚送玉一段，文字的笨拙，令人讀了作嘔。又如寫賈寶玉忽然肯做八股文，忽然肯去考舉人，也沒有道理。高鶚補《紅摟夢》時，正當他中舉人之後，還沒有中進士。如果他補《紅樓夢》在乾隆六十年之後，賈寶玉大概非中進士不可了！

以上所說，只是要證明《紅樓夢》的後四十回確然不是曹雪芹做的。但我們平心而論，高鶚補的四十回，雖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確然有不可埋沒的好處。他寫司棋之死，寫鴛鴦之死，寫妙玉的遭劫，寫鳳姐的死，寫襲人的嫁，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這些人都寫作悲劇的下場。還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鶚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寶玉出家，作一個大悲劇的結束，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這一點悲劇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我們試看高鶚以後，那許多《續紅樓夢》和《補紅樓夢》的人，那一人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從棺村裡扶出來，重新配給寶玉？那一個不是想做一部〝團圓〞的《紅樓夢》的？我們這樣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鶚的補本了。我們不但佩服，還應該感謝他，因為他這部悲劇的補本，靠著那個〝鼓擔〞的神話，居然打倒了後來無數的團圓《紅樓夢》，居然替中國文字儲存了一部有悲劇下場的小說！

以上是我對於《紅樓夢》的〝著者〞和〝本子〞兩個問題的答案。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這兩個問題上著手；只能運用我們力所能蒐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這是考證學的方法。我在這篇文章裡，處處想撇開一切先人的成見；處處存一

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我的許多結論也許有錯誤的，——自從我第一次發表這篇《考證》以來，我已經改正了無數大錯誤了，——也許有將來發現新證據後即須改正的。但我自信：這種考證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來研究《紅樓夢》的人不曾用過的。我希望我這一點小貢獻，能引起大家研究《紅樓夢》的興趣，能把將來的《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

十（民國十年），三，二七初稿

十（民國十年），十一，十二改定稿

石頭記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

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〻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寔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　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輩。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〻有人。萬不

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茆椽蓬牖。瓦竈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爲閨閣傳照。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来。說起根由。

雖近荒唐。細按則有趣味。待在下將此来
歷註明。方使閲者了然不惑。原来當年女
媧氏煉石補天之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
成。高径十二丈。方径二十四丈。頑石三萬
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
五百塊。只单〻剩下了一塊未用。便棄在
此山青埂峰下（能大能小）。誰知此石自经煅煉之後。
靈性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妙）無

以下原是頂筆

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淂氣骨不凡。丰神迥異。來至石下。席地坐而長談。只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可佩可拿。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寶物了。還只無有實在的好處。淂再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好攜你到那昌

偈已不写不必更写繁矣

此时石頭依然何由能語

明隆盛之邦（無迹微露下文）詩禮簪纓之族花錦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去安身樂業石頭聽了喜不能禁乃問不知弟子那幾件奇處又不知攜了弟子到何處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着便袖了那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去了後來不知又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

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歷盡一番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偈云：

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寄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墜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閒情詩詞。到還全備。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卻反失落無考。空空道人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

風俗。的善政。其中不過幾個異樣的女子。
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
德能。我縱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
答。道。我。師何太痴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
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何難也。
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
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
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

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適趣閒文者特多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有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那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之名

妹。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戲中之小丑。然且环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非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覩親聞的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追踪又躡跡。不敢少加穿鑿。

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也。今之人貧者。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總一時少潤。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裡有功夫去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撿讀。只願他當那為醉淫飽臥之時。或避事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腳奔忙之苦。再者亦

今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子、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供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雖其

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
妄称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
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问
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
自色。悟空。空空道人。遂易名為情。(呵呵)僧。改石頭
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
鑑。後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
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

十二　敘。並題一絶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

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傍住著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情性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禀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紀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

房、閒坐。至手倦抛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那道人问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塵。世趁此機會。就将此蠢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经歷经歷。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風流冤孽。又将

遭劫、歷世去。但不知落于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来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故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棵。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来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女體、終日遊于離恨天外。飢則食蜜青菓為膳。渴則飲灌愁

海水為湯。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便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情。未償。趁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

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賠他們去了。結此業案。那道人道。果是罕聞。實。未。有。聞。還。眼淚。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事故。更瑣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概。以及詩酒篇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

而已。並不將兒女真情。發洩其一二。想這
一干人、入世。其情癡色鬼。賢愚不肖者。悉
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
你我也去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
德。那僧道。正合我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
子宮中。將此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
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
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如此。便

隨你去来。却說甄士隱。俱聽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講。則洗耳諦聽。猶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

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玄機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着，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强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大書四字，乃

是　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付對聯。寫道

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竟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得一

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

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

事。便忘了對半。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蓮步

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粧玉琢。乖覺

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內。鬭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門前。看那過往人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瘋瘋、癲癲、。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聽了。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

（瘋則瘋語似瘋言寓有深意貴味）

僧還說。舍我罷。舍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撇身要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痴。菱花空對雪澌澌。
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来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

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消號去那僧道
最妙〻〻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踪跡了
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人個必有來歷
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正癡想
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
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
這雨村本是湖州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
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一盡人

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可有新聞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

永壹。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
村来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
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来拜。士隱慌忙的
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畧坐、弟即来陪。
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
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上前廳
去。這里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窓外
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窓外一看。原

來是個了。環在那里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分姿色。却点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了環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膀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了環轉身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庅賈

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只是沒甚機會。
我家並無這樣貧窮親友。想定是此人無
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
來。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
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更狂喜不禁。
自為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
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
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

了。士隱待客散。既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
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乃
另具一席。于書房中。却自己步月至廟中
来邀雨村。原来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
婢。曾回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
放在心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
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頻添一段愁。悶来時

斂額。行去幾回頭。自顧風前影。誰憐月下儔。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匵中求善價。釵于奩內待時飛。

恰遇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眞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是偶吟前

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
到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
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寞之感。故特具
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
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
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過這邊書
院中來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
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飲。次漸

談玉興濃。不覺飛觥限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歌絃。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偶懷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地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

人下者今時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
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乃親斟一斗
為賀兩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
若論文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只是
目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都京路遠非賴
賣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
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意但每遇兄時兄（有 深談）
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

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也。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

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兩封薦書與雨村帶至京都。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

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因士隱命家人霍啟抱了英蓮去看社火燈。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跡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就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妻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

不要。便再使我個去尋找。回来皆云連音謁皆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哭。我哥不曾尋死。看看一月。士隱先得了一病。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構疾。日日請醫療治。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甚多。大抵也因

劫數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去。直燒了一夜。漸漸的息下去。也不知燒了幾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

鼠盜蜂起。無非搶錢奪米。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庄都折變了。便携着妻子。與兩個丫環。投他岳丈此人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却是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託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

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與他磽地杇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喫懶做等語。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

拄了拐杖。步到街前散心。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脫。蔴屣鶉衣。口內念着幾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積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夫妻日

日說恩情。夫死又隨人去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来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前来道你滿口說些甚麼只聽見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笑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

秀逸瀟灑之極

寫世語◎痛快俱飛和尚語氣耳

是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樑。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展眼

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
已又來喪。保不定日後作強樑。擇膏粱誰
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
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哄
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
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
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褳搶了

過来背着竟不回頭回了瘋道人飄〻而去當下烘動了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文傳説封氏聞得此信哭了個死去活来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尋訪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倚靠着他父母過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了環伏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指發賣帮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日〻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

甄家大丫環在门前買線。忽聽街上喝道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丫環於是隱在门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俄而大轎內。指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了。丫環倒發了。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里見過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门响。許多人亂嚷

說本府大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痴呆。不知有何禍事。下回便曉

石頭記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敘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白。則成何文字。故借冷字一人略出其文。半使閱者心

中已有一寧府。隱々在心。然後用黛玉寶
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耀然于心中眼中矣。
此即畫家之三染。
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
小至大也。若先叙出榮府。然後一々叙及
外戚。又一々至朋友。至奴僕。其死後拮据
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
外戚者。正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閑文贅

瘰，開筆即寫賈夫人已死，是特使黛玉入榮府之速也。通靈寶玉在士隱夢中一出，今又于子興口中一出，閱者洞，已然矣。然後於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則是文章鎖合、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閘之水，燃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中說出，實雖寫而卻

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一回則是虛敲旁擊之文。則是反逆隱曲之筆。

一局輸贏料不真。香消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須問旁觀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

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庅真假。因奉
太爺之命。来问。既是你女婿。便带了你去。
親見太爺。面禀。省得亂跑。說着不容封肅
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家人個〻驚慌。
不知何事。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方回。
來。歡天喜地。衆人忙问端的。他方說道。原
来本府新陞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
與女婿舊日相交。方纔在咱家门前過去。

因見姣杏那丫頭買線。所以他只當女婿
移住于此。我一一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到
傷感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
燈丟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探
訪回来。說了一回話。臨走送到了我二兩
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
話。至次日早。雨村遣人送了（[illegible]太爺得了）兩封銀子。四
疋緞子。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與

封肅。轉托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得屁滾尿流，巴不得來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成了。乘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說。乃封百金贈封肅，外又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嬌杏這丫環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回顧便弄出這

（旁批：若不見嬌杏，甚未必想士隱。若不）

（夾批：要了嬌杏，未必以禮合於甄家娘子。）

（夾批：好賣）

（眉批：雨村二次欲訪英蓮，皆欺人耳目。得嬌杏後至本職，其中罷貪贓。及此時竟忘記。由是觀之，可見雨村心上只有嬌）

書完了士隱矣

段事來。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的嫡妻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册作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因一着錯，　便為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

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被上司尋了一個空隙。做成一本參他生性狡猾。擅纂禮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不堪等語。　龍顏大怒。即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心中雖十分

真好雄如

亦有一股豪氣

慚恨。却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嬉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做官積的些資本並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插妥協。却是自己担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跡。那日偶遊至維揚地面。因聞得今年鹺政點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臺寺大人。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出為巡 史。到任方一

月餘。原来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幾門。却與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沒甚親近、嫡派。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偏

于去歲死了。雖有幾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賈氏。生得一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使他讀書識得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嘆。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有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體勞倦。二因盤費不繼。也正欲尋個合式之處暫

且歇下。幸而兩個舊友。忽在此境住居。因

聞得醒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相托友力。

謀了（妙在謀了二字上）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個女

學生。兩個伴讀丫鬟。這女學生年又極小。

身体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

力。堪堪又是一載的光景。誰知女學生之

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

守喪盡哀。遂又將他留下。只因女學生哀痛

過傷。辭自怯弱。多病的。觸犯舊症。遂連日

不曾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

飯後便出來閒步。這日偶至廓外。意欲賞

鑒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茂

林深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牆

垣朽敗。門有匾額。題著智通寺三字。門傍

又有一付舊破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話。文雖淺近。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刹。到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来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試〻。想着走入看時。只有一個聾鍾老僧。那裡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便仍出來。意欲到那邊村肆中沽飲三杯。

以助野趣。於是款步行來。則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的。號冷子興。舊日在都中相識。雨村最讚只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投機。最相契合。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

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目今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了敝友，說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走至此，且歇歇腳，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文沒有。子興道

到無有什麽新文。到是老先生。你貴同宗
家出了一件小〻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
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
姓實非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
榮国府。賈府中。可不。玷辱了先生門楣了。
雨村笑道。原来是他家。若論起来。寒族人
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来。支派繁盛。各
省皆有。誰能逐細考察。若論榮府一。支却

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
至今。故越發生疏難認了。子興嘆道。老先
生休如此說。如今的榮寧兩門也都蕭疏
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
門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蕭疏了。冷子興
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
陵地界。因遊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
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

是寧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前雖然冷落無人。隔着圍墻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裡。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蓊蔚洇潤之氣。那里像個衰敗之家。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云。百足之蟲。至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

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件大事。誰知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爾(是)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說也道。這樣詩禮人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门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府。

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嘆道。正說的是這
兩门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與榮國
公。是一母同胞兩個弟兄。寧公居長。生了
四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
也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
便死了。只剩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
味好道。只愛燒丹煉藥。餘者一概不在心
上。幸而早年生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

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羼。這位珍爺也到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喚賈蓉。如今敬老爺一概不管這珍爺那里肯讀書。只一味高樂㢤了。把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人敢來管他。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里。自榮公死後。長子代善襲了官。

取的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子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着官。次子賈政自幼好喜讀書。祖父最疼。原要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銜。令他入部學習。

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了。這政老爺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一子。賈珠因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日。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美玉来。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作寶玉。你道是新奇異事不是。雨

此回自子興口中已將政玉父子之奇特性從此說見下文如不足再寫年之諾諾等矣

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來歷不小子
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
先爱如珍寶那年週歳時政老爺便要試
他將来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
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
只把些脂粉釵環抓来政老爺便大怒了
說將来酒色之徒耳因此大不喜悅獨
那史老爺(太)君　是命根一樣說来又奇如

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来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到好笑不好笑。將来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来歷。大約政老爺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

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非請教其端的。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

從高下二層自
大仁大惡分出
一平常之人從中
帝王皆中人
分出一等有知
世局的說來
理甚詳圓正與
林玉等乖僻
性情相合妙妙

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之。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于深溝大壑。之

可知雨村才高一處女根段惜乎功夫不

内。偶。因。風。蕩。忽。被。雷。摧。嚙。看。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綫。候。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遇。正不容邪。復邪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置之于萬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

同洗眼也

則在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

公侯石成字亢上出賊了數字亢下是丞相用村前而力妙

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旛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亢文〕。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我方才你一說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金

陵城內。欽差金陵省。体仁院総裁。甄家。你可知麼。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和賈府就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来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和他家来往。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城。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得之館。但只一個學生。雖是啓蒙。却比一

個學業的學生还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裡也明白。不然我心糊塗。又常對跟他的小厮们。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你们這等濁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兩個字。要緊。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

可說。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癡。種〻異常。只一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又變了一個。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的笞楚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悔。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〻妹〻的亂叫起。來。後來聽得里面。女兒們。拿他取笑。說因何打急了。只管。喚。姐妹。作甚。莫不是和。姐妹。去討。饒。你

豈不愧么。他回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想呼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呼了一聲。便果覺不疼了。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呼姊妹起来了。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如今在巡鹽林家坐館了。你說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從師長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

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亦都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現因才德賢孝選入宮中作方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爺之妻所生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爺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太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〻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風俗女

兒之名。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春字。上一輩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案笑道。

怪道這女學生讀到書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寫字若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就有些疑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怪道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与近日女子相同。度是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為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傷上月竟亡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個，這一個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

個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来之東床
如何呢。雨村道。正是方才說政公。已有了
一個啣玉之兒。又有長男所遺一個弱孫。
這赦老爺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
有玉兒之後。其妾後又生了一個。到不知
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来
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子名賈璉。
今已二十来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

老爺的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於世路好機變言談去的。所以如今只在乃叔家住着。幫著料理些家務。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倒上下無一人不称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致。言談又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聽了笑

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我方才所說的這幾個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邪也罷。正也罷。只顧羨別人家賬。你也吃一杯酒才好。雨村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吃了幾杯。子興笑道。說著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即多吃幾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閉外城門。慢慢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

是二人起身。算還了酒賬。方欲走时。又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報個喜信。雨村忙回頭看時。要知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三回

託内兄如海酬訓教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張如圭者。他本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便四下里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

此信告訴雨村。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敘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中。為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支來接。小女因未大痊。故未及行。此刻

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禮。但請放心。第已預爲籌畫及此。已修下薦書一封。轉託內兄務為週全協佐方可。稍盡第之鄙誠。即有所費用之例。第於內兄處信內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兩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有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

若論舍親與尊兄就係同譜。乃紫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故願方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為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是又謝了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

女史云語頗得正且能以心推人但不能仕為之故所聞矣能所答

在如海一味據悅而雨村[illegible]償之能[illegible]也

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

幸[illegible]時既[illegible]矣目九。此時[illegible]得意可知矣。雄

餞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

軟八[illegible]恥[illegible]

身体方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務必要他去，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我顧

情節可聯。至。憂。何知。云。和往。黛玉聽了。不洒。淚拜。
觀
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人。登舟
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傍
玉而行。有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雨村先
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了宗姪的名帖。至
榮府的门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
之書。即忙請入。相見。雨村像貌魁偉。言談
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下士。極

溺濟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輕謀了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轎子。并拉行李的車輛久候了。這林黛玉常聽得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人家不同。

他進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吃穿

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

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

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恥笑了他去自上

了轎進入城中從紗窗向外瞧了一瞧

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

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著兩個大石

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著十來個

寧榮二府

陳設也如此

用思甚字

最妙

華冠麗服之人○正门都不開○只有兩角门
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扁○上書勅建
寧國府五個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之長
房了○想道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
间大门○方是榮國府也○却不進正门只進
榮寧二府總之銀门也狀
了西邊角门○那轎夫抬進去了○一射之地○
將轉灣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的婆子
们已都下了轎○赶上前來○另換了四個衣

清文之譯名

帽、週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復抬起轎子、衆婆子步下圍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廝退出去、衆婆子上來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林黛玉扶着婆子手進了垂花門、見兩邊是超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地、放着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的插屏、轉過插屏、小小三間廳、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大房、皆是雕樑畫棟、兩邊

正出賈母目了然以中隨以喚筆法爽健靈活之至

穿山游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

雀。台磯之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丫頭。一

見他们来了。便忙都笑迎上来。説纔剛老

太太還念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個

争着打起簾籠。一面聽得人回話。説林姑

娘来了。黛玉方進入房时。只見兩個人攙

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

知是他外祖母了。方欲拜見时。早被他外

好情節

祖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時地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個不住一時衆人慢慢的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云史氏太君賈赦賈政之母當下賈母一一的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只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黛玉一一的拜見過了賈母又說請姑

教收新出

邢王夫人及李紈出在賈母之中

娘们来。々日遠客繞来。可以不必上學去了。衆人答应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一时只見三個奶嬤々。並五六個丫環。擁擁三個姊妹来了。第一個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鵞脂。温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未長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

寫迎探二人容貌身分之性情了然在[illegible]表

不以容貌亂
免寫惜春

亡自写深意也
迎探惜是
互相廝認

皆是一樣的粧飾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過大家歸坐了環們斟上茶來不過說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兒女所疼者偏有你母親一人今日一旦先捨我而去連面也不能見今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着摟了黛玉在懷又嗚咽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

說之意有

方畧。止住。衆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黛玉笑道：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便吃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時，聽得說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

出衆人目中只是淺淺寫黛玉[illegible]在寶玉眼中方見

人尚未見而
笑語出聲

是不從○他又說卽捨不得○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一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瘋瘋顛顛○說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里正配丸藥○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聽後院中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

俏平皆有
理

簡迎接遠客黛玉納罕道這些人個個皆
斂聲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的係何人
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
了環圍擁着一個人從後門進來這個人
打扮與衆姑娘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
仙子頭上代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朝
陽五鳳掛珠釵項上代着赤金盤螭瓔珞
圈裙邊繫着豆綠宮縧雙衡比目玫瑰珮

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褙袄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掉稍眉身材窈窕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里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兒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呼他鳳辣子就是黛玉正不知

半篇美人
賊妙妙
一見便發

可見衆姊妹皆不愛而畏之也
璉賈璉出自黛玉之母口中方文

以何稱呼。只見衆。姊妹。都忙。告。訴。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識。也曾見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他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黛玉手。上下細看細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人物。我今兒纔算見了。況且這

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憐我妹妹是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又來招我。況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纔勸住了。你快再休提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

熙鳳至賈母面前大言大哭更作出一段悲戚形狀即是老太太婦性情未有今日是精神意人家事不立欺

黛玉到榮府最久眾人未嘗想到諸事獨與鳳姐一人要及想不到的地方可見心細而練達亦亦可見

他身上了。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了老祖宗。該打又該打。又忙攜黛玉之手問妹〻幾歲了。可也上學。現吃什麼藥。在這里不要想家。想什麼吃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〻。說話間已擺茶菓上

来熙鳳就為擇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
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
剛纔帶着人到酒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
日也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
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沒有什麼要緊。又說
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去裁
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別
忘了。熙鳳道這到是我先料着了。知道

妹妹不過這兩日到的我已預備下了等
太太回去過了目將送來王夫人一笑點
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令兩個老嬤
嬤帶了黛玉去見兩個母舅時賈赦之妻
邢氏忙亦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甥女過
去到也便宜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
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了一個是字遂帶
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

出了垂花门。早有众小厮们。拉过一辆翠
幄青油车来。夫人携了黛玉坐上。众婆子
们放下车帘。方命小厮们抬起。至宽处驾
上驯骡亦出了西角门。往东过荣府正门。
便入一黑油大门中。至仪门前方下来。众
小厮退出。方打起车帘。邢夫人搀了黛玉
的手。进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
荣府中之花园。隔断过来的。进入三层仪

一席説詞人情兩面俱圓天理所不容免之處而彼以痛排説是記重人人之之端

门○果見正房廂廡游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方纔那邊的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有樹木山石○再一時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丫鬟迎着○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一时人来回話○説老爺説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就

前與風一一味
孃些故能入
耳而甘此數
語一筆完言
故作人入骨
麻

話圓心細老
老聽明實
非邢夫人所能
是而[illegible]處

家里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
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
不要外道纔是黛玉忙站起來一一聽了
再坐一刻便要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晚飯再
去黛玉笑道舅母愛恤賜飯原不應辭只
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領了賜飯去就
不恭了異日再領亦未為不可望舅母容
諒邢夫人聽說笑道這倒是了遂命二三

個嬤嬤用方纔的車好生送了過去。于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门前又囑咐了衆人几句眼看着黛玉上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入榮府下了車衆嬤嬤引着便往東轉彎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门內大院 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經

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進、入堂
屋。抬頭迎面先看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
大匾。上寫着斗大的三個字。是榮禧堂。後
有一行小字。寫着某年月日。書賜榮國賈
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
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
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蜼、彝。一邊、是、玻、璃
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椅。又有一付對

有室某年

正室廳堂
旁陳設

聯。乃烏聯牌鑲著鏨銀的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勳襲東
安郡王穆蒔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
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這正室東邊
的三間耳房內。于是老嬤嬤引黛玉進東
此是外房係設
房門來。臨窗大炕上。猩紅洋毯。上面設着大
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引枕。秋香色

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
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
上汝窰美人觚。內插着時鮮花卉。并茗碗
唾壺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
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付腳踏。椅之兩
邊也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

總一筆已是言不移意

餘陳設自不必細說。老嬤嬤們讓黛玉炕
上坐。炕沿上却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

度其坐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椅上坐了。
本房内的丫環們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
吃茶。一面打量這些丫環們粧飾的衣裙
舉止行動。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
一個穿綾紅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丫環走
來。笑説道。太太説。請姑娘到那邊屋里坐
罷。老嬤嬤聽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
東廊三間小正房内。正面炕上横設一張

炕桌。桌上磊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

着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

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

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

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

着半旧的彈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

王夫人再四攜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

了。王夫人因說你舅々今日齋戒去了。再

出寶玉妙在最
王夫人與黛
玉二人分出

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姐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爾頑笑。都有儘讓的。但我不放心的是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這家裏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裏還願去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了。你只以後不要採他。你這些姐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聽得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

乃啣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啣玉所生的這位哥哥、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玉。雖憨頑。說在姐妹情中極好的。况我來了自然只和姐妹們同處。兄弟們是別院另室。

黛玉心上早有一個寶玉了

非問你合他歲數來

的。這讀有。深意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慣了的。若姊妹們。一日不理。他。他到還安靜些。若他沒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裡會着他的兩三個小么兒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裡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以囑咐你別採

亂臣賊子不得寵而後不才之事生矣蓋一日不理寔

老小助中生之屬　與子出來如父母之行

他。他嘴里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
一時又瘋瘋傻傻。（與其病何似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的
都答應着。只見一個丫環來回話。說老太
太那里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了黛玉從
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
北寬夾道。南邊是倒坐三間小小抱廈廳
北邊立着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
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

這是你鳳姐〻的屋子。回來你好往這裏
來找他。少什麼東西只管和他說就是了。
這院門上也有四五個纔總角小的廝。都
垂首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過一個東
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
房門。已有多少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
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
安筯。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

傍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你嫂子們不在這里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迎春便坐了右邊第一。探春左邊第二。惜春右边第二。傍边丫環们执着拂塵、漱盂、巾帕等物。李、鳳二人立于案傍佈讓。外

世頗而見神

間伺候之媳婦丫環雖多卻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丫環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嚥盡過一時再吃茶方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過來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漱盂來。黛玉也照樣漱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來。

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說了几句閒話。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的是什庅書。不過是認得几個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罷了。一語未了。聽院外一陣脚步响。丫環進来笑道。寶玉来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

這個寶玉怎生個憊懶人物懵懂頑童到
不見那蠢物也罷了心下正想着忽見了
環話未報完已進來了一個年輕公子頭
上代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
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
紅箭袖花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
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金穿着
靴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

美中有一股癡莊

林室本係前緣故眼熟只了若奇而在素已其石之

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臉若桃瓣。睛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嗔時而有情。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縧。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里見過的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寶玉即轉身去了一時回來。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週圍

兩寫寶玉方知寫也情態風韻也諸般妙極矣

一。轉的短髮都結成了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從編成。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袄仍代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綠撒花綾褲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粉傅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言語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稍平

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
好。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詞批這
寶玉極恰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
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
務。愚頑怕讀文章。行動偏僻性乖張。那
管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奈
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

富貴不知樂業
業若貧窮
足不能孝達

從此定評也

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笑此兒形狀。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妹。寶玉早已看見多了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母之女，忙來作揖，厮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衆各別：兩灣似蹙非蹙罥烟眉，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

黛玉之五官出目中看出細膩來兩心方筆

洛神賦之翩若驚鴻婉若遊龍無破此矣

此是不經而見不為怪

天下人雖不能親到此而聽則之又何須明矣此也夫

微閒靜時如名花迎水行動時似弱柳扶

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

玉看罷因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

小○癡 大○癡

笑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見過他寶玉

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着面善心

里就算是舊相識今日只作遠別重逢未

女 婉之 親

為不可賈母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

和睦了寶玉便走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

打諒一番因問妹々可曾讀書黛玉道不
曾讀只上了一年学些須認得几個字寶
玉又道妹々尊名是那兩個字黛玉便說
了名寶玉又問表字黛玉說無字寶玉笑
道我送妹々一個妙字莫若顰々二字極
妙探春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
上說四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況玉
林妹々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妙

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甚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也有玉沒有。眾人不解其語。黛玉便忖度著因他有玉故問我有無。答道我沒有那個。想來那玉亦是一件神物。豈能人人得的。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癡狂病來。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

[illegible]乞癡狂於小兒以實人

先以寶玉淚
引黛玉淚

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嚇的地下衆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摟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眼淚痕道家里姐〻妹〻都沒有单我有沒趣如今來了這麼一個神仙似的妹〻也沒有可見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〻原有這個來着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〻無法可處

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了。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女兒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這個。

其〻語是圓全

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將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了環手中接來親與他代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了一想，竟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奶娘來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

說今將宝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煖閣兒
里。把你林姑娘暫且安置在碧紗厨裡。等
過了殘冬。春天再与他们收拾房屋。另作
一番安置罷。宝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厨
外的床上很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
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
人一個奶娘一個丫環照管。餘者皆在外
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

頂藕合色花帳。並幾件錦被緞褥之類。黛
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幼奶娘王
嬤嬤。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亦是自幼隨
身的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
王嬤嬤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
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丫頭名喚鸚哥
者。與了黛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
幼奶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嬤嬤。除貼身掌

管釵釧盥沐。兩個丫環。外另有五六個洒
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當下王嬤嬤
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廚內。寶玉之乳
母李嬤嬤。並大丫頭名喚襲人者。陪侍寶
玉在外面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
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
之婢無竭力盡心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
良。克盡職任。遂與了寶玉。寶玉因他本姓

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也有些痴處。伏侍賈母时。心中眼中。只有賈母。今与了寶玉。心中眼中只有個寶玉。只因寶玉情性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聽。心中着實的憂鬱。是晚寶玉李嬤嬤都睡了。他見裡面黛玉和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了粧。悄悄的進來笑道。姑娘怎還不安歇。黛玉忙

笑讓說姐〻請坐。襲人在炕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正在這里傷心自己淌眼淚抹的說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狂病來。倘若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因此便傷心起來。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此。將來只怕比這個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樣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別多心。黛玉

道姐〻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不知那玉是怎么個來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來歷。聽得說落草時從他口里掏出來的。上面現成的穿眼。等我拿來你看便知。黛玉忙止道罷了。此刻夜深了。明日再看不遲。大家又敘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日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

来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個媳婦来說話的。黛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来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題 捐軀報君恩 未報軀猶在
曰 眼底物多情 君恩誠可待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來人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中遭了人命官司等語。見王夫人事情冗

雜姊妹們遂出來。至寡嫂子李氏房中來了。原来這李氏即賈珠之妻。雖然亡夫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來。便說女子無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

書
方今若此者幾
人長難得[illegible]玉
于華之書文
方顯是大

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幾個字。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罷了。卻只以紡績井臼為要。因取名李紈字宮裁。因此李紈雖青春喪偶。且身處於膏粱錦繡之境。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無見無聞。唯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寄于斯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賈雨村因補

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丞案下乃是兩家争賞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兩村即拘原告之人来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了頭不想係拐子所拐来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爺原説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這拐子便又悄悄的賣与了薛家被我

们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

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

少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

影無踪。只剩下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

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望太老爺拘拿凶

犯。剪惡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

盡。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

打死人命就白白走了。再拿不來的。因發

籤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考问，令他们實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籤时，只見案边立的一個门子使使眼色，不令他發籤之意。雨村心下甚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时退堂，至密室，使從者皆退去，只留门子一人伏侍。這门子忙上来請安，笑问：“老爺一向加官進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却十分面善得紧，只

是一時想不起来。那门子笑道。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得當日葫蘆廟里之事了。雨村聽了。如雷震了一驚。方想起往事。原来這门子本是葫芦廟内一個小沙弥。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别廟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凉景況。因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熱鬧。遂趂年紀蓄了髮。充了门子。雨村那里料到是他。便忙

携手笑道原来是故人又讓坐了好談這门
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你
我故人也一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
不坐之理這门子聽説方告了坐斜簽着
坐了雨村因問方才何故不令發籤门子
道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有抄
一張本省的護官符来不成雨村忙問何
爲護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這還了的連

這個不知。怎能作得常遠。如今幾個地方官。
皆有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
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的名姓。各省皆然。
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
官爵難保。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
綽號叫作護官符。方才所說的薛家老爺。
如何惹得他。他這一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
因都礙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

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与雨村看时上面皆是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抄寫的明白下面註着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照樣抄寫一張今據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

寧国榮国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着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一個史

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八都中現住者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二房餘在籍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紫薇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司帑銀行商，共八房分。

雨村猶未看完，忽聞傳点人報：王老爺來拜。雨村聽說，忙整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細問。這門子，門子道：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即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

去。雨村聽如此說。便問門子道。如係這樣說來。却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凶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并這拐賣之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之死鬼。乃是一個本地的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個人。守着些薄

産過日。長到十八九歳上。酷愛男風最厭女子。這也是前生的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的丫頭偏偏一眼看上了。立意買來作妾。立誓再不接交男子。也不再要第二個了。所以三日後。纔過門誰曉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要捲了兩家的銀子。再逃往他省去。誰知又不曾走脫。被兩家拿住。打了個臭死。都不肯收銀子。只要領

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喝令手下人
一打。將馮公子打了稀爛。抬回家去。三日
完了。這薛公子原是早以擇定日子上京
去的。頭起身兩日前。就遇見這丫頭。意
欲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這事來。既打
死。馮公子。奪了丫頭。他便沒事人一般。只
管代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里自有弟兄
奴僕在此料理。也並不為此些小之事值

賊壯

得他一逃走的。這且別說。老爺。你當知被賣的丫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算來還是老爺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傍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喚英蓮的。雨村罕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養到五歲。被人拐去。卻如今才來賣呢。門子道。這一種拐子。單管偷拐五六歲的女兒。養在一個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時。度

其容貌。代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们天天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得齊整了好些。然大槩像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痣。從胎里代来的。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问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万

可憐可嘆

不叫說。只說拐子（可恨可恥）係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就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兑了銀子。拐子醉了。他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才令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內人去解釋他道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

了頭相看。况他是個絶風流人品。家里頗過得。素習最又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該事不言可知。只耐得兩三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才畧解憂悶自為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的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了薛家。若賣与第二個人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獃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之人。而且使錢如土。遂

但以英馮〻遭遇自釋便將前買妾時癡執家作子之語遂置為難風是屁非能言〻鳥獸不若是〻恐如寧不圖恥

打了箇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雨村聽了，亦嘆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準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的這幾年折磨，才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到是一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

然則一味保全自己富貴而已

薛家縱比馮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淫放無度。豈及馮淵定情一人者。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如今這官司何扣剖斷才好。門子笑道。老爺當日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了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戚。老爺如不順水行舟。作了整人情

将此案了、结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兩
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豈
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
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公、是
我實不能、為者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
的何嘗不是大道、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
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
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

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
思為要、雨村底了半日、頭方才道、依你怎
麽樣、门子道小人已想了個極好的主意、
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
發籤拿人、原凶是自然拿不来的、原告固
是定要自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幾
個来、拷问、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了
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

老爺只說善依扶乩、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就說乩批仙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了結、薛蟠今已得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已死、其禍皆由拐子某人而起、被拐之人原係某姓人氏、按法處治、餘不累及、等語、小人暗中囑托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相子符、餘者自

罷也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馮家作燒埋之費、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有了這個銀子、想也就沒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伏口聲、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別無說話、至次日坐堂拘取應有名人犯、雨村詳細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疏不過

借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狗圖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雨村斷了此案急忙作書信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等語、此事皆由葫芦廟內之沙彌新門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的事來、

因此心中大不樂、業後来到底爲了個不是、遠〻的充發。才罷當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有百万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字表文起、歲情性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畧〻識幾個字、終日惟有

鬪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
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
父舊日情分、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糧、其餘
事体、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
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
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
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還
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宝釵生得肌

骨瑩潤、舉止溫雅、當日有他父親在日、酷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體貼母懷、他便不以讀書爲事、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爲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之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選擇爲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爲才人、

賛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
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
年輕不知世務、便拐騙起来、京都中幾處、
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
繁華之地、正思一游、便趁此機會、一為送
妹侍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都銷算舊
賬再記新支、其實則為游覧上國之意、因
此早已打点下行装、細軟、以及饋送親友、

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已定起身、不
想偏遇見了那拐子、重賣英蓮、薛蟠見英
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来奪人、
因恃强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
將家中事務一一托囑了族中人並幾個
老家人、他便代了母妹竟自起身長行去
了、人命官司、一事他却爲兒戯之事、不過
化上幾個臭銅没有不了的、在路不記其

日、那日已．将入都、時却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個嫡親的母舅管轄着、不能任意揮霍：：、偏如今又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俗们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几年来沒人進京、居住、那個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与人、須得先着几人去打掃收

拾才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摇、咱们這
一進京、原是先拜親友、或是在你舅〻家、
或是在你姨爹家、他家的房舍是極、便宜
的咱们先能着住下、再慢〻的差人去收
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〻正陞了、
外省去了、家里自然忙乱、起身咱们這個
工夫及一窝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没眼色
些、他母親道、你舅〻家雖陞了去、還有你

姨爹家况這幾年来你舅舅姨娘兩處每
每代信稍書孩偺們来如今既来了你舅
舅雖然忙着起身你賈家姨娘未必不苦
留我們偺們且忙忙的收拾房屋豈不使
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舅姨
父住着未免拘緊你些你不如各自住着
好任意施為的你既如此你自己去挑所
房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娘們别了這幾

年、卻要斯守幾日、我代了你妹妹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事虧雨村就中維持了、結才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略加寂寞些、過了幾日、忽家人傳報姨太太代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門外

下車喜的王夫人忙代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廳將薛姨媽等、接了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悲喜交集、泣笑敘濶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厮見過忙又治席接風薛蟠也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

著、恐有人生事、偺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房、白空閒着、打掃了、請姨太〻、和姐兒哥兒住着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遣人來說、請姨太〻就在這里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住在外、又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与王夫人說明一應日用供給、一概都免、却方是處長之法。

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亦從其願，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来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國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屋，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门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门出入，西南有一角门，通一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来，或与賈母閒談，或和王夫人相叙，寶

釵日与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賈宅居住、生恐姨父管約拘緊、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己家的房屋、再移過去的。誰知自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有那些紈袴氣習

者、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漸無所不為到引誘的薛蟠比當日還壞了一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洒、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著棋而已、餘事多不在

意。況且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七回

尤氏女獨請王熙鳳

賈寶玉初會秦鯨卿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姥去後便上來回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了丫嬛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轉東角门出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门前只見王夫人了嬛名金

釧兒者和一個總角頭的小女孩兒站在
台坡上頑呢見周瑞家的来了便知有話
回。因向内㕭嘴兒周瑞家的輕〻掀簾進
去只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説些
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
裡間来只見宝釵穿着家常服頭上只㩘
着䰖兒在炕里边伏在小炕上同丫鬟鶯兒
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来宝釵纔放下筆

轉過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〻坐着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〻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裡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兒請個大夫來、好生開了方子認真吃幾劑藥一世

除了根絶是小〃年紀到作下個病根也
不是頑的宝釵聽説便笑道再不要提吃
藥為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
少銀子錢呢憑你什么名醫仙藥從沒見
一点兒効後來還虧了一個秃頭和尚專
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説我這是從
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結壯
還不相干若吃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説

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里弄了來的、他說發了時節吃一丸就好、到也奇怪、這到效驗得緊、吃下去就好、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個什麽、海上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說着記与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病、也是行的事、寶釵見問乃笑道不用這方兒還好、若問起這方兒、真々把人鎖碎死了、東西藥

材、一槩都有現、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心、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開的白芙蓉蕊心、十二兩、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心、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于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道、嗳喲、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竟

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
裡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也只好再等
罷了、還要白露這日露水、十二錢、霜降這
日霜十二錢、小雪這日雪十二錢、把這四
樣水、調勻和了丸藥、再加十二錢蜂蜜、十
二錢、白糖丸如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
罈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拏出來、
吃一丸、用十二合、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

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也未必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了一料、如今從南帶至此、現今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可有名字沒有、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听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着怎樣、寶釵道、也

不覺什么、只不过喘嗽些、吃一九藥也就
罷了、周瑞家的、還欲說話時、忽聽王夫人、
问誰在裡頭說話、周瑞家的忙去答應了、
趁便回了、刘姥姥之事、略待半刻兒、見王
夫人無語、方欲退出、薛姨媽忽又笑道、你
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
便叫香菱、簾櫳响處見、方纔和金釧兒頑
的、那個小女孩子進來了、问奶奶叫我作

什么、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拿來、
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小錦匣來、
薛姨媽乃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樣法
堆紗花十二枝、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
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戴去、昨兒要送
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的巧、就帶了去罷、
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兩枝、下剩六枝送
林姑娘二枝、那四枝給了鳳姐兒罷、王夫

人道留着給宝丫頭戴罷了，又想着他们，薛姨媽道，姨娘不知，宝丫頭古怪呢，他從来不要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门，見金釧兒仍在那里晒日陽兒呢，周瑞家的因问他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常說臨上京時買的，爲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丫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来，周瑞

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好個模樣、竟有些像偺們寧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金釧笑道、我也是這麽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裡、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裡人、香菱聽問、都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為嘆息、傷感了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携

了花匣至王夫人正房後来原来近日賈母说孫女兒們太多了、一處擠着到不便、宜只留宝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却將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小抱厦内居住、令李纨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里来、只見幾個小丫頭子、都在抱厦内聽呼喚默坐、迎春的丫鬟司棋与探春的丫鬟待書二人正掀

簾子出來、手裡都捧着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遂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下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環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屋里、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環們道、在那屋裡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邊屋內來、只見惜春正

同水月庵（即饅頭庵）的小姑子智能在一處頑耍、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戴在那里呢、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畫來收了、周瑞家的因問智能兒、你是什么時候來的、你師

父那秃驢往那里去了、智能兒道、我们一早就来了、我師父見了太太、就往于老爺府里去了、叫我在這里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没有、智能兒揺頭説不知道、惜春聽説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裡月例銀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余信管着、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来、余信家的赶上来、和他

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這一事了、那
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勞叨了一回、便往
鳳姐處來、穿夹道從李紈後窗下過去、越
西花墻出角门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
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的房门檻上、
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往東房裡
去、周瑞家的會意、慌的躡手躡脚往東邊
房里、來只見奶子正拍着大姐兒睡覺呢、

周瑞家的、悄问奶子道：姐兒睡中觉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摇頭兒、正问着只聽那边一陣笑聲、却有賈璉的聲音、接着房门响處、平兒拏着大銅盆出来、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到這邊来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问你老人家、又跑了来作什么、周瑞家的、忙起身拏匣子与他说送花兒一事、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拏了四枝、轉身去了半

刻工夫手裡又拏出兩枝來先叫彩明來、分付他送到那邊府裡給小蓉大奶奶帶去、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穿過穿堂頂頭忽見了他女兒、打扮著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么、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么事情忙的這樣不回

家、我等煩了、自已到了老太ゝ、跟前請了
安了、這回子請太ゝ的安去、媽還有不了
的什么差事、手裡是什么東西、周瑞家的、
笑道噯、今兒偏ゝ的来了個刘姥ゝ我自
已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還叫被姨太
太看見了、叫送這個花兒与姑娘奶ゝ們、
這會了還沒送清句呢、你這會了跑来一
定有什么事情的、他女笑道你老人家、到

會猜、宜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盃酒、和人分爭、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裡、要解遞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以了事、周瑞家聽個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么大不了的且、家去等我、送了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家來、此時太ニ、二奶ニ、都不得闲兒、

你回去等我，這沒有什么忙的，他女兒聽如此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将歹快来，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家沒經過什么事，就急得你這樣了，說着便往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来笑道林姑娘，姨太〻着我送花来与姑娘戴，寶玉聽說，先便說什么花，拿来給我看〻、

一面早伸手接過来了、開匣看時原来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一個人的、還是别的姑娘們都有、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不給我、周瑞家聽了一聲不言語、寶玉便道周姐姐、作什么到那边去了、周瑞家的說太太在

那里、因向那邊回話去了、姨太々就順便叫我帶来了、宝玉道宝姐々在家作什么呢、怎的幾日也不過来、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宝玉聽了便和丫頭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来問姨娘姐々什么病吃什么藥、論理我該親自来看的、就說纔從學裡回来、也着了些涼、異日再親自来看罷、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

的旨去無話原、來這周瑞的、女婿便是賈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遣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利、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〻、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灯時分、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咱們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回去、一併都交

給他们帶了去了、王夫人点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经打点了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閒着不管打發着、那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来當什么正緊事問我、鳳姐又笑道今日珍大嫂来請我、明日過去瞧瞧、明日到没有什么事、王夫人道没事有事都害不着什么、每常他来請、有我们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請我们單

說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該過去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紈、迎、探等姊妹们亦曾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来辭賈母。宝玉聽了也要跟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換了衣服、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与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

了多少姬妾、丫鬟媳婦等、簇出儀门、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笑嘲一陣、一手携了寶玉同入上房来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因說你們請我作什么、有什么東西来孝敬就獻上来、我還有事呢、尤氏未及答應話地下衆姬妾先就笑說、二奶奶今兒不来就罷、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說着只見賈蓉進来了請安、寶玉因问大

哥哥、今日不在家么、尤氏道出城請老爺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也坐在這裡作什么、何不去瞧瞧、秦氏笑道今兒可巧、上回寶叔叔、立刻要見我兄弟、他今兒也在這裡、想在書房裡呢、寶叔叔何不去瞧瞧、寶玉聽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鳳姐都忙說好生着、忙什么、一面便分付人將生小心跟着、別委曲他、到比不得跟個老

太〻過來、就罷了、鳳姐說道、既這么着、何請進這秦小爺來、我也瞧〻、難道我見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罷〻、可以不必見、比不得偺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人家的孩子、都是斯〻文〻慣了的、怎見你這破落戶、還被人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罷了、到叫這小孩子笑話不成、賈蓉笑道、不是這話、他

生的腼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沒
的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
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去看、給你一
頓好嘴巴子、賈蓉笑嘻嘻的說、我不敢強、
就帶他來、說着果然出去、帶進一個小後
生來、較寶玉略瘦巧些、清眉秀目、粉面朱
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
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腼腆含糊、向鳳姐

作揖问好、鳳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欠身一把携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慢慢问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学名、喚秦鐘、早有鳳姐的丫環媳婦们、見鳳姐初會秦鐘、並未備得表禮来、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知道鳳姐与秦氏原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作主意、拏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

金鏁子、交付与来人送去、鳳姐猶笑說簡薄等語、秦氏等謝過、一時吃畢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宝玉秦鐘二人、隨起坐說話、那宝玉自一見秦鐘人品心中便如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獃意、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就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么生在侯門公府之中、若也生在寒儒、

薄宦之家、早淂与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若既如此、比他尊貴可知、綉綿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秦鍾自見了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綉服、驕婢侈童、秦鍾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淂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与他

耳鬢交接可知貧寒二字、限人亦世間之
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忽又宝
玉问他讀什么書、秦鍾見问便實而答之、
二人你言我語、十来句後越覺親密起来、
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宝玉便說我们兩個、
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里间小炕上、我们
那里坐去、省的闹你们、于是二人進裡间
来吃茶、秦氏一面張羅与鳳姐擺酒菓、一

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々你姪兒倘或
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着我不要理他々
雖腼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
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囑了他
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
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庅外面有只管
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上只
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因說業師于

去年病故、家父又年老、邁殘病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講及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呢、我們家卻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附讀、我因業師又回家去了、也現在荒廢著、

家父之意，亦欲送我去温習舊書，待明年業師上来，再各自在家讀書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裡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為不好，二則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担擱著，如此說来，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往我們敝塾中来，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鐘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

生的義學到將、原要來和這裡親翁商議、

引着因這里事忙、不便為這点小事、來聒

絮的、寳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

不速々的作成、又彼此不至荒廢、又可以

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

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寳玉道放心放心、

喒們回來、先告訴你姊丈姊々、和璉二嫂

子、你今日回家、禀明令尊就回去再禀明

家祖母，無不速成之理的。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也是掌灯時候，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算賬時，却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吃晚飯，飯畢，因天氣黑了，尤氏因說先派兩個小孩子送了這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了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

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説道偏
又派他作什么、放着這些小子們那一個
派不得、偏要惹他去、鳳姐道、我成日在家
説你太軟弱了、縱的家里人這樣還了得
呢、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
爺都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
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出過三四次兵、
從死人堆里把太爺背了出来得命自己挨

着餓，却偷了東西来給主子吃，兩日沒得
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
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
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他去，他自己又老
了，又不顧体面，一味的嗜酒，一吃醉了，無
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
全當一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
姐道，我何嘗不知，這焦大，到是你们沒主

意有這樣的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地下衆人都應道伺齊了、鳳姐亦起身告辭和宝玉携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只見灯燭輝煌、衆小子都在堦下侍立、那焦大[illegible]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亦不好怎樣、更可以恣意洒落洒落、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大、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

有了好差使就派别人、像這樣深更半夜
送人的事、就派着我了、沒良心的忘八羔
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〻、焦大太爺蹺起
一隻脚来、比你頭還高呢、二十年頭里的
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别說你們這一把子
雜種忘八羔子們、正罵的興頭上、賈蓉送
鳳姐的車来、衆人喝、他不聽、賈蓉忍不住
便罵了他兩句、使人捆起来、等明日酒醒

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里把
賈蓉放在眼里、反[illegible]大叫起來、赶着賈蓉
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
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也不敢和
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
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
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
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若再

說別的、偺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来、鳳
姐在車上說与賈蓉以後還不早打發了、
這没王法的東西、留在這裡豈不是禍害、
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偺們、樣的人
家連個規矩王法都没有、賈蓉答應是、衆
小厮見他太撒野不堪了、只得上去幾個
揪番綑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益發連賈
珍都說出来了、乱嚷乱叫、說我要往祠堂

裡哭太爺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戲鷄、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偺們肐膊折了往袖子藏、衆小厮聽他說出沒天日的話来、唬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別的了、便把他綑起来、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賈蓉等、也遥遥的聞得、便都粧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見這般醉鬧、

到也有趣因问鳳姐道姐々、你聽見爬灰的爬灰、什么是爬灰、鳳姐聽了連忙立眉嗔目、断喝道、胡说、那是满嘴里混唚、你是什么樣人、不说不聽見、還到细问、等我回了太々、仔细搥你不搥你唬的宝玉連忙央告姐々、我再不敢了、鳳姐道、這纔是呢、等回去偺们回了老太々、打發你学裡念書去要紧、説着自回榮府而来、要知下回

回目有第八卷正是

渴雲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石頭記第八回

薛宝釵小宴梨香院
賈宝玉逞醉絳雲軒

話說鳳姐和宝玉回家見過衆人宝玉先便回明賈母秦鍾要上家塾之事自已也有了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奮又着實稱讚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怜愛鳳姐又在一旁帮着說過日他還来拜見老祖宗等

語說的、賈母喜悅起来、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至後日又有尤氏等、請邀攜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来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来也就回来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無語、却說寶玉因送賈母回来、待賈母歇息了中覺、意欲還去看戲取樂、又恐擾

的秦氏等不便、因想近日薛宝钗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门过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為不便、寧可遶遠路罷了、當下衆嬷嬷、丫環伺候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门去了、衆嬷嬷小丫嬛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向北、遶過廳後而去、偏頂頭

遇見了门下的請客、相公詹光单聘仁、二人走来一見了宝玉、便都笑道赶上来、一個抱住腰、一個攜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了呢、好容易得遇見了你、就請了安、又問好、勞叨半日方纔走開、老嬷〻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在老爺跟前来的不是、他二人点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觉呢、不妨事的、一面說

一面走了、說的宝玉也笑了、於是轉向北
奔梨香院来、可巧銀庫房總領名喚吳新
登、与倉上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幾個管事
的頭目、共有七八人從賬房裡出来、一見
了宝玉趕過来、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
個買辦名喚錢華的、因他多未見宝玉、忙
上来打千兒請安、宝玉忙含笑攜他起来、
衆人都笑說、前兒在那處看見二爺寫的

斗方兒字法越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宝玉笑道、在那里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宝玉笑道、不值什么、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各自散了、閒言少述、且說宝玉来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家中、正見薛姨媽打点針黹、与丫環們呢、宝玉忙請了安、薛姨

媽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懷中、笑道這么冷
天我的兒、難為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
罷、命人到滚〻茶来、宝玉因问哥〻不在
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没籠頭的馬、天〻騎
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宝玉道姊〻可大
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
發人来瞧他〻在裡间呢、你去瞧〻他去、
裡间比這里暖和、那里坐着罷、我收拾收

拾、就進来、和你説話兒、宝玉聽説忙下炕、
来至裡間门前、只吊着半舊的紅紬軟簾、
宝玉掀簾一跨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宝釵
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漆黑油光的
髻兒、穿蜜合色的綿襖、玫瑰紫的、二色金
銀鼠比肩、褂葱黄綾綿裙、一色半新不舊、
看来不覺奢華、唇不点而紅、眉不画而翠、
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

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
姊〻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來、
連忙起身含笑答說已經大好了、多謝你
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上坐了、即命鶯兒
倒茶來、一面又问老太〻姨娘安、別的姊
妹们都好、一面看寶玉頭上帶着纍絲嵌
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
上穿着秋香色坐蟒白狐腋箭袖、腰繫五

色蝴蝶赤金鏁、項上掛着長命鎖、记名符
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来的宝玉、宝
釵因笑説道、成日在家説你這玉究竟未
曾細々的賞鑒、我今兒到瞧々、説着便挪
近前来、宝玉亦湊上去、從項上摘了下来、
遞在宝釵手中、宝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
雀卵、耀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
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補天

剩下的石頭幻相後人曾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說大唐、
失去幽靈真境界、幻来權就假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与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聽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真体最小、方從胎中小兒口啣下、今若按其体畫、恐

字跡過于、微細使觀者太廢、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按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規矩、使观者便于灯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犺蠢大之物、等語之謗、

通靈宝玉正面圖式

音云

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此正面

反面圖式

音云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此反面

宝釵看畢又從翻過正面細看口内念首
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
鶯兒笑道、你還不到茶去、也在這里發獃
作什么、鶯兒嘻嘻咲道、我聽這兩句話、到
像和姑娘的項圈上兩句話是一對兒、宝玉
聽了忙笑道、姊姊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
我也賞鑒賞鑒、宝釵道、你別信他的話、沒
有什么字、宝玉笑道、好姊姊、你怎么瞧我

的呢、宝釵被纏不過、因說道也是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鏨在金上了、叫天々帶着不然沉甸々的有什么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里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宝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出來、宝玉忙托了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箇共成兩句吉讖亦曾按式画下形相、



音云 不離不棄

正面式



音云 芳齡永繼

反面式

宝玉看了他的、也念了两遍、又念自己的
两遍、因笑问姊〻的只八箇字、到真与我
的是一對、鶯兒笑說是癩頭和尚送的、他
說必須鑿在金器上、宝釵不待他說完、便
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问從那里来、宝玉
此時与宝釵就近、只聞一陣〻凉森〻甜
絲〻的幽香、竟不知從何處来的、遂问姊〻
燻的什么香、我竟從未聞見过這味、宝釵

笑道、我最怕熏香、好〻的衣服熏的烟燎
之氣的、宝玉道既如此這是什么香、宝釵
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藥
的香氣未散呢、宝玉笑道什么藥這么香
得好聞、姊〻給我一丸嚐〻、宝釵笑道又
混鬧了、一箇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
聽外面人說、林姑娘来了、說猶未了林黛
玉已搖〻的走了進来、一見了宝玉便笑

道嗳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笑讓坐、宝钗因笑道、這話怎么説、黛玉笑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道、更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来時一羣都来、要不来一箇也不来、今兒他来了、明兒我再来、如此間錯開来、豈不天天有人来、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熱閙了、姐姐如何不解這意思、宝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对

袴襖子、因问下雪了么、地下婆子们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宝玉道取了我的斗篷来了不曾、黛玉道、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該去了、宝玉咲道我多早晚説要去了、不过拏来預備着、宝玉的奶娘李嬷嬷因説天又下雪了、好早晚的了、就在這里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姨娘在那里擺茶菓子呢、我教丫頭去取斗篷来、説給小子們散了

罷宝玉应允、李媽〻出去、命小厮們都各散去、不提、這里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与他們吃茶、宝玉因誇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鵝掌鴨信、薛姨媽听了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嘗、宝玉笑道、這箇須得就有酒吃纔好、薛姨媽便命人灌了、最上等的酒来、李嬷〻便上来道、姨太〻酒到罷了、宝玉笑央道、嬷〻我只

吃一鍾、李媽々道不中用、當着老太々那怕叫你吃一罈
呢、想那日我錯不見一會子、不知是那一個沒
調教的、圖討你那好兒不管人的死活、給了
你一口酒吃、葬送了我挨了兩日的罵、姨
太々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
有一日老太々高興了、又儘他吃、什么日子
又不許他吃酒、我是白賠在里頭挨罵、薛姨
媽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吃你們哥兒吃

多了回去、老太〻問时、有我呢、一面説便命小丫環、来讓你嬷〻們去、也吃一杯搪〻雪、那李嬷嬷听如此説、只得和衆人且去吃些酒水、這里宝玉又説不必温热了、我只爱吃冷的、薛姨媽忙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要打颭兒的、宝钗笑道、宝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学傍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热吃下去發散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

ㄑㄑ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從此快不要吃

那冷酒的了。宝玉听这话说得有情理，放下

冷的，命暖来方飲。黛玉磕着瓜子兒，只抿着

嘴笑。可巧黛玉的小丫環雪雁兒走来，与黛

玉送小手炉。黛玉含笑问他，谁叫你送来的，

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凍死我了。雪雁道，紫

鹃姐ㄑ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黛玉一面

接来，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到听他说，我

福厚者必
不如此

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么他說了
你就依他、比聖旨還遵些、寶玉听了這
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的、也無回復之
詞、只嘻嘻的笑兩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
是如此慣了的、也不採他、薛姨媽道你素
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你、到不
好、黛玉笑道姨娘不知道、幸虧是姨娘這
里、倘或在別人家里、人家豈不要惱、就看

的人家連个手炉也沒有，巴巴的從家里送來，還說丫頭們太小心過了，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箇多心的，有這想，我就沒這心了，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嬷嬷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高興之時，和寶釵黛玉姊妹說說笑笑的，那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吃兩鍾就不吃了，李嬷嬷道你可仔

细老爺今兒在家呢、隄防問你的書、宝玉听了此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慢的放下酒杯、垂了頭、黛玉先忙就說別掃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箇媽媽他吃了酒、又拏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悄的推宝玉、使他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噥說、別理那老貨、偺們只管樂偺們的、那李媽媽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着他、

了你到劝劝他只怕他還听些林黛玉冷
笑道我為什么助他我也不犯着助他我
也不犯着劝他你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
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太太這裡
多吃一杯料也不妨事又言姨太太這里
況又不常在這里的你必要管着想是怕
姨太太這里慣了他也未可知李媽媽听
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

出一句話来比刀子還狠呢、你這笑什麽、
宝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擰說
道真々這個顰丫頭的一張嘴叫人惱不
是喜欢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
我的兒来了這里没好的給你吃、別把着
点子東西唬的存在心里、到叫我不安只
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
醉了就跟着睡罷、因命再盪熱酒来、姨媽

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听了方又
鼓起興來李嬤〻因吩咐小丫頭子們你
們在這里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
悄〻的回姨太〻別由他的性多給他吃
說着便家去了這里雖還有三兩個婆子
都是不関痛癢的見李嬤〻走了也都悄〻
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下兩個小丫頭子
們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

萬哄的只容他吃個幾杯就收過了作了
酸笋鷄皮湯来宝玉痛喝了兩碗湯吃了
半碗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
又釅釅集上茶来大家吃了薛姨媽放了
心雪雁等三四個了頭已吃了飯進来伺
候黛玉因問宝玉道你走不走宝玉也斜
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了
遂起身道偺们来了這一回子也該回去

了、還不知那邊怎么找偺們呢。說着二人便告謝、小丫頭忙捧過那一件斗笠來。寶玉略把頭低一低、命他帶上。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氊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過別人帶過的、讓我自己帶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嗦什么、過來我瞧瞧罷。寶玉忙就近前來、黛玉用手整理輕輕

籠住束髮冠，將笠沿拽在抹額之上，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顫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端像，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听了，方要了斗篷披上。薛姨娘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還都没来呢，且略等等，不好么。寶玉道：我们到去等他們，有丫頭跟著也勾了。薛姨媽不放心，到的命兩箇婦人跟隨他兄妹方罷。他二人道了擾，

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上来用晚飯知
是薛姨媽處来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
酒了、遂命他自回房中去歇着不許再出
来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寶玉
的人来、遂問衆人、李嬤子怎么不見衆人
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来的想是有
事出去了、寶玉踉蹌回頭道他比老太太還
受用呢、問他作什么、沒有他只怕我多活

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臥房、只見筆硯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說道、好、兒、叫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箇字、丟了筆就走了、哄的我們等了一日、快來給、我寫完這些墨纔罷呢、寶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里呢、晴雯笑道、這箇人可醉了、你頭里過那府里去就囑咐我、貼在這門斗上、這會子又這

么问、我生怕别人貼壞了、我親自爬高上
梯的貼上、這會还凍的手僵冷的呢、宝玉
听了笑道我忘了你的手、我替你渥着說
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那门
斗上新書的三個字、一時黛玉来了宝玉
便笑道妹〻你别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
好、黛玉仰頭看裡間门斗上新貼了三個字、
寫着絳芸軒、黛玉笑道、這個〻都好、怎么写

的这么好了、明儿也替我写一個匾、宝玉
嘻嘻的笑道、又哄我呢、说着又見麝月合
衣睡着在那里、宝玉笑道将太渥早了些、
因又问晴雯道、今儿我在那里吃早飯、有
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你爱吃、和珍
大奶奶说了、只说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
来的你可吃了。晴雯道快别提、一送了来
我就知道是我的、偏我才吃了飯、就搁在

那里、後来李奶奶来了、看見、説宝玉未必
吃了、拏来給我孫子吃去罷、他就叫人拏
了家去了、接着茜雪捧上茶来、宝玉因讓
林妹妹吃茶、衆人笑説、林妹妹早走了、還
讓呢宝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
来因问茜雪道、早起㵎了一碗楓露茶、我
説過那茶三四次、後纔出色的、這會子怎
么又㵎了這個茶来、茜雪道我原是留着

的、那會子李嬷々來了、他要嘗々、就給他吃了、
寶玉聽了將手中的茶杯只順手往下一
擲、啷々一聲、打了個虀粉、潑了茜雪一裙子的
茶、又跳起問着、茜雪道是你那一門子的奶々、
你們這么孝敬他、不過仗着我小时候、吃過他
幾日奶罷了、白々養着這箇祖宗作什么、快撵
了出去、大家干淨、说着立刻便要去回賈母、
撵他乳母、原來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故意

粧賺、引宝玉来謳他頑耍、先聞得說只問包子等事、也還可不必起来、後来摔了茶鐘動了氣、遂連忙起来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来問是怎么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来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鐘子、一面又安慰宝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將我們也都願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罷、我们也將你也不愁、再有好的来伏侍

你宝玉聽了這话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脫换了衣服，不知宝玉口内還說些什么，只覺口齒綿纏，眼眉愈加餳澁，忙伏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頭上摘了那通靈玉来，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帶時便不着脖子，那宝玉就枕睡着了，彼時李嬷嬷等已進来了，聽見醉了不敢前来，再加觸犯，只等着打听睡了方

放心散去、次日醒来、就有人同那邊小蓉大爺、帶来秦相公来拜、宝玉忙接了出去、領了相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摽致、舉止温柔、堪陪宝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素日愛秦氏、今見了秦鍾是這般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礼、賈母又与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命文星和合之意、又囑

咐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飢飽不便、
只管住在我這里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宝
叔〻在一處别跟着那起不長進的東西们
學、秦鐘一〻的答應回去稟知他父親秦
業這秦業係現任工部營繕司郎中年將
七十、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
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
又死了、只剩下女兒小名可兒長大時生

得容貌嫋娜性格風流因素与賈家有些
瓜葛故結了親許与賈蓉為妻那秦業至
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年業師亡故
未暇延請高明之士只暫在家温習舊課
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中去
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宝玉這個机
會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
乃當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学業料必進益

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澁、那買家上〻下〻、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容易拏不出些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的恭〻敬〻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親身帶了秦鐘來、代儒家拜見了、然後聽寶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要知端的下回分解、正是、

早知日後閒爭氣、豈有今朝錯讀書、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擇日之信、原来宝玉急于。要與秦鍾相遇、却顧不得別的、遂擇了後日上學。後日請秦相公一早。到我家里来會齊了、一同前去、打發了人送信去至日一早宝玉起来

時、襲人早將筆書文物包好、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宝玉醒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宝玉見他悶〻的、因笑道姐〻、你怎么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了、丟的你你們冷請了、襲人笑道、这是那裡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子終究、怎么樣呢、但只一件讀書之時、只想着書、不讀書之時、想着家裡些、別合他們一處頑、

硼見老爺不是頑的、雖然是奮志要强、那
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
子也要保重、就是我的苦心、總旦你可要
体量、襲人說一句、宝玉應一句、襲人又道
大毛衣服我已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
了、學裡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
人照看、脚炉手炉炭也交出去了、你可着
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

動了、宝玉道我都知道自已都會調停你放心、但你們可也別悶死在屋裡、也合林妹妹處去頑笑才好、說着俱已穿帶齊備、襲人推他去見賈母王夫人等、宝玉却又囑咐晴雯麝月等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然後又去見王夫人、出來書房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正在書房與清客相公說閒話、忽見

宝玉進来請安、回道上學里去、賈政冷笑道、如果再提上學、連我也羞死了、依我說你竟是頑你的是正理、仔細贓了我的地、靠贓了我的門、衆請客都立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可以顯身求名的了、断不似往年仍作小兒子態了、天也將飯時了、世兄快請罷、說着竟有兩个年老的携了宝玉出去、賈政

因問跟宝玉是誰、只聽那边答應了兩声、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賈政看時、認得是奶姆的三子、名換李貴、向他說道你們連日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庅書、到念了些湖言混語在肚里學了些精微淘氣、等我閒一閒揭了你皮、再合那不長進的笑賬、嚇得李貴、双膝跪地、摘下帽子碰頭有声答應是、又道哥兒已第三本詩

經、什么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得滿座烘然大笑起来、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是掩耳偷鈴哄人、耳目你去請學裡師老爺安、就說我說了什么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先把四書講明背熟、是要緊的、李貴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了、此時宝玉獨站在院外屏氣靜候待他們出来、便

忙々的走了、李貴等一面彈了衣服、一面說道奇兒、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跟主人賺些体面、我們這等奴才、白賠着挨打受罵、從此後可怜見些才好、宝玉笑道、好哥々、你別委曲我、明日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你請、只求聽一半句話就省了、說着又至賈母這边、秦鐘早已来等候了、賈母正合他說話兒、宝玉

忽然要来辞黛玉、因又忙至黛玉房中来
作辞彼時代玉總在窓下对鏡理粧、听宝
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定是蟾
宫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宝玉道好妹〻、
等我下了學、再吃晚飯、和胭脂膏子也等
我来製劳、叨了半日、方起身要出去、黛玉
又叫住、問道你怎么不去、辞你宝姐〻、宝
玉笑而不答、一逕同秦鍾上學去了、原来

這賈家的義學、離此不遠、不過一里之遥、原先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貧窮不能請師爺者、即入此學、凡族中有官之人、皆有供給銀、多寡不同、為學中之費、特請年高有德之人、為塾堂專為訓課子弟、如今宝玉秦鐘二人都相見拜、过先生、讀起書来、自此後三、天五天、和自已之重孫一般、疼爱、因見秦鐘家中不甚寬厚、更助些衣

服等物、不上一月之工、秦鐘在府便熟了、
宝玉摠是不守分的人、一味隨心所欲、因
此又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鐘悄說、咱們二
人一樣年紀、又是同學、以後不必論外姓、
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鐘不肯、當
不得宝玉不依、只叫他兄弟或叫表字、鯨
卿秦鐘只得也混着亂叫起來、原来这學
中雖都是本族之人丁、與親戚的子弟、俗

語說得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内、自宝玉二人来了、都生的花朶一般模樣、又見秦鍾腼腆温柔、未語面先紅、作女兒之態、宝玉又是天生来慣能小心、伏低賠身下氣、情性体貼、話語綿纏、因此二人更加親厚、也怨不得那些同窓之人起疑心、背地里你言我語、滿佈書房、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處

住後便知有一家學、：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動了龍陽之興、假來上學讀書、不过是三日打魚、五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礼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進意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就有好幾个小學生、圖了薛幡的銀子、吃穿被他哄上了手、更又有兩个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親眷、未知其名姓、只因生得嬌媚風流、

滿學堂中都給他兩個起了外號、一个香憐、一个玉愛、雖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於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興心、如今宝玉秦鐘二人一來見了他兩個、也不免綣繾羨慕、亦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留情、與宝玉秦鐘、因此四人雖有情恋、只未敢發跡、每日一人學中四處各坐、或設言托

意或咏桑寓柳、總以心照外面、自為避人
眼目、不意偏又有幾个滑賊看出、形景都背
地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这也不止一日、
可巧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又留
下一句七言對聯、命學生對、明日再來上
書、將學中之事、又命賈瑞管理、妙在薛蟠
如今不大來學中應卯了、因此秦鐘趂此
合香憐、擠眉弄眼、遞暗號、二人假粧出小

恭、走至後院、秦鐘先問他家裡有大人可
曾你交朋友不曾、一語未了、只聽得背後
咳嗽了一聲、二人嚇得忙回頭看時、原來是
窗友名金榮者、香憐本有些性急羞怒相
激問道、咳嗽什么、難道不許人說話不成、
金榮笑道、难道不許我咳嗽不成、只問你
們有話不明話、鬼々祟々的幹什么故事、
我可也拏住了、还硬什么、先得讓我抽个

頭兒咱們不言語一聲兒、不然就大家奪起來、秦、香二人、急得飛紅臉、便問拏住什么了、金榮笑道、我現拏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手笑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个庅、秦香二人又氣又急、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無故說壞別人、原来这賈瑞最是个圖便易沒行止之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以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附助着薛蟠

圖些銀子酒肉、一任薛幡橫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偏那薛生是浮藻心性、今日東明日西、因近日又有新朋友了、把香玉二人都丟開了、就是金榮亦是當的朋友、自有了香玉二人漸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二人亦漸棄了、連賈瑞也無了、提攜帮襯之人、不說薛生得新棄旧、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生根前提携

補他因此賈金榮一干人也在醋妒那兩
个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更不自
在起來雖不好叱秦鍾却拏着香憐作法
反說他多事着寔搶白了几句香怜及討
了沒趣連秦生也訕〻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
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还說許多
閒話玉愛偏又听了不忿兩个人隔坐咕
〻唧〻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

方才明〻的他、兩个親嘴摸屁股、兩个商議定了、一对一面撅艸棍兒抽長短、誰長誰幹、金榮只顧任意乱説、却不防还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个、你道这是誰、原来是一个名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亡之後、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的还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契、厚常想共處寧府

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耑能
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庅小人
流泮淫涿之詞、賈珍想亦聞得些口聲不
大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
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去立門过活去了、
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明、揔然應名
来上學、亦不过虗掩眼目而已、仍是鬥雞
走狗賞花頑柳、從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

賈薔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於他〻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鐘、如何肯依、自己要挺身出來、抱不平、心中且忖一番、想道金榮賈瑞一干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向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若我一出頭、他們告訴老薛、我們豈不傷了和氣、待要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無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口息聲、不傷了体

面，想畢也粧作出恭，至外面悄悄的把跟宝玉的書僮名喚茗烟喚到身边，如此這般調撥他几句。这茗烟乃是宝玉第一得用的，又且年輕不曉世事，如今听賈薔說有人欺負宝玉，秦鍾心中大怒，一想若不給他个利害，下回越發狂縱难制了。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聽了这个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来找金榮，也不叫金

相相公了、只叫說姓金的、你是什么東西、賈薔遂踩一踩靴子、故意整ゝ衣服看ゝ日影兒說是时候了、遂先賈瑞說有事、要走一步、賈瑞不敢强他只得隨他去了、这裡茗烟先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肏屁股不肏管你毛ゝ相干、横竪沒肏你爹去就罢了、你是好小子出来動ゝ你茗大爺、唬的滿屋子弟都忙ゝ的、瞅在賈瑞身边也有

跑出後院去的此刻賈瑞連忙吆喝茗烟、不許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鐘二人尚未去時、從脑後嗖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是何人打來、幸而未打着、却又打了傍人的座上、这座乃是賈蘭賈菌、這賈菌亦係榮府近派的子孫、其母亦少寡、獨守着賈菌、這

賈菌與賈蘭最好、所以二人同桌、誰知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座上冷眼看見有人暗助金榮打茗烟偏沒打着、茗烟都打在他桌上、正打在面前一个磁壺上、打得粉碎濺了一身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你們打起我來了么、罵着便抓起硯台、要打回去、賈蘭是个省事的忙接住硯瓦、極口劝

道好兄弟、不與咱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住、便兩手執起書匣子来照着那边打了去、終自身力薄、却打不到那里、剛到宝玉桌案上、就落下来了、只聽一聲响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撒了一桌、又把宝玉一碗茶也砸碎了、賈菌便起来要打那一个飛硯的人、金榮隨手抓了毛竹大板在手、他狹人多、乱打乱舞一陣、茗烟早吃一下、

乱嚷道、你們还不動手、宝玉还有三个小
子、豈有不陶氣的、一齊乱嚷小婦養的、動
了兵器了、大家都提起門閂、併馬鞭子、蜂擁
進來賈瑞急了擱一回劝一回、那些人誰听
他的話、肆行大鬧衆頑童、亦趁勢帮着打
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的、藏在後院、静
听外边喧鬧、也有胆大的、站在桌边喝着
聲兒吽打的、登時間鬧沸起來、外边李貴

等几个大漢听得裡边作叉起来忙都進来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个人如此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一頓攆了出去秦鍾的頭上早撞在金榮的板子上被打去了一層油皮宝玉正拏掛襟子替他揉呢見喝住衆人便命李貴收拾書匣快拉馬来我回四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别的守礼来告

好洗乃千
淨

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听着人家罵我們、还調撥他們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相公的頭也打破了、还在这裡念什么書、李貴劝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这回子為这点事聒噪他老人家、到顯的咱們無礼、依我的主意、那里的事那裡結、何心驚動老人家、

这都是瑞大爺的末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閙到这步田地、还不管。賈瑞道、吆喝着都不聽、李貴笑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經、所以这些兄弟總不听、就閙到太爺的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過、還不快作主意、撕開了罷。宝玉道、这是為什么、我是必回家去的、秦生哭道、有金榮我是不在这里

念書的、宝玉道难有人家来、咱們来不得、
我必回明白、衆人攢了金榮去、又問李貴
金荣是那一房的、李貴想道也不用問了、
說起那一房的便傷了弟兄們的和氣、茗
烟在窗外道他是東边胡同子裡、璜大奶
々的侄兒、那是什么硬正杖腰子、也来嚇
我們、璜大奶々是他姑娘、你那姑媽只會
打旋磨子、向我們璉二奶々跪着借當頭

我就看不起他、那主子奶〻、李貴忙斷喝
道、說不止你小命的知道有这些咀嚼宝
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戚、原来是璜
嫂子的侄兒、我就去問〻他来、說着便要
走、叫茗烟進来包書、茗烟来包着書、又淂
意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等我去他家就
說老太〻有話問他、僱上一輛車拉進去、
當着老太〻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

你要死、仔細家去、我好不好先揑了你、然
後回老爺太〻、就說宝玉全是你調唆的、
我这里好容易、劝哄的好了一半、你又来
生个新法子、你鬧了學堂、不說变法兒壓
息了纔是、到徃大里奮、茗烟才不敢作聲
了、此時賈瑞也生恐鬧大了、自已也不干
淨、只得委曲着、来央告秦鍾又央告宝玉
先是他二人不肯、後来宝玉說不回去也

罢、只叫金荣賠不是便罢了、金荣先是不肯、後来禁不得賈瑞也来逼他去賠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劝金荣說原是你起的祸端、你不这様怎得了局、金荣強不过只得與秦鍾作了个揖、宝玉還不依、偏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劝金荣磕頭、金荣無奈何、俗語云、

在他門下過、怎敢不低頭、

紅樓夢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鍾磕頭，宝玉方才不鬧了，大家散了，金榮回到家中越相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学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宝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这

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宝玉鬼々祟々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拘搭人、偏、々的撞在我眼睛裡、就是鬧出事来、我还怕什庅、不成、他母親胡氏听見他、咕々嘟々的說、因問道你又要增什庅閑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里的、璉二奶々跟前說了、你才淂了

这个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伏着人家、偺們家里还有力量、請的起先生、况且人家李裡茶也是現成的、你这二年在那里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来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里念書、你就認得什庅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不給不給者、這二年也帮了偺們有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这个這李房、

再要我这庅一个地方，我告訴你說罢，比登天的还难呢，你給我老〻实〻的頑一回子，睡你的覔去，好多着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时，他自去睡了，次日仍就上斈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里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賈璜夫妻守着些〻小〻的產業，又時

常到寧榮二府里去請〻安、又會奉承鳳
姐兒、并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
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却說这日賈璜
之妻金氏、因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
帶了一个婆子坐上車来、家里走〻瞧〻
寡嫂並姪兒、閑話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
起昨日賈家斈房里的那事、從頭至尾一、
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这璜大奶〻、

不听則已，已听了一時怒從心頭起，說道这秦鍾小犢子，是賈門的親戚，难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別恃勢利了，况且都做的是什庅有臉的好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着他，到这个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向秦鍾他姐姐說說，叫他評評这个理，这金榮的母親听了这話急的了不得，忙說道这都是我的

嘴快告訴了姑奶〻、求姑奶〻快別去說
去、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来、怎庅
在那里站得住、若是站不住家里、不但不
能請先生、反到在他身上添許多嚼用来
呢、璜大奶〻、听了說道那里管得許多、你
等我說了、看是怎庅樣、也不容他嫂子劝、
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就坐上、望寧府里
来、到了寧府、進了車門、到了東边小角門

前下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尤氏也未敢氣高殷ゝ勤ゝ叙過寒温說了些閑話方向道ゝ日怎庅設見蓉大奶ゝ尤氏說道他这些日子不知是怎庅着經期有兩個多月沒来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了下半天就懶怠動話也懶待說眼神也發眩我說他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上来你好生養ゝ罷就是有親戚一家

兒来、有我呢、就有長輩們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罵掯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静々的養々、就好了、他要想什庅吃、只管到我这里取来、倘或我这里没有、只管望你璉二嬸子那里要去、倘或他有个好合歹、你再要娶这庅一个媳婦、这庅个模樣兒、这庅个情性的人兒、打燈籠也没地方找去、他这為人

行事、那个親戚那个一家的、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煩心、焦的我了不得、偏生今兒早辰、他兄弟来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姐々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不當告訴他、別說这庅一点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萬分的委曲、也不該向他說總是、誰知他們昨兒學房里打架、不知是那里附學来的一个人欺侮了

他了、里頭还有些不乾不净的話、都告訴
了他妹々、嬸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雖則
見了人有說有笑、行事兒他可心細、心
又重、不拘聽見个什庅話兒、都要度三日
五日、才罢、这病就是打这个禀性上、頭思
慮出来的、今兒聽見有人欺侮了他兄弟、
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羣混賬狗支狐、
朋的扯是搬非、調三、惑四那些人氣的是、

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里吵鬧、他听了这事、今日索性連早飯没吃、我聽見了、我方到他那边慰了他一會子、又勸解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边府里、找宝玉去了、我才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窝湯、我才過来了、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况且如今又没个好大夫、我想到他这个病上、我心里到象針扎是的、

你你知道有什庅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这半日話、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唬的丟在爪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有知道的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这庅聽着、實在也沒見人說有个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々这个来、定不淂还是喜呢、嫂子别叫人混治、倘或認錯了、这可是了不淂的、尤氏道、可

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来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这不是璜大奶奶庅、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道讓这大奶奶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就過那屋里去了、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說說秦鐘欺侮了他姪兒的事、聽見秦氏病、不但不能說、亦且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狠好、反轉怒為喜的、又說了一

會子話兒、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来有什麼說的事情麼、尤氏答道、到没說麼、一進来的時候、臉上到像有些惱的氣色、似平靜了、你又讓〔叫〕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麼病、也不好意、只管坐着、又說了几句閒話兒就去了、到没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到那里尋一个好大夫来給他瞧瞧、要緊、可

別躭悮了、現々咱們家走的韋大夫、那里要得一个、都是聽着人的口氣兒、人怎広説他也添几句文話兒説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个人、一日輪流着到有四五遍来看脉、他們大家商量着立了方子、吃了、也不見効、到弄得一日換四五遍衣裳、坐起来見大夫、其寔與病人無益、賈珍説道、可是这孩子也糊塗、何必脫々換々的、倘

或又着了凉更添一層病那还了得衣裳任憑是什庅好的可又值什庅呢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一套新的也不值什庅我正進来要告訴你方才馮紫英来看我有些抑欝之色問我是这庅了我才告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為不得个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心裡这两日

着寔着急、馮紫英因說起他有個初時、從
學的先生姓名文士、學問最淵博的、更兼
医理極深、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
給他兒子来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这庅
看来竟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里除灾、
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那我的名帖請去
了、今日倘或天晚了不能来、明日想来一
定来、況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

他務必叫他来瞧〻等這个張先生来瞧了再説罷尤氏聽了心中甚喜因説道後日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庅辦賈珍説道我方才到了太爺那里去請安兼請太爺来家来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説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愿意望你們那是非場中去鬧去你們必定説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衆人些頭莫過你把我從

前註的陰隲文、你給叫人好〻的寫出来、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还強百倍呢、倘或後日這両日、一家子要来你就在家裡好〻的欵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庅東西来、連你後日也不必来你要是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你後日要来、又跟隨多少人来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又說後日我是

再不敢去的了、且叫来昇来吩咐他們預
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賈蓉来、
吩咐来昇照舊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
々富々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去請老太
々太々二太々、和你璉二嬸子来聽々、再
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个好大夫業已打
發人請去了、想必明日必来、你可將他這
些日子的病症細々的告訴他、賈蓉一々

的答應着出去了、正遇着方才馮紫英家去
請那先生的小子回来了、因回道奴才方
才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
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才这里大爺也向我
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
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
也不能看脉、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務必
到府、他又說他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

荐因我們馮大爺、合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寔不敢當、仍教奴才拿回来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罷、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来叫了来昇来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話、来昇听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人、回道請那張先生来了、賈

珍遂延入大所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斈、小弟不勝欽仰之至、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知見淺陋、昨因馮大爺示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斈倍增顏汗、賈珍道先生何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〻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怀、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賈蓉居室、見

了秦氏向賈蓉說道这就是尊夫人了賈

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

症說一說再看脈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

的意思竟先看過脈再說的為是我是初

造尊府的本也不曉得什庅但是我們馮

大爺務必叫小弟過来看看小弟所以不

淂不来如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的是不

是再将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

酌一个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
奪賈蓉道先生寔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
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
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過
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拉着袖口、露出脉
來、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了至
寧神細胗了有半刻的工夫、方才換過左
手、亦復如是、胗畢脉息說道我們外边坐

罢、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間房里、床上坐下、一个婆子端了茶来、賈蓉道、先生請茶、于是陪先生吃了茶、遂問道、先生看这脉息、还治得治不得、張先生道、看得遵夫人脉息、左寸沉重、左関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関需而無神、其左寸数者、乃心氣虚而生火、左関沉伏者、乃肝家氣滞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虚、右関需而

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滞者、必然脇下疼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経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木尅制者、必然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支酸軟、據看这脉息、應當有这些症候、總対、或以这个脉為喜脉、則小弟不敢從其命也、傍边一

丫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这樣呢。真正先生説的如神、倒不用我們告訴了、如今我們家里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着呢、都不能説的这庅真切、有一位説是喜、有一位説是病、这位説不相干、那位説怕冬至、總沒有個真着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〻〻、那先生笑説道、大奶奶这個症候可是那衆位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日

期、就用藥治起来、不但斷無今日之患、而且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悮到这个田地、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来这病还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藥看、若是夜間睡得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拏手了、據我看着脉息、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聰明不過的人、聰明特过則不如意的事常有了、則思慮太过、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特旺、經血

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ヽ從前的行經的日
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
是、这婆子荅道可不是從没有縮过、或是
長二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長过、先生听了
道妙阿、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个以養
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于此、这如今明顯
出一个水虧水旺的症候来、待用藥看ヽ、
于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寫的是、 益氣

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一錢半 黃芪二錢 雲苓二錢 熟地四錢 當歸一錢酒洗 白芍錢半炒 川芎一錢半 黃芪二錢 香附米二錢製 醋柴胡八分 懷山藥錢半炒 真阿膠二錢蛤粉炒 延胡索錢半酒炒 炙甘艸八分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 紅棗三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还要請教先生、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

爺是最高明的人、病到这個地位、非一
朝一夕的症候、吃了这藥也要看緣了、依
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揔过了
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
也、不往下細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
了、方将这藥方子、并脉案都給賈珍看了、
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并尤氏了、尤氏向
賈珍說道、從来大夫不像他說的这広痛

快、想必用藥也不錯、賈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吃久慣行医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好容易求了他来既有这个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参就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賈蓉听畢話方出来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十一回

慶生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些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等與賈敬送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來。你說：我父親遵太爺的話，未敢

来、在家裡卒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
蓉聽罷、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〻的就有人
来了、先是賈璉賈薔到来先看了各處的
坐位、并問有什麽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
我們爺原算計請太爺今日来家裡、所以並
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又不来、
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
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備着

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来
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
在這裡呢、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
尤氏親自遞了茶、因笑說道、老太〻原是
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日子原不
敢請他老人家、但是這個時候天氣正凉
爽、滿園的菊花又盛開、請老祖宗過来散
散悶、看着衆兒孫熱鬧熱鬧、是這個意思、

誰知老祖宗又不肯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〻昨日還說要来著呢、因為晚上看著寶玉兄弟他们吃桃兒、老人家又嘴饞、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的時候、就一連起来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大爺、今日斷不能来了、說有好吃的要幾樣、還要狠爛的、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

日不来必定有個緣故、若是這広着就是
了、王夫人道、前兒聽見你大妹〻說、蓉哥
兒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広樣、
尤氏道、他這個病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
着老太〻太〻頑了半夜、回家来好〻的
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待吃
東西、這將就有半個多月了、経期又有二個
多月没来、邢夫人接着說道、只怕是喜罷、

正說著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并一家子爺们都来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裡尤氏方說道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子英荐了他從過學的一個先生醫道狠好瞧了說不是喜竟是狠大的一個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畧好些别的仍是不大怎麽樣見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

不住今日這樣的日子、他再也不肯不扎
掙着上来、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里見
他的、他還扎掙了半日、也是因你們娘兒
二個好的上頭、他才戀〻的捨不得去、鳳
姐聽了眼圈兒紅了半日。半天方說道真
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個年
紀倘或就因這個病上怎么樣了、人還活
着有什庅趣兒正說話間賈蓉進来給邢

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前都請了安方回尤氏
道方才我去給太爺送吃食去并回說我
父親在家裡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的爺
們遵太爺的話并未敢來太爺聽了甚喜
歡說這才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
太爺太々們叫我好生伺候叔々嬸子并
哥々們還說那陰隲文叫急々的刻出來印
一萬張散人、我將這話都回了我父親了、

我這會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並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住、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着、賈蓉皺々眉說道不好麼、嬸子回來瞧々去、就知道了、於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々們在這裡吃飯呢、還是在園子裡吃去好、小戲兒現預備在園子裡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我們索性吃了飯再過去

罷、也省好些事邢夫人道狠好、于是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快送飯、素门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并他母親都上坐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為給太老爺拜壽、這不是我们來過生日來了麼鳳姐兒說道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经修煉

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〻們這麼一說、這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的滿屋的人都笑起來、于是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畢飯、漱了口淨了手、才說要往園子裡去、賈蓉進來向尤氏說道老爺們、並眾位叔〻哥〻兄弟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的、又怕人鬧的慌、都才去了、別

的一家子爺們、都被璉二叔並薔兄弟都讓
過聽戲去了、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
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
六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了名
帖、送壽礼来、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賬房
裡了、禮單都上了檔子了、老爺領謝的名
帖都交給各来人了、各家来人都照舊例
賞了、並都讓吃了飯才去了、母親該請二

位太〻老娘嬸子都過園子裡坐着去罷、尤氏道、也是才吃了飯的、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〻我先瞧〻蓉哥兒媳婦、我再過去、王夫人道狠是、我們都要去瞧瞧他、到怕他嫌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〻、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快些過園子裡來、寶玉、也要跟了鳳、姐去瞧秦氏去、王夫人道、

你看了就過去罷那是侄兒媳婦于是尤氏請邢夫人王夫人并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来了、進了房门悄悄的、走到裡間房门口、秦氏見了就要跕起来鳳姐說快别起来、看起猛了頭暈于是鳳姐兒就緊走了二步拉住秦氏、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麼着了、於是就坐在秦氏

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坐在對面椅子上、賈蓉叫快到茶来、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喝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强笑道、這都是我没福、這樣人家公〻婆〻當自己的女孩似的待、嬸娘的姪兒雖説年輕、却是他敬我〻敬他、從来没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到不用説了、别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

無不和我好的、這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有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就是嬸娘這樣疼我、々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必熬的過年去呢、寶玉正眼瞧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裡睡晌午覺、夢太虛幻境的事来、正自

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知不覺就覺流下来了、鳳姐兒心中雖十分難過、恐怕病人見了衆人這個樣兒、又添心酸、到不是開導勸解的意思了、見寶玉這個樣子、因說道、寶兄弟你特婆婆媽媽的、病人不過是這麼說、那裡就到得這步田地了、況且能多大年紀的人、略病一病兒就這麼想、那麼想的、這不是

自已到給自已添了病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是吃得些飲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玉兄弟太〻呌你快過去呢你別在這裡只管這麼著、到招的媳婦心裡不安太〻那裡又惦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你寶叔過去罷。我還略坐一坐兒、賈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園來了、這裡鳳姐兒又勸解了秦氏一番、又低〻說了

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請了兩三遍、
鳳姐兒才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著罷、我
再来看你、合該你這病要好、所以前日就
有人薦了這個好大夫来、再也是不怕的
了、秦氏笑道、任憑是神仙也罷、治得病治
不得命、嬸子我知道我這病不過是挨日
子、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著病。那裡
能好呢、總要想開了才是、況且聽得大夫

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如今才九
月半、還有四五個月的工夫什麽病治不
好呢、偺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這也
難說了、你公〻婆〻聽見治得好、你別說
一日二錢人参、就是二觔也能彀吃的起、
好生養着罷、我過園子裡去了、秦氏又道
嬸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閒了時候還求
嬸子常過來瞧〻、我偺们娘兒们坐〻多

説着這話兒、鳳姐聽了不覺得眼圈兒一紅、遂説道得了閒兒必常来看你、于是鳳姐兒帶領跟隨来的婆子了頭、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便门来但見、

黄花滿地白柳横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翻踈林如畫西風乍

緊初罷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遥望東南見幾處依山之榭縱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

鳳姐兒正是看園中的景致一步步行来讚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過一個人来向前對鳳姐兒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然見了將身子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

不是、賈瑞説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不是我是誰、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不想到是大爺到這裡來、賈瑞道也是合該我与嫂子有緣、我方才偷出了席在、這個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這裡來、不是有緣麽、一面説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着鳳姐兒、鳳姐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

分呢。曰向賈瑞假意含咲說道怨不得你哥々常提你說你狠好今日見了聽你說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々們那裡去不得和你說話兒等閒了咱們再說話兒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又恐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兒假意笑道。一家子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賈

瑞聽了這話，再不想今日得這個奇遇，那神情光景亦發不堪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看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聽了身上木了半邊，慢慢的一面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故意把腳步遲了些兒，見他去遠了，心中暗忖道，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裡有這樣禽獸樣兒的人呢，他如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裡，

他才知道我的手段於是鳳姐兒方移步前来將轉過一重山坡見二個婆子慌々張々的走来見了鳳姐兒咲說道我們奶奶見二奶々只是不来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請奶々来了鳳姐說道你們奶々就是這庅急脚鬼似的鳳姐兒慢々的走着問戲唱了有幾齣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了天香樓的後门

見寶玉和一羣〃頭子们那裡頑呢鳳姐兒說道寶兄弟别特淘氣了一個〃頭說道太〃們都在楼上坐着呢請奶〃就從這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見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呢尤氏咲說道你們娘兒二個特好了見了面總捨不得来了你明日搬来和他住着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于是鳳姐兒在邢夫人王

夫人前告了坐。尤氏的母親前周旋了、一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吃酒聽戲尤氏叫拿戲单来、讓鳳姐兒点戲、鳳姐兒説道太々們這裡、我如何敢点、邢夫人王夫人説道我們和親家太々都点了好幾齣了、你点二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来答應了一聲、接過戲单從頭看点了一齣還魂、一齣彈詞、遞過戲单去説現在唱的

餞官誥唱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
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
哥嫂子歇歇他們又心裡不靜尤氏說道
太太們又不常過來娘兒們多坐會子去
才有趣兒天還早着呢鳳姐兒立起身來
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傍邊
一個婆子道爺們才到凝曦軒帶了打十
番的那裡吃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這裡

不便易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里都像你這樣正經人呢、於是說說笑々点的戲都唱完了、方才撤了酒席、擺上飯來吃、畢大家才出園子、來到上屋坐下吃了茶、方才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下婆子媳婦們方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侄都在車傍侍立、等候著呢、見了邢夫人王夫人說

道二位嬸子、明日還過来瞧〻、王夫人道罷了、我们今日整坐了一天、也乏了、明日歇〻罷、于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時拿眼覷着鳳姐兒、賈珍等進去、後李貴才拉過馬来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里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侄吃過晚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閙了一日、不必細説、此後鳳姐兒不時親自来看秦

氏、秦氏也有幾日好些、也有幾日仍是那
樣、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
榮府来了幾次偏都遇着鳳姐兒往寧府
那邊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
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
〻差人去看秦氏、回来的人都說這幾日
也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
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大節不添病就有

好大的指望了、賈母道可是呢、好個孩子、要是有些緣故、可不叫人疼死、説着一陣心酸、叫鳳姐兒説道你們娘兒二個也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後日再去看々他去、你細々的瞧々他那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来告訴我々也喜歡々々、那孩子素日爱吃的東西、你也常叫人做些与他送過去、鳳姐兒一々的答應了、到了

初二日、吃了早飯、来到寧府看見秦氏的病雖未甚添、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乾了、於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説了些閒話兒、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説道将不将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沒怎麽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々太々放心罷、昨日老太々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到吃了二塊、

到像尅化的動似的、鳳姐兒說道明日再
給你送來、我到你婆〻那裡瞧〻、就要趕
著回去回老太〻的話去、秦氏道嬸子替
我請老太〻的安罷、鳳姐兒答應著就出
來了、到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
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
這實在的沒法了、你也該將他一應的後
事用的東西、也該料理料理沖一沖、也好、

尤氏道、我也暗々的呌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々的辦罷、于是鳳姐兒吃了茶、説了一會子話兒説道、我要快回去、回老太々的話去呢、尤氏説道你可緩々的、別嚇着老太々、鳳姐兒説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了家中、見了賈母説、蓉哥兒媳婦請老太々安、給老太々磕頭説、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

心罷他再略將些、還要給老祖宗磕頭、請安来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將呢、賈母聽了沉音了半日、曰向鳳姐兒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来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道、家里有什麼事麼、平兒方端了茶来遞了過去說道、沒

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聲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回道這瑞大爺是因爲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天鵝

肉吃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個念頭吽
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
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

石頭記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説鳳姐正與平兒説話忽見有人回説瑞大爺来了鳳姐忙令快請進来賈瑞見請進裡邊心中喜出望外急忙進来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也假意殷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

酥倒因錫了眼問道二哥〻怎庅還不回
来鳳姐道不知什庅緣故賈瑞笑道别是
在路上有人絆住了脚捨不得回来了未
可知鳳姐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
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嫂子這話説錯
了我就不這樣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
能有幾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来賈
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〻天〻也

悶的狠、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説話
解〻悶兒、賈瑞笑道我到天〻間著天〻
過來替嫂子解〻悶可好不好、鳳姐笑道、
你哄我呢、你那里肯往我這裡來、賈瑞道
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点謊話、天打雷劈、
只因素日聞得人説、嫂子是個利害人、在
你跟前一点也不敢錯、所以嚇住我、如今
見嫂子最是有説有笑極疼人的、我怎麼

不来、死了也願意的、鳳姐笑道、果然你是
明白人、比賈蓉薔、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
清秀、只當他們心裡明白、誰知竟是兩個
胡塗虫、一点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
發撞在心坎上、由不得往前湊了一湊、覷
着眼看鳳姐帶的荷包、然後又問帶什么
戒指、鳳姐悄々道、放尊重些、別叫丫頭們
看見笑話、賈瑞如聽了觀音佛一般、忙往

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来人往你就在這裡也不方便你且去等着晚上起了更你来、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裡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只那裡人過的多、怎么好躲的、鳳姐道你只管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厮们都放了假兩邊门一關再沒

别人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禁、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以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裡摸入榮府趁掩门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人、往賈母那邊去的门户已鎖、倒只有向東的门未關、賈瑞側耳聽着半日不見人来、忽聽咯噔一聲、東邊的门也關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敵、只消消的出来、將门撼了撼、關的鉄桶一般、此時要求出去

亦不能勾、南北皆是大房墻、要跳、亦無攀
援、這屋内、又是過门風、空落〻、現是臘月
天氣、夜又長、朔風凜〻、侵肌裂骨、一夜幾
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辰、只見一個
老婆子、先將東门開了、進来、去叫西门、買
瑞聯的背着臉、一溜烟抱着肩跑出牢而
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门一逕跑回家
去、原来買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

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在外吃酒耍錢有悮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裡想到這斷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了、見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门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亦該打、何況

是撒謊、因此發狠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早飯、令跪在院內讀文章、定他補出十天的工課來方罷、賈瑞直凍了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餓着肚子、跪在風地裡讀文章、其苦萬狀、此時賈瑞前心猶未改、再不想到是鳳姐捉弄他的過後兩日得了空、便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急的賭身發誓、鳳姐因見他自投羅網、

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裡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裡、那間空屋子裡等我、可別冒失了、賈瑞道、果然、鳳姐道、誰可哄你〻不信就不用來、賈瑞道、來〻來、就死也要來、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要此時便先去了、鳳姐這會了自然要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

偏生家裡又有親戚來了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只等他祖父安歇了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裡來等着就像那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只是干思百想專等個人來等了半日人影也沒一個耳聽々々連聲音都沒有心下自思道别是又不來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見黑魆々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想

定是鳳姐不管皂白、餓虎一般等、那人剛至门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我的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便抱到屋裡坑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裡親娘親爹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作聲、賈瑞扯了自已的褲子、硬幫幫的就想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著火紙拈子照、到問道誰在這屋裡、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臊

我呢、賈瑞一見却是賈蓉直臊的無地可入、不知要怎麼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被賈薔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二嬸已經告到太太跟前了、說你無故調戲他、他暫用了個脫身計哄你在這邊等着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拏你剛纔你又攔住他沒的說跟我去見太太、罷、賈瑞聽了魂不付體只說好姪兒只說沒有見我明日我重

重的謝你、賈薔道你若謝我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謝我多少、況且口說無憑須得寫一文契来、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的賬目、借頭家銀子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薔道這也容易、說畢翻身出来紙筆現成、拏来命賈瑞寫他兩個作好作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畫

了押、賈薔收起来、然後衛羅賈蓉々々先咬定牙不依、只説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許々理、賈瑞急的只是叩頭、賈薔又道如今要放你、我担不(着)是、老太々那门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的東西、那一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门、若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完了、等我们先去哨探々々再来領你、這屋裡你還藏不得、少時就来

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火出至院外、摸着大台磯底下、說道這窩兒裡好、你只蹲着別哼一聲兒等我們來再動、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已只得蹲在那里、心下正盤筭只聽頭頂上一聲响、嗗拉拉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了他一頭一身、賈瑞掌不住噯喲了一聲、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滿

臉渾身皆是屎糞冰冷打戰只見賈薔跑來叫快走〻〻賈瑞如得了命一般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裡天已三更只得叫開門人見他這般光景便問是怎么的了少不得扯謊說黑了失足掉在毛廝裡了一面到了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方想到是鳳姐頑他因此發一恨再想〻鳳姐的模樣又恨不得一時摟在懷內一夜竟不曾合眼自此滿心

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薔賈蓉兩
個常〻的来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
是相思尚且難禁、更又添了債務、日間工
課又緊、他二十来歲的人、尚未娶過親、近
来想着鳳姐未免有那指頭告免告了消
乏等事、更兼兩日氣惱、又多此皆自遭之
禍、因此幾路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
發膨脹、口中無滋味、腳下如綿、眼中如醉、

黑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流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頭睡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説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調治、諸如肉桂附子鼈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了動靜、忽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醫治療、皆不見效、因後来吃獨參湯、代儒如

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來尋王夫人、命

鳳姐秤二兩給他、鳳姐回說前兒新近都

替老太〻配了藥、那整的太〻又說留着、

送楊提督的太〻配藥、偏生昨兒我已送

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偺们這邊沒了、你

打發往你婆〻那邊問〻、或是你珍大哥

哥那府里再尋些來湊着給人家吃好了

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鳳姐聽了也不

遣人去尋、只得將些渣末泡鬚湊了幾錢、
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来的、再也没了、然
後回王夫人只說都尋了来、共湊了有二
兩送去了、再說那賈瑞此時要命心勝無
藥不吃、只是白花了錢不見效、忽然這日
有個跛足道人来化齋、口稱專治寃業之
症、賈瑞偏生在內聽見了、直著聲叫喊說
快請進那位菩薩来救命、一面叫一面在枕

上叩首、衆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来、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搭褳中取出一面鏡子来、兩面皆可照人、鏡把上面鏨著風月寶鑑四字、遞與賈瑞道、這鑑出自太虛幻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

世間單與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等看
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
要緊、三日後我来收取、管教他好了、説畢
佯常而去、眾人苦留不住、賈瑞收了鏡子、
想到這道士倒有些意思、我何不照一照
試〻、想畢拏起風月寶鑑来、向反面一照
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裡面、唬得賈瑞連忙
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唬我、我〻到再照〻

正面是什么、想着又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裡面招手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來到了床上、噯喲了一聲、睜眼鏡子從手內吊過來、仍是反面立著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

了這次剛要出鏡子来只見兩個人走来、
拏了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
讓我拏了鏡子再走、只說得這句就再不
能說話了、傍邊伏侍賈瑞衆人只見他先
還拏鏡子照、落下来仍睜開眼拾在手内、
已後鏡子落下来、便不動了、衆人上来看
時已沒了氣了、身子底下冰涼漬濕一大
灘精、這纔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

死去活来、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早燬此物、遺害於世不小、遂命架火来燒、只聽鏡内哭道、誰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已以假為真、何苦来燒我、正哭着只見那瘸、足道人從外跑来、喊道誰敢燬風月寶鑑、我来救也、說着直入中堂、搶入手内、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喪、三日起经、七日發引、寄靈於鐵檻寺、日後帶

回原籍當下賈家衆人齊来乐伺榮國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亦是二十兩、寧國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別者族中人貧富不一、或三兩或五兩不可勝數、外另有各同窓家分資也有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到也豐富完了、此事家中很可度日、再講這年冬底、兩淮林如海的書信寄来、却為身染重疾寫書、

石頭記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自貫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筭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

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矇、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了進來、含笑説道嬸嬸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嬸、故來別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嬸嬸、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願、你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裡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

也不能過你〻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
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
必跌重如今咱們家赫〻揚〻已將百載
一日倘或樂極生悲若應了那句樹倒猢
猻散的俗話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
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
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
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〻好痴也否極

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保常的了、即如今日諸事都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以行、則後日可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件家塾雖立、無一定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

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起、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粮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亦不能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皆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落下來子孫回

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常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嬸嬸好

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著、曰念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门、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门上傳事的雲牌叩了四下、正是報喪曰將鳳姐驚醒、人回話東府蓉大奶々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々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無不納罕、都有

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閒言少敘、卻說寶玉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已孤恓、也不和人頑耍、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

刀的、忍不住哇的一聲真噙出一口血来、
襲人等慌了忙上来攙扶、問是怎麽樣了、
又要回賈母来請大夫、寶玉笑道不用忙、
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経、説着便
爬起来要衣服穿了、来見賈母、即時要過
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
攔、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曰説纔
嚥氣的那裡不干淨、二則夜裡風大、等明

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裡肯依、賈母命人預
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
寧國府門洞開兩邊的燈籠照如白晝亂
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聲搖山振岳、寶玉
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
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氣疼舊
疾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
代儒賈代修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

琮賈㻞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蘭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合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親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眾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

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盡我所有罷了。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

設一壇于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于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衆高僧、五十位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婦死了、因為自己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以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賈珍見父親不管、亦發姿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

意可巧薛蟠来弔問曰見賈珍尋好板、便説道、我们木店裡有一副板、叫做什庅檣木出在潢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木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我的父親帶来、原係忠義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在還封在店裡、也没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擡来便罷、賈珍聽說喜之不盡、即命人抬来、大家看時、只見幫皆厚八寸、紋

如拆鄉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賞、賈珍笑問價值多少、薛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没處買去、什麽價不價、賞他們幾兩工錢就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糊漆賈政曰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撿上一等杉木也就是了、此時賈珍恨不得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曰忽又聽得秦氏之

丫環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也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殮殯一並停靈於會芳園中之登仙閣內小丫鬟名寶珠者因秦氏身無所出乃甘心願為義女誓任摔喪駕靈之任賈珍喜之不盡即時傳下從此呼寶珠為小姐那寶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于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

遵舊制行事、自不得紊亂、賈珍曰想着賈
蓉不過是個黌門監生、靈旛經榜上寫時、
不好看便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
宮内相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送来、次後
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来上祭、賈珍忙接
着讓至逗蜂軒、献茶、賈珍心中打算定了
主意、曰而趁便就説要与賈蓉蠲個前程
的話、戴權會意曰笑道、想是喪礼上風光

些、賈珍忙笑道、老内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裡、你是知道的、偺們都是老相與、不拘怎庅樣、看著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来求、我要与他孩子蠲、我就没工夫應他、既是

偺們孩子要蠲、快寫了履歷來、賈珍聽說
忙吩咐快命書房裡恭〻敬〻寫了大爺
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
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〻〻看了忙送与
戴權、〻〻看時上寫道江寧府、江寧縣監
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
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
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

權看了回手便遞于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来送与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把履歷填上明兒我来兌銀子送去、小廝荅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门、臨上轎賈珍因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一並送上老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裡你又吃虧了、不

如平准一千二百两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説待服滿後、親代小犬到府叩謝、於是作別、接着便有吆喝道之聲、原来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来了、王夫人邢夫人鳯姐等、剛迎入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的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来我去、也不能勝數、只這四十

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〻、人来人往花簇〻、官去官来賈政命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来靈前供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天朝誥封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會芳園臨街大门洞開旋在両邊、起了鼓樂、廳両班青衣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両面硃紅銷金大字牌豎在门外上面大書、

防護
内廷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家孫婦防護内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门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静教门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清教门道錄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

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鎮四十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消煩記、只是賈珍雖然此時心滿意足、但裡面尤氏又反了舊疾不能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咲話、因此心中不得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問道事々都算安貼了、大哥々還愁什庅、賈珍見問便將裡面

無人的話說了出来、寶玉聽說咲道這有
何難我薦一個人与你權理一個月的事、
管必妥當、賈珍忙問是誰、寶見坐間還有
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珍耳邊說
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笑
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辭
了衆人、便往上房裡来、可巧這日非正经
日期、親友来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

邢夫人鳳姐並族中的内眷陪坐、聞人報
大爺進來了、嚇的衆人婆娘唿的一聲往
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々的站了起來、賈
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於悲痛
了、因拄了拐踱了進來、邢夫人等說道你
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々纔是、又進
來作什麼、賈珍一面扶拐扎掙着要蹲身
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教寶玉攙住、

命人挪椅子来与他坐、賈珍斷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姪兒進来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〻、并大妹〻、邢夫人等、忙问什麽事、賈珍忙笑道、嬸〻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侄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為裡頭着寔不成個体統、怎麽屈尊大妹〻一個月、在這裡料理〻〻、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来為這個、你大妹〻現在你二嬸〻

家只和你二嬸〻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
他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
料理不来、反叫人笑話、到是煩別人的好、
賈珍笑道嬸〻意思、侄兒猜着了、是怕大
妹〻劳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保管必料
理的開、便是錯一点兒、別人看着還是不
錯的、從小兒大妹〻頑笑著就有設法決
斷、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裡還事越發歷

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〻、再無人了、嬸〻不看侄兒〻〻媳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着滾下淚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恥笑、今見賈珍苦〻的說到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幾分、却又眼看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辦好賣弄才幹、雖然當家妥當、也因未辦過婚

喪大事、恐人還不服、巴不得遇見這事、今日賈珍如此、一来他心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説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〻説的這么懇切、太〻就依了罷、王夫人悄〻的道、你可能么、鳳姐道有什么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经大哥〻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頭照管〻〻、便是我有不知道的、问〻太〻

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則聲、賈
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
了、橫豎要求大妹〻辛苦〻〻、我這裡先
與妹〻行禮、等事完了、我到那邊府裡去
謝、說着就作揖了、鳳姐兒還礼不迭、賈珍
便向袖中取了寧國府對牌出来、命寶玉
遞于鳳姐、又說妹〻愛怎樣就怎樣、要什
么只管拏這牌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

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同那府裡代人一樣、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在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對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〻說這么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〻嫂子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內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〻還是住在這

裡、還是天〻來呢、若是天〻來、越發辛苦
了、不如我這裡趕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
妹〻住過這幾日、到安穩、鳳姐笑道、不用
那邊也離不得我、到是天〻來的好、賈珍
聽說只得罷了、然後又說了一回閒話、方
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
你今兒怎么樣、鳳姐兒道、太〻只管請回
去、我須得先理一個頭緒出來、纔回去、得

呢、玉夫人聽説、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兒來至三間一所抱廈內坐了、因想頭一件事、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

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石頭記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楊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昇聞得裡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了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

一個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老賺丟了、那
是個有名烈貨、賺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
得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
理我們裡面也須得他来整理々々、都待
不像了、正説着只見来旺媳婦、拏了對牌
来領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衆
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来、
抱着、同来旺媳婦一路行来、至儀門口方

交與来旺媳婦自已抱着進去了、鳳姐命彩明訂造簿冊、即時傳来昇媳婦進来、兼要家口花名冊来、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来聽差、等話大概点了一点数目单冊、問了来昇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来了、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正与来昇媳婦分派、衆人不敢

擡入、只在窗外听覷、只聽鳳姐和來昇媳婦說道、既托了我、〻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〻、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裡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点兒管不淂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請白處治、說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的喚進來、看視一時看完、便又吩

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十個每日在裡頭單管人來客往倒茶、別的事不用他们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別的事也不用他们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掛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也不與他相干、這四個人單在內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個人賠、這四個

人单管酒飯器皿、若少一件也是他四個人賠、這八個单管監收祭禮、這八個人单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總支了来交与你八人、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人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门户、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々々所有棹椅古董起至于痰盒担帚、一草一苗或丢或壞

就和守這幾處的人等賬均賠、來昇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賭錢吃酒打架办嘴等事、則來回我、你要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自有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橫豎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已

正吃早飯、仍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偺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說畢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燈油。雞毛担子笤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氈蓆、痰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

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眾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前只揀便宜的作、剩了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一個正擺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亂推托偷閒竊取等弊、次日一概蠲了、鳳姐兒見自己的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

意、曰見尤氏犯病、賈珍又過於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府中煎了各樣細粥、精緻小菜、命人送来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厦內、單與鳳姐吃、那鳳姐不畏勤勞、天天於卯正二刻過来点卯、理事、獨在抱厦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群、便有堂客来往、也不迎合、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事僧、正開方破獄傳灯、

照亡叅閻君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請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燄口、拜懺又有十三衆青年尼僧、搭繡衣靸紅鞋、在靈前點誦接引諸呪十分熱鬧、那鳳姐料定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請起來梳洗及收拾完畢、更衣盥香吃了兩口奶口、糖粳粥、潄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

了来旺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鳳姐出
至廳上了車、前面打了一對明角燈、大書
榮國府三個大字、款款來至寧國府的大
门上、只見门燈朗掛、兩邊一色戳燈照如
白晝、白汪汪穿孝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
正门上、小厮等退去、衆媳婦上来揭起車
簾、鳳姐下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
著手把燈罩、簇擁着鳳姐進來、寧府諸媳

婦迎出来請安、接待鳳姐歇〻緩〻走入
会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
泪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来、院中許多小
厮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了一聲供茶
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端過
一張大圈椅、接来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
聲大哭、于是裡外男婦上下見鳳姐出聲、
都忙皆齊嚎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来勸、

鳳姐方纔上任、來旺媳婦献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別過族中之諸人、自入抱厦內按名查点、各項人数都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張惶愧懼、鳳姐冷笑道、我說是誰悮了、原來是你、〻原比他們有體面、所以不聽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〻都來的早、只有今日醒了覺得早些、又睡迷了來遲了一步、

求奶〻饒過這次、正説着只見榮府中的、
王興媳婦来了在外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
人却先問王興媳婦作什么、王興媳婦爬
不得先問他完了事、連忙進去説領牌取
線打車轎上網絡、説着將個帖兒遞上去、
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四頂、小轎四頂車
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
干觔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使命彩明登記

取榮國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拏了去了、鳳姐方欲說話時只見榮府的四個執事的進来都是要支領東西領牌来的鳳姐姐命他們要了帖子念過聽了一共四件、因指兩件說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筭清了来取、說着擲下帖子来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因問你有什么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兒回說就是方纔車

鶴圃作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家的、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一個是為寶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鳳姐聽了、即命收帖子、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又發与這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了、後兒他也睡迷了、將來都沒有人了、

本来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難管人了、不如開發的、登時放下臉来喝、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寧國府對牌去説、與来昇革他一月銀米、衆人聽説、又見鳳姐眉立知是惱了、不敢怠慢、拖出去的拖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已、已拖出挨二十大板、還要進来叩謝、鳳姐道、明日再有悞的、打四十、後日打

六十、有愛挨打的，只管悮說，着分付散了罷、窓外衆人听說，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榮府寧府兩處執事人、領牌交牌的来往不絶、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這纔知道鳳姐利害、衆人不敢偷安，自此兢兢業業執事保全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今日人多、恐秦鍾受了委曲、因点与他商議要同他往鳳姐處来坐、秦鍾道、他的事

多、況且不喜人去、偺们去了他豈不煩膩、宝玉道、他怎煩我们不相干、只管跟我来、說着便拉了秦鍾直至抱厦內、鳳姐纔吃飯、見他们来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来罷、宝玉道、我们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同那些洋人吃什么、原是那邊我们兩個同老太太吃了来的、一面歸坐、鳳姐吃畢飯、就有寧國府中的一個媳婦来領牌、為支取

香燭事、鳳姐笑道、我筭着你們今兒來、支取揔不見來、想是忘了這會子到底來取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兒也領不成了、說畢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鍾因笑道、你們兩府裏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弄一個支了銀子跑了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

因道怎么偺們家沒人来領牌子、作東西、
鳳姐道人家来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
且問你、〻們這夜書多早晚纔念呢、宝玉
道巴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
快收拾出書房、這也無法、鳳姐笑道你請
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要快也不
中用、他們趕該你到那裡的時候、自然就
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們作也得要東西

擱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寶玉聽說便
向鳳姐身上要牌說好姐々給出牌子來、
叫他們要東西去、鳳姐道我乏的身上生
疼還擱的住你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
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
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
子与寶玉看了、正鬧着人回蘇州去的人
照兒回來了、鳳姐急命喚進來、照兒打千、

請安鳳姐便問回來作什么照兒道二爺打發回来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的靈到蘇州去大約赶年底就回来了二爺打發小的来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的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裡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照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

笑道你林妹〻可在偺們家住長了寶玉
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
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照兒回來因當
着人未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
回來怎奈事情繁雜一時去了恐有延遲
失悞惹人笑話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
令照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
点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点了包裹再

細々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藏交付昭兒、又細々分付昭兒在外、將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々勸他少吃酒別勾引混賬女人、回來打折你的腿等語、趕亂完了天已四更、將盡總睡下又走了、困不覺又是天明雞唱、忙梳洗了過寧府中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安靈所在又一々

囑付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
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看完齋，賈珍
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淨空
房中胡亂歇了一夜，次日一早進城料理
出殯之事，一面又派先往鐵檻寺，連夜另
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靈人口。
裡面鳳姐見日期在即，也預備先逐細分
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

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目今
又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
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
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
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
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疾每日請醫服藥
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案等事亦言難盡述
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無

工夫吃湯坐臥、不能清淨、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又跟到寧府、既回榮府、寧府的人又找到榮府、鳳姐見如此心中十分歡喜、並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貶、曰此日夜不暇籌畫、等十分、整肅、于是合族上下無不稱嘆者、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要百戲的、與親朋堂客伴宿、尤氏猶臥于內寢、一應張羅款待、都是鳳姐一人、周

全、承應合族中並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
口、或有羞腳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惧
貴怯官的、種々之類、俱不如鳳姐舉止舒
徐、言語慷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衆人
放在眼裡、揮霍指示、任其所爲、目若無人、
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熱鬧、
自不用說、至天明吉時已到、一班六十四
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奉天洪建、

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
防內庭紫禁道、御前侍值龍禁尉享強壽、
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一應執事陳設皆
係現趕著綉作出來的、一色光艷奪目、寶
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摔喪駕靈十分哀
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
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
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

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
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
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
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来得、這六家与寧
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
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
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
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鯨、襄

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日々孫五城兵馬司、袁良錦卿伯公子韓奇神威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勝數堂客筭来亦共有十来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々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时、路旁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

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
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
寧郡王的、第四座便是北靖郡王的、原來
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
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
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公孫婦告
殂、因想當日祖父彼此相與之情、同難同
榮、未可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

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
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已五更入朝，公事已
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
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
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
壓地艮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
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与賈珍，賈珍急
命前面駐扎，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

以國禮相見、水溶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廕生輩何以克當、水溶笑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旁還禮、畢、復身又来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玉而誕者、幾次要見一見、都為雜冗所阻、想今日是来的、何不請

来一會、賈政聽說忙退回去、急命寶玉脫去孝服領他前来、那寶玉素日就曾聽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閒話時讚、水溶是个賢王且生得才貌雙全、風流瀟洒、每不以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見、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来叫他、自是喜歡、一面走一面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人才、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且聽下

回分解

石頭記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鉄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静郡王水溶頭上戴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蟒袍繫着碧玉紅鞓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来参見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来挽住見寶

玉帶着束髮銀冠勒着雙龍出海抹額穿
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
如點漆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
玉因問啣的那寶貝在那裡寶玉見問連
忙從衣內取了出來遞將過去水溶細細
的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驗否
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
一面極口稱奇道異一面理好彩絲親自

與寶玉帶上又携手問寶玉幾歲了讀何
書寶玉一一的答應水溶見他言語清楚
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
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
鳳清于老鳳聲未可諒也賈政忙陪笑道
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應果如是
言亦應生輩之幸矣水溶又道只是一件
令郎如是質致老太夫人輩自然鍾愛極

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鍾溺ゝゝ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陷此轍想令郎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攻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蒙海上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眼因是以寒第高人頓聚令郎常去談會ゝゝ則學問可不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應水諾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

會倉猝间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
親賜脊苓香念珠一串權為賀敬之禮宝
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上来請回輿
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塵寰
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
可越仙輀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
得告辭謝恩回来命手下掩樂停音滔滔
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溶回輿去了不在話

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
门前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屬下
各家祭棚接祭一一謝過然後出城竟奔
鉄檻寺大路行来彼時賈珍賈蓉来到諸
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
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
姐兒因記掛著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
強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着這些小事惟

恐有了閃失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廝来
喚他寶玉只得来到他車傍鳳姐笑道好
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
别學他們猴在馬上下来偺們姐兒兩個
坐車豈不好么寶玉聽說便忙下了馬爬
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
從那邊兩匹馬壓地飛来離鳳姐車不遠
一齊躥下来扶車回話這裡有下處奶〻

請歇〻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那人回來說太〻們說不用歇了叫奶奶自便罷鳳姐聽了便命歇〻再走小廝們聽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群往北飛走寶玉在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鐘正騎馬隨着他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鐘看時只見鳳姐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寶玉的馬搭着鞍籠

便知寶玉同鳳姐坐車自己也便帶馬赶来同入一庄门内早有家人將衆庄漢攆盡那庄人家無多房舍婆媳們無處迴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鐘的人品衣服禮數款段豈有不愛看的一時鳳姐進入茅堂因命寶玉等先出去頑〻寶玉等會意因同秦鐘出来帶着小廝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

物皆不曾見過寶玉一見了鍬钁鋤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項所使其名為何小廝在傍一一的告訴了名色說明原委寶玉聽了因点頭嘆道怪道古人詩云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一面說又至一間房中只見炕上有個紡車寶玉又问小廝們這又是什么小廝又告訴他原委寶玉聽說便上來擰轉作耍自為有

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丫頭跑了来亂嚷別動壞了衆小厮忙断喝攔阻寶玉忙丢開了手陪笑說道我因為没有見過這個所以試他一試那丫頭道你們那裡會弄這〻站開了我纺与你瞧秦鍾暗拉寶玉笑道此卿大有意趣宝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那了頭纺起綫来寶玉正要說話

時只見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來那
丫頭聽叫忙丢了紡車一逕去了寶玉悵
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
去鳳姐洗了手換衣服抖灰土问他換不
換寶玉說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们將
帶着行路的茶壺茶杯十錦屜盒各樣小
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们收拾完備
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了

本村主人庄婦等来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玉却留心看時內中並無紡線的二了頭一時上了車出来走不遠只見迎面那二了頭懷裡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幾個小女孩說笑而来寶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一時展眼無蹤走不多時仍又跟上大殯了早又見前面法鼓鐃幢幡

寶盖鉄檻寺接靈衆僧齊至少時到入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於內殿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不吃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乏便公侯伯子男一起〻〻的都散了(去)至未末時分方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是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幾

個親戚是至近的等作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邢夫人王夫人知鳳姐必能必不能回家也便也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玉去寶玉作到郊外那裡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只得交與鳳姐便回來了原來這鐵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佈施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

兩宅俱已預備妥貼好為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輩人口繁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便住在這裡了有那上排場有錢勢的只說這裡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個下處為事畢安退之所今即秦氏之喪族中諸人此日權在鐵檻寺下榻獨有鳳姐嫌不方便因而早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

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来作下處原来
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庵內作的饅
頭好就起了這渾號離鐵檻寺不遠當下
和尚攻課已完奠過了晚茶賈珍便命賈
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
着女親自便辭了衆人帶了寶玉秦鐘往
水月寺来原来秦業年邁多病不能在此
只命秦鐘等待安靈那秦鐘便只跟着鳳

姐寶玉一時到了寺中淨虛帶領知善智聰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来到房中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問你師父怎么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裡去淨虛道可是這幾天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裡産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裡叫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

沒有來請奶〻的安不言老尼陪着鳳姐
說話且說秦寶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
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鐘道理
那東西作什么寶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
日在老太〻屋裡一個人沒有你摟着他
什么這會子還哄我秦鐘笑道這可是沒
有的話寶玉笑道有沒有也不管你〻只
叫他倒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鐘笑道這

人奇了你叫他去倒還怕他不倒何必要
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的茶是無情意
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秦鐘只
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給我那智能兒自
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因常與寶玉秦
鐘頑耍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
秦鐘人物風流那秦鐘也極愛他妍媚二
人雖未上手卻已情投意合了今智能見

了秦鐘心眼俱開走去倒了茶来秦鐘笑
說給我寶玉說給我智能抵嘴笑道一碗
茶来爭我雞道手裡有蜜寶玉先搶淂了
吃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来吽智能去擺
茶碟子　一時来請他兩個去　吃茶菓點心
他兩個那裡要吃這些東西坐〻仍出来
頑笑鳳姐也畧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
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時都陸

續散了 自去歇息 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常
侍小婢 老尼便乘機說道 我正有一事要
到府裡來求太〻先請奶〻 一個示下 鳳
姐因問何事 老尼道 我彌陀佛 只因當日
我曾在長安善才庵內出家的時節 那時
有個施主姓張 是個大財主 他有個女兒
小名金哥 那年都往我廟裡來進香 不想
遇見長安府〻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 那

李衙内看上金哥一心要娶打發人来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聘定張家意欲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衙内執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不想守備守聽了此信也不管青紅皂白便来作踐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幾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狀起来那張家急

了只得使人上京来尋门路賭氣偏要退
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云老爺與府上
最契可以求太〻與老爺說聲打發一封
書去求那云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
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敬
也都情願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
是太〻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〻不
管奶〻也可以主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

等銀子使也不作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說張家已知我來求，府裡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罕希他的謝禮到像府裡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么陰司地獄報應的憑你什么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

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

不自禁忙說有〻這你不難鳳姐又道我

比不得他們拉篷扯縴的圖銀子這三千

銀子不過是給他發說去的小廝作盤纏

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

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還拿的出來老

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如此奶〻明日就

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〻我忙的那一

顯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〻的了結老
尼道這点了事在別人跟前就忙的不知
怎樣若是奶〻跟前再添上些也不殼奶
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
太〻因大小事見奶〻要（妥）貼索性都推給
奶〻了奶〻也要保重貴體纔是一路話
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
談起來誰想秦鐘趁黑無人來尋智能剛

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鐘跑來便摟着親嘴智能急得跺脚說這算什么呢再這么我就叫喚秦鐘求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日再不依我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想怎么樣除非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纔依你秦鐘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着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

起来那智百般掙挫不起又不好叫喚的
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来
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聲二人不知是誰
唬的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嗤的一聲掌
不住笑了二人听聲方知是寶玉秦鐘連
忙起来抱怨道這笑什么寶玉笑道你到
不依僧們就叫喊起来羞的智能趁黑影
裡跑了寶玉拉了秦鐘出来道你可還和

我强嘴秦鐘道好人你别嚷的衆人知道了你要怎㨾我都依你寳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説等一會睡下再细〻的算賬一時寛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裡間秦鐘寳玉在外间满地下皆是家人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霛玉失落便等寳玉睡下命人拿来塞在自己枕邊寳玉不知與秦鐘筭何賬目未見真切不曾記得此係疑

業不敢纂創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裡肯回去又有秦鍾戀著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凡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插可以指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的那事三則順了寶

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歡喜因再有三益便向
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裡頑兒
少不得索性辛苦一日罷了明日可是定
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〻萬姐〻的央
求只再住一日明兒必回去的于是又住
了一夜鳳姐便命悄〻將昨日老尼之事
說與来旺〻〻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
我著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一封

書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路程兩日的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云光久見賈府之情這一点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且不在話下且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令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那秦鐘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裡多少幽期密約不用細述只得含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

照望一番然後衆人都回家另有家中許
多事情下一回分解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宫
秦鯨卿大逝黃泉路

話說寳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鐘讀夜書偏那秦鐘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遣綣未免失於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只在家中養息

寶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之無可奈何，且自候靜養。待大愈時再約那鳳姐已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的收了原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女兒，聞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繩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

金哥可稱烈女風
婆娘不稱淫貨
此二人真義夫節婦也

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兩處人丁都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來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來降旨唬的賈赦等一干人不知是何

消息忙令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啟
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乘馬
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內監跟從那夏
守忠也並不曾負詔捧勅至簷下馬滿面
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
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
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
頭只得急忙便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

等心中皆惶恐不定不住的使飛馬來回報信有約計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至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之命速請老太太帶領夫人等進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聽如此說賈母便命人喚進賴大來細問端

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槩不知後還是夏太監出來說道咱們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〻領着太〻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定不免都洋〻喜氣盈腮於是按品大粧起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

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
朝服帶領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大轎前往
於是寧榮二處上下内外莫不欣然踴躍
個〻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絶
誰知近日饅頭庵的智能私逃進城找至
秦鍾家下看視秦鍾不意被秦業知覺將
智能逐出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
病發作三五日光景嗚呼死了秦鍾本自

虛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日老父氣
死此時悔痛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的症候
因此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如何是好
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的愁悶賈
母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
寧榮二處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
獨他一個皆視爲無毫不介意因此衆人
嘲他越發傻了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

遣人報信明日就可到家寶玉聽了方纔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兄弟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諸事停妥賈璉纔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平安寶玉只聞得黛玉平安二字餘

者也就不在意了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合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藉來忙着打掃臥室安插器具又將紙筆等物公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鶺鴒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黛玉黛玉說

什庅臭男人拏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受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賈璉自回家參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近日多事之時無片刻閑暇之工見賈璉自遠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內無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畧備了一杯水酒撣塵不知

可賜光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丫環參見畢獻茶賈璉遂問别後家中的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勞碌鳳姐道我那裡照管的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作針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裡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過大事膽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我就嚇的連覺也

睡不着我苦辭了幾回太々又不允到反説我圖受用不肯習學了除不知我捻着一把汗兒一句也不敢多説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咱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々們那一位是好纏的錯一點他們就笑話打趣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説槐的報怨坐山看虎鬭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由瓶不扶都是全掛子武藝

況且我年紀輕頭等不壓衆怨不得不放
在眼裡更可巧那府裡忽然蓉兒媳婦沒
了珍大哥再三再四的在太ゝ跟前跪着
討情只要求我幫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
太ゝ斷不依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
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ゝ
還報怨後悔呢你這一來了明日見了他
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有見

過世面誰𠮧大爺錯委他的正說着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〻打發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方纔我見姨娘去不妨曾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咱們家裡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丫頭名𠮧香

菱的竟是與薛大獃子作了屋裡人鬧了臉越發出挑的標緻了那薛大獃子真玷辱了他鳳姐道徃蘇杭去了一遍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還是這樣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庅我去拏平兒換了他來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裡的看着鍋裡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和姨媽不知打了多少饑荒也因姨

媽看着香菱模樣好還是末節其為人行事却比別的女孩兒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故此擺酒請客的廢事明堂正道的與他作偏房了過了没半月也看的馬棚一般了我到心裡可惜了的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厮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

什庅巴〻 的打發了香菱來平兒笑道那裡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了個謊奶〻說〻旺兒媳子越發連個成算也沒了說着人走到鳳姐身邊悄〻說道奶〻那利錢銀子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裡屋裡撞見不然他走了來回奶〻二爺倘或問奶〻是什庅利錢奶〻自然不肯瞞

二爺的少不得照寔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裡錢還要找出來呢聽見奶奶有了這個梯巳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赶着接了過來待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〻偏聽見了問我〻就撒謊說香菱了來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二爺來了忽剌巴的反打發個屋裡人來了原來是你這蹄子份鬼說話時賈璉已

進來鳳姐便命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性只陪侍着賈璉一時賈璉的乳母趙嬤〻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坑去趙嬤〻執意不肯平兒在坑沿下設下一杌又有一小脚踏趙嬤〻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在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子上自吃鳳姐又道嬤嬤很嚼不動那個没的矼了他的牙肉向

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的很爛正好給媽〻吃你怎庅不拏了去熱了來又道媽〻你嚐〻你兒子帶了來的好惠泉酒趙媽〻道我喝呢奶〻喝一鍾怕什庅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來到也不為酒飯到有一件正經事奶〻好歹記在心裡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口裡說的好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

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呲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幾遍你答應的到好到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大喜事來那裡用不着人呢所以到是合奶奶說是正經靠着我們爺只怕我還要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放心兩個奶哥哥都交

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你還有什庅不知
也的脾氣拏着皮肉到往那不相干的人
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〻那一個不比
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
没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
們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内人一樣呢
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趙嬤〻也笑個不
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來了

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賬緣故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趙嬤〻說道奶〻說的太絕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〻作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的只是訕笑吃酒說胡說二字快盛飯來吃完了還要往珍大哥那邊去商量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悞了

正經事總剛老爺叫你說什麽賈璉道就
爲省親鳳姐道省親事竟准了不成賈璉
笑道雖沒十分准也有一二分准了鳳姐
道可見當今隆恩歷來看戲古時從來未
有的趙嬤嬤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
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
什麽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
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麽個緣故賈璉道如

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情皆是一理不是貴賤分別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々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形容豈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當想父母在家若自會思念兒女竟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

躬禁固不能使其遂天倫之願亦太傷天和之事故啟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親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國體儀制母女尚不能愜懷竟大開天地之恩特降諭旨請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

家可以駐蹕關防之處不妨啟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畧盡骨肉之情天倫中之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人的父親吳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不有八九分趙媽〻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咱們大小姐了賈璉道這

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庅鳳姐
笑道若果如此我也可以見過大世面了
可恨我小几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年如今
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
當年太祖皇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
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赶上趙嬤嬤道噯喲
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總記事
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

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
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
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
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咱
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
是我們家的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
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
龍王來請金陵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

了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喲々好勢派
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
告訴誰々也不信別講銀子成了泥土憑
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
過可惜四個字傕不得了鳳姐道我聽見
我們大爺們也是這等說豈有不信的只
納罕他家怎庅就這庅富貴呢趙嬤々道
告訴奶々一句話也不過是拏着皇帝家

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這些銀子買這個虛熱鬧去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知有事等他忙〻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回東府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口又在洗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広話快說鳳姐且止步稍候聽他二人回些個什広賈蓉先回道我父

親打發我來回叔〻老爺們已經議定了
從東邊一帶借着東府裡花園起至北邊
一共丈量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
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〻
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
話明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着忙說道
多謝大爺體量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
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的也容易若採買

別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不到體統你回
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
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
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說賈蓉忙應了幾
個是賈薔又近前說下姑蘇割聘教習採
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
姪兒帶領着來旺管家兩個兒子還有單
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仝前往所

以命我來見叔〻賈璉聽了將賈薔打量了打量笑道你能在這一行麼這個是雖不甚大裡頭大有藏掖的賈薔笑道只好學習辦罷了賈蓉在身後灯影下悄拉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抄心難道大爺比咱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吃猪也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也不過

是坐督旗兒離道認真叫他去講價錢會
經紀去呢依我說他就很好賈璉道自然
是這樣我並不是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筭
籌筭因問這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薔道
纔也議在這裡賴爺爺說竟不用從京裡
帶下去江南甄家還有收著我們五萬銀
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
三萬下剩二萬存着等置辦花燭彩燈各

色簾櫳帳幔的使費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了他們辦這個便益了你呢賈薔忙陪笑說正要合嬸〻討個人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媽〻彼時趙媽〻已聽獃了話平兒忙笑推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

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送出來悄〻向
鳳姐道嬸〻要什麼東西吩咐開了賬給
薔兒弟拏了去叫他按賬置辦了來鳳姐
笑道放你娘的屁我這裡的東西還無處
擱呢希罕你們鬼〻祟〻的說着一逕的
去了這裡賈薔也悄問賈璉要什麼東西
順便好帶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
學着辦事到先學會了這把戲我短了什

広少不得寫信去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
裡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
來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乏便于二門上一
應不許傳報俱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
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
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來會同老
管事人等並幾個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
察兩府的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叅度

辦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人拆寧府會芳園墻垣樓閣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所有下人一帶羣房盡皆拆去當日榮寧二府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屬會芳園本是從北角墻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在引其山石樹木雖不敷

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樹木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得許多財力縱有不敷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明公號山子野者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於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凡怍山鑿池起樓閣種花竹一應點景等事

又有山子野者制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合賈赦商議商議便罷了只在家高卧有芥荳之事賈珍等自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說話便傳呼賈珍賴大等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玉近

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鍾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寔懸掛不能樂業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完畢意欲回明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的寳玉忙出來問他作庅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寳玉聽說唬了一跳忙問道我昨日纔瞧了他來還明〻白〻的怎庅今日就不

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總剛是他家
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寶玉聽說忙轉
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好生派妥當人跟
去那裡去望〻秦鐘盡一盡同窗之情就
回來不許多耽擱寶玉聽說忙〻的更衣
出來車猶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
車到了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來至
秦鐘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進至內室唬

的秦鍾兩個遠房的嬸母並几個弟兄都
藏之不及此時秦鍾已發過兩三次昏了
移床易簀多時矣寶玉一見便覺失聲李
貴等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乃是弱症
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挪
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添他的病症
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看見秦鍾面如白
臘合目呼吸于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兄寶

玉來了連叫了兩三聲秦鐘不採寶玉又道寶玉來了那秦鐘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的餘氣在胸上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鐘魂魄那裡肯去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掛着父親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又記掛着智能兒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

鍾道斷你還是讀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司上下都是鉄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狗意有許多關碍處正鬧着那秦鍾魂魄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畧發慈悲讓我回去合這個好朋友說一句就來的鬼道又是什麽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說就是榮國公

的孫子小名寶玉的那判官聽了先就唏
慌了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
他回去走走你們斷不肯依我的話如今
只等他請出了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衆
鬼見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腳一面又報怨
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原來見
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的見識他是陽我
們是陰怕他也無益〔此章〕註無非笑趨勢之

人陽人豈能將勢壓陰府広然判官雖肯但衆鬼伏不依這也没法秦鐘不能醒轉了再講寶玉連叫數聲不應又等了一回此時天色將及晚了李貴茗烟再三催促回家寶玉無奈只得出來上車回去不知後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詩 豪華雖足羨 離別却難堪
曰 博得虛名在 誰人識苦甘

話說秦鐘既死寶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猶是悽惻哀慟賈母帮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

玉去吊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述
記只有寶玉日〻思慕感悼亦無可如何
了又不知歷幾何時這日賈珍等來回賈
政園内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經瞧過
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
造好題扁額對聯賈政聽了沉思一會說
道這扁額對聯到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
貴妃賜題才是然貴妃若不親覩其景大

約亦不肯妄擬若待貴妃遊幸過再請題
偌大景致若干亭榭無一字標題也覺寥
落無趣任有花柳山水斷不能有生色衆
清客在傍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
且按其景致或二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
各處匾額對聯亦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名
且擬了出來暫做燈匾對聯懸了待貴妃
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聽了笑

道所見不差我们且看〻去只管題了若
妥當便用不妥當将雨村〔村〕請来令他再擬
衆清客笑道老世翁今日一擬定佳何必
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于
山水花鳥上題咏就平〻如今上了年紀
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悦性文章上更生
踈縦擬了出来未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
花柳園亭生色倘不妥協反没意思衆請

客笑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
舉其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為不可賈
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
去瞧瞧說著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先去
園中知會衆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
鐘憂慼不盡賈母長命人帶他到新園中
來戲耍此時亦才進去見賈珍走來向他
笑道你還不出去老爺一會就來了寶玉

聽了帶著奶娘小廝们一溜烟就出園来
方轉過灣頂頭賈政引著衆請客来了躲
之不及只得一傍站了賈政近因聞得塾
長稱讚寶玉尚能對〻聯雖不喜讀書偏
到有些歪才情似的今日偶然撞見這機
會便命他跟来寶玉只得隨往尚不知何
意賈政剛至園门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
執事人一傍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门都

閨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政聽說珍
令人將门閉了賈政先秉正看门只見正
门五間摘瓦泥鰍脊门攔窓隔皆是細雕
新鮮花樣並無硃粉塗飾一色水磨群墻
下面白石台磯鑿成西番蓮花樣左右一
望皆雪白粉墻下面虎皮石隨勢砌去果
然不落富麗俗套自是喜歡遂命開门只
見迎门一帶翠嶂擋在面前衆清客都道

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有此一山一進来園
中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都道極
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說着往前
一望見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
横拱立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其中微
露羊腸小徑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遊
去回来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說畢命
賈珍前導自已扶了寶玉逶迤進入山口抬

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
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
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
二字妙的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
香炉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
幾十個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
玉的功業進益如何只將些俗套來敷演
寶玉亦料定此意賈政聽了回頭便命寶

玉擬來寶玉道常例古人有云編新不如
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況此處並非主山正
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
莫若直書曲徑通幽處這句舊詩在上到
還大方氣派衆人聽了都讚道極是二世
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
賈政笑道不當謬獎他年小不過以一充
十用取笑罷了再候選擬說著進入石洞

来只見佳木蘢葱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
木深處曲折瀉于石隙之中再進數步漸
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
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
溪瀉雪石磴穿雲白石為欄環抱池沼石
橋之巷獸面啣吐橋上有亭貫政與諸人
上了亭子倚欄坐了因問諸公以何題此
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翼

然就名翼然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于水題方稱依我拙裁歐陽公之瀉于兩峰之间竟用他這個瀉字有一客道極是〻〻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髯尋思因抬頭見宝玉侍側便笑命他也擬一個來寶玉聽說連忙回道老爺方才所擬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

日此泉若用瀉字則覺不甚妥況此處雖云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於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覺粗陋不雅求再擬較此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若何方才衆人編新你又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來我聽寶玉說有用瀉玉二字則莫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髯點頭不語衆人都

忙迎合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做一副七言對聯来寶玉聽說立於亭上四顧一望便機上心来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点頭微笑衆人先稱讚不已于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

意觀覽忽抬頭看見面前一帶粉垣裡面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于是大家進来只見入门便是曲折遊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一明兩暗裡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机椅案從裡面房裡又得一小门出去則是後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隙

得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入墻內繞堦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到還罷了若能月夜坐此讀書不枉虛生一世說畢看著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頭衆客忙用話開釋又說道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客道睢園雅跡賈政道也俗賈政珍笑道還是寶玉兄弟擬一個

来賈政道他未曾作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衆人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為乱道先設議論来然後才許你作方才衆人可有使得的么寳玉見問便道都是不妥賈政冷笑道怎么不妥寳玉道這是第一行幸之處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

何必再作賈政道雖道淇水雎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腐了莫若有鳳来儀四字衆人都鬨然叫妙賈政点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来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閑烟尚綠

幽窗棋罷指猶涼

賈政搖頭說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来

方欲走時忽又想起一事来因向賈珍道這些院落房宇並几案棹椅都筭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的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麼賈珍回道那陳設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臨期自然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揀量準尺寸就打發了人辦去的想必

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
賈珍的首尾便令人去喚賈璉一時賈璉
赶来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幾種
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内取靴掖
内裝的一個紙摺略節来看了一看回道
妝蟒堆繡剋絲彈墨並各色紬綾大小幔
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
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得了外有猩猩毡

簾二百掛湘妃竹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
竹簾二百掛黑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
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
天就完了椅搭桌圍床裙机套每分一千
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走一面說倏而青山
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築
就矮墻墻頭皆稻莖掩護有數百株杏花
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數間茅屋外面却

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井傍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賈政笑道到是此處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歇說畢方欲進籬門去忽見路傍有一石碣亦為留題之備眾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題

待題則田舍佳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生色許多非范石湖田家之詠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道方才世兄有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已莫若直書杏花村妙極賈政聽了笑向寶玉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只是少一個酒幌明日竟作一個不必太華麗就依外面庄村的式樣作來用竹竿挑在樹

捎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處竟還不可養
雀鳥只是買些鵝鴨雞之類才都相稱了
賈政与眾人都道更妙賈政又向眾人道
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請
名方可眾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便是什
麼字樣好大家想着寶玉卻等不得了也
不等賈政的命便道舊詩云
紅杏稍頭掛酒旗　如今莫若杏帘在望

四字衆人都道妙將個在望又暗和杏花村意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

柴門臨水稻花香　何不就用稻香村的妙衆人聽了亦發鬨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才那些胡說的不過是試你清濁取

笑而已　你就認真了說着引人步入茆堂
裡紙窻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
中自是喜歡却瞅寳玉道此處如何衆人
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寳玉教他說好寳玉
不聽人言便道不如有鳳來儀多矣賈政
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
賴繁華為佳那裡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
不讀之過寳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

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獃痴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連天然二字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寶玉道却有來此處置一田庄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揑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脉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

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於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叉出去剛叉出又喝命回來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浣葛處

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說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欄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湲瀉出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眾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眾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是武陵源

三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衆人
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了寶玉
道這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
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賈政聽了便批
胡說于是要進港洞時又想起有船無船
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坐船一隻如今尚
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
從山上盤道亦可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

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〻蕩〻曲折縈迴池邊兩行垂柳雜着桃花遮天蔽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桃柳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脉皆穿牆而過賈政道這一所房子無味的狠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大

玲瓏山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裡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堦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繩盤曲或實如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不得如

此異香寳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金簦草這一種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些異草也有叫什麼藿蒳薑蕁也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樣的又有叫作什麼綠荑的还

有什麽丹椒蘼蕪風連如今年深歲改人
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
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唬
的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曰見兩邊俱
是超手遊廊便順着遊廊步入只見上面
五間清廈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
更比前幾處清雅不同賈政嘆道此軒中
煮茶操琴不必再焚名香矣此造已出意

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客笑道再若莫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答道我到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因道念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

客道古人詩云

蘼蕪滿手泣斜暉　胡說

衆人道頹喪頹喪又一客道我也有一聯

諸公論說論說曰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沉吟云歎也題一聯忽抬頭見

寶玉在傍不敢則敢因唱道怎么你應說

話時又不説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説便回道此處並無什庅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著跡起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案着你的頭教你必定説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説匾上則莫若蘅芷清芬對聯則是

吟成荳蔻才猶艷

睡足酴醾夢也香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為奇衆客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才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猶覺幽嫻活潑視成書之句竟似套此而來賈政笑說豈有此理說著大家出來行不多遠則見巍巍峩峩層樓高起面 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行青松拂簷玉欄繞砌金輝獸彩煥

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
些眾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節
尚儉天性惡繁悅朴然今日之尊禮宜如
此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
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龍蟠螭護玲瓏
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一何文眾人道必是
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
這個所在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到像那裡

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賈政又命他作題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拍着了急或生出事来到不便遂忙都勸賈政罷〻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

明日若再不成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之處
更要好生作来說着引人出来再一觀望
原来自门所行至此才遊了十之五六又
值人回有雨村處遣人来回話賈政笑道
此數處不能遊也雖如此只得從那邊出
去縱不能觀也可稍覧說着引及客行来至
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来這橋
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賈政因問此

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
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于
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為垣
或編花為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
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
政皆不及進去因說半日腿酸未嘗歇息
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笑道到
此可要進去歇息歇息了說著一逕引人

遶著碧桃花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门俄見粉墻環護綠柳週垂賈政與衆人進去一入门兩邊俱是遊廊相接点襯幾塊山石一邊種著数本芭蕉那一邊乃是一顆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衆人讚道好花〻〻從来也見過海棠那裡有這樣妙的賈政道這叫作女兒海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係出女兒

國中云彼國 此種最盛亦荒唐不经之説
羅了衆人笑道然雖不经如何此名竟傳
出了寳玉道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之色
紅蘊若施脂輕弱似扶病大近乎閨閣風
度此以女兒命名想因被世間俗惡聽了
他便以野史纂入為証以俗傳俗以訛傳
訛都認真了衆人都摇身讚妙一面說話
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

賈政因問想幾個什庅新鮮字來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又一客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極了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存内若只說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賈政道

不好々々說著引人進入房内只見這几間房内收什的與别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陽来的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寶的一隔一隔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設瓶處或安放盆景處其隔各

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
半壁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倏而五色
紗糊就竟係小窗倏而彩綾輕覆竟係幽
戶且滿墻滿壁皆係古玩之形摳成的槽
子諸如琴劍懸壺瓶之類雖懸於壁都是與
壁廂平的衆人都道好精致想頭難爲怎
庅想原來賈政等走了進來未到兩層便
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也有

窓暫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再走又有紗窓明透门徑可走及至门前忽見迎面也進了一群人都與自已形相一樣却是一架玻璃大鏡相照及轉過鏡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去到比先近了說着又轉了兩層紗廚錦隔果得一门出去院中滿架薔薇寶相轉過花障則見清溪前阻眾人咤異這股水又是從何而来

賈珍還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洞口從此
山坳裡引到那村庄裡又有一道岔口引
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裡仍舊合在一處
從那墻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
説着忽有大山阻路衆人都道迷了路賈珍
笑道隨我來乃在前引道衆人隨他直由
山脚邊忽一轉便是平坦寬濶豁然大门
前衆人都道有趣々々真搜神奪巧至于

是大家出来那寶玉一心只記掛著裡面又不見賈政吩咐少不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他来方喝道你還不去難道還騃不足也不想騃了這半日老太〻必懸掛着還不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寶玉聽說方退了出来再看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十八回

話說寶玉来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几個小厮抱住都說今日虧了你我們老爺才喜歡老太〻打發人来問了幾遍都虧我們回說喜歡不然老太〻教你進去就不得展你的才了人〻都說你那些對比是人都强今日得了這樣的彩頭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吊錢衆人道誰沒見那

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説着一個上来解荷包那一個就解扇套不分説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抱了起来幾個圍繞送至賈母二门首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幾次衆奶娘丫鬟頭上来見過賈母知不曽難為着他心中自是喜歡少時襲人倒了茶来見他身邊所佩之物一個無存因笑道帶的東西

又是那個沒臉面的東西解去了黛玉聽說走過來瞧瞧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個荷包給了他們了你明兒再想要我的東西可不能勾了說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寶玉所煩他做的那個香袋兒才做了一半賭氣拿過來就鉸寶玉見他生氣便知不妥忙赶過來早剪破了寶玉已見過這香囊雖尚未完却十分精

好

巧費了許多工夫今見無故剪了却也可

氣因忙把衣領解開從裡面紅襖衿上將

黛玉所給的那個荷包解下来遞與黛玉

瞧道你瞧瞧這是什麼我那一回把你的

東西給人了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裡

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又自悔莽撞

未見皂白就剪了香袋因此又愧又氣低

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

好

你是懶待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如何說着擲在他懷中便走黛玉見如此說越發氣起來聲咽氣堵又汪汪的滾下淚來拿起荷包又剪寶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摔拭淚說道你不用與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撂開手罷這當了什麼呢說着賭氣上床面向裡倒下拭淚禁不住寶

玉上来好妹々長好妹々短賠不是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衆奶娘丫嬛們忙回說在林姑娘房裡呢賈母聽說道好好々讓他們姊妹們一處頑頑罷才他老子拘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别叫他們鬭嘴不許牛了他衆人答應着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来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坐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寶玉

笑道你到那裡我到那裡跟著一面仍拿了荷包来帶上黛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了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著嗤的一聲又笑了寶玉道好妹〻明兒另替我做個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瞧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去瞧王夫人上房去了可巧寶釵亦在那裡此時王夫人那邊熱鬧非常原来賈薔已從姑蘇

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物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了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早已騰挪出來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有曾演學過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成老嫗了着他們代領管理就令賈薔總理其日用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又有

秦之孝来回採訪聘買的十個小尼姑小道姑也是十個都有了連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蘓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買許過出家因大事了就買了許多替身兒皆不中用須得他親自入了空门才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才十八歲法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

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媽〻一個小丫頭伏
侍文墨也極通經文也不用學了模樣兒
又極好因聽見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
貝葉遺文去歲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门
外牟尼院住着他師父極精演先天神數
于去冬圓寂了妙玉本要扶靈回鄉的他
師父臨寂遺言說他衣食起居不宜還鄉
在此靜居後來、自然有你的結果以此他

竟未回去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說既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秦之孝回道請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驕傲些就下個帖子請他何妨秦之孝答應了出去命書啟相公寫請帖去請妙玉次日備車轎去接後話暫且擱過此時不能表白當下又有人回工程上著辦東西的紗

後請鳳姐去開樓揀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並上房丫嬛等衆皆一時不得閒的寶釵便說咱們別在這裡碍手碍脚找探丫頭去說着同寶玉往迎春等房中來閒頑無話王夫人等日〻忙亂直到十月將盡幸皆全備各處監管都交清賬目各要古董文玩皆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的自仙鶴孔雀以

及鹿兎鷄鴨等類悉已買全交與園中各處拐景飼養賈薔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来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了幾卷經咒賈政方畧心中寛暢又請賈母進園色色斟酌点綴妥當無一些些遺漏不當之處了於是賈政方擇日題本本上之日硃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賈妃省親賈府領了此恩旨亦發晝夜不閒年也

不曾好生遍的展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来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座何處受禮何處開筵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揔理關防太監等帶了許多小太監出来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啟事種〻儀注不一外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備道掃打街道攆逐閒人賈赦等

督率匠人扎花燈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覺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觀園內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生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無咳嗽之聲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俱係圍幔擋嚴正等的不耐煩忽一太監騎大馬而來賈

母忙接入問其消息太監道早多着呢未初刻用過晚膳未正二刻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刻進大明宮領晏後方請旨只怕戌正才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是如此老太〻太〻且請回房等候是時候再来也不遲于是賈母等暫且自便園中悉賴鳳姐照管又命執事人帶領太監们去吃酒飯一時傳人一担一担的挑進蠟燭各處

方点完時忽聽外面馬蹄之聲一時有十
来個太監都喘吁〻跑来拍手兒這些太
監會意都知道是来了来了各按方向跕
住賈赦領合族子姪在西街门外賈母領
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静悄〻的
忽見一對紅衣太監騎馬緩〻的走来至
西门西街门下了馬將馬赶出圍幙之外
便垂手面西跕住半日又是一對点是如

此便来了十来對方悄隱隱細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翣雉羽夔頭又有金鎖提炉焚著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来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值事太監捧著香珠繡帕漱盂拂塵等類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頂金黃繡鳳版輿緩緩而来賈母等連忙路傍跪下早飛跑過幾個太監来扶起賈母王夫人邢

夫人来那版輿抬進大门入儀門往東去到一所院落门前有執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于是抬輿入门太監等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入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内各色花燈烱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着体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煙繚繞花彩繽紛處々燈光相映時々細樂

鼓喧闐說不盡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此時
自己回想在大荒山中青埂峯下那等淒
涼寂寞若不虧癩僧跛足道人二人携來
到此又安能得見這樣世面本欲作一篇
燈月賦省親頌以誌今日之事但又恐入
了別書的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作一賦亦不
能讚其豪華富貴總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
此以到是省了這工夫紙筆且說那賈妃

在轎內看此園內外豪華點點嘆息奢華過費忽又見執拂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下了輿只見清流一帶勢若遊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灯点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然皆用通草綾紙絹依勢作成粘於枝上的每一株懸燈數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皆係螺蚌羽毛之類作就的諸灯上下爭輝真

係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亦係各種精緻盆景諸灯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〻上一面匾燈現着蓼汀花溆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来儀等處皆係上回賈政偶然一試寶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真用此匾聯况賈政世代詩書来往諸客屏侍坐陪着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兒一戲之詞苟

且唐塞直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硃畢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青鎖戶後青山列錦屏之類則已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此表寧榮府此為截接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已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姊寶玉為弱弟賈妃之心上念

父母年已邁始得此第是以恰愛寶玉與諸弟不同且同隨祖母時刻未離那寶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貴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狀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々代信出來與父母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養念切愛之心時刻不能忘前日

賈政偕塾師背後讚寶玉偏才儘有賈政未信適巧遇園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情思之清濁其所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為之似或可取即另使名公大筆為之固不廢難然想來到不如這本家風味有趣更使賈妃見之知係其愛弟所為亦或不負其素日切望之意因有這段原委故此竟用了寶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

題完後来亦曾補擬稍文少敘且說賈元
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漵二字便妥何必蓼
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小舟飛傳與賈政
賈政聽了即忙移換一時舟臨岸復棄舟
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峩石牌上明
顯天仙寶境四個大字賈妃忙命換省親
别墅四字于是進入行宮但見庭燎燒空
香屑佈地大樹竒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

捲蝦鬚毯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乃问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啟道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点頭不語禮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禮兩陛樂起禮儀太監二人引賈赦賈政等於月台下排班殿上昭容傳諭曰免太監引賈赦等退出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眷

等自東堦升月台上排班昭容再諭曰免
於是引退茶已三獻賈妃升座樂止退側
殿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
欲行家禮賈母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
泪方彼此上前相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
王夫人三個人滿心裡皆有許多話只是
俱說不出来只管嗚咽對泪邢夫人李紈
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俱在傍圍繞垂泪

好

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到不得見人的地方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說笑笑反到哭起来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説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邢夫人等忙上来勸解賈母等讓賈妃歸座又隨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管家執事人丁在廳外行禮及兩

府掌管執事媳婦領了環等行禮畢賈妃

因問道薛姨媽寶釵黛玉因何不見王夫

人啟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賈妃聽了忙

命快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亦

命免過上前各敘濶別寒温又有賈妃原

帶進宮去的丫鬟抱琴等上來叩見賈母

等連忙扶起命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昭

容彩嬪各侍從人等寧國府及賈赦那宅

兩處欵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深叙些離別景况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叅等事又隔簾垂泪謂其父曰田舍之家雖虀鹽布帛終能叙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泪啟道臣草莽寒门鳩群雅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

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
政夫婦且今上啟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
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
補于萬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外頌吾
君万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貴妃
竊勿以夫婦殘犁為念滿憤金懷更祈自
加珍愛惟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庶
不負上体貼養愛如此之隆恩也貴妃亦

囑只亦國事為重暇時保養切勿記念等
語賈政又啟園中此有亭臺軒館皆係宝
玉所題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請别賜
名為幸元妃聽了寶玉能題便含笑説果
然進益了賈政退出賈妃見宝釵黛玉二
人亦發比别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軟玉一
般因問寶玉為何不進見賈母乃啟無諭外
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來小太監出

去引寶玉進来先行國禮畢元妃命他進前携手攔于懷内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了泪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上来啟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等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门前早見燈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進園来先從有鳳来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轉山百

般覜覽徘徊一處々鋪陳不一々樁々点
綴新奇賈妃極加奬讚又勸以後不可太
奢華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正殿諭免禮
歸座太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
紈鳳姐等親捧羹把盞元妃乃命傳筆硯
伺候親搦湘管擇其最喜者賜名按其書
云　顧恩思義匾額　天地啟宏慈赤子蒼
頭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

榮此匾對書於正殿　大觀園園之名　有鳳来儀賜名曰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即名曰怡紅院　蘅芷清芬賜名曰蘅蕪苑　杏
帘在望賜名曰浣葛山莊　正楼曰大觀樓東面飛
樓曰綴錦閣西面斜数樓曰含芳閣更有
蓼風軒藕花榭紫菱洲荇葉渚等名又有
四字的匾額十数個諸如梨花春雨桐剪
秋風荻芦值雪等名此時悉難全記又命
舊有匾聯俱不必摘去于是先題一絶云

啣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本無才且不長于吟咏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已記今日之事妹輩也各題一匾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因我微才所縛且喜寶玉竟知題咏是我意

外之想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
愛次之怡紅院蘅葛山庄此四處必得别
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
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
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
下来自去構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算探
春又出於衆姊妹之上然其才亦難與薛
林爭衡只得勉强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

勉强凑成一律賈妃先挨次看姊妹们偶

的是

曠性怡情匾額　迎春

園成景備特驚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

世间有此景遊来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匾額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〻奉命何慚学淺微精妙

一時言不出果然萬物有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
日月光輝裡景奪文章造化功

文彩風流　匾額

李紈

秀水名山抱復回風流文彩勝蓬萊綠栽
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珠玉自應
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瑤臺名園一自邀遊
賞未許凡人到此來

凝輝鍾瑞匾額

薛寶釵

芳園築成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
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文風已著
宸遊夕孝化應隆歸省時瑞藻仙才盈彩
筆自慚何敢再為辭

世外仙源匾額

林黛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
來景物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

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元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原來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要壓倒群芳不想賈妃只命一匾一咏到不好違諭多作只得胡亂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彼時寶玉尚未作完只剛作了瀟湘館與蘅蕪苑二首正作怡紅院起草因有綠玉春

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便乘衆人不理論急忙回身悄推他道他因不喜紅香綠玉才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爭馳了況且蕉葉之說也頗多再想一個字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說道我這會子總想不出什麼故典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蠟可

有出處底寶釵見他惜々的咂嘴点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来金殿對策你大约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錢珝咏芭蕉詩頭一句泠燭無烟綠蠟乾你都忘了不成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臆笑道該死該死現成眼前之物偏到想不起来了真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姊々了寶釵亦悄々笑道還不快作

宝钗亦未能免俗

上去只管姐〻妹〻的誰是你姐〻那上頭穿黄袍的才是你姐〻你又認我這姐〻来了一面説笑因又怕他躭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寶玉只得續成共有了三首此時林黛玉未得展才抱負自是不快因見寶玉獨作四律大費精神因尋思何不替他作両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處想著便走至寶玉案傍悄問可都有了寶玉

道才有了三首只少杏帘在望一首了黛
玉道既如此你只抄錄前三首罷趕你寫
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這首來了說畢
低頭一想早已吟成一律便寫在紙條上
搓成一個團子擲在他跟前寶玉打開一
看只見此首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過十
倍真是喜出望外遂忙抄下恭楷呈上賈
妃看道

臣寶玉謹題

有鳳来儀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竿〻青欲滴個〻綠生涼并砌防階水穿簾碍鼎香莫摇青碎影好夢晝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輕烟迷曲徑翠冷滴迴廊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〻出嬋娟綠蠟春猶卷紅
粧夜未眠凭欄垂絳袖倚石護青烟對立
東風裏主人應自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庄菱荇鵞兒水桑
榆燕子粱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
無饑餒何須耕織忙

賈妃看了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三首之冠遂將浣葛山莊改為稻香村又命探春另以彩箋謄錄出方才一共十數首詩出令太監于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上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酥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此時賈蘭極幼未達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故無別傳賈環從年內染病未

瘥自有個處調養故亦無傳即時賈薔代領十二個女戲在樓下正等的不禁耐只見一太監飛跑來説作完了詩快拿戲目来賈薔急將錦冊呈上並十二個花名单子少時太監出来只点了四齣

第一齣豪宴（一捧雪中伏賈家敗）　第二齣乞巧（長生殿中伏元妃死）

第三齣仙緣（邯鄲夢中伏甄寶玉送玉）　第四齣離魂（牡丹亭中伏黛玉死）

賈薔慌忙扮演起来一個個歌欺裂石之

何必

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扮演的形容卻作
盡悲歡的情狀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
盤糕點之屬進來問誰是伶官賈薔便知
是賜伶官之物喜的忙接了命伶官叩頭
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伶官極好再作兩
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
因命伶官作游園驚夢二齣伶官自為此
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

的相罵二齣賈薔扭他不過只得依他作
了賈妃甚喜命不可難為了這女孩子好
生教習另外賞了兩疋宮緞兩個荷包並
金銀錁子食物之類然後撤宴將未到之
處復又遊玩忽見山懷裡佛寺忙另洗手
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
另加恩于一般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啟
賜物俱齊請驗等例乃呈上略節賈妃從

頭看了俱甚妥協即命照此遵行太監聽
了下來一〻發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
意二柄沉香拐拄一根茄楠念珠一串富
貴長春宮緞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
吉慶有魚銀錁十錠邢夫人王夫人二分
只減了如意拐杖念珠四件賈敬賈赦賈
政等每人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金銀
爵各二隻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迎春探春

惜春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各式金銀錁四對寶玉亦同此賈蘭則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銀錁二對尤氏李氏鳳姐等皆是金銀錁八錠表禮四端薛姨媽亦同此外表禮二十四端大錢五百串是賜與賈母邢王夫人及諸姊妹房中衆奶娘了嬛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分金銀錁四雙其餘彩緞百端金銀千

兩御酒華筵是賜東西二府凡園中管理陳設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有大錢五百串是賜廚役優伶百戲雜項人丁的衆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啟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聽了不由的滿眼又滚下泪來卻又勉強堆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緊的不放再四叮嚀不須記罣好生自養如今天恩浩瀚一月許進內省視二

次見面是儘有的何必傷慘些明歲天恩仍許歸省万不可如此奢華靡费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元妃雖不忍別怎奈王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裡諸人好容易將賈母王夫人安慰解勸方才扶出園门進上房去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綵緞金銀等物及各椒房等員（補這一句細方見有親不獨賈家一門）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

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才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安躲靜獨他共不得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着與無事的人一般（伏下病源）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閑暇的偏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得回來因此寶玉只合眾了丫鬟們擲骰子赶圍棋作戲（是正月光景）

正在房內頑的沒興頭忽見了頭來回說東府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燭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元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已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央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倏爾神鬼亂

出忽又妖魔畢露甚至于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之人都道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鬧的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畧坐了一坐便走開各處閑耍先是進內合尤氏合了環姬妾説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曽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百般作

樂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
裡邊去了故也不問至于跟寶玉的小厮
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这一來了必是晚
間才散因此得空也有會賭去的也有往
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嫖或飲的都
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些小的都鑽在
戲房里瞧熱鬧去了寶玉見一個人沒有
因想來日这里有小書房名　內堂掛着

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里自然冷静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寫出絶代情癡宜乎衆人謂之瘋傻想着便往書房里來剛至窗前聞得房内有呻吟之聲寳玉到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又帶出小兒心意一絲不落如乍着胆子甜破窗紙向内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

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進門去将那兩個嚇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寶玉忙跪求不迭寶玉道青天白日这是怎庅說（開口便好）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了頭雖不縹緻到還白净些微亦有動人之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頭無言寶玉躲脚道還不快跑（此等搜神奪魄處至神至妙處只在囫圇不解中得）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去了

寶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真正活寶玉移之別人不可）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問那丫頭十几歲了茗烟道大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々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只認得你了可憐可憐又問名字叫什庅茗烟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真新奇　文竟是寫不出來的據

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作了一個夢々見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萬字的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就叫萬兒寶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說着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二爺為何不看这樣的好戲寶玉說看了半日怪煩的俇俇就遇見你們了这會子作什庅呢茗烟笑道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

二爺往城外俇去再往这里來他們就不知道了茗烟此時只要掩飾方才之過故說此以悅寶玉之心寶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了去便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烟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这却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偺們竟找你天姐〻去瞧他在家作庅呢妙寶玉心中早按了这着但恐茗烟不肯引去可恰遇茗烟私行淫媾為寶玉所協故以城外引之以悅其心

始說出往花家去非茗烟惧罪斷不敢如此私引出外別家子弟尚不敢私出況寶玉茗烟哉又字筍楔細極茗烟笑道好々道忘了他家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亦不可少之語寶玉道有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眼眼已到門首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几個外甥女兒几個

好

姪女兒來家正吃菓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驚疑不止連忙抱下寶玉來在院裡嚷道寶二爺來了别人聽見還可襲人聽見也不知為何跑出來迎着寶玉一把拉住問你怎庅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〻你作什庅呢襲人聽了才把心放下來嗐了一聲笑道（轉至笑字妙神）你也特胡鬧

了（該說得是）可作什麽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來（細）茗烟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須又驚恍（是必有之神理飛鼓）說道（作頓擺）這還了得倘或碰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人車碰馬有個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胆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調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媽媽們打你（該說說得是）茗烟撅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

叫我引了來的這會子推倒我身上我說別來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賊花自芳忙勸道罷了已是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髒爺怎庅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漸漸的花自芳母子兩個百般怕寶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桌又忙另

倒好茶他用三又字上文一個百般神理活現襲人說道你們不用白忙如此至微至小使帶出世家常情一面說一面將自已的坐褥拿了鋪在一個杌上寶玉坐了用自已的腳爐墊了腳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又將自已的手爐掀開焚上仍蓋好放于寶玉懷內然後將自已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疊用四自已寫得寶襲二人平日如何親洽如何尊榮此時一盤托出蓋平日身居侯府綺羅錦綉之中

其安富尊榮之寶玉親密浹洽勤性委婉之襲人是分所當不必寫者也今于此一補更見其平日二人之情義且明透此回中所有母兄故為贖身口角等未到之過文 彼時他母兄已是忙另齊々整々的擺上一桌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補明寶玉自幼何等嬌貴以此一句留與下部後段十回寒冬噎酸虀雪夜圍破氈等處對着可後生過分之戒嘆々 因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囘之理好歹嚐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淌說着便拈了几個松子穰吹去細皮用手帕

托着送與寶玉寶玉看見襲人兩眼紅粉光融滑因悄問襲人好〻的哭什庅襲人笑道何常哭才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當下寶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襲人道你特為往这里來又換新衣服他們就不問你那去的寶玉笑道原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这個

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總好呢我還替你収着好東西呢襲人悄笑道悄悄的叫他們聽着什庅意思（想見二人素日情分）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了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道希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儘力瞧了再瞧什庅希罕物兒也不過是这個東西說畢遞與他們傳

看了一遍仍與了寶玉掛好又命他哥〻去或顧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磞見人花自芳忙去僱了一乘小轎來衆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些菓子與茗烟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叫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直送寶玉至門前

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花茗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得我同二爺還到東府里混一混才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将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道難為你了於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下却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環們都越恣意的頑笑也有赶圍棋的也

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嬷拄拐進來請安瞧〻寶玉見寶玉不在家丫頭們只僱頑鬧十分看不過因嘆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不相樣兒了別的嬷〻們越發不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〻不見自家只是嫌人家髒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搨越不成體統了這些丫頭

明知寶玉不講究这些〻二則李嬷〻已是告老出去的了如今管他們不着因此只僱頑並不理他那李嬷〻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庅時辰睡覺等語可嘆總胡答應有的說好個討厭的老貨李嬷又問道这盖碗里酥酪怎不送與我去就吃了罷說着拿來就吃一個了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回來又惹

氣了你老人家自已承認別帶累我們生
氣李嬸〻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
他这樣壞了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
再比这個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
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〻怎庅長大了
我的血變的奶吃的長这庅大如今我吃
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怎
樣你們看着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里調

理出來的毛丫頭什庅阿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丫頭笑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時常還送東西孝敬你老人家去豈有為这個不自在的李嬷〻道你們也不必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為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日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

晴雯淌在床上不動嬌憨已慣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到是贏的誰知李老太〻來了混輸了他的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們只合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娣妹同伴好一時換衣卸粧寶玉命取酥酪來了環們說李奶〻吃了寶玉

才要說話襲人便忙笑說道原來是留的这個多謝費心前兒我吃的時節好吃吃過了好肚子疼〻的吐了才好了他吃了到好擱在这里到白遭榻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鋪床（必如此方是）寶玉聽了信以為真方把酥酪丟開取栗子自來向燭前撿剥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広人

襲人道那是我兩姨妹子寶玉聽了讚歎兩聲（这一讚歎又是令人罔罔不解之語抵過一篇文字）襲人道嘆什庅我知道你心里的原故想是你說他那里配紅的（補寶玉素喜紅色这是讚語）寶玉笑道可是可是那樣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呢我因為見他寔在好的很怎庅也得他在咱們家里就好了（炒談灶意）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也

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寔在好的了頭才徃你家來寶玉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徃咱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說他也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剥栗子襲人笑道怎庅不言語了想是方才冒撞冲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几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庅叫我荅言呢

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深屋大院里沒的我們这種濁物到生在这里襲人道他雖沒这造化到也是嬌生慣養的呢我姨爺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了一聲正不自在只聽襲人嘆道只從我來这几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

玉聽这話內有文章不竟吃一驚忙丢下栗子問道怎庅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日聽見我媽合我哥商議叫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呢寶玉聽了这話越忙了因問為甚庅贖你襲人道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这里家生子兒一家子都在此處獨我一個人在这里怎庅是個了局寶玉道我不放你去也

難襲人道從來沒有這理便是朝廷家里
也有定例或几年一遷几年一入也沒有
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了寶玉想了想
果然有理又道老太〻不放你也難襲人
道為什庅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
感動了老太〻太〻必不可放我出去的
或多給我們家几兩銀子留下我然或有
之其寔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

强的有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了跟着老
太〻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如今又服
侍了你几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
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
呢若説為我服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斷然
沒有的事那服侍的好是分內應當的不
是甚麼奇功我去仍舊又有好的來不是
沒了我就成不得的寶玉聽了這些話竟

是有去的理没有留下的理心内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一心只要留下你不怕老太〻不合你母親說多給你母親些〻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慢說合他好說又多給他銀子就便不好合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們家從没幹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

这比不得别的東西因為你喜歡加十倍利筭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于你又無益反呌我們骨肉分離这件事老太〻太〻断不肯行的寶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説到你、依説你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这樣一個人这樣薄情無義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

該弄了來臨了剩了我一個孤鬼說着便
賭氣上床睡去了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
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
的又說當日原是你没飯吃就剩我還值
几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没有個看着老
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这個地方
吃穿合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況且如
今父親雖没了你們都又整理的家成業

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掏潑几個錢也還罷了其寔又不難了這會子又贖我作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提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以此補今日在家之可與寶玉問哭一句對針他母兄見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伏着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

的事呢又夾帶去賈府平日施為來與襲人口中對針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但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也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樣景況他母子二人心中早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

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如今且説襲人自幼見寳玉性格非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了衆小兒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只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又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蕩弛縱任性恣情最不喜務正（这是小兒同病）每欲勸時料他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

今見他默〻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綏墮不獨解語亦且有志自已原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可謂賢而且智是以假以栗子為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已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淚痕滿面正是無可奈何之時襲人便笑道这有什庅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了寶玉見

这話有文章便説道你到説〻我還要怎広留你我自已也難二人素常情義襲人笑道咱們素日好處自不必説但今日安下心要留我不在这上頭我另説出兩三件事來你果然若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寶玉忙笑道你説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〻好親姐〻別説兩三件就是二三百件我也依

的只求你們同看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迹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僱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里去就去了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〻的正為勸你這些更說的很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

寶玉道改了再說你就撐嘴還有什麼襲
人道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是在
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
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也叫老
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話他心里想
着我家代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
不但不喜讀書已經他心里又氣又愧了
而且背前背後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

的人就起了名子叫他祿蠹又說只除明
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已不能解聖人
之書便另出已意混編纂出來的話怎怨
的老爺不氣不時〻打你叫別人怎庅想
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原是那小時不
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
還有甚庅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調脂
美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再不許吃人家

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寶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麽快說襲人道再也沒有了只是几百檢點些不可任意任性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就是那八人轎抬我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这里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縱坐了也沒甚趣二人正說着只

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了該睡了方才老太〻打發嬷〻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才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体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作掙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合衣淌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胗視說道不過係感風寒吃一兩劑

藥跦散跦散就好了開方去後取藥來煎
好到服下去命他盖上被窝汗寶玉自去
黛玉房中來看視彼時黛玉自在床上歇
午了環們皆出去自出去自便滿屋内静
悄々的揭起綉線軟簾進入里間只見黛
玉睡在那里忙走上來推他道好妹々才
吃了飯就睡覺將黛玉唤醒黛玉見是寶
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閙了一

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是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黛玉聽了就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里那邊老老寔寔的坐着咱們說話兒寶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

寶玉道沒有枕頭咱們在一個枕頭上黛玉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着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個臟老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請枕這一個說着將自已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已的又拿了一個來自已枕了二人對面方倒下黛玉因

看了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側身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剛替他們淘漉胭脂膏子擦上了一點兒說着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想見情之脈脈意之綿綿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一轉極細這才是顰卿不比别一味固執死勸

又定還要帶出晃子來便是男〻看不見
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
討好兒吹到男〻耳躲又大家不干凈惹
氣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
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酥魂
酥骨寶玉一把將黛玉的袖拉住要瞧籠
着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誰帶什麽香
呢寶玉笑道既如此這香是打那里來的

黛玉道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里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未可知寶玉指頭道未必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庅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〻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

上这庅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翻身起來将兩隻手呵了兩口便向黛玉膈肢窩里兩脇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兩手伸來飛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里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髩笑道我有奇香你有煖香没有寶玉見問

一時解不來因問什庅煖香黛玉點頭笑
嘆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
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煖香去配寶玉
方聽出來笑道方才求饒如今更說狠了
說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〻我可
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便饒你只要把袖子
我聞〻說着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
住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

去不能咱們斯〻文〻的淌着說話兒說着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子蓋上臉寶玉有一搭沒一搭說些鬼話黛玉只不理寶玉問他几歲上京路上見何景緻古蹟楊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黛玉只不荅應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他道嗳喲你們楊州衙門里有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道見他說的鄭重且又正言厲

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庅事寶玉見問便
忍着笑順口謅道楊州有一座黛山山上
有一個林子洞黛玉笑道真是扯謊自來
也沒聽見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
你那里知道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
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謅道林子洞
里原來有一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
日老耗子升坐議事因說明日乃臘八世

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短
少須得乘此打劫些來方妙乃拔令箭一
支遣一能幹的小耗前去打聽一時小耗
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里
菓米最多老耗問米有几種菓有几品小
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
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玉老
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

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下香玉一種因又拔令箭誰去偷香玉只見極小極弱的一個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玉老耗並衆耗看他這樣恐不諳練且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却是法力無邊口齒伶俐机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

偷的還巧呢衆耗忙問如何比他們還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摇身一變也變一個香玉滚在香玉堆里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却暗々的用分身法搬運游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還巧些衆耗子聽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庅個變法你先變了我們瞧々小耗子聽了笑道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摇身就

變竟變了一個最縹徵的美貌一位小姐
衆耗忙說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變
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
識面只認得這菓子是香玉却不知鹽課
林老爺的小姐才是真正香玉呢
黛玉聽了翻身爬起來按着寶玉笑道我
把你爛了嘴的就知道你是謅我呢說着
便擰的寶玉連連央告說好妹々饒我罷

再不敢了我因為問你那香忽然想起这個古典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古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妙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人還說是古典寶釵笑道原來是寶兄弟怨不得他肚子里古典原多妙況只是可惜一件妙轉凡該用古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更妙有今日記得的前

兒夜里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到想不起來別人冷的那樣你急的只出汗（與前拭汗二字針對）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姊〻你一般也遇見對頭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將說着這里只聽寶玉房中一片嚷吵鬧起來正是

石頭記第二十回

王煕鳳正言彈妒意
林黛玉悄語謔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訊刺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

笑那黛玉方不欲睡自已才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黛玉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呢那襲人也罷了你媽媽認真排塲他可見老背悔了

襲人能使羣卿一讚愈見彼之為人矣

寶玉忙要赶過來寶釵忙一把拉住道你別合你媽媽吵才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才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嬷嬷拄着拐

棍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抬舉起你來這會子我來了大模大樣的淌在炕上見我來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粧狐媚子哄寶玉哄的寶玉不理我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臭銀子買來的毛丫頭这屋里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呢好不好拉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這妖精似的哄寶玉不哄襲人先只道李嬷嬷不過為他淌着生

氣少不得分辨說病了才出汗蒙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等說後來聽他說哄寶玉粧狐媚又說配小子等由不得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寶玉只聽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襲人分辨病了吃藥等話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丫頭們李嬤聽了這話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里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

不幫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合你在老太〻太〻跟前去講〻把你奶了這広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丢在一傍逞着丫頭們要我的強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說媽〻你老人家担待他們一點子就完了李嬷〻見他二人來了便拉住訴委曲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與昨

日酥酪等事勞〻叨〻說了不清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筭完輸贏賬聽的後面聲嚷動便知是李嬷〻老病發了排揎寶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于人便連忙赶過來拉了李嬷〻笑道好媽〻別生氣大節下老太〻才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高聲你還要管他們呢難到你反不知道規矩在這里嚷起來叫老太〻

生氣不成你只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里燒的滾熱的埜雞快來跟我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手帕子那李奶奶脚不占地的跟了鳳姐走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越性今兒没了規矩鬧一場子討個没臉强如受那娼婦的氣後面寶釵黛玉隨着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

笑道亏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了寶玉點頭嘆道這又不知是那里的賬只揀軟的排揎昨兒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到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傍笑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作什庅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帶累别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寶玉道為我得罪了一個老奶〻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〻人

這還不數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
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悶連忙忍氣
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
火熱自已守着他歪在傍邊勸他只養病
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
要為這些事生氣這屋里一刻還跕不得
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這樣可叫人怎
庅樣才好呢時常我勸你別為着我們得

罪人你只攉一時為我們那樣他們都記在心里遇着坎兒説的好聽不好聽大家什庅意思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强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才有汗意不肯叫他起來自已便端着就枕與他吃了即命小丫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〻太〻跟前坐一會子和姑

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々的淌一
淌也好寶玉々聽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環看
他淌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畢飯賈母
猶欲同那几個老管家嫗々鬭牌觧悶寶
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々睡
去自巳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霞秋
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
了獨見麝月一個人在外間屋里燈下抹

骨牌寶玉笑問道你怎庅不同他們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床底下堆着那庅些々還不彀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里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里桌上是燈地下是火那些老媽々子們老天拔地服侍一天也該呌他歇々了小丫頭子們也是服侍一天這會子還不呌他們去頑々庅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這里看

着寶玉聽了這個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里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这呢越發不用去了偺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庅寶玉笑道兩個作什庅呢怪没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没什庅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見便說道就是這樣說着将文具鏡匣搬來卸却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篦子替

他一一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
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
道哦交盃盞還没吃到上頭了寶玉笑道
你來也給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没那広大
福說着拿了錢便摔簾子出去了寶玉在
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内相視寶
玉便向鏡内笑道滿屋里就只是他磨牙
麝月聽說忙也向鏡中擺手寶玉會意忽

聽唿得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麽磨牙了偺們到得說〻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着一經出去了這里寶玉通了頭命麝月悄〻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至次日清晨起來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了

些只吃米湯静養寳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这邊來閑𨑛彼時正月内學房中放年學閨房中忌針黹都是閑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寳釵香菱鶯兒三個赶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寳釵素習看他亦如寳玉並無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已贏了心中十分喜歡誰知後來接

連輸了几盤便有些急着赶這盤正該自
已擲骰子若擲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下
該鶯兒擲三點就贏了因拿起骰子來恨
命一擲一個坐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鶯兒
拍着手只叫么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
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
便抓起骰子來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點
鶯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寶釵見賈環急了

便瞅鶯兒説道越大越没規矩難道爺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滿心委曲見寶釵説不敢則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内嘟嚷説一個作爺的還賴我們這几個錢連我們也不放錢在眼里前兒合寶玉頑他輸了那些也没着急下剩的錢還是几個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説完連忙斷喝賈環道我拿什庅比寶

玉呢你們怕他都合他好都欺負我不是
太〻養的說着便笑了寶釵忙勸道好兄
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
值寶玉走來見了这般形况問是怎庅了
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作
兄弟的都怕哥〻却不知那寶玉是不要
人怕他的他想着弟兄們一併都有父母
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踈了况且我是正

出他是庶出饒这樣還有人背後談論還
禁得轄治他們更有個獃意思存在心里
你道是何獃意呢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
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叔伯的有迎春惜
春親戚之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寶釵等
諸人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
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于女兒鬚眉男
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獃

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是只父親伯叔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不聽又不可忤慢只得要聽他這句話所以凡弟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才讓他三分如今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到沒意思便連忙替賈

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麽這里不好你别處頑去你天〻念書到念糊塗了比如這件東西不好横竪那一件好就棄這件取那個難道你守着個東西哭一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來取樂頑的既不能取樂就往别處去再尋樂頑去哭一會子難到筭取樂頑了不成到招自已煩惱不如快去為是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

娘見他這般因問又是那里墊了踹窩來了一問不答再問時賈環便說同寶姐頑去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〻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枱攀去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里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在耳內便隔窗說道大正月又怎麽了環兄弟小孩子家一半點兒錯了你

只教道與他說這些談話作什麽憑他怎麽去還有太〻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橫豎有教道他的人與你什麽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唯〻的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則聲鳳姐向賈環道你也是個沒氣性的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只愛同那一個

姊〻妹〻哥〻嫂子頑同那個頑你不聽
我的話反吽這些人教的歪心斜意狐媚
子霸道的自已不尊重要往下流里走安
着壞心還只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几個錢
就這庅個樣兒賈環見問只得諾〻的回
說輸了三百鳳姐道虧你還是爺輸了一
二百錢就这樣吽豊兒去取一吊錢來姑
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

日再这庅下流胝媚子我先打了你再打發人告訴學里皮不揭了你的為你這個不尊重恨的你哥〻牙癢不是我攔着窝心脚把你的腸子窝出來了喝命去罷賈環諾〻的跟了豊兒得了錢自去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正合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聽見抬身就走寶釵笑道等着偺們兩個一齊走

瞧々他走說着下了炕同寶玉一齊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他兩個來忙問好廝見正值林黛玉在傍因問寶玉在那里的寶玉便說在寶姐姐家里的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里絆住不然早就飛來了寶玉笑道只許同你頑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里一淌就說這話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庅

事我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里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〻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裡合別人說笑一會子又來自已納悶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沒有看着你自已作賤了身子的理黛玉道我作賤了身子我死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呢

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説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如何寳玉笑道要象只管這樣鬧我還怕死呢到不如死了干净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怎樣鬧不如死了干净寳玉道我説我自已死了干净别聼錯了話賴人正説寳釵走來道史妹〻等你呢説着便推寳玉走了這里黛玉越發氣悶只向窻前流泪没

兩蓋茶工夫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〻噎〻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軟語温言來勸慰不料自已未張口只見黛玉先說道你又來做什庅橫豎如今有人合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作什庅來死活憑我去罷了寶玉聽了忙上來悄〻的說道你

這庅個明白人難道親不開踈先不替後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這两句話頭一件、偺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两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踈第二件你先來一桌吃一床睡長的這庅大了他是才來的豈有一個為他踈你的呢黛玉啐道我難道為叫你踈他我成了個什庅人了呢我是為我的心寶玉道我也是為的我的心你

的心你就知道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
黛玉聽了低頭一語不發半日說道你只
怨人行動嗔怪了你〻再不知道你自已
漚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
的這樣你怎庅到反到把個青肷披風脫
了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着見你一惱我
一炮燥就脫了黛玉嘆道回來傷了風寒
又該餓着吵吃的了二人正說着只見湘

雲走來笑道二哥〻林姐〻你們天〻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〻也吽不上來只是愛哥〻愛哥〻的囘來赶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四五了寶玉笑道你學會了他明日連你還咬起來呢湘云道他再放不過人一點去嵩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犯不着見一

個打趣一個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服你黛玉忙問是誰湘云道你敢挑寶姐〻的短處就筭你是好的我筭不如你他怎広不及你呢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里敢挑他呢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云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的林姐夫時〻刻〻你可聽愛

尼去阿彌陀佛那才現在我眼里説着衆人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再聽下回分觧

石頭記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宝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代玉赶上宝玉在後忙說仔細絆跌了那里就赶上了代玉赶到門前被宝玉叉手在門框上欄住咲劝道饒他這一遭罷代玉搬着手說道我要饒過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宝玉欄

住門料代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脚咲道好
姐〻饒我這一遭罷恰道好宝釵來在湘
雲身後也咲道我劝你兩個看宝玉兄弟
分上都丢開手罷代玉道我不依你們是
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宝玉咲道誰敢戲
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説你四人正難
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邉來那天早
又掌灯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探惜等

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
歸寢湘雲仍往代玉房中安歇宝玉送他了
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
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次早天方明
時便披衣靸鞋往代玉房中來進去看時
却不見紫鵑翠楼二人只見他姊妹兩個
尚淌在衾内那代玉嚴〻密〻裹着一幅杏
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却一

把青絲拖于枕畔被只半胸一湾雪白的
膀子掠于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鐲子宝玉
見了嘆道睡覺還是不老寔回來風吹了
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
蓋上代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着定
是宝玉因畨身一看果中其料因說道這
庅早就跑過來作什庅宝玉咲道這天還
早庅你起來睄睄代玉道先出去讓我們

起來宝玉听了轉身出至外間代玉起來
吽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宝玉復又進
來坐在鏡台傍邉只見紫鵑雪雁進來伏
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楼便拿殘水要潑
宝玉道跕着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
過去費事説着便走過來灣腰洗了兩
把紫鵑付過香皂去宝玉道這盆里的就
不少不用搓了又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

樓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才改呢宝玉也不理忙忙的要青盐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咲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罷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宝玉咲道好妹妹〻〻你先時怎庅替我梳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庅梳呢宝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帶冠子勒子不過打幾個散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

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他的頭過來一一箆通在家不帶冠並不總角只從四圍斷髮編成小辮往頂土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子紅縧結住自髮頂至辮稍一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腳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一色的了我記得都是一樣的來着怎庅少了一顆宝玉道丢了一顆湘雲道

必定是外頭去兲丢了被人揀了去到便
宜他代玉一傍洗手冷咲道也不知是真
丢了也不知是給了人廂什庅帯去了宝
玉不荅因鏡台两邊俱是粧奩等物順手
拿起來賞玩不覺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
往口里送因又怕湘雲說正猶疑間湘雲
果在後看見一手撓着辮子便伸過手過来
咱的一下從手中将胭脂打落說道這不

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才改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般光景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已梳洗忽見宝釵走來因問宝兄弟那去了襲人含咲道宝兄弟那里還有在家的工夫宝釵听說心中明白又听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礼節也没個黑家白日鬧的憑人怎庅劝都是耳傍風宝釵听了心中暗忖道到別看

錯了這個丫頭听他說話到有見識宝釵

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

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甚可

敬愛一時宝玉來了宝釵方出去宝玉便

問襲人道怎庅宝姐姐合你說的這庅熱

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荅再問時

襲人方道你問我庅我那里知道你們的

原故宝玉听了這話見他面上氣色非往

日可比便咲道怎庅動了真氣了襲人冷
咲道我那里敢動氣只是從今已後別進
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
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〻去一面說一
面就在炕上合眼倒下宝玉見了這般景
況深為駭異禁不住赶來劝慰那襲人只
管合了眼不管宝玉没了主意因見麝月
進來便問道你姐〻怎庅了麝月道我知

道庅問你自己便明白了宝玉听説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道不理我罷我也睡去説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歪着去了襲人听他半日無動静微微的打齁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領斗篷來替他剛壓上只听忽的一聲宝玉便掀過去也仍合眼粧睡襲人明知其意便点頭冷咲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啞子

再不說你一聲兒如何宝玉禁不住起身
問道我又怎庅了你又劝我你劝也罷了
才剛又没見你劝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
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是為什庅這會子
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常听見你劝我是什
庅來着襲人道你心里還不明白還等我
說庅正鬧着賈母差人來喚他吃飯方往
前邉來胡乱吃了半碗仍回自已房中只

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傍抹骨牌
宝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遂連麝月也
不理揭開軟簾子往里間來麝月只得跟
進來宝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
麝月只得咲着出來喚兩個小丫頭進去
宝玉拿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擡
頭只見兩個小丫頭地下站着一個大些
的生的十分水秀宝玉便問你叫什么名

子那丫頭便說叫蕙香宝玉便問是誰起
的叫蕙香呢又問你們姊妹幾個蕙香道
四個宝玉道你第幾蕙香道第四宝玉道明
兒就叫四兒不必什庅蕙香蘭香的那一
個配比這些花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一
面說一面命他到了茶來吃襲人合麝月
在外間听了抿嘴而咲這一日宝玉也不
出房也不合姊妹丫頭等厮閙自已悶悶

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衆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聰明乖巧不過的丫頭見宝玉用他他变盡方法籠絡宝玉晚飯後宝玉因吃了两杯酒眼餳耳熱之際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嘻咲有興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對灯好沒興趣待要赶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去得了意已後越發要劝了若拿出作上

的規矩來鎮唬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横心只當他們死了横豎自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恬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燭煎茶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正看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

鑠絕竿琴塞古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

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

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攦

工倕之指而天下使人其其巧矣看至此

意氣趣洋洋趣着酒興便提筆續曰焚花

散麝而閨閣始含其劝矣戕宝釵之仙姿

灰代玉之灵竅喪感情意而閨閣之美惡

始相類矣含其劝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

仙姿無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續畢擲筆就寢[寢]頭剛着枕上便安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畨身看時只見襲人合衣睡在床上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于意外便推他説道起來好好的睡看凍着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合姊妹廝鬧若直

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宝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已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没好生睡得今忽見宝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採他宝玉見他不應便伸手給他觧衣服剛觧開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宝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咲道你到底怎庅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説道

我也不怎広着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屋里去梳洗再遲了就赶不上了宝玉道我過那里去襲人冷咲道你問我我知道你愛往那里去就往那里去從今咱們兩個丢開手省得雞聲鵝鬪的叫別人咲横竪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広四兒五兒伏侍你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宝玉咲道你今日還記着呢襲人

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傍風夜里說了早辰就忘了宝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節說道我再不听你說就同這個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這誓是何苦來听不听什庅要緊也值得這種樣子宝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里急呢襲人咲道你也知道着急

庅可知我心里怎庅様快起來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起來梳洗宝玉往上房去後誰知代玉走來見宝玉不在房中因番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番出昨日的莊子來看至後續之處不覺又氣又咲不禁也提筆續書一絶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因
不悔自已無見識　却將醜語怪他人

寫畢也往上房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正乱着請大夫來胗過脉大夫便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症王夫人

鳳姐听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症雖險却順到不妨預備桑虫猪尾要緊鳳姐听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〻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

物一面命平兒打点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净室款留兩個醫生輪流斟酌胗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回家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齋戒鳳姐與平兒都隨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那個賈璉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便暫以小厮們内有清秀的選來

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氣破爛厨子名喚多官人見他軟弱無能却喚他作多渾虫因他父母自小在外給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來歲年紀生得有幾分人才見者無不羡慕他生性輕浮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虫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諸事不管了所以寧榮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個媳婦美貌異常輕

浮無比衆人　都呼他作多姑娘兒如今賈
璉在外熬煎　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失過
魂魄只是内懼嬌妻外懼孌寵不曾下得
手那多姑娘也曾有意與賈璉只恨没空
今聞璉在外書房來他便無事也走三兩
淌去招惹招惹的那賈璉似飢鼠一般少
不得合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合同遮掩謀
求多以金帛相許小廝們焉有不允之理

況都合這媳婦是好友一說便成是夜二鼓人靜多渾虫昏醉在炕賈璉便溜了來相會一見其態早已魂飛魄散也不用情談頻（欵）敘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道這婦人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身筋骨癱軟使男子如卧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諸男子至此豈有惜命者哉那賈璉恨不能連身子化在他身上那婦

人故作浪語在下說你家女兒出花兒供着娘〻你也該忌兩日到為我臟了身子快離了我這里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我那里還管什庅娘〻那婦人越浪賈璉越醜態畢露一時事畢兩個又海誓山盟難分難捨自此後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盡瘢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還愿焚香慶

賀放賞已畢賈璉離仍復搬進卧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離[歸]更有無限的恩愛自不必說次日早起鳳姐往上屋去後平兒收什賈璉在外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綹青絲來平兒會意忙拽在袖内便走至這邊房里來拿出頭髮來向賈璉咲道這是什麼賈璉看了着了忙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

一把揪住按在炕上擗手要奪口內咲道小蹄子你不稱趂早拿出來我把你膀子撅折了平兒咲道你就是個沒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你到賭狠等他回來我告訴他看你怎庅着賈璉听說忙陪咲央求道好親人兒賞我罷我再不賭狠了一語未了只听鳯姐聲音進來賈璉听見鬆了手平兒只剛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

平兒快子些給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找時鳳姐兒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日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庅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了什庅沒有平兒道我也怕丢下一二件細〻的查了查一点兒也不少鳳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別多出來罷平兒咲道不丢就是萬幸誰還多添出些來庅鳳姐冷咲道這半個月

難保干淨或者有相厚的丟失下的東西戒指漢巾香袋兒再至于頭髮指甲都是東西一夕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賈璉在鳳姐身後只望着平兒殺鷄抹脖使眼色兒平兒只粧看不見因咲道怎広我的心就合奶奶的心一樣我就怕有這個留神搜了一搜竟一点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時那些東西我還沒收呢奶奶親自再沓

尋一遍去鳳姐咲道儍丫頭他便有這些東西那里就呌偺們畨着了說着拿了樣子去了這里賈璉說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礶打個稀爛他方才認得我呢他防賊（我防）的是的只許他同男人說話不許我合女人說話我合女人料（略）近些他就疑惑不論小叔子侄兒大的小的說〻咲咲就不怕我吃醋了已後我也不許

他見人平兒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個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别說是他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都死在我手里一語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問道要説話兩個人不在屋里説怎広跑出一個來了隔着窗戸是什広意思賈璉在

窗内接道你可問他到象屋里有老虎吃他呢平兒道屋裡一個人没有我在他跟前作什庅鳳姐㗅道正是没人才好呢平兒听説道這説話是説我呢庅鳳姐㗅道不説你説誰平兒道別吽我説出好話來了説着也不打簾子也不讓鳳姐自已先摔簾子進來往那邉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來平兒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

我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听了已絕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広利害從此到服他了鳳姐道都是你慣的他我只合你說話賈璉听說忙道你两個不卯和又拿我来作人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里去賈璉道我就来鳳姐道我册有話合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淑女自來多抱怨　妓妻從古便含酸

石頭記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宝玉悟禅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話說賈璉听鳳姐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說二十一日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麽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麽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到沒了主意鳳姐道大生日料理不過是有一定的則例在那里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

小又不是所以合你商量賈璉听了低頭
想了半日道你今兒糊塗了現有比例在
那里那林妹妹就是比樣往年怎庅給●
林妹妹、過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作就
是了鳳姐听了冷咲道我難道連這個也
不知道我原也這庅想定了但昨兒听見
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听見
薛大妹〻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筭

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作生日
想來若果真替他作自然比往年與林妹
〻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就比林妹〻
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着所以討
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
不告訴明白了你賈璉笑道罷〻這個空
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彀了我還怪
你說着一竟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史湘雲

住了两日因要回去賈母說等過了你宝姐〻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湘雲听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两色針線活計取來為宝釵生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了宝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才過第一個生日便自己蠲資二十两喚了鳳姐來交給他置治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作生日

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庅酒戲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化上幾两巴巴的找出這霉爛的二十两銀子來作東西這意思還叫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的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勒掯我們舉眼看〻誰不是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宝兄弟頂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梯己只留與他我們如今

誰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發酒的發戲的說的滿屋里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听听這嘴我也算會說的怎庅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合我啷啷的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疼寶玉我也沒處去訴寃到說我強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間衆人都在賈母前定昏之餘大家娘兒姊妹

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宝釵愛听何戲愛吃何物等語宝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甜爛之食便總依賈母向日素喜者說了出來賈母更加欢悦次日便先送過衣服玩物礼去王夫人鳳姐代玉等諸人皆有隨分不一不須多記至二十一日就賈母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戲台定了一班新出小戲昆弋兩腔皆有就在賈母上房排

了幾席家宴酒席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湘雲宝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已人這日早起宝玉因不見代玉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代玉歪在炕上宝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看那一齣我好点代玉冷咲道你既這樣說你就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給我看這會子犯不上跐着人借着光兒問我宝玉笑道這有什麼難

的呢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偺們的光兒一面説一面拉起他來携手出去吃了飯点戲時賈母一定先叫宝釵点宝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点了一摺西遊記賈母自是喜欢然後便命鳳姐点鳳姐亦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渾便点了一齣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加喜欢然後便命代玉点代玉因讓薛姨媽

王夫人等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樂偺們只管偺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為他們不成他們在這里白㕳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点呢說着大家都笑了代玉方点了一齣後宝玉湘雲迎探惜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戲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宝釵点宝釵点了一齣魯智深醉閙五台山宝玉道只好点

這些戲宝釵道你白听了這幾年的戲那
里知道這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
宝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宝釵咲道要
說這一齣熱鬧你還筭不知戲呢你過來
告訴你這一齣熱鬧戲是一套北点絳唇鏗鏗
鎗鏘頓錯挫韵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
詞藻中有一枝寄生草填的極妙你何曾
知道呢宝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來央

告好姐：念與我听：宝釵便念道慢搵英雄泪想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没緣法轉眼分離下赤條：來去無牽掛那里討烟簑雨笠捲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宝玉听了喜的扣膝圍稱賞不絶又讚宝釵無書不知代玉道安靜看戲罷還唱山門你到粧瘋了說的湘雲也咲了于是大家看戲至晚散時賈母深愛

那作小旦的與一個作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越發可憐見兒的因問他年紀那小旦才十一歲小丑才九歲大家嘆息一回賈母令人拿些肉菓給他兩個又另外賞錢兩吊鳳姐咲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來宝釵心内也已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說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說湘雲接着咲道到像林妹

妹的模樣兒宝玉听了忙把湘雲瞧了一眼使個眼色衆人却都听見了這話留神細看都咲起來了果然不錯一時散了晚間湘雲更衣時便命翠縷把衣包打開収什都包了起來翠樓道忙什広等去的那日再包不遲湘雲道明兒一早就走在這里作什広看人家的鼻子眼精（睛）什広意思宝玉听了這話忙赶近前說道好妹〻你

錯怪了我林妹妹〻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
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
妨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你我是怕你
得罪了人所以才使眼色你這會子惱我
不但辜[辜負]了了我而且反到委曲了我若是
別人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
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哄我我也
原不如你林妹妹〻別人說他拿他取笑都

好

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
他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了頭得罪了他
使不得宝玉急得說道我到是為你反為
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外心立刻化成灰教
人踐踏湘雲道大正月里少信嘴胡說這
些設沒要緊的悪誓散話歪話說給與那
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說
去別叫我啐你說着一逕至賈母裡間忿

好

忿的滿淌着去宝玉没趣只得又來尋代玉剛到門檻前代玉便推出來將門閂上宝玉又不解何意在窗外只是吞聲叫好妹妹代玉總不理他宝玉悶悶的垂頭自審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斷不能劝那宝玉呆呆的跕着代玉只當他回房去了起來開門只見宝玉還跕在那里代玉反不好意思不好再閂門只得抽身上床淌着

好

宝玉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原故說出來人也不委曲好：的就恼了終久是為什庅起代玉冷咲道問的我倒好我也不知為什庅我原是給你們取笑兒的拿着我比戲子給衆人取咲宝玉道我並没有比你我並没有笑為什庅恼我呢代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咲比別人比了咲了的還還利害呢宝玉听說無可

好

分辯不則一聲代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恕再你為什庅又合雲兒使眼色這個你是什庅心呢莫不是他合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的丫頭他合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不是自惹人輕賤了呢是這個主意不是這却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個偏又不領你的好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

性児行動肯惦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惦他
我惦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
干宝玉見説方知才與湘雲私談的話俱
被他听見了細想自已原為他二人怕生
隙惦方在中調和不想並未調和成反自
已落了兩處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
經上有巧者劳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繋之舟又曰山木自

冦源水自盜等語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目下不過這兩個人尚未應酬妥協將來猶欲為何事想到其間也無分辯回答自己轉身回房來代玉見他去了便知他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己越發添了氣便說道這一去一倍子也別要來也別說話宝玉不理回房淌在床上只是瞪瞪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

就說只得以他事來解釋因咲道今日看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宝姑娘一定要還席的宝玉冷咲道他還曾誰什庅相干襲人見這話不是往日口吻因又咲道這是怎庅說好〻的大正月里娘兒們姊妹們都喜喜欢欢你又怎庅這個行景宝玉冷咲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喜欢不喜欢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他們既隨和豈不大

家彼此有趣宝玉道什庅是大家彼此他他們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條〻來去無牽掛談及此句不覺泪下襲人見此景況不肯再說宝玉細想這一句趣味不禁大哭起來畨身起來至案前遂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不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寫畢自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此又填一枝寄生草也寫在偈後自已又念了一遍自覺了無掛碍心中自得便上床睡了誰想代玉見宝玉此番果斷而去故以尋襲人為由來覩動静襲人咲回道已經睡了代玉听說便要回去襲人咲道姑娘請跕住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什麽話說着便将方才那曲子與偈語悄悄拿來遞

與代玉看代玉看了知道宝玉因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可咲可嘆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兒無甚關係說畢便拿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次日又與宝釵看宝玉釵看其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碍憑來去茫々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疎密從前碌々却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

真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又咲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日一枝曲子惹出來的這些道書禅机最能移性明兒認真說出這些瘋話來存了這個意思都是從我那一支曲子來我成了個罪魁了說着便撕了個粉碎遞與丫頭說快燒了罷代玉咲道不說撕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

啻吽他收了這個痴心邪念說着個人果
然都往宝玉屋里來一進來代玉便咲道
宝玉呀我問你至貴者是宝至堅者是玉
你有何貴你有何堅宝玉竟不能答三人
咲道這樣鈍愚還叅禅呢代玉又道你那
偈語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
自我看來還未盡善我再續兩句在後因
念云無立足境方是干淨宝釵道寔在這

廚

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弘忍在黃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月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中房碓米听了這偈說道美則美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鉢

傳他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這句机鋒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代玉咲道彼時不能荅就算輸了這會荅上來也不為出奇只是已後再不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的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叅禪呢宝玉自已為覺悟不想忽被代玉一問便不能荅宝釵又比出語録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已想

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知覺的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咲道誰又叅禪不過一時頑話罷了說着四個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灯謎來命你們大家去猜〻着了每人也作一個進去四人听說忙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灯來凿為灯謎而製上面已有一個

衆人都争看乱猜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着了不要説出來每人各暗暗的寫在紙上一齊封進宮去娘娘自騐是否宝釵等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絶句並無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説難猜故意尋思其寔一見便猜着了宝玉代玉湘雲探春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一併將賈环賈蘭等傳來一齊各揣心机

都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在灯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前娘〻所製俱已猜着惟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着也將寫的拿出來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乱說猜着了太監又将頒賜之物送與猜着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筅音鑫破竹如箒以淨洗茶之積也

獨迎春賈环二人未得迎春自為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环便覺得没趣且又听太監說三爺作的這個不通娘娘也没猜吽我帶回來問三爺是箇什庅衆人听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庅寫道是

大哥有角只八個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环只得告訴太監

說一個枕頭一個獸頭太監記了領茶了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越發喜樂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灯來設于堂屋命他姊姊妹妹們各自暗暗的作了寫出來粘于屏上然後預備香茶細菓以及各色頑物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况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設了酒菓備了頑物上房懸了彩灯請賈母賞灯

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宝玉一席下面王夫人宝釵代玉湘雲又一席迎探惜三個又一席地下婆娘了妚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裡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因問怎庅不見蘭哥地下婆娘忙進裡間問李氏李氏起身咲着回道他說方才老爺

没去吽他他不肯來婆娘回覆了賈政衆人都咲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

賈环與兩個婆娘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傍坐了抓菓品與他吃大家說咲取樂往常間只有宝玉長談濶論今日賈母政在這里便惟唯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女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揀口禁言代玉本性懶與人共原不肯多話宝釵原不妄言多話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此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不

樂賈母亦不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之故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自己去後好讓他們姊妹弟兄取樂賈政忙陪笑道今日听見老太太這里大設春灯雅謎故也備了彩礼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兒子半点賈母笑道你在這里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到叫我悶你要猜謎時我

便說一個你猜〻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咲道自然要罰若猜着了也是要領賞的賈母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念道

獅子身輕跕樹梢　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便故意亂猜別的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了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與賈母猜念道是

身自端方　体自堅硬　雖不能言

有言必應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了宝玉宝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咲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送上來地下婦女們答應一般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灯節下所用所用所頑之物心中甚喜遂命道給你老爺斟酒宝

玉執酒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姊妹們做的你猜一猜我听賈政荅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一個寫道是

能使妖魔胆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般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此是元春之作

賈政道這是爆竹庅宝玉荅道是賈政又看

道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乱　只有陰陽数不同

此是迎春之作

賈政道是筭盤迎春笑荅道是又往下看是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粧点最堪宜
遊絲一断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別離

此是探春之作

賈政道這是風箏探春笑道是又往下看道是

前身色相總無成　不聽菱歌聽佛經

莫道此生沉黑海　性中自有大光明

此是惜春之作

石頭記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言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妃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發例其優劣次敘又命在大觀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大觀園磨石鐫字

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薔又管
理着文官等十二個女戲並行頭等事不
大得便因此賈珍又將賈菖賈菱等喚来
監工一日湯蠟釘硃動起工来這也不在
話下且說那個皇〻廟並達摩庵兩處一
班的十二個沙彌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挪
出大觀園来賈政正忠分到各廟去分住
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盤笑

着也要到賈政這邊謀個大小事務與兒
子管〻好歹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件
事出來便坐轎子来求鳳姐〻〻因他素日
不大拿班作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
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
打發别處去一時娘〻出來就要承應倘
或散了再若用時可又費事依我的主
意不如將他們竟送到咱們家廟裡鉄檻

寺去月間不過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完了說毅要就去叫來一点兒不費事呢王夫人聽了便𠋫之于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到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來當下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不知何事放下飯就走鳳姐一把拉住咲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别的事我不管若是為小和尚们那事好歹依我

這庅看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咲道
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了把
頭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似咲不咲的瞅
着賈璉你當真的是頑話賈璉咲道西廊
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来求了我兩三次
要這個事管〻我應了叫他等着好容易
出来這件事又奪了去鳳姐笑道你放心
園子東北角上娘〻說了還叫多〻的種

松柏樹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這件出
来我管保叫芸兒管這件工程賈璉道果
然這樣也到罷了只是昨日晚上我不過
是要改過樣兒你就扭手扭脚的鳳姐聽
了嗤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
頭便吃飯賈璉已經笑着去了到了前面
見了賈政果然是和尚一事賈璉便依了
鳳姐的主意説道如今看来芹兒到大〻

的出息了　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橫竪
照在裡頭的規例每月叫芹兒支領就是
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事聽賈璉如此
說便依了賈璉回到房中告訴鳳姐々々
即命人去告訴了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
母子二人感謝不盡鳳姐又作情央賈璉
先支三個月的叫他寫了領子賈璉批票
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

芟三個月供給來白花花的二三百貫芹隨手拈了一塊撂與掌秤的人請他們吃茶罷于是命小廝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商議登時僱了一個大叫驢自己騎上又僱了幾輛車至榮國公角門前喚出二十四個人來上車一逕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如今且說賈元春因在宮中自編大觀園題詠之後忽想那大觀園中景

致自己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
敢使人進去騷擾豈不寥落況家中現有
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
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卻又想起
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
弟若不命他進去只怕冷清了一時不大
暢快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須得也命他
進園居住方妙想畢遂命太監夏守忠到

榮國府來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只管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寶玉仍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這諭待夏守忠去後便來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聽了還由自可惟寶玉聽了這諭喜的無所不可・正合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丫鬟來說老爺叫寶玉〃〃聽了好似打了個焦雷登時掃

去興頭臉上轉了顏色便拉着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一般殺死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道好寶玉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況且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想是娘〻叫你進去住他吩咐你幾句不過不叫你在裡頭淘氣他說什麽你只好好的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嬷〻來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別

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嫗〻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不挪了三指蹉到這邊来可巧賈政正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件金釧兒彩雲彩霞繡鸞繡鳳等衆丫嬛都在廊簷下站着你呢一見寶玉走来都抿着嘴笑金釧一把拉住寶玉悄〻的笑道我這嘴上是才擦的香浸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正心

裡不自在你還奚落他越這會子喜歡快
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進门去原来賈政合
王夫人都在裡间屋裡趙姨娘打起簾子
寶玉躬身挨入只見賈政合王夫人對面
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
惜春賈環四個人都坐在那裡一見他進
来惟有探春惜春合賈環站了起来賈政
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

等人看看賈環人物委瑣舉止荒疎忽又想起賈珠来再看〻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爱如珍自己的鬍鬚將已蒼白因這幾件上把素日嫌惡寶玉之心不覺减了八九半晌說道娘〻吩咐你日日外頭嬉遊漸次疎懶如今叫禁管同你姊妹們在園子裡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心學習再若不守本分安常你可仔细賢

玉連〻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拉他在
身傍坐了他姊妹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
摸娑着寶玉脖項説道前兒的丸藥都吃
完了麽寶玉答應還有一丸王夫人道明
日再取十丸去天〻臨卧的時候叫襲人
伏侍你吃了你再睡寶玉道只從太〻吩
咐了襲人天〻晚上想着打發我吃賈政
問道襲人是何人王夫人道是個丫頭賈

政道丫頭不管叫個什麼罷了是誰刁鑽
起這樣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
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
老太太如何知道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
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
書曾記得古人有一句詩云花氣襲人知
晝暖因這個丫頭姓花便隨口起了這個
名字王夫人忙又向寶玉道你回去改了

嚴老爺也不用為這小事生氣賈政道究竟也無妨碍又何用改只是可見寶玉不務正常在這些濃詩艷曲上作工夫說畢斷喝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去罷只怕老太々等你吃飯呢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咲着伸々舌頭見帶着兩個老嬷々一溜烟走了剛至穿堂门前只見襲人倚门立

在那裡一見寶玉平安回来堆下咲来問
吽你作什庅寶玉告訴他没有什庅不過
怕我進園去淘氣吩咐〻〻一面説一面
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黛玉正在
那里寶玉便问他你往那一處好黛玉正
心裡盤筭這事忽見寶玉问他便咲道我
心裡想着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隱着
一道曲欄比別的更覺幽静寶玉聽了拍

手咲道正合我的主意一樣我也要叫你住這裡呢我就住怡紅院偺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較着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日好哥兒姐兒們搬進去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什薛寶釵住了蘅蕪院林黛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書齋惜春住了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

住了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嬷嬷四個
丫頭除各人奶娘丫嬛不算外另有專管
收什掃打的人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
時園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
等寂寞了閒言少叙且說寶玉自進園来
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貪生求之心了每
日只合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
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致描鸞刺鳳鬪

草簷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樂他曾有幾首即事詩作的雖不美好却到是真情真景略記幾首云

春夜即事云

露綃雲幄任舖陳陽巷墓更聽來真枕上輕寒窓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盈盈燭淚因誰泣默默花愁為我嗔自是小鬟嬌懶慣擁衾不耐喚言頻

夏夜即事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窗明
麝月開宮鏡室靄檀雲品御香琥珀杯傾
荷露滑玻璃檻納柳風涼水亭處處齊紈
動簾捲珠樓羅晚粧

秋夜即事

絳雲軒裡絕喧嘩桂魄流光浸茜紗苔鎖
石紋容睡鶴井桐露濕棲鴉抱衾婢至舒

金鳳倚檻人歸落翠花靜夜不眠因酒渴

沉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罽鸘衾睡未成松影

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女兒翠袖

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卻喜侍兒知試

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因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力人見是榮

全不稱

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作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一等輕浮子弟愛上那風騷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贊因此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越發得了意鎮日家作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煩惱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兒正在混沌世界

天真爛熳之時坐卧不避嬉咲無心那裡知宝玉此時的心事那寶玉心内不自在便懶在園内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痴痴的了茗烟見他這樣因想与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頑煩了的不能開心惟有這件宝玉不曾看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内把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的角本買了許多来引

宝玉看寶玉何曾見過這些書一看見了便如得了珍宝茗烟囑咐他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寶玉那裡捨的不拿進園去踟躕再三單把那文理細密的揀了幾套進去放在床頭上無人時自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在外面書房裡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

邊桃花樹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玩正看着落花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樹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落的滿身滿書滿地皆是寶玉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在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寶玉正踟蹰間只聽背後有人說話你在這

裡作什庅賓玉一回頭却是黛玉来了肩
上担着花鋤〻〻上掛着花囊手内拿着
花掃寶玉咲道好来羅把這個花掃起来
撂在那水裡我才撂了好些在那裡呢黛
玉道撂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干净
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臟的臭的混
倒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畦角上我有一個
花塚如今掃起来裝在這絹袋裡拿土埋

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干淨寶玉聽
了喜不自勝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
什黛玉道什庅書寶玉見問忙的藏之不
迭便説道不過是中庸大学黛玉笑道你
又在我跟前弄鬼趂早兒給我瞧〻好多
着呢宝玉道好妹〻若論你我是不怕的
你看了好歹別要告訴人真〻這是好文
章你看了這個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説

一面遞了過去黛玉把花具都放下接書來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過頓飯工夫將十六齣俱已看完自覺詞藻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書却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的記誦寶玉咲道妹妹你說好不好黛玉咲道果然有趣寶玉咲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黛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就竪起兩道

似戲的眉瞪了兩個似睜非睜的眼微腮
帶怒滿面含嗔指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
說好〻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述了這
些混話來欺負我〻告訴舅〻舅母去說
到欺負兩個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兒紅了
轉身就走寶玉着了忙向前攔住說道好
妹〻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
有心欺負你明日我吊在池子裡教個癩

頭黿吞了去变個大王八等你明日作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駝一輩子碑去說的黛玉嗤的一聲咲了一面揉着眼一面咲道一般唬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来是個苗兒不秀銀樣蠟鎗頭寶玉聽了咲道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黛玉說你會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庅寶玉一面收

書一面咲道正経快把花埋了罷别提那
個了二人便收什落花正才掩埋妥恊只
見襲人走来説道那里没找到抹在這裡
来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
請安老爺太〻叫打發你去呢快回来換
衣裳去罷寶玉聽了忙拿了書别了黛玉
同着襲人回房換衣不提這裡黛玉見寶
玉去了又聽見衆姊妹也不在房自己悶

悶的正欲回房剛走梨香院墻角邊只聽
墻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黛玉便知是那
十二個女孩子演習戲文呢只因黛玉素
習不大喜看戲文便不留心只管往那邊
走偶然兩句吹在耳內明明白白一字不
落唱道是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樣都
付與斷井頹垣黛玉聽了到也十分感慨
纏綿便止住步側耳細聽又聽他唱道是

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
這兩句不覺点頭自嘆心下自思道原来
戲上也有好文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
能領畧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
想躭悞了聽曲子側耳時只聽唱道則為
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
上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怜
等句越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

好

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又有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才所見西廂記中落花流水紅閑情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正沒個開交忽覺背後擊了一下及回頭看時

不知の何

原来是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卅

粧晨綉夜心無意　對月臨風恨有之

石頭記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染想思

話說林代玉正自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掌說道你作什麽一個人在這里林代玉到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别人却是香菱林代玉道你這傻丫頭唬我這麽一跳你這會子打

那里来香菱嘻嘻的咲道我来請我們姑娘的找姑娘總不見你們紫鵑也找你呢說蓮二奶奶送了什庅茶葉来給你的走罷回家去坐着一面說着一面拉了代玉的手回瀟湘館来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的新茶来代玉和香菱坐了靠他們有何正事談講不過說些這個繡的好那一個扎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

便去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説宝玉因被襲人我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針線的見宝玉来了便説道你往那裡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過那邊請老爺的安去還不快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宝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着桃紅綾子襖兒青緞子背心束着白縐紬汗巾

兒臉向內低着頭看針線脖子上帶着扎花領子宝玉便把臉湊在他脖子上聞那粉香油氣禁不住用手摩撫摩其白膩不在襲人之下宝玉便猴扶上身去涎皮咲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說一面扭棍糖是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我了他一輩子也不勸勸還是這庅着襲人抱了衣服出來

向宝玉道左勸着不改右勸着也不聽你到底是怎広樣你再這広着這個地方可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了衣服同了鴛鴦往前面来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正去請安回来了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傍邊轉出一個人来請宝叔安宝玉看時只見這個人容長臉兒長挑身材年紀

只好十八九歲生的着寔斯文清秀到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庅名字賈璉咲道你怎庅發獃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宝玉咲道是了是了我怎庅就忘了因問他母親好這會子什庅句當賈芸指着賈璉道我二叔說句話宝玉咲道你到比先越發出息了到像是我的兒子賈璉咲

道好不害燥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替你作兒子了宝玉咲道他今年十幾歲了賈芸道十八歲了原来這賈芸最伶俐乖巧不過聽宝玉這樣說便咲道俗語說的摇車里的爺爺拄杨杖的孫子雖然歲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沒了這幾年也無照看教導若宝叔不嫌姪兒蠢笨認作兒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賈璉咲道你

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閙交的呢宝玉
咲道明兒你閙了只管来我我别和他們
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閙兒明兒你
在書房裡来和你説天話兒我帶你園子
里頑去説着扳鞍上馬衆小厮圍隨往賈
赦這邊来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
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已請了安賈
赦先站起来回了賈母話次後便喚人来

帶哥兒進去太太屋里坐着宝玉領命退出来至後面進入上房邢夫人見了他来先到站起来請過賈母的安宝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好又命人到茶来一鍾茶未吃完只見賈琮来問宝玉好邢夫人道那里找活猴子去你那奶媽子死絶了也不収什収什你弄的黑眉烏嘴那里像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説

着只見賈环賈蘭小叔侄兩個也來了請過邢夫人的安邢夫人便叫他兩個椅子上坐了賈环見宝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娑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和賈蘭使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辞宝玉見他們要走自已也就起身要一同回去邢夫人咲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

宝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两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你各人的母親好你們姑娘姐姐妹妹都在這里呢閙的我頭疼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环寺答應着便出来回家去了宝玉咲道可是姐姐們都過来了怎庅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一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里去了宝玉道大娘方才說有話說不知是什庅話邢夫

人咲道那里什庅話不過叫你等着同你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娘兒兩個說話時不覺早飯時節調開桌椅擺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飯宝玉出去辭了賈赦同姊妹們一同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置不在話下且說賈芸見了賈璉因打聽有什庅事情賈璉向他說道前兒到有一

件事情出來偏你嬸娘再三求我給了賈芹了他許了我說明兒園子里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来一定給你就是了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子跟前先提我今兒来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作什庅我那里有這些工夫說閑話呢明兒一五更還要到興

邑走一倘須得當日趕回来總好你先去寺着後日起更以後你来討信来早了我不得閑説着便回後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来便往他母舅卜世仁家来原来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才從鋪子里回来忽見賈芸進来彼此見過了因問他這早晚什么事跑了来賈芸咲道有件事求舅舅帮襯

我現見一件要緊事用些ゝ氷片麝香使用好夕舅舅每様賒四兩給我八月里按数送了銀子来卜世仁冷咲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兒也是我們鋪子里一個影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揔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錯了這個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還赶出鋪子去况且如

可笑

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種不三不四的小鋪子里来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倒扁兒去買這是一二則你那里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兒家很不知好歹也到底立個主見賺幾個錢弄的穿是穿吃是吃的我看着也喜歡賈芸咲道舅舅說的到干净我父

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事後來聽見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出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田兩間房呢是我不成器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粥來叫我怎庅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個死皮賴臉的三日兩頭兒來纏舅舅要三升米兩升荳子的舅舅也就沒法兒卜世仁道我的兒

舅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母親說
愁你沒個計筭兒你但凡要立的起來到
你們大房里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便
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管事的人們嘻和
嘻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出城去遇
見了你們三房里的老四騎着大黑叫驢
帶着四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
庙里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樣的好

事兒到他手裏了賈芸聽說劳刀的不堪
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庅急的這樣吃
了飯再去罷一句話未說完只見他娘子
說道你又胡塗了說着沒了米這里買了
半斤麪来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粧胖呢留
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斤來
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兒往
對門王奶奶家有錢借三二十個你說明兒

就還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
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家夫
妻且說賈芸睹氣離了母舅家一逕回歸
舊路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低着頭
只管走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
把賈芸唬了一跳聽那醉漢罵道𠆤你媽
的瞎了眼睛了碰起我來了賈芸忙要躲
早被那醉漢一把抓住對面一看不是别

人却是緊鄰倪二原來這倪二是個潑皮常放重利在賻賭場吃閒錢專愛吃酒打架如今正從欠主家取了利錢吃醉回來不想被賈芸碰了一頭正沒好氣掄拳就要打只聽那人說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聽見是熟人語音將醉眼睜開看時見是賈芸忙把手鬆了趔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我該死我該死這會子往

那里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個沒趣倪二道不妨有什麽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平他是誰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人管叫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且别生氣聽我告訴你這原故說着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令舅我便罵出好話来真真氣死我也罷你

也不用愁煩我這里現有幾兩銀子你若
用什庅只管拿去買辦但只一件你我作
了這些年的街坊我在外頭有名放賬的
人你却從沒有和我張過口也不知你厭
惡我是個潑皮怕底了你的身分也不知
你怕我難纏利錢重若說怕利錢重這銀
子我是不要利錢的也不用寫文立約若
說怕底了你的身分我就不敢供給你了

各自走開一面說一面從搭包里掏出一
卷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素習倪二雖然
潑皮無賴却因人而使頗頗的有義俠之
名若今日不領他之情怕他燥了倒恐生
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也倒罷
了想畢咲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我何
曾不想着來和你張口但只是我見你所
交結的都是些有胆量有作為的人像我

們這等無能為的你通不理我若和你張口你豈肯借給我令日既蒙高情我怎敢不領回家按例寫了文約過來便是了倪二大笑道好會說話的人我却聽不上這話既說相與交結四個字如何又放賬給他使圖賺他的利錢既把銀子借與他圖他的利錢便不是相與交結了閑話也不必講既承你不棄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

的銀子你便拿去置買東西你要寫什広文契趁早把銀子還我讓我放給那些有有指望的人使去賈芸聽了一面接了銀子一面咲道我便不寫罷了有何着急的倪二咲道這不是話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到那邊也有点事情去你竟請回去罷我還求你帶個信兒與舍下叫他們早些閑門睡罷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要

緊事叫我們女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
短腿家來找我一面說一面趔趄着脚兒
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碰了這件
心事下也十分罕異想那倪二到果然有
些意思只是還怕他一時醉中懐慨到明
日加倍的要起來便怎處心内犹疑不决
忽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也可加倍還
他想畢一直走到一個錢舖里將那銀子

秤了一秤十五兩三錢四分二厘賈芸見倪二不撒謊心下越發歡喜收了銀子来至自家門首先到隔壁将倪二的信稍與他娘子方回家来見他母親在炕上坐着拈線見他進来便問那里去了一日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說卜世仁的事只說在西府里等璉二叔來着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吃過了給你留的飯在

那里吽小丫頭子拿過来你吃罷那天已是掌灯時分賈芸吃了飯收什安歇一夜無話次日一早起来洗了臉便出南門大香鋪里買了冰麝便往榮國府来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来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拿着大高笤帚在那里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里出来吽小廝們先别掃奶奶出来了賈芸忙上去

咲問道二嬸子那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
叫想必是裁什広尺頭正説着只見一羣
人擁着鳳姐出来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
奉承尚排場的忙把手逼着恭々敬々搶
上来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睄仍往前走
着只問他母親好怎広不来我們這里曠
曠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到時常記掛
着嬸子要来睄睄又不能来鳳姐咲道可

好

是你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来你就不說
他想我了賈芸咲道侄兒不怕雷打了就
敢在長輩前撒謊昨兒晚上還提起嬸子
来說嬸娘身子生的单弱事情又多虧嬸
子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全要是差一個
的早累的不知怎庅樣呢鳳姐聽了滿面
是咲不由的便止了步問道怎庅好好的
你娘兒兩個在背地里說起我来賈芸道

有個原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家里有幾個錢現開香舖只因他身上蠲了個通判前兒選了雲南不知那一處連家眷一齊去他便收了香舖不開了把賬物攢了一攢該人的給人該賤發的都賤發了像這個貴的貨都分着送了親朋友他就送了我四兩氷片四兩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若要轉賣不但賣不出原價來而

且誰家拿這些銀子買這個作什麼便是
很有錢的大家子也不過使幾分幾錢就
挺折腰了若說送人也沒個人配使這些
到叫他一文不值半文的轉賣了因此我
就想起罎子來往年間我還見罎子大包
的銀子買這些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進
了宮明兒這個端陽節不用說這些香料
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幾倍的用呢因此

想起来想去只有孝敬嬸娘一個人纔合式方不筭遭塌這東西一邉說一邉将那氷麝擧起來鳳姐正是要辦端陽節禮採買香料藥餌的時節忽見賈芸如此一来聽這一片話心下又是得意又是喜歡便命豐兒接過来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着你很知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你說你說話兒也明白心里也有見識賈

好

芸聽了這話入了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曾提我來鳳姐見問終要告訴他與他事情管的話把那話又忙止住心下想道我如今要告訴他那話到叫他看着我見不得東西是的因為得了這点子香就叫他管事了令兒先別提這事想畢便把派他監種花木工程的事都隐瞞的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兩句閑話便

往賈母那里去了賈芸也不好提得只得回來因昨兒見了宝玉叫他到外書房等着賈芸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霰齋三間書房里來只見茗烟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為奪車正辯嘴還有掃花挑雲伴鶴三個人在房簷上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脚一跺說道小猴們淘氣我來了衆小廝看見賈芸進來都纔

散了賈芸進入房内便坐在椅子上問宝二爺沒下來茗烟道今兒総沒下来二爺說什広我替你哨探哨探去說着便出去了這里賈芸便看字画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来再看看別的小廝却都頑去了正自煩悶只聽門前姣敔嫩語叫了兩聲哥哥賈芸往外睄時見是十六七歲的丫頭生得到也細巧干凈那丫頭一見了

賈芸便抽身躲了過去恰好茗烟走來見
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着個
信兒呢賈芸見了茗烟也就趕了出来問
怎麼樣了茗烟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
出來這就是宝二爺房里的好姑娘你進
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住的二爺來了那
丫頭聽說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先
前那等廻避了不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

那賈芸說道什庅廊上廊下的你只說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頭冷咲了一咲依你說二爺竟請回去罷有什庅話明兒再来今兒晚上得空兒我回回我們爺茗烟道這是怎庅着那丫道頭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来難道只是叫二爺在這里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里去明兒来是正經就便回来有人帶

信兒那都是不中用的他不過是口里荅應着他広大工夫給你帶信兒去呢賈芸聽了頭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名字因是宝玉房里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到是我明兒再来說着便往外走茗烟道我倒茶去二爺吃了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口里說着眼睛睄那了頭還跕在里呢那賈芸一逕

回家至次日果然又来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隔窓子咲道芸兒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来你有事求我昨兒你叔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咲道求叔叔這事嬸娘休提我這里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竟一起頭兒求嬸娘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

叔叔竟不能的鳳姐咲道怪你那里没成兒昨兒又来找我賈芸道娘[嬸]可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個意思昨兒還不求嬸娘如今嬸娘又好歹疼我一点罷鳳姐冷咲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吽我也難了早告訴我一聲兒有什広不成的多大点子事躭悞到這會子那園子里還要種樹種花呢我只想不出一個

人来你早來不早完了賈芸咲道既是這樣嬸娘明兒就派我罷鳳姐半晌說道這個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的烟火灯炮那個大京狂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嬸娘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個辦的好再派我那個鳳姐咲道你到會拉長杆兒罷若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錯的時侯

来領銀子後兒就進去種樹說畢命人駕了香車一逕去了賈芸喜不自禁来至綺霰齋打聽宝玉誰知宝玉一早便往北静王府里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来便寫了帖子来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出来单要了帖子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送與賈芸賈芸接了看那上批銀數批了二百兩

心中喜不自禁沓身走到銀錢庫上交與收牌票的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自是母子俱各歡喜次日一個五更賈芸先找了倪二將前銀按數還他那倪二見賈芸有了銀子他便按數收回不在話下這里賈芸又去買樹亦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宝玉自那日見了賈芸曾說明日着他進來說話兒如此說了之後他原是富貴公

子的口角那里還把這個放過（在心裡）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打結子去秋紋碧痕兩個去找紅檀呢又因他母親的生日接了出去了麝（麝）月又現在中（房）養病雖還有幾個作粗活聽喚的了頭估諒着叫不着他們都出去尋覓伴的頑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寶玉

要吃茶吋了兩三教方見兩三個老婆子
走進來宝玉見了他們連忙搖手兒說罷
罷不用你們了去罷婆子去了只得自己下
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說道
二爺仔細盪了手讓我來倒一面走上來
早接了碗過去宝玉到唏了一跳問你在
那里的忽然來了唏我一跳那了頭一面
遞茶一面回說我在後院子里總從里間

的後門進来难道二爺就没聽見脚步响宝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穿着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到是一頭黑鬒鬒的好頭髮挽着個鬢容長臉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宝玉看了便咲問道你也是我這屋里的人庅那丫頭道是宝玉道既是這屋里的我怎庅不認得那丫頭聽說便冷咲一聲道宝爺不認得的也多豈

止我一個從来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
西眼面前的事一点兒不作宝爺那里認
得呢宝玉道你為什広不作那眼面前的
事呢那丫頭道這話我也難説只是有一
句話回二爺昨兒有個什広芸兒来找二
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茗烟回他叫
他今晚早起来不想二爺又往北府去了
剛説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唏唏哈哈

的說咲着進入院來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着衣裳趔趔趄趄潑潑撒撒的那了頭便忙迎出去來接那秋紋碧痕正對抱怨你濕了我的裙子那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二人便都詫意將水放下忙進房來東睄西望並沒別個人只有宝玉二人便心中大不自在只

得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便找小紅問他你方才在屋里說什庅小紅道我何曾在屋里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手帕子去不想二爺要茶姐姐們一個沒有是我進去了纔到了茶姐姐們便來了秋紋聽了兜臉便啐了一口罵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提水你不

去倒叫我們去你不等着作個巧宗兒一
里頭就你好了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了
你也拿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的不配碧
痕說道明兒我說給他們要茶要水遞東
拿西的咱們都别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
紋道這麼說還不好我們散了單讓他在
這屋里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
見有個老嬷嬷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兒

有人帶匠人進來種樹叫你們嚴緊着些衣服裙子別混晒晾的那土山一溜都攔着幃幙呢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兒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婆子道是什庅後廊上的芸二爺秋紋碧痕聽了都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聽見了心内却明白就知是昨兒外書房見的那個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只因玉

字犯了林黛玉宝玉的名字便把這個字隐起來便都叫他小紅原是榮國府中世代舊僕他父母現在収管各處房田事務

且聽下冊分解

石頭記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仙

話說紅玉心中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跤唬醒方知是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丫頭子來會他去掃打房子提洗臉水

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內束了一條汗巾子便来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日見了紅玉也就留了心若要直指名喚他上来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若好還罷了若不好起来那時到不好意思退送因此心下悶悶的一早起来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拿下窗子

只有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好幾個
了頭在那裡掃地都擦胭抹粉簪花插柳
的獨不見昨日那一個了頭寶玉便靸鞋
恍出了房门只裝着看花兒這裡瞧〻那
里望〻抬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底下欄
杆上似有一個人倚在那裡却恨面前一
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只得又轉了一
步仔細一看却是昨日的那了頭在那裡

出神寶玉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着忽見碧痕来催洗臉去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説紅玉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来襲人咲道我們這裡的噴壺我昨兒打了你到林姑娘那裡去把他們的借来使使紅玉答應了便走出来往瀟湘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抬頭一望只見山坡上但凡高處都攔着幃幙方想

起今見有匠役在裡頭種樹因轉身一望
只見那邊遠〻的一簇人在那裡掘土賈
芸正坐在那山子石上紅玉待要過去又
不敢過去只得悶〻的向瀟湘館取了噴
壺回来無精打彩自回房內倒著衆人只
説他一時身上不快都不理論展眼過了
一日原来次日就是王子騰夫人壽誕那
裡原打發人来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

見賈母不去自已便也不去了到是薛姨媽同着鳳姐兒並賈家四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可巧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命他来抄個金剛咒唪頌那賈環正在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点上燈燭拿腔作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雲倒茶来一時又叫金釧兒拿剪〻蠟花一時又說金釧兒擋了燈影此時衆丫嬛們素日

原厭惡他却不答應只有彩霞還和他合
的来倒了一鍾茶遞與他因見王夫人和
人說話他便悄悄向賈環說道你安些分
罷何苦討這個厭那個厭的賈環道我也
知道了你别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把我
不大理論我也看出来了彩霞咬着嘴唇
向賈環頭上戳了一指頭說道沒良心的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心人兩人正說着只

見鳳姐来了拜見過王夫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问他今兒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等話說了不多幾句話寳玉也来了進门見了王夫人不過規〻矩矩說了幾句話便令人除去抹額脱了色服拉了靴子一頭滾在王夫人懐内王夫人便用手滿身滿臉摩娑撫弄他寳玉也搬着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的王夫人

道我的兒你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的你還只是揉搓一會子鬧上酒来還不在那裡靜々的倒會子呢說着便叫人拿個枕頭来寶玉聽說下来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咲只見彩霞淡々的不大答應兩眼只向賈環處看寶玉便拉他的手咲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呢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

只往衣内放　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我就嚷了二人　正鬧著原來賈環聽的見素日原恨寶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厮鬧心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雖不聽明言却每每暗中算計只是不得下手今見相離甚近便要用熱油盪瞎他的眼睛因而故意裝作失手把那一盞油汪汪的燈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嗳喲滿屋裡衆

黑衆人都唬一跳快拿燈来看時只見寶
玉滿臉滿身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氣一
面命人来替寶玉洗臉一面又喝賈環鳳
姐三步兩步跑上炕去替寶玉收什着一
面咲道老三還是這庅荒脚雞是的我説
你上不得高抬擺趙姨娘也該時常教導
教導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那王夫人
不罵賈環便叫過趙姨娘罵道養出這樣黑

心不知道理下流種子来也不管〻幾凡番
幾次我都不理論你们得了意越發上来
了那趙姨娘素日雖然也常懷嫉妒之心
不忿鳳姐寶玉兩個也不敢露出来如今
賈環又生了禍受這塲要惡氣不但吞聲承
受而且要去替寶玉收什只見寶玉左臉
上湍了一膗炮出来幸而眼睛竟没動王
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明日賈母問怎

樣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數落一頓然後
又安慰了寶玉一番又命取敗毒消腫藥
来敷上寶玉道雖然有些疼還不妨事明
兒老太〻問就說是我自己燙的罷了鳳
姐笑道便說是自己燙的也要罵人為什
庅不小心看着叫你燙了橫豎有一塲氣
生的到明兒憑你怎庅說去罷王夫人命
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後襲人等見了

寶玉都慌的了不的林黛玉見寶玉出了
一天门就覺悶〻的沒個可說話的至晚
正打發人来问了兩三遍回来不曾這遍
方纔回来又偏生盪了臉黛玉便赶着来
瞧只見寶玉正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
滿的敷了一臉的藥黛玉只當盪的十分
利害忙上来问怎麼盪了要瞧〻寶玉見
他来了忙把臉遮住摇手叫他出去不肯

叫他看知道自己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些東西黛玉自已也知道自已有件癖性知道寶玉的心內怕他嫌臟因咲道我瞧々盪了那裡了有什麽遮著藏著一面說一面就湊上来強搬著脖子瞧了一瞧問他疼的怎麽樣寶玉道也不狠疼養一兩日就好了黛玉坐了一會々的回房去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然自已

承認是自己燙的不與別人相干免不得

那賈母又把跟從的人罵一頓過了一日

就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

請安見了寶玉唬一大跳問其緣由説是

燙的便點頭嘆息一回向寶玉臉上用指

頭畫了幾畫口内嘟嘟嚷嚷的又持頌了

一回説道管保就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

災又向賈母道老祖宗老菩薩那裡知道

那經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便有許多的促狹鬼跟著他淂空便擰他一下或搯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著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人家子弟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趕著问這有個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道這也容易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好事

也就罷了 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兒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邪祟撞客之疾賈母道倒不知怎麼個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道也不不值什麼不過除香燭之外一天多添幾斤香油点上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的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

一夜也得多少油明白告訴我也好做這件功德的馬道婆聽如此說便咲道這也不拘隨施主菩薩們隨心儵我家裡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着呢南安郡王府裡的太妃他許的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斤油一斤燈草那海燈只比釭略小些錦田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四斤再還有幾家也有五斤三斤的一斤二

斤的都不拘數那小家子窮人家捨不起
這些的就是四兩半斤也少不得替他点一
点賈母聽了点頭思忖馬道婆道還有一
件若是為父母尊親長上呢多捨些無妨
若說老祖宗如今為寶玉若捨多了到不
好還怕哥兒禁不起到折了福不當家花
拉的要捨大則七斤小則五斤也就是了
賈母道既是這麼說你便一日五斤合準

了每月来打躉闌了去馬道婆念一𣳚阿
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命人来吩咐已
後大凡寶玉出門的日子拿幾串錢交給
小子们帶着遇見僧道窮苦之人好施捨
說畢那馬道婆又坐了一回便往各院各
房问安閑曠去了一時来至趙姨娘房内
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了頭到茶来與他
吃馬道婆因見炕上堆着些零碎紬緞灣

角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道可是我正沒了鞋面子趙奶〻你看零碎緞子不拘是什麼顏色的弄一雙子給我趙姨娘聽說便嘆口氣說道你瞧〻那裡頭還有那一塊是成樣的成了樣的東西也到不了我手裡來有的沒的都在那裡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馬道婆見說果真便挑了兩塊紅青的袖將起來趙姨娘問道前兒我

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在藥王老爺跟前上
供你可收了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
了供了趙姨娘嘆道阿彌陀佛我手裡但
凡從容些也時常的上個供只恨心有餘
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
環哥兒大了得個一官半職時你要作多大的
功德不能了趙姨娘聽說鼻子裡咲了一
聲說道罷再別說起如今就是個樣兒我

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裡那一個兒也不
是有了寶玉竟是得了個話就他還是小
猴子家長的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也
還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
伸手出兩個指頭兒來馬道婆會意便問
道可是璉二奶〻趙姨娘唬的忙摇手兒
走到門前掀簾子向外看〻無一個人
方進來向道婆悄〻說道了不的了不的

提起這個王兒来真〻把人氣殺吽人一言難盡我白和你打個賭明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吽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見他如此說便探他口氣說道我還用你說難道看不出来的也虧你們不大理論只憑他去到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誰還敢把他怎麽樣呢馬道婆聽說鼻子裡一哼半晌說道不是

我說句造業的話你們沒有本事也難怪
別人明不敢怎樣暗裡也就算計了還等
這如今趙姨娘聞聽這話裡有道理心內
暗〻的喜歡便說道怎麼暗裡算計我到
有這樣心只是沒有這樣能幹人你若教
給我這法子我大〻的謝你馬道婆聽這
話打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
你快休問我〻那裡知道這些事罪過罪

過趙姨娘道你又来了你是最肯濟困扶
危的人難道就眼睁睁的看人家去擺佈
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還怕我不
謝你馬道婆聽如此說便咲說道我不忍
叫你娘兒們受人折磨還由可若說謝的
這個字可是你錯打算了就是我希圖你
的謝靠你有什麽東西打動我呢趙姨娘
聽這口氣鬆動了便說道你這麽明白怎麽

胡塗起来了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個絕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兒的那時你要什麽不得呢馬道婆聽了低了頭半晌說道那時候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道這又何難如今我雖手裡沒什麽也零碎攢了幾兩梯己還有幾件衣服簪子你先拿些去下剩的我寫個欠銀子的文契給你〻要什麽保

人也有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果然
這樣趙姨娘道這如何還撒得謊說着便
呼過一個心腹的婆子來耳根底下嘁嘁
喳喳說了幾句話那婆子出去了一時回
來果然寫了個五百兩欠契來趙姨娘便
用了手摸押走到廚櫃裡將梯己拿了出來
與馬道婆看道這個你先拿去做個香燭
供養使費可好不好馬道婆看了白花花

一堆銀子又有欠契並不顧青紅皂白滿口裡應著伸手先去抓了銀子拽起來然後收了欠契又向褲裏掏了半晌掏出十個紙鉸的青臉紅髮的鬼祟並兩個紙人遞與趙姨娘又睄睄教他道把兩個的年庚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身上並這五個鬼都掖在他們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家裡作法自有效驗千萬小心不要害怕

正纔說完只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道
馬奶〃〃可在這裡太〃等你呢二人方散
了不在話下却說林黛玉因見寶玉近日
遭了臊總不出门到得時常在一處說〃
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遍書自覺無趣便
同紫鵑雪雁作了一回針線更覺煩悶便
倚着房门出了一回神信步出來看階下
新迸出的稚笋不覺信步出了院门一望

園中四顧無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聲
黛玉信步便往怡紅院中來只見幾個丫
頭舀水都在迴廊上圍着看畫眉洗澡呢
聽見房內有咲聲黛玉便入房中看時原
來李宮裁鳳姐寶玉都在這裡呢一見他
進來都咲道這不又來了一個黛玉咲道
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來的鳳姐道前兒
我打發丫頭送了兩瓶茶葉去你往那裡

去了黛玉笑道可是呢我到忘了多謝你
的茶葉鳳姐兒又道你嚐了可還好不好
沒有說完寶玉便道論理可到罷了只是
我說不大甚好也不知別人嚐着怎麽樣
黛玉道味到請只是顏色不狠好鳳姐道
那是暹羅國進貢来的我嚐着也沒什麽
趣兒還不如我每日吃的呢林黛玉道我
吃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寶玉道

你果然愛吃把我這個你拿了去吃罷鳳姐道不用取去我打發人送來就是了我明日還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發人送来黛玉聽了咲道你們聽〻這是吃了他們家一点子茶葉就要来使喚人了鳳姐咲道倒求你〻倒說這些閒話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庅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衆人聽了一齊都咲起来黛玉

紅了臉一聲不言語便回過頭去了李宮裁咲向寶釵道真〻我们二嬸子的詼諧是好的黛玉道什庅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厭罷了說着便啐了鳳姐一口鳳姐咲道你別作夢了你替我们家作了媳婦少什庅指寶玉道你瞧〻人物兒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模樣兒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点兒還玷辱了誰呢黛玉擡身就

走寶釵便說顰兒急了還不回来坐着呢
走了到沒意思說着便走起来拉住剛至
房门前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進来
瞧寶玉李宮裁寶釵寶玉等都讓他兩個
坐獨鳳姐〻只和黛玉說笑正眼不看他们
寶釵方欲說話时只見王夫人房内丫頭
来說舅太〻来了請奶〻姑娘们出去呢
李宮裁聽了連忙叫着鳳姐〻等走了趙周

母

兩個也忙辭了寶玉 出去寶玉道我也不能出去你们好歹别叫舅母進来又道林妹〻你先略站一站我和你説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黛玉咲道有人叫你説話呢説着便把黛玉往裡一推寶玉拉着黛玉的袖子只是嘻〻的咲心裡有話只是説不出来此時黛玉心裡也有幾分明白只是自己不住的把臉紅漲起来掙着要走

寶玉道嗳哟好頭疼黛玉道該阿彌陀佛寶玉大叫一聲我要死將身一縱離地跳起來有三四尺高口内亂嚷亂叫說起胡話來黛玉並丫頭們都唬慌了忙去報知王夫人賈母處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裡都一齊來看時寶玉越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得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見了唬的抖衣亂戰且兒一聲肉一聲痛

哭起来于是驚動諸人連賈赦邢夫人賈
珍賈政賈璉賈蓉賈芸賈萍薛姨媽薛藩蟠
並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上下〻裡〻外
外衆媳婦丫嬛等都来園內看視登時亂
麻一般正沒個主意只見鳳姐手持一把
明晃〻的剛刀砍進園內見鷄殺鷄見狗
殺狗見人就要殺人衆人越發慌了周瑞
媳婦帶着幾個有力量胖壯的婆娘上去

阿呵 趣極

抱住奪下刀來抬回房去平兒豐兒等哭得哭天哭地賈政心中也有些煩難顧了這裡丢不下那裡別人慌張都不必講獨有薛蟠更比諸人忙到十分走開難又恐薛姨媽被人擠倒又恐薛寶釵被人瞧見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賈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眼瞥見了林黛玉風流婉轉早已酥倒在那

裡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說請端公送崇的有的說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薦玉皇閣張真人的喧騰不一也曾有百般醫治祈禱問卜求神總無效驗堪堪日落王子騰的夫人告辭去後次日王子騰也來瞧問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輩並各親戚眷屬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薦僧道的總不見效他叔嫂二人越發胡塗

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内
無般不說到夜晚間那些婆娘媳婦丫頭
們都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人都抬到王
夫人上房内夜間派了賈芸帶著小子們
挨次輪班看守賈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
媽等寸步不離只圍著乾哭此時賈赦賈
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得
人口不安也都無了主意賈赦還各處去

尋僧覓道賈政見不靈效着實懊恨因阻賈赦道兒女之類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強者他二人之病出於不意百般醫治不效想来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們去罷賈赦也不理此話仍是百般忙乱那裡見些效驗看〻三日光陰那鳳姐和寶玉淌在床上越發連氣都將沒了合家人口無不着慌都說沒了指望忙着將他二人的後

事衣履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這幾個人更比諸人哭的忘食廢寢覓死尋活趙姨娘賈環等心中自是稱願到了第四日早辰賈母等正捧着寶玉哭時只見寶玉睜開眼說道從今已後我再不在你家了快收什打發我去罷賈母聽了這話如同摘去心　一般趙姨娘在傍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哥兒已是不

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
些回去也免他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
氣不斷他在那裡也受罪不安生這些話
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
爛了舌頭的混賬老婆怎麽見得不中用
了我你願意他死了有什麽好處你別作夢
他死了我只怕和你們要命都不是你們
素日調唆着逼他念書寫字把胆子唬破

了他老子不像個避猫鼠兒都不是你們這起淫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你們隨了心我饒那一個一面哭一面罵賈政在傍聽見這些話心裡越發着急忙喝退趙姨娘自己上來委宛解勸一時又人來回說兩口棺槨都做齊了請賈政出去驗看賈母聽了如火上澆油一般便罵是誰做了棺材一疊連聲只叫把做材的拉來打

死正閙的天翻地覆沒個開交只聞得街

上隱隱的木魚聲響念了一句南無解冤

尊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顛傾或逢凶

陰或中邪祟者我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

人聽見這些話那裡還忍得住便命人快

請進來賈政雖不自在耐賈母之言如何

違拗只得命人請了進來衆人舉目看時

原來是一個癩頭和尚與一個跛足道人

只見那和尚怎生模樣

鼻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蓄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臢更有滿頭瘡

那道人又是一個模樣但見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都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問道你道友二人在那廟裏修那僧笑道長官不須多話因聞得府上人口不

利故特来醫治賈政道到有兩個人中邪不知你們有何符水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奇珍如何還問我們有符水麽賈珍聽這話有因心中便動了因說道小兒落草時帶了一塊寶玉下来上面說能除邪祟誰知竟不靈驗那僧道長官你那裡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聲色貨利所迷故不靈驗了你今且取他出来待

我们持頌只怕就好了賈政聽說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玉来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接了過来擎在上掌長嘆一聲道青埂峯一别展眼已過十五載矣人世光陰如此迅速塵緣已滿大半了你當初的那段好處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却因煅煉通靈後便向人间覓是非可歎你今日這番經歷粉漬脂痕

污寶光　綺櫳晝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

終須醒　冤業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一回說了些瘋話遞与賈政

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于卧室上檻將

他二人安放一室之内除親身妻母外不

可使陰人沖犯三十三日後包管身安病

退復舊如初說着回頭便走了賈政趕着

還說話讓他二人坐了吃茶要送謝禮他

二人早已出去了賈母等還只管着人去
趕那裡有個踪影少不得依言將他二人
就安放王夫人卧室之内將玉懸在门上
王夫人親自守着不許别人進来直到晚
間他二人方漸〻的醒来説腹中飢餓賈
母王夫人如得了真寳一般遂熬了米湯
来与他二人吃了精神漸長邪氣稍退一
家子纔把心放下来了李宫裁林黛玉平

見襲人等在外打聽消息聞得吃了米湯
省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了
一聲阿彌陀佛薛寶釵便回頭看了他半
日咥的一笑別人都不會意賈惜春道寶
姐〻好〻的笑什麼寶釵笑道我笑如來
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度衆
生這如今寶玉亂姑娘病了又燒香還願
賜福消災今兒纔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

緣了你說忙的可咲不可笑林黛玉不覺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慣會拿人取笑等着且聽下冊分解

石頭記第二十六回

蘅蕪院設言傳密語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復)仍回大觀園去不在話下原來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里那紅玉同衆丫嬛也有在這裡守着寶

玉的相見多日彼此漸〻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裡拿的手帕子像是自家前日失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他又可巧那和尚道士來過〻後照舊用不着男人了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〻下又不安欲問去又怕人猜疑正在猶疑不決這日正在沉音之間忽聽窗外問道紅姐姐在屋裡沒有紅玉聽了便知是小丫頭

子佳蕙因說道寶二爺沒在家你進來罷佳蕙聽說跑進來就坐在床上道我纔剛在院子裡洗東西寶二爺叫人往林姑娘那里送茶葉去花大姐〻叫我送了去可巧老太〻那里給林姑娘送日用錢來正分給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錢給我也不知多少你給我收着便把手帕打開把錢倒出來紅玉替他一五一

十的數了佳蕙道你這一程子心里到底覺怎庅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天請個大夫來瞧〻吃兩劑藥就好了紅玉道那里的話好〻的家去作什庅佳蕙道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混吃得的佳蕙道你這庅着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庅樣呢紅玉道怕什庅

還不如早些死了到干淨佳蕙道好〻的
怎麼說這些話紅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
裡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可也怨不得
這個地方難站就像昨兒老太〻因寶玉
病了這些日子說跟着伏侍的這些人都
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願叫
把跟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們筭年
紀小上不去我們這筭個不滑我也不抱

怨像你也不美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黛
人那怕得十分子也不惱他原該的說着
良心話誰還敢比他呢別說素日殷勤小
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拚不得可恨晴雯
綺霞他們幾個都美在上等里去仗着老
子娘的臉面衆人都捧着他們你說可氣
不可氣紅玉道也不犯氣他們俗語說的
好千里搭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誰混一

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去了誰還認得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打動了佳蕙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端的哭只得免強笑道你這話說的卻是昨兒寶二爺還說明兒怎麽樣收什房子怎麽樣作衣裳倒像有幾萬年的熬頭紅玉聽了冷笑了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子走進來手裡拿著些花

樣子並兩張紙說道這是兩個樣子叫你
描出来呢說着向紅玉擲下回身就跑了
紅玉向外問道到是誰的也不等說完就
跑外有誰蒸下饅首等着你怕冷了不成
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
姐的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又跑了紅玉便
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内找筆
找了半天都是禿了尖的因說道前兒一

拔新筆放在那里了怎庅一時想不起来
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會方笑道是了
前兒晚上鶯兒拿了便问佳蕙道你替我
取了来佳蕙道花大姐〻還等着我替他
抬箱子呢你取去罷紅玉道他等着你〻
還坐着閒打牙兒我不叫你取筆去他也
不等着你了壞透了小蹄子說着便自己
走出房来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釵院内

来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嬷
嬷從那邊走来紅玉立住咲問道李奶々
你老人家那去了怎庅從這裡来李嬷々
站住将手一拍道你説好々的又看上了
那個種樹的什庅雲哥兒雨哥兒的這會
子逼了我吽他来明兒吽上房裡聽見可
又不是好紅玉咲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依
着他去吽了李嬷々道可怎庅樣呢紅玉

咲道那一個要是知好歹的就回不進来
總是李嬤〻道他又不獃為什麽不進来
紅玉道既是進来你老人家該同着他進
来不然回来叫他一個乱碰可使不的李
嬤〻道我有那樣大工夫和他走不過告
訴了他回来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
子帶進他来就完了說着拄着拐棍一逕
去了紅玉聽說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

一時只見一個小丫頭子跑来見紅玉站在那邊便問道林姐姐你在這里作什庅呢紅玉抬頭見是小丫頭墜兒紅玉道那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来說着一逕跑了這裡紅玉剛走到蘅蕪院门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賈芸来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着眼把紅玉一溜紅玉只粧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睛一溜賈芸四目恰相對

好

時紅玉不覺臉紅了一扭身進蘅蕪院去

了不在話下這里賈芸隨着墜兒逶迤来

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

令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有

幾点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支仙鶴在

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的籠

子各色的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间抱廈

一色雕鏤新鮮花樣槅扇上面懸着一面

匾額寫道是怡紅快綠四個大字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這四個字正想著只聽裡面隔著紗窗子咲道快進来罷我怎庅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見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烱灼郤看在那裡一回頭只見左邊立著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丫

頭来說話二爺裡頭屋裡坐賈芸連正眼
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厨
只見小小的一張填漆床上懸著大紅銷
金撒花帳子寶玉穿著家常衣服靸著鞋
倚在床上拿着一本書看見他進来將書
擲下早堆着咲賈芸忙上前請安寶玉讓
坐賈芸便在地下一張椅子上坐了寶玉
咲道只從那個月見你我叫你往書房裡

來誰知接〻連〻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終是我沒福偏生又遇見叔〻身上欠安叔〻如今可大安了宝玉道我到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該當的叔〻大安了就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著只見有個丫嬛到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裡和寶玉說著話眼睛卻瞅那丫頭細條身材容長臉面穿著桃紅袄兒青緞

背心白綾細摺裙子不是別人卻是襲人
原来那賈芸只從寶玉病了他在裡頭混
了兩天他都把有名人口都記了一半他
也知道襲人在寶玉房中比別個不同今
見他到了茶来寶玉又在傍邊坐着便連
忙站起来咲道姐〻怎庅替我到起茶来
了我到叔〻這裡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到
罷了寶玉道你只管坐着罷了頭們跟前

也是知這樣賈芸咲道雖如此說叔〻房裡
的姐〻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
坐下吃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
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
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
酒席豐盛又是誰家的奇貨又是誰家有
異物那賈芸口裡只得順著他說了一回
見寶玉有些懶〻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

也不甚留說你明兒個了只管来仍命小了頭墜兒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把腳慢慢的停着些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庅你父母在那一行當上你在寶二爺房內幾年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二爺房裡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樁樁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和

你說話的可叫小紅麼墜兒道他到叫小
紅爺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
麼手帕子我到揀了一塊墜兒聽了咲道
他到問了我好幾遍我又没看見他的手
帕子他如今兒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
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口說的二爺
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
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来上月賈

芸進来種樹时便揀了一條手帕便知是所在園内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紅玉向墜兒要便知是紅玉的了心中却甚喜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已得了主意便向袖内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来向墜兒咲道我給是給你々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着我墜兒滿口荅應接了手帕子送出了賈芸回

来找紅玉不在話下　如今且説寳玉打發
了賈芸去後意思懶〻的歪在床上似有
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来坐在床沿上推
他説道怎麼又要睡覺悶的慌出去
逛〻寳玉見説便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
只是捨不得你襲人道快起来罷一面説
一面拉了寳玉起来寳玉道可往那里去呢
怪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

這们葳蕤心裡越覺煩膩了寶玉無精打彩的只得依他悮出了房门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又出院外順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似的跑了来寶玉不解是何意正是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追下来一見寶玉在前面便站住了咲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门去了寶玉道你

又淘氣了好〻的射他作什麼賈蘭咲道
這會子不念書閒着作什麼所以来演習
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栽了那時纔不
演習呢順着脚竟来到一個院门前只見
鳳尾森森龍吟細〻舉目往门上一看只
見匾上寫着瀟湘館三個字寶玉信步走入
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到窓前只見
一縷幽香從碧紗窓内暗〻的透出寶玉

便走至窗前將臉貼在窗上往裡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嘆了一聲說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来再看時只見林黛玉在床上伸懶腰寶玉在窗外咲道為什庅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来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裡粧睡着了寶玉纔走上来要扳他的

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上
前來咲着說道爺先請回去妹〻睡覺呢
等醒了再請來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坐起
来了咲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
玉起來便咲道我们只當睡著了呢說着
便叫紫鵑說姑娘醒了進来伺候一面說
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
理鬢髮一面咲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

進来作什庅寳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
赤不覺的神䰟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
咲道你纔說什庅来著黛玉道我沒說什
庅寳玉咲道給你個榧子吃我都聽見了
二人正說著只見紫鵑進来寳玉咲道紫
鵑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鵑道那里
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来黛玉道
别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鵑咲道二

爺到底是客自然先倒了茶来再舀水去
的是說着到茶去了寶玉㗎道好丫頭若
着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疊被鋪
床黛玉撂下臉来說道二哥々你說什庅
寶玉㗎道我何常說什庅来着黛玉便哭
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来也說給我
聽看了混賬書也来拿我取笑兒我成了
替爺們解悶的了一面哭着一面下来往

外就走寶玉見他如此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趕上来咲道好妹〻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要説嘴上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説着只見襲人走来説道快回去穿衣裳老爺叫你寶玉聽了不覺打了一個焦雷是的顧不得別的急忙回来穿衣服出園来只見茗烟在二門前等着寶玉問道叫我是為什庅茗烟道爺快出来

鬆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裡正自胡疑只聽墻角邊一陣呵々大笑回頭只見薛蟠拍着手跳出来笑道要不說姨爹叫你々那里出這庅快茗烟也笑着跪下来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来是薛蟠哄他出来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笑道又求不要為難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寶玉

也無法了只好哄道你哄我也罷了怎庅
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
可使得使不得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求
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
也哄我說我的父親就完了寶玉道噯喲
越發該死了又向茗烟道反叛肏的還跪
着作什庅茗烟連忙叩頭起来薛蟠道要
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

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不
知那里尋了来的這庅粗這庅長兩段粉
脆的鮮藕著庅大著庅長十分大西瓜這
庅長的一尾新鮮活跳的鱘魚這庅大的
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燻的暹豬你
說他這四樣礼可難得不難得那魚猪不
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庅種出来
的我連忙孝敬了我母親母親趕著給你

們老太〻姨爹姨娘送了些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已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有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小子又纔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中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並唱曲兒的都在這里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方吃了茶薛蟠即命擺酒來說猶未了

衆小厮七手八脚擺来半天方纔停當於是乎歸坐寳玉果見瓜藕新異因咲道我的壽禮還未送到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明兒你送我什庅寳玉道我可有什庅可送的若論銀錢吃穿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或寫一張字畫一張畫纔是我的心薛蟠咲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来了昨兒我看見人家一卷春宮畫的

着實好上面還有許多字我也没細看只
看落的欵原来是庚黄画的真〻好的了
不得寳玉聽説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
都見過些那里有個庚黄想了半天不覺
笑將起来命人取過筆来在手心裡寫了
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黄薛
蟠道怎麽看不真寳玉將手一撒與他看
道別是這兩個字罷其寔与庚黄相去不

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咲道想必是這兩個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覺無意思咲道誰知他糖銀菓銀的正説着小厮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説笑已經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咲道好呀也不出门了在家中高樂寶玉薛蟠道一向少

會老世伯身上康健馮紫英答道家父到
也托庇康健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風寒不
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咲
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来著掛了幌子了
馮紫英咲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
打傷了我就記了再不漚氣如何又揮拳
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被兔鶻
捎了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

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初六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會席沒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就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閒瘋了僧們戲個人吃酒聽戲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薛潘幾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話

慢慢的說紫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
理我該陪飲幾盃纔是只是今兒有一件
大大要緊的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寔
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都不肯依死拉著
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
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尊命若
必定叫我領拿大盃來我領兩盃是了衆
人聽說方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

好

斟了四大海盃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那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為這個還要特治一東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所懇之處說着執手就走薛蟠道越說的人熱剌剌的丟不下多偺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疑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

衆人回来依席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
園中襲人正記掛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
是福只見寶玉醉醺〻回来問其緣故寶
玉一〻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
的等着你〻且高樂去了也到底打發人
来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
来着只因馮世兄来了就混忘了正說着
只見寶釵走進来咲道偏了我們新鮮東

西了寶玉咲道姐〻家的東西自然先徧
了我們了寶釵摇頭咲道昨兒我哥〻到
特〻的請我吃我不吃叫他留着送人請
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
說着了鬟倒了茶來說閒話兒不在話下
却說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一日
未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𢿱得
寶玉來了心中要找他問他是怎麽樣剛

出了门只見寶釵進寶玉的院子去了自
已也便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
各色水禽都在水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
来但見一個個文彩炫耀好看異常因而
站住看了一會再往怡紅院来只見院门
關着黛玉便以手扣门誰知晴雯碧痕正
辯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那晴雯正把
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内報怨說有事

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也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睛雯越發動了氣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来罷黛玉素知丫頭們情性彼此頑耍慣了的恐怕院内的丫頭没聽真是他的聲音只當是别的丫頭們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睛雯偏又没聽出来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

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来呢黛玉聽了不
覺氣怔在门外待要高聲与他問起氣来
自己又回思起来雖説是舅母家同自己
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倚
無靠現在他家依棲要以此認真淘氣也
覺無趣一面想一面淚下淚来正是回去
不是跕著不是正没主意只聽裡面一陣
咲語之聲細聽了一聽竟是寶釵寶玉二

人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定是寶玉惱我告他原故但只是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竟惱我到這個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去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墻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希世俊美不

期這一哭那副（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棲鴉亦聞此聲俱忒楞楞飛（高）遠避不忍再聽真是花魂默默無情緒鳥夢遲遲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稀　獨抱幽芳出繡閨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嘍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响处只見寶釵出来了寶玉袭人一群人送了出来待要上去問著寶玉又恐當著衆人問羞了他一時遍出氣來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门方轉

過来猶望著们灑了幾点泪自覺無味方
轉身回自己房内来無精打彩的卸了殘
粧紫鵑雪雁素日知道黛玉的性情無事
悶坐不自是愁眉便自是泪眼且好端々的不
知為著什庅常々的便自泪自歎的先時
還有人解勸劝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了
委屈只得用話寬慰解勸誰知後来一年
一月的竟常々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

都不理論所以也沒人去問由他去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黛玉倚着床上的欄杆兩手抱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七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上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神〻退位

須要餞行然閨中更興這個風俗所以次日大觀園中之人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辦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旄尾執事的都用彩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裡綉帶飄颻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也道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

巧姐大姐香菱與衆丫嬛們在園內頑耍
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〻怎麽
不見好個懶了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
釵道你們等著等我去鬧了他来說着便
一直往瀟湘館来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
二個女孩子也来了上来請了安說了一
回閒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裡呢
你們找他們去罷我叫林姑娘去就来說

著便迤逶来至瀟湘館忽然抬頭見寶玉
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
與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的他兄妹間
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喜怒無常况且
黛玉素習猜忌好弄小性兒的此時自己
也跟隨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
嫌疑罷了到是回去的妙想畢抽身回来
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前面一雙出色

的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下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將欲過河去了引的寶釵躡手躡足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總不曾撲着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得滴翠亭裡邊戚戚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是遊

廊簷在池中水上向東是门三面皆是雕
鏤槅子糊著紙寶釵在亭外南廊上聽見
說話便心中犯疑煞住脚往裡細聽只聽
說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
塊你就拿著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
一人說話道可不是我那塊拿来給我罷
又聽道你拿什麽謝我呢難道白找了来
不成又答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

又說我找了來給你〻自然謝我但只是揀了的人你就不拿什麼謝他麼又回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我們的叫我拿什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話呢況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答道也罷了拿我這個給他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

須說個誓又听說道我要告訴一個人就
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嗳喲
咱们只顧說話看有人来𥅿〻的在外頭
聽見不如把這隔子都推開便是有人看
見咱们也在這裡他們只當我們說閒話
呢若走到跟前咱们也看的見就别說了
寶釵在外面聽見這話心中𢧐䕶吃驚想
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

机都不錯這一開了隔子見我在這里豈
不睬了况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裡
的紅兒言語他素習眼空心大是個頭等
刁鑽古怪東西今兒是我聽了他的短兒
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
我還沒趣如今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
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
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些脚步

笑道（看叫）顰兒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
故意往前趕那亭內的紅玉和墜兒剛一
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又往前趕兩個
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
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墜兒道何曾見林
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着林姑
娘在這裡蹲着弄水頑呢我要悄悄的唬
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

他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子里去了遇見蛇咬一下子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誰知紅玉聽見寶釵說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說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

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
可怎麼樣呢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
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紅玉道若是寶姑
娘聽見到還罷了林姑娘嘴裡又愛刻薄
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漏了怎
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
侍書等上亭子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
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

手叫紅玉紅玉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
跟前堆著笑問道奶々使喚我作什麼事
鳳姐打諒了一打諒見他生的干淨俏麗
說話知趣因笑道我的了頭今兒沒跟進
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
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
齊全紅玉笑道奶々有什麼話只管吩咐
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悞了奶々的事憑

奶々責罰奴才就是了鳳姐咲道你是那位小姐房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来找你我好替你說紅玉道我是寳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咲道噯喲你原来是老二房里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姐々[平]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窑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才家的来

要當面秤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

屋里床上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紅玉聽

說撤身去了回來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

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里出来站着繫裙

子便赶上問道姐〻没看見二奶〻往那

去了司棋道没理論紅玉聽了抽身又往

四下裡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

看魚呢紅玉上来哄問道姑娘們可知道

二奶〻那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〻院里
找去紅玉聽了纔往稲香村来頂頭只見
晴雯碧痕紫鵑麝月待書入畫鶯兒等一群
人来了晴雯一見了紅玉便說道你只是
瘋罷院子里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炉
子也不籠就在外頭逛紅玉道昨兒
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隔一日澆一回
罷我喂雀兒的時候姐〻還睡覺呢碧痕

道茶爐子呢紅玉道今兒不該我該的班
兒有茶沒茶別問我綺霞道你听〻他的
嘴你們別說了讓他躲去罷紅玉道你們
再問〻我躲了沒躲二奶〻使喚我說話
取東西来●着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
方不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道
怪不得原来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
放在眼裡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

姓兒知道了不曾呢就把他興的這個樣兒了這一遭兒半遭兒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听呵呢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〻遠〻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呢一面說着去了這裡紅玉聽說不便分証只得忍着氣兒来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紅玉上来回道平姐〻說奶〻剛出来了

他就把銀子收起来了纔張才家的来取
當面秤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
上去又道平姐々叫我回奶々纔旺兒進
来討奶々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々
就把那話按着奶々的主意打發他去了
鳳姐咲道他怎庅按着我的主意打發去
了紅玉道平姐々說我們奶々問這里奶
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

天只管叫奶〻放心等五奶〻好些我们奶〻還會了五奶〻来瞧奶〻呢五奶〻前兒打發人来説舅太〻帶了信来問奶〻好還要和這里姑奶〻尋幾丸子胎產金丹若有了奶〻打發人只管送在我们奶〻這里来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太〻帶去話〻説完李氏道噯喲〻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麽奶〻爺〻的一大堆風

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门子的
話呢說着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難為你
說的齊全別像他們扭ゝ捏ゝ蚊子是的
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幾個
丫頭老婆子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
必定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嚼
字拿着腔兒哼ゝ急的我冒火他們那里
知道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麽着我就問

着他難道必定裝蚊子哼哼就是美了說了幾遭纔好些兒了李宮裁笑道都像你潑皮破落戶纔好鳳姐又道這一個丫頭就好方纔兩遭兒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聲就簡斷說着又向紅玉笑道你明兒伏侍我去罷我認你作乾女孩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紅玉聽了噗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作

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裡頭比你大的大的趕着我叫媽我還不理呢今兒抬舉你了紅玉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〻錯認了輩數了我媽是奶〻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得他〻是林〻孝的女兒鳳姐聽了十分詫意異因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了頭又笑道林

之孝兩口子都是一錐子扎不出一聲兒
來的我成日家說他们到是配就了的一
對夫妻一個天聾一個地啞那里承望養
出這麽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了紅玉道
十七了又问名子叫什麽紅玉道原叫紅
玉來着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紅兒
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
人嫌狠得了玉的濟事的你也玉我也玉

因說道既這麼着上月我還和他媽說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的人你替我好〻的挑兩個〻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着他饒不挑到把他的女孩兒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咲道你可是又多心了他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怨得他媽鳳姐道既這麼着明兒我和老二說叫他再要人叫這個〻頭跟我去可

不知他本人愿意不願意紅玉笑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的事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丫頭来請鳳姐便辭了李宫裁去了紅玉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起来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作餞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

了出来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门来了
咲道好妹〻你昨日可告了我不曾叫我
懸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鵑道把
屋子收什了看那大燕子回来把簾子搭
起来拿獅子倚住门燒了香就把炉罩上
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
認作是昨日中晌的事那里知道晚间這
一段公案還打恭作揖的黛玉正眼也不

看各自出了院门一直找到别的姊妹去
了寶玉心中纳闷自已猜疑看起這個光
景来不像是為昨兒的事但只是我昨兒
回来的晚了又没有見他再没有冲撞了
他的去處一面想一面猶由不的追了来只
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林黛玉
去来了三個一同站着説話見寶玉来了
探春便咲道二哥〻身上好我整〻三天

沒見你了寶玉咲道妹〻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跟前問你呢探春道二哥〻你往這里來我和你說句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叫你來着沒有寶玉咲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咲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探春又咲道這幾

個月我又攢下十来吊錢了你還拿了去
明兒出门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好輕巧
顽意兒替我帶些樣来寶玉道我這庅城
裡城外大廊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
緻東西左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沒處撂
的古董再就是䌷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
誰要這些作什庅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
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摳的小盒子膠泥

翠的風炉就都好我喜歡的什庅是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是的搶了去了寶玉咲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庅拿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子們知道什庅你揀那朴而不俗真而不詐的這些東西你多的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作一雙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咲道你提起鞋來我

想起故事来那一回我穿著可巧遇見了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里敢提三妹々三個字我就回説道前兒我生日是母舅給的老爺聽了是母舅給的後不好怎庅着半日還説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還来告訴了襲人襲人就道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報怨的了不的正経環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

没人看的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説登

時放下臉来道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上

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没有

分例的没有人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

襪了頭老婆一屋子怎麼報怨這些話給

誰聽呢我不過閒着没事做一雙半雙給

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着我不

成這也是他氣的寶玉聽了点頭笑道你

不知道他心里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越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一概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是他特昏憒的不像了還有咲話呢就

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來的那順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怎庅苦怎庅難我也不理論誰知後来丫頭们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来說我趲的為什庅給你使到不給環兒使我聽了這話又将咲又将氣我就出来往太〻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咲道說完了来罷顯見的是哥〻妹〻了丟下別人且說

揥配去我們聽一句就使不得了說着探
春寶玉二人方咲着来了寶玉因不見林
黛玉便知他躲了自已別處去了待要找
他去又想索性遲兩天等他的氣嘆消一嘆消
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
等各色落花錦重〻的落了一地因嘆道
這是他心里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来
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

寶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来
説畢等他二人去遠了他便把兜了起来
登山渉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林黛
玉葬桃花的去處来将已到了花塚猶未
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嗚咽之聲一行
數落着哭的好不傷感寳玉心下想道這
不知是那房里的了頭受了委屈跑了這
個地方来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听他

哭道是

花謝花飛花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繡簾
簾中女兒惜春莫　愁緒滿懷無處訴
手把花鋤出繡閨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郄不道人去樑空巢也傾一年三百六
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时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间易見落難尋
階前悶殺葬花人　獨把香鋤泪暗洒
洒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门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与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脇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何處有香坵
未若歸囊收艷骨
一盃冷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於污淖陷渠溝

你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亡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癡倒　要知端的　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门一事錯疑在寳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辦兜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

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歎次後聽到儂今葬花人咲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語不覺痛倒山坡之上懷裡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於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自身尚不知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

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杳無可知逃出大造脫離塵網使(始)可解釋這段悲感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那黛玉正是傷感忽聽山坡上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些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想著抬頭一看只見寶玉坐在山坡上哭呢黛玉看

見便說道啐我當是誰原来是這個狠心
短命的剛說到短命二字上又把口掩住
長嘆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裡寶玉痛
哭了一回忽抬頭不見了黛玉便知黛玉
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去落花
起来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来可巧看
見林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赶上說道你且
站住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

今已後撂開手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從此撂開手這話裡有文章少不得站住說道若是一句話請說来寶玉咲道兩句話了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後面歎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问道當初怎庅樣今日怎庅樣寶玉咲道當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

着頑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了去我吃的聽姑娘也愛吃連忙乾々淨々的收着等着姑娘吃一棹子吃飯一床上睡覺了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了頭們想的到我心里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的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頭兒纔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到把外四路的什庅寳

姐々鳳姐々的放在心坎上到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和陽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個心弄的有冤無處訴說著不覺滴下眼淚來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他這般形景

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是憑他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倒是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就便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生還得你伸明了原故我纔得托生呢

涎臉不堪

黛玉听了這話不覺将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既這庅說昨兒為什庅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门寶玉也（咦）意（異）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庅樣立刻就死了林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庅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〻坐了一坐就出來了黛玉想了一想

道是了想必是你的了頭們懶待動喪聲
惡氣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緣故
等我回去問是誰教訓〻〻他們就是了
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
只是論理不該我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
小倘或明兒寶姑娘來什庅貝姑娘來也
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寶
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只

見了頭来請吃飯遂都往前頭来了王夫
人見了林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
太醫的藥可好些黛玉道也不過這麼著
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
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的弱所
以禁不住一點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疏
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
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子我也忘了寶

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那什
麽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
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請味地
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得有個金
剛兩個字寶玉扎手咲道從來没聽見有
個什麽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
薩散了說的滿屋裡人都咲了寶釵抿嘴
咲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咲道是這

個名兒 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〻到
不糊塗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
人道扯你娘的燥又欠你老子搥你了寶
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為這個搥我的王夫
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子明兒就叫人買些
来吃寶玉道這些〻藥都不中用的太〻給
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〻配一料丸
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

什麽藥就這麽貴寶玉咲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别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龜大的何首烏千年松根的茯苓胆諸如此類的藥都不等那爲君的藥說起来唬人一跳前兒薛大哥哥求了我二三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

好

好

配成了太〻不信只問寶姐〻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咣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别哄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丫頭好孩子不撒慌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到是真話呢倒說我撒慌口裡說着忽一回身只見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嘴笑用手指頭在臉上画着羞他鳳姐因在裡間屋裡看

著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出來咲道寶
兄弟不是撒慌這到是有的上月薛大哥
哥親自來和我尋珍珠我問作什麽他說是
配藥他還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
如道這麽費事我問他什麽藥他說是寶
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沒工夫聽
他說要不是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
要頭上戴過的所以來尋說林妹：就沒

散的花兒上也淂掐下來過後兒我揀好
的再給妹〻穿了來我沒法兒把那兩支
珠花兒現拆了給他還要了三尺上用大
紅紗去乳鉢乳了隔面子鳳姐說一句
那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照在屋子裡呢
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〻想這還是將
就呢正經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古
墳裡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粧裹的頭面

拿了来幾好如今那裡為這個抱坟掘墓不成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還使得王夫人道阿彌陀佛不當家化拉的就是坟里有這個人家死了幾多年這會子番尸盗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寶玉向林黛玉道你聽見了没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慌不成臉望着黛玉說却拿眼睛瞟着寶釵黛玉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

替圓慌他只　問著我王夫人說道寶玉你
狠會欺負你妹々寶玉咲道太々不知道這
原故寶姐々先在家裡住著那薛大哥的
事他就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裡頭住著呢
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々纔好（剛）背後
以為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著只見賈母
房裡的了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黛玉
也不叫寶玉了便起身拉了那丫頭就走

那丫頭說等着寶二爺一塊兒去黛玉道
他不吃飯了咱們走罷那丫頭道吃不吃
等他一塊兒去老太〻問讓他說去黛玉
道你就等着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
玉道我今兒還跟着跟太〻吃罷王夫人
道罷〻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
寶玉道我也跟着吃齋說着便叫了頭去
罷自己先跑了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

釵道你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
咲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着林妹〻走
走不然他心裡又不自在了寶玉道理他
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
則怕賈母記掛二則也記掛着林黛玉忙
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咲道二哥〻
你成日家忙什麽吃飯吃茶也是這麽忙
碌〻的寶釵咲道你叫他快吃了瞧他林

妹〻去罷叫他在這里胡羼些什麼寶玉
便吃了茶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
鳳姐兒院门前只見鳳姐在门前蹬著门
檻子拿著耳穵子剔牙看著十來個小廝
们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咲道你來的好
進來進來替我寫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
進來到了屋里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
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

上用紗各色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麽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怎麽個寫法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橫竪我自己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〻依不依你屋裡有個丫頭叫紅玉我要叫了來使喚你明兒短人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的寶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的很姐

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咲道既這庅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寶玉道老太〻叫我呢有話等我回來罷說着便來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了飯賈母因問他跟着你娘吃了什庅好的寶玉咲道也沒什庅好的我到多吃了一碗飯因問林妹〻在那里

好

賈母道裡頭屋裡呢寶玉進来只見地下
丫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綫林黛
玉灣着腰拿着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進
来咲道哦這是作什麼呢纔吃了飯這空
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
裁他的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紬子角兒
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林黛玉便把剪子
一撂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

聽了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来了和賈母說了一會話寶釵也進来問林妹妹作什麼呢因見黛玉裁剪因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林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纔剛為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就心里不受用了黛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

太要頑骨牌正沒人呢你去頑骨牌罷寶
釵聽說便咲道我是為抹骨牌纔來的說
着便走了黛玉道你倒是去罷這裡有老
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
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出去逛逛再裁不遲
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丫頭們這是誰叫
裁的黛玉見問丫頭們便說道憑他誰叫
我裁也不管二爺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

有人進来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撇身出去林黛玉向外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来罷死了也罷了寶玉出至外面只見茗烟說道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已便往書房裡来茗烟一直到了二门前等人只見出来了一個老婆子茗烟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裡等出门的衣裳你老人家進

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你娘的毬人到好呢
寶二爺如今在園子裡住著跟他的人都
在園子裡你又跑了這里來帶信兒茗烟
聽了咲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著一逕
往東邊二门前来可巧门上的小廝正在
甬路下踢毬茗烟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
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来遞
與茗烟回到書房裡寶玉換了命人備馬

只帶著茗烟鋤藥雙瑞雙壽四個小厮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门口有人報与馮紫英出来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此候著呢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厮並小旦蔣玉菡錦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杯咲道前日所請幸與不幸之事吋我晝夜懸想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道你们令表兄弟到都心實前

日不過是我的設詞誠心請你們一飲怨
又推脫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
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咲然後擺上酒
来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小廝過
来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盃
下肚不覺忘了形跡拉著雲兒的手咲道
你把那梯西新樣兒的曲兒唱個我聽我
吃一罈如何雲兒聽說只得拿琵琶来唱

道是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　想着你來又記掛着他　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蘼架　一個偷情一個尋拿　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唱畢咲道你唱一隻子羅薛蟠聽說咲道

不值一罈再唱好的來寶玉咲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尊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菡等都道有理寶玉拿起一大海來一氣飲干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都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的原故說完了飲門盃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兒酒底要席上

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咲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吃酒呢難道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羅不是了不過罰上幾盃那裡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到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眾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

得坐下听寶玉説道

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

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

女兒喜對鏡晨粧顔色美

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

衆人聽了都道説得有理獨薛蟠揚臉搖頭説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説的我通不懂怎麽不該罰雲兒便擰

他一把咲道你俏俏的想你的羅回來說不出來又該罰了于是拿琵琶彈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　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　忘不了新愁与舊愁　嚥不下玉粒金蓴噎滿喉　照不見菱花鏡裡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　捱不明的

更漏　呀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隱隱
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寶玉
領了門盃拈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
深閉門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說道是
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
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
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

女吹樂私向花園掬蟢婢

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　你是個多情　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　你是個神仙也不靈　我說的話吹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里細打聽　終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領了门孟說道雞鳴聲茅店月令完　下

孩雲兒〻〻便說道是

女兒悲將來終身知靠誰

薛蟠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

女兒愁媽〻打罵何時休

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呌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言罰酒十盃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

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裡

女兒樂住了筆管夫獨索

說完唱道是

豆扣開花三月三　一個虫兒往裡鑽

鑽了半日不得進　一爬〻在花上

打鞦韆　肉兒小心肝　我不開時你

怎麼鑽

唱畢領了門盃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下孩

薛蟠〻〻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咲道悲什庅快說來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便說道女兒悲咳嗽了兩聲又說道女兒悲嫁了男人是烏龜眾人聽了都大咲起來薛蟠道咲什庅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當王八怎庅不傷心呢眾人

咲的彎腰忙說道你說的是他說底下的薛蟠瞪了一瞪眼又說道女兒悲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悲薛蟠道繡房攛出個大馬猴衆人呵〻咲道該罰該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恕說着便要篩酒寶玉咲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兒咲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

那說當真我就沒好的了聽我說女兒喜
洞房花燭朝慵起衆人聽了都宜喜異道這
句何其太韻薛蟠又道女兒樂一根玘毛
往裡戳衆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
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一個蚊子哼〻〻衆
人都怔了說道這是什麼曲兒薛蟠又唱
道兩個蒼蠅嗡〻〻衆人都道罷〻〻薛蟠道
愛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叫作哼〻韻兒

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也免了我就不唱

衆人道免了罷〻〻〻到別執悞了人家

于是蔣玉菡說道

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

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

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

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百媚千嬌　恰便似活神
仙離碧霄　慶青春年正小　配鸞鳳
真也着呀　看天河正高　聽譙樓鼓
敲　剔銀燈同入鴛幃悄
唱畢領了門盃咲道這詩詞上我到有限
幸兒昨日見了一付對子可巧只記得這
句達幸而席上還有這一件東西說畢便干了
酒令起一朵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

暖衆人倒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起来了
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罰々々這席上
並無寶貝你怎庅念起寶貝来蒋玉菡怔
了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
再念来蒋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
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庅你們不信只問
他說畢指着寶玉々々不好意思起来說
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々々說

着拿起酒来一氣飲干馮紫英與蔣玉菡
忙起身問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来蔣玉
菡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罪少刻寶玉
出席解手蔣玉菡便隨了出来二人站在
廊簷下蔣玉菡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
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着他的手
說道閑了往我們那里去還有一句話借
問你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的

他在那里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菡咲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足咲道有幸々々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畧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咲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也得了一件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

新的也可表我一点親熱之意说畢撩衣将繫小衣的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来遞与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静王给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别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来给我繫着寶玉聽说喜不自禁連忙接了過来将自己一條松花緑的汗巾子解了下

来遞與琪官二人方來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放着酒不吃兩個人逃席出來作什庅快拿出來我瞧〻二人都道没有什庅薛蟠那里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於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道往那里去了寶玉道馬上丢

了些後睡覺時只見腰里一條血点是大
紅汗巾子襲人便猜着了八九分因說道
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還我罷寶
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漢巾子原是襲人的
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裡說不出来
只得咲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点頭
嘆道我就知道就是幹這些事也不該拿
着我的東西給那起子混賬人去也難為

你心裡沒個算計兒再要說甚句又恐怕
漚上他的氣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
日天明方終起来只見寶玉咲道夜裡失
了盜也不曉得你睄〻褲子上襲人低頭
一看只見寶玉繫的那汗巾子繫在自己
腰里了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把
解下来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拿
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一回

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說出終久
解下来擲在個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一
條繫着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
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
了紅玉去了他要等爺来着我想什麼要
緊我就作了主意打發他去了寶玉道很
是我已知道了何必等我襲人又道昨兒
貴妃打發夏太監出来送了一百二十兩

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
安醮唱戲献供叫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
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
說着命小丫頭来将昨日賈元春所賜之
物取了出来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
珠二串鳯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寶玉見
了喜不自勝因問道別人的也都是一樣
麼襲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個香如意一

個瑪瑙枕太〻老爺姨太〻只多着一個
如意你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
娘三姑娘四姑娘只有扇子數珠兒別
人都沒了大奶〻二奶〻他兩個每人是
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錠子藥
寶玉聽了咲道這是怎庅個原故怎庅林
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樣倒是寶姑娘的
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

出来都是一分一分的罵着簽子怎庅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〻屋裡的我去拿了来的老太〻説了明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趟説着便叫紫鵑来拿了這個到林姑娘那里去就説是昨兒我得的愛什庅留下什庅紫鵑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来説林姑娘説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罷寶玉聽説便

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来要往賈母那裡
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来了寶玉赶上
去咲道昨兒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庅不
揀黛玉將昨日所惱寶玉的心早又丟開
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福禁受比
不得寶姑娘什庅金什庅玉的我们不過
是個草木之人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
来不覺心中動了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

什庅金什庅玉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代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起什庅誓管你什庅金什庅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裡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說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很

知道你心里有妹〻但只是見了姐〻就把妹〻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是沒那心的黛玉道昨兒寶了頭不替你圓慌為什麽你問着我呢那要是我又不知怎麽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纔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看不見低着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會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在這里呢

好

薛寶釵因往日他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
那金鎖是個和尚給的日後等有玉的方可
結為婚姻等語所以總遠着寶玉昨兒見
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寶玉一樣心裡
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林黛
玉纏綿住了心〻念〻只記掛着林黛玉
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然遇見寶玉〻〻
便笑道寶姐〻我瞧〻你的那紅麝串子

可巧寶釵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來寶玉在傍邊看着雪白的一段酥臂不覺的動了羡慕之心又暗暗的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

好

而紅眉不畫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
風流不覺就歎了寶釵退下串子來遞與
他〻也忘了接寶釵見他怔了自己到不
好意思起來丢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
林黛玉蹬着门檻子嘴裡咬着手帕子咲
你呢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麼又站在那
風口裡林黛玉咲道何曾不是在屋裡來
着只因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一瞧原來是

個獃雁薛寶釵道獃雁在那里呢我也瞧
瞧林黛玉道我纔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
口里說着將手里的帕子一甩向寶玉臉
上甩來寶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噯喲了一
聲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林黛玉將手帕子甩了來正磞在眼睛上到唬了一跳問是誰黛玉搖着頭兒咲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〻要看呆[獃]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因為寶玉揉着眼精[睛]待要說什

庅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遂的要同着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咲道罷罷怪熱的什庅沒看過的戲我不去鳳姐兒道他們那里涼快兩邊又有樓偺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樓上都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閒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

你們不去我去這些日子也悶的很了家里唱動戲我又不得舒〻展〻的看賈母聽說咲道既這広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說咲道老祖宗也去赶情好了就只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樓上你也不必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好不好鳳姐兒咲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又向寶釵道你也去曠〻連你母親也去

長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覺寶釵只得
答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
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姊妹去瞧王夫
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着元春有
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
還咲道還是這庅高興因打發人去到園
子里告訴有要瞧去的只管初一跟了老
太〻瞧去這句話一傳開了别人都還可

已只是那些了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的聽了這話誰不愛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待去他也萬般的攛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歡喜早已打發人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轎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作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月之首日

況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一樣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獨坐一乘八人大亮轎李氏鳳姐兒薛姨媽每一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惜春探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了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了頭紫鵑雪雁春纖寶釵的了頭鶯

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待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着香菱香菱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也要跟了鳳姐兒去的是金釧兒彩雲奶子抱着大姐兒帶着巧姐兒另是一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再連上各房的老嬷〻奶娘並跟出門

的家人媳婦子爲壓〻的跕了一街的車
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
坐完這個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個你壓
了我們奶〻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蹭了
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硼斷了我的扇子咭
咭呱呱說咲不絕周瑞家的走來過去說
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家、咲話說了兩
遍方覺好了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

到了清虛觀門口寶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的人都站在兩邊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响早有張法官執笏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傍請安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内賈母在轎内因看見有守門大帥並千里眼順風耳當房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胎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侄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赶不上

來換貫母自已下了轎忙要上來換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簡筒照管各處的燭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內鳳姐兒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筋斗罵道野牛肏的朝那里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娘婆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

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聲叫拿拿拿打：打賈母聽了忙問道是怎麼了賈珍忙出來問鳳姐兒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灯花的没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户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的慣了那里見的這個勢派可憐見的倘或一時唬着了他他老子娘豈不疼的

慌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來那孩子還一手拿着燭剪跪在地下亂戰賈母命賈珍拉起他來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痛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兒帶他去罷給些錢買菓子吃別叫人難為了他賈珍答應了領他去了這里賈母帶着衆人一層一層的觀玩外面

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三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幾個錢不要難為了他家人聽說忙上來幾個領了下去賈珍站在堦磯上因問管家在那里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扣着帽子跑了來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里地方大今兒不承望來這麽些人你使

的人你就帶了你的那院里去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里去把小厮們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知道不知道今兒小姐奶〻們都出來了一個閒人也不許到這里來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庅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扣着鈕子從鐘樓里跑了出來賈珍道

你睄〻他我這里没熱他到乘凉去了喝令家人啐他那小厮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庅先乘凉去了賈蓉拖着手一聲不敢説那賈芸賈芹賈萍等聽見了不但他們謊了亦且連賈璜賈㻞賈瓊等也都忙帶了帽子一個〻從墻根下慢〻的溜上來賈珍又向賈蓉道你跕着作什庅還不騎了馬跑到家里告訴你娘母子

去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們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連聲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作什庅的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捆着手呢馬也拉不來待要打發小厮去又怕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淌騎馬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去只見張道士站在傍邊陪笑說道我論理比不得別人

應該在里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
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
恐老太〻問或要隨●嬉那里我只在這里
伺候羅買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
榮國公的替身兒後又作了道録司正堂
曾経先皇御口親封為大幻仙人如今現
掌道録的印又是當今封為終了真人現
今王公藩鎮都稱他為神仙所以不敢輕

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里去几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咲道偺們自已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撏了你的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〻咲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咲說道張爺爺進來伺候賈母聽了忙道攙過來那張道先呵〻咲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衆位奶

奶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里請安老太ゝ氣色越發好了賈母咲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咲道托老太ゝ萬福萬壽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到罷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這里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干净我說請哥兒來瞧ゝ怎么說不在家賈母咲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

玉觧手去了總來忙上來問張爺〻好張道士忙抱住請了安又向賈母唉道哥兒越發〻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里、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〻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我前日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作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庅老爺還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讀書呢依小道看來將就罷了又嘆道我看

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庅
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着兩眼流
下淚來賈母聽說也由不得滿臉淚痕說
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個
像他爺々的就只是玉兒像他爺々那張
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
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趕上大約連
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呵々

又一大咲又道前兒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到也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聦明智慧根基家當到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〻怎庅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〻的示下纔敢向人去張口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里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親

你可如今也打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
要模樣兒配的上就好來告訴我便是那
家子窮不過給他幾兩銀子也罷了只是
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
兒咲道張爺爺我們丫頭的符你也不換
了去前兒虧你還有那們大臉打發人和
我要鵝黃緞子去我要不給你又怕你那
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咲道你瞧

我眼花了也沒看見奶〻在這里也沒道

多謝符早已有了前日原要送去的不料

娘〻來做好事就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待

我取來說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

個茶盤子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

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

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兒咲道你手里拿

來也罷了又用個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

里不干不净的怎庅拿用盤子潔净些鳳
姐兒咲道你只顧拿出盤子來到唬我一
跳我不説你是為送符到像是和我們化
佈施來了衆人聽説鬨然一咲連賈珍也
掌不住咲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
怕下割舌地獄鳳姐兒咲道我們爺兒們
不相干他怎庅常〻的説我該積陰隲遲
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咲道我拿出盤子

來一舉兩用却不為化佈施到要將哥兒
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給去那些遠來的
道友並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
這麼着你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就帶他去
睄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
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多歲的人托
老太太的福到也健朗二則外面的人多
氣味難聞况是個暑熱天哥兒受不慣倘

或哥兒受了腌臢氣味到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内那張道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了捧了去出這里賈母與衆人各處遊玩了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咲道衆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寔在可罕都没什庅敬賀之物這是他們

各人傳道的法罷都應意爲敬賀之禮哥兒便不稀罕只留着在房里碩要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内看時只見也有金鎖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是珠穿寶貫玉琢金鑲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都是那里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收的張道士咲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宝這

太玉道張爺〻既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
無用不如叫小子捧了這個跟我出去散
給窮人罷賈母咲道這道到說的是張道士
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
然說不甚希奇到底也是幾件罷皿若給
了乞丐一則與他們無益二則反道遭了還
這些東西要捨窮人何不就散錢與他們
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罷

說畢張道士方退出這里賈母與衆人上了樓賈母在正樓上坐了鳳姐等占了東樓衆了頭等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來回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麼故事賈珍道是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咲道這到在第二本上也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

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了下來至外邊預備着伸表焚錢粮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傍邊因叫個小丫頭子捧着方幾那一盤子賀禮自已將玉帶上用手撥弄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個亦金點翠的麒麟騏驎便伸手拿了起來咲道這件東西好像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這広一

個寶釵咲道史大妹〻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來是湘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這麼住在我們家我也没看見探春咲道寶姐〻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林代玉冷咲道他在別的上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寶釵聽說便回頭粧没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便將自已那麒麟拿起來揣在懷内

一面揣着心里想到怕人看見他聽見史湘雲有了他就留這件因此手里揣着却拿眼精睛飄人只見衆人到不理論惟有林黛玉聰着他點頭兒似有讚嘆之意寶玉不覺心里不好意思起來又掏了出來向林黛玉咲道這個東西道好頑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你帶林黛玉将頭一扭說道我不希罕寶玉咲道你果然不希罕我

少不得就拿着說着又揣了起來劉要說

話只見賈珍賈蓉的妻子婆媳兩個來了

彼此見過賈母方說你們又來做什庅我

不過沒事來曠曠一句話沒說了只見人

報馮將軍家有人來原來馮紫英家聽見

賈府在廟里打醮連忙預偹了猪羊香供

茶食之類的東西送了來鳳姐兒聽見了

忙赶過正楼來拍手咲道噯呀我就不防

這個只說偺們娘兒們來閒曠ゝ人家只
當偺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ゝ
鬧的這又得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
家的兩個管家娘子上楼來了馮家的兩
個未去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於是
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
里凢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
賈母纔後悔起來說又不是什庅正經事

我們不過閒曠：就想不到這禮上沒的驚動了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怠去鳳姐兒又說打墻也是動土已驚動了人家今兒樂得還去曠：那賈母只因昨日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嗔着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說從今已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

人也不知為什麽緣故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兒見不去自已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林黛玉又病了心里放不下飯也懶去吃不時來問林黛玉又怕他有個好歹因說道你只會看你的戲去在家里作什麽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心中大不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

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心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林黛玉說了這話到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道我只白認得了你罷了罷了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我也知道白認得了我那里像人家有什麽配的上呢寶玉聽了便向

前來直問到臉上你這庅說是安心咒我
天誅地滅你又有什庅益處林黛玉一聞
此言想●起上日的話來今日原是自已
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戰〻兢〻
的說道我要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
苦來我知道昨兒張道士説親的親你怕擋
了你的好姻緣你心里生氣來拿我來殺
性子原來那寶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痴

病況從小時和林黛玉耳鬢撕磨心情相對既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他也是個有些痴病的也每有假情試探因你也也將真心真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

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即如此刻寶玉的心内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有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心里眼里只有你不能為我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里一時一刻白有了你你黛玉心中又道竟心里自然有我才是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自管了然自若無聞的方

見得是待我重而毫無此心了如何我只
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時
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
着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
心但都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
寶玉心里又想着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
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同你死了也情愿你
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可見你方

和我近不和我遠那林黛玉心里又想着
你你你好我就好你何必為我而自失殊
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見你是不叫我近你
有意叫我遠你了如此看來他却都是求
近之心反弄成疎遠之意如此說來他二
人素習所存私心也難備述如今只述他
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他說好姻緣
三個字越發逆了已意心里乾噎口里說

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頭上摘下通靈玉來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庅撈子東西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碎便回身找東西來砸林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又砸那啞吧東西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着紫鵑雪雁等都忙進來勸解後來見寶玉下死力砸玉忙

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襲人忙赶了來纔奪了下來纔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庅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眉眼都變了從來沒氣的這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同妹妹辯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壞了叫他心里臉上怎庅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聽了這話說到

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里一煩惱方絕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紫鵑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手帕子吐濕雪雁忙上來搥紫鵑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着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辯嘴又吐了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

爺怎麽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已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鵑因又見林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已後悔方纔不該同他較證這會子他這個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里想着也由不的滴下淚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着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寶玉

的手冰涼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庅委曲悶在心里二則又恐薄了林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丟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淚來紫鵑一面收什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搧着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聞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的傷起心來也拿手帕子擦淚四個人都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勉強向寶玉道你不看別

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姑娘辯嘴林黛玉聽了也不顧病赶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襲人紫鵑劉要奪已經剪了幾段林黛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希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縂多嘴的不是了寳玉向林黛玉道只管剪我橫竪不帶他也没什庅只顧里

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林黛玉大哭大吐寶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便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干連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〻的作一件正經事來告訴也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襲人急的報怨紫鵑為什麼驚動了老太〻太〻紫鵑又只當是襲人去告

許的也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没說問起來又没為什庅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鵑兩個人身上說為什庅你們不小心服侍這會子鬧起來都不㬹了因此將他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没話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纔平服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的生日家里擺

酒唱戲來請賈府諸人寶玉因得罪了林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的那里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里想道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兒反不往他家去自然是因為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得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

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
還得我穿了他總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
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了氣只得趁今兒
那邊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
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報怨說我這老冤
家是那世里的孽障偏生遇見了這麼兩
個不省事的小冤家不聚無頭一天不叫我操
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

我閉了這眼斷了這口氣憑這兩個冤家
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
生不嗽這口氣自己報怨着也哭了這話
傳入寶林二人耳内原來他二人從未聽
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今
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
頭細嚼此語的滋味都不覺潸然泪下雖
不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風洒泪一個

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却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里的小廝們和他的姊妹辯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還罵小廝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們的心腸今兒你也這麼着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個再這麼仇人是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大家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

氣兒陪一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庅也好那庅也好那寶玉聽了不知依也不依且聽下回分解

卌

石頭記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靈劃薔痴及局外

話說林代玉自與寶玉角口之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鵑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燥了些別人不知宝玉那脾氣難道偺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

是鬧了一遭兩遭了代玉啐道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庅浮燥了紫鵑咲道好好的為什庅又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些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庅樣正說話間只聽得院外叫門紫鵑道這是宝玉的聲氣想必是來賠不是了代玉聽了道若是宝

玉不許開門紫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広熱天毒日頭地下晒壞了人家怎広樣呢口裡說着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宝玉一面讓他進来一面說道我只當宝二爺再不進我們這門了誰知這會子又来了宝玉咲道無論什広被你們就說大了為什広不来我便死了魂也要來一日走兩三遭又問道你姑娘大好了紫鵑道身上到好

了些只是心裡的氣不大好宝玉道妹妹有什庅氣一面說着一面進来只見林代玉又哭将起来林代玉本不曾哭聽見宝玉来了由不的傷心止不住滚下泪来宝玉挨近床来咲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代玉只顧拭泪並不荅應宝玉在床沿上坐了一面咲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来之故他們不知道到像是偺們又拌了

嘴了等他們來勸了偺們那時豈不偺們到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打要罵憑着你怎庅着罷可只別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妹吽了幾萬聲林代玉心裡原是要不理宝玉的這會子聽見宝玉說別吽人知道他們辯了嘴就生分了聽了這句話又可見得比別人原親近因此又掌不住便咲道你也不用拿這話來哄我從今已後

再不敢親近二爺了二爺也全當我去了

宝玉聽了㕭道你往那里去林代玉道我

回家去宝玉㕭道我跟了去代玉道我死

了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林玉道一

聞此言登時將臉放下問道想是你要死

了胡說的是什庅你家到有幾個親姐姐

妹妹呢明兒都死了你有幾個身子去做

和尚明兒到把這話告訴人去評評宝玉

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来登時臉上紅脹低了頭不敢則一聲幸而屋裡沒人林代玉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氣的一聲兒說不出話来見宝玉臉上憋的紫脹便咬着牙用指頭恨命的在他額顱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怕子擦眼泪宝玉心裡原有無限心事又

蕪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林代玉戳了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来反自嘆自泣因此自已也有所感不覺滚下泪来要用帕子楷拭不想又忘了帶来便用衫袖去擦林代玉雖然哭着却一眼看見了見他穿着簇新藕色紗衫竟去拭泪便一面自已拭着泪一面回身将枕上搭的一方絹帕拿起來向宝玉懷裡一摔一語不發仍掩

面自泣宝玉見他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
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挽了林代玉一隻
身手哭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
罷我同你往太太跟前去林代玉将手一
摔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
還是這庅涎皮癩臉的連個道理也不知
道一句話没說完只聽喊道好了宝林兩
個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

進来咲道老太太在那里報怨天報怨地只吽我来睄睄你們好了没有我説不用睄過不了兩三天他們自已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説我懶不来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没見你們兩個有些什庅可辯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為什庅又成了烏眼雞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去吽老人

家也放些心說着拉了林代玉就走林代
玉回頭叫了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兒道
又叫他們作什厷有我服侍你呢一面說
一面拉了就走宝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
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咲道我說他們不
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了老祖宗不信一
定叫我去說合我剛那里要合誰知兩個
人到在一處對賠不是了對咲對訴到像

黃鶯抓住了鷄子脚兩個都扣了环那里
還要人去說合說的滿屋里都咲起来此
時宝釵還在這里那林代玉只一言不發
挨着賈母坐下宝玉没有什庅說的便向
宝釵咲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
了没别的禮送連個頭也不得磕去大哥
哥不知我病到像我懶推故不去的倘或
明兒問了姐姐替我分辯分辯宝釵咲道

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况身
上不好弟兄們日日在一處要存這個心
到生分了宝玉又㖞道姐姐知道体諒我
就好了又道姐姐怎庅不看戲去宝釵道
我怕熱看了兩出熱的狠要走客又不散
我少不的推身上不好就来了宝玉听説
自已由不的臉上不好意思只得又搭搧
㖞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貴妃原也

好

体豊怯熱宝釵听説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回思了一會臉紅起来便冷咲了兩聲說道我到想楊妃只是沒有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着可巧小了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向宝釵咲道必定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宝釵指他道你要仔細我合你頑過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嬉皮咲臉的

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着許多人更比相在林代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即回身又同別人搭搧去了林代玉聽見宝玉奚落宝釵心中着寔得意纔要荅言也趂勢取個哄不想靚兒因找扇子宝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哄道宝姐姐你听了兩出什庅戲宝釵因代玉面上有得

好

意之態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
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見問他這話便咲道
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来又不賠是
宝玉又咲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
怎庅連這一出戲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說
了這庅一串子這叫負荊請罪宝釵咲道
原来這叫做負荊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
知道負荊請罪我不知道什庅是負荊請

罪一句話未說完宝玉代玉二人心裡有病听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兒于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咲着問人道你們大暑熱天誰還吃生姜呢衆人不解便說道沒有吃生姜鳳姐兒故意用手模着腮咤異道既沒人吃生姜怎庅這庅辣辣的宝玉林代玉二人听見這話越發不好過了宝釵再欲說

話見宝玉十分討愧形景改変也就不好
再説了只得一咲収住別人総未解得他
四人言語因此付之流水一時宝釵鳳姐
兒去了林代玉咲向宝玉道他也試着比
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
着人説呪宝玉正因宝釵多了心自已沒
趣又見林代玉来問着他越發沒好氣起
来待要説兩句又恐林代玉多心説不得

忍着氣無精打彩一直出来了誰知目令盛暑之際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宝玉背着手一處一處鴉雀無聞從賈母這里出来往西去過了穿堂便是鳳姐兒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姐兒素日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来到王夫人上房内只見幾個

了頭子手裡拿着針線都打肫兒王夫人在裡間涼榻上睡着金釧兒坐在傍邊搥腿也乜斜着眼亂愰宝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睜開眼見是宝玉宝玉悄悄的咲道就困的這広着金釧兒抿嘴一咲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宝玉見了他就有些恋恋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

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一
丸出来便向金釧兒口裡一送金釧並不
睁眼只管噙着宝玉上来便拉着手悄悄
的咲道我明兒和太太説討你們在一处
罷金釧兒不荅宝玉又道等太太醒了我
就討金釧兒睁開眼將宝玉一推咲道你
忙什庅金簪子吊在井裡有你的只是有
你的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到告

訴你個巧宗兒你往東小院里去拿環哥兒同彩雲去宝玉咲道憑他怎庅去罷我只守着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一個嘴巴子指着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宝玉見王夫人起来早一溜烟去了這里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歀不敢言語登時衆了頭听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

人便吽玉釧兒把你媽吽上来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听說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罰發落別吽我出去就是天恩了太太十餘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来不曾打過了頭們一下令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

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之母白老兒的媳婦來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恥的出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花架只聽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邊有人如今五月之際那薔薇正

是花葉茂盛之際宝玉便輕輕分開花葉
隔着薔薇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
在花下手里拿着根綰頭的簪子在地下
摳土一面悄悄的流泪宝玉心中想道難
道這也是個痴了頭又像顰兒来葬花不
成因又是咲道若真也是葬花可謂東施
効顰不但不為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
要叫那女兒說你用跟着林姑娘學了話未

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到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内〔那〕一個却辦不出他是生旦净丑那一個角色来宝玉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已想幸而不曾造次上兩會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知宝玉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没意思了一面想一面恨認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子眉蹙

春山眼顰秋水面白腰纖嬝嬝婷婷大有林代玉之態宝玉早又不忍棄他相去只管痴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劃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宝玉用眼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畫一點一勾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頭按着他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了一想原来就是個薔薇花

的薔字宝玉想道必定是他要作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致恐忘了在地下劃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庅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里劃呢畫來劃去還是個薔字又畫一個薔已經畫了有幾千個外面的不覺也看痴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里却想

女孩子一定有什庅說不出的大心事總這們個形景外面既是這個形景心里不知怎庅熬煎呢看他模樣兒這般单薄心裡那裡還擱的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扇雲可雨忽一陣凉風過了唰刷一陣落下雨来宝玉看着那女孩子頭上滴下水来紗衣裳登時濕了宝玉想道這是下雨他這個身子如何

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
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
听說到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
個人叫他不要寫了下大雨了一則宝玉
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
隱住剛露着半邊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
了頭再不想是宝玉因咲道多謝姐姐提
醒了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庅避雨的

一句話提醒了宝玉噯喲了一聲纔覺的渾身涼低頭一看自已身上也都濕了說聲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里却還記掛着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来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了進園来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

在院內把些綠頭鴨丹頂鶴花鸂鶒彩鴛

鴦捉的捉趕的趕縫了翅膀在院內頑耍

將院門関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嬉咲宝

玉見関着門便以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

咲那裡聽的見叫了半日拍的門山响裡

面方听見了估着宝玉這會子再不囬

来的襲人咲道誰這會子叫門沒人開去

宝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宝姑娘的聲音晴

耍道胡說宝姑娘這會子作什庅来襲人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瞄瞄可開就開要不可開呌他淋着去說着順着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瞄只見宝玉淋的雨打雞一般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是可咲忙開了門咲的湾腰拍手道你這庅大雨跑什庅那里知道是爺回来了宝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裡要把開門的踢幾脚及開了門並

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了頭子們便抬腿踢在脇上襲人噯喲了一聲宝玉還罵下流東西們我素日就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索性拿着我取咲兒了口裡說着一抬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咲道噯喲是你来了踢在那里了襲人從来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宝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着許多人又是

蓋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
怎庅樣料着宝玉未必是安心踢的少不
得忍着疼説道沒有踢着你還不換衣服
去呢宝玉一面進房来解衣一面咲道我
長了這們大今日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
不想就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一
面咲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不論事大事
小是好是歹自然該從我起但只是别説

打了我明兒順了手也打起別人來宝玉道終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関門都是那起小了頭子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的人牙癢他們也沒個怕懼兒你原當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他們也好總剛却是我淘氣不呌開門的說着那雨已住了宝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脇上疼的心裡發鬧晚

飯也不曾好生吃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
服只見脇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已到唬了
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
不得噯喲之聲從夢中哼出宝玉雖說不
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不安穏忽夜
間聞得噯喲之聲便知踢重了自已下床
来悄悄的秉燭来照剛到床只見襲人嗽
了兩聲可口吐出一口痰来噯喲一聲睜

開眼見宝玉倒唬了一跳道作什么宝玉道你夢裡噯喲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頭上發暈膝子又腥又甜你到照一照地下罷宝玉听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下宝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下冊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咲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自巳吐了鮮血在地心裡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長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里覺的怎庅樣

襲人免强哭道好好的覺怎樣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叫人盪黃酒要山羊血牛黃九等藥去襲人拉了他的手說道你這一鬧不打緊鬧起多少人來到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到鬧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你明兒打發小子問問〻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

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
口襲人知寶玉心內是不安穩的待要不
叫他伏侍他他也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
人知直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只在榻上由寶
玉去伏侍一夜至五更寶玉也不迭梳洗穿
衣出來便往王濟仁家來親自確問王濟
仁問其原故不過是損傷便說了個丸藥
名子怎庅服怎庅敷寶玉記名回來依方

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艾葉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子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説話便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無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不好意思索性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

兒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兒的知道王夫人不自在連見了寶玉尚未挽回自已如何敢説咲呢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賈迎春姊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趣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説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則散時豈不清冷清冷則生

傷感所以不如到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卸時則增惆悵所以到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寶玉的性情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願常常開生怕一時卸了沒趣及到筵散花卸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會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到不覺得怎麼到是寶玉心中

悶悶不樂回至自已房中長吁短嘆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妨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股子跌折寶玉因歎道蠢才蠢才將來怎庅樣明兒你自已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庅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人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尋我的不是要踢要打凴爺處治就是了跌了扇子

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樣的好玻璃缸琥珀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庅樣了何苦來要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到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說道你不用忙将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赶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庅了可是我說的一

時我不到就有事故了晴雯聽了冷咲道
姐姐既知道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
古一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
未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兒纔挨窩
心我們原未伏侍的好昨兒纔挨窩心脚
我們不會伏侍的明兒還不知是個什庅
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
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黄了臉少

不的自巳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〻你出去瞧〻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他說我們兩個字自然是他和寶玉好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咲幾聲道我到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燥了便是你們鬼〻祟〻幹的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那里就稱起我們來了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是的那里就

稱起我們來了襲人羞的臉紫漲起來想
一想原是自已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
道你們氣不忿我明兒擡舉他襲人忙拉
了寶玉的手道他一個糊塗丫頭你和他
分爭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
這個大的過去了多少今兒是怎麼了晴
雯又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丫頭那里配合
我說話呢襲人聽了道姑娘到底是和我

說話呢襲人聽了道姑娘到底是和我們
辯嘴呢是合二爺辯嘴呢要是心里惱我
你只和我說不犯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
爺也不該這庅吵的萬一人知道我總也不
過為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
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
惱二爺夾鎗帶棒到底是個什庅主意我
就不多說了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寶

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
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
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見這話不覺又傷
起心來含泪說道我為什広出去要嫌我
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殼寶玉道我
何曾經過這広個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
了不如回了太〻打發你出去罷說着站
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咲道往那

里去寶玉道回太〻去襲人咲道好没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燥便是他認真要出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〻也不遲這會子急〻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〻犯疑寶玉道太〻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出去的晴雯哭道我多偺晚鬧着要出去的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

一頭磞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緊着鬧我經不起這麽鬧不如出去了到干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環見吵鬧都鴉雀無聲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來向

襲人道叫我怎庅樣總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泪來襲人見寶玉流泪也就哭了晴雯在傍邊哭着方要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咲道大節下怎庅了好〻的哭起來難道是為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聲林黛玉道二哥〻不告訴我我問你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靠着襲人

的肩膀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
兩個拌了嘴告訴妹〻替你們解勸襲人
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庅我們一個了頭
家姑娘只是混說黛玉咲道你說你是了
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
替他招罵名兒饒這庅着還有說閒話的呢
擱不住你來說他襲人咲道林姑娘你不
知道我的心事除非這一口氣不來死了

到也罷了林黛玉咲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庅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咲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道你老實些罷了何苦來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咲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此以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點他前日的話自已一咲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後就有人來回薛大爺請寶

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已院内只見院中早把乘凉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熟了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床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沓身起來說道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傍坐下咲道

你的性子原是發慣了姣的早起就是跌了扇子也不過說了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上他你自已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作什庅叫人來看見作什庅呢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里寶玉咲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庅淌在這里晴雯没的說唄的也咲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

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
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咲道我總又
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
了水來偺們兩個洗晴雯擺手咲道罷〻
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
澡足鬧了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作什庅
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
瞧〻地下的水汪着床腿兒連席子都

汪着水也不知是怎庅說的吽人咲了幾
天我也没那工夫収什水也不用同我洗
去今児也涼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
不用我到舀一盆水來你洗〻頭臉通〻
頭纔剛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那
水晶缸里呢吽他們打發你吃寶玉咲道
既這庅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〻手來拿
菓子來吃罷晴雯咲道我慌張的很連扇

子還跌折了那里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
再打了盤子更了不得了寶玉咲道你愛
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所用你愛這
様各人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
你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
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
喜聽那一聲喢就故意的摔碎了可可以
使得只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

愛物了晴雯聽了咲道既這樣說你就拿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聽了便咲着遞與他晴雯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着又嗤嗤幾聲寶玉在傍咲着說响的好再撕响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過來咲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赶上來一把将他手里的扇子也奪了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幾半二人都大咲麝月道這

這是怎庅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頑寶玉
咲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庅好東西
麝月道既這庅說就把匣子搬了出來讓
他儘力的搬撕去不好庅寶玉咲道你就搬
去麝月道我可不作這個孽他也沒折了
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咲着便倚在床上
說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罷寶玉咲道古
人云千金難買一咲幾把扇子能値幾何

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總換了衣服出來小了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凉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寶釵黛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内坐着就有人囘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了鬟媳婦走進院來寶釵寶玉等忙迎至堦下相見青年姊妹又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

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道天熱
把外頭的衣服脫了罷史湘雲忙起身寬
衣王夫人因咲道也没見你穿上這些作
什広史湘雲咲道都是二嬸娘叫穿的誰
愿意穿這些寶釵一傍咲道姨娘不知道
他穿衣裳更愛穿别人的衣裳可記得舊
年三四月裡他在這里住着把寶兄弟的
袍子也穿上靴子額子也勒上猛一睄倒

像是寶兄弟來了就是多兩個墜子他跕在椅子背後哄的老太〻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搖下灰來迷了眼他可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掌不住笑了老太〻纔笑了說他到扮上男人好看了林黛玉笑道這筭什庅惟有前年正月里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〻和舅〻想是纔拜了影回來

老太〻一個新〻的大紅猩〻毡的斗篷放在那里誰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上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漢巾子攔腰繫上和了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倒溝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說着大家想着前情都咲了寶釵咲問那周奶娘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們淘氣庅周奶娘咲道不了迎春咲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没

見睡在被里還是咭〻呱〻咲一陣説一
陣也不知那里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
只怕如今好了前兒有人家來相看眼前
就有婆〻家了還是那庅着賈母因問今
兒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娘咲道老
太〻没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可不住兩
天史湘雲因問道寶玉哥〻不在家庅寶
釵咲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寶兄弟兩

個人好頑去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呢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説改了淘氣呢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劉説着只見寶玉來了咲道雲妹〻來了怎庅前兒打發人接你去怎庅不來王夫人道這里老太〻總説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〻得了好東西等着你呢史湘雲道什庅好

的寶玉咲道你信他呢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咲道襲人姐〻好寶玉道多謝你記掛史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説着拿出手帕子來挽着一個疙瘩寶玉道什庅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絳紋石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咲道這是什庅説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就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

玉咲道你們瞧瞧他這主意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來你就把他也帶了來我當又是什庅希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真：你是個糊塗人史湘雲咲道你總糊塗呢我把這裡說出來大家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若帶他們的東西這須得我告訴來人這是

那一個丫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的混鬧混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來素日知道的還罷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丫頭們的名字呢橫竪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明白說着把四個戒指放下說道襲姐〻一個鴛鴦姐〻一個金釧兒姐〻一個平兒姐〻

一個這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的這們明白衆人聽了都咲道果然明白寶玉咲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道他不會說話他的金麒麟也會說話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咲寶玉聽見了到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咲由不的也咲了寶釵見寶玉咲了忙

起身走開找了林黛玉去說咲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睄ゝ你的嫂子們去園子里也涼快同你姐ゝ們去曠ゝ湘雲答應了將三箇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睄鳳姐等人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里說咲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

只管躺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樓伏
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覓嫂单
剩下湘雲翠樓兩個人翠樓道這荷花怎
庅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沒到翠樓道這
也合咱們家池子里的一樣也是樓子花
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咱們的呢翠樓
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
樓子上的樓這也難為他長史湘雲道花

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就好翠樓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庅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的一咲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這教人怎庅荅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少一生出來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還是一樣翠摟道這們說

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
湘雲咲道糊塗東西越説越放屁什庅都
是些陰陽難道還有兩個陰陽不成陰陽
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陰盡了就成陽陽
盡了就成陰翠樓道這就糊塗死了我什
庅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
陰陽是怎庅個樣兒湘雲道陰陽可有什
庅樣兒不過是氣器物賦了成形比如天

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咲道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庅太陰星就是這個理襯了湘雲咲道阿彌陀佛剛剛的明白了翠縷道這些大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個陰陽不成湘雲道怎庅沒

有呢比如那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
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的覆下就是
陰翠縷聽了點頭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
了只是咱們這手裡的扇子怎麼是陰怎
麼是陽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為陽那邊
反面就為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
件東西問因想不起個什麼來猛抬頭看
見史湘雲宮縧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

咲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庅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陽牡為陰怎庅没有呢翠樓道姑娘這個是公的是母的湘雲道這連我也不知了翠樓道這也罷了怎庅東西都有陰陽偺們人到没有陰陽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問不出好話來了翠樓咲道這有什庅不告訢我的呢我也知道

了不用難我湘雲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說的湘雲拿手帕子握着嘴呵呵大咲起來翠縷道說是了就是笑的這樣湘雲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規矩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咲道你很懂的一面說一面走剛到薔薇架下湘雲道你瞧那是誰吊的首飾金愰愰的在那里翠縷聽了忙

赶上來拾起來手里攥着咲道可〻分出
陰陽來了說着便拿着湘雲的麒麟瞧湘
雲要他揀的看翠樓只管不放手咲說道
是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里來的好
奇怪我從來在這里沒見有人有這個湘
雲道拿來我瞧〻翠樓將手一撒咲道請
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一個文彩輝煌的
金麒麟比自已帶的又大又文彩湘雲伸

手擎在掌上只是默〻無言正自出神忽
見寶玉從那邊來了咲說道好〻的在這
里作什広呢怎広不找襲人去史湘雲連
忙将那麒麟藏了說道正要去呢偺們一
同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
堦下倚檻追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下來
迎接携手咲道許久不來想念的人了不
得一時進房歸坐寶玉因咲道你該早來

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常等你呢說着便向懷內摸掏了半天噯喲一聲便向襲人說道那個東西你収起來了庅襲人道什庅東西寶玉道前兒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邊的怎庅問我呢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丢了往那里去找呢登時黄了臉就要起身去找史湘雲方知是他的失落了便咲問道你多偺又有個金

麒麟了寶玉道前兒好容易得的呢不知
是多偺晚丢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咲道
幸而是個頑意兒如今還是這樣慌張說
着將手一撒咲道可是這個不是寶玉一
見由不得歡喜非常因說道可不是他是
誰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那寶玉見了那麒麟心中甚實歡喜便伸手來拿咲說道虧你揀着了你是那里揀的史湘雲咲道幸而是這個明兒倘或把印也丟了難到也罷了不成寶玉咲道到是丟了印平常事若丟了這個我就

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
咲道大姑娘我聽見前日你大喜了史湘
雲聽了紅了臉吃茶不荅襲人道這會子
又害臊了你還記的十年前偺們在西邊
煖閣住着晚上你同我說的話了那會子
不害臊這會子怎庅又臊了史湘雲咲道
你還說呢那會子偺們那庅好後來我們
太〻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庅就派

了你跟二哥〻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道你還說呢先姐〻長姐〻短哄着你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做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來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庅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寃枉寃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庅熱天我來了必定趕來先瞧你不信你問翠樓我在家時〻刻〻那一會不念

你幾聲話未說了慌的襲人和寶玉咲道說頑話你又認真了還是這広性急史湘雲咲道你不說你的話咽人倒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將手怕打開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又咲道你前兒給你姐〻們送來的我已得了今兒你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

湘雲哭道我只當林姐〻給了你原來是寶姐〻給你的我天天在家里想着這些姐〻們再沒一個比寶姐〻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是無妨碍的説着眼睛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〻不用提這些話史湘雲道提了便怎麽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林妹〻聽見又怪我讚了寶姐

姐可是為這個不是襲人在傍喚的一咲
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口快
了寶玉咲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
果然不錯史湘雲道好哥〻你不必說話
叫我惡心只會在我們跟前說話見了你
林妹〻又不知怎庅襲人道且別說頑話
我正有一件事還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
什庅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我

這兩日身上不大好不能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咲道這又竒了你們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筭還有什庅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庅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誰做誰不好意思不做呢襲人咲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裡的針線是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了因咲道既這庅說

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總做別人的我可不做襲人咲道又來了我是個什庅人就敢煩你做鞋了寔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過多少今兒我倒不做的緣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我倒不知道史湘雲冷咲道前兒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

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的奴才了寶玉忙咲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咲道他真不知是你做的我說是外頭有個會做活的女孩兒說扎的出奇的花我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子試ゝ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了出去給這個看給那個看的不知怎庅又惹惱了

一三二〇

林姑娘鉸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赶着做去我總說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庅是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庅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總好呢誰還敢煩他做舊年筭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話與

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寳玉聽了便知是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寳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咲道自然你能會迎賓送客老爺總叫你出去呢寳玉道那里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雲咲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

些警他的好處他總只要會你寶玉道罷
罷我也不敢稱雅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
並不愿同這些人來往湘雲咲道還是這
個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讀書去
考舉人進士的也該讀會ヽ這些為官做
宰的人們談ヽ講ヽ學些仕途經濟的學
問也好將來應妇將來應酬世務日後也
有個朋友没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里

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姐妹屋里坐坐去我這里仔細臢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脚來走了這里寶姑娘的話也没說完見他去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

鬧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真真寶姑娘教人敬重自己赸了一會子去了我到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兒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有涵養心地寬大誰知這一個反到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你賭氣不理他你得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曾若他也說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

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咲道這原是混賬話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此這里寶玉一定又赶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奪着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珮或鮫帕鸞縧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

下文錯認在四

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賬話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

知已自然我亦可為你之知已矣既你為我知已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亦該你我有之則又何必來一寶釵哉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你我雖為知已但恐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知已奈我薄命何想到此處不禁

滚下泪來待要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去了這里寶玉忙〻的穿了衣裳出來忽抬頭見林黛玉在前面慢〻的走着似拭泪之狀便忙赶上來咲道妹〻往那里去怎麽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咲道好〻的我何曾哭了寶玉咲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泪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

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什麽這麽動手動脚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動了手也就顧不的死活林黛玉道你死了到不值什麽只是丟下了金麒麟可怎麽樣呢一句話未說完又把寶玉說急了赶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想起前

日的事來遂自已後悔起來又說造次了
忙咲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庅
呢筋都暴起來急了一臉汗一面說一面
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臉上的汗寶玉
聰了他半天方說了你放心三個字林黛
玉聽了怔了半天方說道我有什庅不放
心我不明白這話你到說說怎庅是放心
不放心寶玉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

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真不明白這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我不但我素日之心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

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〻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怯怔〻的望着他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語一時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却也怔〻的望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說道好妹〻且

畧跕：：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
泪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庅可說的你
的說話我早知道了口里說着却頭也不回
竟去了寶玉跕着只管發起獃來原來方
總出來的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
熱忙拿了扇子赶來送與他忽抬頭見林
黛玉和他跕着一時黛玉去了他還跕着
不動因而赶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

下文去前八篇

去虧我看見趕了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無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我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兒我大胆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病在這里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捱着只等你病好了只怕你的病難纔好呢睡里夢里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這話唬的魂消魄散只叫神天菩薩坑死人了便

推他道這是那里話敢是中了邪還不快去寶玉一時醒過來方知是襲人送扇子來羞的滿面紫脹奪了扇子便抽身忙忙的跑了這里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而起此時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怔怔的滚下淚來心下暗忖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疑間忽見寶釵從

那邊走來咲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庅神呢襲人見問忙咲道那邊兩個雀兒打架到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〻的那去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到要叫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經緯我就不叫他了由他過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寶釵聽了忙道嗳喲這們暑熱天叫他作什庅別是想起什庅

來生氣叫出去教訓一場襲人咲道不是這個是有客要會寶釵咲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這么熱天不在家里凉快還跑些什么襲人咲道可是呢你說〻么寶釵因又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么呢襲人咲道纔說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一雙鞋明兒叫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向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便咲道你這

們個明白人怎広一時半刻就不會體諒人我近來看着雲妹妹的神情再風里言風里語的聽起來那雲了頭在家里竟一點做不的主意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差不多的東西們娘兒們動手為什広這次來了他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家里累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睛圈兒都

紅了口里含〻糊〻待說不說的想其形
景來自然的苦我看着他也不覺的傷起
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
了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
過了那些日子總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
粗打的且在別處能着使罷要勻淨的等
明兒來住着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寶姑娘
這話想來我們煩他他又不好推辭不知

他怎庅在家里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早知是這樣也不該煩他了寶釵道上次他就告訴我在家里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槩不要家里這些活計上的人作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咲道你里他呢只管

叫人作去只說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里哄的過他他總是認的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〻的累去罷了寶釵咲道你不必着急我替你做些如何襲人咲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親自送過去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〻走來說道這是那里說起金釧兒姑娘好〻的投井死了襲人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

釧兒呢就是太〻房里的前兒不知為什広攆了下來在家里哭哭〻天〻地的也都不理他誰知今兒找他不見了纔剛打水的在那東南角上打水只見一個尸首赶着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家只管亂救那里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落下泪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道

安慰這里襲人回去不提却説寶釵來至王夫人房内只見鴉雀無聲獨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内坐着垂泪寶釵便不提這事只得一傍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里來寶釵道從園子里來王夫人道你從園子里來可看見你寶兄弟庅寶釵道纔到看見他穿了衣服出去不知那去了王夫人點頭半晌哭道你可知道庅這椿奇事金

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故作驚疑道怎麼好々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一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兩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咲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是他下去住

着或是在井跟前貪頑失了脚吊下去的
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
各處去頑頑曠曠豈有這樣大氣性的理
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
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嘆道這話雖然如
此說到底我于心不安寶釵咲道姨娘不
不勞念念于茲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
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了了主僕之情了

王夫人道總劉我賞了他娘五十兩銀子原要還把你姐妹們的新衣服拿兩套給他粧裹誰知鳳丫頭說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〻作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〻那孩子素日是個有是個有心的況且他也是三災八難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粧裹他豈不多心忌諱呢因為這麼着我現叫裁

縫赶兩套給他要是別的了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只是金釧兒雖然是個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里說不覺流下淚來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赶去我前兒倒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着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

王夫人忙吽了兩個人跟寶姑娘去一時
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
傍邊生垂泪王夫人正数說他因見寶釵
來了娘兒兩個都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
此光景況察言觀色早知覺了八分于是
将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
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衆僧
人念經超度伊母親磕頭謝了出來且聽

下
回
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話說宝玉會過雨村回來就聽見金釧兒含羞賭氣自盡心中五内俱傷進来被王夫人數落教訓他也無可回說見宝釵進來方得便出來茫然不知何往低着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走着信步至廳上剛

過屏後不想對面来了一人正往裡走可
巧撞了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了一聲站住
宝玉唬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
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
一傍站了賈政道好端端的垂頭喪氣嗐些
什庅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叫你那半天
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点慷慨揮洒談
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

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咳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自在無故這様却是為何宝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総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了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不似往日惶悚應對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到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只見傳事人来回忠

順親王府里有人要求見老爺賈政聽了
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
王來往為什庅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
面令人快請竟走出來看時却是忠順王
的長使官忙接進廳上坐了献茶未及叙
談那長府官先就説道下官此來並非擅
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
老大人若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大人作主

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恩不盡

賈政聽了這話摭不住頭腦忙陪咲道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咲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人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里有一個作小旦的琪官那原是奉旨由內園賜出只從出來好好在府里住了不上半年如今三日五日不

見了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到有八停人都説他竟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别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云若是别的戲子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乃奉旨所賜不便轉贈令郎若令郎十分愛慕老大人竟密題一本請旨豈不兩便若大人不

題奏時還得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出一則可免王爺負恩之罪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一恭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來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赶來時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作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駕下承奉之人你是何等草芥無故

引逗出来如今禍及於我宝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寔在不知此事究竟連琪官兩個字不知為何官更加以引逗二字寔寔不懂說着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府官吟咲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隱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宝玉連說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府官冷咲兩

聲道現有據有証何必還賴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此人不知為何如今那紅漢巾子怎広到了公子腰里宝玉聽了這話不覺轟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机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話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

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到不曉得了聽得說
他如今在京東郊外離城二十里有個什
麽紫檀堡地方他在那里置了几畝田地
几間房舍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那長府
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里我且
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
教說着便忙忙的走了賈政此時氣的目
瞪口歪一面送那長府官一面回頭命寶

玉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
那長府官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着几
個小子一陣乱跑賈政喝命小子快打快
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唬的骨軟筋酥連忙
低頭站住賈政便問道你跑什庅帶着你
們那些人都不管你們不知往那里曠去
了由你們野馬一般跑喝命叫跟上學的
人來賈環見他父親盛怒便乘机說道方

總原不曾跑只因從那邊一過誰知忽然看見一個投井死的人頭這樣大身子泡的這樣粗寔在可怕所以唬了一跳纔赶着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的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于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操克奪之權致使生出這於殄輕生的禍患來若外人知道

祖宗顏面何在喝命快叫賈璉賴大來與見來小子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的袍襟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在太太房里的人別人一点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里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一看衆小厮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宝玉哥哥前見

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太的了頭金釧兒強奸不遂打了一頓誰知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宝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里走喝命今日再有人勸我我把這幾根煩惱鬢毛剃了尋個乾浄去處自了此一生罷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由造逆生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為

寶玉了一個個都挨指咬腮連忙退出那

賈政喘吁吁直挺挺坐在椅上滿面淚痕

一疊連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繩綑上把各

門都關了有人傳信到裡頭立刻打死衆小

厮只得齊聲答應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

玉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

那里承望賈環又添了許多話正在廳上

乾轉怎得個人來往里頭去捎個信偏生

沒一個人來連茗烟也不知在那裏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媽媽出來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白明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聾竟不曾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作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叫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

你出去快叫我的小厮来罷那婆子道有
什麽不了事的太太又賞了衣服又賞了
銀子怎麽不了事呢宝玉急的跺脚正没
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幾個小厮來逼着
叫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
在外遊蕩優娼表贈私物在家荒疎學業
淫辱等語只喝令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
厮們不敢違拗只得將宝玉按在櫈上舉

起大板打了十來下賈政猶嫌打的輕一腳踢開那掌板的自己奪過來咬着牙狠命打了三四十下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忙上來奪勸賈政那里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都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醸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解勸明日醸到他父殺殺君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是氣急了

忙又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稍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忙赶往書房中來慌的衆門客小厮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來賈政更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兩個小厮忙鬆了手走開宝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

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况且炎天暑日內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鎖來勒死王夫人連忙

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人只有這個業障必定苦苦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索性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來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啣怨到底在陰司里得個依靠說畢爬在宝玉身上不覺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

椅上坐了泪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的一條綠紗小衣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了汗巾看去由腿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点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来因哭出苦命兒来忽又想起賈珠来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里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来了那李宮

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
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宮
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見那淚珠
便似滚瓜一般滚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
見丫鬟來說道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
只聽窗外顫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
再打死他豈不乾净賈政知道是他母親
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

着了環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只得上前躬身陪咲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該叫了政兒去吩咐賈母聽說便止住步喘息一會厲聲說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到有話吩咐只是可憐我一生沒養個聽話的兒子却叫我吩咐誰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為兒的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耀祖宗

母親這話我作兒的如何禁的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的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耀祖宗當日你父親是怎樣教訓你來說着也不覺滚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作兒一時性起從此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幾聲道你也厭煩我們娘兒

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乾淨說着便
命人去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
南京去家下人只得乾答應着賈母又叫
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
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了為官作宰的也
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不要疼
他只怕將來還省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
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地矣

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
賴起我來到是我們回去了你心里乾净
看有誰來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
点行李車轎回南去賈政苦苦叩求認罪
賈母一面說話一面又記掛着宝玉忙進
來看時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
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夫人
與鳳姐等解勸一面方漸漸的止住早有

了環媳婦等上來要搶寶玉鳳姐便罵道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睛打的這個樣見還要搶看走還不快進去把那籐屜子春櫈抬出來呢衆人聽說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櫈來將寶玉抬放在櫈上隨着賈母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只得跟了進來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

王夫人兒一聲肉一聲你替珠兒早死了
留下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
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共
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
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將心灰了自
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
含淚說道你不間去還在這里做什麼難
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

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里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又不下手去便索性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茗烟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為什麼打起來的你也不早來透個信茗烟急的說偏生我沒在根前打到半中間我纔聽

見了忙打聽原故却是琪官同金釧兒姐
姐事襲人道老爺怎麼得知道的茗烟道
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日吃醋設
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調唆了誰來在老
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
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的襲
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
九分然後回身進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

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人好生抬到他房內去衆人答應七手八腳忙把寶玉抬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臥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扶侍問他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里錯以錯勸哥哥

說話襲人見賈母王夫人去後便走來宝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死的這步田地宝玉嘆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問他作什麼只是下半截疼的狠你瞧瞧打壞了那里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進手去將

中衣退下寶玉略動一動便咬着牙叫噯
喲襲人連忙止住手如此三四次纔退了
下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青半紫都有
四指寬的傷痕高了起來襲人搖着頭說
道我的娘怎麼下的這麼毒手你但凡聽
我一句勸也不到這步地位幸而沒動筋
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
正說着只聽丫環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

聽說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紗被
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里托着一丸藥
走進來向襲人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
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
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
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又讓坐寶釵見他
睁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
些便点頭嘆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

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便是我們看着
心里也剛說了半句又忙嚥住自悔說的
話急速了不覺紅了臉重[illegible]寶玉聽見這
話如此親切稠密竟大有深意忽見他又
嚥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頭只會弄裙帶
那一種嬌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
心中大暢將疼痛忘了心中自思我不過捱
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悲

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瘟横死他們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有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縂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息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祟矣正想着只聽宝釵問襲人道怎庅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茗烟的話說了出来宝玉原來还不

知道賈環的話聽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襲人道薛大哥哥從來不這樣你們別混裁奪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下暗想道打到這個形景疼还顧不過來还是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們身上也算是用心了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

喜歡了也不能吃這虧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難道我就不知道我哥哥素日姿心縱慾毫無記犯的那種心性當日為一個秦鍾竟还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不正經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

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調唆一則也是本来的实話二則也原不理論這些防碍的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宝兄弟這樣細心的人你何常見過我那哥哥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什麽口里就說什麽的人襲人因說出薛蟠来見宝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宝釵沒意思聽宝釵如此說更覺着慚愧無言宝玉又

聽寶釵這番話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
去自已的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方欲說
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兒再來看你
你好養着罷方纔我拿來的藥交給襲人
了晚上敷上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門去襲
人赶着送出院外說姑娘到費心了改日
寶二爺好了親自去謝寶釵回頭咲道
有什麼謝去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

亂想的就好了要想什麼吃的頑的你悄
悄的往我那里取去不必驚動老太太太
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躲里去雖然彼
時不怎麼樣將来對景總是要吃虧呢說
着一面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着實感
服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因而退出
房外自己梳沐寶玉默默的躺在床上無
奈臀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又熱如

火炙畧展轉時禁不住噯喲之聲那時天
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兩三個了環
伺候此時並無有可呼喚之事因說道你
們且去梳洗等我叫人再来家人聽了也
都退出這里宝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菡
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
見金釧兒進來哭說為他投井之事宝玉
半夢半醒却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

恍惚惚聽得有人悲戚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林代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精睛腫的桃見一般滿面泪光不是代玉却是那個寶玉还欲看時怎素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嗳喲一聲仍舊例下嘆了一聲說道你又作什麼來了雖說太陽落了那地上餘熱未

散走了来倘或又受了暑呢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也是粧出来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信真此時林代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賭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雖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出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嘆一

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一句話未說了只聽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代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來身說道我打後院子里去罷回來再來宝玉一把拉住說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庅怕起他來了林代玉急的跺腳悄悄的說道你睄睄我的眼精(睛)又該他拿着取笑兒開心了宝玉聽說連忙

的放了手林代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剛
出了後院鳳姐見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宝
玉可好些了想什庅吃叫人往我那里取
去接着薛姨媽又来了一時賈母又打發
了人来至掌灯時分宝玉只喝了兩口湯
便昏昏沉沉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龍登
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往来的只
聽宝玉挨了打也都進來請安襲人忙迎

出來睄睄咲道媳子們來遲了一步二爺纔睡着了說着一面待他們到那邉房里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道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回罷襲人答應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了個老婆子来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麝月

香雲秋紋等說太太叫人呢你們好生在屋裡我去了就来說畢同那婆子一直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炕上搖着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来也罷了你又丟下他來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回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

話吩咐打發他們來恐聽不明白倒耽悮了事王夫人道也没什麽話白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麽樣襲人道寶姑娘送去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淌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麽没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干渴要吃酸梅湯我想着酸梅是個收斂的東西纔剛捱了

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毒熱血未免不存在心里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里那時弄出大病來可怎麽樣呢因此我勸了半天總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半碗又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不該早來和我說前兒有人送了幾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他胡遭蹋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些

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里只用挑一茶匙子就香的了不的呢說着就喚彩雲來把前兒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了也白遭蹋了等不殼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說去了半日果拿了兩瓶來遞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都有三寸大小螺絲銀蓋鵝黃綫簽上寫木樨清露那

一個罵着玫瑰襲人咲道好遵貴東西這
庅個小甁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
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収
着別遭遏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
人又吽跕着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
忙回來王夫人見房内無人便問道我恍
惚聽見今日宝玉挨打是環兒在老爺跟
前說了什庅話你可聽見這個了你要聽

見告訴我聽聽我也不吵出来教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到沒聽見這話只聽說為二爺霸占着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個打的且[还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的原故寔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來襲人咲道太太別生

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庅生氣的
你只管說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須得
老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来
做出什庅事来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
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的赶着襲人叫了
聲我的兒虧你也明白這心一樣我何曾
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
庅管来着難道我如今到不知道管兒子

了只是有個緣故如今我想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他一個他又長的单弱況且老太太宝貝是的若管累了他倘或再有個好共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到壞了所以就縱壞了我常常辦着口兒勸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兒还是不相干端底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将来我靠

誰呢說着由不得滚下泪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泪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塲大家落個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兒

太太提起這話来我還記掛着一件事每要来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了心不但我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没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内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来我雖聽見衆人背前背後都誇你我还信不真只怕你不過是在宝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好誰知你方纔和我

說竟是大道理合我的心你有什麽只管
說什麽只別叫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
也沒什麽的說話我只想着討太太一個示
下怎麽变個法兒已後竟还叫二爺搬出
園子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
忙拉了襲人手問道寶玉難和誰作怪了
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
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

大了裡頭姑娘們多况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姐妹雖說是姐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的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体統俗語說的沒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皆因無心中作出被有心人看見當作事情到番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的性格

兒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里
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一点半点兒不論真
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諱
心順了說的比菩薩还好心不順就貶的
連畜生不如二爺将来倘或有人說好不
過大家直過若叫人哼出一聲不字來我
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
小事但後来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

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不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為是太太的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其罪越發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灯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轟雷震耳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感愛襲人不盡忙說道我的兒你竟有這

個心胸想的這樣週到我何嘗又不想到這里只是這幾天有事就忘了你今這番話提醒了我難為你成全了我娘兒兩個散名臉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般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

人連連答應着去了回來正值寶玉睡醒

回明香露之事寶玉喜不自禁即命挑出

嚐試果然異妙非常因心下記掛着林代

玉滿心里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疑心

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里去借

書襲人只得去了寶玉便悄命晴雯前文晴雯

放肆原有把柄所持也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里去

看看他作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

晴雯道白眉赤眼作什麽去呢到底說句
說話兒也像件事寔玉道沒有什麽可說的
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
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麽樣搭赸呢寔玉
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撂與
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
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
的兩條汗巾作什麽呢寔玉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說只得

拿了帕子往瀟湘館来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摇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裡漆黑並未点燈林代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代玉問道作什麼晴雯道二爺叫我給姑娘送手帕子来了代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道作什麼送手帕子来給我因問道這手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上好的

叫他留着送別人罷我這會子不用這個
晴雯咲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代
玉聽了越發悶了着寔細心搜求怔了半
日大悟過来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聽了
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思量不解何意
這里林代玉体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
覺神䰟馳宕寶玉的這畨苦心能領會我
這畨意思又令我可喜我這畨苦意不知將来

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舊
帕子來着不領會深意单看了這帕子又
令我可喜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懼我自
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
此左思右想一時七情六慾將五内沸然
炙起林黛玉由不覺得尚有餘意纏綿便
急命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
案上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帕上走筆寫

道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閑抛却為誰尺
幅鮫綃勞解贈叫人焉得不傷悲抛珠滚
玉只偷潸鎮日無心鎮日閑枕上袖边難
拂拭任他點點與班班彩線难收面上珠
湘江舊迹已糢糊窓前亦有千竿竹不識
香痕漬有無林代玉還要往下寫時怎奈
兩塊帕子都寫滿了方擱下筆覺得渾身
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台前揭起錦袱一

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羡壓倒桃花却不知
病由此萌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着那帕
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來見宝釵誰
知宝釵不在園内竟出往他母親那里去
了襲人便空手回來誰知宝釵素習深知
薛蟠之性情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調唆
了人來告宝玉的今又聽襲人說出來越
發信了究竟襲人是聽茗烟說的那茗烟

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寔大家都是一半猜度一半據寔竟認準是他說的那薛蟠都因素日有這聲名其寔這一次卻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面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這里說了幾句閑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為什麼薛姨媽正為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咬着牙道不知

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薛
蟠見說便忙了忙問道我何嘗鬧什麼來
着薛姨娘道你還粧憨兒呢人人都知道
是你說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道人人說我殺
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娘道連你妹妹都知
道是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
勸道媽合哥哥且別喊叫消消停停就有
個青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

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過去了不必較証到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劝你從此以後少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曠你是個不妨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或者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你幹的不用說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口直心快的人一生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見寶釵勸他不要曠

去他母親又說他拉吞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的乱跳賭身發誓的分辯又罵衆人誰這樣臟派我我把因摟的牙敲了總罷分明是為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拿我作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老子打他兩下子過後兒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兒索性拉上我了既拉上我我也不

怕我索性進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償了命大家干净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門閂来就跑慌的薛姨娘一把拉住罵道作死的業障你打誰去你先来打我薛蟠將眼急的銅鈴一般嚷道何苦来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賴我將来宝玉活一日我就一日勸口舌不如大家死了乾净宝釵忙也上来劝道你忍耐些兒罷媽急的這個樣

別說是媽便是個傍人来劝你也為你好
倒把你的性子劝上来了薛蟠道你這會
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宝钗道你只怨我
說你再不怨你那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
道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庅不怨
宝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个樣子別說多
的只拿前兒琪官的事比給你們聽聽那
琪官我們見過十来次的他並未和我說

一句親熱話怎庅前兒他見了連姓名還
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了難道也是我
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宝釵忙說道還提這
個可不是為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
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了人賴我說的我
不怯我只怯為一個宝玉鬧的這樣天翻
地覆的宝釵道誰鬧了你先持刀動棍的
鬧起來倒說別人鬧薛蟠見宝釵說的句

句有理難以駁政比母親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堵回他去就無人攔自己的話了也因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説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我和説你這金要揀有玉的説是好姻緣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撈子玉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説了把寶釵氣怔了拉着薛媽媽哭道媽你聽哥

哥說的是什庅話薛蟠見妹子哭了便知
自己冒撞堵氣走到自己房里安歇不提
這里薛媽媽氣的乱戰一面来勸宝釵道
你素日知道這業障說話沒道理明日我
叫他給你賠不是宝釵滿心里的委曲氣
忿待要怎樣又怕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泪
別了母親各自回来到房中整哭了一夜
次日起来也無心梳洗胡乱整理整理便

出来與母親可巧遇見林代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去薛宝釵因說道家去只里說着便只管走林代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臉上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来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宝釵何如答對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俏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剋薄他因記掛著母親哥哥〻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裡林黛玉還自立於花陰之下遠〻的却向怡紅院內望著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

起一起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来心里自
也盤算道如何他不来瞧寶玉便是有事
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来打個花胡哨討
老太〻和太〻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
不来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
時只見花〻簇〻的一羣人又向怡紅院
内来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著鳳姐的
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並了

鬟媳婦人等都進院去林黛玉看了不覺點頭嘆氣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珠淚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娘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林黛玉道你到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管你什麼相干紫鵑笑道咳嗽的纔好些了又不吃藥了如今雖然是五月裡天氣熱到底也該還小心

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
該回去歇息ゝ了一句話提醒了林黛
玉方覺有些腿酸ゝ呆了半日方慢ゝ的同
紫鵑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
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
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点蒼苔白露泠
泠二句来因暗ゝ的嘆道雙文ゝゝ誠為
薄命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

日林黛玉云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
古人云佳人薄命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
勝于懷文哉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妨廊
簷上的鸚哥兒見林黛玉來了嘎的一聲
撲了下來到唬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
搧了我一頭的灰那鸚哥兒仍飛上架去
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林黛玉便
止住步以手扣架咲道添了食不曾那鸚

哥便長嘆一聲便似林黛玉素日呼嗟音韵接着念道儂今葬花人咲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盡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林黛玉紫鵑聽了都咲起来紫鵑咲道這都是姑娘念的雖為他怎庅記来着黛玉便命紫鵑將架摘下来另掛在月洞窓外的簷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窓內坐了吃

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來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簟生凉林黛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調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自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做什麽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子好不好昨日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

說一面在他母親身傍坐了由不得哭將
起来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
哭了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曲了你
等我處分那業障你要有個好合歹我指
望那一個来薛蟠在那邊見了連忙跑過
来對着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
妹〻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
来的晚了路上撞客着了来家未醒不知

胡說了些什庅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怨不
得生氣薛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說
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
口說道你不用作這些像聲兒我知道你
的心多嫌着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着法
兒叫我們離了你々就心淨了薛蟠聽說
連忙笑道妹々這話從那里說起來的這
叫我連立足之地都沒有了妹々從來不

是這樣多心說這歪話〻人薛姨媽忙又
接著道你就只會聽見你妹〻的歪話難
道昨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
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了
妹〻也不用煩惱從此以後我再不同他
們一處吃酒閒逛如何寶釵笑道這不明
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有這個橫勁那龍
也下蛋了薛蟠道我再和他們一處逛妹

妹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
如何々苦来為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々
操心媽為我生氣還有可恕只管妹々為
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
不能多孝順媽多疼妹々反叫媽生氣妹々
煩惱真連個畜生也不如了口里說眼睛
裡禁不住也滾下淚来薛姨媽本不哭的听
寶釵咲道鬧夠又招着媽哭起来
他一說又勾起傷心来薛蟠聽說忙收了

泪咲道我何曾招媽哭来嚴〻丢下這個
别提了吽香菱来到茶妹〻吃寶釵道我
也不吃茶等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
蟠道妹〻的項圈我瞧〻只怕該炸一炸
去了寶釵道黄澄〻的又炸他做什麼薛
蟠又道妹〻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要什
麽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這些衣服還
沒穿遍呢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娘换了衣

裳拉着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姨媽合寶釵進園子裡瞧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裏外迴廊上許多丫鬟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這里母女兩個進来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淌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裡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娘姐姐我經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

管告訴我寶玉咲道我想起来自然合姨
媽要去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来好
給你送来寶玉咲道倒不要什庅吃倒想
是那一回做的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
還好些鳳姐一旁咲道聽々口味不算高
貴只是太磨牙了巴々的想這個吃了賈
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做去鳳姐咲道老祖
宗别急等我想一想這摸子誰收着呢因

回頭吩咐婆子去問管厨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回来説管厨房的説叫付湯模子都交上来鳳姐聽説想了一想道我記得交上来了不知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面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皿的送了来薛姨媽先接過了瞧時原来是個小匣子裏面裝着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

上面鑿成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咲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来我見了這个也不認得這是做什庅用的鳳姐也不等人說話便咲道姨娘那里曉得這是舊年備膳的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庅麵印

出来借着清湯的味道做出来也罷了究竟没意思誰家〻常飯吃他呢那一回呈樣的作了一回他今吹怎麽想起来了説着接了過来遞與個婦人吩咐厨房裡立刻拿幾隻雞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来碗来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麽鳳姐咲道有个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今日寶兄弟提起来了單做給他吃老太〻姨

媽太〻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美些大家吃托賴着連我也上個俊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錢你作人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个小東道我還孝敬的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廚房只管將生添補着做了在我的賬上東〔來〕領銀子婦人答應着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留

神看起來鳳姐〻憑他怎麼巧〻不過老太
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
了那里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姐這麼大
年紀比他還來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
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
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是的在公婆跟
前就不大顯好兒鳳姐嘴乖怎麼怨得人
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

不爽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
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
到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
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
鳳姐姐一樣看待若說是會說話的可疼
這些姐妹裡頭也只是鳳姐姐和林妹妹
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姐妹來不是我當著姨
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四個女

見莫起都不如寶丫頭薛姨娘聽說忙咲
道這話老太〻是偏說了王夫人忙又咲
道老太〻時常背地里我說寶丫頭好這
倒不是假話寶玉勾着賈母原為讚林黛
玉的不想反讚起寶釵来倒也意出望外
便看着寶釵一咲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
人說話去了忽有人来請吃飯賈母方立
起身来命寶玉好生養着又把丫頭們囑

咐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薛姨媽大家

出房去了因问湯好了不曾又向薛姨媽

昔想什庅吃只管告訴我〻有本是叫鳳

了頭弄了來僧們吃薛姨媽笑道也會漚

他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老太〻究竟又

吃不了多少鳳姐笑道姨娘到别這庅說

我们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

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没說了引

起賈母眾人都哈〻的笑起來寶玉在房
裡也掌不住笑了襲人笑道真〻的二奶
奶的這張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着襲人
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
拉他身旁坐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
寶姑娘在院裡你和他說煩他的鶯兒來
打上幾根絡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
著便掉頭向窗外道寶姐〻吃過飯叫鶯

兒来煩他打發根繼子可淂閒麽寳釵听
見回頭咲道怎麽不淂閒一會兒叫他来
便是了賈母尚未聽真都止住步問寳釵
寳釵說明了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說莡好
孩子你叫他来給你兄弟做發根你要使
人我那里閒着的丫頭多呢你喜歡誰只
管叫了来使喚薛姨媽寳釵等都咲道只
管叫他来做就是了有什麽使喚人的去

處天天也是偏著淘氣大家說著往前正
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摘
鳳仙花兒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了少
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讓至上
房內坐賈母也覺得脚酸便點頭依允王
夫人便命小丫頭子們先鋪設坐位那時
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同衆婆子丫頭
們忙著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著

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与賈母李宮裁捧与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們服侍你在那里坐下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了便吩咐鳳姐道老太〻的飯在這里放添些東西來鳳姐答應了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〻忙往外

傳了頭們忙赶過来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个来了迎春身上不奈煩不吃飯了黛玉自不消說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用手巾裹著一把牙筷咲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咲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咲著應了于是鳳

姐放了四雙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
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都
站在地下看著放菜鳳姐先忙着要乾淨
家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
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旁邊便
命玉釧兒與寶玉那里送去鳳姐道他一
個人拿不去可巧鶯兒合同喜兒都來了
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

兄弟正叫你去打絛子你們兩個一同去
罷鶯兒答應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
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兒笑道你放心
我自有道理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
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
他兩個他兩個卻空著手走一直到了怡
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
了寶玉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

寶玉頑呢見他兩個来了都忙起来咲道
你們兩個這麼碰的巧一齊来了一面説
一面接了下来玉釧兒便向一張杌子上
坐了鶯兒不敢坐襲人便忙端了個腳踏
来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来了却到
十分歡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
金釧兒来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
下先和玉釧兒説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

恐他不好意思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
鶯兒出来到那邊房裡去倒茶說話兒去
了這里麝月等預備碗筯来伺候吃飯寶
玉只顧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上好
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他半日方
說了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又只得
咲問道誰叫你替我送来的玉釧兒道不
過是奶々太々们寶玉見他還是這樣苦

喪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下
氣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變
盡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道
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只管見寶玉一些
性氣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悅
自己倒不好意思了臉上方有了三分喜
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〻你把那湯端來
我嚐〻玉釧兒道我從不會餵人東西等

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餵我
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兒
回去交待了你好吃飯去只管耽悞時辰
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待動我少不得忍
了疼下去取來說着便要下床來扎掙起來
禁不住噯喲之聲玉釧兒見了這般忍耐
不住便起身說道躺下罷那世裡造了業
的這會子現世現報教我那一個眼睛看

得上一面說一面嘗的又笑了端過湯来
寶玉笑道好姐〻你要生氣只管在這里
生罷回去見了老太〻太〻可放和氣些
若還這樣你就又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
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
些說着推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
不好吃不好吃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
還不好吃什庅好呢寶玉道一点味兒也

没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真賭氣嚐一嚐寳玉咲道這可好吃了玉釧聽說方觧過意来原是寳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不好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寳玉只管陪咲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一面又叫人来打發吃飯了頭们方進来時忽有人来回說傅爺家的两個媽〻来請安来見二爺寳玉聽說便知

是通判傅試家的媼媼来了那傅試原是
賈政的门生年来都賴賈家的名勢得意
賈政也着實看顧他与別個门生不同他
那里常遣婦人來走動然寶玉素昔是最
厭勇蠢婦人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個
婆子進来其中原来有個緣故只因那寶
玉聞得傳說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
個瓊閨秀玉常聞人傳說才貌俱全雖未

親睹然遐思羨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
们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
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
姿色聰敏過人那傅試倚仗着妹妹要與
豪门貴族結姻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躭悞
到如今日今傅秋芳已廿三歲尚未許人
爭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窮酸根基淺
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

一段心事今日遣来的兩個婆子偏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来只剛問了好說了没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来了也不和寶玉厮鬧了端着湯只顧聽話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落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見到不曾燙着唬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

麼了慌的衆了鬟们忙上来接碗寶玉自已盪了手到不覺的都只管问玉釧兒盪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咲了玉釧兒道你自已盪了你只管问我寶玉聽說方覺自已盪了衆人上来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墻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人

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个咲道怪道有人說他们家寶玉是外像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獃氣他自己遭了手倒问人疼不疼這可不是個獃子那一個又咲道我前一回来聽見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有些獃氣大雨淋的水雞是的他反告訴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咲不可咲時常沒人在跟前就

自哭自哭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説話河裡有魚就合魚説話見了星々月亮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々噥々的且連一點兒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愛惜東西連個絲頭都是好的遭遢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説一面走出園來辭别諸人回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説襲人見人去了便携了鶯兒

過来問寳玉打什麼絡子寳玉咲道[向鶯兒]纔只顧説話就忘了煩你来不為别的煩你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絡子寳玉見問便咲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根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様十年也[打]不完了寳玉笑道好姐〻你閒着也没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咲道那里一時都打的呢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幾根

罷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汗
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
什庅顏色的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
的須是黑絡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
得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庅顏色鶯
兒道松花配桃紅寶玉道這纔嬌艷再要
雅淡之中帶些嬌艷鶯兒道葱綠柳黃是
我最愛的寶玉道也罷了打一條桃紅的

再打一條柳綠的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寶玉道共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快兒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兒你給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的就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拏了線来窗外婆子們說姑娘們的飯有了寶玉道你們快吃了来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

好去呢鶯兒一面接綫一面咲道這話又
打那里說起正経快吃了来罷衆人等聽
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聽呼喚一
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閒話因问他十
幾歲了鶯兒手裡打着一面答話十六歲
了寶玉道你夲姓什庅鶯兒道姓黄寶玉
咲道這個姓名到對了果然是个黄鶯兒
鶯兒咲道我的名字夲来是兩個字叫

做金鶯兒姑娘嫌拗口就单叫鶯兒如今
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道也就算疼你了
明兒寶姐姐出閣少不的是你跟去了鶯
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和襲人說明
日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
兩个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道我們姑娘
有好幾様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様兒
還在次寶玉見鶯兒嬌憨婉轉語笑如痴

早不勝其情那更又提起寶釵來便問他
道好處在那里好姐〻你細〻的告訴我
鶯兒咲道告訴你〻可不可又告訴他去
寶玉咲道這个自然的正説着只聽外頭
説道怎庅這樣静悄〻的二人回頭看时
不是别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
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了什麼一面向他手
裡去瞧才打了半截寶釵咲道這有什庅

趣兒到不如打个络子把玉络上呢一句
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〻說
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麼顏色才好
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是不好的大紅的
又犯了色黄色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等
我想个法兒把那金線拿来配着黑珠兒
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络子這才好看
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便叫襲人

来取金綠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来
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才太〻打發人
給我送了兩碗菜来寶玉咲道必定是今
兒菜多送来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
是〻指名給我送来還不叫我過去磕頭
這可奇怪寶玉咲道給你的你就去吃去
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咲道從来沒有的
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説

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个更
呌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
素知寶釵不是輕嘴刻舌奚落人的自己
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不再提
將菜与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
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
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
人請出去了這裡寶玉正看著打絡子忽

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个丫嬛送了兩樣果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是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々心太々着實記掛着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請太太々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々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纔那果子拿一半与林姑娘送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聽得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

忙呼快請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

回他説我説了一則打重了得着寔將養
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
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门那小
厮頭兒聽了領命而出賈母又命李嬤嬤
襲人等來將此話説與寶玉使他放心那
寶玉素日本就懶与士大夫諸男人接談
又最厭峩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
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

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發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游卧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来了卻每每甘心爲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導勸反生起氣来只說好好的一个清淨潔白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

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
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〻有負天地
毓秀鍾靈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
竟將別的書焚了衆人見他如此瘋顛也
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
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話所以深
敬黛玉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
金釧兒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

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他自已到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効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咲问平兒道這些家人不大管我的事為什庅忽然這庅和我貼近了平兒冷笑道奶々連這个都想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々房裡的丫頭如今太々房裡有四个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

個月只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
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兒
聽了笑道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
這起人也不識足錢也賺夠了苦事情又
侵不著弄了丫頭搪塞著身子也就罷了
他們幾家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
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我就收什麼橫
豎我有主意鳳姐安下這個心所以自管

還延着等那些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
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
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西
瓜鳳姐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姐
姐死了太〻跟前少着一個人太〻或看
准了那個丫頭好就吩咐了下月好發放
月錢王夫人聽了想一想道依我說什麼
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彀使就罷了竟可

以免了罷鳳姐兒咲道論理太〻說的也是只是這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呢太〻到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王夫人聽了又想一想道也罷還個分例只管関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〻玉釧兒罷他姐〻伏侍了我一場沒个好結果剩下他妹〻跟我吃个雙分子不為過餘鳳姐答應著回頭

找玉釧兒咲道大喜〻〻玉釧兒過來磕
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
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與道那是定
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
是四兩王夫人道月〻可都按数給他们
鳳姐見問的奇忙道怎麽不按數給王夫
人道前兒我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給一吊錢的
是什麽原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

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
商議的姨娘們每位的丫頭分例減半人各
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
這也抱怨不得我倒樂得給他們外頭
又扣著難道我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
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作主
我倒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為
是他們說只有這個項數叫我也難再說

了如今我手里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飢荒何曾順順溜溜的過一遭兒王夫人聽說也就罷了半日又問老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鳳姐兒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个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是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兒笑道襲人原是老太太的人

不過給了寶兄弟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々的了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這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々這个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了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丫頭每月人各錢五百還是老太々

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咲道你們只聽鳳丫頭的嘴到像倒了核桃車的只聽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兒咲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咲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咲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兒道明兒挑一個好丫頭送去老太太使補襲人把襲人

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来給襲人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来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答應了咲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日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自然不用說的

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兒又和氣裡
頭帶著剛硬要強這個實在難得王夫人
含泪說道你們那里知道襲人那孩子的
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玉果然造
化的能彀得他長長遠遠的服侍一輩子
也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說就開了臉明
放他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這就不好
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

寶玉見襲人是個丫頭縱有放縱的事倒
能聽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該
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著等再
過二三年再說〻畢半日鳳姐見無話便
轉身出來剛至廊前只見有幾個執事
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
道奶〻今晚回什麽事說了這半天可是
要熱着了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跐着角

门的门檻子咲道這裡過堂風到凉快吹
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
這半日的话太〻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
来问我難道我不説罷又冷笑道我從今
已後到要幹些樣兒事了報怨給太〻
聽我也不怕糊塗的油蒙了心爛了舌頭
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們別作娘的春夢
了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

纔扣了丫頭的錢就報怨了偺們也不想
一想是什麼傲物也配使兩三個了頭
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
去不在話下卻說王夫人等這裡吃畢西
瓜又說了一會閒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
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
榭去黛玉因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
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

寶玉去間談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來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寶釵便順着游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豎四。都是丫頭們睡着。轉過十錦槅子。來至寶玉的房內。見寶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旁手里做針線旁邊放着一柄白犀拂麈。寶釵走近前來。悄悄的笑道你也過于小心了。這個屋裡那

（好。景。寫。的。到。家）

（此襲卿神理。極得若有心眼前）

（八日居之莊）

（寶釵亦自近書性情語）

里還有蒼蠅蚊子。還拿蠅帚子趕什麼。襲
人。和防。猛抬頭見是寶釵忙放下針綫起
身。悄々咲道。姑娘来了。我到不防嚇了一
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
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来。人也。
看。不。見。只睡。着。咬。一口。就像。螞。蟻。丁的。寶
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
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

心里長的俏香就撲。說着一面又瞧他手里的針線。原来是個白綾紅裡的兜〻上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様紅蓮綠葉五色鴛鴦戲蓮的花寳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麼大工夫襲人向床上努嘴兒寳釵咲道這麼大了還帶這个襲人咲道他原是不肯帶所以特〻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的不帶如今天

熱睡覺都不留神些他帶上了便是夜里
總蓋不嚴些兒也就不妨了你說這一個
就用了工夫了還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
一个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兒襲人道
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
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
來說着便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
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

的那个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寔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針来替他做起来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云約他与襲人道喜二人来至院中見静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里去找襲人林黛玉却来至窗外隔著紗窗往裡一看只見寶玉穿著銀紅紗衫子随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在身旁作針線傍邊放着蠅拂子林黛玉見了這个景

兒連忙把身子一蔵手握着嘴不敢咲出
来招手兒叫湘雲〻〻一見他這般光景
只當有什庅新聞忙也来看也要咲時忽
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揜住口
知道林黛玉口里不讓人怕也取咲便忙
拉過他来道走罷我想起襲人来他説午
間要到池子裡洗衣裳想必去了偺們那
里找他去林黛玉心下明白冷咲了兩聲

只得隨他走了這里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兒忽見寶玉在夢裡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麽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進来咲道還沒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咲道我纔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来的寶釵道沒見他們進来因向襲人咲道他們沒有告訴你

什麽說襲人咲道左不過是他們那些頑
話有什麽正経話的寶釵咲道今児他們
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
忙〻的出了去一句話未說完只見鳳姐
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咲道就是為那
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个丫頭來一同寶
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児這里來果然是
告訴他這話又教他与王夫人叩頭去且

不必見賈母去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
過王夫人急忙回来寶玉已醒了問起原
故襲人且含糊荅應至夜間人静襲人方
告訴了寶玉々々喜不自禁又向他咲道
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里
走了一淌回来就説你哥々要贖你又説
在這里没着落終久算什麽説着那麽些
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嚇我從今已後我可

看誰來敢呌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
到別這麼說從此已後我是太〻的人了
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〻就
走寶玉笑道就便算我不好你回了太〻
竟去教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
沒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做
了強盜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个
死呢人活一百歲橫竪要死這一口氣不

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
便忙撫他的嘴說道罷〻〻不用說這些
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情性古怪聽見奉承
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寔聽見這些盡頭寔
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冒撞了連忙咲
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喜說談問之
先問他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脂濃然而
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死繫

人忙掩住口寶玉談至濃快時見他不說了便咲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

良將皆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寳玉道那武
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疎謀少略他自已無
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
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裡若
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談亂勸只顧他邀
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
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
他不聖不仁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

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死於時的如今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彀你们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鴉鵲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来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玉方合眼睡着至次日也

就丢開了 一日寶玉因各處游的膩煩了
便想起牡丹亭曲来自己看了两遍猶不
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
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门
来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玉寶
来了都咲讓坐寶玉问齡官在那里衆人
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裡呢寶玉到他房內
只見齡官在那里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

来文風不動寶玉素習与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来身旁坐下又陪笑央他起来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〻傳進我们去我還沒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来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画薔字的那个人又見如此光景況從来未經過這

番被人厭棄自已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来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问其所以寶玉便說了出来寶官便說道只略等一等薔二爺来了他吽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因问薔哥那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還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已為奇特少站片时果見賈薔從外頭来了手裡提着个雀兒籠子

上面托著小戲臺並一个雀兒興頭々往
裡走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
他是个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臺賈薔咲
道是个亮翅梧桐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
薔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
坐自己往齡官房裡来寶玉此刻把聽曲
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樣
只見賈薔進去咲道你起来瞧這个頑意

兒齡官起身问是什庅賈薔道買了个雀
兒你頑省淂天〻悶〻的無个開心的我
先頑个你看説着使拿些穀子哄的那个
雀兒果然在戲臺上乱串啣鬼臉夫旗幟
衆女孩子都咲道有趣獨齡官冷咲了兩
聲賭氣仍睡着去了賈薔還只管陪咲问
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〻的人夫
來關在這牢坑里學這个牢什子還不咲

你這會子又弄个雀兒来也偏生幹這个
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們還問
我好不好賈薔聽了不覺慌起来連忙賭
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里的脂油蒙了心
費一二兩銀子買他来原說解悶就沒有
想到這上頭罷〻放了生免〻你的災病
說着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
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你拿了

他来丟這牢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
兩口血来太〻打發人来找你吽你請大〻
夫来細問〻你且丟這个来取咲偏生找
這沒人理的又偏痛貫薔聽說連忙說道
昨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
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吽了這會
子請他去說著便去齡官又吽跕住這會
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来我

也不瞧賈薔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寶玉
見了這般光景不覺癡了這纔領會了畫
薔深意自已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
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到是别的女
孩兒送了出来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筭癡
癡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襲人
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来就和襲人長
歎道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

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们的眼泪
单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
後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罷襲人昨夜
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今又
提起来便咲道你可真々有些瘋了寶玉
默々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
只是每々暗傷不知將来葬我洒泪者為
誰此皆寶玉心中所懷也不可十分妄擬

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里著了魔來了不便多問因向他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听見說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我又去倘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

我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
爺這里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
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到那里磕个
頭吃鍾茶再来豈不好看寶玉未說話黛
玉便先咲道你看人家赶蚊子的分上也
該去走〻寶玉不解忙問起什麼赶蚊子
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
了一坐的話說了出来寶玉聽了忙說不

該我怎庅瞧着了就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着忽見史湘雲穿的齊々整々走来辭說家裡打發人来接他寶玉林黛玉聽說忙站起来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玉黛玉兩个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々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寶釵趕来愈覺繾綣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

去告訴了他嬸娘們待他家去又恐他受氣因此到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门前寶玉還要往外送到是史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着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他上車去了大家方纔進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却說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橫曠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正無聊之際寶玉見翠墨進來手程拿着一付對(花箋)子送与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纔說要瞧〻三妹〻去可好些了你偏來了翠墨道姑

很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涼著了
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寫
道是　娣探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
景難逢詎忍就臥時漏已三轉猶徘徊
于桐檻之下未防風露所欺致獲採薪
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又復數遣侍兒問
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蹟見賜何瘝痌

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凴床處默之時
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
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扳轄攀轅
務結二三同志者盤桓於其中或豎辭
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
之佳談娣雖不才竊同叨棲處于泉石
之間而羨慕薜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
讌集詩人常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

謂蓮社之雄 猶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
會 讓予脂粉若蒙棹雪而來 娣則掃花
以待特此謹奉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咲道 到是三妹
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
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
中後门上值日的婆子手里拿着一個字
帖走来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裡說道芸

哥兒請安在後门口等着呢叫我送来的

寶玉打開看時寫道是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 男恩自蒙天恩認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艸上托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男

一般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
姑娘们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啟並
叩台安 男芸兒跪書 一笑
寶玉看了笑問道獨他来了還有什庅人
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
我知道了難為他想著你把花兒送到我
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
爽齋来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

那里了衆人見他進來都咲說道又來了
一個探春咲道我不笑俗偶然起了個念頭
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
玉咲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
道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笑我〻是不敢的
迎春咲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宝玉道這是
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推
我讓的各有主意自管說出來大家平章

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々也說個說(話)兒
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
李紈進门笑道雅的緊要起詩社我自薦我掌
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个意思的我想了
一想我又不會作詩瞎乱些什麼因而也
就忘了就沒說得既是三妹々高興我就
帮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
偺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

字樣改了纔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大家
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到雅我是定了稱稻
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咲道我就是秋
爽居士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又
癡贅這里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到
好探春咲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稱蕉下
客罷眾人都道別致有趣黛玉咲道你們
快牽了他去炖了脯來吃酒眾人不解黛

玉咲道你们不知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作了鹿脯来衆人听了都咲起来探春因咲道你别忙使巧话的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衆人道當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来那些竹子想来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

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说都拍手
叫妙林黛玉低頭方不言語李紈咲道我
替薛大妹〻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
个字惜春迎春都问是什麽李紈道我
是封他為蘅蕪君了不知你们如何探春
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们也替
我想一個寶釵咲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
忙恰當的狠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

洞花王就好寶玉㗅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作什麼探春道你的號多的很又起什麽我們愛叫你什麽你就答應着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却于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閒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閒人也罷了寶玉㗅道當不起當不起到是隨你們混

叫去罷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
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
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玉道他
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了頭在藕
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
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
管情說了大家合議我們七個人起社我
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作詩須得讓出

我们三個人去不们三個各、分一件事探春咲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已改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雖不能作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容我作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于是要推我作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掌就請菱洲藕榭

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
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作若遇見
容易些的題韻我們也隨便作一首你們四
個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
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于詩
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
二人皆說極是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
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說道這話

也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々的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管起我來了寶玉道既這樣偺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了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纔好寶釵點頭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

高興的他情願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裡去或附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個主意更好探春道只是原係我起的意我須得先作個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興李紈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韵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韵

竟是拈鬮的公道李紈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到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迎春道都還未賞先到作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等見了纔作如今也沒有這些詩了迎春道就如此待我限韻說著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來隨手一揭這

首詩覓是一首七言律遥与衆人看了都該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丫頭道你隨口説一個字來那丫頭正倚著门立著便説了個门字迎春咲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題頭一个韵定要這门字説著又要了韵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屜又命那小丫頭隨手拿四塊那丫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门兩

字不大好作呢待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和丫鬟們嘲笑迎春又命丫鬟炷了一支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此燼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受罰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筆寫出又改抹了　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却

看了只是不好寶玉背著手在迴廊上踱
來踱去 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看了
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
出來因說道了不得了香只剩了一寸了
我纔看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快了只管
蹲了那潮地下作什麼黛玉也不理寶玉
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
著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

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
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
就評閱優劣我们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
于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咏白海棠限门盆魂痕昏
斜陽寒草帶 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
精神難比潔雪為膚骨易消魂芳心一點
嬌無力倩影三更目有痕莫謂縞仙能羽

化多情伴我咏黄昏
大家看了稱賛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门自携手甕灌苔盆胭脂
洗出秋階影冰雪招来玉砌魂淡極始知
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憑清
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咲道到是蘅蕪君説着又看寶玉的
道是

秋容淺淡映重门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遠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道這首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道你们都有了說著提筆一揮而就擲與衆人李紈等看他的寫道是、

半挑湘簾半掩门 碾冰為土玉為盆
看了這白寶玉先喝起彩来只說從何處
想来又看下面道是
偷来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
又是一樣心腸 又看下面道是
月窟僊人縫縞袂 秋閨怨女拭啼痕 嬌羞
默〻同誰訴 倦倚西風夜已昏

眾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
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
蘅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
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
寶玉道我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極公又笑
道只是瀟蘅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
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
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

定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
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當
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
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
必往我那裡去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
總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鑽古
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詩開端就叫個
海棠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

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
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
王夫人處去的當下別人無話且說襲人
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
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门上的
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问是那里
來的婆子们便將寶玉前一番原故說了
襲人聽說便命他们擺好讓他们在下房

裡坐了自已走到自已房內秤了六錢銀子封了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抬花來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吃罷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原個預備裡頭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

们吩咐去衆人咲道我有什庅差使今兒
寳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
娘送東西去可巧你们来了順便出去叫
後门上小子们僱輛車来回来你们就往
這裡拿錢不用叫他们又往前頭混碰去
婆子答應着去了衆人回至房中拿碟子
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却見槅子上碟槽
空着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

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去了衆人見問都你看我看你都想不起半日晴雯咲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了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巴巴的拿這个去晴雯道我何當不也是這樣說他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見了也說好看叫連碟子放著就沒拿來你再瞧那槅子儘

上頭的一對連珠瓶還沒收來呢秋雯笑
道提起這瓶來我又想起笑話來了我們
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孝敬到十二分
因那日見園裡桂花開了折了兩枝原是
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園
子裡的開的新鮮花兒不敢自己先頑巴
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
了叫个人拿着親身進一瓶與老太〻又

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根的人都得了福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歡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薄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

幾百錢事小難得這個臉兒及至到了太
太那里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娘周姨娘
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
衣裳不知要給那一个見了連衣裳也不
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旁邊湊趣
誇寶玉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
有的没的說了兩車話當着衆人太太自
為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

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〻横竪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呸没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〻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到給誰剩的到底是太〻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就不要若是給别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屋里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給我

我寧可不要冲撞了太〻我也不受這口
軟氣秋紋忙問道給這屋裡誰的我為前
兒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給誰來著好姐〻
你告訴我知道〻〻晴雯道我告訴了你
難道你這會子退還太〻不成秋紋咲道
胡説我白聽〻喜歡〻〻那怕給這屋裡
狗剩下的我只領太〻的恩典也不管別
的事衆人聽了都咲道罵的巧可不是給

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衆人咲道你
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兒就把人恣取
咲兒打牙兒一個々不知怎麽死呢秋紋
咲道原來是姐々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
陪個不是羅衆人咲道少輕狂羅你們誰
取了碟子來是正經麝月道那盤也該空
了收來羅老太々屋裡還羅了太々屋裡
人多手雜別人還可已趙姨奶々那影人

見是這屋裡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
総〻罷太〻也不大管這些事不如早些收
来是正經睛雯聽說便擲下針道這話到
是等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
你的碟子去睛雯道我偏取這一遭兒
去是巧踪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
一遭兒麝月咲道通共秋丫頭得了一遭
兒衣裳那里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

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磞不見衣裳或老
太〻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〻的公
費裡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
着又嘆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庅
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
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來
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去（叫你媽〻與史大姑娘送去）那宋媽〻道姑娘
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收什了就好一

順去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掐絲盒子
来先揭開一個里面裝的是红菱和雞頭
兩樣鮮菓子又揭那一個是一碟子桂花
糖蒸的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偺
們這里園子裡新結的菓子寶二爺叫送
来与姑娘嚐嚐再前兒姑娘說這瑪瑙碟
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裡頭是
姑娘上次叫我作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

喂着用罷替我们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媽〻道寳二爺不知還有什麽説的没有姑娘再問〻去回来又别説忘了話襲人因問秋紋道方纔可見在三姑娘那里麽秋紋道他们都在那里商議起什麽詩社呢又都作詩想来没話你只去罷宋媽〻聽了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帶了襲人又囑咐他從後门出去有小子和車

等看呢宋媽〻去後不在話下一時寶玉回来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到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〻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裡有件事只是想不起来虧你提起来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若少了他還有什麽意思襲人勸道什麽要緊不過是頑意兒他比

不得你们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々要来又由不得他不来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々打發人接他去正説著宋媽々已经回来回覆道姑娘説道生受與花姑娘道乏又説問二爺作什麽呢我説和姑娘们起什麽詩社作詩呢史大姑娘説他们做詩也不告訴他去也急的了不得寶

玉聽說立身便往賈母處来立逼著叫人接去賈母說道今晚天晚了明日一早再接去罷寶玉只得罷了回来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来立逼著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纔来了寶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与他韻他後来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

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説湘雲咲
道你們忘了詩我〻還要罰你們呢就拿
韵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
掃地焚香我也情願衆人見他這般有趣
越發歡喜都埋怨昨日怎麽忘了他遂忙
告訴他韵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
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説話心内早已和成
即用隨便紙筆録出先咲説道我却依韵

和了兩首好歹我卻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著遞與眾人眾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到弄了兩首那里有許多話說必定要重了我們的一面說一面看詩只見兩首詩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门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關倩女亦離魂秋陰捧出

何方雪雨漬添來陽俗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薌芷堦通蘿薜门也宜墻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題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裡淚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夜色昏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贊到了都

說個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該起這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個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与他評論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道擬題日寶釵聽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

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
你家裡你又作不得主一個月通共那些
吊錢你還不彀盤纏呢這會子又幹這沒
要緊的事你嬸娘們聽見了越發抱怨你
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也不彀
難道為這個家去要去不成還是和這裡
要呢一夕話提醒了湘雲到躊躕起來寶
釵道這個我已經有了主意我們當鋪里

有一個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好肥螃蠏前
兒送了幾斤来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〻
起連園子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愛吃螃蠏
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〻在園子裡
賞桂花吃螃蠏因為有事還没有請你如
今且把詩社別提只普通一請等他們散
了偺們有多少詩做不得呢我和我哥〻
說要他幾簍極肥極大的螃蠏来再往鋪

子裡取上等鐔好酒来再備四五桌菓碟子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周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偺們兩個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到是多心待我了我憑他怎麽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道還成

個人了我若不把姐〻當作親姐〻一樣看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像前日的大螃蟹要幾蔞来明日飯後請老太〻姨太〻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那婆子出去說明回来無話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于新巧了你看古人

詩中那里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
極險的韻脚若目題過於新巧韻過於險
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
說熟話然而更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
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
也算不得什庅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
本等一時閒了到是于身心有益的書看
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着因笑道我如

今心裡想著昨日作海棠詩我如今要作個菊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到也合景只是前人作的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著恐怕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到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詠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作過也不

能落套賦景咏物兩關着又新鮮又大方
湘雲咲道這却狠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
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〻寶釵想了一
想咲道菊夢就好湘雲咲道果然好我也
有一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
有人作過若題目多這个也夹得上我又
有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来寶釵道問菊
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

訪菊如何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索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着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咲道十個還不成幅索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個又說道既這樣索性編出個次第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

寶釵道起手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吟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問如解語使

人在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是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盛這便是三秋的好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目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韵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分明有好詩何苦為韵所縛咱們别學那小家子派只出題不拘韵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

取樂並不為奈邦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
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是偺們五
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
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
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墻上他們看
了誰作那一個就作那一個有力量者十
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
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

後趕着又作不罰他就完了湘雲道這到也罷了二人商議要帖方纔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冊回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話説寶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説到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賈母果然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问那一處好王夫人道

凴老太〻爱在那一處風姐道藕香榭已
經擺下了那山坡下两顆桂花開的又好
河裡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
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這話很
是說着引了衆人往藕香榭来原来這藕香
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窓左右有廻廊可通
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暨接
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来攙着賈母口

里說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的這
竹子撟規矩是路岐〻〻的一時進入謝
中只見掬千外另放着兩張竹紫一個上
面設着盃筋酒具一個上頭設着茶筅茶
盃各色茶具那邊有兩三個〻頭搧風爐
煮茶這一邊另外幾個〻頭也搧風炉燙
酒呢賈母喜得忙問這茶想的到且是地
方東西都乾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〻幫

著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挂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人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藕香深寫竹橋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娘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麽一個亭子叫做什麽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們姐妹們這樣大年紀因姐妹們天天頑去那日

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
易救了上来到底那木釘把頭磞破了如
今這鬓角上那指頭大一塊窩兒就是
那殘破了衆人都怕经了水又怕冒了風
都說活不的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
說先咲道那時要活不得了如今這麼大
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
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磞出那個窩兒来好

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個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到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与眾人都咲軟了賈母咲道這猴兒慣的了不的了只管拿我取咲趕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咲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裡討老祖宗咲一咲開了心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咲道明兒叫你日夜跟著我〻到常咲〻

覺的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
因喜歡他纔慣的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兒
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橫
豎禮体不錯就罷沒的到叫他見神鬼似
的做什麼說着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
姐忙着搭棹子要杯筯上面一棹賈母薛姨
娘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棹史湘雲王夫
人迎春惜春西邊靠門一小棹李紈和鳳

姐的座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
王夫人兩桌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
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裡拿十個來吃了
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跟在賈母跟前
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
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
二次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的滾熱的拿
來又命小丫頭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熏的

菉豆麵子拿来預備洗手湘雲陪著吃了
一個就下堂来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
兩盤子與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
走来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
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
在那邊廊上擺著兩棹讓鴛鴦琥珀彩霞
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
在這里伺候我可吃去了鳳姐道你們只

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着史湘雲仍入了坐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仍是下来張羅一时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的高興見他来了鴛鴦等站起来道奶奶又出来做什庅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来我喝呢鴛鴦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到鳳姐

唇邊鳳姐一揚脖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
斟上一盃送到鳳姐唇邊鳳姐也吃了平
兒早剔了一殼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倒些
姜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着罷我去
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
笑道你和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你
要和老太太討了你作小老婆呢鴛鴦道
啐這也是作奶奶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

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着趕来就要抹鳳姐兒央道好姐〻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道鴛鴦了頭要去了平了頭還饒他你們看〻他沒有吃了兩個螃蟹到喝了一碟子醋他也算不會攬酸了平兒手里正擗了個滿黃的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琥珀臉上来抹口內笑罵道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旁

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〻的抹在鳳姐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妨嚇了一跳噯呀一聲衆人掌不住都哈〻的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赶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是個報應賈母那邊听見一疊連聲問見了什庅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〻鴛鴦等

忙高聲咲回道二奶ゝ來搶螃蟹吃平兒
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的螃蟹黃子主子
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也咲
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的把那
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吃也完了鴛鴦等
咲着答應了高聲說道這滿桌的腿子二
奶ゝ只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來又
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吃

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来了一時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一回王夫人因賈母說這里風大纔又吃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逛逛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高興既這麼說咱們就都去罷回頭又囑咐湘雲別要讓你寶

哥〻林姐〻多吃了湘雲答應著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你兩個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答應著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偺們且把大圓棹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著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

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熟
螃蟹來請襲人紫鵑司棋侍書入畫鶯兒
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
條花毯命答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
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喚再來湘雲便取
了詩題用針綰在墻上衆人看了都說新
奇因新奇只怕作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
韵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

我也最不喜限韵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
不吃螃蟹自命人搬了一個綉墩倚欄坐
着拿着釣竿釣魚寶釵手裡拿着一枝桂
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掐了桂蕊擲向
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了一
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
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坐在
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

着花針兒穿茉莉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擠在寶釵旁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殼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竿走至座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盃丫鬟看見知他要飲酒忙著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纔有趣

吹說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卻是黃酒因說
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
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道有燒
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
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
另拿過一隻杯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
筆至墻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又贅
了一個蘅字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

已经看了四句了你讓我作罷寶釵笑道
我好容易看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
也不說話接過筆来把第八個問菊勾了
接著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贅上一
個瀟字探春走来看看道竟沒人作簪菊
讓我作這簪菊又指着寶玉笑道纔宣過
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来你可要留神說
着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

連兩個都勾了也贊上一個湘字探春道
你也該起個號湘雲咲道我們家如今雖
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
寶釵咲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也有這
個水亭叫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
沒了你到底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寶
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
一個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完各

自謄出来都交與迎春另會了一張雪浪箋過来一併謄錄出来某人作的底下贅的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起

憶菊　蘅蕪君薛寶釵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瘦月清霜夢有知念〻心隨歸雁遠寥〻坐聽晚砧癡誰憐我為黃花病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賈寶玉

閑趂霜晴試一遊酒盃藥盞莫淹留霜前
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蠟屐遠來
情得〻冷吟不盡興悠〻黃花若解憐詩
客休負今朝掛杖頭

種菊

又

攜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故〻栽昨夜
不期紅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

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泉漑泥封勤護
惜好知井逕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史湘雲

別圃移来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疎
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
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
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又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座
香分三徑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
来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應同氣
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林黛玉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倚石自沉音毫端
運秀臨霜寫口齒香噙對月吟滿紙自怜
題素怨片言誰解訴愁心一從陶令評章

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
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
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閒採
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眾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

徹世俗誰除一擲花開爲底遲圓露迟霜
何琛寞鳥歸蛩病可相思休言擧世無談
者解語何妨話片时

簪菊　　　　　　　　蕉下客賈探春

瓶供籬栽日〻忙折来休認鏡中粧長安
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
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
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逕中窗隔疎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休踏碎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依

隨雁斷驚迴故〻惱蛩鳴醒時幽怨仝誰訴
衰草寒煙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蒂有
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
蛩聲病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風知再
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

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詠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惱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卻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

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傳粉抛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了先意思遠李紈咲道固如此說你的口齒噙香一句也敵的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沉着秋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咲道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的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個縫兒也沒了

湘雲咲道偕誰隱為底遲真〻把個菊花
問的無言可對李紈咲道你的科頭坐抱
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別閑菊花有知
也必膩煩了說着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
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
冷吟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
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噙香對
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葛巾金淡

泊翠離披秋無跡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兒閒了我一個人作出十二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詩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面回復又要了熱蟹來放在大圓桌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我已吟成誰還敢作說著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眾人都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凉潑醋擂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却無腸臍間積冷饞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咲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咲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了不說不能作了還貶人家黛玉聽了並不答言也不思索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

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

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憐

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斯佳品酬佳

節桂拂清風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

燒去因笑道我作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

你那個很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留

着他给人看寶釵接着咲道我也勉强了
一首未必好寫出来取笑兒罷説着也寫
了出来大家看時寫道是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誕口盼重陽眼前
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黄
看到此衆人不禁叫絶寶玉道駡得痛快
我的詩也該燒了又看底下道
酒未敵腥還用菊性妨積冷定須薑於今

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衆人都説這是巔絶唱這些小題目原要

寓大意總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

了些説着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作些

什麽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来了都說你們奶奶做什麽呢怎麽不来了平兒咲道他那里得空兒来因爲說没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不来所以吽我来問還有没有吽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

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嘴邊平兒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听我的話了說着又命嬤嬤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

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要嘴吃這個盒子裡是方纔舅太太那里送来的菱粉糕和雞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来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杯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麽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攬着他笑道可惜這麽個好体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

拿你當作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
湘雲等吃喝着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模
模的我怪褒的李氏道嗳喲這硬的是什
麼平兒道鑰匙李氏道什麼鑰匙要緊梯
已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
家和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
来馱着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来
送盔甲有個鳳丫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

奶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麼
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来打趣着
取笑兒了宝釵笑道這到是真話我們没
事兒評論起人来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
里挑不出一個来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
處李紈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
屋里要没那個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
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一回他現敢駁回

偏老太太只听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
的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
不是他經管着不知呌人誆了多少去呢
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到常替人上
好話兒還到不倚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
太太非兒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
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里比的上他寶
玉道太太屋里的彩霞是個老實人探春

道可不是外頭老寔心里有数兒太太是
那麼佛爺似的事情上留心他都知道凡
百一應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連老爺在
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
忘了他背後告許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
指着寶玉道這一個小爺屋里要不是襲
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鳳丫頭就是
個楚霸王也是兩隻膀子好幾千斤的他

不是這丫頭他就得這麼週到了平兒道先時賠了四個丫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了李紈道你到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趂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個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個膀

臂了說着不覺滴下淚来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着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了頭打掃亭子收洗盃盤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房里坐坐再吃一鍾茶平兒因說不吃茶了再来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的還没

放呢是為什麽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左近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為什麽唬的你這樣兒平兒悄聲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總放呢因為是你我總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到還短錢使還沒

個足厭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他這幾年只拿着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来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着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他這梯已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獃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到還少使錢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

我也没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

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的我

那里還有幾両銀子你先拿来使明兒我

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

怕一時要用起来不勾了我打發人取去

就是了平兒荅應着一逕出了園門来至

家内只見鳯姐兒不在房里忽見上回来

打抽豐的那劉姥姥和板兒又来了坐在

那邊屋里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
又有兩個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里的
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来都忙
站起来了劉姥姥因上次来過知道平兒
的身分忙跳下地来問姑娘好又說家里
都問好早要来請姑娘奶奶的安因為庄家
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粮食瓜菜
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来的並沒敢

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嚐嚐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這個吃個野意兒也算是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已也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了頭子到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兒臉上有些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

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
材家的笑道我到想着要吃呢又無人讓
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去罷說着
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那
螃蠏了一斤只好秤兩三個這麽兩三個
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若是上上下下
只怕不勾平兒道那里勾不過都是有名
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的也有摸的着

的也有模不着的劉姥々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々二兩五三五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勾我們庄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二奶奶了劉姥々道見過了吽我們等着呢說着又住窓外看天氣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纔是飢荒

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到是我替你瞧〻去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来笑道可是你老的福来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麽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姥〻要家去呢怕晚了赶不上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為他扛了些沉東西来晚了就住一夜明兒再去這可不投上

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听見了問劉姥姥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来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天上緣分了說着催劉姥姥下來前去劉姥姥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

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
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引
了劉姥姥往賈母這邊来二門口該班小
厮們見了平兒出来都站了起来有兩個、
又跑上来趕着平兒叫姑娘平兒問又說
什麽、那小厮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
媽病着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
假可使的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議定了

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我和胡纏前兒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着我應起来了還說我作了情你今兒又来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兒一早来听着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晒着屁股再来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着他剩的利錢明兒若不交了

来奶奶也不要了就越索性送他使罷那小
厮歡天喜地答道應去了平兒等来至賈
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
前承奉劉姥々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
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
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々身後坐着一
個紗羅罩裹的美人一般的個了嬛在那里
搥腿鳳姐兒站着正說笑劉姥姥便知是

賈母了忙上來陪着笑福了幾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着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姥〻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庅大年紀了還這麼健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姥姥笑道

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
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庄家活也沒人
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姥姥道
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
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
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來了我怕
人笑我〻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
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

一回就完了劉姥姥笑道這正是老太太
的福了我們想着麼這着不能賈母道什麼
福不過是個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
了賈母又笑道我總聽見鳳哥兒說你帶
好些瓜菜我叫他快收什去了我正想個
地里現擷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
你們田地里的好吃劉姥姥笑道這是野
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

不起賈母又道今兒既認着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里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有個園子園子裡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嚐帶些家去也筭看親戚一邊鳳姐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里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里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了頭別拿他

取笑兒他是鄉屯里的人老實那里擱的住你打趣他說着又命人去先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些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姥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母亦發得了趣味正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請劉姥姥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已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

去與劉姥姥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来夗央忙命老婆子帶了劉姥姥換去洗了澡自已排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姥姥換上那劉姥姥那里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来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說彼說時寶玉姐妹們也都在這里坐着他們何曾听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們說的

書還好听那劉姥〻雖是個村野人都生来的有些〻見識况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個件這些〻哥兒們姐兒們都愛听便没了話也編出些話来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〻風裡雨裡那里有個坐着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馬涼亭什麽奇奇怪〻的事不見呢就像

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
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還没出房門只听
外面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是有人偷柴草
来了我爬着窓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
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
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
劉姥姥道也並非客人所以說来奇怪老
壽星當個什麽人原来是一個十七八歲

的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頭穿着大紅袄兒白綾兒裙兒剛說道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又說不相干的别唬着老太太賈母等听了忙問怎麽了丫頭回說南院馬棚里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膽小的听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来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的口内念佛又忙命人

老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
来請安又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
進房去罷賈母足々的看着火光熄了方領
衆人進来宝玉且忙着問劉姥姥那女孩
兒大雪地里作什麽抽柴草倘或凍出病
来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草惹出火来
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宝玉
听說心内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姥々便

又想了一篇話說道我們庄子東邊庄上
有個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
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里託
夢說你這樣處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
奏了玉皇給你個孩子原来這老媽奶只
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
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麼似的
落後果然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

生的雪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〻神佛是有的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听見住了宝玉心中只記掛着抽柴的故事因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兒擾了史大妹妹咱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宝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咱們作陪

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偺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來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宝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偺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偺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綑柴火雪下抽柴更有趣兒你說着宝釵等都笑了宝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

了背地里、宝玉足、的拉了劉姥：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姥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里供的不是神佛當有個什麼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姥姥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若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宝可惜

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宝玉听了跌足嘆惜又問後来怎麽樣劉姥姥道因為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没了廟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宝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劉姥〻道阿彌陀佛原来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

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閒曠我纔說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還商議着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劉姥姥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兒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宝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兒做一個疏

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粧潢点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姥〻道若這樣時我托那姓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宝玉又問他地名庄名来往遠近座落何方劉姥姥便順口胡謅了出来宝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来給了茗烟幾百錢按着劉姥姥說着方向地名着茗

烟先去踏看明白(回)来再做主意那茗烟
去後宝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急的
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
茗烟興〻頭〻的回来了宝玉忙問可有
廟了茗烟笑道爺听的不明白要我好找那
地名座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
日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總有一個破廟
寶玉听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劉姥姥

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
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門却到是朝南門
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没好氣一見這個
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
又跑出来了活似真的一般宝玉喜的笑
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拍
手道那里是什庅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
紅髮的瘟神爺宝玉听了啐了一口罵道

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
来茗烟道二爺不知看了什麽書或者听
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没頭脑的事
派我去磞頭怎麽說我没用呢宝玉見他
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别急改日閒了你再
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没了若竟是
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隲我必重重的賞
你正說着只見二門上的小厮来說老太

太房里的姑娘們跕在二門口找二爺呢
不知如何且聽下冊分解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宝玉听了忙進来看時只見琥珀跕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宝玉来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云還席宝玉因說道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别拘定了

様数誰素日愛吃的揀様兒做幾様也不要按桌席毎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様用一個拾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適致賈母聽了說很是忙命人傳與厨房明日就將我們愛吃的東西做了按着人数再装了盒子来早飯也擺在園里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来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

侵晨先起看老婆子了頭們掃那些落葉
併擦抹棹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
了劉姥姥板兒進来說大奶奶到忙的緊
李紈笑道我說你非兒去不成只忙着要
去劉姥〻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
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
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勾使不
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拿下来使一天罷奶

奶原該親自来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々開了帶着人攙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廝叫幾個来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抬小廝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来李紈道好生着別慌慌笑張張鬼趕来似的仔細磞了牙子又回頭劉姥々笑道

姥姥也上去瞧〻劉姥姥听說爬不得一聲兒便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里面只見烏壓〻的堆着些圍屏棹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来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纔下来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性把船上划子槅漿遮陽幔子都搬了下来預備着衆人答應又復開了色色的搬了下

来命小厮傳駕娘們到船塢里撐出兩隻船来正乱着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来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到進来了我只當還没梳頭呢纔擷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説一面碧月早捧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来裡面養着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朶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囬頭看見了劉姥姥忙笑道過来帶花

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姥姥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將盤子的花橫三豎四的揷了一頭賈母衆人笑的不住劉姥姥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麽福今兒這樣体面起來衆人笑道你還不拔下来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個老妖精了劉姥姥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笑

之間已来至沁芳亭子上丫嬛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来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欄坐下命劉姥姥也坐在傍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姥姥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買畫兒貼時常閑了大家都說怎麽得到畫兒上去瞧瞧想着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里有這個真地方誰知道我今兒進這園里一瞧竟

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麽有人也照着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听說便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姥姥听了忙的忙跑過来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麽大年紀兒又這麽個好模樣還有這個能幹别是個神仙托生的罷賈母少歇一個

一六七八

田自然己領劉姥姥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夹路土地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姥姥讓出路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却走土地琥珀拉他說道姥姥你上来走仔細苔滑了劉姥姥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那繡鞋別沾贜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妨底下

果跴滑了咕咚一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
呵的笑起来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
攙起来只跕着笑說話時劉姥〻已爬了
起來自己也笑了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
賈母問道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丫頭們搥
一搥劉姥姥道那里說得我這麼嬌嫩了
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来還了得
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来坐下林

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蓋碗茶来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听說便命了頭把自已窓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劉姥姥因見窓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〻的書劉姥姥道這必定是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道黛玉道這是我外孫女兒的屋子劉姥姥留神打量

了林黛玉一回方笑道那里像個小姐的繡
房竟比那上等書房還好賈母問道寶玉
怎麼不見衆了頭們答說在池子里船上
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
纔開樓拨拿几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
偹下了賈母听了方欲說話時人回說姨
太太来了賈母等剛站起来只見薛姨媽早進
来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

早晚就来了賈母笑道我纔說来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的紗顏色舊了便我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的好看過了後就不翠了這個院子里頭又没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真拿這綠紗糊上不配我記得咱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

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里還有好些疋銀紅蝉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萬福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顔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没見過這樣的拿了两疋出来作两床綿紗被想来一定是好的賈母听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没有不經過不見過連這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麽經過

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道了他我們也听听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這紗比你們的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經名子叫作軟烟蘿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听只是我這們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没听見過這個名兒賈母笑道你

能活了多大年紀見過幾樣沒處放的東
西就說嘴来了那個軟羅只有四樣顏色
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
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屉
遠〻的看着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作軟
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
的庫紗也沒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
笑道別說鳳了頭沒見連我也沒听見過

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来了
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
户屜後来拿這個作被作帳子試ゝ也竟
好明兒就找出幾個疋来拿銀紅的替他
糊窗子鳳姐答答應着衆人都看了稱讚
不已劉姥姥也覷着眼看個不了念佛說道
我們想他作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豈
不可惜賈母道倒是作衣裳不好看鳳姐

忙把自已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紬袄子襟兒拉了出来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袄兒薛姨媽都道這也上好的了就是如今的上用内造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内造上用呢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若有時都拿出来送這劉親家两疋做一個帳子我掛下剩的配上裡子

做些々裌背心子給丫頭們穿白收着煤壞
了鳳姐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起身
笑道這屋中窄再往別處曠去劉姥姥念
佛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
老太太正配上大箱大櫃大棹大床果然
威武那櫃子比我們房子還大還高怪道
後院子裏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
西預備這個作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

為開頂櫃取放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的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里鳳姐道還有好的我都帶你去瞧瞧說着一逕離了瀟湘館預備下船咱們就坐一回說着便向紫菱洲蓼溆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里都捧着一色攢絲

戲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里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里就在那里罷了賈母听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里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里坐了船去鳳姐兒听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夗央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棹案夗央笑道天天咱們說外頭老爺們吃

酒飯都有一個篾片相公拿他取笑兒俗今兒也得了一個女篾片了李紈是個厚道人听了不觧鳳姐兒却知道説的是劉姥姥了也笑説道偺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的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作乂不是小孩子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説北央笑道狠不與你相干有我呢正説着見賈母等来

了各自隨便下来先有頭了頭端過兩盤
茶来大家吃果鳳姐手裡拿着西洋布手
巾裹着一把烏木三廂銀箸按位按席擺
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棹子抬過
来讓劉親家近我這邊坐着衆人听說忙
抬了過来鳳姐一面遞眼色與夗央夗央
便拉了劉姥姥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姥
姥一々話只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

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
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
茶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
夫人帶着迎春姊妹三個一桌劉姥姥傍
着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是小丫頭
在傍拿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
不當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拿過麈尾来拂
着丫鬟們知道他要撮弄劉姥姥便躲開

讓他兒央一面侍立一面悄向劉姥姥說
道別忘了劉姥〻道姑娘放心那劉姥姥
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
鳳姐和兒央商議定了单拿一對老年四
楞象牙廂金的快子與劉姥姥劉姥〻見
了說道這叉爬子比俺那里鉄掀還沉那
里強的過他說的衆人都笑了只見一個
媳婦端了一個盒子跕在當地一個丫環

上来揭去盒蓋裡面盛着两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棹上鳳姐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姥棹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姥姥便跕起身来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似牛吃個老母猪不抬頭自家却鼓着不語衆人先發怔後来一听出来了上上下下都哈〻的大笑起来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来林代玉笑岔

了氣伏着棹子噯喲寶玉淌倒賈母懷里賈母咲的按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鳳姐兒只說不出話来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裡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的身上惜春離了坐拉着奶母叫揉一揉腸子[illegible]地下無一個不湾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咲上来替他姊妹換衣裳

的獨有鳳姐兒央二人掌着還只管讓劉姥姥劉姥姥拿起箸来只覺沉不听使又說道這里的鷄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肏攮一個衆人方住了笑听見這話又笑起来賈母笑的眼淚出来琥珀在後捶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别信他的話了那劉姥姥正誇鷄蛋小巧要肏攮一個鳳姐兒咲道一

两銀子一個呢你快嚐〻罷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劉姥〻便伸箸子要夾那里夾的起来滿碗里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来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擂下来滚在地下忙放箸子要親身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劉姥姥嘆道一两銀子也没听見响聲兒就没了衆人已没心吃飯都看着他取咲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

快子拿了来又叅請客攏大筵席都是鳳了
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
預備這牙箸夲是鳳姐和鴛鴦拿了来的
听如此說快収過去也照様換上一雙烏木
廂銀的劉姥姥道去了金又是銀的到底
不如俺們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里若有
毒這銀子下去就試的出来劉姥姥道這
個菜里有毒俺們那些〻都放了砒霜了那

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已的菜也都端近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婆子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碟內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閒話這里收拾過飯桌又放一桌劉姥姥看着李紈與鳳姐兒對坐吃飯嘆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忙笑道你別多心纔剛

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鳳姐兒也趕來
笑道姥姥別惱我給老人賠個不是劉姥
姥笑道姑娘說那里話偺們哄這老太太
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先囑咐我我就
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兒我要心里惱
你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為什麼不倒茶
給劉姥姥吃劉姥姥忙道纔剛那個嫂子
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

便拉夗央坐下你和我們吃了罷省的回
来又鬧夗央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箸
来三人吃畢劉姥姥笑道我看你們這些
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
餓怪只道風兒都吹的倒夗央便問今兒
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們也都還沒
散呢在這里等着一齊散與他們吃夗央
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

里平了頭送去鳳姐兒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夗央道他不吃了喂你們的猫婆子听了忙揀了两樣拿盒子送去夗央道素雲那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一處吃又找他作什麼夗央道這就罷了鳳姐兒道襲人不在這里你倒是叫人送两樣給他去夗央听說便命人也送两樣去後夗央又問婆子們回来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

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兒央道催着些
兒婆子答應了鳳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
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濶朗這
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花
梨大理石大案〻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
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
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着斗大的一個汝窰
花囊插着滿〻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西

墻上當中掛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付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着一個大觀窰的大盤〻內盛着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架上懸着一個白玉比目磬傍邊掛着小錘那板兒畧熟了些便要摘那錘子要擊了環們忙攔住他他

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給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着臥榻拔步床上懸着葱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過來看說這是蝈蝈這是螞蚱劉姥姥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黃子没干没淨的乱鬧到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着紗窓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這後廊簷

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說着話忽一陣風過隱隱听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里臨街到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那里听的見這是偺們的那十来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来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偺們又可樂了鳳姐听說忙命人出去叫来又一面吩咐擺下條桌鋪上紅氊

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回来偺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濶又听的近衆人都說那里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偺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来生怕臟了屋子偺們別没眼色正經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說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里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媽太太来坐坐還不能

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却好只有那兩個姐兒可惡回来吃醉了偺們偏往他們屋里鬧去說着衆人都笑了一齊出来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来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撑来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姥姥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落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兒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来撑船賈母搶

内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里也有好深的你快不給我進来鳳姐兒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乱恍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隨後跟来其餘老嬷嬷衆丫環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来拔去寶釵笑道今

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閒了一閒太太逛那里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林代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听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寶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咱們別叫人拔去了說着已到了花溆的蘿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情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便問這是你

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青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一個土定瓶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嘆道這孩

子太老實了你没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没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里没帶了来說着命丠央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鳳姐兒不送些玩器来與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兒等都笑回說他自已不要的我們原送了来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他在家里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摇頭道使不得雖

然他省事倘来一個親戚看着不象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里這樣素净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听那些書上戲上説的小姐們的繡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很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麼不擺若很愛素净少幾樣到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没這閒心

了他們姐妹們也還學着收拾的好只怕
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
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
淨我的梯已兩件收到如今没給寶玉看
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没了說着叫過夗
央来親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
架紗棹屏還有個墨烟凍石鼎這三樣擺
在這案上就勾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

帳子拿来把這帳子換了兇央答應着笑
道這個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
箱子里還得慢丶找去明兒在拿去也罷
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
着坐了一回方出来一遝来至綴錦閣下
文官等上来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
道只揀你們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
来往藕香榭去不提這里鳳姐兒已帶着

人擺設整齊上面左右兩張榻：上都鋪着錦裀蓉簟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元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面放着爐瓶一分攢盒一個上面空設着預備放人所喜之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是劉

姥姥道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云
第二便是宝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
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紈鳳姐二人
之几設于三層檻內二層紗㡡之外攢盒
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裀烏雲洋鏨
自斟壺一個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
先笑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
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

就是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来只多吃了一杯酒罷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咱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吃了一杯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

姐来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
必得夗央提着故听了這話都說很好[illegible]
鳳姐兒便拉了夗央過来王夫人笑道既
在令内沒有站着的禮回頭命小丫頭子
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々的席上夗
央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
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
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

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來夗央未開口
劉姥姥便下了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
我家去了眾人都笑道這却使不得夗央
喝命小了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了頭子們
也笑道着果然拉入席中劉姥姥只叫饒我
罷夗央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姥姥方住
了夗央道如今我骨牌付兒從老太太起
順領說下去至劉姥姥止比如我說一付

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再說第三張說完了和成這一付兒的名子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叶韵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來夗央道有了一付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夗央道當中是個五與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夗央道剩得一張六與幺賈母道一

輪紅日出雲宵（霄）湊（外央道）成便是個蓬頭匏賈母

道這匏抱住鍾馗腿說金（家）大家笑着喝彩

賈母飲了一杯兒央又道有了一付左邊

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朵風前舞

兒央道右邊還（是）個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

梅花嶺上香兒央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

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兒央道湊成二

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

金大家稱賞飲了酒兒央又道有了一付
了左邉長么兩点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
乾坤兒央道右邉長么滿地明湘雲道閒
花落地听無聲兒央道中間還得么四来
湘雲道日邉紅杏倚雲栽兒央道湊成櫻
桃是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御出說完
飲了一杯兒央道有了一付了左邉是長
三宝釵道雙〻燕子語梁間兒央道右邉

是三長宝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兒央道
當中三六九点在宝釵道三山半落青天
外兒央又道左邊一個天黛玉道良辰美
（兒央道湊成是鐵鎖練孤舟鴛鴦道罷不然者讀不該說完飲了一杯）
景奈何天宝釵听了回頭看着他黛玉只
顧怕罰也不理論兒央道中間錦屏顏色
俏代玉道紗窗也没有紅娘報兒央道剩
了二六八点齊代玉道雙瞻日月領朝儀
兒央道湊成籃子好採花代玉道仙杖香

桃巧藥花說完飲了一口兒央道左邊四
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道該罰
錯了韵而且又不像迎春咲道飲了一口
原是鳳姐和兒央都要听劉姥姥的笑話
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兒央代
說了個下便該劉姥姥劉姥姥道我們庄
家人閒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但不如
說的這麼好听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

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兒央
笑道左邊四四是個人劉姥姥听了想了
半日說道是個庄家人罷衆人閧堂大笑
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劉姥姥也笑
道我們庄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衆位
別笑兒央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姥〻道
大火燒了毛毛虫衆人笑道這是有的還
說你的本色兒央道右邊么四真好看劉

姥姥道一個蘿卜一頭蒜衆人又笑了夗

央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姥姥兩隻手比

着說道花兒落了結了個大倭瓜衆人大

不知說出什麼來且聽下冊分解

笑道起末只听外面乱嚷

石頭記第四十一回

櫳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紅院刼遇母蝗蟲

話說劉姥〻兩隻手比著說道花兒落了結个大倭瓜衆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于是吃過門杯因又逗趣笑道實告訴說罷我的手脚粗笨又喝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杯取个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碍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

此說便忙笑道果真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
句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這
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刘姥〻聽了心下敁敠道我方
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
村庄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到都也見過從
來沒見有木頭杯之說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
的木碗兒不過誆我多喝兩碗別管他橫豎這酒蜜
水兒似的多喝點子也無妨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

鳳姐命豐兒到前面裡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杯取來豐兒答應剛纔要去鳳姐笑道我知道你這十個杯還小况且你纔説是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裡的黃楊根整摳的十個大套杯拿來灌他十下子鳳姐笑道更好了外头果命人取來刘姥姥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大一个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似小盆子第十个極小的還有手里的杯子兩個大喜的

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以及圖印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怎麼這樣多鳳姐咲道這個杯沒有喝一個的理我們家因沒有這大量的所以沒有使他姥姥既要好容易尋出來必定要挨次吃遍纔使得劉姥姥唬的忙道這個不敢好姑奶奶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不可多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姥姥道阿彌陀佛我還使小杯吃罷把這大

杯收過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
來外央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一大杯劉姥姥兩手捧
著喝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不要嗆了薛姨媽又令
鳳姐佈了菜鳳姐笑道姥姥要吃什麽說出名兒來我
搛了喂你劉姥姥道我知什麽名兒樣樣都是好的
賈母笑道你把茄鯗搛些喂他鳳姐聽說依言搛了
茄鯗送入劉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嘗
嘗我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劉姥姥笑道别哄

我了跑出這个味兒来了我們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姥姥詫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這半日姑奶奶喂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果又搛了些放入口內劉姥姥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点茄子香只是還不像茄子告訴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鳳姐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来的茄子把皮剥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鷄油炸了再用鷄脯子肉並香蕈

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菓子俱切成釘子用雞
湯煨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裡
封嚴要吃時拿出来用炒的雞爪一拌就是劉姥姥聽
了搖頭吐舌説道我的佛祖到得十来隻雞来配他怪
道這个味兒一面説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
細玩那盃鳳姐笑道還是不足興再吃一盃罷劉姥姥
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愛這樣兒虧他怎麽做
了死央笑道酒吃了到底這杯子是什麽木的劉姥姥

笑道怪不的姑娘不認得你們在這金門綉戶的如何認得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眼睛裡天〻見他耳朶裡天〻聽他口兒裡天〻講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讓我認來一面說一面細〻端詳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着了、我掂着這杯體重斷乎不是楊木一定是黃松的衆人聽說俱皆大笑起來只見一婆子走來請問

賈母説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就演罷還是
再等一等賈母忙笑道可是到忘了他们就叫他演
罷那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时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
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时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使
人神怡心曠寳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杯一口飲
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煖酒
寳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王夫
人便就他手内吃了兩口一时煖酒來了寳玉仍歸舊坐

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来衆人都出了席薛姨娘也立
起来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来讓你姑媽坐了大
家纔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自己歸
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杯今日着實有趣說着擎
杯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姐妹兩個也吃一杯你
林妹妹雖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說着自己已干了湘雲寶
釵黛玉也都干了當下劉姥姥聽的這般音樂且又有了
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来寶玉因下席過来向黛

玉笑道你瞧刘姥ゝ的樣子寶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

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衆姊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

姨媽出席笑道大家酒想也都有了且出去散ゝ再坐罷

賈母也正要散ゝ于是大家出席都隨着賈母遊玩賈

母要帶着刘姥ゝ散悶遂携了刘姥ゝ手至山前樹下

盤桓了半晌又說与他這是什庅樹這是什庅石這是

什庅花這是什庅鳥刘老姥ゝ一ゝ領会向賈母道誰知

城裡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

你們這里坐罷了會講話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裡里老鴰怎麽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眾人聽了又都笑起來一時只見丫頭們來請用点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就拿到這里來大家隨便吃些罷了丫嬛們聽說便去抬了兩小捧盒揭開看每盒兩樣這盒內是兩樣蒸食藕粉桂糖糕松穰鵝油捲那盒是兩樣炸的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問是什麽餡丫婆子回是螃蟹

的賈母聽了道這會子誰吃這个又看那樣是奶炸
的小麵菓也不喜歡因讓薛姨媽吃薛姨媽揀了一塊
糕賈母揀了一个捲子只嚐了一嚐剩半个遞与了
嬛了刘姥姥因見那小面菓子都玲瓏剔透各式各樣
因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笑道我鄉里最巧的姐兒們
剪子也不能鉸出這麼个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
吃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到好衆人都笑了賈
母笑道你家去我送你一磁罐子你先趁熱吃這个罷別

人不過撿各人愛吃的揀了兩點就罷了劉老老原不
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做的小巧不顯盤堆的他和板
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子剩的鳳姐兒又命攢
了兩盤並一个攢盒與文官等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
姐兒大家哄的頑了一回那大姐兒因抱着一个大柚子
頑的忽見板兒抱着一个佛手便也要佛手了嬛子哄
他取去大姐等不得便哭了衆人忙把柚子與了板兒
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那板兒頑了半日佛

手此时又两掀着些菓子吃又忽見柚子又香又圓更覓
好頑且當毬踢着頑去也就不要佛手了當下賈母等
吃過茶又帶了刘姥〻至攏翠庵来妙玉忙接了進去
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到底是他们修行的
人没事常〻的修理比别处越發好看一面說一面便往
東禪堂来妙玉笑往裡讓賈母道我们纔都吃了酒
肉你這里頭有菩薩冲〻了罪過我们這里坐〻把你的
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妙玉聽了忙去烹茶来

寶玉留神看他是怎庅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拿了一个
海棠花樣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里面放了
一个成窯五彩小盖鍾捧與賈母〻〻道我不吃六安
茶妙玉笑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什庅水妙玉
笑道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便着遞
与刘姥〻〻說你嚐〻這个茶刘姥〻便一口吃盡道
好是好就是淡些〻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與眾人
都笑起來然後眾人都是一色的官窯脫胎填白盖

碗那妙玉便把寳釵與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来寳玉便悄〻隨後跟了去只見那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内寳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炉上煽將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寳玉便走了進来咲道偏你们吃梯己茶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来騙茶吃這里並没你吃的妙玉剛要去取盃只見婆子收了上面的茶盞来妙玉忙命將那成窑的茶盃别收了擱在外頭去罷寳玉會意知為刘姥〻吃了他嫌腌臢不要了又見那

妙玉另拿出兩隻杯来一个傍邊有一耳杯上鐫𤫩瓟斝三个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遞与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鐫着杏犀䀉妙玉斟了一䀉与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来斟了與寶玉〻〻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

里未必找得出来這庅一个俗器来吃茶寳玉咲道
俗話說随鄉入鄉到了你這里自然把這金玉珠寳一
概貶爲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尋一隻九曲
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一个大盒出来笑道就
剩下這一个了你可吃的了這一盒寳玉笑道吃的了妙
玉咲道你雖吃的了也没這遭塌豈不聞一杯爲品二杯即
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牛飲騾的你吃這一盒
更成什庅說的寳釵黛玉寳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

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細吃了果覺輕淳無比賞贊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托他兩个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是了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黛玉問道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麽个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

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嚐不出來隔年蠲
的雨水（火燥之氣）那有這樣輕浮如何吃的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
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寶釵走了出來寶
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雖然骯髒了白撂了豈不可
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
度日你道可使的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
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
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

交給你快拿了去罷寶玉笑道自然如此你那裡合
他說話授受去越發連你賍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
命人拿來遞與寶玉々々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
叫幾個小么兒往河裡打幾桶水來洗他如何妙玉
笑道這便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擱在山门
外頭墻根下別進门來寶玉道這是自然的說着便
將那盃遞與賈母房中的小丫頭拿着說明日劉
姥々家去給他帶去罷々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

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门回身便將门閉了不在
話下且説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
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
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來賈母坐上兩个婆子抬
起鳳姐李紈和衆丫頭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這
里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攢盒
散与衆丫頭们吃去自己乘空歇着隨便歪着方纔
賈母坐的榻上命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他搥着

跽吩咐他老太〻那里有信你就对我說着也歪着睡着了寳玉湘雲等看着丫鬟们将攢盒擱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樹也有傍着水的到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夗央来了要帶着刘姥〻各處去逛衆人也都跟着取笑一時来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刘姥〻道嗳哟這里有个大廟說着便爬下磕頭衆人都笑彎了腰刘姥〻道笑什麼這牌樓上的字我都認的我们那里這

様廟宇最多都是這様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
衆人咲道你認的是什麼字劉姥〻便擡頭指那字
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个大字衆人笑的拍手打掌
還要拿他去取咲劉姥〻覺的腹内一陣乱響忙的
拉着一個小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咲
又忙喝道這里使不得忙呌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
那婆子指与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劉姥〻因
喝了些酒脚氣不与黄酒相宜且又吃許多油膩飲

食罷渴多吃了幾碗茶不覺大瀉起来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廁来酒被風吹且年老之人蹲了半日忽一起来不覺眼花頭眩辨不出路徑四邊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台房舍都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順着一條石子鑲的路慢慢的走去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门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刘姥姥心中自忖道這里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順着花障走了来得了一个月洞门進去只見迎面

忽有一帶水池只有七八尺寛石頭砌岸里面水清見底上邊迶有一塊白石横架在兩岸劉姥〻順着石橋走將過去又轉了兩个彎子只見有一房門于是進了房門只見一个女孩兒滿臉含笑迎將出來劉姥〻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要我磞頭磞到這里來說了半日不見那女孩兒答應劉姥〻便趕過來拉他的手咕咚聲撞在板壁上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手也未拉的成頭上到磞了一个脆胳劉姥〻自忖道原來畫兒有

這樣活人一樣的一面想一面看用手摸了一摸却又是一色平的因点頭嘆了兩聲方一轉身只見有一小門〻上掛著葱綠撒花軟簾劉姥〻便掀簾進去抬頭一看只見四面墻壁玲瓏琴劍瓶炉皆貼在墻上金珠玉器皆用錦罩〻好地下鋪的皆碧綠鑿花的結子劉姥〻看的眼花要尋門出去那里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瓶剛從屏後得了一門轉去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走了進來劉姥〻咤異忙問道你是見我這几日沒家去找了來但只是

那一位姑娘帶你進來的他親家只是不答應劉姥姥忽
然想起來說是了我常聽見人家說大家富貴人家有
一種穿衣鏡這是我在那鏡子裡呢說畢伸手一抹但覺
冷涼再細看了一看可不是一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
鏡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的出去呢一面說一面
只管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姥姥亂
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姥姥
又驚又喜邁步出來忽見有一付最精致的床帳他此時

又帶了七八分醉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說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着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且說眾人等他不見板兒沒了他姥姥急的哭了眾人都笑道別是吊在茅廁里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兩個婆子去找回來說沒有眾人各處搜尋不見襲人敠其道路定是他醉迷了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后院子裡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碰頭還有小丫頭子們知道若不進去花障再往西南上

去遶出去還好若遶不出去可彀他遶會子好的我且瞧〻
去一面想着一面回来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几个
在屋子的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
轉過集錦隔子就聽的鼾齁如雷忙進来只聞得酒
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姥〻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
上襲人這一驚不小慌的忙赶上来將他没死活的推
醒那劉姥〻驚醒睁開眼見了襲人連忙爬起来道姑
娘我該了我失錯了並没弄贜了床一面說一面用手去

擾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寶玉知道了只向他搖手不叫
他說話忙將當地大鼎內貯了三四把合香仍用罩子罩
上些須收拾〻〻所喜不曾嘔吐忙悄〻的笑道不相干有我
呢你隨我出來劉姥〻答應着跟了襲人走至小丫頭
子們房中命他坐了向他道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
个盹兒劉姥〻點頭答應又是與他兩碗茶吃方覺
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位小姐的繡房這樣精緻我
就像到了天宮裡一樣襲人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

臥房刘姥〻嚇的不敢作聲㪚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
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帶了他来的衆人都
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擺
晚飯賈母因覺嬾〻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敞轎
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来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

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

且說劉姥〻帶着板兒先來見鳳姐說明日一早定要

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來

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過的都經驗了難得這老太〻

和姑奶〻並那些小姐們連各房里姑娘們都這樣

憐貧惜老照看我〻這一回去沒別的報德惟有請
些〻高香天〻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
筭我的心了鳳姐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為你老太〻被
風吹病了睡着說不好過我們大姐兒也着了凉在
那里發熱呢劉姥〻聽了忙嘆道老太〻有年紀的
不慣十分勞乏了鳳姐道從來沒像昨兒高興往常
也進園子逛去不過到一兩處坐〻就來了昨兒因
為你在這裡要叫你都逛〻一個園子到走了多半

个大姐兒因我我去太〻遞了塊糕給他誰知大姐兒
吃了就發熱刘姥〻道小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
地方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孩子會走了
那墳圈子裡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
怕他身上干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麽神了依我
說給他瞧〻祟書本子仔細撞客著一語提醒了鳳
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著彩明來念彩明翻
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東南方得遇花神〻

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鳳
姐咲道果然不錯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々
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着兩个人來
一个與賈母送祟一个與大姐兒送祟々果見大姐兒
安穩睡了鳳姐兒咲道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經歷的
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肯病也不知是什麽原故劉姥々
道這也有的事富貴人家養的孩子多太嬌嫩只自
禁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兒家過於尊貴了也

禁不得一些已後姑奶奶〻到少疼他些就好了鳳姐
道這也有理我想起来他还沒个名字你就給他起
个名字借〻你的壽二則你们是庄家人不怕你惱
到底貧苦些你貧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壓的住他劉
姥〻聽說便想了一想咲道不知他是几时生日鳳姐
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姥〻
忙咲道這个正好就叫他作巧哥兒好這叫作以毒攻
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〻定要依我這名字也可必

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難成祥逢凶化吉却從這巧字上来鳳姐聽了自是喜歡忙道謝又咲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就好了說着叫平兒来吩咐道明兒咱們有事恐怕不得閒兒你這空兒閒着把送姥〻的東西打点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劉姥〻忙說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遭擾了几日又拿着走越發心里不安起来鳳姐兒道也沒有什庅不過隨常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

了去你們街坊隣舍看着也熱閙些〻也是上城一次說
着只見平兒走來說姥〻道這邊瞧〻劉姥〻忙跟
了平兒到那邊房裡只見堆着半炕東西平兒一〻的
拿与他瞧着又說道這是昨兒你要的青紗一疋奶〻
另外送你一个實地子月白紗作裡子這是兩个繭
紬作袄兒裙子都好這包袱里是兩疋紬子年下作件
衣裳穿這是一盒子各樣內造点心也有你吃過的也
有没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〻這

兩條口袋是你昨兒裝瓜菓子來的如今這一个裡頭
裝了兩斗玉田粳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條裡是園
子裡的菓子和各樣干菓子這一包是八兩銀子這
都是我們奶々的這兩包每包裡頭五十兩共是一百
兩是太々給的叫你們拿去或者做个小本買賣或者
置几畝地已後再别求親告友的說著又悄々的笑道
這兩件袄兒和兩件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可
是我送姥々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沒大狠穿你要

棄嫌我就不敢說了平兒說一樣劉姥姥就念了一句佛
已經念了几千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如
此謙遜忙念佛道姑娘說那里話這樣好東西我還棄
嫌我便有銀子還没處買這樣去呢只是我怪燥的
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平兒咲道休
說外話咱們都是自己我纔這樣你放心收罷我還
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晒的那灰條菜
乾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條兒各樣乾菜帶些來

我們這里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就美了別的一槩不要別罔費心劉姥姥千恩萬謝的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什妥當了就放在這裡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僱了車裝上不用你費一点心兒劉姥姥越發感謝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日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衆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老太太進幔子去坐賈母道我也

老了那里養不出那阿物兒来還怕他不成不要放幔子就這樣貼罷衆人聽了拿過一張小桌子来放一个小杌頭便命人請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人將王太醫領来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傍堦跟着賈珍到了堦磯上早有兩个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兩个婆子在前引進去寶玉又迎了出来只見賈母穿着青縐紬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个未留頭的小丫嬛都拿着蝇帚漱盂等物又有五六个

老嬷嬷雁翅擺在兩傍碧紗厨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
紅着緑戴着珠的人王太醫便不敢抬頭忙上請了安
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御醫也含笑問供奉好
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笑
道當日太醫院正堂有个王君効好脉息王太
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回説那是晚生的家叔祖賈母
笑道原是這樣也算世交了一面説一面伸手放在小
枕上老嬷嬷端着一張小机連忙放在小桌前面略

偏些〻王太醫便屈一膝坐下歪着頭胗了半日又胗了
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珍兒讓出
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答了几个是復領王大醫出
到外書房中王大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了一点風
凉究竟不用吃藥不過略清淡些〻常煖着一点就好了
如今寫了方子在這里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一劑
吃若懶待吃也就罷了說着吃過茶寫了方子剛要告
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来笑說王老〻爺也瞧〻我

們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着大姐的
手右手胗了一胗又摸了摸頭又交伸出舌頭來瞧〻笑
道我說了姐兒又罵我了只是要清〻淨〻的餓兩頓就
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丸藥來臨睡時用姜湯研開
吃下去就是了說畢作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
回明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裡
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寶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厨后
出來王夫人略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劉姥〻見無事方上

来和賈母告辞賈母説閒了再来又命鸳鸯来好生打
发劉姥姥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劉姥姥道了謝又
作辞方同鸳鸯出来到了下房鸳鸯指炕上一个包袱説
道這是老太太的几件衣裳都是往年间生日节下衆
人孝敬的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沒
穿過的昨儿叫我拿出两套来送你带去或是送人或是
自己家里穿罷别見笑這盒子里是你要的菓子這
包里是你前儿説的藥梅花点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

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樣是一張方子包着總包在裡
頭這是兩个荷包帶着頑罷說着便抽開繫子掏出兩个
筆定如意的錁子来給他瞧又咲道荷包拿去這个留下
給我罷劉姥姥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几千聲佛聽鴛鴦如
此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了鴛鴦見他信以為真笑着
仍與他裝上說道哄你頑你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你給
小孩子們罷說着只見一个小丫頭拿了成窑鍾子来遞
與劉姥姥這是寶二爺給你的劉姥姥道這是那裡說起

我那一世修来的今兒這樣説着便接過來夗央道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棄嫌我還有几件也送你罷劉姥〻又忙道謝夗央果然又拿出兩件来与他包好劉姥〻又要到園中辞謝寶玉和衆姊妹王夫人等去夗央道不用去了他们這會子也不見人回来我替你説罷閑了再来又命了一个老婆子吩咐他二门上叫兩个小廝帮着劉姥〻拿了送出去婆子答應了又和劉姥〻到了鳳姐那邊一並拿

了東西在角门上命小厮們搬了出去直送劉姥〻上
車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寳釵等吃過早飯又往賈母處
问安回園至分路之處寳釵便叫黛玉道顰兒跟我
來有一句話问你黛玉便同了寳釵來至蘅蕪苑中進
了房寳釵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審你黛玉不解
何故因笑道你瞧寳丫頭瘋了審问我什麼寳釵冷
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閨门的女孩兒滿嘴
里說的是什麼你只寔說便罷黛玉不解只管發笑

心里也不免疑惑起来口里只說我可曾說什庅你不過
要掐我的錯兒罷了你到說出来我聽寶釵笑道你
還粧憨兒昨兒行酒令你說到的是什庅我竟不知是
那里来的黛玉一想方想起来昨兒失於檢点那牡丹
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来摟着寶釵
笑道好姐〻原是我不知道寶釵道聽你說的怪生
的所以請教你黛玉道好姐〻你別說与別人我以後
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的滿面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

再往下追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个淘氣的從小七八歲也夠个人纏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兄弟也在一處都懶看正經書弟兄们也有要詩的也有要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们是偷背著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他们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丟開了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

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
就連作詩寫字等事這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
是男人家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更
好了只是如今並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
這是書誤了他可惜他也把書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
種買賣到沒有什麼大害處你我只該作些針黹紡績
的事纔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
書看也罷了最怕見了那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

了一夕話說的黛玉垂頭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寶二爺都在那里等着呢寶釵道又是什麼事黛玉道咱們到那里就知道了說着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見衆人都在那里李紈見他二人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的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麼園子圖兒惹的樂得告假了探春

咲道也怪的老太〻都是劉姥〻一句話黛玉忙笑道可是
呢都是他一句話他是那門子的姥〻直呼他是個母蝗
蟲就是了說着大家都咲起來寶釵咲道世上的話到
了鳳丫頭嘴里也就盡了幸而鳳丫頭不認得字不大
通不過一概是市井取笑更有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
秋法子市井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方出來
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蟲三字把昨日那些景都現出來了虧
他想的倒也快衆人聽了都笑道你這一註解也就不

在他兩个以下李紈道我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个月他嫌少你們怎麽說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纔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著顏色又要剛要說到這裡黛玉也掌不住笑道又要照樣兒慢慢的画的也得二年工夫衆人聽了都拍手笑个不住寶釵笑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慢的画他可不畫去怎麽樣就有了呢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

回想是沒味的你們細想纔見這句話雖然淡的回想
都有滋味我到咲的動不得了惜春道都是寶姐々讚
的他越發逞强這會子拿我取笑見黛玉忙拉他笑
道我且問你还是单畫這園子还是連我們衆人都
畫在上頭呢惜春道原說只畫這園子的昨見老太々
又說单畫園子成个房樣子了呌人都畫上就像行
樂似的纔好我又不會這上細畫樓台又不會畫人物
又不好駁回正為這个為難呢黛玉道人物還容易

你草蟲上不能李紈道又説不通的話了這个上邊那裏又用着草蟲或者翎毛到要点綴一兩樣黛玉咲道別的草蟲不要罷了昨兒母蝗蟲不畫上豈不缺了典衆人又都笑起来黛玉一面咲的兩手捧着胸口一面咲道你快畫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个名字就叫携蝗大嚼圖衆人聽了越發閧然大咲的前仰後合只聽咕咚一聲响不知什么倒了急忙看時原来是史湘雲伏在椅子背上那椅子原不曾放穩被他

全身伏着背了大笑他又不防兩下裡錯了勁向東一歪連人帶椅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擋住不曾落地衆人一見越發笑个不住寶玉忙赶上去扶了起来方漸止了笑寶玉和黛玉使个眼色兒黛玉會意便走至裡間將鏡袱揭起照了一照只見兩鬢略鬆了些開了李紈的粧奩拿出抿子来對鏡抿了兩抿就收拾好了方出来指着李紈道這是叫你帶着我們做針線教道理呢你反招了我們来大頑大笑的李紈笑道你們听見這刁話

他顧着頭兒閙引着人笑了倒賴我的不是真〻恨的
我只保佑你明兒得一个利害婆〻再得几个千刁萬
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〻你那會子还這庅刁不刁了
黛玉早紅了臉拉着寶釵說咱們放他一年的假罷
寶釵道我有一句公話你們聽〻藕丫頭雖會畫不
過是几筆寫意如今画着園子非離了肚子裡頭有几
付邱壑如何成画這園子却是像画兒一般山水樹木
樓閣房屋遠近疎密也不多也不少恰〻的是這樣你只

好

照樣兒往紙上一画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要添該減要減該藏要藏該露要露這一起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图樣第二件這些樓台房舍是必要用界尺劃的一点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窓也倒豎过来堦磯也離了縫甚至於桌子擠到墙裡頭去花盆放在簾子上来豈不倒成了一幅笑畫兒了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疎密有高低衣摺裙帶手指足步最是要緊

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跏了脚染臉撕髮倒是小事依我看來竟難的狠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个月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假再派寶兄弟帮着他並不是為寶兄弟知道教着他畫那就更悞了事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插的寶兄弟拿出去问问那會畫的相公就容易了寶玉聽了先喜的説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楼台就極好程日与的美人是绝技如今就问他们去寶釵道我説你是無事忙説了一聲你就问去也等着商議之

了再去如今且說拿什麽画寶玉道家裡有雪浪紙
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浪紙寫
字画寫意兒或是會山水的画南宋山水托墨禁的皺
搜拿了画這个又不托色又難滃画也不好紙也可
惜我交你一個法子原先盖這園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
雖是匠人画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〻要了
出來也比着那紙大小和鳳了頭要一塊重絹叫相公礬
了叫他照着這圖樣刪補着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

了就是配這些青綠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另燒上風炉預備化膠出膠洗筆还得一个粉油大接鋪上毡子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得從新再治一分纔好惜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寫字的筆畫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廣花藤黄胭脂四樣再有不過是兩枝着色筆就完了寶釵道你該早說我這些東西我却還有只是你也用不着給你也白放着如今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着這个的時候我

送你些〻也可留着畫扇子若畫着大幅的也就可惜
了的如今替你開個单子照着单子和老太〻要去你
們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説着寶兄弟寫寶玉早已預
備下筆硯原怕記不清白要寫了記着聽寶釵如此
説喜的提起筆来浄聽寶釵説道頭號排筆四支二號排筆
四支三號排筆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
爪十支小蟹爪十支大青色二十支小青色二十支開面十
枝柳條二十支箭頭硃四兩南赭四兩石黄四兩石青四

兩石綠四兩管黃四兩廣花八兩蛤粉四匣胭脂十片大
赤飛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廣勻膠四兩淨礬四兩礬
絹的膠礬在外別管他们你只把絹交出去叫他们礬
去這些顏色咱们淘澄飛跌著又頑了又使了包你一
輩子都彀使了再要頂細絹籮四个粗絹籮二个担筆
四枝大小乳鉢四个大粗碗二十个五寸粗碟十个三寸
白碟二十个風爐二个大小沙鍋四个新磁缸二口新水
桶四隻一尺長白布口袋四條浮炭二十斤柳木炭一

斤三屜木箱一个直地紗一丈生姜二兩醬半斤黛玉
吡道鐵鍋一口鐵鏟一个寶釵道這作什麼黛玉笑道你
要生姜合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鐵鍋來好炒顏色
吃的衆人都笑起來寶釵笑道你那里知道那粗
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姜汁子和醬預先抹在
底子上烤過一經了火是要炸的衆人聽説都道原
原來如此黛玉又看了一回单子笑著拉探春悄悄的道
你瞧瞧畫个畫兒又要起這些水缸箱子來了想必他

胡塗了把他的嫁粧單子也寫上了探春噯了一聲笑
了个不住說道寶姐〻你還不擰他的嘴你問〻他編
派你的話寶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裡還有象牙不成
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擰他的臉黛
玉笑着忙央告道好姐〻饒了我罷顰兒年紀小只知
說不知輕重作姐〻的教道我姐〻不饒我〻還求誰
去衆人不知話內有因笑道說的好可憐見的我們
也軟了饒了他罷寶釵原是和他頑的忽聽他又拉

扯前兒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厮鬧放
起他來黛玉咲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不饒人的寶釵笑指
他道怪不的老太太疼你衆人愛你伶俐今兒我也怪疼
你的了過來我替你把頭髮攏一攏黛玉果然轉過
身來寶釵用手攏上去寶玉在傍看着只覺更好看不
覺後悔不該令他抿上鬓去也該留着此時叫他替他
抿去正自胡思只見寶釵說道寫完了明兒回老太太
去若家里有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些錢去買了來

我帮着们配寶玉忙收了单子大家又説了一回閒話至
晚飯後又往賈母處來請安賈母原没有大病不過勞
乏了兼着了些凉温存了一日又吃了一劑藥疏散了一疏散
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着了些風寒不是什麼大病請医生来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兒来吩咐他預備給賈母〔政〕帶送的東西正商議着只見賈母打發人来請王夫人忙引着鳳姐過来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了些賈母道今

日可大好了方幾你們送来野雞崽子湯我嚐了一嚐到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裡狠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了頭孝敬老太〻的美他的孝心虛不枉老太〻素日疼他賈母点頭笑道難為他想着若是还有生的再炸上兩个醎便〻的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厨房傳話這裡賈母又向王夫人咲道我打發人請你來不為别的初二是鳳了頭的生日上兩年原想替他作

作生日偏到跟前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着又沒事咱們大家好生樂一日王夫人咲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〻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我想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个也俗了也覺生硬似的今兒我出个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笑王夫人忙道老太〻怎麽想着好就怎麽樣行賈母笑道我想着咱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資多少儘着這錢去辦你道好頑不好

頑玉夫人咲道這个狠好但不知怎庅湊合法賈母聽說越發高興起来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並寶玉那府裡珍兒媳婦並賴大家的等有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来衆了頭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頓飯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擠了一屋子只薛姨媽合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寶釵姊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寶玉

坐在賈母懷前地下的満満站了一地賈母便命拿几个小杌子
来給賴大母親等几个高年有体面的媽媽坐了賈府
風俗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軽的主子還有
体面所以尤氏鳳姐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賴大的母
親等三四个老媽媽告了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賈
母笑着把方纔一夕話説与衆人聽了衆人誰不湊
這趣兒再也有合鳳姐好情願這樣的也有畏怕鳳
姐爬不的来奉承的況且都是拿得出来的所以一聞

此言都欣然應諾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着老太太也是二十兩了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肩只好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紈也笑道我們自然也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紈道你寡婦那里還拉你出這個錢我替你出了罷鳳姐兒忙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筭一筭賬再攬事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十二兩說着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兒又說都是為

鳳丫頭花了錢使个巧法子哄的我拿出三四倍子來暗里補上我還做夢呢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麽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个錢不出驚動這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的這分我替他出了罷我到了那一日多吃些東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聽了都說很是賈母方允了鳳姐又笑道我還有句話呢我老祖宗自己二十兩又有林妹〻寶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己二十兩又有寶妹

妹的一分了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〻每位十六两自己又
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賈母聽了忙
笑道倒是我的鳳丫頭向著我這說的很是要不是你
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姐兒兩
个交給兩位太〻一位占一个派多派少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
賈母忙說這很公道就是這樣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笑
說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〻生氣在那里是兒子媳婦在
這里是內姪女兒到不向著婆〻姑娘到向著別人這

兒媳婦成了陌路人內姪女兒成了外姪女兒了說的
賈母與眾人都大笑起來賴大之母因又說道少奶奶
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這使不得
你們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果
位雖低錢却比他們多你們和他們一例纔是呢眾妯
娌聽了連忙答應賈母聽了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
兒每照一个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也
湊几个人商議湊了來夗央答應着去不多时帶了平

兒襲人彩霞等还有几个丫嬛来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
的賈母因問平兒難道你不替你主子做生日還入在
這里頭平兒笑道那个私自另外有了這是官中的也
庅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都
全了還有二位姨奶〻他出不出也問一聲兒盡到他們
是理不然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聽了忙說可是呢
怎庅倒忘了他們只怕他們不得閑叫一个丫頭問〻去
說着早有丫頭去了半日回来說道每位也出二兩賈母

喜道拿筆硯來筭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罵鳳姐道我
把你這没足厭的小蹄子這麽些婆婆嬸子來湊銀子
給你過生日你還不足又拉上兩个苦瓠子作什麽鳳姐
也悄笑道少胡說一會子離了這里我和你筭賬他们
兩个爲什麽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填送别人不如拘了
來咱們樂説着早已合筭了共湊一百五十兩有餘賈
母道一日的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
三日的用度都够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上頭賈母

道凤了頭說那一班好就傳那一班凤姐說咱們家的班子都熟了到是花几个錢叫一班子来聽〻罷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性叫凤姐別操一点心受用一日纔是尤氏答應着又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〻的散出来尤氏等送邢王二夫人散去便往凤姐房里来商議怎庅辦生日的話凤姐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就完了尤氏咲道你這阿物兒也忒行了大運了我當有什庅事叫我

們去原來單為這个出了錢不算還叫我來操心怎麼

謝我鳳姐咲道糊别扯燥我又沒叫你來謝你什麼你

怕操心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个人就是了尤氏

咲道你瞧他興的他這樣兒我勸你收著些兒好太

滿了就潑出來的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將銀子送

到寧國府來尤氏方纔起來梳洗因問是誰送過來的

丫鬟們說是林之孝尤氏便命叫了他來丫鬟們走去

下房叫了林之孝過來尤氏命他脚踏上坐了一面忙着

梳洗一面又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回説這是我们底下人的銀子湊了先送過來老太太合太太们还没有呢正説着只見丫鬟们回説那府里太太和姨太太打發人送分資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们專會記的這些没要緊的話昨兒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要學那小家子湊分資你们就記得到了你们嘴裡當正经的説还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们去丫鬟应着忙接了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

都有了尤氏问還少誰的林之孝道還少老太〻太〻姑娘们的和底下姑娘们的尤氏道还有什庅大奶〻的呢林之孝道奶〻过去這银子都從二奶〻手裡發一共都有了説着尤氏已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时来至榮府先来見凤姐〻只見凤姐已將银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问齊了凤姐笑道都有了快拿了去罷丢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到當面点一点説着果然按数一点只没有李紈一分尤氏笑道我説你搗鬼呢怎

庅你大嫂子的没有鳳姐咲道那們些還不勾短使一分也
罷了等不勾了我再給你尤氏咲道昨兒你在人跟前
做人今兒又来合我賴這个斷不依我只和老太太要
去鳳姐咲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丁是丁
卯是卯的你也别都怨尤氏咲道你這般也怕不看你
素日孝敬我我不依你呢説着把平兒一分拿出来
説道平兒来把你的收起去等不勾了我替你添上
平兒會意因説道奶奶先使着若剩下了再賞我一様

尤氏咲道只許你那主子作獘就不許我做情呢平
兒只得收了尤氏咲道我看〻你主子這么細緻弄這
些錢財那里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里使去一面說
着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話便
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商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可
以討賈母的喜歡了二人計議妥當尤氏臨時也把鴛
鴦的二兩銀子還他說還使不了呢說着一連出来又至
王夫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的一

分也還了他鳳姐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也還了他兩
个還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怜見的那里有這閑錢鳳
了頭便知道了有我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方收了
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園中人都打聽得尤氏辦得十
分熱鬧不但有戲連耍百戲並說書的男女先兒全有
都打点取樂頑耍李紈又向眾姊妹道今兒是正經社
日可別忘了寶玉也不来想必他只圖熱鬧把清雅都
丟了說着便命丫嬛去瞧作什麽呢快請了来丫嬛去了

半日回話花大姐〻說今兒一早就出门去了衆人都詫
意道再沒有出门之禮這丫頭糊塗不知說話因又命
翠墨回来說可不真出了门了說有个朋友死了出去
探喪去了 探春道断然没有的事憑他什麼再沒今兒
出门之礼你叫襲人来我问他剛說着只見襲人走来
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麼事也不該出门頭一件
你二奶〻的生日老太〻都這麼高興兩府上下衆人来凑
熱鬧他倒去了 第二件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

就私自去了襲人嘆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起
要緊的事到北靜王府里去就要趕回來的勸他不要去
他必不依今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
王府里的要緊姬妾沒了也未可知李紈等道若果
然爲此也該去走走只是也該回來了說着大家又商議
咱們只管作詩等他來再罰他剛說着只見賈母已打
發人來請便都往前頭來了襲人回明寶玉的事賈
母不樂便命人去接去原來寶玉心里有一件私事於

頭一日就吩咐茗烟明日一早要出门備下兩匹馬在後门等着不要别一个跟着說给李貴我往北府里去了倘或要着人找叫他攔住不用找只說北府里留下了横豎就来的茗烟也摸不着頭腦只得依言說了今日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後園门等着天已亮了只見寳玉遍体純素從角门出来一語不發跨上馬一彎腰順着街就顛下去了茗烟也跨馬趕上在後面忙问往那里去寳玉道這條路是往那里去的茗烟道這是

出北门的大道出去了冷清〻沒有可頑的寶玉聽説
点頭道正要冷清〻的方好説着越性加了兩鞭那馬
早已轉了兩个灣子出了城门茗烟越發不得主意
只得緊〻跟着一直跑出七八里路出来人烟漸〻稀寶玉
方勒住馬回頭問茗烟道這里可有賣香的茗烟道
香到有不知是那一樣寶玉想道別的香不好須得
檀香芸降三樣茗烟咲道這三樣可難得寶玉為難
茗烟見他為難因説道要香作什麼使我見二爺時

常有的小荷包里有散香何不找一找一句提醒了寶

玉便回手衣襟上掏出一个荷包来摸了一摸竟有

兩星星沉素心内歡喜只是不恭些些再想自已親身

帶着的到比買的又好些些于是又問炉炭茗烟道這

可(罷了)荒郊野外那里有既用些些這何不早說帶了

来豈不便宜寶玉道胡塗東西若可帶了来又不這

樣沒命跑了茗烟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个主意不

知二爺心爺(下如)何我想来二爺不只用這个呢只怕还

要用别的這也不是事如今我们再往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庵了寶玉聽了忙问水仙庵就在這里更好了我们就去說着就加鞭前行一面回頭向茗烟道這水仙庵的姑子長往咱们家去咱们這一去到那里合他借香炉使自然是肯的茗烟道别說他是咱们家的香火就是平白不認識的庙里合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見二爺最厭這水仙庵的如何今兒又這樣喜歡了寶玉道我素日原恨人不知原故混供

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合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个神就蓋起廟来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神因聽些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塑如這水仙庵裡面因供的是水洛神故名水仙庵殊不知古来並沒有个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見却合了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說着早已来至门前那老姑子見寶玉来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个活龍来的一般忙上来问好命老道

来接馬寶玉進了来也不拜洛神之像却只管賞鑑雖是泥塑的却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荷出渌波日映朝霞之姿寶玉不覺滴下泪来老姑子献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炉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供紙馬都預備了来寶玉道一概不用説着命茗烟捧着炉出至後園中揀一塊干淨地方兒竟揀不出茗烟道那井台兒上好寶玉点頭一齊来至井台上将炉放下茗烟站過一傍寶玉掏出香来焚上含泪施了

半礼回身命收了去茗烟答應且不收怕爬下磕了几个頭口内祝道我茗烟跟二爺這几年二爺的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這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来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的極聰敏極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爺心事不能出口讓我待祝你芳魂有感香魂多情雖然陰陽間隔既是知已之間時常来徃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来生也變個女孩兒合

你們一處相伴再不可又托生這鬚眉濁物了說畢又嗑了几个頭纔爬起來寶玉聽見說完掌不住咲因踢他道休胡說看人聽見當真話茗烟起來收過香炉寶玉走着因道我已向姑子說了二爺還沒用飯叫他隨便收什了些東西二爺勉強吃些我知道今日咱們裡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二爺為此纔躲了出來的橫竪在這裡清淨了一天也就儘到礼了若不吃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既不吃隨便素的吃些何妨

茗烟道這便纔是還有一說咱們來了必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了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第一老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礼也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吃酒也並不是二爺有意原不過陪父母盡孝道二爺若单為了這个不顧老太太太太懸心就是那方纔受祭的明靈也不安穩二爺想我這話如何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著了你想著只你一个跟了出来回来你怕擔不是所以拿

這大題目来勸我〻續来也不過盡个礼再去吃酒看
戲並沒說一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願趕着進城大家放
心豈不兩盡其道茗烟道這更好了說着二人来至
禅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棹素菜寶玉胡亂吃了
些茗烟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茗烟在後面
只嘱附二爺好生騎着這馬總沒大騎的手裡提緊
着一面說着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门進去忙〻来至怡
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裡只有几个老婆子看屋

子見他来了都喜的眉開眼笑說阿弥陀佛把花姑娘急瘋了上頭坐席了二爺快去罷寶玉聽說忙將素衣脫了自去尋華服換上問在什麼地方坐席老婆子聽說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寶玉聽說一逕往花廳上來耳内早已隱〻聞得歌管之聲剛至穿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泪一見他来便收泪說道鳳凰来了快進去罷再一會子不来都反了寶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里去了玉釧不荅只管擦泪

寶玉忙進廳里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衆人真如得了
鳳凰一般寶玉忙赶着与鳳姐兒行礼賈母王夫人
都説他道不知好歹怎麽也不説聲就私自跑了這
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老爺回家來必告訴他打你説
着又罵跟的小厮們都偏聽他的話説那里去就去也
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到底那去了可吃了什麽唬
着了寶玉只回説北静王的一個愛妾昨日没了給他
道惱去他哭的那樣不好撇下就回来所以多等了一

會子賈母道已後私自出门不先告訴我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答應着又曰要打跟的小子們衆人又忙説情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慮了他已經回來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賈母先不放心自然發恨今見了喜且有餘那里還恨就不題了还怕他不受用或者别處没吃飽路上着了驚怕反百般的哄他襲人早過来伏侍大家仍旧看戲當日演的是荊釵記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泪也有嘆的也有罵的

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話說衆人看演金釵記寶玉和姊妹一處坐着林黛玉曰看到男祭這出上便和寶釵道王十朋也不通的狠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上來做什麼俗語說覩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里水舀一碗看着哭去就盡情了寶釵不答寶玉回頭要熱酒敬

鳳姐原来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叫鳳姐儘樂一日夲来自己懶待坐席只在裡間屋裡榻上歪着和薛姨媽看戲隨心愛吃的揀几樣放在小几上隨意吃着說話兒將自己兩桌席面賞給那沒有席面的大小丫頭並那應差聽差的婦人等命他們在窓外廊簷下也只管坐着隨意吃喝不必拘礼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外面几席是他姊妹們坐賈母不時吩咐尤氏讓鳳丫頭坐在上面好生替我待東難為

他一年到頭辛苦尤氏答應了又咲回說道他坐不慣首席
坐在上頭橫不是豎不是的酒也不肯吃賈母聽了咲道你
不會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忙進來咲說老祖宗別信
他们的話我吃了好几鍾了賈母咲道命尤氏快拉他出
去按在椅子上你们都輪流敬他〻再不吃我當真的就
親自去了尤氏聽說忙咲着又拉他出來坐下命人拿了
抬盞斟了酒咲道一年到頭難為你孝順老太〻太〻我
今兒沒什麼孝敬你的親自斟杯酒乖〻兒的在我手裡

喝一口鳳姐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自喝尤氏笑
道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你說好容易今兒遭過了
後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不得了趁着儘力灌上兩
鍾罷鳳姐見推不過只得喝了兩鍾接着衆姊妹也來
鳳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一口賴大媽媽見賈母尚這等高
興也少不得來湊趣兒領着些嬤嬤們也來敬酒鳳姐真
不能了央告道好姐姐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喝罷兒央
笑道真个的我們是沒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太太跟前太太還

賞个臉呢往常到有些体面今兒當着這些又到拿起
主子款調兒來了我原不該來不喝我們就走說着真
个回去了鳳姐忙赶上拉住咲道我喝就是了說着拿
过酒来滿滿的斟了一盃喝干他方咲了散去然後又入
席鳳姐兒自覺酒沉了心內突突的似往上撞要往家
歇歇只見那耍百戲的上来便和尤氏說預備賞錢
我要洗洗臉去尤氏点頭鳳姐瞧人不防便出了席往
房门後簷下走来平兒留心也忙跟了来鳳姐便扶着

他繞至穿廊下只見他房裡的一个小丫頭子正在那站
着見他兩个来了回身就跑鳳姐便疑心忙叫住那丫頭
先只粧聽不見無奈後来連平兒也叫只得回来鳳姐
越發起了疑心忙和平兒進了穿堂叫那小丫頭子也進
来把隔扇關了鳳姐兒坐在小院子的台砌石上命那小丫
頭子跪了喝命平兒叫兩个二门上的小廝来拿繩子
鞭子来把那眼睛裡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那小丫頭
已經唬的魂飛魄散哭着只管磕頭求饒鳳姐問道

我又不是鬼你見了我不說規〻矩〻站着怎麼倒往前跑小
丫頭哭道我原沒看見奶〻来我又記掛着房裡沒人
所以跑了鳳姐兒道房裡既沒人誰又叫你来的便沒看
見我〻和平兒在後頭扯着脖子叫了十来聲越叫越
跑離的又不遠你聾了不成你还和我強嘴說着便
揚手一掌打在臉上打的那丫頭子一栽這邊臉上
又一下登時小丫頭兩腮紫脹起来平兒忙勸奶〻
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着問他跑什麼他再不說

把嘴撕爛他的那小丫頭先還強嘴后来聽見鳳姐
要燒了烙鐵来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里打發我来
這里瞧着奶奶的若見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去的不承
望奶奶這會子就来了鳳姐見話內有文章便又問
道叫你瞧着我做什麼難道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别
的原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你你若不細說立刻令
刀子来割你的肉說着回手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来向
那丫頭嘴上乱戳唬的那丫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

告訴奶〻可別說我說的平兒一傍勸一面推叫他快說了頭便說道二爺也是從來房裡的睡了一回醒了打發人来瞧〻奶〻說纔坐席還得好一會纔来呢二爺就開了箱子拿了兩塊銀子還有兩根簪子兩疋緞子叫我悄〻的送与鮑二的老婆去叫他進来他收了東西就往咱們屋裡来了二爺叫我来瞧着奶〻来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鳳姐聽了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身来一逕来剛至院门只見又一个小了頭在门前探

頭兒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鳳姐忙提着名字喝住那小了頭本來伶俐見躲不過越性跑了出來笑道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可巧奶奶來了鳳姐道告訴我什麼那丫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啐道你早做什麼了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來推干淨說着也揚手一下打的那丫頭一个趔趄便攝手攝脚的走至窗前往裡聽時只聽里頭說笑那婦人笑道多早晚你那閻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了再娶一个也是

這樣又怎麽樣呢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到把平兒扶了正只
怕还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兒
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説我命裡怎麽就該犯了夜
叉星鳳姐聽了氣的渾身乱戰又聽他兩个都贊平
兒素日背地裡也有理怨語了那酒越發湧了上来
也並不忖奪回身把平兒先打兩下一脚踢開门進去
也不容分説抓着鮑二家的撕打一頓又怕賈璉出去
便堵门站着罵道好淫婦你偷主人漢子还要治死

主子老婆平兒過來你們淫婦忘八一條藤兒多嫌著
我外面你哄著我說著又把平兒打了几下打的平兒有
冤無處訴只氣的干哭罵道你們作這些沒臉的事
好〻的又拉上我作什么說著也打鮑二家的撕打起來
賈璉也因吃多了酒進來高興未曾做的机密一見鳳
姐來了已沒了主意又見平兒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
鳳姐打鮑二家的他又氣又愧只不好說的今見平兒也
打便上來踢罵好娼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怯打忙住了

手哭道你们背地裡說話為什庅拉我呢鳳姐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趕来打平兒偏叫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来找刀子要尋死外面衆婆子丫頭忙攔住解勸這里鳳姐見平兒尋死去便一頭撞在賈璉懷里道你们一條藤兒害我被我聽見了倒都唬起我来你也勒死我賈璉氣的墻上拔出劍来說道不用尋死我也急了一齊殺了我償了命大家干淨正鬧的不開交只見尤氏等一羣人来了說這是怎庅說纔好

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
風來故意要殺鳳姐〻〻見人來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
丟下衆人便哭着往賈母那邊跑此時戲已散出鳳姐
跑到賈母跟前爬在賈母懷裡只說老祖宗救我璉二
爺要殺我呢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問怎麽了鳳姐
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不防璉二爺在家和人說話
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唬的我不敢進去在窗戶外頭
聽了一聽原來是和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說我利害要

拿毒葯給我吃呢治死我把平兒扶了正我原氣了又
不敢和他吵原妙打了平兒兩下問他為什麽害我他燥了就
要殺我賈母聽了都信以為真說這還了得快拿了那
下流種子来一語未了只見賈璉拿着劍来後面許多
人跟着賈璉明仗着賈母素日疼他們連母親嬸娘
也無碍故逞強鬧了来那夫人王夫人見了氣的怔擱
住罵道這下流種子越反了老太太在這里呢賈璉乜斜着
眼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他纔這樣連我也罵起来了那

夫人氣的奪下劍來只管喝他出去那賈璉撒嬌撒痴
涎言涎語的還只乱說賈母氣的說道我知道他不把我
們放在眼里叫人把他老子叫來看他去不去賈璉聽
這话方趔趄着脚兒出去了賭氣也不往家去便往外
書房來這裡邢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賈母嘆道什麽要
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饞嘴猫兒似的那里保的住不這
麽着自從小兒世人都打這麽過的都是我的不是他吃
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

放心明兒我叫他來替你賠不是你今兒也別過去燥着他曰
又罵平兒那蹄子我素日到看他好怎庅暗地里這庅壞
尤氏等嘆道平兒沒有不是〻鳳了頭拿着人家出氣
兩口子不好對打都拿着平兒撒性子人家委屈的什庅
是的呢老太〻还罵人家賈母道原來這樣我說那孩
子到不像那狐媚魘道的既你們看着可憐見的白受
他的氣曰叫琥珀來決去告訴平兒就說我的话我知
他受了委屈明兒我叫鳳了頭替他賠不是今兒是他

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鬧原来平兒被李紈拉入大
觀園去了平兒哭的哽噎難抬寶釵勸道你是個
明白人素日鳳丫頭何等待你今兒不過他吃了口酒
他可不拿你出氣難道拿别人出氣不成别人又咲話
他吃醉了你只管這會子委屈素日你的好處豈不
都是假的了正說着只見琥珀走来說了賈母的話
平兒自覺面上有光輝方纔漸〻的好了也不往前頭
来寶釵等歇息了一會子方来看賈母鳳姐寶玉方

讓了平兒到怡紅院中襲人忙接著笑道我先原要
讓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你我就不好讓的了平
兒也陪笑說多謝因又說道好好的從那里說起無緣無
故的白受一場氣襲人笑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這不過
是一時氣急了平兒道二奶奶倒沒說的只是那淫婦
治的我他偏又拿我湊趣兒况还有我們那糊塗爺倒打我
說著便又委屈禁不住落淚寶玉勸道好姐姐別傷心
我替他兩個賠個不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麼相干寶

玉咲道我们弟兄姊妹们都一様他们得罪了人我替他
賠个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
哩有你花妹〻的衣裳何不換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熨
一熨把頭也梳一梳一面說一面便吩咐小丫頭子们舀洗臉
水燒熨斗來平兒素日只聞人說寶玉専會和女孩兒
们接交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鳳姐
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廝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平
兒今見他這般心中也暗〻的忖奪果然話不虛傳色

色想的週到又見襲人特〻的開了箱子拿出兩件
不大穿的衣裳来与他换上便忙的脫下自巳的衣
服忙去洗了臉寶玉咲勸道姐〻还該擦上些脂粉不
然到像与鳳姐〻賭氣了似的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
且老太〻又打發人来安慰你平兒聽了有理便去找粉
只不見粉寶玉忙走至粧臺前將一个宣窑磁盒揭開
裡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拈了一根遞与平兒又
咲向他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對上

香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然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撲在面上也容易勻淨且能潤澤肌膚不似別的粉青重澀滯然後看見胭脂也不是成張却是一个小小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寶玉咲道那市賣的胭脂却不干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来淘澄淨了渣滓配了花露蒸疊成的只用細簪挑一点兒抹在手心裡用一点水化開抹在唇上手心裡的就勾打頰腮了平兒依言粧飾果見鮮艶異常且又甜香滿頰寶玉又

將盒內的一支並蒂秋蕙用竹剪刀擷了下來與他簪在
鬢上忽見李紈打發了頭來喚他方忙忙的去了寶玉
因自來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敏
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蠢物深為恨怨
今日也是金釧兒的生日不樂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
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亦是今生意中不想之樂
也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想及賈璉惟知淫樂
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想平兒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

供應賈璉夫妻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
貼今日還遭荼毒想來此人命薄似比黛玉尤甚想到此
間便又傷感起來不覺洒然泪下回見襲人等不在房
內儘力落了幾点痛泪復起身見方纔衣裳上噴的酒
已半干便拿熨斗熨了叠好見他的手帕子忘去上面犹
有泪漬又拿面盆中洗了洒上又喜又悲悶了一回也往稻香
村來說一回閒話掌灯後方散平兒就在李紈房中歇了一
夜鳳姐只跟著賈母賈璉晚間歸房冷清清的又不好

去叫只得胡乱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没意思
后悔不来邢夫人记挂着贾琏昨日醉了忙一早过来
叫了贾琏过贾母这边来贾琏只得忍愧前来在贾
母面前跪下了贾母问他怎么了贾琏陪笑说昨儿
原是吃醉了惊了老太太的驾今儿来领罪贾母
道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知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
打起老婆来凤了头成日家说嘴霸王似的一个人
昨儿唬的可怜要不是我你要伤了他的命怎么样贾

𨘢一肚子委屈不敢多辯只說不是賈母又道那亂了頭
和平兒还不是个美人胎子你還不足成日家偷鷄摸狗
臟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為那起淫婦打老婆又
打屋裡人你還虧是大家子公子出身活打嘴了你若
眼睛裡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快々的替你媳婦賠个
不是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歡了不然你管出去我也不
敢受你的跪賈𨘢如此說又見鳳姐站在那邊也不盛
粧哭的眼睛腫着也不施脂粉黃々臉兒比往常更覺可

怜可爱想着不如賠个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〻的喜
歡了想畢便笑道老太〻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
縱了他了賈母笑道胡說知他最有礼道再不會冲撞人
他日後得罪了你我自然也做主意叫你降伏就是了賈
璉聽說爬起來便與鳳姐作了一个揖笑道原是我的不
是二奶〻饒過我罷滿屋裡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鳳了
頭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着又命人叫了平兒來
命鳳姐和賈璉兩个安慰平兒賈璉見了平兒越發囫

不得了听賈母一說便赶上來說姑娘昨兒受了委屈都是我的不是奶々得罪了你因我而起我賠了不是不筭还替你奶々賠个不是說了也作了一个揖引的賈母笑了鳳姐也笑了賈母又命鳳姐安慰他平兒忙走上來給鳳姐磕頭說奶々的千秋我惹了奶々生氣是奴才該死鳳姐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念素日之情浮躁起來為聽了傍話無故給平兒沒臉今反見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來落下淚來平兒道我伏侍了奶

奶這么几年也没有弹我一指甲就是昨兒打我々也不
怨奶々都是那淫婦招的怨不得奶々生氣說著也滴
下泪来了賈母使命人将三人送回房去有一个再提此
事即刻来回我々不管是誰拿拐棍子给他一頓三人
從新給賈母邢王二位夫人磕頭老娘々答應了送他三
人回去至房中鳳姐見無人方說道我怎么像閆王又像
夜叉那淫婦望我死你也帮著呢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
可憐我熬的連个淫婦也不如我還有什么臉来過日子

說着又哭了賈璉道你還不足你細想〻昨兒的不是多
今兒當着人還是我跪了一跪又賠不是你也是爭足了光
了這會子还要嘮〻叨〻还呌我替你跪下纔罷太佔足了
强也不是好事鳳姐無言可對平兒嗤的一聲又笑了
賈璉也笑道又好了眞〻的我也是無法了正說着只
見一个媳婦来回說鮑二媳婦吊死了賈璉鳳姐都吃
了一驚鳳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罷了有什么大驚
小怪的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来悄回鳳姐道鮑二媳婦吊

死了他外家親戚要告呢鳳姐笑道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和眾人勸了他們又威嚇了一陣又許了他几个錢也就依了鳳姐道我沒有一个錢有錢也不給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許勸他也不許鎮嚇他只管讓他告去告不成倒問他以尸訛詐林之孝家的正在為難見賈璉和他使眼色心下明白便出來等著賈璉道我去瞧瞧看是怎麼樣鳳姐道不許給他錢賈璉一逕出來和林之孝來商議著人去作好作歹許了二

百兩發送說罷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了
將番役仵作人等叫了几名來幫著辦喪事那些々人見了
如此總要復辦亦不敢辦只得忍氣吞聲罷了賈璉又命
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年賬上分別添補開消過
去又梯己給鮑二些々銀兩安慰他說另日再挑个媳婦給
你鮑二又有体面又有銀子有何不依便仍奉承賈璉
不在話下裡面鳳姐心中雖不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
房中無人便拉平兒笑道我昨日灌喪了醉你別埋怨

我打了你那些了嬢我瞧瞧平兒道也没打重只聽說嬢嬢姑娘都進来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姊妹進來忙讓坐了平兒斟上茶來鳳姐笑道今兒來的這麽齊倒象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〻的還夾着老太〻的話鳳姐笑道有什麽事這麽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个詩社頭一社

就不齊全衆臉軟所以就亂了我想必得你去作個監社御史鉄面無私纔好再四妹〻為西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說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當年剩下的我一找若有呢拿出來若没有叫人買去鳳姐咲道我又不會作什麽混的乾的要我吃東西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作也不要你作你只監察着我們裡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麽罰他就是了鳳姐咲道你們别哄我〻猜着了那里是請我作監察

御史分明是叫我作个進錢的銅商你们弄什麼社必是要輪流作東道的你们的月錢不彀花想出這個法子来拘我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一夕話説的眾人都笑起来了李紈笑道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鳳姐笑道虧你是个大嫂子呢把姑娘们原教你帶着念書教規矩針線的他们不好你要勸這會子他们起詩社能用几个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罷原是老封君你一个月十两銀子的月錢比我们多两

倍子老太〻太〻还況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彀用又有个
小子定的又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〻太〻平等又給你
園子他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〻分兒你
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就
是官中的通共筭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
每年拿出一二百兩銀子來賠他們頑〻能几年的限他
們各人出了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怕花錢
調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吃一個河涸海乾我還通

不知道呢李纨咲道你们聽聽我說了一句他就瘋了說了兩車無賴泥腿市俗專會打細算盤分金撥兩的話出來這東西虧他托生在詩書大宦名门之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這樣他還是這麼着若是生在貧寒小门小户之家作个小子還不知怎麼下作貧嘴惡舌的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呢虧你伸的出手來那黄湯難道灌在狗肚子裡去了氣的我只要給平兒打抱不平 忖奪了半日好容易狗

長尾巴兒的好日又怕老太太心裡不受用因此沒來
究竟氣還未平你今又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也不
要你們倆個只該撥一個過兒總是說的衆人都笑
了鳳姐忙笑道竟不是為詩為畫來找我的這臉子竟
是為平兒來報仇的我竟不承望平兒有你這們一
個伏腰眼子的人早知道便有鬼拉著我的手打他
我也不肯打了平姑娘過來我當著大奶奶姑娘們
替你賠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說著衆人大都

笑起來了李紈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要給你爭〻
氣纔罷平兒笑道雖如此奶〻們取笑我禁不起李
紈道什麼禁不起有我呢快拿了鑰匙叫你主子開了
樓房找東西去鳳姐笑道將嫂子你且同他們囬園子
裡去纔要把這米賬合他算一算那邊大太〻又打發
人來叫又不知有什麼話說須得過去走一淌還有你
們年下添補的衣服還沒打點呢給他們做去李紈
笑道這些〻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

着之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鳳姐笑道好嫂子賞我一点空兒罷你是最疼我的怎麽今兒為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还劝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撿点偷空兒歇歇你今兒反到逼我的命了况且悮了別人的年下衣裳無碍他姊妹们的若悮了却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閒事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己落不是豈肯帶累你呢李紈笑道你们聽聽說的好不好把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到底

管不管鳳姐咲道這是什庅話我不入社花几个錢大
觀園裡我不成了反叛了還想在這裡吃飯不成明日
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
慢〻的作會社東道過後几天我又不作詩作文只不過
是个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你們
還攆出我来說的眾人又都咲起来鳳姐道過會子
我開了樓門凡有這些東西叫人搬出来你們看若
使得留著使若使少什庅照你們单子我叫人替你們買

去就是了要絹我就裁出來那圖樣沒有在太太跟前還在那邊珍大爺那里呢說給你們別碰釘子去我去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礬去如何李紈點頭笑道這難為你果然這樣還罷了既如此們家去罷等着他不送了去再來閙他說着便帶了他姊妹就走鳳姐道這些事再沒兩個人都是寶玉生出來的李紈聽了忙回身笑道正是為寶玉來反忘了他頭一社是他誤了我們臉軟你說該怎麼罰他鳳姐想

了一想說道沒有别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各人屋子里的地罰他掃一遍纔好衆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説着纔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丫頭扶了賴媽媽進来鳳姐等忙站起来咲讓大娘坐又都向他道喜賴嬷嬷向炕沿上坐了咲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們這喜從何来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兒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頭李紈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嬷嬷嘆道我那里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里給我磕

頭我沒好話我說哥〻兒你別說你是官了橫行霸道
的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是人家奴才一落娘胎胞主
子恩典放你出來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
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識字也是丫頭老婆奶
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你那里知道那奴才兩
字是怎麼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〻和你老子受
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容易掙出你這個東西從
小兒三災八難花的銀子也照樣打出你這個人兒來了

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个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忍飢挨餓的要多少你一个奴才秧子仔细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庅弄神弄鬼来了主子又選了出来州縣官雖小事情却大為那州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已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純鳳姐兒却都咲道你也多慮我们看他也就好先那几年还進来了兩次這有好几年沒来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

前兒給老太〻太〻磕頭來在老太〻那院裡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越發的威武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父母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閒了坐个轎子進來和老太〻鬬一日牌說一天話兒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厦廳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平兒斟上茶來賴嬤〻忙站起來道姑娘不管叫那个孩子到來罷了又折受我說着一面吃茶一面

又道奶〻不知道這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麼嚴
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乱子來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
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著財勢欺人
連主子名聲也不好恨的我沒法兒常把他老子叫
了來罵一頓纔好些因又指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
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一管老太〻護在頭里當日老
爺小時挨你爺〻的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
像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了还有那邊大老爺雖

淘氣也沒傢你這扎窩子的樣兒也是天〻打还有東府裡你珍大哥〻的爺〻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裡看着耳朵裡聽着那珍大爺管兒子到也傢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着三不着兩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這些兄弟姪兒怎麼怨的不怕他你心明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里不好意思心里不知怎麼罵我呢正說着只見賴大家的来接着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来回事情鳳姐笑道

媳婦來接婆〻來了賴大家的咲道不是接他老人家
的倒是來打聽奶〻姑娘们賞臉不賞賴嬷〻聽了咲
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話且不說且說陳穀子爛
芝麻的搗熟因為我们小子選了出來衆親友要給
他賀喜少不得家里擺个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个不
是請那个也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洪福想不到的
這樣榮耀就傾了家我也是願意的因此吩咐了他老
子連擺三日頭一日在我们破花園子里擺几席酒一台

戲請老太〻太〻奶〻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廳上一
台戲几席酒請老爺們爺們爭〻兄弟二日再請親
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里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
也是托着主子的福一塲光輝李紈鳳姐都笑道多
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〻高興要去也定不
得賴大家的說道擇了十四的日子只看我們奶〻的老
臉罷了鳳姐笑道別人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
我是沒有賀禮的也不知道放賞吃完了一走可別笑話

賴大家的笑道奶〻說那里話奶〻要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賴嬷〻笑道我纔去請老太〻老太〻也說去可見我這臉还好說畢叮嚀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来曰說道可是還有一句问奶〻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庅不是攆了他不用鳳姐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事情多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裡不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

姥〻忙道什庅事說給我評〻〻鳳姐道前兒我的生日裡頭还没吃酒他小子先辭了老娘那邊送了礼来他不說在外頭張羅他到坐着駡人礼也不送進来两个女人進来了他纔帶領小么们往里抬小么们到好他拿的一盒子到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人去了打發彩明去說他〻到駡了彩明一頓這樣没法没天忘八羔子還不攆了作什庅賴嬷〻道我當什庅事情原来為這个奶〻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駡他使他改過攆了去断乎使不得他又比不

淂是咱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〻的陪房奶〻只顧攆了他
太〻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〻教導他几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
着後是不看他娘也看太〻鳳姐聽說便向賴大家的說
道既這樣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吃酒賴大家的答应
了周瑞家磕頭起來又要与賴嬷〻磕頭賴大家的拉
着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李紈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
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收的画具出來送至園中寳
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又開了

單与鳳姐去照樣置買不必細說一日外面礬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這里幇忙探春李紈迎春寶釵等也多往那里來閑坐一則觀畫二則便于會面寶釵因見天氣凉爽夜復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点些針線來日間及至賈母處王夫人處省候兩次不免又承色陪坐閒半時園中姊妹處也要度時閒話回故日間不大得閒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嗽疾今秋又遇賈母高興

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
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门只在自己房將養有時悶了又
盼个姊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
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衆人都体諒他病中且素日形体嬌
弱禁不得一些委曲所以他接待不週禮數粗忽也都不
苛責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這
里走的几个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的藥總不見效
不如再請一个高明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间鬧一春

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个什麽不是常法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
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时候我是怎麽
形景可知了寶釵点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
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
嘆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可強的今年比往年
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
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
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健胃為要肝火一平

不餓冠土胃氣無病飯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
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銚子熬出粥來若吃
慣了比藥還强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嘆道你素日待
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心裡藏奸
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
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
早又無姊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沒一个人像你
前日的話教導我怨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贊

你我还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若是説了
那个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
我竟自悞了若不是從前日看出你来今日這話再不對
你説你方纔説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
但只我曰身上不将每年犯這个病兒也没什麽要紧的
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参肉桂已經閙个天翻地覆這會
子我又興出新文来熬什麽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這
三个人便没話説那些底下婆子丫頭們未免不嫌我太多

事了你看這裡這些〻人因見老太〻多〻疼了寶玉和鳳
了頭兩个他們尚虎視耽〻背地里言三語四的何况于我
况我又不是他們這里正经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来的
他們已经多嫌著我了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
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
又有好親又有哥〻這里又有買賣地土家里又仍舊有房
有地你不過是親戚的情分白住了這里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
他們一文半个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紙皆

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来也不過多费得付嫁粧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這裡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拿你當正經人把心裡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却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曲煩惱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雖有个哥哥你也知道的只有个母親比你畧強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你纔說的也是多

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〻說了只怕我們家里还
有与你送几兩每日叫了頭們就熬了又便意又不驚師
動衆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
道這有什么放在口里的只愁我人〻跟前失于應候罷了
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
兒寶釵答应着便去了不在話下這里黛玉喝了兩口
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〻瀝〻下起雨
來秋雨霖脉〻陰晴不定那天漸〻的黄昏且陰的沉黑

兼着那雨滴竹稍更覺悽凉知寶釵不能来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别離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於章句遂成代别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

其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黄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窗秋不盡　那堪秋雨助悽凉

助秋風雨来何速　驚破秋窗秋夢綠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移泪燭
泪燭摇摇爇短檠　牽愁照恨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窓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連宵脈脈復颼颼　燈前似伴離人泣
寒烟小院轉蕭條　踈竹虛窓時滴瀝
不知風雨几時休　已教泪洒窓紗濕

吟罷擱筆方要安寢了鬟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盡

只見寶玉頭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黛玉不覺
笑了那里来的一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些吃了藥沒有
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一面説一面摘了笠脱蓑衣忙一手舉起
燈来一手遮着燈光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覷着眼瞧了
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黛玉看脱了蓑衣裡面只
穿半舊紅綾短襖繫着緑汗巾子膝上露出緑紬撒
花褲子底下是掐金滿綉的綿紗襪子靸着蝴蝶落花
鞋黛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也到

乾寳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的有一雙棠木屐纔穿了来
脱在廊簷上了黛玉又看那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
的十分细緻輕巧因説道是什麼草编的怪道穿上不像那
刺蝟似的寳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静王送的他閒了下雨时
在家裡也是這樣你喜歡這个我也弄一套来送你别的都
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竟是活的上頭的這頂兒是活的
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心子抽了去下頂子来只剩了這
圈子下雪時男女都戴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戴黛

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戲上扮的漁婆了及說了出来方想起話未忖度与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後悔不及羞的臉飛红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寶玉却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起来看了一遍又不禁叫好黛玉听了忙起来奪在手内向灯上燒了寶玉咲道我已背熟了燒也無碍黛玉道我也好了些多謝你一天来几次瞧我下雨還来這會子夜深了我也要歇着你且請回去明日再来寶玉聽說回手向懷内掏出一个核桃

大小的一个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
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又擾的你勞了半日神說着披蓑
戴笠出去了又翻身進来問道你想什庅吃你告訴我我
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黛玉笑
道等我夜里想着了明兒一早告訴你你聽雨越發緊
了快去罷可有人跟着沒有兩个婆子答應有人外面
拿着傘點着灯籠呢黛玉笑道這个天點灯籠寶玉道
不相干是明瓦的不怕雨黛玉聽說回手向書架上把个

玻璃綉毬燈拿了下來命点一枝小蠟來遞与寳玉道
這个又比那个亮正是雨裡点的寳玉道我也有這庅一
个怕他們失脚滑倒打破了所以沒点來黛玉道跌了燈
值錢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命他
們前頭照着這个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裡自己拿着
的你自己手裡拿着這个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
手也有限的怎庅忽然又變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
來寳玉聽了忙接了過來前頭兩个婆子打着傘拿

着明瓦燈後頭還有兩个小丫嬛打着傘寳玉便將這个灯遞与一个小丫頭捧着寳玉扶着他的肩一逕去了就有蘅蕪苑一个婆子也打着傘提着灯送了一大包燕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强姑娘說了姑娘先吃着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還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如今天又涼夜又長越發該會个夜局痛賭兩塲了婆子笑道不瞞姑娘

說今年我大沾光了橫竪每夜有几个上夜的人誤了更也不好不如會个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悶今日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関了就該上場了黛玉聽說笑道難為你誤了你發財冒雨送来命人給他几百錢打些酒吃說着磕頭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鵑收起燕窩然後移灯下簾伏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一時又羨他有母兄一面又想寶玉雖素習和睦終有嫌疑又聽見窓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

不覺又滴下泪来直到四更將闌方漸〻的睡了暫且無
話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却鴛鴦偶

話說林代玉直到四更将闌方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見因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帶了一番坐車過来邢夫人将房内人遣出悄向鳳姐兒道叫你来不為別的有一件為難的事老

爺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量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的鴛鴦要他在房里㕷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到是平常有的事只是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法子鳳姐見听了忙道依我說竟別碰这个釘子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那里就捨得了況且平日說起閑話来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作什麼左一个小

老婆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没的躭悮
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養官也不好生做去
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太太听這話狠喜
欢大老爺呢这會子廻避还恐廻避不及
反到拿草棍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
太太别惱我是我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
而且反照出沒意思来老爺如今上了年
紀行事不妥太太該勸纔是比不得年輕

作这事無碍如今兄弟姪見：子孫子一大
群还这広闡關起来迶怎広見人呢那夫人冷
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俗們就使
不淂我劝了也為大必依就是老太太心爱
的了頭這広鬍子蒼白了又作了官的一
个大兒子要了作房裡人也未必好駁回
的我叫了你来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上
了一篇不是也有叫你要去的理自然是

我說去你到說我不劝你还是不知道邢性子的劝不成先和我惱了鳳姐見知道邢夫人稟性愚強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次則婪聚財貨為自淂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𢫬凡出入銀錢事務一經他手便尅嗇異常以賈赦浪費為名須淂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听的如今又听邢夫人如此的

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劝了不中用連忙陪
笑說道太太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
大知道什庅輕重想来父母跟前別說一
个了頭就是那庅大的一个活宝貝不給
老爺給誰背地里的話那里信的我竟是
个獃子璉二爺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
太恨的那様恨不得立刻拿来一下子打
死及至見了面也罢了依旧拿着老爺太

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帶衙老

爺自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太今見

喜歡要討今見就討去我先過去哄着老

太太發笑等老太太過去了我搭趣着走

開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

太太說給了更好不給也沒方碍衆人边

不得知道邢夫人見他这話便又喜欢劝

起来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

太說老太太說不給这事便死子我心裡
想着先悄〻的和外央說他虽害臊我細
細的告訴了他〻自然不言語就妥了那
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擱不住他
願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这就妥了鳳
姐見笑道到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
万妥別說是外央憑他是誰那一个不想
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这半个主子不做

到愿意作个了頭將来配个小子就完了
那夫人笑道正是這个話了别説他央就
是那些執事的大了頭誰不愿意這樣呢
你先過去别露一点風声我吃了晚飯就
過来鳳姐見暗想他央素習是个可惡的
虽如此説保不嚴他不愿意我先過去了
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没話説倘或不
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了就疑我走了

風声使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变成怒拿我出起氣来倒沒意思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說道方纔臨来旧母那边送了兩籠子鵪鶉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赶太太晚飯上送過来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縫拿去收什去了不如

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邢夫人
听了便命人来換衣服鳳姐忙着伏侍了
一回娘母見三個坐了車過来鳳姐見又
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里去我若跟了去
老太太若問起我過来作什么的倒不如
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来邢夫人听了
有理便自往賈母处来和賈母說了一回
閒話便出来假托往王夫人房裡去從後

房門出去打外央的卧房門前過[经]只見外央正在坐那里做針線見了邢夫人站起来邢夫人笑道做什広呢我瞧瞧你扎的花兒越發好了一面說一面進来接他手内的針線瞧了一瞧只管讚好放下針線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着半新的藕色綾袄青緞搯边牙[色]背心下面[穿着]緑[紬]裙子腰前背後鴨蛋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边腮上

微々的几点雀斑外央見這般看他自己
倒不好意思起来心里便竟咤意回笑問
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来做什庅
邢夫人使个眼色見跟的人退出邢夫人
便坐下拉着外央的手笑道我特来給你
道喜来了外央听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
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听邢夫人道
你知道你老爺跟前竟没有个可靠的人

的人心里再要買一个又怕那些牙子家出来的不干不净也不知道毛病見買了来家三日两日又會兎吊猴的闹满府里挑一个家生女兒收了又没个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这个好處没了那个好處因此冷眼選了半年这些女孩子里頭就只你是个尖兒模樣兒行事作人温柔可靠一概是齐全的意思

要和老太太討了的去收在屋里你比不淂外頭新買的你这一進去了進門就封開了臉就封你姨娘又体面又尊貴你又是个要強的人俗語說的金子还得的金子換誰知竟被老爺看重了你如今这一来你可遂了素日心高志大的愿了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太去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夗央紅

臉奪手不行邢夫人知他害燥便又說道这有什広臊處你又不用說話只跟着我就是了死央只低着頭不動身邢夫人見他这般便又說道难道你还不愿意不成若果然不愿意可真是个傻了頭了放着主子奶〻不做倒愿意作了頭三年二年不过配一个小子还是奴才你跟了我鬧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

容人的人老爺待偺（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

生十个一男半女就我和並肩了家里的

人你要使喚誰。还不動現成主子不做

去錯過這个机会後悔就遲了外央只管

低着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這広个響

快人這（怎）広又這樣積粘起來有什広不称

心之處只管說與我；管你遂心如意就

是了外央仍不語邢夫人又笑道想是你

你有老子娘你自已不肯說話[呰]倸你等他們問你这也是理讓我問他們去吽他們来問你有話只曾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房中来鳳姐兒早換了衣服因房内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掟頭笑道據我看此事未必妥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来听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說着睄罷了鳳姐兒道太太必来这屋

里商議依了还可不依白討个燥當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鵪鶉再有什広配几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〻去估量着去了再来平兒听說照樣傳給婆子們便逍遥自在的往園子里来這里外央見邢夫人去了必在鳳姐兒房里商議了必定有人来問他的不如躱了這里因找了琥珀說道老太太要問你只說

我病了没吃早飯往园子里[逛]，就来琥珀答應了外央也往园子里来各處遊玩再相正遇見平兒因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来了外央听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来算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听了自悔失言便拉他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越[索]性把方纔鳳姐過去回来說[所]有的形影言詞始末原

由告訴了他夗央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
這是偺們好譬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鵑彩
霞玉釧兒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
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連上
你我這十来个人從小兒什広話兒不說
什広事兒不作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
各自的去了然我心哩仍是照旧有話有事
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里你心里且別

和二奶〻說別說老爺要我作小老婆就
是太太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要我
去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見方欲咲答
道只听山石背後哈〻的咲道好个沒臉
的了頭虧你不怕牙磣二人听了不免吃
了一驚忙起身面向山石後找尋不是別个
却是襲人咲着走了出来問什麼事情告
訢我說着三人坐在石上平見又把方纔

的話與襲人听道真：这話論理不該我
說这个老爺太好色了畧平頭正臉的他
就不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愿意我交你
个法子不用費事就完了外央道什広法
子你說来我听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太
說就說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
要了外央啐道什広東西你还說呢前兒
你主子不是这広混說的誰知應到今兒

襲人咲道他們兩个都不愿意我就和老太太說咩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宝玉了大老爺也就死心了夗央又是氣又是燥又是急[illegible]因罵道兩个蹄子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难的事拿着你們當作正緊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你們倒贊替換着取咲見你們是已都有了結果了将来都是作姨娘的據我看天下的事未必都

遂心如意你們且叔着些兒別太樂過了
頭兒二人見他急了也陪笑央及道好姐姐
別多心偺們從小兒都是親姐妹一般不
過無人處偶然取个笑兒你的主意告訴
我們知道了好放心外央道什広主意我
只不去就完了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
得平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
你是老太太房里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樣

难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去的
那時白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外央冷咲道老
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里若是老太
太歸西去了他横竪还有三年的孝服但
擱他娘才死了沒有他就放小老婆的理等到了
三年知道又是怎広个光景那時再說總
到了至急為难我剪了頭髮作姑子去不
然还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広樣

樂得干净呢平兒襲人道真這路子没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来了外央道事到如此爆一回子這怎広樣你們不信慢：的看着就是了太太才說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兒道你才說了找我老子娘去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没上来終久也尋的着現在还有你哥：嫂嫂在这里可惜你是这里的家生女兒不

如我們兩个人单在這里允央道家生女見怎庅樣牛不吃水強按頭我不愿意难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正說着只見他嫂子從那边走来襲人道當時找不着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允央道這个娼婦常曾是个九國販駱駝的听了這話他有个不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来到跟前他嫂子咲道那里没找到姑娘跑了這里

来你跟了我来我和你說話平見襲人都
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找我們
姑娘說句話襲人平見都裝不知道咲說
道什庅話这樣忙我們这里猜謎兒贏手批
子村呢等猜了这个再去処央道說什庅話
你說罷他嫂子咲道你跟我来到那里我
告訴你横竪有句話見処央道我是太太
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咲道姑娘既知道

奈何我快来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他央听說立起身来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劲啐了一口指着他罵道你快着夾那臭嘴離了这里好多着呢什庅好話宋徽宗的鷹䲷子朝的馬都是好画見什庅喜事狀元痘見嚾的漿又滿是喜事怪不的知道成日家羡慕人家的女兒作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

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
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
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已是舅爺了我若不
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
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平兒襲人攔着劝
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愿意不愿意
你也好說不犯着牽三掛四的俗語說当
着家子別說短話姑奶々罵我々不敢还言

这二位姑娘並沒惹着你小老婆長小老
婆短人家撿上怎庅過的去襲人平見忙
道你倒别这庅説他也不是説我們你倒
别牵三掛四的你听見那位太太老爺們
封了我們作小老婆況且我們两个也沒
有爹娘哥〻兄弟在這門子里伏着我們
横行覇道他罵的人自有他罵的我們犯
不着多心外央道他見我罵了他燥了皮沒

的盖臉又拿話挑唆你們兩个幸虧你們
兩个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来他
就挑出這个空兒来他嫂子自覔沒趣睹
氣去了外央氣的还罵平兒襲人劝他一
回方罢了平兒因問襲人道我因為往兩四
姑娘房里瞧我們宝爺去的誰知遲了一
步說是来家里来了我疑惑怎麽不撞遇見
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見他的人

說他沒去我這里正疑惑是出园子去了可巧你從那里来了我一問你也没見看後来他又来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我亦趁听見你兩个說話来了誰知你們四个眼睛沒見我一語未了又听身後咲道四个眼睛沒見你、們六个眼睛竟沒見我三人唬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别个正是宝玉走来襲人先咲道要叫我好找你打

那里来宝玉咲（道）我從四妹〻那里出来迺
頭看見你来了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我
就藏了起來哄你看你腆（你）着頭过去了進
了院子又出来了逢人就問我在那里好
笑只等你到了跟前唬你一跳的後来見
你也藏〻躲〻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
了我掉（回）頭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两个所
以我就遠到你身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

躲的那里了，平見笑道僭們再往後找；去只怕还找出两个人来也未可知宝玉咲道这可再没有了外央已知話俱被宝玉听了只伏在石頭上粧睡宝玉推他咲道这石頭上冷僭們回房里去睡豈不好説着拉起外央来又忙讓平見来家坐吃茶平見和襲人都劝外央走外央方立起身来四人竟往怡紅院来宝玉将方纔的

話俱已听見此時心中自然不快只㸃〻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外边邢夫人因問鳳姐見夗央的父母（在沒有的）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從不大上京他哥〻文翔現在是老太太那边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边漿洗上的頭見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婦来細〻說與他金家

媳婦自是喜欢兴〻頭〻去找夗央指望
一說必妥不想被夗央搶白了一頓又被
襲人平兒說了几句羞惱回来便对邢夫
人說不中用他到罵了我一塲因鳳姐兒
在傍不敢提平兒說了襲人也帮着他搶
白我說了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的主
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罢諒那小蹄
子也没有这庅大福我們也没有这庅大

造化邢夫人听了因說道這又與襲人什広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还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还有平姑娘鳳姐見忙道你不該拿嘴巴子打他回來我一出了門他就挺去了回家來連一个影兒也摸不着他、必定也帮說什広呢金家的道平姑娘没在跟前遠遠的看着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白忖度鳳姐便命人

去快找了他来告訴他我来家了太太也
在这里請他来帮个忙見豐見忙上来回
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請了三四次
他就去了奶〻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
姑娘說告訴奶〻我煩他有事呢鳳姐見
听了方罷故意还說天〻煩他有些什庅
事邢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見上告訴了
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来說南

京的房子还有人看着不只（止）一家即刻叫
上京（金）彩来贾琏回道上次南京信来金彩
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边連棺材銀都賞
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便是活着人事不
醒叫来無用他老婆子又是个聾（聾）子賈赦
听了喝了一声又罵下流囚攮（攮）的偏的你
这么知道还不離了我这里唬的賈璉退
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

候着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
听着一時金文翔来了小么兒們直帶八
二門去隔了五六頓飯的工夫總出来去
了賈璉暫且不敢打听隔了一会又打听
賈赦睡了方總过来至晚間鳳姐兒告訴
他方總明白外央一夜無睡至次日他哥
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命他
出去外央意欲不去又怕賈母疑心只得

勉強出來他奇、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听又許他怎広体面又怎広当家作姨娘外央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奇、無法少不不得回去覆命賈家赦賈赦怒起來因說道我这話告訴你叫你女人向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恋着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宝玉只怕也有賈璉若有此心叫他早；

歇了我要他不来已後誰还敢収此是一
件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将来自無(然)往
外聘作正頭夫妻去(的)叫他細想憑他嫁到
了誰家也难云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
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若不然時
叫他趂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
一句金文翔應了一声是賈赦道你別哄
我还打發你太太过去問允央你們說了

他不意便不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再
依了仔細你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
退云回家也苐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
自已对面說了这話把个外央氣的無話
可回想了一想便說道我便愿意去了須
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他哥嫂听
了只当回想过来都喜之不尽他嫂子即
刻帶了他上来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

媽李紈鳳姐見宝釵等姨妹並外頭的幾
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
趣見呢外央喜之不尽拉了他嫂子到賈
母賈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說把邢夫人
怎庅来說园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說今兒
他奇〻又如何說因為不依方總大老爺
索性說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
憑我到天下這一倡子也跑不出他的手

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着衆
人在这里我这一輩子別說是宝玉便是
宝金宝艮宝天王宝皇帝横竪不嫁人就
完了就是老太太逼我一刀子抹死了也
不能從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先
沒造化該討吃的命伏侍老太太帰了西
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〻去我或是尋
死或是剪了頭髮当尼姑去若說我不是

真心暫且拿話支吾日後再圖別的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着縣子從縣子里頭長疔爛了云来爛化成醬在這里原來他一進来時便袖了一把剪子一面說着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右手就絞衆婆娘了鬟忙来拉住已剪下半綹来了衆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絞得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賈母聽說了氣的渾身亂打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剩

了这広一个可靠的人他們还要来弄計
因見王夫人在傍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
来都是哄我的外頭孝順暗地里盤算我
有好東西也来要有好人也来要剩了这
広个毛了頭見我待他好你們自然氣不
過弄開了他好罷弄我王夫人忙站起来
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反
不好勸的了李紈一听見夗央这話早帶

姨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
有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姨妹自
然也不好辯的宝釵也不便為姨母辯李
紈鳳姐宝玉一概不敢辯这正用着女孩
兒之時迎春老寔惜春小因此窗外听了
一听便走進来陪笑向賈母道这事與太
太什庅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
要收屋里的人小嬸子如何知道便知道

也推不知道犹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
老糊塗了姨太、別笑話我你这个姐、
極教[孝]順我不像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爺
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
他[了]薛姨媽只荅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
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
因又說宝玉我錯怪了你娘你逆[急]広也不
提我着着你娘委屈宝玉笑道我偏着娘

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个不是我娘在
这里不認却推誰去我到要認是我的不
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这也有理你
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
太有年紀了看着宝玉罷宝玉听了忙走
過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他起來
說快起來斷乎使不得終不成替老太太
給我陪不是不成宝玉听說忙站起來賈

母又笑道鳳姐見也不提我鳳姐見道我
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
了賈母听了與衆人都笑道这可奇了倒
要听这不是鳳姐見道誰叫老太太会調
理人調理的水葱見似的怎広怨得人我
幸虧是孫子媳婦我若是孫子我早要了
还等倒这会子呢賈母笑道这倒是我的
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

了賈母笑道这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
罢鳳姐見道等着脩了这陪子来生托生
男人我再要罢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
見放在屋里看你那没臉的公ゝ还要不要
了鳳姐見道璉見不配就只配我和平見
这一对燒胡了的膫子和他混罢說的象
人都笑起来了頭回說大太ゝ来了王夫
人忙迎了出去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来了連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要来打聽信息進了院门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知道待要回去裡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来少不得進

来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已覺得愧悔鳳姐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礙著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邢夫人直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纔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倒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你可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勸兩句都使不得

還由着你老爺的那性兒鬧邢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〻還有什庅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兒賈母道他逼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来是老實人生的多病多痛上〻下〻那不是他操心你一个媳婦雖然幫着也是天天丢了爬兒弄掃箒我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已減了他们兩個就有

些不到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著一點子該要去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麼他就度趁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是這樣他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裡不忽畧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還是天天盤算和你們要東西去我這屋裡有的沒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的我凡百的脾氣性

格咒他還知道些二則他也還投主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指着我和這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奶奶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說什麼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以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福靠連你小嬸媳婦也都省些心我有了這个人便是媳婦和孫子媳婦有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

會子他去了你们美个什庅人来我使你们就美他那庅一個真珠的人来不會説話也無用正互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説去他要什庅人我這裡有錢吽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只這個了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幾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般你来的也巧就去説更要當了説畢命人来請了姨太〻你姑娘们来纔高

興説个話吵怎庅人都散了〻頭們忙荅

应找去了家人忙赶的又来只有薛姨媽

和那了鬟道我纔来了又做什庅去你説

我睡了覺那了頭道好親〻的姨太〻姨

祖宗我們老太〻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

没个朋友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嫌

乏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了

頭你怕什庅不過罵幾句完了説着只得

合這小丫頭子走来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
偺們倒牌姨太太的牌也生偺們一處坐
著別叫鳳姐兒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
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著些兒就是偺們
娘兒四個倒呢還是再添人呢王夫人笑
道可不只四個人鳳姐兒道再添一个人
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
里坐著姨太太的眼花了偺們兩個的牌

都叫他瞧着些兒鳳姐叫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神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道我正要算算今兒該輸多少呢我還想贏呢你瞧瞧場子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賈母下手賈母道鴛鴦之下便是鳳姐鋪下紅毡洗

牌揭么五人起牌鬧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牌已十嚴只等一張二并便遞了暗號與鳳姐〻〻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躕了半晌咲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裡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頭不下来的薛姨媽道我手裡並没有你的牌鳳姐道我回来是要察的薛姨媽道你只管察且發下来我睄〻是張什庅鳳姐便送在薛姨媽

跟前薛姨媽一看是个二爺便咲道我到
不稀罕他只怕老太〻滿了鳳姐聽了忙
咲道我錯了賈母咲的已都住下牌來說你
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道可是
我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己惹的也怨理
伏賈母咲道可是你自己打着你那嘴問
着你自己總是又向薛姨媽咲道我不是
小氣愛贏錢原是个彩頭薛姨媽咲道可

是〻不〻這樣那里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〻愛

錢呢鳳姐正數著錢聽〻這話忙又把錢

穿上了向眾人笑道彀了我的了竟不為

贏錢單為贏彩頭我到底小器輸了就數

錢快收起来罷賈母是規矩鴛鴦代洗牌

因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

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我洗鴛鴦拿起

牌来笑道二奶〻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

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丫頭子把他那
一吊錢都拿過来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擱
在賈母傍邊鳳姐忙笑道賞我罷照數兒
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丫頭小器
不頑兒罷了鳳姐聽說便就起来拉住薛
姨媽回頭指着賈母素日放錢木箱子笑
道姨媽瞧〻那个裡頭不知頑了我多少
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个時辰那裡頭

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得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鬬了老祖宗的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去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眾人笑个不住偏有平兒怕錢不彀又送了一吊來鳳姐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兩次箱子里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里的牌撒了一桌子推

著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
也咲了一回方回来至院门前遇見賈璉
問他太〻在那里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
平兒忙笑道在老太〻跟前呢跟了這半
日還沒動手身呢趁早丟開手罷老太〻生
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〻湊了半日趣
纔畧好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説討老太〻
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

又請了太〻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咲道依我說你竟不過去罷合家子連太〻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眼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与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〻的這會子我打發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著這個拿我生氣罷說著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便跟了過來賈璉

到了堂屋裡往内走時把脚放輕了往里
间探頭只見邢夫人跟在那裡鳳姐眼尖
先瞧見了便使眼色不命他進来又使眼
色与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到了
一碗茶来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
璉不防便沒躲伶俐賈母便问外頭是誰
倒像个小子一伸頭鳳姐忙起身說我也
恍惚看見一个人影兒讓我瞧〻去一面

說一面起身出来賈璉忙進来陪笑道打聽老太〻十四可出门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庅様怎庅不進来又作鬼作神的賈璉笑道見老太〻頑脾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来問〻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庅小心来着又不知是来作耳報神的也不知是来作探子鬼祟〻〻倒唬[illegible]了

我一跳什庅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牌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合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着衆人都咲了鴛鴦笑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賈母也咲道可是我那哩記得什庅抱着背着的提起這些事来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门子作重孫子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了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

五十四年遇着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事还不離了我這裡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說忙退了出來平兒在窗外站着悄悄笑道我說你不聽到底倘在網裡了正說着只見邢夫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搬在我合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沒孝心的雷打的下流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

了幾句你就抱怨了你還不好々的呢這
幾日生氣仔細他抱你賈璉道太々快過
去罷吽我來請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
親出來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
略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含愧自此便等粧
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
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
覓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

歲的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屋內不在話下這里鬧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自此一二日間無話展眼到了十四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寬闊泉石林木樓閣亭軒也有好幾處驚人駭目外面廳上薛潘賈珍賈璉賈蓉

並幾个近族的很遠的也没来賈赦也没
来賴大家內也請了幾个現任的官長並
幾家世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柳湘蓮薛
蟠自上次會過一次已念〻不忘又打聽
他最喜串戲且串的都是生旦風月戲文
不免錯會了意悞認他作个風月子弟正
要与他相交恨没有个引進這一日可巧遇
見無可無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

蓋任了賠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
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此說彼那柳
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
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
吃酒已至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
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
人都悞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
榮與他素習交好故今日請來作陪不想

酒後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心中
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
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咐我纔一進雖
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
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
去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
無干說着便命小廝們到裡頭找一個老
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廝去

了後一盞茶時果見寶玉出来了賴尚榮向寶玉咲道好叔〻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說着已經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小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鍾的坟上去了否湘蓮道怎麽不去前日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坟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的雨水勤恐怕他的坟站不任我背着衆人走到那里去瞧了一瞧果然

又動了一点子回家来就便丢了幾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道怪道呢上月我们大觀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个叫茗烟出去到坟上供他去回来我也问他可被雨冲壞没有他說不但不冲且比上回又新了些我想着不過是這个朋友新築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点兒作不的主行動

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擱就是那个勸的
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人不由我使湘蓮
道這个事也不用你操心外頭有我你只
心裡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我已经打点下
上坟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
沒的積聚縱有幾个錢來隨手就完的不
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省得到了跟前扎
手寶玉道我也正為這个要打發个人找

你〻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〻萍踪浪跡没个一定的去處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个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门去走〻外頭逛个三年五載再回来寶玉聽了忙问這是為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别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

坐著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到好寶玉
想了一想說道既是這樣倒是迴避他為
是只是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
聲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著便滴下淚來
柳湘蓮道自然要辭的你只別和別人說
就是說著便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
罷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
大门前早遇見薛蟠在那里乱嚷乱叫說

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
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礙
着賴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
見他走上來如得了真寶忙趔趄着上來一
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里去了湘
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興
了好歹坐一坐就疼我了憑你有什庅要
緊的事交給哥你只別忙你有這个哥你

要陞官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拉他到避人之處咲道你真心合我好假心和我好呢薛蟠聽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撓也斜着眼忙咲道好兄弟你怎麼问起我這話來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既如此這里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后出來跟到我下處咱們替痛喝一夜酒我那里還有兩

個絶好的猴子從沒出門去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了那里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也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拏真心待你〻倒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獃子怎麽有个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走了我在那裡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门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

夜去薛蟠唉道看了你我還要家作什麼
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门外頭橋上等你
喒们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
再走他们就不留心了薛蟠聽了連忙答
應于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
難熬只拿眼看湘蓮心内越想越樂左一
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便吃了又吃
不覺酒有八九分了湘蓮便起身出來瞧

人不防去了至门命小厮杏奴先家去罷
我到城外就来說畢已跨馬直出北门橋
上等候薛蟠沒頓飯時工夫只見薛蟠騎
着一匹大馬遠遠的赶了来張着嘴瞪着
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乱瞧及至
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曾留
心近處又蹓過去了湘蓮又咲又是恨便
也撒馬隨後跟来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

烟稀少便又圈馬回来再找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珍忙咲道我說你是个再不失信的湘蓮咲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来就不便了說着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就緊々跟来湘蓮見前面人迹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咲道你下来偺们先說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人去的便應誓薛蟠咲

道這話有理連忙下了馬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語未了只聽嘡的一聲頸後好似鐵鎚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己便倒下了湘蓮走上來瞧〻知道他是个慣〔貴〕家不慣捱打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鋪薛蟠先還要掙扎起來又被湘蓮甲

脚尖了　兩点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是
兩家情願你不依只好說為什庅唆出我
来打我　一面說一面乱罵湘蓮道我把你
這瞎眼的你認〻　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
求你還傷我〻　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
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来從背至脛
打了三四十下薛蟠酒早已醒了大半覺
得疼痛難禁不禁有哎喲之聲湘蓮冷笑道

也只如此我只當作是不怕打的一面説
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来朝葦中濘
泥處拉了幾步滚的滿身泥水又問道可
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哼哼湘蓮又
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擂了幾下薛
蟠便乱滚乱叫説肋條折了我知你是正
経人因為我錯聽了傍人的話了湘蓮道
不用拉傍人你只説現在的薛蟠道現在

也沒什麼說的不過是個正經人我認錯了
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哼著
好兄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哎喲一聲道
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哎喲道好
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已
後就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
口薛蟠一面聽了一面皺眉道水髒的很
怎麼喝的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

我唱〻說著只得俯頭向薛蟠下唱了一口猶未嚥下去只聽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臟東西你快吃盡了饒你薛蟠聽了叩頭不迭說好歹積陰功饒我罷這是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樣氣息倒熏壞了我說著丟下薛蟠便牽馬認鐙去了這裡薛蟠見他已去心內方放下又後悔自己不該誤認了人

待要掙挫起來無奈遍体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说恍惚出北门去了薛蟠的小厮们素日是惧他的他吩咐了不許跟去誰還敢找去後来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着小厮们尋踪问跡的直找出北门下轎(橋)一里多路忽見葦坑傍邊薛蟠的馬拴在那里衆人都道可好了有馬必有人

一齊来至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走来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内外滚的似个泥猪一般實蓍心内已猜着幾分了忙下馬命人攙了起来咲道薛大爷天天調情今日識到葦子坑里来了必定是龍王爺也爱上你風流要你招作駙馬去你就碰到龍犄角上薛蟠羞的恨沒地縫兒鑽不進去那里

爬的上馬去賈蓉只得命人赶到關廂里僱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央告又令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復賈珍並方纔的形景賈珍也知被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个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卧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

各自歸家时薛姨媽与寳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问起原故忙赶来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有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駡一回薛蟠又駡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寳釵忙勸道這不是什庅大事不過他们一處吃酒〻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况且咱們家的無

法無天的人所共知媽不過是心疼的原
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々養好了
出门去時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
未必白丟開了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個
人來當着衆人替哥々陪不是認罪就是
了如今媽先當件大事告訴衆人倒顯的
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非今兒偶然
吃了一次虧媽就這樣興師動衆倚着親

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不怕媽又不聽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三個虧他到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廝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禁住小廝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懼怕逃走了薛蟠聽見如

此說了要（亂古漸平）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又到十月因有各舖面夥計內有算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錢行內有一個張德輝年邁自幼在薛蟠當

鋪內攬総家內也有了二三千金的過活
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来曰說起今年依
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
大小兒上来當鋪照管赶端陽前我順路
販些紙劄香料扇來賣除去關稅花消之
可以剩得幾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奪
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着要躲了一
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粧病也不是事

况且我長了這庅大文不文武不武雖說
作買賣究竟我于筭盤從沒拿過地土風
俗遠近道路亦不知道不如我打点幾個
本錢和張德輝逛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
錢也罷且躲々羞去二則逛々山水也是
好的心内意[主]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張德
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
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歡喜但

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到是末事因
此不命他去只説好歹你守着我〻還能
放心些〻況且也不用做買賣等不着這幾
百銀子來用你在家里安分守已的就强似
這幾百銀子了薛蟠主意定了那里肯依
只説天〻又説我不識世事這個也不知
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發恨把些沒要緊的都
斷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學習買賣又不准

我了呌我怎庅樣呢我又不是個了頭把
我悶在家裡何日是個了日況且那張德
輝又是個年高有德的咱们和他是世交
我同他去怎庅得錯我就有一時半刻不
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勸我就是東西貴
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
順利倒不呌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里
私自打点了一走明年發了財回来纔知

道我呢說畢賭氣睡覺去了薛姨媽聽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咲道哥〻果然要經歷正事正是好的了只是他在家里說着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發越發難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罷了這麼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

门幹不得事今年鬧在家裡明年还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就打量着丢了八百一千銀子竟交与他試一試横豎有夥計們幫着也未必好意思哄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助興的人又沒有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怕少不得有了的吃沒了的餓着舉眼無靠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裡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媽聽了思忖半

眗倒是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乖来也好商議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来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着窓子向里千言萬語囑托張德輝照管薛蟠張德輝滿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点行李僱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

盡將此話告訴薛姨媽薛姨媽便和寶釵
香菱並兩了个老年嬷〻連日打点行裝派
下薛蟠之乳父老蒼頭一名當年諳練舊僕
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廝二名主僕
一共六人僱了三輛大車单拉行李使物
又僱四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
養的鉄青大走騾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
畢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

偺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親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门母女兩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来薛姨媽上京帶来的家人不過四五房並兩三個老嬤嬤小了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即日到書房將一

庶陳設玩器並簾幔等物盡行搬了進來
收貯命兩個跟男子之妻一併也進來睡
覺又命香菱將他屋里也收拾嚴緊將门
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既有這些
人作伴不如叫菱姐〻和我作伴去我們
園里又空夜長了每夜作活越多一個人
豈不越更將薛姨媽咲道正是我也忘了原該
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同你哥〻說

文杏又小到三不著两的鶯兒一個人不
彀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了頭来你使寶釵
道買的不知底裡倘或走了眼花了錢事
小沒的淘氣倒是漫〻打聽着有知道来
歷的買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
拾了衾褥粧奩命一個老嬷〻並臻兒送
至蘅蕪苑去然後寶釵和香菱咲向寶釵
道我原要和奶〻說的等大爺去了我和

姑娘作伴去又恐怕奶〻多心說我貪着園裡來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咲道我知道你心裡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個空兒就每日來一淌慌〻張〻的也沒趣兒所以趁着机會越性住上一年我也多個作伴的你也遂個心香菱咲道好姑娘趁着這個工夫你交給我作詩罷寶釵咲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勸你

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裏角門從老太〻起各處各人你都瞧〻問〻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们搬進園來若有提起曰由你只帶口說我帶了進來作伴就完了回来進了園再到各姑娘房里走〻香菱應着後要走時只見平兒忙〻的走来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把他帶了来作伴兒

正要去回你奶〻一聲兒平兒咲道姑娘
說的是那裡話我竟沒話答言了寶釵道
這纔是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里有個住
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聲便是園裡
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倒
门候戶的了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我不
打發人說去了平兒答應著曰又向香菱
道你既來了也不拜一拜街坊鄰舍去寶

釵笑道我正叫他去呢且不必往我們家
去二爺病了在家裡呢香菱答應著去了
先往賈母處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
去了便拉寶釵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的
新文了寶釵道我沒聽見新文曰連日打發
我哥哥出外所以你們這裡的事一概也不
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也沒見平兒笑道
老爺把二爺打了個動不得難道姑娘就

無(没)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
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
来了又是為了什麽事打他平兒咬牙罵
道都是那賈雨村什麽風村(雨村的)半路途中那
裡来的個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認了不
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来今年春天老爺
不知在那裡地方見了幾把舊扇子回家
里看家里所有收着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

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寃家混號兒世人叫他作石獃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他把二爺請了到他家坐着拿出這扇子來略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

画真跡回来告訴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數子説我餓死凍死一千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没法子天天罵二爺没能為已經許他五百銀子先兑銀子後拿扇子羅只是不賣只説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麽法子誰知那雨村没天理的聽見了便説了法子訛他拖個官銀子拿了他到衙

门里去说所欠官銀裹賣家產賠補把這
扇子抄了作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獃子如
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問着二爺説人家
怎麽弄了來了二爺只説了一句爲這点
子小事弄的人家坑家敗產也不筭什麽
誰爲老爺聽了就生了氣説二爺拿話堵
老爺因此這是第一件大的這幾日還有
幾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湊在一處

就打起来了也没拉倒用板子棍子就跕着不知會什庅混打了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這里有一種丸藥上棒瘡的姑娘快尋一丸子給我寶釵聽了忙命鶯兒去要了一丸来与平兒寶釵道既這樣替我問着罷我就不去了平兒答應着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過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

自已便往瀟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歡喜香菱因咲道我這一進来了也得了空兒好歹交教導給我作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咲道既要學作詩你就拜我為師我雖不通大略也還教的起你香菱咲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作了師你可不許膩煩的黛玉道什麼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

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
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奇句連平仄
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香菱咲道怪道我常
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對的極
工的又有不對的又听見說一三五不論
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
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〻疑惑如今、
聽你一說原來這些格調規矩竟是末事

只要詞句新奇為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作不以詞害意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的詩

重簾不捲留香久　古硯微凹聚墨多

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

愛[illegible]學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
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裡有王摩詰
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
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
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
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然
後再把陶淵明應瑒謝阮庾鮑等人的一
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敏伶俐的人不

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听了咲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来我帶回去夜里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鵑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来遞与香菱又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向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与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回至蘅蕪院中諸事不顧只是燈下一首

一首的讀起来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随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吟吟的送了書来又要換杜律黛玉咲道共记得多少首香菱咲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領略些滋味沒有香菱咲道我倒領略些滋味不知可是不是說与你听黛玉道正要講究討论方能長進你且說

來我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必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一聯云

大漠孤烟直　長河落日圓

想來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

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似見了這景的若現再找兩個字換兩個意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

日落江湖白　潮來天地青

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總形容的盡念在嘴里到像有個千觔重的一個橄欖還有

渡頭餘落日　墟里上孤烟

這餘字和上字雖爲他怎麽想來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灣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數棵樹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碧青連雲直上誰知我昨日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着寶釵玉和探春也来了也都入座聽他講詩寶玉咲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會心處不用多聽你說了這兩

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咲道你既説
他這上孤烟好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
套了前人的来我給你這一句瞧瞧更比
這個淡而現成説着便把陶淵明的
　暧暧遠人村　依依墟里烟
翻了出来遞与香菱香菱瞧了点頭嘆賞
咲道原来上字是從依依兩個字上化出
来的寶玉大咲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越

發到學離了你就作起来必是好的探春咲道明兒我補一個東来請你入社香菱咲道姑娘何苦打趣我〻不過是心裡羨慕纔學這個頑罷了探春黛玉都咲道誰不是頑意難道我們是認真作詩呢若說我們認真成了詩出了園子把人的牙還咲倒了呢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議畫兒他們聽

見咱們起詩社來（求）我稿子給他們瞧〻我
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〻誰不是真心嘆
服他們都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問道
這是真話麼寶玉咲道說謊的是那架上
鸚哥黛玉探春听後都道你真〻胡鬧且
別說那不成詩便是成詩我們的筆墨也
不該到外頭去寶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
閣中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人知道

了說着只見惜春打發了人來請寶玉寶玉方去了香菱又逼着換出杜律又央黛玉探春々人出個題目讓我謅去謅了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謅一首未謅成你就作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拿着回來又々苦思一回作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卧

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算賬去你本来獃頭獃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獃子了香菱咲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作了一首先与寶釵看寶釵看了咲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作法你別怕臊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看他是怎麽說香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〻〻看詩只見寫道是

月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〻影團〻詩人助興常思玩野客添愁不忍觀翡翠樓邊懸玉鏡珍珠簾外挂冰盤良宵何用燒銀燭精彩輝煌映畫欄

黛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词不雅皆因你看詩少被他縛住了把這首丢開再作一首只管放開胆子去作香菱听了默〻的回来索性連房也不入只在池邊樹下

或坐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摳地來往
的人都咤異李紈寶釵探春寶玉等聽淂
此信都遠〻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只
見皺眉一回又自己含笑一回寶釵笑道
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嘟〻噥〻直鬧到
五更天後睡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〻就亮
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〻碌〻梳了頭
就找顰兒去一回來了歎了一日作了一

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作呢寶玉咲道
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賦情性
的我们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香菱怎麼人
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
寶釵聽了咲道你能勾像他這苦就好了
學什麼有個不成的寶玉不荅只見香菱
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來了探春咲道
咱们跟了他去看有些意思沒有說著一

齊都往瀟湘館来只見黛玉正拿著詩和

他講究衆人曰何作（傖去）的如何黛玉道自然

等難為他了只是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

了還得另作衆人曰要詩看時只見作的

是

非銀非水映窻寒試看晴空護玉盤淡淡

梅花香欲染絲絲柳帶露初乾只疑殘粉

塗金砌恍若輕霜抹玉欄夢醒西樓人跡

絕客餘猶可隔簾看

寶釵咲道不像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到還使得你看句〻到是月色這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了再遲幾天就好了香菱自為這首妙絕聽如此說自己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說咲便自己走至堦下竹前閒步挖心搜膽耳不傍聽目不別視一時探春隔窗

哄說菱姑娘你閒〻罷香菱怔〻答道閒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韵了衆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真是詩魔了都是顰兒引的他黛玉笑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〻豈有不說的理李紈笑道咱們拉了他往姑娘房里去引他瞧〻画兒叫他醒一醒纔好說著真個出來拉了他過藕香榭至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在床上

歪着睡午覺畫繒立在壁間用紗罩着衆
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
停香菱見畫上有幾個美人曰指着咲道
這一個是我们姑娘那一個是林姑娘探
春咲道凡會作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
罷說着顛咲了一回各自散後香菱滿心
中還是想詩至晚間對灯出了一回神至
三更以後上床臥下兩眼鰥：直到五更

方從朦朧睡著了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
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複騰了
一夜不知可作成了這今見乏了且別吽
他正想著只見香菱從夢中咲道可是有
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寶釵聽了又是可
嘆又是可咲連忙喚醒了他問他得了什庅
你這誠心都通仙了學不成詩還弄出病來
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

宴来原来香菱苦志學詩精血成聚日间不能作出忽於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罷便忙錄出来到沁芳亭只見李紈与衆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来寶釵正告訴他们說他夢中作詩說夢話衆人正笑抬頭見他来了便都爭着要詩看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回亡

石頭記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話說寶釵命香菱拿了詩来至瀟湘館中見衆人正說笑他香菱便上来笑道你们看這一首詩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這作詩的心了說着把詩遞与黛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　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　半輪雞唱五更殘
綠簑江上秋聞笛　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借問　何緣不使永團圓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你是用功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裡一定請了你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著他們是哄自己話還只管問黛玉

寶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丫嬛並幾
個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
姑娘們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
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裡的話你
到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丫嬛
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子都來了還有一
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妹還有一位
爺是薛大爺的兄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

去呢奶々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着一逕去了
寶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々不成李紈也笑
道我們嬸々又上京來了不成他們也不能湊在一
處這可是奇事大家納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
見烏壓々一地的人原來邢夫人之兄嫂帶了
女兒岫烟進京來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
王仁也進京來兩親家一處打幫來走至半路泊船
時正遇見李紈之寡嬸帶着兩個女兒大名李紋

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敘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〻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〻子為婚正欲進京聘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隨後帶了妹〻趕來所以今日會齊來訪投各人親戚於是大家見禮敘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敘些家常

一面收看帶来禮物一面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說忙上加忙李紈寶釵自然和嬸母姐妹叙離別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次後想起衆人皆有親眷獨自己孤单沒个親眷不免又去垂泪寶玉深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罷然後寶玉来到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等笑道你們還不快看人去誰知寶姐姐的親哥哥是那个樣子他這樣伯兄弟形容舉止另是一樣了倒似寶姐姐同胞

一樣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〻是絕
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瞧〻他這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來
了老天〻〻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
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只說現在的這幾个人
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个
賽似一个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
个難道還有幾个不成一面說一面自笑自嘆襲人
見他有了些〻魔意便不自去瞧晴雯瞧了一遍回來

款〻笑向襲人說道你快去瞧〻去老太〻一个侄女
兒寶姑娘一个妹〻大奶〻兩个妹〻倒像一把子四根水
葱兒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著進來了找寶玉因
說咱們的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道正是呢這是
一高興起詩社所以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
件不知他們可學過作詩不曾探春道我才問了
他們雖是他們自謙看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
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襲人笑道說薛

大姑娘的妹〻更好三姑娘看著怎麽樣了探春道果然的話據我看連他姐〻並這些人總不及他衆人聽了又是咤異又咲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裡再瞧好的去我真要瞧〻去探春道老太〻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的已竟逼著太〻認了干女兒了老太〻要養活才剛已経要了寶玉喜的忙問這果然的探春道我幾时說過謊又說道有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也不妨原該多疼女兒些才

是正理明兒十六咱們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丫頭
剛起來了二姐〻又病了才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
姐〻又不大作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幾
天等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偺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
會子大嫂子寶姐〻自然心裡沒有詩興的況且
湘雲沒來顰兒才好了人〻不合式不如等著雲丫
頭來了這幾個新的也熟了顰兒也大好了大嫂
子合寶姐〻心也閒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今邀一滿

社豈不好咱们兩個且去往老太々那裡去聽々除寶
姐々的妹々不算他一定是在咱们家住定了的倘或
那三个要不在咱们這裡住咱们央告着老太々留下
他々们也在園子裡住下咱们豈不多添幾个人越發
有趣了寶玉聽了喜得眉開眼笑忙說道到是你明
白我終久是个糊塗心腸空喜歡一會子都想不到這
上頭說着兄妹兩个一齊往賈母處來薛蝌薛寶
琴给王夫人作干女兒賈母歡喜非常連園中也不

命住晚上跟著賈母一處安歇薛嬸自向薛蟠房
中住下賈母便合邢夫人說你侄女兒也不必家去了
園里住几天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很難這一上京
原仗的是邢夫人与他治房舍帮助今聽如此說豈
不愿意邢夫人便將邢岫烟交与了鳳姐〻〻籌算
得園中姐妹多情性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
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邢岫烟有些不如意的事縱
然邢夫人知道了与自已無干從此後邢岫烟除家

去的日期不算若在大觀園住上一個月鳳姐只照迎
春分例送一分与岫烟鳳姐冷眼敁敪岫烟心腸肵爲
竟不像邢夫人与他的父母一樣却似極穩重可疼的
人因此鳳姐反怜他家貧苦比別的姐妹多疼他些
邢夫人到不大理論了賈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紈
賢惠且輕年守節令人敬服今見他寡嬸來了便
不肯令他外頭去住那李嬸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
執意不從只得帶着李紋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

當下安揀既定誰知保齡侯史鼎又遷委了外任
大員不日要帶了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雲
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另設一處與他住
湘雲執意不肯只要和寶釵一處住因此也就罷
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熱鬧了多少李紈為首餘者
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寶琴
邢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二三個敘起年
庚除李紈年紀最長他十二个人皆不過十六七歲或有

這三個同年或有那五個共歲或有這兩个同月同日
或有那兩个同时同刻所差者是天年時刻月分而已連
他自己也不能記請誰長誰幼一併賈母王夫人及家
中丫嬛也不能細〻分晰不過是姐妹兄弟四个字隨
便乱叫如今看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作詩又不敢
十分囉嗦寶釵可巧来了一个史湘雲那史湘雲又是
極愛說話的那裡禁得起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
發高了興沒晝沒夜高談闊論寶釵因咲道我

實在的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家只管拿着詩作正緊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不守本分的一个香菱愛學詩偏又添了你這話口袋了滿嘴裡說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沉鬱韋蘇州之雅淡又怎麼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放着現成的兩个詩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作什麼湘雲听了忙咲問道現在是那兩个好姐姐你告訴我寶釵咲道獃香菱之心苦瘋湘雲之話多湘雲香菱二人听

了都笑起来正說着只見寶琴来了披了一領斗
蓬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這是那里的寶
琴笑道因下雪珠兒老太々找了這件給我的湘雲
上来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来是孔雀毛織的湘
雲笑道那里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作的
可見老太々疼你了這樣疼寶玉也没給他穿寶釵
道真俗語說各人有緣法我也再想不到他這會
子来既来了又有老太々這麼疼他湘雲道你除了

在老太〻跟前就往園子裡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
喝到了太〻屋裡若太〻在屋裡只管和太〻說笑多
坐一會無妨若太〻不在屋裡你别進去那裡人多心壞
都是要害咱們的說的寶釵寶琴鶯兒等都笑了寶
釵笑道說你没心卻又有心雖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
們這琴兒就有些像天〻說認我作親姐〻我今兒竟
叫你認他作親妹〻罷湘雲又瞅了寶琴半日笑道
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别人穿了實在不配正說着

只見琥珀走来笑道老太〻說了叫寶姑娘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麽樣就怎麽樣要什麽東西只管要去別多心寶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里来的這段福氣你到去罷仔細我們委曲着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之間寶玉黛玉都進来了寶釵猶自嘲笑湘雲道寶姐〻你這話雖是頑話却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惱的再沒別人就只是他口裡說手

指著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到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著又指黛玉湘雲便不則聲寶釵忙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〻和他的妹〻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利害那里還惱你信雲兒說謊他的那嘴有什麼實據寶玉素習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且尚不知近日寶釵合黛玉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番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竟與寶釵

之語相符心中悶〻不解因想他兩个素日不是這樣的如今看来更比他人好似十倍又見林黛玉赶著寶琴叫妹〻並不提名道姓真是親妹〻一般那寶琴年輕心熱且本性聰敏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概人物已知又見諸姐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和姐〻們都和契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林黛玉是个出類拔萃的便更与黛玉親敬異常寶玉看著只見暗〻的納悶一时寶釵姐妹往薛姨媽房

内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林黛玉回房歇息寶玉便找了黛
玉來咲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几回說了
取笑你還惱這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
你講〻我聽〻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回咲道你念
出來我聽〻寶玉笑道那鬧簡上有一句說的最好
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句最妙孟光接了梁
鴻案這七个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為他這是幾时
三个字問的有趣是幾时接了你說〻我聽〻黛玉

聽了也禁不住笑起来因笑道這原問的好寶玉道先時只疑我如今你也沒得說我反落了單黛玉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酒令起連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細告訴寶玉寶玉方知緣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来是從小兒家口沒遮攔上就接了案了黛玉因又說起寶琴来想起自己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又忙勸道這又自尋煩惱了你瞧瞧今年

比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〻的你必是
自尋煩惱哭一會子才算完了這一天的事黛玉含
泪道近来我只覺心酸眼淚却像比舊年少了些的
心裡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
心裡疑惑的豈有眼泪會少的正說着只見他屋裡
的小丫頭子送了猩〻毡斗蓬来又說大奶〻才打發
人来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作詩呢一語未了
只見李紈的丫頭走来請黛玉寶玉便隨着黛玉同

往稻香村来黛玉換上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紗面白狐皮裡鶴氅束一條青金閃緞雙環四合如意八寶堆成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来只見衆姐妹都在那裡都是一色大紅猩〻毡与羽毛緞的斗蓬獨李紈穿一件青哆囉尼對襟褂子薛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羓絲的鶴氅邢岫烟仍是家常舊衣一時史湘雲来了穿著賈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裡

子裡外發燒大褂子頭上戴着一頂挖雲鵞黃片金
大紅猩々毡昭君套又圍着大貂鼠風領寳玉先咲
道你們瞧孫行者来了他一般的也拿着雪褂子故
意粧出个小騷達子来湘雲咲道你們瞧我裡頭打
扮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裡頭穿着半新
的靠色三廂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綉龍窄褙小袖
掩衿銀鼠短襖裡面短々的一件水紅粧緞狐肷褶
子腰裡緊々束着一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宫縧脚

下也穿著鹿皮小靴越顯的蜂腰猿背鶴勢螂形近之

拳譜中有坐馬勢便似螂之蹲立昔人愛輕捷便閒暇取一螂覌其仰頭豈胸之勢今四字無出處却寫畫矣

衆人都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了些湘雲笑道快商議作詩我聽是誰的東家李紈道我的主意想來昨兒的正日已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可巧又下雪不如偺們大家湊個社又給接風又可以作詩你們意思怎麼樣寶玉先道這話狠是只是今日晚了若到明兒晴

了又無趣衆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
的也夠賞了李紈道我這裡雖好又不如蘆雪廬好
我已竟打發人籠地炕去了咱們大家擁炉作詩老
太〻想來未必高興況且咱們小頑意兒單給鳳了
頭个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夠了送到
我這裡来指着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不算外咱
們裡頭二了頭不算四了頭告了假不算你們四分
送了来我包揔五六兩銀子也儘夠了寶釵等一齊

庭諸因又擬題限韻李紈笑道我心裡自已定了等
到明日臨期橫豎知道說畢大家又閒話了一回方
往賈母處來本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寶玉因心裡
記罣著這事一夜沒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來掀
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窗尚掩只見光輝奪目心裡早
已籌躕起來暴怨是晴了日光已出忙起來揭起窗
屜從玻璃窗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
的工夫雪下的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綿扯絮一般

一般寶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人來盥洗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皮襖子罩一件海龍皮小鷹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金簑戴了金藤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芦雪廬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遠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裝在玻璃盆內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順着山腳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拂鼻回頭一看却是妙玉門前櫳翠庵中有十數株紅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顯得精

神好不有趣寶玉便住了脚細〻的賞玩一回方欲
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着傘走来是李紈打
發了請鳳姐的人寶玉来至芦雪廬只見了鬟婆子
正在那裡掃雪開逕原来這芦雪廬蓋在傍山臨水
河灘之上一帶九間茅簷土壁槿籬竹牖推窗便可
垂釣四面皆是芦葦掩覆一條去逕逶迤穿芦渡葦
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衆了嬛婆子見他披簑戴
笠而来都笑道我們才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果然

拿了姑娘們吃了飯才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
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見探春從秋爽齋出來圍
著大紅猩氈斗篷戴著觀音兜扶著一個小丫嬛後
面一個媳人打著一把青紬油傘寶玉知他往賈母
處去遂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
琴正在裡間房內梳洗更衣衆姐妹來齊寶玉只嚷
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擺上飯時頭一樣菜便是
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的人的藥

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們吃不得今兒另
外有新鮮鹿肉你們等着吃衆人答應了寶玉却等不
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飯就著野雞爪韲忙忙的咽完
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顧
吃了便叫留著鹿肉與他們晚上吃鳳姐忙說還有
呢方才罷了史湘雲便悄悄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鹿
肉不如偺們要一塊自已拿了園裡弄着又頑又吃
寶玉聽了巴不得一聲兒便真合鳳姐要了一塊命

婆子送入園去 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芦雪廬来
聽李紈出題限韵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黛玉咲道
他兩個再到不了一處若到一處生出多少故事来這
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 正說着只見李嬸也走
来看熱鬧因咲向李紈道怎麼一个帶玉的哥兒和那
一个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淨清秀之女又不少吃
的他兩個在那里商議著要吃生肉呢說的有来有
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衆人聽了都咲道了

不得快拿了他兩個來黛玉咲道這可是雲丫頭鬧
的我的卦再不錯李紈等忙出來看找着他兩個說
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々那裡去
吃去那怕吃一隻生鹿撐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麼大
雪怪冷的替我作禍呢老婆子們拿了鐵爐鐵叉鐵
絲幪來李紈道仔細割了手不許哭說着同鳳姐打
發平兒來回覆不能來為發放年例正忙湘雲見了
平兒那裡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素日跟着鳳姐

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曰此褪去手上的鐲子三个人圍著火平兒便要燒三塊吃那邊寶釵黛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為異寶琴等及李嬸深為罕異事探春与李紈等商議定了題探春道你聞香氣這里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著也找了他們來李紈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們還吃不勾湘雲一面吃一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才有詩若不是這腥羶肉今兒斷不能作詩說着只見寶琴披着鳧靨

面裏站在那里咲湘雲咲道傻子你来嚐〻寶琴咲
說怪贜的寶釵咲着你嚐〻却好吃的你林姐〻弱
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寶琴听了便過去吃了
一塊果覺好吃便也吃起来一時鳳姐打發了頭来
吽平兒〻〻說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去罷小了頭
去了一时只見鳳姐也被了斗蓬走来咲着吃這樣
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着也湊在一處吃起来黛玉
笑着那里找這羣花子去罷了〻〻今日蘆雪庵遭

劫生生被雲了頭作賤了我為芦雪廬一哭湘雲咲道你知什庅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假清高最可厭我們這會子腥羶大吃大嚼回來却是錦心綉口寶釵咲道你回來若作的不好了那肉掏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芦葦子揌上些以完此劫說着吃畢洗浴了一回平兒帶鐲子時却少了一個左右前後乱找了一番踪跡全無衆人都咤異鳳姐兒咲道我知道這鐲子的去向你們只管作詩去你們也不用

我只管前頭去不出三日包管有了說著又問你們
今兒作什麼詩老太太說離年又近了正月裡還該
作些灯謎兒大家頑笑才是衆人聽了都咲道可是
到忘了如今趕著作幾个好的預備著正月裡頑說
著一齊來至地炕屋内只見杯盤菓菜俱已擺齊墻
上已貼出詩題韵脚格式來了宝玉湘雲二人忙看
時只見題目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韵
後面尚未列次序李紈道我不大會作詩我只起三

句雖然後誰先得了誰先聯寶釵是到底分个次序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五十回

蘆雪廬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創製春燈謎

話說薛寶釵道到底分个次序讓我寫出來說著便令衆人拈鬮爲序𢘆首恰是李氏鳳姐道既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衆人都笑道更妙了寶釵便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一个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講与他聽鳳姐想了半日咲道你們別咲話我〻只有了一句

粗話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眾人都笑道越粗越好你說了就只管幹政[正]事去罷鳳姐笑道我想下雪必刮北風昨夜聽見一夜的北風我有了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可使得眾人聽了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正是會作詩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與後人就是這句為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李嬸平兒又吃了兩杯酒方去了這裡李紈寫了

一夜北風緊

自己聯道

開門雪尚飄

入泥憐潔白

香菱道

匝地惜瓊瑤

有意榮枯草

探春道

無心飾萎苕

價高村釀熟

李綺道

年稔府粱饒

葭動灰飛管

李紋道

陽回斗轉杓

寒山已失翠

岫烟道

凍蒲（浦）不聞潮

易掛疎枝柳

湘雲道

難堆破葉蕉

麝煤融寶鼎

寶琴道

綺袖籠金貂　光奪窗前鏡　琴志唐皇

黛玉道　香粘壁上椒　斜風仍故々

寶玉道　清夢轉聊々　何處梅花笛

寶釵道　誰家碧玉簫　鰲愁坤軸限　釵全寫忘

李紈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寶釵命寶琴續聯只

見湘雲趂来道
龍鬭陣雲銷　野岸廻孤棹
寶琴已站起道
吟鞭指灞橋　賜裘憐撫戍
湘雲那里肯讓人且别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挺身的說道
加絮念征徭　坳垤審夷險
寶釵連聲讚好也便聯道

枝柯怕動搖　皚皚輕趂步

黛玉忙聯道

翦翦舞隨腰　煑芋成新賞

一面說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正看寶釵寶琴黛玉三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里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方聯道

撒鹽是舊謠　葦蓑猶泊釣

湘雲笑道你快下去你不中用到耽擱了我一句只

聽寶琴聯道

林斧不聞樵　伏象千峯凸

湘雲忙聯道

盤虵一逕遙　花緣經冷聚

寶釵与衆人又忙讚好探春聯道

色豈畏霜凋　深院驚寒雀

湘雲正渴了忙的吃茶已被岫烟聯道

空山泣老鴞　堦墀隨上下

湘雲忙丟下茶盃忙聯道

池水任浮漂　照耀臨清曉

黛玉聯道

繽紛入永宵　誠忘三尺冷

湘雲忙聯道

瑞釋九重焦　僵臥誰相問

寶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　天機斷縞帶

湘雲又忙道

海市失鮫綃

林黛玉不容他道出接着便道

寂寞封臺榭

湘雲忙聯道

清貧怀簞瓢

寶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冰漸沸

湘雲見這樣自為得趣又是咲又忙聯道

煮酒葉難燒

黛玉也笑道

沒帚山僧掃

寶琴也咲道

埋琴稚子挑

湘雲咲的彎腰又忙念了一句衆人問道到底說的是什麼湘雲喊道

石樓閒睡鶴

黛玉咲的握着胸口高聲嚷道

錦罽暖親猫

寶琴也忙咲道

月窟翻銀浪

湘雲忙聯道

霞城隱赤標

黛玉忙咲道

沁梅香可嚼

寶釵笑称好也忙聯道

淋竹醉堪調

寶琴也忙道

或濕鴛鴦帶

湘雲忙聯道

晴凝翡翠翹

黛玉又道

無風仍脉脉

寶琴又忙咲聯道

不雨亦瀟瀟

湘雲伏着已咲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顧作詩看着也只是咲黛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有才窮力盡之時我聽你還有什麽舌根嚼了湘雲只伏在寶釵懷裡笑个不住寶釵推他起來道你有本事把二蕭韻全用了我才伏你湘雲起身咲道我也

不是作詩竟是拚命呢眾人嘆道到是你說罷探春
早已料定沒有自已聯的了便是寫出來曰此說還
沒收住呢李紈聽了接過來便聯了一句道

欲誌今朝樂

李綺又收了一句

憑詩祝舜堯

李紈道勾了勾了雖沒作完了韻腳的字若生扭用
了倒不好了說著來大家細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

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紈笑道逐句
評去都還一氣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
原不會聯句只好就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沒有社裡
就待你的又說韻險了又整誤了又不會聯句了今
日必得罰你我才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趣我要折
一枝來插瓶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取
一枝來眾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趣寶玉又樂為答
應著便要走湘雲黛玉一齊說道外頭冷的很你且

吃一盃酒再去于是湘雲早執起壺來黛玉遞了一个大盃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這酒你要取不來加倍罰你寶玉忙吃一杯冒雪而去李紈命人好々跟着黛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了不得了李紈点頭道是一面命丫嬛將一个美女聳肩瓶拿來貯了水准備插梅因又笑道回來該咏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作一首寶釵忙道今日斷乎不容你再作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閒着也沒趣回來還罰寶玉

他說不會作聯句如今就叫他自己作去黛玉嘆道
這話狠是我還有個主意方才聯句不夠莫若揀那
聯的少的人作紅梅寶釵笑道這話是極方才邢李
二位曲才且又是客琴兒和顰兒雲兒三个人也搶
了許多我们一概都別作只讓他三个作才是李紈
因說綺兒也不大會作還是讓琴妹〻罷寶釵只得
依允又想此刻二玉已會不見賜居又道就用紅梅花
三个字作韻每人一首七律邢大妹〻作紅字你们

李大妹〻作梅字琴兒作花字李紈道饒過寶玉去
我不服湘雲忙道有个好題目命他作衆人問何題
湘雲道命他作訪妙玉乞紅梅豈不有趣衆人聽了
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寶玉嘻〻的捧了一枝
紅梅進来衆丫嬛忙接过揷入瓶內衆人都笑稱謝
寶玉笑道你們如今賞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
呢說着探春早已遞過一鍾煖酒来衆丫嬛上来接
了蓑笠彈雪各人房中丫嬛都添送衣服来冬月午

後景況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李紈命
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硃橘橙子欖橄
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去湘雲且告訴寶玉
方才的詩題又催寶玉快作寶玉道好姐〻妹〻們
讓我自己用韻罷別限韻了眾人都說隨你作去罷
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二尺
來高傍有一橫枝縱橫而出約有五六尺長其間小
枝分岐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

花吐胭脂香欺蘭蕙一篇紅梅賦人各稱賞誰知邢岫烟李紋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出眾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是

咏紅梅花得紅字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紅　冲寒先喜笑東風

魂飛庾嶺春難辨　霞隔羅浮夢未通

綠萼添粧融寶炬　縞仙扶醉跨殘虹

看來豈是尋常色　濃淡由他冰雪中

咏紅梅花 得梅字

白梅懶賦賦紅梅
凍臉有痕皆是血
誤吞丹藥移真骨
江南[北]江北[南]春燦爛

咏紅梅花 得花字

疎是枝條艷是花
閒庭曲檻無餘雪

李紋

逞妍[艷]先迎醉眼開
酸心無恨已成灰
偷下瑤池脫舊胎
寄言蜂蝶莫疑猜

寶琴

春妝兒女競奢華
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夢冷隨紅袖笛　遊仙香泛絳河槎

前身定是瑤台種　無復相疑色相差

衆人看了都咲稱賞一番又指末一首說更好寶玉見寶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黛玉湘雲二人斟了不杯酒齊賀寶琴寶釵咲道三首各有各好你們兩个天々提弄厭了我如今又提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忙道我到有了才一看見這三首又嚇忘了等我再想湘雲聽說便拿了一支銅火箸擊

著手炉咲道我擊鼓了若鼓绝不成的又要罰寶玉咲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筆来咲道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下便咲道一鼓绝寶玉咲道有了你寫衆人聽他念道

　　酒未開罇句未裁

黛玉寫了摇頭咲道起的平〻湘雲又道快著寶玉笑道

　　尋春问臘到蓬萊

黛玉湘雲却点頭而笑有些意思了寶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為乞嫦娥檻外梅

黛玉寫了又摇頭說湊巧而已湘雲忙催二鼓寶玉又笑道

入世冷挑紅雪去　離塵香割紫雲來

槎枒誰惜詩肩瘦　衣上猶沾佛院苔

黛玉寫畢湘雲大家才評論時只見幾个丫鬟跑進来道老太太来了衆人忙迎出来大家又笑道怎麽

這等高興説着遠〻見賈母圍了大斗蓬戴着灰鼠
煖兜坐着小竹轎打着青紬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
个媳婦人都是打着傘擁轎而來李紈等忙往上迎
賈母命人止説只站在那里就是了來至跟前賈母
笑道我瞞着你太〻和鳳丫頭來了大雪地下我坐
這个無妨没的他呌娘兒兩个蹈雪衆人一面上前
接斗蓬攙扶着一面答應着賈母來至室中先笑道
好俊梅花你們也會樂我來着了説着李紈早命拿

了一个大狼皮褥子铺在当中贾母坐了因笑道你们只管照旧顽笑吃喝我因为天短了不敢睡中觉抹了一会牌想起你们来了我也来凑个趣儿李纨早又捧过手炉来探春另拿了一付杯筯来亲自斟了暖酒奉与贾母〻〻便领了一口问那个盘子里是什么东西众人忙捧了过来回说是糟鹌鹑贾母道到罢了撕一点子腿来李纨忙答应了要水洗手亲自来撕贾母又道你们仍旧坐下说笑我听又命

李纨你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没来的一樣才好不然我就去了眾人聽了方依次坐下只李紈挪到儘下邊賈母因问作何事了眾人便说作诗賈母道有作诗的不如作些燈謎大家正月裡好頑的眾人答应了说笑了一回賈母便说這里潮湿你们别久坐仔細受了湿潮因说你四妹々那里煖和我们到那里瞧々他的画兒趕年可有了眾人笑道那里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有了賈母道這还了得他

竟比盖這園子還費工夫了說着仍坐了竹椅轎大
家圍隨着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東西兩邊皆
有過街门々楼上裡外皆嵌着石頭匾如今進的是
西门向外的匾上刻着穿雲二字向裡的匾上刻着
度月兩字來至當中進了向南的正门賈母下了轎
惜春已接了出來從裡邊遊廊過去便是惜春卧房
门斗上有煖香塢三字早有幾个人打起猩紅氈簾
只覺温香拂臉大家進入房中賈母並不歸坐只问

画在那里惜春曰笑回天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澁不
潤画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来賈母笑道我年下就
要的你别托懶兒快拏出来給我快画 一語未了忽
見鳳姐兒披著紫羢羯褂嘻嘻的来了口内説道
老祖宗也不告訴人私自就来了呼我好找賈母見
他来了心中自是歡喜道我怕你們冷着了所以不
許人告訴你們去你真是個鬼靈精兒到底找了我
来孝敬也不在這上頭鳳姐笑道我那裡是孝敬的

心找了来我因為到了老祖宗那里鴉沒雀靜的问
小丫頭子們他又不肯説叫我找到園里来我正疑
惑忽然又来了兩三个姑子我心裡才明白了那姑
子是来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銀子老祖宗年下的
事也多一定是躲債来了我趕忙问来了那姑子果
然不錯我連忙把年例給了他們去了如今来回老
祖宗債主已去不用躲着了已預備下稀嫩的野鷄
請用晩飯去再遲一會就老了他一行説衆人一行

咲鳳姐也不用等賈母説話便命人抬過轎子来賈母咲着扶了鳳姐手仍上轎帶着衆人説咲出了夾道東门一看四面粉粧銀砌忽見寳琴披着鳧靨裘站在山坡上遥等身後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衆人都咲怪道少了两个人他都在這裡等着還弄梅花去了賈母笑道你們瞧這雪坡上配上他這人品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樣梅花像个什麼衆人都笑道就像老太々屋裡掛的仇十洲画的艷雪圖

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勾
這樣好一語未了只見寶琴身後又轉出一个披大
紅猩〻毡的人来賈母道那又是那个女孩兒衆人
笑道我們都在這裡那是寶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
發花了說話之間来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寶
玉笑道向寶釵黛玉等說我才到了櫳翠庵妙玉每
人送你們一枝梅花我已竟打發人送去了衆人都
笑說你費心說話之間已出了園門来至賈母房中

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一會忽見薛姨媽也來了說
好大雪一日也沒過來望候老太〻今日老太〻到高
興正該賞雪才是賈母笑道何曾不高興了我找了
他们姐妹去頑了一會子薛姨媽笑道昨日晚上我
原想著今日要合我們姨太〻借⊖園子擺兩桌粗
酒請老太〻賞雪的又見老太〻安息的早我聽見
女兒說老太〻心下不大爽快因此今日也沒敢驚動
早知如此我正該請賈母笑道這才是十月里頭場

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呢再破費不遲薛姨媽咲道
果然如此筭我的孝心虔了鳳姐咲道姨媽仔細忘
了如今先稱五十兩銀子交給我々收着賈母道既
這麼說我合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雪的日我粧心
里不快混過去了姨太々更不用操心我合鳳姐（丫頭）到
得了實惠鳳姐將手一拍咲道好極了這和我的主
意一樣衆人都咲了賈母咲道呸沒臉的就順着竿
子往上爬你不說姨太々是客在咱們家受屈我們

該請姨太〻才是那里有破費姨太〻的理不這樣
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銀子真不害臊鳳姐笑道
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若鬆呢拏
出五十兩來就合我分這會子估量著不中用了翻
過來拏我作法子說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我也不
和姨太〻要銀子我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
祖宗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算
是罰我个包攬閑事這可好不好話未說完衆人已

咲倒在炕上賈母曰又說及寶琴雪下折梅比画還
好又細问他的年庚八字並家内的景况薛姨媽度
其意思大約是要与寶玉求配薛姨媽心中固也遂
心只是已許過梅家了曰賈母尚未明說自已也不
好擬定遂半吐半露告賈母道可惜這孩子沒福前
年他父親就沒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到多跟着他
父親四山五岳都走過了他父親且好樂的各處曰
有買賣帶着家眷這一省逛一年那一省逛半年所

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這里把他許
了梅翰林的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如今
他母親又是痰症鳳姐也不等說完便嗐聲跺脚的
說偏不湊巧我正要作个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
母咲道你要給誰作媒呢鳳姐咲道老祖宗別管我
心里看准了他兩个都是一對如今已許了人說也
無益不如不說罷了賈母已知鳳姐之意聽見已有
了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閒話一會方散一宿無

話次日雪晴飯後賈母又親囑惜春不管冷煖你只
画去趕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罷了第一要緊把昨日
琴兒和丫頭梅花照模照樣一筆别錯快〻添上惜
春聽了雖是為難只得應了一时衆人都來看他如
何画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咲向衆人道讓他自已思
去僧們且說話兒昨日老太〻只叫作灯謎兒我和
綺兒紋兒睡不着我就編了兩个四書上的他兩个每
人也編了兩个衆人聽了都咲道這到該作的先說

了我們猜〻李紈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四書一句
湘雲接著就說在止於至善寶釵笑道你也想一想
世家傳三字的意思再猜李紈笑道再想想黛玉笑道
哦是了雖善無徵衆人都笑道這句是了李紈又道
一池青草〻何名湘雲又忙道這一定是蒲芦也再
不是不成李紈又道（說）這難為你猜紋兒的是水向石
邊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問可是山濤李紋笑
道是李紈又道綺兒是個螢字打一個字衆人聽了

半日寶釵咲道這个意却深不知可是花字李紈咲
道恰是了衆人道萓与花何干寶玉咲道這妙的很
萓可不是草化的衆人會意都咲了説好寶釵道這些
雖好不合老太〻的意不如作些淺近的俗物才是
湘雲想了一想咲道我編了一支点絳唇却真是个
俗物你們猜〻説着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游戲真
何趣名利猶虚後事總難繼衆人都不解想了半日
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

人的寶玉笑道都不是我猜著了必定是耍的猴兒湘雲笑道正是這个了衆人道前頭都好末後一句怎麽解湘雲道那一个耍的猴兒不是剁了尾巴去的衆人聽說都笑起來說偏他編个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李紈道昨日姨媽說琴妹妹是个見世面多的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該編謎兒正用的著你的詩且又好何不編幾个我們猜一猜寶琴聽了点頭含笑著去尋思寶釵也有了一个念道

鏤檀鍥梓一層層　豈係良工堆砌成

雖是半天風雨過　何曾倒得梵鈴敲　打一物

衆人猜時寶玉也有了一个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　琅玕節過謹隄防

鸞音鶴信須凝眄　好把噓唏達上蒼　打一物

黛玉也有了一個念道

騄駬何勞縛紫繩　馳城逐塹勢猙獰

主人指示風雷急　鰲背三山獨立名　打一物

石頭記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乱用虎狼藥

话说衆人闻聽寳琴將素習经過各省的古跡為題作了十首懷古绝句内隐十物皆说這是自然新巧都爭着看时只見寫的

赤壁懷古其一

赤壁沉埋水不流　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　無限英雄在內遊

交趾懷古 其二 馬援立銅柱處

銅鑄金鏞振紀綱　聲傳海外播戎羌

馬援自是功勞大　鉄笛無煩説子房

鍾山懷古 其三 即孔稚圭北山移文處

名利何曾伴汝身　無端被詔出凡塵

牽連大抵難休絕　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其四

壯士須防惡犬欺
三齊定位蓋棺時
寄言世俗休輕鄙
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其五

蝉燥鴉栖轉眼過
隋堤風景近如何
只緣占得風流號
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其六

衰艸閑花映淺池
桃枝桃葉總分離
六朝梁棟多如許
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其七

黑水茫々咽不流　冰弦撥盡曲中愁

漢家制度誠堪嘆　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其八

淺淡梨雲壓靚粧

寂寞脂痕漬汗流　溫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遺得風流跡　此日衣衾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其九

小紅骨賤最身輕　私掖偷攜強撮成

雖被夫人時帶起　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其十

不在梅邊在柳邊　箇中誰拾畫嬋娟

團圓莫聽春香到　一別西風又一年

眾人看了都稱奇道妙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是史鑑上的後二首都無考據我們也不懂不如另作兩首為是黛玉道這寶姐〻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這兩首雖於史鑑上無考據你們雖不曾看這些〻外

傳難道連兩本戲也沒看見過麽那三歲孩子也知道何況我們探春便道這話正是李紈又道況且他原是過這个地方的這兩件雖無考據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故意弄出這个古跡來以愚人的如那年上京的時節單是關夫子的坟到見了三四处關夫子一生事業皆是有寔據的如何又有許多坟自然是後人敬愛他生前為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

故多自古来有些名望故就不少無考的古跡更多如這兩首雖無考凡説書唱戲求的籤上皆有批注老小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識的况且又不是看西廂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這竟無妨只顧留着寶釵聽説方罷了大家積了一回皆不是冬日天短不覺又是前頭吃晚飯之時一齊前来吃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説襲人的花自芳進来説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兒他来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

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鳳姐命他酌量去辦理鳳姐荅應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又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出门的媳婦傳一个你兩個人再帶兩个小丫頭子跟了襲人去外頭派四个有年紀跟車要一輛大車你們帶着要一輛小車給了頭們坐周瑞家的荅應了纔要去鳳姐又道那襲人是省事的你告訴說我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

太〻教包一包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〻的手炉也
拿好的臨走时叫他先来我瞧〻周瑞家的荅应去
了半日果然襲人穿帶来了两个了頭與周瑞家的
拿着手炉衣包凤姐看襲人頭上戴着几支金釵珠
釧到華麗又見身上穿着桃红刻絲銀鼠襖子葱緑
盤金彩綉綿裙外面穿着青緞灰鼠掛凤姐笑道這
三件衣裳都是太〻賞你的到是好的但只這褂子
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该穿一件大毛的襲人

笑道太〻就只給了這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趁年下再給大毛的還沒有得呢鳳姐笑道我到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出得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罷先給你罷等太〻年下給你做的時節我再做罷只當你還我一樣衆人都笑道奶〻慣会說這話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〻不知背地裡賠墊了多少東西真〻賠得是說不出來的那里又和太〻算去偏這会又說這小氣話鳳姐笑道太〻那裡想到這些

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再不照看也是大家的体面
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衆人打扮体統了寧可我
得个好名也罷了一个一个像燒火了頭的撣子是
的人先笑話我說我當家到把个人弄花子來了
衆人聽了都嘆說誰是奶奶這樣聖明在上体貼太太
在下又疼顧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
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拿出來与了
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个彈墨花綾水紅紬裡的夾

包袱裡面只包著兩件舊綿緞袄与皮褂鳳姐又命
平兒把一个玉色紬裡哆囉呢包袱拿出来又命包
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拿了出来一件是半旧大
紅猩毡一件是半舊大紅羽紗襲人道一件就當不
起了平兒笑道你拿這猩猩毡的就是大紅衣裳映
著大雪好不齊整他穿著那件旧毡斗蓬越發顯的
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
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个还花不勾

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衆人嘆道這都是奶〻素日
孝敬太〻疼爱下人若是奶〻素日是小氣的只以
東西爲事不顧下人的姑娘那裡還敢這樣了鳳姐
嘆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就是他知三分罷了說着
又囑付襲人道你媽若好了就罷若不中用了只管
住着打發人來回我〻再打發人給你送鋪蓋去可
別使他们的鋪蓋和梳頭家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
你们自然知道這裡的也不用我吩咐周瑞家答應

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里招呼他們的人迴避若住
下必是另要兩間房的說着跟了幾人出去又吩咐
預備燈籠坐車往花自芳家來不在話下這里鳳姐
又將怡紅院的嬷嬷喚了兩個來吩咐道襲人只怕
不來家你們素日知道那大丫頭們那兩个知好歹
派出來在寶玉屋裡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着別由
着寶玉胡鬧兩个嬷嬷去了一時來回說派了晴雯
和麝月在屋裡我們四个輪流管上宿的鳳姐聽了

点頭又説道晚上催他早睡早上催他早起老嬷々
答應了自回園子一時周瑞家的帶了信来回
鳳姐襲人々母業已挺床不能回来鳳姐回明王夫
人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盖粧奩寶
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点妥當送去之後晴雯麝
月咲道你今兒别粧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
雯道等你們都去盡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
且受用一日麝月咲道好姐々我鋪床你把穿衣鏡套

了放下来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説着便去与寶玉鋪
床晴雯喝了一聲笑道人家纔坐暖和了你就来鬧
了此時寶玉正坐着納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
活忽聽見如此説便自己起身出去進来笑道你們
煖和罷都完了晴雯笑道終久暖和不成我想起来
湯婆子還沒拿来呢麝月道這難爲想着他素日不
要湯婆子咱們那里薰籠上暖和比不得那屋炕冷
今兒可以不用寶玉笑道這个話你們都在上頭睡

了我這外邊沒个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睛雯道
我是在這里睡麝月往他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已
二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灯燒香伏侍寳玉睡下
二人方睡睛雯自在薰籠上麝月便在煖閣內外邊
至三更以後寳玉睡夢中叫了襲人兩聲無人答應
自已醒了想起襲人不在家也好咲起來睛雯已醒
因叫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旁邊不知道真
是挺死尸的麝月翻身打个哈氣笑道他叫襲人与

我什庅相干因問做什庅寶玉說道要吃茶麝月忙起来单穿紅紬小棉袄寶玉道披了我的袄兒再去仔細冷着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着起夜的一件貂頦襔襟煖袄披上下去向盆内洗々手先倒了一鍾温水拿了大漱盂寶玉漱了一口然後纔向茶桌上拿了茶碗先用温水濄了向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与寶玉吃了自己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々也賞我一口兒麝月笑道一發上臉兒了晴雯

道將妹〻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一夜如何麝月
聽說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与他吃過麝月
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着話兒我出去走〻回来晴
雯笑道外頭有个鬼等着呢寶玉道外頭有大月亮
的我們說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漱了兩口麝
月便開了後房揭起了毡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
等他出去便欲唬他頑耍仗着素日比別人氣壯不怕
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襖便躡手躡腳的下了薰

襲隨出來寶玉笑勸道凍着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
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陣微風只覺
侵肌透骨毛骨森然心下自思怪道人說熱身子
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利害一面正要唬麝月只聽
寶玉高聲在內道晴雯出去了晴雯忙回身進來笑
道那里就唬死了他偏你慣會這蝎蝎螫螫老婆漢
像的寶玉笑道到不會唬壞了他頭一件你凍着也
不好二則他不妨未免一喊叫倒或唬醒別人不說

咱們是頑耍到反說鬧人繞去一夜你們就見神見
鬼的你來把我這邊被掖一掖晴雯聽說便替他掖了
一掖伸手進去摸一摸寶玉咲道好冷手我說着凍
着一面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
覺冰冷寶玉道快進被來罷一語未完只聽咯咯的
一聲門响麝月慌慌張張的咲了進來說道唬了我
一跳黑影子裡山子石後頭只見一个人蹲着我才
要叫喊原來是个大錦雞見了人一飛出亮處我才

看真了著冒〻失〻一嚷到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道晴雯出去我怎麽不見一定是要唬我去了寶玉笑道這不是他若不叫的快可是到唬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経自怪自驚的了一面說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麝月道你就麽跑解馬的打扮的伶〻俐〻的出去了不成寶玉可不就這麽出去了你死不揀好日子你出站一站皮不凍破了你的說著又将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拿

灰鍬重把熟炭埋了一埋拈了兩塊素香放上仍罩了
至後屏剔了灯方纔睡下晴雯因方才一冷如今又
一煖不覺打了噴嚏寶玉嘆道如何到底傷了風麝
月咲道他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沒有吃碗正經
飯他說這會子不說保養些还要捉弄人明兒病了叫
他自作自受的寶玉問道頭上可熱晴雯嗽了兩聲
說道不相干那里這麼嬌嫩起來說着只聽外間房
中十錦格上自鳴鐘噹噹的兩聲外間值宿的老嬤

嬤嗽了兩聲曰說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說笑罷寶
玉方悄悄的笑道咱們別說話了又惹他們說話說着
大家睡了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懶
得動彈寶玉道快不要聲張太太知道又叫你搬了
家去將息家里縱好到底冷些不如在這間屋里躺
着我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
了晴雯道雖如此說你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不然
一時大夫來了怎麼說呢寶玉聽了有理便喚一個老

嬤々來吩咐道你回大奶々去就說晴雯白日冷着些不是什麼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里更沒有人了傳一个大夫瞧々他別回太々罷了老嬤々去了半日來回說大奶々說知道了吃兩劑藥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出去為是如今時氣不好恐沾帶了別人事小姑娘們的身子要緊的晴雯睡着煖閣里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的喊道我那里就害病了生怕過了人我離了這里看你們這一輩子不頭

疼腦熱的說著便要起來寶玉忙摟住了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習好生氣如今肝火又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走過來避在書架之後只見兩三個後門口老嬤嬤帶了一個大夫進來了這里丫鬟都避了有二三個老嬤嬤放下大紅綉幔晴雯從幔中伸出手去那大夫見了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只有二三寸長尚有金鳳花染的通紅的痕跡便忙回頭過來有一

个老嬷〻忙拿了一塊手帕掩了那太醫診脉一回起身
到外間向嬷〻說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內滯近來
時氣不好竟算是个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來飲食
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原氣弱偶然沾帶了些吃兩
劑藥疎散〻〻就好了說着便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
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嬛迴避太
醫見了園中景致並不曾見一女子出了園門就在
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嬷〻說

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唆恐怕還有話問太醫忙道方才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綉房又是放下幔子来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嬷々悄々咲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廝才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太醫来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那病的人是他屋里的了頭到是個大姐那里的小姐若是小姐的綉房小姐病了你那麽容易就進去了說着拿了方子就走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荆芥

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寶玉道該死〻〻他看女孩
們也像我們一樣治如何使得憑他有什麼內滯這
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
請一個熟的來老婆子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
道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太醫來到容易只是這個
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請來的這轎馬錢是要給他
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子道少了不好看也得一兩銀
子才是我們只(這)門戶禮(裡)寶玉道王太醫來給他多少

婆子咲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常來了也没个給錢的不過每年四節送禮就是了這人新來了一次須得給一兩銀子寶玉聽説便命麝月取銀子麝月道花大姐〻不知擱在那裡呢寶玉道我常見他在那小螺甸櫃子裡取錢我和你找去説着二人來至襲人堆東西房内開了螺甸櫃子上有一槅都是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下一槅却有幾串錢于是開了抽屜才看見了一个小簸籮内放着幾塊銀子到有一把

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子提起戥子來問寶玉那是一兩的星兒寶玉笑道你問我有趣你到成了是才來的了麝月也笑道又要去問人寶玉道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做賣買算他做什麼麝月聽了便放下戥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好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咱們不識戥子說咱們有些小氣似的那婆子站在外頭台磯上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個

只一塊最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夾剪姑娘收了這塊再揀一塊小些的罷麝月早掩了櫃子出來誰又找去多了些你拿去罷寶玉道你只快叫茗烟再請王大夫去就是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理一時茗烟果請了王太醫來了先胗了脉後說病症與前相倣只是方子上果沒有麻黃枳實等藥倒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分量較前也稍減些寶玉喜道這才是女孩兒們的藥雖然疏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却

是傷寒內裡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的狼虎藥我和你們一比我就是那放園子裡長的幾十年一棵老楊樹你們就是秋天芸兒進我的那才開的白海棠連我禁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禁得起麝月等笑道野坟裡只有楊樹不成難道就沒有松柏我最嫌的是楊樹那麼大笨樹葉子只一点沒一絲風他也是亂响偏你比他太下流了寶玉笑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不怕爆的才拿混〔來〕比呢說着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寶玉命〔把〕藥就煎把銀盂子找出來在火盆上煎晴雯說該給他們茶房煎去弄得〔這〕屋裏藥氣如何使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的花果子香都雅神仙採藥燒丹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我正想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却好全了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付麝月打點些東西遣老嬤嬤去看襲人勸他少哭

一一妥當方過前邊来賈母王夫人去问安吃飯正值鳳姐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説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後大嫂子帶着姑娘们在園子吃飯一樣等天長和暖了再来回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吃了些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空心走来一肚子冷氣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園後门里頭的五间大房子橫竪有女人们上夜的挑了兩个厨子女人在那里单給他姊妹们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

例的在採管房裡支了去或要錢或要東西那些雜鴨獐鹿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个廚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事一樣分例這里添了那里減了就便多費些事也免了小姑娘冷風朔氣的別人還可第一林妹々如何禁得住就連寶兄弟也禁不住何况衆位姑娘賈母道正是前兒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的大事太多了又添出這些事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賈母道正是這話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的大事多如今添出這些事你們果〔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就不体貼這當家人了你既這庅說出来更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

嬸都在坐邢夫人及尤氏婆媳也都来請安还未过去賈母向王夫人等說道今兒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成了鳳姐了頭的臉二則衆人不伏今日你們都在這里都是經过妯娌姑嫂的还有他這樣想的到薛姨媽李嬸尤氏等齊笑說真个少有別人不过是禮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

前也真孝順賈母点頭嘆道雖疼他我又
怕他太伶俐了也不好鳳姐兒忙笑道這
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
怕活不長世人都說得老祖宗不當說老
祖宗伶俐聰明过我我十倍怎庅如今這
說得老祖宗不當說老祖宗伶俐聰明过
我十倍怎庅如今這樣福壽双全只怕我
明兒还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

等老祖宗归了西天我總死呢賈母咲道世人都死了單剩咱們兩个老妖精有什庅意思呢説得衆人都咲了宝玉因記掛着晴雯襲人等事便先回園里來到了房中藥香滿室一人不見只見晴雯獨坐于坑上臉上燒得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盪手忙又向爐上將手烘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燒因説道別人家去

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樣無情各自去了
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的麝月
是方才平兒来找他去了兩人鬼〻祟〻
不知說什麼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玉
道平兒不是這樣人況且他並不知你病
他特来瞧你想来一定是找麝月来說話
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瞧你病這也是人
情乘巧取和的常事你們素日又好斷不

肯傷和氣晴雯道這也是只是疑他為什広忽然又瞞起我来宝玉笑道讓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窗眼下听〻說些〻什広来告訴你果然從後門出去至窗下潛听只听見麝月悄問道你怎広就得的平兒道那日洗手時不見了二奶〻就不許吵嚷出了園子即刻就傳給園里各處的媽〻們小心查訪我們只疑惑邢姑娘的丫頭本来又窮只

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拿了起来再不料定
是你們這里的幸而二奶〻沒有在屋裏
你們這里宋媽去了拿着這支鐲子這是
小丫頭墜兒偷起来的被他看見回二奶
〻的我趕忙接了鐲子想了一想宝玉偏
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争勝要强的那一
年有个良兒偷玉缸冷了只一二年間時
还有人提起来這會又跑出一個偷金子

的來了而且更偷到街房家去了偏是他這樣的人打嘴所以忙叮嚀宋媽千萬別告訴宝玉只當沒有這事別和一个人提起第二件老太〻大〻听了也生氣三則襲人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〻只說我往大奶〻屋里去的誰知鐲子脫了口丟在艸根底下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〻的映着太陽还在那里呢

我就揀了起来二奶〻也就信了所以我
告訴你們以後後（好）防着他些〻別使喚他到
別處去等襲人回来你們商議着変个法
子打發了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蹄子也見
過些〻東西怎広眼皮子淺平兒道這鐲子
能多重原是二奶〻的說這叫作蝦鬚鐲
到是這顆珠子還罷了晴雯那蹄子是塊
爆炭若告訴了他〻是忍不住一時氣了

或打或罵依舊嚷出来不好所以单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說着便作辭而去宝玉听了又喜又氣又嘆氣喜道平兒竟能体貼氣的是墜兒小窃嘆的墜兒那樣伶俐人做出這樣醜事来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晴雯說他你是个要強的如何不說呢宝玉道如今你病着听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了等好再

告訴你晴雯听了果然氣的蛾眉倒竪鳳眼圓睛那時就叫墜兒宝玉劝道你這一喊出来豈不辜負了平兒待你我之心乎不如領他這个情過後打發他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宝玉道這有什庅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二和夜間雖有漢还未見効仍是發燒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

太醫又来胗視另加减賜劑雖然稍减了燒仍是頭疼〻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與他嗅些〻痛打几個嚏噴就通了閔嵗麝月果然去取了一个金鑲星双扣金星玻璃的一个扁盒来遞與宝玉〻便揭開盒扇里面有西洋珐瑯的黄髮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汪恰洋烟晴雯只顧看畵宝玉道嗅些〻走了不好晴雯听

説忙拿指甲挑了些〻嗅入鼻中不見怎樣又多〻挑了些〻嗅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顖門接連打了五六个嚏噴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取了盒子笑道了不得好辣快拿紙来早有小丫頭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拿来醒鼻子宝玉笑問如何晴雯咲道果覺痛快只是太陽还痛宝玉笑道越性盡用湏西洋藥治

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和二姐〻〻要去就說我說了姐〻那裡常有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作依弗哪我尋一点兒麝月答應了去了半日果拿了半節来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頭大的圓式將藥烤和了用簪挺攤上晴雯拿着一面靶鏡貼在兩太陽上麝月咲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到俏

皮了二奶〻貼慣了到不大顯說畢又向
宝玉道二奶〻說了明日是老爺的生日
太〻說了吽你去明兒穿什庅衣裳今兒晚上
好打点齐備了省得明兒早起費手宝玉
道什庅順手就是什庅罷了一年鬧生日
也鬧不清說着便起身往惜春房中去看畫
剛到了院門外邊忽見宝琴的小丫頭名
小螺者從那邊過去宝玉趕上來問那里

去小螺笑道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那里呢如今也往那里去宝玉听了轉步也便同他往瀟湘館来不但宝釵姊妹在此且連邢岫烟也在那里四人圍坐在薰籠上序家常紫鵑到坐在暖閣里臨窓作針線一見他来都笑說又来了一个可没了你坐處了宝玉笑道好一幅冬閨集艶圖可惜我遲了一步横竪這屋子比各屋子暖這椅

子上坐着並不冷說着代玉常坐的搭着灰鼠椅搭子的一張椅子上因見暖閣之中有一玉石條盆里面攢三聚五着一盆單瓣水仙點着宣石便極口讚道好花這屋子暖和這花越發香了代玉道這是你家的大總管賴大嬸子送薛二姑娘的兩盆花他送了我一盆水仙他送了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負了他的心你若要

我轉送了你宝玉道我屋里却有兩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丶送的如何又轉送人這个断使不得代玉道我一日藥盅子不離火那里还擱的住花香来薰越發弱了况且這屋子里一半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壊了不如你擡了去這花也到清净了宝玉笑道今兒我屋里也有病人吃藥你怎庅知道的代玉笑道這話奇了自驚自我

原是無心的話誰知你屋里事你不早来听說古記這會来了自驚自恠的宝玉笑道咱們明明兒下社又有了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代玉听道罷：我再不敢作詩了作一回罰一回沒浔錢恠羞的說着便兩手握起臉来宝玉笑道何苦来又奚落我我作什庅我还不怕燥呢你到握起臉来了宝釵因笑道這一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

每人四首詩四闋詞頭一个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韵五言律要把一先韵都用盡了一個不許剩宝琴咲道這一說可知姐〻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难人若論起来也强扭得出来不過顛来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誰知有真〻国女孩子纔十五歲那臉面就如洋畫

上的美人様也披着黄頭髮打着聯垂滿頭
頭帶着都是珊瑚猫兒眼祖母緑這些宝
石身上穿着金絲織的鎖子甲洋巾袖袄
帯倭刀也是鑲金嵌宝的實在畫兒上的
也没有這広好看有人説他通中國詩書
會講五經能作詩填詞因此我父親便煩
了一位通事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的
是他作的詩衆人都稱奇道异宝玉忙笑

道好妹妹你拿出来我瞧〻宝琴笑道在南京収着呢宝玉听了大失所望代玉笑説你别哄我們我知道你這一来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里自然都是要帶来的這會子又扯謊説没帶来他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宝琴便紅了臉低頭微笑不語宝釵道若帶了来就給我們見識見識又向宝琴道你若記得何不念〻我們听宝琴方答

道記得是一首五言律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為他了宝釵道你且別念等把雲兒叫了来也叫他听、叫小螺来吩咐道你到我那里去就說我們這里有一個外國美人来作的好詩請詩瘋來瞧去再把我們的詩獃子也帶来小螺笑着去了半日只听湘云雲道那一个的外國美人来了一頭說着話果然香菱来了眾人笑道人未見形

彬先已聞聲宝琴道請坐了遂把方才話重敘了一遍湘云笑道快念来听宝琴自念道

昨夜朱楼夢　今宵水國吟
島雲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　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　焉得不関心

衆人听了都道難為他竟比我們中國人

还強一話未了只見麝月走来說太〻打發人来告訴二爺明兒一早往舅〻那里去說太〻身上不大好不得親身来宝玉忙站起来荅應道是因問宝釵宝琴可去宝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单送了礼去了大家說一回方散宝玉因讓姊妹們先行自己落後代玉又叫住他問道襲人到底多早晚回来宝玉道自然等送了殯回

来代玉还有話説又不曾出口出了一回
神便道你去罷宝玉也覺心里有許多話
只是口裡不知要説什庅想了一想也笑
道明日再説罷一面下了堦磯低頭正欲
走復又忙回身問道如今夜越發長了你
一夜咳嗽几遍醒几次代玉道昨兒夜里
好了只嗽了两遍宝玉又笑道正是有句
要緊的話這會子才想起来一面説一面

便挨進身来悄〻道我想宝姐〻送你的
燕窩一話未了只見趙姨媽走来瞧代玉
問姑娘這兩天好代玉便知他是從探春
處来門前經過順路的人情代玉忙陪笑
讓坐說難為姨娘想着怪冷的天親自走
來又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與宝玉宝玉
會意便走了出来正值吃晚飯時見了王
夫人王夫人又叫[囑]他早去宝玉回来看時

晴雯吃了藥此夕宝玉便不命晴雯挪出
暖閣来自己便在晴雯外边又命將薰籠
抬至暖閣前麝月便在薰籠上一宿無話
至次日天未明時晴雯便叫醒麝月你出
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来麝月忙披衣起来
来道咱們穿好衣裳抬過火箱来再叫他
們進來老嬤嬤們已經說過不叫他在這
屋里怕過了病氣如今見他們見咱們擠在

一處又要嘮叨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呢
宝玉也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
丫頭子来收拾妥了才命秋紋檀雲進来
一同伏侍宝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又陰〻
的只怕有雪穿一套毡的罷宝玉点頭那
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便小茶盤捧了一蓋
碗建蓮紅棗湯来宝玉喝了两口麝月又
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来宝玉噙了一塊

又囑咐了睛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還未起来知道宝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叫宝玉進来宝玉見賈母身後宝琴面向里也睡着未醒賈母見宝玉身上穿着荔色哆羅呢天馬箭袖大紅猩猩毡盤金彩綉石青粧緞沿边的排穗掛子賈母道下雪嗎宝玉道天陰着還有（沒）下呢賈母便命外头来把昨兒那一件烏雲豹的氅衣給他

罷仡央荅應了果取了一件来宝玉看時金線輝煌碧彩爛灼又不如宝琴所披之凫靨裘只听賈母咲道這叫做雀金呢這是哦囉斯國拿孔雀毛拈的線織的前兒把那一件野鴨子給了你小妹〻這件給你罷宝玉磕了一个頭便披在身上賈母道你先給你娘看〻再去宝玉荅應了便應了出来只見仡央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

日夗央發誓決絕之後他總不合宝玉說話宝玉正自日夜未安此時見又迴避宝玉便上來笑道好姐々你瞧々我穿着好不好夗央便一摔手走進賈母房中來了宝玉只得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與晴雯麝月看過復回至賈母房中回說太々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吽我仔細穿別遭蹋了他賈母道就

剩了這一件你遭𨑩了也在（存）沒了這會特
給你做這个也是沒有的事又囑咐他不許
多吃酒早些回来宝玉應了几个是老媽
：跟至所前只見宝玉的奶兄李貴和王
荣張若錦趙亦華錢啟周瑞六個人帶着
茗煙伴寉鋤藥掃紅四个小厮背着衣包
抱着坐褥籠着一疋雕鞍彩轡的白馬早
已伺候多時了老媽：又吩咐了他六個

人些話六个人忙答應了几个是忙捧鞭墜鐙宝玉忙〻的上了馬李貴和王荣籠着嚼环錢啟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两边緊貼宝玉後身宝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咱們打這角門走罷省得到了老爺書房門口又下来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家書房門天〻鎖着的也可以不用下来罷了宝玉笑道雖鎖着也

要下来的錢啟李貴都道爺說的是便托懶不下来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也劝两句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爺礼了周瑞錢啟便一直出角門来正說話時頂頭果見賴大進来宝玉忙籠住馬意欲下馬賴大忙上来抱住了腿宝玉便在鐙上站起来笑携他手說了几句話接着又見小廝帶着二

三十个拿掃箒簸箕的人進来見宝玉都順墻垂手立住獨那為首小厮打千兒請了個安宝玉不識名姓只微笑点了一点頭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于是出了角門〻外又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厮并几个馬夫早預備下十来疋馬崗候一出角門李貴等都上了馬前引傍圍的一陣烟去了不在話下這里晴雯吃了藥仍不見

劝急得乱駡大夫説只會騙人的錢一剤
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道你太性急了
俗語説病來如箭倒去如抽線又不是
老君的仙丹都有這樣靈藥你只静養几
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着手睛雯又駡小
了頭們那里鑽沙去了瞧我病了都大胆
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個一个的揭你
的們的皮呢唬得小了頭子篆兒忙進來

問姑娘作什庅睛雯道別人都死絕了就
剩了你不成説着只見墜兒也跪了進來
來睛雯道你這小蹄子不問他还不来呢
這里又放月錢了又散菓子了你該跪在
頭里了你往前些我不是老虎吃了你墜
兒只得前湊睛雯便欠身一把将他抓住
向枕边取了一丈青向他手上乱戳口内
罵道要這蹄子作什庅拈不得針拿不得線

只會偷嘴吃又眼皮子淺打嘴現世的不
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乱哭乱喊麝月忙拉
開墜兒按晴雯睡下笑道你才出了汗又
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鬧
什麼晴雯便叫人叫宋嬤々進来說道寶二
爺才告訴了我々々告訴你們墜兒狠懶寶
二爺當面使他々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
々背後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

宝二爺親自回太〻就是了宋媽〻听了
了便知鐲子的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説也
等花姑娘回来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道
宝二爺今日千叮嚀萬囑咐的什庅花姑
娘州姑娘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
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了出去麝月道這
也罷了早也去晚也去帶了去早清淨一
日宋媽〻听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来打

点了他的東西又来見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広了你姪女不好你們教導他怎広攆出去也到底給我們留个的臉兒晴雯道你這話只等宝玉来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有胆子問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听姑娘們的調停他揔依了姑娘們不依也不中用比如方才說雖是背地里姑娘就叫他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

我們就是野人〻了睛雯听說亦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名字了你在老太〻跟前告我去說我撒野也攆出我去麝月忙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个何妨豈有叫喊講礼的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大奶〻林大奶〻也得担待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直到如今都是老太〻吩咐过的你們也知道恐怕难養活寫的

説得痛快

小名兒各處貼着叫萬人叫去為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孩子都叫的我們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老太〻还説的不是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〻人常回老太〻的話去可不叫着名字回話难道也称他爺那一日不把宝玉两字念九百遍偏嫂子又来挑這个来過一日嫂子閒了在老太〻跟前听〻我們當着面兒叫他就知

今将你亦
攆也

道了嫂子原也不淂在老太〻跟前當這
体統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不
得不知我們規矩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
再一回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来問你了
有什庅話且帯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
他說宝二爺說了家里上千的人他也跑
来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还認不請呢
說着便叫小了頭子拿了擦地布来擦地

那媳婦听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立賭氣
帶了墜兒就走宋嬤〻忙道你這會子不
規矩你女兒在這屋里一場臨去時也給
姑娘們磕个頭沒有別的謝礼他們也不
希罕不過磕个頭盡了心怎庅說走就走
墜兒听了只淂翻身進来給他两个磕了頭
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不採他那媳婦嗐聲
嘆[illegible]氣不敢言語抱恨而去晴雯方才又悶

了風着了氣又覺更不好了[illegible][illegible]至掌灯剛安靜了些〻只見宝玉進門就嗐聲跥（跺）脚麝月忙問原故宝玉道今兒老太〻喜〻歡〻的給了這个掛子誰知不防後襟子上燒了一塊幸而天晚了老太〻太〻都不理論一面說一面脫下麝月瞧時果然指頭大的燒眼（窟窿）這必定是手炉里火迸上了這不值什庅赶着叫人悄〻的拿出去

吽个能幹織補匠人織補上就是了說首就用包袱包了交與一个媽〻送出去說赶天亮就有緫好千萬别給老太〻太〻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舊拿回来了不但織補匠人能幹裁縫綉匠並作女工的問了都不認得這是什庅都不敢攬廝月道這怎庅樣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宝玉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〻太〻說了还吽穿這個

去呢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听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説道拿来我瞧〻罷沒那福氣穿就罷了這會子又着急宝玉笑道這話到説的是説着便與晴雯又移灯来細瞧了一回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織的咱們如今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还可混淂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里除了你还有誰會界

線晴雯道說不得我掙命罷了寶玉忙道這如何使得才好了些如何做的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撐不住待不作又怕寶玉着急少不得恨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只幫着拉線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這雖不狠像若補上也不

狠頭宝玉道只[這]就狠好那里又找哦囉斯
圓裁縫去睛雯先將裡子拆開用茶杯口
大的一个竹弓釘牢在背面再將四边用
金刀刮的散鬆的然後撥用紉了两條分
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後界
出依本身之紋来回織補兩針又看〻織
補二針又端祥[詳]端[詳]無奈頭暈眼黑氣喘神
虚補不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回宝

玉在旁一時又問吃些滚水不吃一時又命歇〻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身上一時又命拿个拐枕叫他靠着急得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囉唆着熬夜明兒把眼睛摳摟了怎広處宝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听得得自鳴鍾已敲了四下剛〻補完又用小牙刷慢〻的剔出[illegible]毛来麝月道這就狠

好若不由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瞧〻笑說真〻一樣了睛雯已嗽了几陣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喲一聲便身不由主倒下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已使的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搥打了歇下沒一頓飯時天已亮了且不出門只叫傳大夫一時王太醫來了胗了脈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

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別清了這汗後失于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疎散驅邪的藥減去了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一面命人快煎去一面嘆說道這怎麼處倘有好歹都是我的罪了晴雯睡在枕上道太爺你幹你的去罷那里就有勞病了寶玉無奈只得去

了至下半天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平素是個使力不使心的再者素習飲食清淡飢飽無傷這賈宅中的密法無論上下只畧有風寒咳嗽以淨食為主次則服藥調養故于前日病時淨餓了兩三天又謹慎服藥調養治理如今勞碌了些又加倍養了几日便漸漸的就好了近來園中姊妹各在房中吃飯炊

爨飯食未便寶玉自能變法要湯要羮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平兒所說宋媽墜兒一事並晴雯攆出去等語一一也曾回過寶玉襲人也沒別說只說太性急了些只因李紈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又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湯藥李嬸娘兄弟又接了李嬸和李紋李綺家去住了幾月寶玉又見襲人

常〻思母含悲切晴雯猶未大愈因此詩社
之日皆未有人高興便空了幾社當下已
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與鳳姐兒治辦
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賈雨村補
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机參贊朝政不題且
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着人打掃收拾供
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遺真影
像此時榮寧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〻碌

碌這日寧國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邊針線礼物正值了頭捧着一茶盤押歲錁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〻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裡頭成色不等共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錁子遞上去尤氏看了一看只見也有梅花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定如意的也有八寶聯春的尤氏収起這個

來叫他銀錁子快〻交了進來了珍答應
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吃飯賈蓉之妻廻避
了賈珍問尤氏咱們春季的恩賞可領了
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呢賈
珍道咱們家雖不等這几兩銀子多少是
皇上天恩早關了來給那邊老太〻見過
了値了祖宗的供上領皇上恩下則是托
祖宗福咱們那怕用一萬兩銀子供祖宗

到底不如這個又體面又是沾恩錫福的除了咱們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家若不仗着這銀子拿什麽上供過年真真皇恩浩大想的週到尤氏道正是說着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黄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麽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道回說今日不在禮部関領了又分在光禄寺庫

上因又到了光禄寺才領了下来光禄寺
官兒們都説問父親好多日不見着寔想
念賈珍笑道他們那里是想我的這又到
年下来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
酒了一面説一面瞧那黄布口袋上有印
就是皇恩永錫四個字那一邊又有礼部
祠祭司的印記又寫着一行小字道寧國
祀
府賈法恩賞永遠春祭共二分净折銀若

千兩某年月日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賈珍吃過飯換了靴帽命賈蓉捧着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將布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又命賈蓉道你順便去問你璉二嬸嬸正月裡請吃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書房里明白開

了单子來咱們再定就不定重了舊年不
留神重了几家人家不說咱們不留心倒
像兩宅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
賈蓉忙答應了過去賈蓉一時拿了請年
酒的日期单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與賴
昇去看了請人別重這上頭日子因在廳
上看着小厮們擡圍屏擦抹几桌金銀供
器只見小厮手裡拿着個稟帖並一篇賬

目因說黑山村的烏庄頭來了叩請爺奶
奶萬福金安併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吉
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貫珍
笑道庄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道別
看文法只看個吉利罷一面忙展開单子
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大鹿二十隻獐子五
十隻麅子五十隻暹猪二十個湯羊二十
個龍猪二十個野猪二十個家臘猪二十

個鱘鰉魚二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鵝鴨鵞各三百隻風雞鴨鵞二百隻野雞兔子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蛏（蟶）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乹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二萬斤御用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秔五十斛

雜色粱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
色乾菜一車外賣粱穀牲口各項之銀共
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姐兒
頑意活麝兩對活白兎兒四對活錦雞兩
對西洋鴨兩對賈珍便命帶他進來一時
只見烏進孝進來只在院内磕頭請安賈
珍命人帶他起來笑說道你還硬朗烏進孝
笑回道托老爺的福還走的動賈珍道你兒

子也大了該叫他走〻也罷了爲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悶的慌他們可不是都愿意來見〻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到底小年輕怕路上有閃失再過几年就可放心了賈珍道你走了几日爲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躭擱了几天雖走了一個月零几

日因日子有限了怕爺心焦可不赶着來了賈
珍道我說呢今兒總來我才看那单子上年
年老貨今年又打擂台了烏進孝忙前進
了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〻成寔在不好
從三月下雨起接連直到八月竟没有晴
過五日九月里一塲碗大的雹子方近一
千三百里地連人帶房並牲口粮食打傷
了上千上萬的所以年成總這樣的小的

並不敢說謊賈珍皺着眉道我算定了你
至今也有五千兩銀子來這彀做什広的
如今只剩了八九個庄子今有兩處報了
旱潦你們又打擂台真〻是教別過年了
烏進孝道爺的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
我那里只八百多地誰知竟又大差了他
現管着那府里八處地比爺這邊多着几
倍今年也只這些東西不過多二三千銀

子也是有飢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這邊都可以没有什庅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費用費些我就受用些我受些曲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可省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里這几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銀子産業這一二年倒賠了許多不知你們要找誰去爲進孝笑道那府里

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〻和萬歲爺豈不賞的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〻他這話可笑賈蓉等忙笑道你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里知道這里道理按時到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的東西總賞銀子不過一百兩勾一年的什庅這二年那一年不多倍出几千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〻那一注共花了

多少就知道了再兩年再有會親友只怕
就淨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庄家人老
寔外明不知里暗的事黃栢木作磬槌子
外頭體面裡頭苦呢賈蓉又向、笑賈珍道果真
那府窮了前兒聽見鳳姑娘和鴛鴦悄〻
的商議要偷老太〻的東西要當銀子呢
賈珍道那又是你鳳姑娘的鬼那里窮的
到如此必定見去路太多了寔在賠的很

了不知又要省一項的錢先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窮到如此了我心里却有一個算盤却不至如此田地說着便命人帶烏進孝出去好生代他不在話下這里賈珍吩咐方才各物留下供祖宗的來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里然後自已留下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例來一分一分堆在月臺底下命人將族中的子姪喚

來與他們東西又接着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宗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珍看着收拾完備供罷靸着鞋披着猞猁猻的大裘命人在廳柱下石杌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暄閑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有何事也作什広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道聽見大爺這里叫我

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是給那些閑着無事的無進益的小叔〻兄弟們那二年你閑着我也給過你的如今你在那府里管事家廟里管和尚道士們每月又有你的個分例這些和尚的分例銀子都從你手里出你還取這個來太也貪了你自己瞧〻你穿的可像手里沒錢辦事的先前你說沒進益如今又

怎庅了比先不像了賈芹道我家里人口多費用大賈珍道你還支吾我你在家廟里幹的事打諒我不知道呢你到了那里自然是爺了沒有敢違拗你々手里又有錢雖着我們又遠你就為王稱霸起來夜々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子花的這個形像你還敢來領東西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棍子去才罷等過了年我必你

和你璉。二叔説挨回你來罷賈芹紅了臉不敢荅言人來回北府水王爺送了字聯荷包來了賈珍聽説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説我不在家賈蓉去了這里賈珍看着領完東西回房與尤氏吃了晚飯一宿無話至次日比徃日更忙都不必説已到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齊備兩府中換了門神對聯掛牌新油了𣏌符煥然一新寧

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暖閣內有內三門內儀門并內塞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門兩邊堦下一色硃紅大高照點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封誥者皆按品敘着朝服先坐八人大橋帶領着衆人進宮朝賀行禮領晏畢回來便到寧國府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列入宗祠且說寶琴

是初次一面細〻留神打諒這宗祠原來
寧府西邊另有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
間大門上面掛一匾是賈氏宗祠四個字
傍書衍聖公孔繼宗書兩傍有副長聯寫
道是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德）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亦衍聖公所書

進入院中甬石甬路兩邊皆蒼松翠栢月
臺上設有青緑古銅影爨等罷抱厦前面，
一九龍邊匾寫道是
星輝輔弼
乃先皇御筆兩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勳業有光昭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亦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鬧龍填青

匾寫道是
慎終追遠
　傍邊一付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榮寧
　俱是御筆
裡邊香燭輝煌錦帳繡幙雖列着些神主
却看真不切只見賈府人分昭穆排班立

定賈敬主酒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
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菖賈菱展拜
毯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興拜畢焚帛
奠酒禮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隨着賈母至
正堂上影前錦幔高掛彩屏張護香燭煇
煌上面正房中懸着寧榮二祖遺像既是
披蟒腰玉兩邊還有几軸列祖遺影賈荇
賈芷等從内儀門挨次列着直到正堂廊

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內是各女眷眾
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
至儀門賈荇賈芷等接了按次傳至階上
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獨他隨女眷
在外每賈敬捧菜至傳于與賈蓉賈蓉傳與
他妻子他妻子又傳鳳姐尤氏諸人直至
供桌前方傳與王夫人王夫人傳與賈母
賈母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向

東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點酒茶傳完賈蓉方退出下堦歸入賈芹堦列之首當時凡從文榜之名者賈敬為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為首在下從草頭者賈蓉為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候賈母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大廳三間抱廈內外廊簷堦上堦下兩丹墀內花團錦簇塞的無隙空　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噹

金鈴玉佩微拽之聲並起跪靴履之響一
時禮畢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專
候攵與賈母行禮尤氏上房早已襲地鋪
滿紅毡當地放着象鼻三足鰍沿流金琺
瑯大火盆正面坑上鋪新猩〻毡設着大
紅彩繡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外另有黑
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請
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讓邢夫人

等坐了兩面相對十二張椅子都是一色
灰鼠衣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腳
爐讓寶琴等姊妹坐了尤氏用茶盤親捧
茶與賈母蓉妻捧與眾祖母然後尤氏又
捧與邢夫人等蓉妻又捧與眾姊妹鳳姐
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等茶畢邢夫人等
便先起身侍賈母吃茶與老妯娌閑話了
一回便命看轎鳳姐兒忙上去攙起來尤

自此至七行比〻不寫

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了老太〻的晚飯
每年都不肯賞些体面用過晚飯過去鳳
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等茶畢邢夫人
等便先起身侍賈母吃茶與老妯娌閑話
了一回便命看轎鳳姐兒忙上去攙起來
尤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了老太〻的晚
飯每年都不肯賞些体面用過晚飯過去
鳳姐兒攙着賈母笑道老祖宗快去咱們

家去吃別理他賈母笑道你這里供祖宗快（忙）的什庅似的那里擱得住我鬧況且我們每年不吃你們也要送去不如還送了去我吃不了留着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說的衆人都笑了又吩咐好生派妥當人夜里看香火不是太意的尤氏答應了一面走出了至煖閣前上了轎尤氏等閃過屏風後小厮們緫領轎夫請（抬）了轎出大門

尤氏亦隨邢王夫人等回至榮府這里轎
出大門這一條街上東邊合面設列着寧
國府的儀仗執事樂器西邊合面設列着
榮國府的儀仗執事樂器來往行人皆屏退
不從此過一時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開
到底如今不在暖閣下下轎子了過了大
廳轉彎向西至賈母這邊正廳上下轎衆
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室之中亦是錦裀繡

屏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柏

合草賈母歸了坐老嬷〻來回老太〻們

來行禮賈母忙又起身要迎只見二三個

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讓了

一回吃茶去後賈母只送至内儀門便回

來歸坐賈敬賈赦等領諸弟子進來賈母

笑道難為你們不行禮罷一面說着一面

男一起女一起俱行過禮左右兩旁設下

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左右
兩旁小厮了環亦按差使上中下行禮畢
散押歲錢荷包金銀錁（回來）擺上（東菜）再上合欢晏
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果
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閣更衣眾人方
各散去那晚各處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
大觀園正門上也挑着大明角燭兩溜高
照各處皆有路灯上下人等皆打扮的花

團錦簇一夜人聲嘈雜語笑喧闐爆竹起
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又按品大粧擺
金全付執事進宮朝賀兼祝元春千秋領宴
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方回來受禮畢
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槩不
會只和薛姨媽李嬸二人說話取便或者
同寶玉寶琴寶釵等姊妹圍棋抹牌作戲
王夫人與鳳姐天〻忙着請人吃年茶酒

那邊廳上院內皆是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七八日纔了早又元宵將近寧榮二府皆張燭結彩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等次日賈珍又請賈母又去隨便領了半日王夫人和鳳姐連日被人請去吃年酒不能勝記至十五日之夕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九桌酒席定班小戲滿掛各色佳燭帶領榮寧二府各子姪孫男孫媳

等家宴賈敬素不茹酒也不去請他于十七日祖祀已完他便仍出城修養便這几日在家內亦是靜室默處一槩無聞不在話下賈赦領了賈母之賜也便告辭而去賈母知他在此彼此不便也就隨他而自去賈赦自到家中與衆門客賞燈吃酒自然是笙歌聒耳錦繡盈眸其取便快樂與這邊不同的這邊賈母花廳之上共擺了十

来席每席設爐瓶焚着御賜百合宮香人
有八寸来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的點着
山石佈滿青苔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
有小洋漆茶盤放着舊窯茶盃並十錦小
茶盃里面泡着上等茗茶一包皆是紫檀
透雕嵌着大紅紗透繡花卉並草字詩詞
的纓絡原來繡這纓絡的也是姑蘇女子
名喚慧娘因他亦是書香宦門之家他原

精于書畫不過偶一兩針〻線作要並非市賣之物几這屏上所繡之花卉皆仿的是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從推本來非一味濃艷匠工可比每一枝花花側皆用古人題花之舊句或詩詞歌賦不一皆用黑絨繡出草字來且字跡勾踢轉折輕重連斷皆與筆草無異亦不比市繡板腔可恨他不仗此技獲利所以天下

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貴之家無此物者甚多當今便稱為慧綉竟有世俗射利者近日倣其針跡愚人獲利便這慧娘命夭十八歲便死了如今竟不能再得一件的了凡所有之家那一干翰林文魔生先們因深惜慧綉之佳便說綉字不能盡其妙這樣筆跡說一綉字反似乎唐突了便大家商議將綉字便隱了去換了一個紋字

所以如今都稱慧紋若有一件真慧紋之物價則無限賈府之榮也只有兩三件上年將兩件已經進了上日下只剩下這一件纓絡一共十六扇賈母愛如珍寶不入在請客各色陳設之內只留在自己這邊高興擺酒時賞玩又有舊窯瓶中都點綴着歲寒三友玉堂富貴鮮花草上面兩席是李嬸薛姨媽賈母東邊設一透雕夔龍

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之
上一頭又設一個極輕巧洋漆描金小几
：：上放着茶吊茶碗嗽盂洋巾之類又有
一個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與衆人說
笑一回又自取眼鏡向戲臺上照一回又
向薛姨媽李嬸道恕我老了骨頭疼放肆容
我歪着相陪罷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着
美人拳搥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有一張

高几却設着纓絡花瓶爐香等物外另設一精緻小高桌設着酒盃箸將自己這一席設放在榻傍命寶琴湘雲黛玉寶玉四人坐着每一饌一菓來先捧與賈母看了喜則留在小桌上嚐一嚐仍撤去放在他四人席上只算四人是跟隨賈母坐的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再便是尤氏李紈鳳姐賈蓉之妻西邊一路便是李紋

李綺寶釵岫烟迎春姊妹等兩邊大樑上
掛着一對聯三聚五玻璃芙蓉彩穗燈每
一席前豎一柄漆幹倒垂荷葉上有燭信
插着彩燭這荷葉那是鏨琺瑯的活信可
以扭轉如今皆將荷葉扭轉向外將燈影逼
住全向外照着看戲分外真切窗槅門下一
齊摘下全掛彩穗各種宮燈廊簷內外及
兩邊遊廊罩棚將各色羊角玻璃戳紗料

絲或綉或畫或堆或摳或絹或紙諸燈掛滿廊上几席便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賈芹賈菱賈菖等賈母也差人去請衆族人男女奈他們或有年邁懶于熱鬧的或有家内無有人不便來或有病淹纏欲來有不能來的或有一等妬富愧貧不來的甚有一等憎畏(忌)鳳姐之為人而賭氣不來的或有羞口羞脚不慣見人不敢來的

因此族中雖多女客來者只不過賈菌之母婁氏帶了賈菌來了男子只有賈芹賈蕓賈菖賈菱四個現是在鳳姐麾下辦事的來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間小宴中數來也算是熱鬧的了當下又有林之孝妻帶了六個媳婦抬了三張坑桌每一張上搭着一條紅氈氈上放着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彩繩穿着每二人

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的指示將那兩張
擺這在薛姨媽李嬸的席下將一張送至賈
母榻下來賈母便說在當地擺這媳婦們
都素知規矩的放下桌子一併將錢都打
開將彩繩抽去散堆在桌上正唱西樓記
會這齣將終于叔夜因賭氣去了那文豹
便發科說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
十五榮國府中老祖宗賞燈呢我騎了這

馬趕進去討些菓子吃是要棗的說畢引的賈母都唉了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怜見的鳳姐兒便說道這孩子纔九歲了賈母唉說道難為他說的巧便說了一個賞字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簸籮籮聽見賞字走上去向桌上散錢堆內每人各撮了一簸籮走出來向戲臺上說老祖宗姨太〻親家太〻賞文豹買菓

子吃的說着便向臺上撒只聽豁喞ゝ一

聲响欲知在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卷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熈鳯效戲彩班衣

却說那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簸籮的錢聽見賈母說賞他也忙命小厮們快撒錢只聽滿臺錢响賈母大悅二人隨起身小厮忙將一把新煖銀壺捧在賈璉手内隨了賈珍趨至裡面先至李嬸席上躬身

取下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說道二位爺請坐着罷何必多禮于是除邢王二位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俱垂手旁侍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下賈珍在先捧杯賈璉在後捧壺雖止二人奉酒那賈環弟兄等也是隨班按序一溜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也

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〻跪下了史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都跪下作什麼有這樣你也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遂再等一會再斟去說着等他二人斟完方起來又與邢王二位夫人斟過了賈珍笑道妹〻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你們去罷他們到便意些〻說了賈珍等方退出來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中觀燈八

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內下席往外走賈
母因說你往那里去外頭爆竹利害仔細
天上吊下火紙來燒了寶玉回說不往遠
去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于
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並幾個小丫
頭隨着賈母曰說襲人怎広不見他如今
也有些拿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子出來王
夫人忙起身笑道他媽前日沒了因為熱

孝不便上前來賈母聽了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却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該在這里皆因我們太寬了有人使不查他們竟成了例了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今兒晚上也便没孝那園子里也須得他看着燈燭花炮是耽險的這里一唱戲園子里人誰不偷來瞧〃他還細心各處照看照看況且這散後實

兄弟回去聽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
來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盖也是
冷的茶水也不齊備各色都不便宜取（所）以
我吽他不用來老祖宗要吽他我（吽他）來就是
了賈母聽了這話忙〻說你這話狠是比
我想的周到快別吽他了他媽几時没的
我怎庅不知道鳳姐兒笑道前兒襲人去
親自回老太〻的怎庅到忘了賈母想了

一想笑說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衆人都說老太〻那里記得這些事賈母因歎道我想着他從小兒伏侍了我一場又伏侍了雲兒一場末後給了一個魔王寶玉虧他魔了這几年他又不是咱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什庅大恩典他媽沒了我想着要給他几兩銀子發送他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賞給他四十兩

銀子也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也罷了鴛鴦的娘前兒沒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去守孝如今叫他兩個一處作伴兒去又命婆子將些菓子菜饌點心之類與他兩個吃去琥珀笑說還等這會子呢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寶玉一逕來至園中衆婆子只坐在園門茶房里烤火和管茶的女人

偷空飲酒鬪牌寶玉看園中雖是燈光燦
爛却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咱
們悄〻的進去唬他們一跳于是躡足潛
踪的進了鏡壁一看只見襲人和人對面都歪
在地炕上那一頭有兩三個老媽打盹寳
玉〻只當他二人睡着了才要進去忽聽鴛
鴦嘆了一聲說道天下事難定論你单身
在這里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

沒個定準想來你是有丹不能送終的了偏
今年就死在這里你到出去送了終襲人
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看父母回首太〻
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到也算養我一場
我也不敢意妄想了寶玉聽了忙轉身悄向
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
又賭氣走了不如咱們回去罷讓他們兩
清〻淨〻的說一回襲人正悶幸而他來

于是寶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口内笑說蹲下再鮮小衣仔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了頭知是小解忙先去出茶房預備去了這里寶玉剛轉過來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問是誰秋紋道寶玉在這里你大呼小叫不要吓着他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道姑娘可連日辛苦了麝月問手

里拿的是什庅媳婦們道老太〻賞金花
二位姑娘吃的秋紋笑道外頭唱的八義
没唱混元盒那里又跑出金花娘〻來了
寶玉笑命揭起來我瞧〻秋紋麝月忙上
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蹲下身
子寶玉看了兩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
等菓品菜饌點了一點〻頭邁步就走麝月二
人忙胡亂擲了盒蓋跟上來寶玉笑道這

両個女人到和氣他到天〻炙了到說你
們連日辛苦到不是那矜功自伐的腐月
道這好的也很好那不知理的也太不知
理寶玉笑道你們明白人就耽待他們是笨
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來至園門那几個
個婆子雖吃酒鬪牌却不住出來打探見寶
玉來了也都跟上花廳後廊上只見兩個
小丫頭一個捧着小浴盆一個搭着手巾

又拿着漚子小壺在那里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内試一試說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里弄得這冷水小丫頭笑道姑娘瞧々這個天我怕水冷倒的還是滾水如今冷了正說着只見一個老婆子提壺滾水來小丫頭便說道好奶々過來給我倒上些那婆子道這是太々泡茶的秋紋道憑你是誰那婆子回頭見是秋紋提起壺來

就倒秋紋道勾了你這広大年紀也沒個見識誰不知是老太〻的水要不着的人誰敢要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是姑娘來寶玉洗了手秋紋麝月也趁熱水洗了手跟進寶玉要了一壺熱酒也從李嬸斟起二人也笑讓坐賈母說他小讓他斟去大家到要干的說着自已干了邢王二夫人也忙干了讓薛李二人也只得干了

賈母又命寶玉道連你姐〻妹〻一齊斟
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干了寶玉答應着
按次斟了至黛玉前偏他不飲拿起杯來
放在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干黛玉笑說道
多謝、寶玉替他斟上一盃鳳姐兒便笑道
寶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得字
拉不得弓、寶玉忙道沒有吃冷酒鳳姐笑
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寶玉將裡

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了頭們斟的復出至廊上又與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又接獻元宵賈母便命將戲暫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滚湯滚菜吃了再唱又命將各菓子拿些與他們吃去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來搬兩張杌子在那一邊命他坐了將絃子

琵琶遞過去賈母問李薛聽何書他二人都回不拘什麼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有添些什麼新書那兩個女先兒回說到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道叫作鳳求鸞賈母道這一個名字不知因什麼起的先大概說說原故若好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有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作

過兩朝宰輔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
位公子名喚王熙鳳衆人聽了笑將起來賈
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了頭了媳婦忙
上來悄〻的推他這是二奶〻的名字少
混說賈母笑道你說你說女先兒忙笑道
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〻名字鳳姐笑道
怕什麼你只管說罷重名重姓的多呢女
先兒又說道這年王老爺又打發了王公

子上京趕考那日遇見了大雨進到了一個庄上避雨誰知這庄上也有個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在書房里這老爺膝下無兒只有一女芳名叫作雛鸞琴棋書西無所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作鳳求鸞不用說我已猜着了自然是這熙王鳳要求雛鸞小姐為妻女先兒笑道老祖宗原聽、聽過的眾人都道老

太〻什庅書没聽見過賈母笑道這些書
都是一個套子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没
趣兒把人家女兒説的那様壞還説是佳
人編的連影兒也没有了開口都是書香
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生一個小
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
無所不曉竟是個絶代的佳人見了一個
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

事父母也忘了詩禮也忘了兒不成兒賊不成賊那一點是佳人便是滿腹文章作出這些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的了比如男人滿腹文章去作犯法的事就看是才子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出的是自已塞了自已嘴再者既說是書香人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便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人、口不少奶母

了環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庅這些書
上凡有的事就只小姐合一個緊跟的丫
環你們白想〻那些人都是作什庅的可
是前言不荅後語衆人聽了都笑說老太
〻這一說是謊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這
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有一等人妒人家
富貴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污穢人
家再一等他自已看了這些書看魔了他

想一佳人所以編了出來取樂何嘗知道
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别說書中那些仕
宦書禮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們這中
等人家説起也没有那樣的事别説是那
些大家所以我們從不説那些書連丫頭
們也不懂那些話這几年我老了他們姐
妹們住的遠我偶然悶了説几句聽〻他
們一來就忙歇了李薛二人都、笑説道這

正是大人家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没這雜話給孩子們聽見鳳姐兒走上來斟酒笑道罷〻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潤〻嗓子且讓二位親戚吃盃酒看兩齣戲之後再說如何一面斟酒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些〻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的一位珍大爺我們還哥〻妹〻從小兒一處淘了這広大這几年因作了親我

如今立了多少的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妹便以叔伯論那二十四孝上班衣戲彩他們不能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里好容易引的笑了一笑多吃了一點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才是難道反笑話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大〻的笑一塲到是虧他才一路笑道我這心里通快了些〻再吃鍾人命寶玉也叫你

姐〻吃一鍾鳳姐兒笑道不用他敬我討
老祖宗的壽罷說着便将賈母的半杯剩
酒吃了将杯遞與了環将温水浸的杯換
了一個上來于是各席上的杯都徹去另
将温水浸着的杯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
坐女先兒回說老祖宗不聽這書或者彈
一套曲子聽〻罷賈母說道是你們兩個
對一套将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合弦按調

揆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几更了衆婆子忙回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〻的上來早有衆了頭拿了添換衣服送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太〻不如挪進暖閣炕上到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着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挪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恐里間坐不下賈母笑道我有道理如今

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併其來大家坐在一處又親又煖衆人都道這才有趣說着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里面直順炕併了三張另又添換了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這都不要拘理只聽我分派你們就坐才好說着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己向西面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道你挨着你

太〻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等姊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樓氏代着賈菌尤氏李紈夾着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説珍哥兒帶着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等忙答應又都進來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才坐好了又都起來你快歇着明日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説留下蓉兒斟

酒才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答應了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走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各自送回家去便邀了賈璉去追歡買樂不在話下這里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取樂竟沒一對雙全的就忘了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就合媳婦坐在一處到也團圓就有家人媳婦回說開戲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的

興頭又要吵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叫他們且歇〻把咱們的女孩子們叫了來就在這臺上唱兩齣給他們瞧〻媳婦們聽了出來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中將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槩帶出只留下小孩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個從遊廊角門

出來婆子們抱着几個軟包不及抬箱故
料着賈母愛聽的是三五齣戲的彩衣包
了來婆子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就垂手
站着賈母笑道大正月里你師傅也不放
你們出來逛〻你們唱什庅才剄八齣八
義鬧的我頭疼咱們清淡些〻好你瞧〻這
薛姨太〻李親家太〻都是有戲的人家
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這些〻姑娘都比咱

們家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子如今這
小戲子又是那有名的頑戲家的班子雖
是小孩們却比大班還強咱們好歹別落
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叫芳官唱一
齣尋梦只須用簫合笙笛別的一槩不用
文官笑道這也使的我們的戲自然是不
能入姨太〻和親家太〻姑娘們的眼不
過但聽我們小孩子一個發脫口齒再聽

一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李嬸薛姨媽喜的都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〻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出去作買賣所以就不大合時說着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聽個踈兒罷了若省一點力我可不依教習同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台先是尋

梦次是下書衆人都鴉雀無聞薛姨媽因笑道寔在戲也看過几百班總沒有見過簫管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才西楼梵江情一支多有小生吹笙合的這大套寔在少這也在主人講究不講究罷了這笑什広出奇指湘雲道我像他這広大的時節他爺〻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弾琴的湊了來即如西廂記的弾琴玉簪記的琴

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真的了比這如何衆人都道這更難得了賈母便命個媳婦來吩咐文官等叫他們吹彈一套燈月圓媳婦領命而去當下賈蓉夫婦二人捧酒一巡鳳姐兒因見十分高興便笑道趂着女先兒在這里不如叫他們擊鼓咱們傳接一個春喜上眉稍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好令正對時對景忙令人取了

二三二六

一面黑漆銅燈花令鼓來與女先兒擊着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若到誰那里住了吃杯酒也要說個什庅才好鳳姐道誰像老太〻肚里要什庅有什庅呢我們這不會的豈不没意思依我說也雅俗共賞不如誰輸了誰說個笑話兒罷衆人都說道他素日善說笑話最是他肚内有無限的新鮮趣談今兒如此說不但在席的

衆人喜歡連地下服侍的老小無不喜歡
那小了頭子們都忙出去找姐喚妹的告
訴他們快來聽二奶〻入說笑話兒了衆
丫環擠了一屋子于是戲完樂罷賈母命
些湯點菜菜與文官等吃去又命响鼓那
女先兒都是慣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
或如迸豆之疾或如驚馬之馳或如疾電
之光其鼓聲慢傳梅亦慢鼓聲疾傳梅亦

疾恰々至賈母手中鼓聲忽住大家哈々一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杯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々先喜了我們才托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兒到有些難説衆人都説老太々比鳳姐兒還好還多賞了一個我們也笑一笑賈母笑道並没什麽新鮮發笑的少不得老臉皮厚的説一個罷了因説道一家養了十個兒子娶

了十房媳婦惟有第十個媳婦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委曲商議說咱們九個心里孝順只是不像小蹄子嘴巧所以公婆只說他好這委曲向誰訴去大媳婦有主意咱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合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托生人為什庅单单給那小蹄子一張乖嘴我們都是笨的

衆人聽説都喜歡説這主意不錯第二日都到了閻王廟里來燒香九個人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個鬼常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來正在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着觔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鬼便要拿金箍棒打唏的九個鬼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原故九個人忙細〻的告訴了孫行者聽了把脚一跺嘆了一口氣道這原故

幸虧遇見我等着閻王爺來了他也不得知道的九個聽了就來(求)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這却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個托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里去偷肉為撒了泡尿在地下你那個小嬸子便吃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了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幸而我們都笨

嘴夯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氏
婁氏都笑向李紈道咱們這里誰是吃過
猴兒尿的薛姨媽笑道笑話兒不在好歹
只要對景就發笑說着又擊起鼓來小了
頭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和女先
兒說明以痰嗽為記須臾傳至兩遍剛到
鳳姐兒手里小丫頭故意咳嗽女先兒便
住了衆人齊笑道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

說一個好的別太逗的人笑ゝ的腸子疼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過正月半合家賞燈吃酒真ゝ熱鬧非常祖婆ゝ大婆ゝ婆ゝ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侄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ゝ溚ゝ的孫子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嗳喲ゝ真好熱鬧衆人聽了他說着已竟笑來都說聽數貧嘴又不知

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〻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費力說你你們混我〻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說底下怎庅樣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圓生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眾人見他正顏厲色的說了便再無別話都怔〻的還等往下說只覺冰冷無味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

一個、過正月半几個人擡着個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去放引了上萬的人跟着瞧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點着了只聽噗哧一聲衆人都散了這擡炮仗的怨賣炮仗的捍的不結寔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本人沒聽見响鳳姐兒笑道這本人原是個聾子衆人聽說一回想不覺一齊失聲大笑起來又想着先

前那一個沒有講完問他先那一個怎樣
也該說完鳳姐兒將桌子一拍說道好囉
嗦到了第二日是十六年已完了節也完
了我看着人忙着收東西還鬧不清那里
還知道底下的事了衆人聽說復又笑將
起來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依我說
老祖宗也乏了咱們也該聾子放炮燂了
尤氏等用手帕子侮(掩)着嘴笑的前仰後合

指他說道這個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笑道真〻這鳳了頭越發貧嘴了一面吩咐道他題起放炮燀來咱們也把烟火放了解了酒賈蓉聽了忙出去帶着小厮們就在按下屏饌將烟火脫[掛]吊齊備這烟火皆皆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亚[甚]大却極精巧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色花炮林黛玉氣禀虛弱不禁磾礟之聲賈母便摟他在懷

中薛姨媽便摟着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等笑道他專愛自巳放大炮�還怕這個呢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在懷裡鳳姐兒道我們是沒人疼的了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着你又怕燥你這會子又撒嬌了聽見放炮�吃了蜜蜂屎的今兒又輕狂起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咱們園子里放去我比小廝們放的還好呢說話之間外

面一色一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响之類零星小爆竹才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會蓮花落撒的滿臺的錢命那些孩子們滿台搶錢取樂又上湯時賈母說夜長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兒忙說有預備的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吃些清淡的罷鳳姐兒道也有棗兒熬的秔米粥預備的太〻們

吃齋的賈母道不是油膩的就是甜的鳳姐兒道還有杏仁茶只怕也甜賈母道到是這個還罷了說着又命人撤去殘席內外另設着各種精緻小菜小菓大家隨便吃了些用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請吃年酒十八日便是賴大家十九日便是寧府賴昇家二十日便是林之孝家二十一日便是单大良家二十二日便是

吴新登家這几家賈母也有去的也有不
去的也有高興直待衆人散方回的也盡
興半日一時就來的凡諸親友來請或來
赴席的賈母一概怕拘束不會自有邢王
二夫人鳳姐兒三人料理連寶玉除了王
子騰家去餘者亦皆不去只說賈母留下
解悶所以家下人家來請賈母可以自便
之處方高興徃々閑言不題且說當下元

宵已過再看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話說剛將年事忙过鳳姐兒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恃强壮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庅事来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劝他只不听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

人能有許多精神凡有了大事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是个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又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兒將息好了仍交与了他誰知鳳姐兒稟賦氣血不足兼且不知保養平生爭強鬪智心力更虧故雖不係小月竟着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添了下紅之症雖不肯

說出來衆人看他面目黄瘦便知失于調
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已也怕成了大病遺
笑于人便想偷空調養到八九月間才漸
漸的逐九过來下紅也漸〻止了此是後
話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
与李紈难以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于照管
因又請了宝釵來托他各處小心老婆子
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鬪牌白日里睡覺

夜里閙脾我都知道的鳳丫頭在外頭他們還有个怕惧如今他們又該取〻便了好孩子你还如是个安當人你兄弟妹〻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〻〻凡有想不到的事你来告訴我別等老太〻問出来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你只會說他不听你来回我別弄出大事来才好宝釵听說只得荅應了時届仲春黛玉又犯了

嗽痰湘雲亦因时氣所感亦臥病于蘅蕪院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園子与李紈相住的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来往回話人等亦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边的三間小花厛上去会齊辦事吃过早飯于午後方回房這三間厛原為預備省親之事衆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之後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

子上夜如今天已和暖不用修飾只不過畧畧的鋪陳了便可他二人起坐這所上也有一匾題着補仁諭德四字家中俗呼叫議事所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媳婦來往回話者絡繹不絶衆人先听李紈獨辦各各心中暗喜以為李紈素日是厚道多恩無罰的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便添了一个探春也

都想看不过是个未出閨閣的小姐且素
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
見前便慢怠了許多只三四日後幾件事
过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
过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可巧連日有
公王侯伯世襲官員十几處皆係榮寧
非親即友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
婚喪紅白等事王夫人和弔迎送應酬不

暇他二人便一日皆在所上起坐宝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日夜間針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小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比鳳姐兒当权时到更謹慎了些因而裡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三个鎮山太歲越發連夜里偷着吃酒工夫都沒了這

日王夫人正是往候（侯）府去赴席李紈與探
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所上坐
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来回
說趙姨娘兄弟趙国基昨日死了昨日回
过太〻太〻說知道了叫回姑娘奶〻来說
畢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語彼时来回話者
不少都打听他二人辦事如何若办得妥
当大家則安个畏惧之心若少嫌隙不当

之處不但不畏伏一出二門还要編出許多笑話来取笑吴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見前他便早已献勤說出許多主意来又查出許多旧例来任鳳姐揀擇施行如今藐視李紈老實探春是青年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来說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紈〻〻想了一想便道前兒襲人媽死了听見賞銀四十

两罷了吴新登家的听了忙答應了是接了对脚就走探春道你且回来吴新登家的只得回来探春道你且别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几年老太〻屋裏的几位老姨奶〻也有家裡的也有外頭的只两个分別家里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説两个我們听〻一向吴新登家的都忘了忙陪笑回説這也不是

什庅大事賞多少誰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你說賞百兩到好若不按理別說你們笑話明見也难見你奶ゝ吳新登家的唉道既這庅說我查旧賬去比時却記不得探春道你辦事辦老了还記不得到來难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ゝ也現查去若有這道理鳳姐ゝ还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寛厚了还不快找了來我瞧再遲不

說你們粗心反說我們沒主意了吳新登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来衆媳婦們都伸舌頭這里又回別的事一時取了旧帳来探春看的兩个家里賞过皆二十外頭的賞过四十兩外还有兩个外頭的一个賞过一百兩一个賞过六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緣故一个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个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探

春便遞与李紈看了探春便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賬留下我們細看吳家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紈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里的人都踩下我的頭去还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才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解誰踩姨娘的頭去頭說出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

道姑娘現踩我〻告訴誰探春听說忙站
起来說道（趙姨娘）我麼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這
麼大年紀又有你和你兄弟這会子連襲
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麼臉連你也沒臉
面別說是我了探春笑道原来為這个我
說我並不敢犯法違條一面便坐了拿賬
番与趙姨娘瞧又念与他听又說道這是
祖宗手里旧規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

不成不但襲人將来𣏌見收了外頭的人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這原有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旧規矩办說办得好領祖宗的恩典若說办的不彐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凴振怨去太〻連房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臉之處依我說太〻不在家

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了何為若只要操心太
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几次寒心
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
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
我是女孩兒家一句話也沒我亂說的太太
滿心里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才叫我照
管家務還沒作一件好事姨娘到先來作
踐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為难不叫我管

二三五〇

那才正經沒臉姨娘真也沒臉一面說一面不禁滚下泪来趙姨娘沒了別話答对說太〻疼你越發拉扯〻我們你只顧討太〻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麽忘了叫我怎麽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个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个好人用人拉扯的李紈在旁只管劝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里有拉扯

口里怎庅說的出来探春忙道大嫂子也

糊塗了我扯[拉]住[拉]誰ゝ家姑娘們拉住[扯]奴才

了他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与我什庅相

干趙姨娘氣的問道誰叫你扯[拉]住別人去

了你不当家也不問你ゝ如今現說一是

一說二是二如今你旧ゝ死了你多給了

二三十金[兩]銀子难道太ゝ就不依你分明

太ゝ是好太ゝ多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

太〻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着
你的銀子明兒等出了閣我想你格外照
看趙家呢如今沒有羽毛就忘了根本只
棟（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听完〻氣得臉
白氣噎抽〻咽〻的一面問道誰是我舅
旧我旧〻年下才陞了九省檢点那里又
跑出一个旧〻来我列素習按理尊敬出
這些親戚来了既這樣說环兒出去為什

庅趙國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李為什庅
不拿出旧：欵来何若来誰不知道我是
姨娘養的必要过兩个月尋出由頭来徹
底来番騰一陣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
白表白也不知誰給誰沒臉幸虧我还明白但
凡糊塗不知理的早急了李紈急的只會
劝趙姨娘只會还嘮叨忽听有人說二奶
奶打發平姑娘說話来了趙姨娘听說方

把口止住只見平兒走来趙姨娘忙陪笑
讓坐又忙向你奶〻好些我正要瞧去沒得
空見李紈見平兒進来因問他作什庅平
兒笑道奶〻說道趙姨奶〻兄弟沒了恐怕
奶〻和姑娘不知有旧例若照賞例只得
二十兩如今請姑娘裁奪再添些也使得
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〻的添
什庅誰又是二十四个月養下来的不然

也是那出兵放馬背着主子逃命来的人不成你主子真个到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〻不心疼的錢楽得作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混添減混出主意他要施恩等他好了出来愛怎庅添了去平兒一来時已明白了一半了听這一番話越發会意見探春有慍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楽之時相待只一边垂手默侍時值宝釵也

從旁上中來探春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个媳婦回事因探春才罷了便有三四个小丫鬟捧了沐盆手巾把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後板榻上那捧盆丫鬟走至跟前便双膝跪下高捧沐盆那兩个丫鬟也都在傍邊屈膝捧着巾帕並把鏡脂粉之飾平兒見待書不在這里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條

大手巾来將探春衣襟遮了探春方伸手
闔向面盆中洗手那媳婦便回道回奶奶娘
娘家學裡支環爺和蘭哥兒的一年公費
平兒先道忙什么你睜着眼見姑娘洗臉
你不出去伺候着二奶〻跟前你也這么沒
眼色来看姑娘雖然恩寬我去回了二奶
奶只說你們眼里都沒姑娘你們都吃了
虧可別怨我唬得那个媳婦忙陪笑說我

粗心了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遲了一步还有可笑的連吳姐〻怎麽辦老了的事也不查清楚了就來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〻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你主子事也忘了再找去我〻料着你那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你去找〻平兒忙笑道他有這一次管包腿上的筋早已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那

是他們聽着大奶〻是个菩薩姑娘又是腼腆小姐又向着門外說道你們只管撒野等奶〻大安了咱們再說門外的衆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个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当我們並不敢欺負小姐〻如今是嬌客認真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〻本來事太多

那里照看得這些保不住不忽畧俗語說
旁觀者清這幾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該
添該減的去處二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直
添減了頭一件于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
姑娘待奶奶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宝釵李
紈皆笑道好了頭怨不得鳳了頭偏疼他
本來無可添減的事如今听你一說到要
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辜負你這話探春

笑道我一肚子氣沒人熱性子正要拿他
奶々出氣去偏他碰了來說了這些話叫
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說一面叫進方才
那媳婦來問環爺和蘭哥兒家學里支一
年的銀子是作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
說一年學里吃点心剩者買紙筆每位有
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
都是各屋里領了月錢的環哥的是姨娘

領二兩寶玉的是太〻屋里襲人領二兩
蘭哥是大奶〻屋里領怎庅學里每人又
多這八兩原来上季去的為這八兩銀子
從今兒起把這一項蠲了平兒回去告訴
你奶〻說我的話把這條務必免了平兒笑
道早就該免了旧年奶〻原說要免因年
下忙就忘了那个媳婦只得答應着去了
就有大觀园中媳婦捧了飯盒来侍書素

雲早已指过一張小飯桌来平兒也忙着
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
在這里又忙什庅平兒笑道我原沒事的
二奶〻打發了我来一則怨這里人不方
便原是叫我幫着妹〻們伏侍姑娘的探
春因問宝姑娘的飯怎庅不搬来一處吃
丫鬟們听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去說宝
姑娘如今在所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

到這里來探春听說便高声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个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里站着你叫〻去平兒忙答應了一声出來那些媳婦們都忙〻的拉住笑道那里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帕撢在石矶上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影里且歇〻

平兒就坐下又有茶房里的兩个婆子拿
出个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凈的
姑娘將就坐一坐兒罷平兒忙陪笑道多
謝一个又捧了碗精緻新茶出来悄悄笑
道這不是我們的常用茶原是伺候姑娘
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忙欠身接了回
指象媳婦悄悄說道你們也太鬧得不像
了是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

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个粗糙就完了你們就吃不了的虧他撒个嬌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麽樣你們就這樣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們何當敢大胆都是趙姨奶奶鬧的平兒道悄悄的罷了好奶奶牆倒衆人推那趙姨娘原有些到三不着兩有了事

都就賴他你們素日眼里沒人心術利害我這几年難道还不知道二奶〻若是秤差一点兒早被你們这些奶〻治倒了饒這麼着一点空兒还要難他一難好几次沒落了你們的口声象人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心里也就不筭不怕你們呢前兒我們还議論到這里再不能順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

姑娘你們都錯看了他二奶〻這些大姑
子小姑子里頭也就只單畏他五分你們
這会子到不把他放在眼里了正說着只
見秋紋走来衆人忙赶着問好又說姑娘
也且歇一歇里頭擺飯等撒撤下飯桌子来
再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
里等得撒說着便直要上厠去平兒忙叫
快回来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

這里充什庅外圍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的褥上平兒悄悄問為什庅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銀我們的月錢多早晚才領平兒道這什庅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凴有什庅事今兒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聽了這是為什庅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几件利

害事与有体面的人来開刀做法鎮壓与衆
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来碰在釘子上
你去説了他們作一二件榜様又碍着老
太〻太〻若不拿着你們作一二件人家
又説偏一个向一个仗着老太〻太〻威
勢就怕他不敢動只拿着軟的作鼻子頭
你听〻罷二奶〻事他还要駁兩件才壓
的住家人口声呢秋紋听了伸舌笑道幸

而平姐〻在這里沒淂燥一鼻子灰我趁
早知会他們去、說着起身走了接着宝釵
的飯至平見忙進来伏侍那时趙姨娘已
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宝釵面南探春面
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静候里頭只
有他們緊跟常傳的了鬟伺候別人一槩
不敢擅入這些媳婦都悄〻的議論說大
家有事罷別要有沒良心的主意昊天昊大

娘才都討了沒臉論咱們又是什庅有臉的他們一邉消議等飯完回事只覺里面鴉鵲無聲並不听碗箸之聲一时只見一个了環將簾籠高揭又有兩个將桌抬出茶房內早有三個丫頭捧着三沐盆水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来了侍書素雲鶯兒三个每入用茶盤捧了三盞碗茶進去一时等他三人出来侍書

命小丫頭好生伺候着我們吃飯来換你們媳婦們方慢〻的一个〻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的輕慢踈忽了探春方漸氣平因向平兒道我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〻商議如今可巧想起来你吃了飯起来宝姑娘也在這里咱們四个人商議了再細〻問你奶〻可行可止平兒荅應回去鳳姐兒因問為何去這一日平兒笑着道

将方才原故細〻說与他聽了鳳姐兒咲
道好一個三姑娘我說他不錯只可惜命
薄沒投托生在太〻肚里平兒笑道奶〻
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〻養的難道
誰敢小看他鳳姐兒咲道你那里知道雖
然庶出一樣女兒却比不得男人将來攀
親时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
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殊不

知是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丫頭比人家小姐还强呢將来不知那個沒造化的挑庶悞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不挑庶的得了去又向平兒笑道你知道我幾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大約一家子沒有一个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了虎了家里出去的多、進来少、凡有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規矩却一樣見進的產

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笑話老太
太也受委曲家下人也怨恨刻薄着平兒道可不是
這話將來還有兩三个姑娘還有兩三个
小爺一位老太ゝ這幾件大事未完呢鳳
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里宝玉和林妹ゝ
他兩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錢
老太ゝ自有梯己拿出来薛姑娘是大老
爺那边的也不筭剩了三兩个滿破着每

人花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現花三千兩
不拘那里省一抵子也句了老太〻的事
一應都是全了的不过零星雜項便費也
破着三五千兩如再儉省些陸續也就句
了只恐平空再生一兩件事出来可就了
不得了咱們且别慮後事你且吃了飯歇(歇)
他商議什麽正碰了我的机(機)會我正愁沒
个膀背雖有个宝玉他不是這裡頭貨總

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〻是佛爺爺奶奶
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裡人四姑娘小
呢蘭小子更小環兒是個燎毛的小凍貓
子只等有熱灶火坑讓他鑽去罷真真一
個娘肚子里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
人來我想到這里就不伏再者林丫頭和
寶姑娘他兩個到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
好管咱家務事況且一個是美人燈兒風吹

吹就壞了一个是拿定主意不干已事不
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难十分去問他
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也来淂
又是咱家正人太〻又疼他雖然面上淡
淡的背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慍的心里
却是和宝玉一様呢比不淂環兒寔在令
人难疼要依我的性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有
這主意和他協同大家作个膀背義也不

張不獨了按正理良心上論咱們有這一人帮着咱們也看些心太太事也有些益着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拙頭退步回頭看看了再要窮追若刻人根極了暗地里尖藏刀咱們才四个眼睛兩个心一時到不防到其壞了趁着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把往日恨咱們的心恨暫可解了还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

恐怕你心里捨不回來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他心里却是事事明白不过是言語謹慎他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擒賊必擒王如今他作法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才好千萬別想着怕我沒臉和他一強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已行在先

了這会子又反嘱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
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没有別
人之故不得不嘱咐既行在先更比我明
白了你又急了满口里你我起来平兒道
偏說你〻若不依這不是嘴把子再打一
頓难道這臉上没有嘗过的不鳳姐兒笑
道看我病的這樣还来慪我过来坐下横
竪没人来咱們一處吃飯是正經說着豐

兒等三四个了頭進来放小坑卓子鳳姐兒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致小菜每日分例業已暫減去豐兒便将平兒的四様分例菜端至卓上與平兒盛了飯来平兒屈了一膝于坑沿上全身犹立于坑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嗽畢口囑咐豐兒些話方往探春處来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下回再談分解

石頭記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時寶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囑付了豐兒些話才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只有丫環婆子諸內閶迎人進入廳中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花園

中的事故見他来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

生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為別的因想着

我們一月有二兩月銀外丫頭們又有別

月錢前兒又有人回要我們一月所用頭

油脂粉每人又是二兩这又同才剛斈里

的八兩一樣重々疊々事雖小錢雖有限

看起来也不妥當你奶々怎庅就沒想到

这个平兒笑道这有个緣故姑娘們所用的

这些東西自然是該有分例的每日買辦買了令女人們各房處與我們収管不过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一个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頭油又是脂粉去的理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處與我們的姑娘們每月送二兩原不是為買这些的原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々太々或不在或不得閒姑娘們偶然一

時可巧要几个錢使省得我人去非此恐怕姑娘們受委曲可知这个錢並不是買这个才有的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里的我们的姊妹都是拿錢買这些東西的竟有了一半我就疑心不是買辦脫了空遲些日子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弄些使不淂的東西搪塞探春李紈都笑道他也留心看出来脫空没有也不敢只是遲些日子

催急了不知那里弄些来不过是个名兒
其实是不用依然得現買就用这二兩銀
子另教备的奶媽子的或是兄弟哥〻兒
子買了来才使若使了官中的人依然是
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个甚広法子必定
是煩那鋪子里揀壞了不要的他們都弄
了来单預備給我們平兒笑道買辦的
那樣他買好的来買辦豈肯與他善開交

又說使壞要奪这買辦了所以他们也這
得如此能可淂罪裡頭不肯淂罪外頭辦
事的人姑娘们只能可使奶媽子们他们
也就不敢有閒外了探春道因此我心里
不自在錢費了反兩銀起東西来又白丟
了一半通算起来反費了兩折子不如竟
把買辦的每月蠲了為是此是第一件第
二件年裡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

那小園子比咱们这个如何平兒咲道有
咱們这一半大樹木花艸也少多了探春
咲道因合他們家的女兒說閒話兒誰知
那広个园子除他們帶了花吃的笋菜魚、
蝦之類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
百銀子剩從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葉
一根枯草根都是值錢的宝釵道真、膏
梁紈綺之談你们雖是千金小姐原不知

此事但你們都讀書識字的竟沒看見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文不成探春咲道雖也看过不过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那里都是真有的宝釵道朱夫人都有虛比浮詞那句〻都是有的你才辦了兩天事就利慾薰心把朱夫子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把孔子也看虛了探春咲道你这樣一个通人竟沒看見子

書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処(處)運籌(籌)之
界左穷(竊)堯舜之詞(右)背孔孟之道宝釵咲道
底下一句呢探春咲道如今只断章取意
念出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宝釵道
天下没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
難為你是聰明人这些正事大鄧目事竟
没經歷也可惜遲了李紈咲道叫了人家
来不説正事且你們(且)對論學問宝釵咲道

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些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如學學問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三人自是取笑之談說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探春因又接說道咱們這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陪算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咱們这樣人家的事若不派出兩个一

定的人来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
作賤也似乎暴殄天物如今何不在園子
里所有的老媽〻中揀出几个本分老誠
能知園圃中的事準派他们收什料理也
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納税只問他们一年
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
修理花木草水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
不用臨時忙乱二則也不至作賤白辜負

了東西三則老媽们也可借此小補不枉年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些盤費将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宝釵正在地下覔壁上的字画（畫）听如此說等他說完便咲道善哉三年之内無飢饉矣李紈咲道好主意這果然一行太太必喜欢省錢是小第一有人掃（打）專司其職又許他人去責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當賊（職）的

了平兒道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〻雖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裡住着不能多弄些玩意兒去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啚省錢这(這)話断(斷)不敢出口宝釵忙走过來摸着他的臉兒咲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庅作的從早起來到这會子你說了这些話一套一个樣子也不奉承姑娘也沒見

說你奶〻才短想不到也並沒有三姑娘說一句你就說一句是橫豎三姑娘一套話出來就有一套話進去總是三姑娘想得到你奶〻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辦的緣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園子不敢圖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〻這話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掐一个菓子也不許動了姑娘

們分中自然不敢天天與小姑娘們就吵
不清了他这遠愁近慮不亢不卑他奶奶
便不是和咱們好的听聽他這一說也必要
自愧的変好了不和也便和了探春咲道
我早起一肚子氣听他來了忽然想起他
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
我見了他更生氣了誰知他來了避貓鼠
兒是的姑了半日怪可憐見的接着又說了

那庅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到說不枉
姑娘素日待我們奶〻的情意了这一句
話不但沒了氣我到愧〻了又傷心起来想我
一个女孩兒家自家還鬧的沒人疼沒人
顧的我那里還有好处(處)去待人口内說到
这(這)里不免又流下淚来李紈昔見他說的
懇切又想他素日因趙姨娘每日誹謗在
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

流下淚來都忙勸他趁今日清淨大家商
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也不枉太太委托
一場又提这沒要緊的事作什庅平兒忙
道我已明白了姑娘說誰好竟要派人就
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須得回你奶〻一
聲我們这里披剔小遺已經不當皆因你
奶〻是个明白人我才这這樣行若是糊塗
多歪多怪的我也不肯到像抓他的乖一

般豈可不商議了平兒咲道既這庅樣我去告訴一聲說着去了半日方回来咲道說是白去一趟這樣好事奶〻豈有不依的探春聽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的婆子的名单要来大家參奪大槩定了几个又將他們一齊傳来李紈大槩告訴與他們衆人聽了無不願意有說那一片竹子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

了家里吃的第一年還可交些錢粮还一
个說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種的這些
大小雀鳥的粮食不必動閑中的錢粮我
還可以交錢粮探春才要說話人来回大
夫来了進園瞧姑娘衆婆子只得去領大
夫平兒忙說单你們中有一百个也不成
个体統难道沒有兩个管事的頭腦帶進
大夫来回事的那人說有吳大娘合單大

娘在南角門上聚錦門等着呢平兒听說方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宝釵如何宝釵咲道幸於始者怠於終繕其辞者嗜其利探春听了点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几个人來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这一个老祝媽是个妥當的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〻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这所竹子交與他这一个老

四媽本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雖是頑意兒不必太認真大耕大治也須淂他去再一按時加些培植豈不更好探春又咲道可惜蘅蕪院和怡紅院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李紈忙咲道蘅蕪院更利多如今香料舖並大市大廟賣的各処香料香艸兒都不是这些東西算起来比别的利息更大怡

紅院不要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一季玫瑰花有几百顆共信下多少花还有籬笆上薔薇花月季宝相金銀藤單这些沒要緊的草花干了賣到茶葉鋪去也值几个錢採春道原來如此只是弄香艸的沒有在行人平兒忙咲道跟宝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弄这个的上回他还採了些晒干了辮成花藍葫芦給我頑的姑娘到忘了不

成宝釵忙道我纔讃你々到来捉弄我了二人都吔（宗）意（興）都問这是為何宝釵道断（斷）乎使不得你們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一个閒着没事辦这會子我又弄个人来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替你們想出一个人来怡紅院有个老葉媽他就是茗烟的娘那是个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的娘極好不如把这事交與葉媽他有

不知的不必咱們說就我鶯兒的媽去商
議了那怕葉媽全不曾竟交與那一个那
是他們私情兒有人說閑話也就怨不到
咱們身上了如此一行你們又攤得至公
于事又甚妥李紈平兒都道是極探春咲
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平兒咲道
不相干前日鶯兒還認了葉媽做干娘請吃
飯吃酒兩家合厚的好的很呢探春听說

方罷了又共同斟酌出九(幾)丁人來俱是他
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
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
看了一回遣人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
春與李紈明示諸人某人管某事除家中
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利(利息)年
終算賬房(若)仍是上頭的又是添一層管主
还在他們手心里又剝一層皮这如今我

們只出这事来派了你們已是跨过他們頭去了心里有氣只說不出来你們年終去歸賬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庅再者这一年间管甚庅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淂半分这是家裡的舊例人所共知的偷着的在外如今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不要入他們的手每年歸賬竟歸到里頭來才好宝釵咲道依我說里頭也不用歸賬

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到多了事不如问他們誰領这一分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裡人的動用我替你們筭出来了有限的几宗事逐过是頭油脂粉香紅每一位姑娘几个了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若幕撮簸担子並大小禽鳥鹿鬼吃的粮食不过这几樣都叫他們包了去不用賬房裡去領錢你算〻就省下多少来平兒

咲道这几〔錢〕宗雖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淂下四百兩銀子宝釵咲道却又来一年四百兩二年八百兩取租的房錢也能剩淂了几〔錢〕間薄地也可添几〔錢〕畝雖然还有富餘的但他們既辛苦閙一年也要他們剩些粘補〻〻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亦不可太嗇總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体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裏一一

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很艱嗇了
他們里頭却也得些小補这营生的媽〻
們也寬裕了園子里花木也不似每年滋
長蕃盛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这庶几個
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槩入了関中那時
里外怨声載道豈不失了你們这樣人家
的本体如今这園里凡十个老媽〻們若
只給了这几个那剩的也必报怨不公我

才說的他們只供給这几个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拏出十貫錢来大家湊齊單散与这些園內的媽〻們他們雖然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是园中照看當差之人関門閉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一應粗糙活計都是他們的責任一年在园内辛苦到頭这园内既有了利

年息屈園內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了利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知的話越索性說破了你們只管了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並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多摘你們幾个果子多摘幾枝花兒你們有寃沒處訴去他們也沾帶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衆婆子聽了這个議論又

不去賬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筭賬
一年不過多拿出十貫錢来各各歡喜異
常都齊聲說願意強如去被他揉挫着還
得出錢呢那不得管他的聽了每年終又
無故得分錢也都歡喜起来口內說他們
辛苦收什是該剩些錢沾補的我們怎好
穩坐吃三涇宝釵笑道媽媽們也不要推
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管夜裡

辛苦些不要賭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
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一般聽見
姨娘親口囑咐我三五回說大奶奶如今
又不得閑兒別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
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奶
奶又多病多痛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閑人
便是个街坊隣居也要幫着些何況是親
姨娘托我免不得出小就大講不的家人嫌

我倆只顧了小分沽名釣譽那時酒醉賭輸生出事來我怎麼見姨娘你們那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媽最是循規蹈矩的原該大家齊心顧些體統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聽了教訓一場猶可倘若被那幾个管家娘子聽見了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場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訓

雖是他們是管家管的着你們如何自存些体面他們如何得來作踐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个額外的進益來也為大家齊心把這園里周全得謹謹慎慎使那些有權勢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里豈不敬服也不枉替你們這沉憂你們去細想這話衆人都歡聲鼎沸說姑娘說的很是從此姑娘奶奶只

啓放心姑娘奶奶這樣疼顧我們我們再要不體上情天也不容了剛說着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回說江南甄府里家眷進京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着便將禮單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粧蟒十二疋上用襍緞十二疋上用各色十二疋上用宮紬十二疋官用各色緞紗紬綾二十四疋李紈也

看過忙說用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票
賈母賈母便命人叫李紈探春寶釵等也
都過來問安將禮物一併看了李紈命收
過一遍等太太回來看了再收賈母因說
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賞封兒賞
男人只怕轉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
下尺頭要緊一語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
个女人來請安賈母听了忙命人帶進來

二四二二

那四个女人都上四十往上年紀穿戴之物皆比主人不甚差别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拿了四个脚踏來他四人坐了謝過待宝釵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咱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日進京的今日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故先令女人們來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問这些年沒進京也想不到今年來四人也都

笑向道正是今年乃奉旨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来了四人回說老太〻和哥兒兩位小姐兒並別位太〻都没来就只這太太帶了三姑娘来了賈母道有了人家没有四人道尚没有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和我們家甚好四人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去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麽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

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竟不自尊自貴所以我們才走得親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這哥兒跟着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是跟着老太太賈母道幾歲了又問上學不曾四人笑說今年才七歲因長得齊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氣異常天天逃學老太太不十分教看賈母笑道也不成我們家了你這哥兒

叫什麼名字四人道因老太〻當做寶貝一般他又生得白老太〻便叫做寶玉賈母笑向李紈等道偏也叫個寶玉李紈等忙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個小名字之後我們家上下都猜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到似曾有了一個的只是這十來年沒有進京來都記不清了賈母笑道豈敢是孫子

人来衆媳婦了頭答應了几〻一聲来了
見幾个賈母笑道園里把咱們宝玉叫了来
給这四位管家娘子照〻比他們宝玉如
何衆媳婦听聽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宝玉進
来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們一跳
这若是我們不進府来東倘若別處見了
還只當是我們的宝玉後赶着也進了京
呢一面上来都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宝玉

他也笑了問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如何
李紈等笑道四位媽媽才一說可知是模
樣相倣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
子的孩子們最養的嬌嫩除了面上有殘
疾十分黑醜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樣的齊
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道如今看來
模樣是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
來這位哥兒性情都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

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才我們拉哥兒的
手說話便知了我們那一个只說我們糊
塗漫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畧動一動也
不依所使的人都是孩子們四人未說完
李紈姊妹禁不住失聲笑起來賈母也笑
道我們這會子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宝玉
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強忍耐一時的
可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憑他有什

应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來這樣人家的孩子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是他一則生的得人意二則生的滑禮數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里所以才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禮孔不與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聽了都笑道就老太太這

話正是雖然我們宝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人客規矩禮更比大人有趣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麽還打他殊不知他在家里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他偏會說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常說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的過來第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的一語未了人回太太來了王

夫人（旁改：王夫人進来見過賈母四人也都請過安王夫人）親自捧过茶来方退出去四人告辞
賈母便往王夫人處来說了一回家務發（旁注：放）
他們回去不必細說这里賈母喜的逢人
便告訴也有个宝玉一模一樣行事行景
象人都說天下之大世宦之多同名者也
多祖母溺孫〻古今所有常事並不是什
庅罕事故皆不介意独宝玉是个迂濶獃
槑（旁注：呆）的性情因為那四个人承悅賈母之後

至園看湘雲病去史湘雲說你放心鬧罷單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如今有了个對子鬧急了再打狠了你就逃走到南京找那一个去宝玉道那里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个宝玉了湘雲道怎麼列國有个藺相如漢朝又有个司馬相如呢宝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沒有的事湘雲道怎麼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

貨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貨雖同貌却不同
名姓藺相如雖同名不同貌偏我合他就兩
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對因笑道你
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無也罷我與無
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
来若說必無然亦似有若說必有又並無
目覩心中悶悶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盤算
不覺就忽忽睡去不覺到了一座花園之

内宝玉咄（吒）意（異）道除了我們大觀園還有这
庅座园子正疑惑間從那边来了几个女
兒都是了鬟宝玉又咄（吒）意（異）道除她貴（央）襲人
平兒之外也竟還有这一干人只見那些
了鬟笑道宝玉怎庅跑到这里来了宝玉
只當他說自己忙々来陪笑說道因我信
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姐々带
我曠々眾了鬟都笑道原来不是咱們家

的宝玉他生得到也还干净嘴兒也到乖巧宝玉聽了忙道姐々們這里也竟還有个宝玉底下頭道宝玉二字我們是奉老太々太々之命為保佑他延壽消災我們叫他宝玉他聽見了喜歡你是那里遠方來的一个臭小厮也乱叫起來仔細你的臭肉打不爛你的又一个丫鬟笑道咱們快去罷別叫宝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子說

諾了，把咱們薰臭了 說着一邊去了 宝玉納悶道 從來沒人如此荼毒 我們他們如何竟这樣 真亦有我这樣一人 不成 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子內 宝玉又吧吒意異道 除了怡紅院也竟还有这个院子 忽上了台矶進入屋內 只見榻上有一人卧着 那边有几个女兒作針線或嬉笑頑要的 只見榻上那个少年嘆了一口氣 一个了

襲哭道寶玉你不睡又嘆什么想必為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寶玉听說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〻說長安都中也有一个寶玉和我一模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纔作了一夢竟夢中到了都中一个大花园子里遇見几个姐〻都媸我臭小廝不理我〻好容易找到他房里偏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

知那里去了宝玉听說忙說道我因找宝玉来到这里原来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来拉住笑道原来你就是宝玉这可不是夢里了宝玉道这如何是夢真且又真了一語未了只見人来說老爺叫宝玉嚇的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宝玉便忙叫宝玉快回来襲人在傍听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問他道宝玉在那里此时

宝玉雖醒神意尚迷忽自門外指說纔出去了
襲人道是瞜迷了你揉眼細照是鏡子照
着你的影子宝玉向前照了一照原是那
嵌的大鏡子對面相照着自己也笑了早
有人奉过漱口盂茶油来漱口麝月道怪
道老太太〻不許多放鏡子人小魂不全有鏡子
照多了瞜覺驚恐作胡夢如今到大鏡那
里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

去天熱困倦不定那里想的到放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先淌下照着影兒頑的一時合上了眼自然胡夢顛倒不然如何得看見自已叫着自已的名字不如明兒挪進床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寶玉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寶玉
薛姨媽愛語慰癡顰

說那寶玉聽說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見其家中形景自与榮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王夫人又到了家中，又吩咐預備上

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
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寶玉曰見湘雲
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才歇午覺寶玉不敢
驚動因紫鵑正在廻廊上手裡做針線便上来问他
昨日夜裡咳嗽的可好些紫鵑道好些了寶玉笑道
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来真
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篤乱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
他穿着彈墨綾薄棉袄外面只穿著青緞夹背心寶

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道穿這樣单薄還在風口裡坐着春天風饞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咱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不尊重要（没）緊的那起混賬黃（行）子背地里說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合小時一般行爲如何是好姑娘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寶玉見了這般景况心

中忽澆了盆冷水一般只瞧着竹子發了一回獃曰
說媽正來挖笋修竿便怔怔的走了出來一時魂魄
失守心無所知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
下涸（淚）來呆（直）獃了五六頓飯時千思万想摠不知如何
是好偶值雪鷺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
過忽扭頭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出
神不是別人却是寶玉雪鷺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人
在此作什麼春天凡有殘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犯了

歎病了忽一邊想一邊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裡作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走過說道你又作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疑不許你們理我你又尋我作什麼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曲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鵑〻〻因問他太〻作什麼呢雪雁道也歇中覺所以等了這半日姐〻你又聽笑話兒我因等太〻的工夫和玉釧兒姐〻坐在下房

里說話兒誰知趙姨奶〻招手兒教我只當有什麼
話說原來他合太〻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去
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
裳要借我的月白緞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
件子的往臟地方去恐怕弄臟了自己的捨不得穿
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臟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
他素日有什麼好處到咱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
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鵑姐〻收着呢如今先得去

告訴他還得回姑娘呢姑娘身上又病着竟費了大
事悞了你老出门不好再轉借雖紫鵑笑道你這个
小東西也乖你不借給他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吽人
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下去了还是等明日一早才
去雪鴈道這会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鵑點
頭雪鴈道姑娘还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
那里哭呢紫鵑聽了忙问在那里雪鴈道在沁芳亭
後頭桃花樹底下呢紫鵑聽說忙放下針線又囑咐

雪雁好生聽着若问我答应我就来說着便出瀟湘
館一逕来尋宝玉走至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
那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裡
来哭作出病来唬我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為
聽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别人也是
這樣說將来漸〻的都不理了我所以想自已傷心
紫鵑也便挨他坐着寶玉笑道方才對面說話你尚
要走開這會子如何又来挨我坐着紫鵑道你都忘了

説日前你们姐妹两个正説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去我才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合他説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问你寶玉道也有什麽要緊不過我想着寶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合他要也太托實雖不便合太太要我已经在老太太跟前畧露了些風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完了他如今我所見一日給你们一两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鵑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们

正疑惑老太〻怎麽忽然想起来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来呢這就是了寳玉咲道這要天〻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鵑道在這里吃慣了明年家去那里有這閒錢吃這个寳玉聽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往那个家去紫鵑道你妹〻回蘓州去寳玉笑道你又說謊蘓州雖是原籍因没了姑父姑母無人照看才就了来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是扯謊紫鵑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了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

除了你们家別人只淂一父一母房族中再無人了不成我们姑娘来时原是老太〻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来住幾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窮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宦之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丢与親戚落人的耻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裡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来接的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时

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還他〻也將你送他的打点了在那里呢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鵑看他怎庅回荅只不作聲忽見晴雯找来說老太〻叫你呢誰知在這里紫鵑笑道他在這里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到拉他去罷說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呆〻的一頭熱汗滿臉紫漲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来只說時氣所感熱

身被風撲了無奈寳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
眼珠兒直〻的起来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
他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
便吃茶衆人見他這般一时忙乱起来又不敢造次
去回賈母先使人出去請李嬷〻一时李媽〻来了看
了半日问他幾句話也無回荅用手向他脉门摸了一
摸嘴唇人中上邊着力掐了兩下掐的指印如許来
深竟也不覺疼李媽〻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

的一聲便摟著放聲大哭起來急的襲人忙拉他說
你老人家瞧々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々太々去
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李媽々搥床搗枕說這可不中用
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襲人等以他年老多知所以請
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為實也都哭起
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才如此這般襲人聽了忙到瀟
湘館來見紫鵑正扶侍黛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麼便走
上來問紫鵑道你才和我們寶玉說些什麼你瞧々他去你

回老太〻太〻去我也不管了説着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見
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失錯便不免也慌了問
怎麼了襲人定了一會哭道不知紫鵑姑奶〻説了些什
麼話那个獃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説了李
媽〻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了連李媽〻都説不
中用了那里放聲大哭只怕這会子都死了黛玉一聽
此言李媽〻乃久經老嫗説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
的一聲將腹中之藥一概嗆出抖腸搜肺熾胃扇肝的

痛聲大嗽了幾陣一時面紅髮乱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来紫鵑忙上来搥背黛玉扶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鵑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来勒死我是正经紫鵑哭道我並沒說什庅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不知道那傻子每每頑話認真黛玉道你說了什庅話趁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来了紫鵑聽說忙下了床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已都在那裡了賈母一見了紫鵑

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麼紫鵑忙
道並沒敢說什麼不過說了幾句頑話誰知寶玉見
了紫鵑方噯喲了一聲哭出來了衆人一見方都放
下心來賈母便拉着紫鵑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
紫鵑命他打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鵑死也不放說
要去連我也帶了去衆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鵑
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
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鵑道你

這孩子素日最是个聰明伶利的你又知道他有個獃根子平白哄他作什庅薛姨媽勸道寶玉本来心實可巧姑娘又是從小兒来的他兄妹兩個一處長了這庅大比別的姐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剌〻的說个去別說他是個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庅大病老太〻和姨太〻只管万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娘家的都来瞧哥兒来了賈母道難為他们想

着叫他们来瞧〻寳玉聽了一个林字便滿床鬧起來
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來接他们來了快打他出去罷
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
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沒人來接他的你只管
放心罷寳玉哭道他是誰除了林妹〻都不許姓林
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人來凡姓林的我都打出去了
一面吩咐衆人已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來你们也
別說林字好孩子你们聽我這一句罷衆人忙答應

又不敢笑一時寶玉又一眼見那十錦槅子上陳設的一支金西洋自行舡便指着乱叫説那不是接他們的舡来了灣在那里呢賈母忙叫拿下来襲人便拏下来寶玉伸手便接過来掖在被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説一面死拉着紫鵑不放一時人回大夫来了賈母忙命快請進来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来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拏了寶玉的手胗了一會那紫鵑少

不覺低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起身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裹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

去磕頭若耽悮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医院正堂王太醫只躬身笑說不敢〻〻他原聽了說另具謝礼命寶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医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与衆人反到笑了一时按方煎了藥来服下果覺比先安静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鵑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鵑守着他另將琥珀去伏侍寶玉〻〻不时遣雪雁来探消息這邊事務盡知自

已心中暗嘆幸喜衆人都知寶玉原有些獃氣自幼
是他二人親密如今紫鵑之戲語亦是常情寶玉之病
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别處去晚間寶玉稍安賈母王
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還遣人來問幾次李奶姆帶
領嬷嬷等幾个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鵑襲人晴雯等
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
說黛玉已去便是說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鵑
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開

竅通關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的藥漸次好起来了寶玉心下明白恐紫鵑回去故有或作假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着實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没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鵑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来治也没見我們這獃子聽了風就是雨往後怎麽好暂且按下因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天過来瞧看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了與他瞧引的寶玉自己伏枕而笑

原来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聽見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為什麼唬我紫鵑道不過是哄你頑的你就認了真了寶玉道你說的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紫鵑笑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実沒了人口縱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踪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鵑笑道果真的你不依只怕是口裡的

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裏還有誰呢寶玉聽了又驚問是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笑道年裡我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他寶玉笑道人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勞什子你都沒勸過說我瘋的剛剛的這幾日才好了你又來慪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

我這只顧這會子立刻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了然
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還有形跡不如再
化一股烟烟還可凝聚人還看見須得一陣大風吹的
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這才好一面說一面又吊下淚來
紫鵑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泪又忙咲解釋道
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里着急故來試你寶玉聽
了更又咤異問道你又着急什麽紫鵑咲道你知道
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伙的偏

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合他蘇州帶来的还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里獨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裡我若不去辜負我們素日的情分若去了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設出這謊来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来寶玉笑道原来是你愁這个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别愁了我只告訴你一句躉[準]話咱們活着咱們一處活著不活着咱們一處化灰化烟

如何紫鵑聽了心下暗〻籌畫忽有人来回環爺蘭哥兒问候寶玉道就说難為他们我才睡了不必進来婆子答應去了紫鵑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〻我们那一個去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鵑聽說方疊鋪盖粧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兩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傍邊睡着好照明兒帶着出门也輕巧紫鵑聽說只得

与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眾人自回瀟湘館來黛玉倒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多哭幾場今見紫鵑來了問其緣故已知大意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夜间人定後紫鵑已寬衣卧下之時悄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倒實听見咱们去就那樣起來黛玉不答紫鵑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道一動不如一靜我们這裡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長大住一處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

的了黛玉啐他道你這幾天還不乏趁這會子還不歇
歇還嚼什么蛆紫鵑咲道到不是白嚼蛆我是一片真
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幾年了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
疼着熱的人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候作定
了大事要緊俗語説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
時有个好歹那時雖也完事怕只怕躭悞了時光還
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个不是三房
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娶一个天仙来也不過三

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後頭了甚至于為妾為丫頭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些若是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〻一日还好若没了老太〻也只是凭人去欺負了所以說拿主意要緊姑娘是个明白人豈不闻俗語說的萬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個最難求黛玉聽了便說這丫頭今兒可瘋了怎麽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个人我明兒必回老太〻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鵑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裡留

神並沒叫你去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虧又有何好處說着竟自已睡了寶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泣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个盹次日勉强梳洗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来看視了又囑付了許多話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遂衆人皆有祝賀之礼黛玉已早備下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請賈母与王夫人等獨有寶玉与黛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晚

散時賈母等順路也睄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至次
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伙計吃了一天連忙了三四
天方完曰薛姨媽看見了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
道貧寒是个荊釵裙布的女兒便欲說与薛蟠為
妻曰薛蟠素習行止浮奢又恐遭遢了人家女兒正在
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
地設的夫妻曰謀之於鳳姐〻〻嘆道姑媽素知我們太
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謀曰賈母去睄鳳姐時鳳

姐便和賈母說薛姑媽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啟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咲道這有什庅不好啓齒的這是極好的事等我和你婆婆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来即刻就命人来請了邢夫人過来便作保山邢夫人想了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硬作保山将計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歡喜命人請了薛姨媽来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的謙辭邢夫人即命人

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來此投靠邢夫人的
如何不依早極口說妙賈母笑道我最管个閑事今
兒又管了一件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
是自然的搖抬了十万銀子來只怕不稀罕但只一件
老太太既是主親還得一位才好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
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个說着便命人去叫過賈
珍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緣故彼此都忙道喜賈
母吩咐道咱們家的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沒兩親家

争裡争面的你如今笑替我在當中料理也不可太儉也不可太奢把他兩家的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來忙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性情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囑咐只得應了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个無可無不可的人還到容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邢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个孩

子又不能見面就是一个婆〻大姑和小姑又何妨況且都是孩兒正好親相呢邢夫人方羅蝌岫二人前些途中皆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也皆如意只是邢岫烟比先未免拘泥了些不好与寶釵姐妹共處閒話又兼湘雲是个愛取笑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个知書達礼的雖有女兒身分不是那種佯羞詐愧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見他時見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之父母皆是年老有德〻人獨他父母皆是酒糟透之人于女

兒子中平常那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
愛且岫烟為人雅重迎春是个有氣的人連他自己尚
未照看齊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
一应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張口
寶釵到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与夫人知道亦恐
多心閒話之故如今却是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門親
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然後方取薛蝌有時岫烟仍
与寶釵閒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寶釵因瞧黛

玉恰值岫烟也来睄黛玉二人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到一石壁處寶釵問他這兩天還冷的狠你怎庅到全換了夾的了岫烟見問低頭不答寶釵便知道又有了緣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一个月的月錢又未淂亂了頭如今也這庅沒心計了岫烟道他到想着不錯日子給曰姑媽打發人和我說一个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呌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去要使什庅横竪有姐〻的東西能着些〻搭着就使了姐〻的想二姐〻是个老

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麼那些媽〻們
頭那一个是省事的那个嘴里且不尖的我雖在那裡却
不敢狠使喚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到拿些錢出來給他们
打酒買点心吃才好已此二兩一月銀子還不勾使如今又去
了一兩前兒我瞧〻把棉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寶
釵聽了愁眉嘆息他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才進來若是
在這裡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這裡就完了如
今不先完了他妹〻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到是一

件難事再遲兩年我怕熬煎出病来等我和媽再商議
有人欺負你〻〻只管耐些煩兒千万別自己熬煎出病来
不如把那一兩銀子明兒也越性給了他們到都歇了心你
已後也不用白給那些人東西吃他尖刺讓他尖刺很聽不過
了各人走開倘或短了什麼你別存那小家兒女氣只管找
我去並不是作親後才如此你一来时咱們就好的別怕人
閒話你打發小了頭悄〻的合我說去就是了岫烟低頭答
應了寶釵又指他裙上一个碧玉珮道這是誰給你的

岫烟道這是三姐〻給我的寳釵点頭咲道他見人〻皆有你
一個沒有怕人咲話故此送你一个這是他聰明細緻之處
但還有一句你也要知道這些粧飾原出于大官富貴之家
的小姐你看我一應從頭至腳可有這些富貴閒粧然
七八年之先我也是這樣來者着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所
以我都自己該省的就省了將來你這一到我們家這些沒
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咱們如今比不得他們了總
要一色從實守分為主不必比他們才是岫烟咲道

姐〻既這樣說我回去摘了就是了寶釵㸃頭笑道太
聽說了這也是他好意送你〻不佩著他豈不疑心我不
過是偶然提到這里以後知道就是了岫烟㸃頭答應又問
姐〻此時那里去寶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
票叫了頭送來我那里悄〻的取出來晚上再悄〻的送
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扇了事大但不知當在那里
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樓西大街的寶釵笑道
這鬧在一家了彩伙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

過來了岫烟聽說便知是他家們的也不覺紅了臉一笑
二人走開寶釵便往瀟湘館來正值他母親也來瞧黛
玉正說閑話呢寶釵笑道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
道薛姨媽道我這幾天連日忙總沒有來瞧瞧寶玉
合他所以今兒瞧他兩个都也好了黛玉忙讓寶釵坐
了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麽想
的到姨媽合大舅母又作一门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
你们女孩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

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紅線把這兩個人的脚絆住憑你兩家隔着海隔着國有仇的終久有機會作了夫妻這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的已為是定了親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得到一處比如你姐妹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呢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寶釵道惟有媽説動話就拉上我們一面説一面伏在他母親懷裡笑説咱們走罷黛玉笑道你瞧這麼大了離了姨

媽一會兒就這麼撒嬌兒了薛姨媽用手摩着寶釵嘆
向黛玉道你這姐姐就和鳳姐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
正經事他商量沒了事幸虧他開開我的心我見這樣有
多少愁不散的黛玉聽說流淚嘆道他偏在這里這樣分
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刺我的眼淚寶釵嘆道媽瞧
瞧他輕狂到說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
可憐沒父母到底沒个親人又摸娑黛玉笑道好孩子別
哭你見我疼你姐姐了你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姐雖沒

了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〻這就比你强了我每〻和你姐
姐說心里狠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你這里人多口
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倚無靠為人
作人配人疼只說我們看老太〻疼你了〻我們也伏上水去
了黛玉笑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作娘若
是棄嫌不認便是假意疼我了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
認了才好寶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寶
釵笑道我且問你我哥〻還沒定親為什麼反將邢妹〻說

与我兄弟了這是什庅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
相不對所以先說与兄弟了寶釵哭道非也我哥々已經
相准了只等來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來我方才說你
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着便合他母親擠眼兒發笑黛玉
聽了便也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
依薛姨媽忙也摟他笑道你別信你姐々的話他是頑你
呢寶釵笑道真个媽明兒合老太々求了他作媳婦豈
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

瘋了薛姨媽也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因又向寶釵道
連邢女兒我還怕你哥々遭塌了他所以給你兄弟說了別
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兒老太々因要把你妹々說
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到是一门好親前兒我說定
了邢女兒老太々還取笑說我原要要他的人誰知他的
沒到手到被他說了我們一个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到
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我雖沒人可給難
道一句話也不說我想着你寶兄弟老太々那樣疼他々又

生的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若把你林妹妹定予他豈不四角俱全林黛玉先還怔怔的聽後來見說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寶釵笑道我只打你你為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景的話來寶釵笑道這可奇了媽說你為什麼打我紫鵑忙也跑來笑道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為什麼不和太太說去薛姨媽哈哈笑道你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婿去了紫鵑聽了也紅了臉笑道

姨太〻真个倚老賣老的起来說着便轉身去了黛玉先罵又与你這蹄子什么相干後来見了這樣也笑起来說阿弥陀佛該〻也惱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屋内婆子丫鬟都笑起来婆子們因也笑道姨太〻雖是頑話到也不差呢到閒了時和老太〻一商議太〻竟作媒保成這門親事是千妥萬妥的薛姨媽道我一出這主意老太太必喜歡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来手里拏着一張當票口内笑道這是什么帳篇子黛玉瞧了也不認得地下婆子

们都笑道可是件奇貨這个乎可不是白教人的寶
釵忙一把接了看时正是岫烟才说的當票忙摺了起
来薛姨媽忙說那必是那个媽〻的當票失落了回来
急的他们找那里得呢湘雲道什庅是當票子衆人笑
道真〻是个獃子連个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
怨不得他真〻是侯门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這个便是
家下人有這个他如何見過别笑他是獃子若給你们家
的小姐看了也都成了獃子衆人笑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认

淂別說姑娘們此刻寶玉他到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緣故講明湘雲寶玉二人聽了方咲道原來為此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的當鋪也有這个不成衆人咲道這又獃了天下老瓜一般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曰问是那裡撿的湘雲才欲說時寶釵忙說是一張死了無用的不知那年勾了賬的香菱拿着哄他們頑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也就不问了一时人來回那府里大奶奶過來

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裡屋內無人寶釵才問湘雲何處揀的湘雲咲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了頭篆兒悄悄的遞與鶯兒鶯兒便夾在書裡只當我沒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偷着看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裡所以拿來大家認認黛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服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個將方才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黛玉便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感歎起來史湘雲便動

了氣説等我們着二姐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説着便要走寶釵忙一把拉着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下呢黛玉笑道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个報不平兒你又充什麽荆軻聶政真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我問他去明兒也接他到咱們苑里一處住去豈不好寶釵笑道明日商量説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説忙掩住口不題此事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卷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痴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来忙將話掩住不提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來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每日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淂筵宴音樂

庶民三月不淂婚嫁賈母邢王尤許婆媳祖孫等皆每日入朝隨祭未正已後方回在偏宫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日孝慈縣陵離都来往淂十来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还要停放数日方入地宫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赦夫妻二人少不淂是要去的两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無主少不得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

出来協理榮寧兩處府事休因又托了薛
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姐妹丫鬟薛姨媽只
得也挪進園来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
紈目今李嬸母女接去然有日亦来住三
五日不定賈母又将宝琴送與他去照管
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
趙姨娘與賈環来嘈聒甚不方便惜春房
屋狹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

管林黛玉薛姨媽素習也最憐愛他的今
既遇這一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黛玉同
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激不
盡亦如宝釵之呼連宝釵前亦直以妹々
呼之宝琴前直以妹々呼之儼似同胞共
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
歡悅放心薛姨媽也不過照管他姐妹禁
約得丫鬟輩一應家中大小事物也不肯

多口尤氏雖天〻過来也不過衹應名点點
卸敫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
剩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
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
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
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
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物的又〻有先
跴踏下處的也都丫〻忙乱因此兩處下

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
党與权暫執事者窩弄威福榮府只留得
賴大並几个管事照管外務這大手下常
用的几个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
只覺不順手只他們無知或賍騙無節或
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件件生
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
女者一概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等王

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个孩子又
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
留叫着使喚的他們只令其教習師父們自去
也罷了王夫人因說學戲的到此不得使
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因無能賣
了作這事粧丑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机
會不如給他們几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
當日祖宗手裡都是有這例的咱們如今

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幾个老
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緣故不肯回去的
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咱們家的
小厮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土
个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上他父
母来親自来領回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
纏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父母親人来只怕
有混賬人冒名領出去轉賣了豈不是辜

負了這恩典者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又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捴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两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册収明派人上夜將十二个女孩子叫来當面細問到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有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為事這一去还被他賣了也有說父母巳亡或

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願去者只四五人王夫人听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干娘領回家去单等他親父母来領將不愿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宝玉將小旦蕊官送與宝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代玉將大花面葵官送與湘雲小花面荳官

送了宝琴將老外艾官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各得其所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針指不慣使用皆𡚱不責備其中或有二三个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指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先到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巳畢方

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這
下處乃是个大官的家廟裡乃比丘尼焚
修房舍極多極净東西二院榮寧便賃了
東院北靜王府便租了西院太妃少妃每
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
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
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
去一月方回各丫環婆子皆有閒空多在

園內遊玩更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衆婆子一概撤回併散在園內聽使更覺園內多了幾十个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口角鋒芒大槩不安分守礼者多因此衆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証如今散了學大家趁了願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窄猶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

敢來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
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琮賈蘭三人去往
鉄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賈薔也同族中幾
人各辦祭祀前往因宝玉未大愈故不曽
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
出去曠曠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再存在心
里宝玉听說只得拄了一支竹杖靸着鞋
步出園来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

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
栽花的也有種荳的池中又有駕娘們行
着船夾泥的種藕的湘雲香菱與寶琴衆
了鬟等都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寶玉也慢
〻行来湘雲見了他来忙笑說快把這舡
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〻的衆人都笑起
来宝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
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兒湘雲笑道病比

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着
宝(寶)玉便也坐下看着衆人忙亂了一面回
湘雲因說這里有風石頭上又冷坐〻去
罷宝(寶)玉也忙要去瞧林黛玉便起身拄拐
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
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
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
大小的許多小杏子宝玉因想道能病了

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那岫烟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过天這杏花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也未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對杏流淚嘆息正悲嘆時忽有一个雀兒

飛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發了獃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来过今見無花空有子葉故也乱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在發時這个雀兒可还記得飛到這里来與杏花一會了正胡思間忽見股火光從山石那边發出将雀驚飛宝玉吃一大驚又听那边有人喊

道藕官你要死怎弄些紙錢来燒我囬奶
奶們去仔細你的皮宝玉听了益發疑惑
起来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
痕蹲在那里手里还拏着火守着些紙錢
灰作悲宝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快不要
在這里燒你或是為父母兄弟你告訴我
听名姓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
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宝玉只不作聲宝玉

見不荅應忽見一婆子悪狠〻走来拉藕官口内說我已經囬了奶奶奶奶們氣的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子氣怕辱没了没臉便不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别興頭過餘了如今比你們在外頭隨心乱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宝玉道連我們的爺还守規矩呢你是什麽阿物兒跑来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宝玉忙道並没燒

紙錢原是林妹妹叫他來燒那爛字紙的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宝玉也正添了畏懼忽听了他反掩飾心內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你狠看真是紙錢了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了的字紙那婆子听如此亦發狠起便湾腰向紙灰中揀那不曾化盡的遺揀了兩点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據証在這里

我只和你所上講去說首拉了袖子就拽
首要走宝玉忙把藕官拉住用拄杖敲開
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拏了那个囬去
寔告訴你我昨夜作了一个夢〻見杏花
神和我要一掛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要
一个生人替我燒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
以我請了這白紙錢巴〻的和林姑娘煩
了他来替我燒了祝讚原不許一个人知

道的所以我今日才能起来偏你看見了我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你還要告他去藕官只管去見了他們你只管照依我這話說等老太々回来我說他故意来冲神祇保佑我早死藕官听了亦發淂了主意反到拉着婆子要走那婆子听了這話忙丢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道我原不知道二爺若回了老太々我這老婆

子豈不完了我如今回奶〻們去就說是爺祭神我看錯了宝玉道你也不許再回去了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叫我来帶他我怎庅好不回去的也罷就說我已經叫到了他林姑娘叫了他去了宝玉想了一想方点頭應允那婆子去了這里宝玉又問他到底是為誰燒我想来若為父母兄弟你們早往外頭燒了這早燒這几

張必有私自的情理藕官方才護庇之情
感激于他便知他是自己一流人物便含
泪説道我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並宝
姑娘屋裡的蕋官没第三個人知道今日
我忽被你遇見又有這段意思少不淂也
告訴了你〻只不許對一人言講又笑道
我也不必和你面説你只背地悄問芳官
就知道了説畢佯常而去宝玉听了心下納

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睄代玉亦發瘦到可怜問起来比往日已算大愈了代玉見他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泪来些〻微談了一談催宝玉去歇息調養宝玉只得回来因記掛着要問芳官那原由偏有湘雲香菱来了正和襲人芳官一處說話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耐着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干娘偏

又叫了他親女洗過了後才叫芳官洗芳
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心偏把你女兒的剩
水給我洗我一个月的月錢都是你拿着
沾我的光不算反給我剩東剩西的他干
娘羞惱便成惱罵道不識指舉的東西怪
不得人大都說戲子沒一个好纏的憑你
什庅好人入了這一行都弄壞了這一点
点子毬崽子也挑么挑六的鹹毬淡舌咬

犟的騾子似的娘兒兩个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瞧自老太〻不在家一个一个的連句安靜話也不說了晴雯因說都是芳官不省人事不知狂的什庅也是的會唱戲到像是殺了賊王擒过反叛來的襲人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道些小的也大可恶些宝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少親失養

的在這里沒人照看了他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何怪得因又向龔人道他一月多少錢已後不如你收过来照管他豈不省事龔人道我要照管他那里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几个錢才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自便起身至那屋裡取了一瓶花露油並些鷄子香皂頭繩之類叫一箇婆子来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鬧

了干娘亦發羞惱便說芳官沒良心花（說）掰我尅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几下芳官便哭起来宝玉便走出襲人忙勸作什庅我去說他晴雯忙先过（過）来指他干娘說道你老人家大不省事你不給他好的洗我們饒給他東西你不自燥还有臉打他他要还（還）在學裡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場我我

就打淂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辦嘴
睛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
听（聽）了忙過來說道你別嚷我且問你別說
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園）子里誰在主子屋
里教導過女兒的便是你的親女既分了
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淂罵淂再者大
些的姑娘姐姐們打淂罵淂誰許老子娘
半中間管閑事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

跟着我們

學什庅越老越没了規矩你見前兒墜兒

的娘来吵你也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

這个病那个病老太〻又不得閑心所以

我没回等两日咱們痛囬一囬大家把威

風殺一殺才好宝玉這两日才好了些連

我們不敢大聲說話你反到打的人狼嚎

鬼叫的上頭能出了几日門你們就無法

無天了眼睛没了我們再両天你們就該

打我們了他不要你這干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宝玉恨的用拄扙敲着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鉄心石頭腸子也是件大奇的事不能照看反到折挫天長地久如何是好晴雯道什庅是如何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紅的小袄底下綠紬撒花夾褲敞着褲脚

一頭烏油似的頭鬚髮披在腦後哭得泪人一般麝月笑道把个鶯〻小姐反弄了成拷打紅娘了這會子又不粧扮了还是這樣發息獃、獃的宝玉道他這本来面目極好到別弄緊襯了睛雯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擰干了鬆鬆的挽了一个慵粧髻命他穿了衣服過這边来了接着司内厨的婆子来問晚飯有了可送不

送小丫頭聽了進来問襲人襲人笑道方
纔胡吣了一陣也沒留心聽鐘幾下了睛
雯道那撈什子不知怎庅了又得去收拾
說着便拏過表来瞧了一瞧說再畧等半
鍾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
道提起淘氣芳官也該打幾下昨兒是他
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
將食具打點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

子進来跕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四
様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还不給兩樣
清淡菜這稀飯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
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碗火腿鮮笋湯忙
端了放在宝玉跟前宝玉便就桌上喝了
一口說好湯襲人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
菩薩葷饞的這樣起來一面說一面忙端
起輕ゝ用口吹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

官笑道你也學着些伏侍別一味獃憨呆
睡口勁輕着別吹上唾沫星兒芳官依言
直果吹了几口甚妥他干娘也忙端飯在
門外伺候向日芳官一到時原從外边認
的就同往梨香院去了這干婆子原係榮
府三等人物不過令其與他們漿洗皆不
曾入內答應故此不知內幃規矩今以托
賴他們方入園中隨女歸房這婆子先領

過蘼月的排場方知了一二分生恐不令芳官認他作干娘便有許多失利之處故心中亦要買轉他們。今見芳官吹湯便忙跑進来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快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庅空兒跑到裡槅子内来还不出去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不

説給他小了頭都説我們攆他他不出去説他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祢到的一半还有你一半到不去的呢何况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还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説一面推他出去堦下幾个等空盒傢伙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没用鏡子照了就進去来羞的那婆子又恨

又氣只得忍柰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宝玉道笑道仔細傷了氣你嚐一口可好了芳官只當是頑話只是笑看着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嚐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嚐說着便喝了一口芳官見如此自己便嚐了一口說好了遞于宝玉宝玉喝了半碗吃了几片笋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衆人揀收出去了小丫頭捧了沐盆盥漱已

畢襲人等出去吃飯宝玉便使个眼色與芳官芳官本自伶利又學了几年戲何事不知便粧說頭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你就在屋里作伴兒把這粥給你留着一時餓了再吃說着都去了這里宝玉和他只二人宝玉便將方才從火光發起如何見了藕官又如何謊言護庇又如何藕官叫我問你從頭至尾細〻的告訴他一遍

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听了滿面含笑道你說他祭的是誰祭的是死了的葯官寔玉道這是朋友也應當的芳官笑道那里是友敬他竟是瘋痴的想頭說他自已是小生葯官是小旦常作夫妻雖說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並排場皆是真正温存体貼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雖不戲尋常飲食起坐両个人竟你恩我愛葯官一

死他哭的死去活來至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藍官我們見他一般的温柔体貼也曾問他得新棄舊的他說這又有個大道理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絃者也必要續絃為是但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而不續孤守一世防了大節也不是禮死者反不安了你說可是又瘋又獃說

来可是好笑宝玉聽說了這篇獃話獨合了他的獃性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悲嘆又称奇道絕說天既生這様人又何用我這鬚眉濁物玷辱世界因又忙拉芳官囑道既如此說我也有句話囑咐他我若親對面與他講未免不便須淂你告訴他芳官問何事宝玉道已後不可燒紙錢這紙錢原是後人異端不是孔子的遺訓已後逢

時按節只俻一个爐到日隨便焚香一心
虔誠就可感格了愚人原不知無論神佛
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却不知
只以誠信為主即値愴惶流離之日雖連
香亦無隨便有土有草只以潔浄便可為
祭不獨死者為祭便是神鬼皆是來享的
你睄〻我那案上只設一爐不論日期時
常焚香他們皆不知緣故我心里却各有

取因隨便有新茶供一鍾茶有新水便供一盞水或有鮮花或有鮮菓甚至于葷腥菜只要心誠意潔便是佛也都可来享所以説只在敬不在虛名亦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聽了便荅應着一時吃過飯便有人回老太太太太回来了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边嗔鶯咤燕
绛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宝玉多添了一件衣服拄肴拐扶前边来都見過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更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外央琥珀翡翠玻璃四人忙肴打點鋪蓋母之物王環彩雲彩霞等皆打點王夫人

之物當面查點交與跟隨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个了鬟十个老婆子媳婦男人不算連收拾馱轎器械兒央與王釧兒皆不用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先時發帳幔鋪蓋之物先有四五个媳婦並幾个男人領了出來坐了几輛車遶道先至下處鋪設安揷等候臨日賈母帶着蓉妻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

馱轎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一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并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衆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人押後跟隨榮府內派上人丁上夜將兩處所院都關了一應出入闌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姐妹出入之門東邊通

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內院不必關鎖
裡面外央和玉釧兒也各將上房門關了
自領了丫鬟婆子們下房去安歇每日林之
孝之妻進來帶領十來个婆子上夜穿堂
內又添了許多小厮們坐更打梆子已安
揷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
搴帷下榻覺微清寒及啓戶視之見苑中
土潤苔青原来是五更时落了幾點微雨

于是喚起湘雲等人来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是班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宝釵道前兒剩的都給了妹子了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和他要些曰今年竝無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来鶯兒應了方去蘅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自一同出了蘅蕪院二人你言我語一同行来一面說笑不覺

到了柳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柳葉纔吐淺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我會拏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蕋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得我摘些下來帶着這葉子編一个花籃採了各色花兒放在裡頭才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挽翠披金採了許多的嫩條命蕋官拏着他一行走一

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二枝編出一个
玲瓏过樑的籃子枝上自有本来的翠葉
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别致有趣蕋官笑道
好姐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个咱們送
給林姑娘回来咱們多採些編几个大家
頑說着来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粧見
了这籃便笑說这个新鮮花籃是誰編的
鶯兒笑說我編了送姑娘頑的代玉接了

咲道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这頑意兒却也别致一面瞄了一回便命紫鵑掛在那里鶯兒見過又問候薛姨媽才和代玉要硝黛玉忙命紫鵑包了一包遞與鶯兒代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曠曠你回去說與姐姐不用過来問候媽了也不敢劳他来瞧我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们那里去連飯也端了那屋里去吃大家熱鬧些

鶯兒荅應了出来便到紫鵑房中找蕋官只見蕋官與藕官二人正說的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咲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我們等去那裏有豈不好紫鵑聽如此便也說道這話到是他這里淘氣的也可厭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筯用一塊洋巾包了交與藕官你先帶了這个去也算當差了藕官接了咲嘻〻同他二人出来一徑順着柳堤来

鶯兒便又採些柳条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来又命蕋官先送了硝去再来他二人只顧爱看他編那里捨得他去鶯兒只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說我同你去了再快回来二人方去了這里鶯兒正編只見何婆子的小女兒春燕走来笑问道姐〻織什庅正說着藕蕋二人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兒你到底燒什庅

紙被我姨娘看見了要告你没告成到被

宝玉賴了他一大些不是氣的他一五一

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才二三年積了

些什庅仇恨如今还觧不開藕官冷笑道

有什庅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

外頭这両年別的東西不算只算一日我

們的米菜不知賺了多少去合家子都吃

不了还有每日買東買西賺的在外逢我

們使他們一使兒就怨地怨天的你說說可有良心春燕笑道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自外人反說他怨不得宝玉說女孩兒未出家是顆無價的宝珠出了嫁不知就怎広変出許多的毛病来雖是顆珠子却無有光彩宝色是顆死的了再老老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広変出这様来这話雖是混說到也有些

不差别人不知道只説我媽和姨媽他老姐妹兩个如今越老越把錢看真了先是老姐兒兩个在家抱怨没有差使没有益進益幸虧有了这園子把我們家挑進来可巧把我分在怡紅院家里省了我一个人的費用不算外每月还有四五百錢的餘剩这也还算説不句好後来老姐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

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幾年有寔寛綽了如今挪進来也算撒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我姨媽剛和藕官吵了接着我媽為洗頭和芳官吵了芳官連洗頭也不給他洗了昨日得月錢推不去了買東西先教我洗我想了一想自有月錢就沒了錢要洗時不曾和襲人晴雯麝月那一个跟前和他說一聲也都容易何必借

这个光兒好没意思所以我不洗他又叫
我妹〻小鳩兒洗了[illegible]叫芳官果然吵起
来接着又要給宝玉吹湯你說可不笑死了
人我見他一進来就告訴那些規矩他只
不信只要强作知道是的討了没趣兒幸
虧園里的人多没人分記的清楚誰是誰
的親故若有人記得只我們一家人吵什
么意思呢你这会子又跑了来弄这个这

一帶地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娘管着他一得了這地方比得了永遠錢還利害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着我來照管看守恐有人遭遢我又恐怕悞了我的差事如今我們進來老姑嫂兩個照看的謹謹慎慎一根草也不許人動你還掐些花兒又折他的嫩樹他們即刻來仔細他們抱怨薦兒道別人亂掐亂折使不

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里
每日皆有分例吃的不用算单算花草頑
意兒誰曾什庅每日誰就把各房里姑娘
了頭鬟們戴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的去另外
还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概不
用送等要什庅再和你們要究竟總没要
過一次我令便掐些他們也倒不好意思說
的一語未了他姑娘果然拄了拐走来鶯

兒春燕等忙讓生那婆子見採了許多的
嫩柳又見藕曾等都採了許多鮮花心內
便不受用看角鶯兒編又不好說什么便
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の便貪住頑不去
了倘或叫起你來又說我使了你來挐我
作隱身符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使我又
怕這會子倒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八瓣子
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兒的話

这都是他摘下來的煩我給他編我攛他
他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你只顧頑老
人家就認真了那婆子本是愚頑之輩
之老邁昏眊惟利是命一概情面不管正
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以老
賣老拏起拐杖來向春燕身上擊了几下
罵道小蹄子我說你還和我强嘴呢你
媽恨的牙癢要撕你的肉吃呢你還來和

我嬸子是的春燕又愧又急回哭道鶯兒
姐姐頑話你老認就真打我我媽為什庅
恨我我又没燒胡了洗臉水有什庅不是
鶯兒道本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我豈不
愧庅婆子又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难
道姑娘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鶯兒听見
这樣蠢話便賭氣紅了臉撒了手冷笑道
你老人家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說了

一句頑話就會他了我看你老會他去說
首便坐下仍是編柳籃子偏又春燕的娘
出来找他出来喊道你不舀水去在那里
作什么呢这婆子便接着兒道你来瞧瞧
你的女兒連我也不伏了在这里排喧我
呢那婆子一面走過来說姑奶奶又这么
了我們了頭眼里無娘罷連姑媽也沒了
不成鶯兒見他娘来了只得又說緣故他

姑娘那裡容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睄道你睄睄你女兒这広大孩子頑的他先領着人遭塌我我怎広說入他娘正為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隨他的心便走上来打耳聒子罵道小娼婦你能上来了幾年你也跟着那起輕薄浪小婦學怎広就打不得你了干的我管不得你是我屄里吊出来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郎

是你們這蹄子到的去的地方我到不去
你就該死在那里伺候又跑出來浪汗一
句又抓起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
这吽什庅过編的是你娘的毬鶯兒忙道
那是我編的你別指桑罵槐那婆子深妬
襲人晴雯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
氣又恨亦且遷怒于衆復又看了藕官又
是他全妹的寃家四處凑成一股怨氣那

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為何哭他怕又説出打他恐自己又要受晴雯等之氣不免自起急來又忙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里肯回来急得他娘跑了去又拉他他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他娘只顧趕他不防脚下被苔謌滑倒引的鶯兒三个人反都笑倒鶯兒賭氣將花柳擲於河中自回房去這里把

个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促狹小蹄子遭遢了花兒雷也是要打的自巳且掐花與各房送去不提却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处問安春燕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救我●娘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来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干的打親的賣弄你女兒多还是認真不知王法这婆子雖来了幾

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人性兒的人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不要管我的閑事都是你們縱的這會子还(還)管什広說着便又趕着打襲人氣的轉身進来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涼(晾)手巾听(聽)如此喊鬧便說姐姐别管他看他怎樣一面使个眼色與春燕春燕會意便奔了宝玉身边(邊)去衆人都笑說這可是没的事都鬧出來了麝月向婆子道

再默一然氣兒難道这広些人的臉面和
你討一个情還討不下来不成那婆子見
他女兒奔到宝玉身边去又見宝玉拉了
春燕的手說你不怕有我呢春燕一行哭
一行將方才鶯兒等事都說出来宝玉越發
急起来了說你只这里鬧也罷了怎広連
親戚也得罪了麝月又向婆子及眾人道
怨不得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

我們雖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个管淂
肖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就
知道規矩了便囬頭命小了頭子去把平
兒給我呌来平兒不淂閑就把林大娘呌
了来那了頭應了便走躲媳婦上来笑說
嫂子快求姑娘們呌回那孩子來罷平姑
娘来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那个平
姑娘来也評評理沒有个娘管女兒大家

曾着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个平姑娘是二奶奶屋里的平姑娘他有情呢說你兩句他一翻臉嫂子吃不了兜着走呢說話之間只見那小了頭面来說平姑娘有事問我作什庅我告訴了他他說有这樣事且攆他出去告訴了林大娘在角門外打他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聽如此說自捨不得出去便又泪流滿面央告襲人等

說好容易我進来了況且我是个寡婦家
里没人正好一心没掛的在裡頭扶侍姑
娘們也便宜我家也省女(些)道(費)一(用)去又要自
已去生火通活將来不免無了過活襲人
等見他如此早又心軟了便說你要在这
里又不守規矩又不听(聽)說又亂打人那里
弄你这不曉事的来天天鬪口也教人笑
說諸(没)了体(體)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去了是

正景誰和他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眾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我已後改過姑娘那不是行好積德又央春燕道原是為我打你起的究竟沒打成你如今反受了罪了你也替我說說寶玉見如此可憐只得留下吩咐他不可再鬧那婆子一一的謝過了下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

得饒人處且饒人得省事將就省些事也罷了能去了幾日只總各處大小人兒都作起反来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曾那一處的事是好襲人咲道我只說我們這里反了原来還有幾處平兒咲道這算什庅正經珍大奶奶才算呢這三四天的工夫一共大小出来了八九件了你這里是極小的算不起數兒還有大的可氣

畢竟

可咲之事不知襲人問他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六十四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乱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来也可笑等几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不得閑兒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了頭也来說平兒姐〻可在這里奶〻等你怎庅不去了平

兒忙轉身来口內咲道来了∶∶襲人咲道他奶∶病了你又成个香餑∶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這里宝玉便使春燕你跟了你媽∶到宝姑娘房里給鶯兒幾句好話听∶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荅應了和他媽出去宝玉又隔窓說道不可当着宝姑娘說仔細反教鶯兒受教道娘兒兩個應了一壁走着一壁說閑話兒春燕因

向他娘道我素日常勸你老人家再不信
何苦来鬧出没趣来才罢他娘咲道小蹄
子你走罢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
如今知道了你又該支問着我春燕笑道
媽你若是安分守已在这屋里長久了自
有許多的好処我且告訴你句話宝玉常
說这屋里的人無論家里外頭的一應我
們这些人他都要回太〻全放出去与本

人的父母自便呢你說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說喜的忙問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这謊作什広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絕当下来至蘅蕪院中正置宝釵黛玉薛姨媽吃飯鶯兒自去炰（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送到鶯兒跟前咲說方才言語冐撞了姑娘莫嗔莫怪特来陪罪鶯兒忙讓坐又到茶他娘兒两个說有事便作辞回来忽見

蕋官赶出来叫媽〻妹〻站一站一面走
上来递了一个紙包兒与他們說是薔薇
硝带与芳官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
器了还怕那里没有这个与他巴〻的你
又弄一包給他去蕋官道他的平常我送的
是上好的好姐〻千万带回去罢春燕只
得接了娘兒兩个回来正置賈环賈琮二
人来問候宝玉也才進去春燕便向他娘

說只我進去罢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听了自此便百依百隨的不敢倔强了春燕進来宝玉知道回覆便先点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罢站了一站便轉身出来使眼色与芳官芳官出来春燕悄悄的說与他蕊官之事並与宝玉睄又說是擦春癬的因笑問芳官手里是什広芳官便忙遞与又說是薔薇硝宝玉笑道难為他想的到

賈环听了便伸着頭聙又聞了一闻：得一股清香便湾腰向靴内掏出一張紙来托着咲說好哥：給我一半兒宝玉只得要与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所贈不肯与别人連忙攔住咲說道別動这个我另拿些来宝玉会意忙包上說道快取来芳官接了这个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啟奩看时盒内已空心中疑惑早间

还剩了些如何没了因問人时都說不知麝月便說这会子且忙有急問这个不过是这屋里的人必是短了使了你不曾拿些說什広給他們那里看的出来快打發他們去了咱們好吃飯芳官听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拏來賈环見了喜的就伸手接芳官听說向炕上一擲賈环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怀内方作辞而去原来

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賈環連
日也裝起病来了逃學如今得了硝與ヽ
頭頭来我彩雲正置彩雲和趙姨娘閒談賈
環嘻ヽ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
你擦臉你常説薔薇硝擦臉比外頭的銀
硝强你且看ヽ可是这个彩雲打開一看
嗤的一声笑了説道你是合誰要来的賈
環便將方才之事説了彩雲咲道这是他

們哄你這鄉老兒呢這不是硝這是茉莉粉賈环看了一看果然比先前的代有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也是好的硝粉一樣留着擦罷自是比外頭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怨他們耍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這會子撞屍的撞屍去了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別心淨也算報

仇莫不成兩个哥：不敢冲撞他罢了难
道屋里的猫兒狗兒也不敢去問、不成
賈环听了便低頭彩雲忙說这又何苦生
事不曾怎樣奈此罢了趙姨娘道你休曾
横豎与你無干秉有抓住礼罵給那浪淫
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环你这下流
没剛性的也只好受这些毛崽子的氣平
白說你一句或無心中錯拏了一件東西

給你：倒瞪着眼敦摔人這会子被那起毬
崽子要耍弄到也罷了你明兒还想这些家
里人怕你呢沒有毬本事我也替你羞死
了賈环听了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
說道你这庅会說你又不敢去支使了我
去鬧他們倘或往學里告去我挨打你敢
自不疼呢你遭：調唆我去鬧出了事我
挨打罵你可低了頭了这会子又調唆我

与毛了頭閙你不怕三姐子里爬出来的〔姐底趙姨娘道他是我八〕我再怕起来这屋里越發有活頭兒了一面說一面拏了那包粉便飛也似的往园中去了彩雲死劝不住只得躲入别房中賈环便躲出儀門自去頑去了趙姨娘直進园子正是一頭大頂頭正遇見藕官的干娘夏婆子走来見趙姨娘氣恨〻的走来因問趙姨奶〻那去趙姨娘又說你瞧

瞧这屋里連两三日進来的唱戲的小粉頭子們都三般两様掂人分量放小菜兒若是别一个我还不惱若叫这些小娼婦捉弄了还成什広夏婆子听了正中其怀忙問因何趙姨娘像將芳官以粉作硝軽侮賈环之事説了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兒才知道这等算什広連昨日这个地方他們私自燒帋錢宝玉还攔到頭里人家

还没拿進个什庅兒来就說使不得不干
不净的東西忌諱这燒紙到不忌諱了你老
想一想这屋里除了太〻誰还大似你〻
老自己拿不起来但凡掌起来誰还不怕
你老人家如今我想来这几个小了頭兒
都不是正頭貨淂罪了他們也有限的快
把两件事抓肴礼礼个筏子我再帮肴作
証拠你把威風抖一抖以後也好争别的

礼便是奶：姑娘們也不好為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的趙姨娘听了这話亦發有理便說燒的事不知道你却細：的告訴我夏婆子便把前事一一說了又說你只曾說去倘或鬧还有我們帮有你呢趙姨娘听了越發得了意仗有胆子便一直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宝玉听見代玉再那屋里便往那里去了芳官正与襲人等吃飯

見了趙姨娘来了都忙起身咲讓趙姨奶
奶吃飯有什庅事这等忙趙姨娘也不答
話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撒来手指芳官罵
道小淫婦你是我手里銀子錢買来學戲
的不过娼婦粉頭之流我家下三等奴才
也还比你尊貴些你都看人下菜碟兒宝
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里頭莫不是要了你
的拿这个哄人你只当他不認得好不好

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里有你們小看他的芳官那里禁淂住這話便有急哭道曰那硝沒了所以才拿這个給他的若說沒了又恐不信难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外頭唱去女孩家知道什広是粉頭面頭的姨奶奶、把不自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呢襲人忙拉他道休胡說趙姨娘氣

的上来便打了两个耳刮子襲人等忙上来拉劝說姨奶、、别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挨了两下打那里肯依便拾頭打滚潑哭潑闹起来口内便說打起我来了你照：那模樣兒再動手打我吽你打了去我还活有便撞在怀内吽他打手人一面劝一面拉他晴雯悄拉襲人說别曾他們闹去看怎麽闹交如今乱

为王了什庅你也来打我也来打都这様
还了淂呢外面跟随趙姨娘来的人听見
如此亇〻心中称愿都念佛説也有今日
又有那一千怀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
也称愿当下藕官蕋官正在一处作耍湘
雲的大花面葵官宝琴的荳官兩亇闻了
此信慌忙找肴他兩亇説芳官被人欺負
咱們也没脸湏淂大家破肴大閙一場方

争过氣来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
們的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
怡紅院中荳官先便一頭几乎不曾將趙
姨娘撞了一跤那三个便也擁將上来放
声大哭手撕頭撞把趙姨娘裹住晴雯等
一面哭一面假意来拉急的襲人忙拉起
这个又跑了那个只說你們要死有委曲
只會好說这里如何使得趙姨娘反没了

主意只好乱罵蓝宫藕宫两个一边一个
跑住左右手蔡宫荳宫前後頭頂住四人
只說你只打死我們四个就罢了芳宫直
挺〻淌在地下哭的死过去正沒闹交誰
知晴雯早差春燕回了探春当下尤氏李
紈探春三人带領卑媳婦走来將四个喊
住問起原故趙姨娘便氣的瞪着眼粗了
筋一五一十說个不清尤氏李紈两个不

肯答言只喝住四个探春嘆氣道这是什庅大事姨娘也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合姨娘商議怪道了頭說不道在那里原来在这里生氣呢姨娘快同我来商議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来口内說犹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了頭子們原是些頑意喜欢呢合他說說咲咲不喜欢便可以不理他便他不好了也如同猫

兒狗兒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時然也
只該吽了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罰何
苦自己不尊重大呇小喝也失了体統你
瞒周姨娘怎庅不見人欺負他：也不尋
人去我劝姨娘且向房去煞：性兒别听
那起渾賬人的調唆沒的惹人咲話自己
默白給人作粗活心里有三分氣也忍耐
这几天等太：回来自然料理一夕話說

的趙姨娘閑口只得回房去了這探春氣
的和尤氏李紈說這広大年紀行出来的
揔不叫人敬服這是什広意思也值淂
吵一吵並不留休統耳朵又軟心里又没
有計算這又是那起没臉的奴才調停作
弄出来个獃人替他出氣越想越氣因命
人查是誰調唆的媳婦們只淂荅應自出
来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里尋針去只得

將趙姨娘的人並园中喚来盤結都說不知道本人已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时难查慢〻的訪查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回来責罰探春的氣漸漸平服方罢可巧芸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我們不对每〻的造言生事前日賴藕官燒紙幸亏是宝玉叫他燒的宝玉自己也應了他纔没話今兒我与我姑娘送手帕去看

見他合姨奶奶：：在一処說了半日唧：喳：的見了我才走開来了探春听了虽知情敝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挑此為寔誰知夏婆子的外甥女兒蟬姐便是探春処当差的时常与房中丫环們買東西呼喚众中女孩皆待他好这日飯後探春正上所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命蟬姐出去叫小么兒們

買糕去蟬姐說我才掃在了大院子腰腿生
疼的你叫別人去買罢翠墨咲道我又叫
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
到後门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兒說着
便將芰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蟬姐兒
听了忙接了錢道这小蹄子也要捉弄人
等我告訴他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
边只見廚房內此刻正鬧之时都坐在台

堦下說閑話呢他老娘亦在內蟬姐便命
一个婆子听了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
行說將方才之話告訴夏婆子听了又氣又
怕便欲去找芰官問他又要往探春前去
訴冤蟬姐攔住說你老人家去怎么說呢
这話怎得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說給
你老防着就是了那里忙到这一時兒正
說着忽見芳官走來扒着院門咲向廚房

下柳家媳婦說道柳嫂子宝二爺說了晚
飯的素菜要一樣凉：酸：的東西只別
要格上香油別弄賍了柳家的咲道知道
令兒怎遣你来告訴這一句要緊的話你
不嫌賍進来逛：兒芳官便進来忽見一
个婆子手里托了一盤糕来芳官便戲道
誰家的热糕我先嚐一嚐蟬姐一手接了
道这是人家賣的你們还稀罕这个柳家

的唉道芳姑娘你喜吃这个我这里才買
么下給你姐〻吃的他不曽吃还放在这
里干〻净〻没動呢說着便拿了一碟子
出来递給芳官又說你等我替你頓壺好
茶来一面進去現通開火頓茶芳官便拏
着糕向着蝉兒臉上說誰稀罕吃你的糕
这不是糕不成我不过說着頑罷了你給
我磕頭我也不吃說着把手内的糕一塊

塊的掰了擲自打雀兒頭口内唉說道抑
嫂子你別要心疼我回來買二斤給你小
蟬兒氣的怔〻的愍着冷笑道雷公老爺
也有眼睛怎不打這作孽的他还氣我呢
我可拏什麼比你們又有人進貢又有人
作干奴才溜〻你們好上好兒幫襯着好
說句話串媳婦都說姑娘們罢喲天〻見
了就咕噥〻有幾个伶透的見他們对了

口怕又生事都各自走開了当下蝉姐兒也不敢十分說一面咕噥有去了這里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来找芳官道前兒那話說了不曾芳官道說了等一二日再提此事偏那趙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場前兒那玫瑰露姐姐吃了不曾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吃的什庅是的又不好再向你要芳官道不值什庅等再

要些給他就是了原来这柳家的有个女兒今年才十六歩雖是厨役之女却生淂人物与平兒襲晴紫鴛同類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作五兒因素弱多病故沒得差近因柳家的見宝玉房中了鬟差輕人多且又聞淂宝玉將来都要放他們故今要送他到那里去應名兒正無門路可巧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役他最小意慇勤伏侍淂

芳官一干人比別的干娘还好芳官等亦待他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芳官与宝玉說宝玉虽是依允只是近日病又見事多尚未說湯前言少述且說芳官當下回至怡紅院中回覆宝玉〻〻正在听見趙姨娘厮吵心中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待吵院完了打听探春劝了他去後方送薔薇院回来劝了芳官一陣大家安

妥今見芳官回来又說还要玫瑰露給柳家五兒吃去宝玉忙道有的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去罷說着便命襲人取了出来見瓶中亦不多連瓶与了他芳官便携了瓶与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散悶在那边犄角子上地方曠了一会便回到厨房内正吃茶歇脚見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迎亮照裡面小半瓶

胭脂一般的汁子还当是宝玉吃的葡桃酒母女两个說快拿鏇子湯滚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这些連瓶都給你們罢五兒听了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謝了又謝芳官又問他好些五兒道今兒精神好了些進來逛逛这後边一帶没有什么意思不过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墻正經好景緻也無看見芳官道你為什么不

往前边去柳家的道我没叫他往前边去姑娘們他不認得他倘或不对眼的人看見又是一番口舌明兒托你携帯他有了房頭怕没有人帶着他贖呢只怕逛贜〔賤臟了〕的日子还有呢芳官听了笑道怕什麽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噯喲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説有又倒了茶与芳官他只吃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説道我

这里占肖手五了頭送：五兒便送出来
回見無人又拉有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
說了没有芳官笑道我哄你不成听見屋
里正景还少两个人的窩兒並没補上一
个是紅玉璉二奶：要了去还没給人来
一个是墜兒没補如今要一个也不算过
分平兒每：和襲人說凡有動錢的事得
挨好如今三姑娘正要找人扎筏子呢連

他屋里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里的事沒尋肖何苦来往網里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是老了到難再回轉不如等冷一冷兒老太太：心閑天大的事先和老的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雖如此說我却性急等不得了趣如今挑上來了頭一則給我媽爭口氣也不枉養我一場二則我添了月錢家里又從容些三

則我的心開一開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里的錢芳官道我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二人别过芳官自去不提单表五兒回来与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成望淂了這些東西雖然是个珍貴物兒却是吃多了也最動熱竟把這个倒些送人也是大情五兒向送誰他娘道送你旧〻的兒子昨日热病

也想这些東西吃如今我倒半盞与他去五兒听了半日没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去盞剩下的連瓶放在傢伙厨内五兒冷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问起來到又是一塲事了他娘道那里怕起这些來还了得了我們辛辛苦苦的圖賺些東西也是應該的难道是做賊偷的不成說着不听一逕去了直至外边他哥哥

他哥：家中他外甥子正倘有一見了這个他哥嫂侄男無不欢喜現從井上取了涼水和吃了一碗心中一暢頭目清涼剩的半盞用紙蓋着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几个小厮因他外甥素日相好走来候他的病內中有一小伙兒名喚錢槐乃係趙姨娘之內侄他父母現在庫上管賬他本身又派跟賈环上學因他有些錢勢尚未娶親

素日看上了柳家五兒縹緻一心和他父母說了要他為妻也曾托媒人再三求告柳家柳家却也情愿怎柰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却行止中已帶出来他父母未敢應允近日又想往院内去越發將此去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时自向外边擇婿了錢家見他如此也就罷了怎柰錢愧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恨發恨定要弄取成配方

了此愿今也来同人睄往柳家不期柳家
的忽見一群人来了内中有錢槐便推說
不得閑起身便走了他哥忙說姑媽怎庅
不吃茶就走难為姑媽忌掛柳家的因笑
說只怕里頭傳飯再閑了出来睄侄兒罢
他嫂子因抽屉内取了一个紙包拏在手
内送柳家的出来至墻角边遞与柳家的
因咲道这是你哥〻昨日在門上該班兒

誰知這五十一班竟偏冷淡一个外財沒
發只有昨兒有一粵東的官来拜送了上
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外給了門上一簍
作門包你哥哥分了這些這地方千年松
栢最多所以单取了這茯苓的精液和了
藥不知怎麼弄出這个怪俊的白霜兒来
說第一用人乳和有每日早氣吃一鍾最
補人的第二用牛奶子万不得已用滾水

也好我們想着正宜外甥女兒吃愿是上半日打發小了頭子家去的他說鎖着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来我要睄睄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着主子們不在家各処嚴緊又没什庅差使又没要緊跑些什庅况且這兩日風聞得里頭家宅反乱的倘或沾帶了到不好姑娘來得正好親自帶去罢柳氏道了生受作别回來剛到

了角門只見一个小么兒咲道你老人家那里去里頭兩三次吽人傳你呢我們三四个人都找你老人家吉了还没来你老人家却従那里来这一条路又不是住家里去的路我到疑心起来那柳家的咲罵道好猴兒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卷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情(認)贓　判冤断獄平兒情(行)權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兒你親嬸子找野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个叔、有什庅疑(的)別討我把你楇子盖似(上)的几根毬毛撏下来还不(快)開讓我進去呢、這小廝且不推門且拉自笑說好嬸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些、杏子出来我吃我這里老等你若忘了日後半夜三便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荅應你

隨你干㕶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还比往年把
這些〻東西都分給衆位奶〻了一个〻像抓破了臉
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離鳮似的还動他
的菓子昨日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兒
往臉上一過我一招手兒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見了
他離的遠看不真只當我摘李子呢就𢘑聲浪嗓喊
起來說夏是还没有供佛呢又是老太〻太〻不在
家还没有進鮮呢等進了上頭嫂子們自然有分的到像

害了饑(饞)癆等李子出汗呢吁我也沒有好話搶白了

他一頓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个親戚都會怎庅

不和他們要到和我来要這可是倉(裡)老鼠和老鴰去

借粮守自沒有飛自到有小廝笑道噯喲：：沒有就

罷了說上這些閑話我看你老已後就用不自我就

便是姐：有了好地方將来更呼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呢)要我

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咲道你這小猴精

又搗(擣)鬼平白的你姐：有什庅好地方那小廝笑道

别哄我了我早已知道了但你們有内庫雖道我們就無有内庫不成我雖然在這里听呵裡頭却也有两丫姐妹成丫体統的什庅事瞞了我們正説肖只听門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吽道小猴兒們快放你柳嬸子去罷再不來可就悮了柳家的听了不顧和小厮説話忙推門進去咲道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厨房雖有几丫同伴的人他都不敢自專単等他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了頭那去了衆人都説茶房里找

他們姐妹們去了柳家的听了便將茯苓霜擱起且
按着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里小了頭蓮花兒
走来說司棋姐〻說了要碗鷄蛋頓的嫩〻的柳家的
道就是這樣尊貴不知怎的今年這鷄蛋短的狠十
个錢一个还找不出来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
去四五个買辦出去好容易才凑了三千个来我那
里找去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付
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兒要鷄蛋又没

有了什庅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鷄蛋都没了別吽我
翻出来一面說一面真个走来掲起菜箱一看只見里
面果有十来个鷄蛋說道這不是鷄蛋你就這庅利
害吃的是主子的你為什庅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
怕人吃了柳家的[illegible]丢了手里的活計便上来道你
少滿嘴里混吣你娘才下蛋呢通共留下這九个預
偹菜上頭澆頭姑娘們不要还不肯作這个去呢預
偹急的你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来没有好的連鷄

蛋都没了你們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飯来張口只知
鷄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
説這个有一年連草根子還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
劝他們細白米飯每日把肥鷄大鴨將就些兒也罷
了吃膩了格天〻又鬧起故事來了鷄蛋豆付又什
広麵斤醬羅卜炸敢自倒換倒口味兒是我又不是
荅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来樣子我到別
伺候主子只預備你們蓮花听了紅了臉喊道誰天〻

要你的什麽来你說上這两車話叫你不是為便
宜却為什麽来前兒小燕来說晴雯姐〻要吃蘆蒿
你怎麽忙的还問肉炒鷄炒小燕說葷的因不好吃
另叫你炒麵斤的少擱油才好你忙的到說自己發
昏趕肖洗手炒了狗顛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到
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听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
這此〻人眼見別說前兒一次就從舊年一立廚房以
来凡各房里偶然間〻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様半

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有的沒的名聲兒
好听說我单管姑娘厨房省事又有剩頭兒算起來
賬來惹人悪心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个人也只
曾是要兩支鷄兩支鴨子十來斤肉一吊錢菜錢你們
們算算勾作什庅的連兩頓飯還支持不住這个点
這樣那个点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買別的去既這樣
不如意回了老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預
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菜蔬用水牌寫下轉肖

吃〻到一个月現算到好連前兒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个油塩炒枸杞芽兒現打發一个姑娘來拿着五百錢來給我〻〻到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事我還預備得起趕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収說賞我買酒去吃又說如今廚房在里頭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要点子油塩醬醋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給了又没的賠你拿着這个錢全當還了他們素日

叨惠的東西罷這才是明白休下的姑娘我們心里只替他念佛没的趙姨奶ミ听了又氣不忿反說太便宜了我過不了十天也打發个小了頭子来尋這様那様的我到好笑起来你們就成了例不是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這些ミ賠的正乱着只見司棋又打發人来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里了怎么就不回去蓮花賭氣回去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頭起火忙吩咐小了頭在這里伺候倘或

姑娘吽省便荅應一聲說我就来不必提此事一面說省便帶了两个小了頭子急〻趕到厨房只見許多人正吃飯見他進来的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喊道小了頭子們動手凢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来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了頭子巴不得一聲忙的七手八脚搶上去一頓乱翻乱擲慌的衆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別听那小孩子的話柳家的有八个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若說鷄蛋是真

〻難買我們才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
不淂变法兒去他已経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
娘不信睄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方將氣劝
漸〻平了小丫頭也沒淂摔光東西便拉開了司棋
連說带罵鬧了一回方罷又被衆人劝去柳家的又
摔碗丢筋自已咕噥了一會蒸了一碗鷄旦令人送
去司棋全潑于地下了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
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去後喝了一碗湯吃了半碗粥

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听罷心下要些贈芳官遂用紙包了一半趂黃昏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中門前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有一盞茶時可巧小燕出來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个至跟前方看真切因問作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句話小燕悄笑道太急了横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作什麼方才使了他往前頭去了

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麽話說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也等不得只怕閉園門了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小燕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些々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作辞回來正走蓼溆一帶忽見迎頭林之孝家的帶着几个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之孝家的問道我听見你病了怎麽跑到這里來五兒陪笑說道這兩日好些々跟我媽來散々悶才因我媽使我到

二六四〇

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才我見你媽出去我才閂門既是你媽使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里頭呢竟出去讓我閂門是何主意呢可知你扯謊五兒聽了沒話回荅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去的我忘了我挨到這時候我才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之孝家的听見辞遁色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边正房內失落東西几个了頭對賴沒主兒心下

便起疑可巧小蝉兒蓮花並儿丫媳婦子走來听見
了這事便說到林奶〻到要審〻他這兩日他往這
里頭跑的不像樣咕〻唧〻不知幹些〻什么事小蝉
又道正是玉釧姐〻說太〻耳房的櫃子開了少了
些〻零碎東西璉二奶〻打發平姑娘合玉釧姐〻要
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礶子若不是尋玫瑰露还不
知道呢蓮花笑道這話我没听見今兒我到看見一
丫玫瑰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没主兒每日鳳姐

使平兒催逼他一听此言忙問在那里蓮花兒便說
在他們厨房里呢林之孝家里的听了忙命打着燈
籠帯着衆人来搜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宝二爺屋
里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
有贓証我自呈報凭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入
了厨房蓮花兒帯着去取玫瑰露瓶恐还有偷的別
物又細細的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拏
了帯了五兒前来回李紈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哥

此句極簡要
不圓

兒病了不理事物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
進去了丫鬟們都在院内納凉探春在内盥沐只有待
書回進去半日出来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
回二奶〻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边
先找着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才歇下听見此事
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
把五兒亦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
人平兒听了出来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唬的哭

哭啼啼給平兒給跪肖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明日問〃芳官便知真假但只這茯苓霜前日道了來遲等老太〃太〃回來看了才敢打開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將他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平白無辜之人拏你來頂缸的此時天晚奶〃才吃了藥歇下不便為這点子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

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媳婦們看守自便去了這里五兒被人禁起一步也不敢多走又見衆人也有功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也有報怨說正景更坐不上來又弄个賊來給我們看着倘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于是又有素日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樣十分趁愿落嘲笑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曲又無處可訴且本來弱有病一夜要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又無衾枕嗚嗚

咽〻哭了一夜誰知合他母女不和的巴不得一時
攆出他們去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
悄〻的来買轉平兒又送些東西與他一面又奉承
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
兒都一〻的應着打發他們去了便悄〻的来訪襲
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来襲人便說玫瑰
露却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
是又問芳官芳官唬的忙應道是自己送他的芳官

便又告訴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說玫瑰露雖有了者
問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寔供者听見了是他舅〻
門上得的他舅〻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
反被咱們害了因和平兒計議玫瑰露的事雖完然
這茯苓霜也是有不是的只說是我給他的平兒道
雖如此只說是他非晚已竟同人說是他舅〻給的了
如何又說是你給的况且那边所丢的露也正無主
兒如今有贜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还肯認衆人也

未必服睛雯走来笑道太〻那边的露再無别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环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乱說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原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悄〻問他彩雲若應了玉釧兒也就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难道我們好意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應但不應他还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个人窩裏發炮先吵的合府皆知我們如何粧没事人少不得要查内中有个人却是賊有贜証也怎庅說他宝玉

道這件事我也應起来說是唏他們碵来䀹〻的偷了太〻的来了两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件陰隲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老太〻听見又說你小孫子淘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到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里起了贜来也容易我只怕又傷了一个好人体面别人都别管這一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怜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玉瓶說自三个指頭一伸襲人等听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慌

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里應了起來為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个業障叫了来問准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益不說為這个(我們不肯說)到像我們没本事問不出来煩出這里来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得偷不得的儘管偷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留个地步平兒便命一个人去叫了他兩个来說道不妨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里平兒說在二奶〻屋里呢問他什庅應什庅我心里明知不是

他偷了可怜他害怕都承認了、這里宝二爺不過意
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来但只是這作賊的又
是我和他好的一个姐妹、窩主却是平常裡面又傷
肖一个好人的体面因此為難少不淂求宝二爺應
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个还是怎庅樣若
從此已後大家小心了存体面這便求宝二爺應了
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〻別委曲好人彩雲听了不
覺紅了臉一時羞恶之心感發便說道姐〻放心也別

寃屈了好人也別帶累了無辜之人傷体面偷東西
原是趙奶〻〻央告我再三我挐些〻與环哥兒這是情
真連太〻在家我們还挐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
我原說嚷過兩次就罷了如今既屈了好人我心里
也不忍姐〻竟帶我回二奶〻去一概應了完事衆
人听了都咤異他竟這樣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雲
姐〻果然是个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是
我悄〻的偷的唬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承認

只求姐〻們以後省些〻事大家就好了〻彩雲道我幹
的為什麽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
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要叨登出趙姨奶〻來了
那時三姑娘听了豈不又生氣竟不如宝二爺應了
大家無事且除了這几个人皆不知道這事何等干
淨但只以後千万大家小心些〻就是了要什麽好歹
柰到家（太太來）那怕連屋子給了人我們就没了干係了彩
雲听了〻听低頭一想方依允了于是大家商議妥

貼平兒帶了他兩个並芳官往前边來至上夜房中吽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已這边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几个媳婦押了他來因說道恐園里沒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一併回明奶奶他到干淨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伺候罷了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里角門上上夜

的白日里没什庅事所以姑娘們不大認識髙ゝ孤
拐大ゝ眼睛最干净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ゝ你
怎庅忘了他是跟二姑娘司棋的嬸娘司棋的父母
雖是大老爺那边的人他嬸子却是這边人平兒听
了方想起笑道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
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連前兒
太ゝ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兒是宝玉那日過来和這
兩ケ業障要什庅的偏這兩ケ業障謳他頑說太ゝ

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聽他兩个不隄防自己進去拿了些丶什庅出来這兩个業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宝玉听見帯累了别人才細丶的訴了是我拏出來的東西我瞞丶一件也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頭得了的也曽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内人有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曽給過芳官等們他們各自私情往来也是常事前兒兒那兩簍还擺在議事所上好丶的原封不動的怎

庅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〻再說抽身進去了
至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一遍鳳姐道雖如
此說但宝玉為人不管青紅皂兒白愛兜攬事別人再
求〻他去他又擱不住兩句好話給他个炭簍兒帶
上什庅事他不應承咱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
此如何治人還要細〻的追求才是依我的主意把
太〻屋里的丫頭都拿來雖不便拷打只叫他們墊
自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別給他們吃一日

不說跪一日便是鉄打的曾吽一日招了又道蒼蝇不𢭃没縫的蛋雖然這柳家的没偷倒的有些影兒人才說他雖不加刑也革出不用朝庭家原有掛悞的到也不算委曲了他平兒道何苦来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庅大不了的可樂得不施恩呢依我說在這屋里操一百分的心終久咱們是回那边回屋里去的没的到結些小人之仇恨使人含怨况且自已又三災八難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兒到了六七

下回

个月还吊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的也到罷了一夕話說的鳳姐到笑了說道憑你小蹄子發放去罷我才精神爽了些々没的淘神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說畢轉身出来一々發放未知後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 句、

石頭記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那平兒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說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淂了一点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乱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起只是每日小心巡查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之孝家的便將柳家的帶回園中回了

李紈探春二人皆説知道了能可無事狠好司棋等一干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得了這个空子攢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厨房内正乱接収傢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説粳米短了兩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有額數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五百斤木柴一石粳米在外边就遣人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賬房的礼又預備几樣菜蔬請几位同事的

人說我来了全伙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
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應些正乱自急有
人来說與他看過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子原無事还
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听了就如轟去魂魄垂頭喪氣掩
旂息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丟了許多自己倒要
折变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个倒仰無計可施
只得罷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
釧兒吵出生恐查出来每日捏一把汗听信兒忽見

彩雲來告訴説宝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誰知賈环听如此説便疑心了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来照着彩雲的臉摔了来説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稀罕你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替你應你既然告訴他如今我再要這个也沒趣彩雲見他如此急得賭身發誓至于哭了百般解説説賈环执意不信説你素日之情去告訴二嫂子就説你偷給我：：不告要你細想去説畢摔手出去了

急得趙姨娘罵道無没造化的種子粗心業障氣的彩雲哭的泪淚干腸断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道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看的真讓我收起來过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有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包起來乗人不在便至園中都撇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氣的在彼暗哭當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像往年熱鬧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

寄名符兒还有几處僧尼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并本命星官值年太歲周年換的鎖家中常走的男女先来上壽王子騰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面銀絲掛麵薛姨媽處減一等其餘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襪鳳姐兒是一个宮製的四面和合荷包里面裝一个金壽星一件波斯國頭玩器各廟中差人去放賞捨錢又另有宝琴之禮不能細述妹姐中皆隨便有一扇的有一字

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復應景而已這日宝
玉清辰起来梳洗已畢冠帶出来至前廳院中已有
李貴等四五人在那里設下天地的香燭宝玉燒了香
行礼畢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两處
行畢礼出至月台上遥拜賈母賈政王夫人等順到
尤氏上房行過礼坐了一會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
處薛姨媽再三拉着然後作了揖又遇見薛蝌讓了一回方進
園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着毡子從李氏

起一〻揖首所長的房中到遍後出二門至李趙張王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来雖衆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来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礼恐折了福壽故皆不磕頭歇一時賈环賈蘭等来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道走乏了歪在床上吃了半盞茶只听外面唧〻呱〻一羣了頭笑了進来原来是萃墨小螺翠縷入畫邢岫烟的了頭篆兒并奶子抱着巧

姐兒彩鸞綉鸞八九个人都抱自紅毡子笑自走来
說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麵来我們吃剛進来時
探春湘雲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宝玉忙快迎出
来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
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来才吃了一口平兒
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說我
方才到鳳姐姐門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
去讓姐姐的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不得

出來回你後來听見又譲我〻那里當得起所以特趕來磕頭宝玉笑道我也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間安了坐平兒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宝玉也忙還跪襲人連忙攙〻起來平兒又拜下了一福宝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推宝玉道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経完了怎広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兒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宝玉听了喜的忙作揖說原來今兒也是姐〻的芳誕平兒還福

不迭湘雲拉宝琴岫烟說你們四个人對拜壽直拜一天才是探春忙問原来岫烟妹〻也是今兒我怎庅就忘了忙命丫頭去告訴二奶〻赶着補了一分礼来與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房里去丫頭答應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一讓探春笑道到有些意思一年十二月〻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這樣巧也有三个一日的兩个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就是老太〻和宝姐

姐他們娘兒兩个遇得巧三月初一是太：的初九
是璉二哥丶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
怎庅沒人就只不是咱們家的人探春笑道我這个
記性是怎庅了宝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是一
日所以他記得探春笑道原來你兩个是一日每年
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个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
知道這也是才知道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
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礼的職分可鬧什庅

可不悄〻的過去今兒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回
房我再行礼去罷探春笑道不敢驚動只是今兒到
要替你過个生日我心裡才過得去宝玉湘雲等一齊說
狠是探春便吩咐了頭去告訴他二奶〻說我們大
家說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分
子過生日呢丫頭笑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〻說
了多謝姑娘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么吃好
歹別忘了二奶〻就不來絮聒他了眾人都笑了探

春因說道可巧今兒里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麪
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偺們就凑了錢叫柳家的来攬
了去只在偺們里頭收什到好衆人都說是好極探
春一面遣人去問李紈宝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
家的進来吩咐他内廚中快收什兩桌酒席柳家的
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内已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
原来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
上頭的這如今我們下又凑了錢单為平姑娘預備

兩桌請他只嘗揀新鮮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賬我那里領錢去柳家的笑道原來今兒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說着便向平兒磕下頭去慌忙的平兒拉起他來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這里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吃麵到李紈寶釵處去請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代玉因天氣和暖代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團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礼與寶玉寶玉于是過去陪他

他吃麵兩家皆治了壽酒互相送彼此同領至午間
宝玉又配薛蝌吃了兩盃酒宝釵帶了宝琴過来與
薛蝌行礼把盞畢宝釵因囑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
送過那边去這虚套竟可收了你只請伙計們吃罷
我和宝兄弟進去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
忙說姐〻兄弟只管請只怕伙計們也就好来了宝玉
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姐妹回来一進角門宝釵便命
将門鎖上把鑰匙要過来自己拿着宝玉忙說這一道

門何必用関又没多人走況且姨娘姐ゝ妹ゝ都在里頭倘或家去取什庅東西豈不費事宝釵道小心無過話活你睄你們那边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們這边的人可知是門関的有功効了若是開自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脚抄趣路從這里走攔誰是不如鎖了連媽和我也禁省此大家别走縱有了事就頼不肖這边的人了宝玉笑道原来姐ゝ也知道我們那边近日丟了東西宝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

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連這兩件
还不知道呢除(殊)不知道还有几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
已(以)後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不知
里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我才告訴你平
兒是个明白人我前兒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〻不
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叨登不出来大家樂得
丢開手若犯出事来他心里已有稿了自有頭緒宛
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說已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

話也不可对第二个人講說自来到沁芳亭边只見
襲人香菱侍書素雲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
来个人在那里看魚作耍見他們来了都說芍藥欄
中預備了快去上席罷宝釵等隨攜了他們同到了
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廠廳内連尤氏也請過来
了諸人都在那里只沒平兒原来平兒出来有賴林
諸人送了礼来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来拜壽
送礼的不少平兒忙自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

回明鳳姐兒不過留下几樣也有不收下即刻賞與
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鳳姐兒吃過麵才換衣裳往
園里来剛進了園就有几个小丫环来找他一同到
了紅香圃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說壽
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人坐四人皆不肯辭
姨媽說我老天拔地又不合你們的羣兒我到覺拘
的慌不如我到廳上隨便淌淌去到好我又吃不下
什庅東西去又不大吃酒這里讓他們到便宜些些兒

尤氏等執意不從宝玉叙道這也罷了到是讓媽在廳上歪着自在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到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干是大家送到議事廳上眼看着命小了頭子們鋪了錦褥并靠背引枕之物又囑咐好生給姨太太搥要腰茶要水的別悮了回来送了東西姨太太吃不了就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里小了頭們都荅應了應了探春等方回来終久讓宝琴岫烟二人

在上平兒面西坐宝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史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边一桌宝釵代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席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鵑鶯兒睛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探春等还要把盞宝琴等四人都説這一鬧一日都坐不成了方才罷了兩个女先要彈詞上壽都説我們没人要听那些野話廳上説給姨太〻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

揀了命人送與薛姨媽去宝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
行令才好衆人中有的說行這丁令好那丁又說那丁
令好黛玉道依我說拿過筆硯來將各色令名都寫
了拈成鬮兒咱們抓出那丁来就是那丁衆人都道妙
即命拏了一付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〻
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圖不淂連忙起座說我寫大家
想了一會共淂了十来丁念着香菱一〻的寫了搓
成鬮兒擲在一丁瓶中探春便命平兒揀平兒向内

攬了一攬用箸拈出一个来打開看上寫着射覆二宝釵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来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里頭到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个雅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来如今又毀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的便叫他們行去咱們行這个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个却是拇战湘雲笑道這个簡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个射覆没得垂頭喪

氣悶人我只劃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〻
快罰他一鍾宝釵不容分說便灌了湘雲一鍾探春
道我也吃一盃我是令官也不用我宣只听我分派
命取了令骰令盆来從琴姑娘擲起挨下擲去對了
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擲是个三岫烟宝玉皆擲的
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个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内生
春說到外頭太沒了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
者罰一杯你覆我射宝琴想了一想說了个老字香

菱原生平不會這一令一時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个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听了便也乱看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圃三个字便知宝琴射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衆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叫他說藥字代玉偏听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里私相傳遞呢鬧的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代玉的手于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宝釵和探春對了点子探春便射了一个

人字宝釵笑道這个人字泛的狠探春笑道添一个
字両射一覆也不泛了説自便又説了个窗字宝釵
一想因見席上有鶏便覆自他是鶏窗鶏人二典因
覆了个塒字探春知他覆自用鶏栖于塒的典二人
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
叫劃起拳来那边尤氏和夗央隔着席也七八乱叫
劃起来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劃拳只听叮〻噹〻
腕上的鐲子响一時湘雲贏了宝玉襲人贏了平兒

二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古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揔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関人事的菓子菜名衆人听了都笑說惟有他的令比别人嘮叨到也有些意思便催宝玉快說宝玉笑道誰說過這个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宝玉真个唱了酒听代玉說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 古文

風急江天過雁哀 古詩

却是一隻折足雁骨牌名叫的人九廻腸曲牌名

這是鴻雁來賔時憲書

說的大家都笑了說這一串子到有些意思林黛玉

又拈了一个榛穰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　何来萬戶擣衣聲

令完死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却都帶一个壽

字的不能多贅大家輪流乱講一陣這上面湘雲又

和宝玉對了手李紈合岫烟對了点子李紈便射了

一个骰字岫烟便覆了一个緑字二人會意各飲了

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請

君入甕大家笑起来説這个典用的當湘雲便道

奔騰澎湃古文　江間波浪兼天湧古詩

須要鉄鎖纜孤舟骨牌名　既遇着一江風曲牌名

不宜出行時憲書

説的衆人都笑了説好个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

這令故意惹人笑又听他説酒底湘雲吃了酒揀了

一塊鴨子肉咬一口急見碗內有半个鴨子頭遂揀了出來吃腦子衆人催他別只顧吃你到底快說了湘雲便用筯子舉着說道

這鴨頭不是那丫頭　頭上那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笑起來引得晴雯翠螺鶯兒一千人等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開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才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到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代玉笑道他到有心給你一

瓶油又怕掛悞有打竊盜的官司衆人不理論宝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有心病不覺的紅了臉宝釵忙暗〃的瞅了代玉一眼代玉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宝玉的就忘了打趣有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譁拳岔開了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釵對了点子宝釵便便覆了一个宝字宝玉便想了一想便知是宝釵作戲指自已所佩通靈玉而言便笑道姐〃拏我作雅謔我恰射有了說出来姐〃不要惱就是姐〃的諱釵字就

是了眾人道怎麼解宝玉道他説宝底下自然是玉
了我射釵字舊詩曾有敲斷玉釵紅蠋（燭）冷豈不射着
了湘雲道這用的事却使不得兩个人都該罰了香
菱忙道不止時事這也有出處湘雲道宝玉二字
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記載並無算
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説
此鄉多宝玉怎麼你就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
絕句又有一句宝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説他兩个

名字却原来在唐詩上呢衆人笑説這可問住了快罸一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点劃拳的劃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没了管束便任意所樂呼三喝四喊七吽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朱顛十分熱鬧玩了一會大家方起席散了忽然不見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来誰知越等越没了影响使人各處去找他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个老婆子来生恐有正事呼喚二則這些了頭們俱年

輕來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頑耍失
了体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
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並
無[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个引子媽〻
你別躭[耽]心李紈尤氏都也笑道說你們也歇着去罷
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笑說
我知道連老太〻叫姑娘們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
何况[老]太〻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

听打听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須了一會子还該点補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東西如今吃一杯酒若不吃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々們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因回頭命取点心来兩傍了頭們們答應了忙去傳点心探春又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或是姨太々那边說話兒去我們既（那）刻打發人送酒給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笑回道不敢領了站了一會方退了出来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沒意思了探春

笑道不相干横豎咱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肴
只見一个小了頭子笑嘻〻的走来說姑娘們快瞧
雲姑娘去吃醉了圖凉快在山石後頭一塊青石上
睡肴了衆人听說都笑道快别吵嚷說肴都走来看時
果見湘雲卧于山石僻處一个石櫈子上業經香梦
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
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
蝶鬧嚷〻的圍肴他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

枕着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来推喚攙扶湘

雲口内犹作醉語説酒令唧〻嚷〻説道

泉香而酒洌 古文 玉碗盛来琥珀光 古詩

直飲得梅梢月上 骨牌名 醉扶歸 曲牌名

却為宜會親友

衆人笑推他説道快醒〻兒吃飯去這潮橙上还睡

出病来呢湘雲慢起閃展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

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来納凉避静的不覺的因多

罸了两盃嬌弱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愧連忙
起身隨着衆人来至紅香圃中用過水又吃了兩盞
艷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拏来給他啣在口內一時
又命他喝了些酸湯方才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
几様菓菜與鳳姐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几様来宝釵
等吃過点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
的也有扶欄觀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合
宝琴下棋宝釵岫烟觀局林代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

唧〻噥〻不知說什庅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人帯了一个媳婦進来那媳婦愁眉苦眼也不敢進廳只到了堦下便朝上跪下了磞頭有聲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算来算去總得了兩个眼便折了官着兩眼瞧着棋盤一支手伸在盒内只管抓弄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才看見問什庅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里小了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内伺候的人嘴狠不好

是我听見問旨他：說的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才是探春道怎庅不回大奶：林之孝家的方才大奶：都往廳上姨太：處去了頭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們来探春道怎庅不回二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探春点：頭既這庅着就攆他去等太：回来了再回定奪說畢仍又下棋這里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知意黛玉便說道你

家三了頭到是个乖人雖然叫他管些〻事到也一步
兒也不肯多走差不多人就早作起威福來宝玉道
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好几件事這園子他
也分了人管了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
件事单拿我和鳳姐〻做伐子禁别人最是心里有算
計的人豈止乖而已代玉道要這樣才好咱們家里
也太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里每常思想替你們算
一算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至後来不接

宝玉笑道凭他們怎么後来不接也短不了咱們兩
个人的代玉听了轉身就走往廳上尋宝琴說笑去
了宝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个小
連環洋漆茶盤里面可式放着兩鍾新茶因問他往
那里去了我見你兩个半日沒吃茶巴巴的倒了兩
鍾茶來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
着自拏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一鍾去偏和宝釵在
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道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

再倒去宝釵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勾
了說着先拏起来喝了一口剩了半鍾遞與代玉手
内襲人笑道我再倒去代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太
太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勾了難為你想的到說畢
飲干將杯放下襲人又来接宝玉的宝玉因問這半
日不見芳官他在那里呢襲人回頭一瞧說才在這
里几个人鬭草的這會子不見了宝玉听說便忙回
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說道

快不要睡覺偺們外頭去一會子好吃飯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叫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作什庅事呢宝玉拉了他起来笑道們偺們晚上家里囬来再吃我叫襲人姐：帶了你桌上吃飯如何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麵條子早起也没好生吃才剛餓了我已竟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来我這里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叫人管着

我：儘力吃勾了罷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劳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几年也没聞見衆今兒我是要開齋了宝玉道這个容易說着果見柳家的遣人送了一个盒子来小燕揭開裡面是一碗蝦鷄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碗醃的胭脂鵞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穰捲酥并一大碗熱騰：碧熒：蒸的緑畦香稻粳米飯小燕放在桌上走去拏了小菜并碗筋過来撥了一碗飯

芳官便説油膩膩的誰吃他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一塊醃鵝就不吃了宝玉聞自到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遂吃了一个捲酥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小燕和芳官都取笑了一回吃畢便將剩的要交回宝玉道你吃了罷若不勾在要些来小燕道不用要這就勾了方才麝月姐〻拏了兩盤子点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个儘不用再吃了説首便站在桌旁一頓吃

二七〇八

了又留下两个掺酥說這留下給我媽吃晚上要是吃酒給我两碗酒吃就是了宝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着偺們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〻和晴雯姐〻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趣今兒大家開齋還有一件事想着囑咐了我竟忘了此刻才想起来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〻或有不到的去處你担待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〻人来小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你操心但只這五兒怎麼樣宝玉道你和柳家

的說明日直叫他進来罷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這到是正經小燕又叫兩个小丫頭進来伏侍先倒了茶自已收了傢火交與婆子也洗了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宝玉便出来仍往紅香圃尋衆姐〻妹〻芳官在後拏着巾扇剛出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携手出来宝玉問道你們作什庅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宝玉便笑着將方才吃的飯一節告訴了他兩个襲人笑道我說你

是猫兒食聞見了香就好隔鍋飯兒香雖然如此也該
上去陪他們多少應个景兒晴雯用手指戳着芳官額
上說道你就是个狐猸子什庅空兒去吃飯兩个人
怎庅就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道不
過是悮打悮撞的遇見了說約下可是没有的事晴
雯道既這庅着要我們無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
官一个人就勾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
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的又懶又笨

的性子又不好又没用襲人道倘或那雀金裘褂子角兒燒了你若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到別和我拏三撒四的我煩你作个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作怎麼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作了出來這又是什麼緣故你到底説話別只佯憨我和我笑也當不了什麼大家説着來至廳上薛姨媽也來了大家依序坐下吃飯

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个人都滿園中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着坐在花草堆中鬪草這一个說我有觀音柳那一个說我有羅漢松那一个說我还有君子竹這一个說我还有美人蕉這一个說我有猩猩翠那一个說我有月月紅這个又說我有牡丹亭畔的牡丹葉那个个又說我有琵琶記里的琵琶菓荳官便

說我有姐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
官說從来没听見說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
為蘭一箭数花為蕙凡蕙有上下結花者為兄弟蕙
有並頭結花者為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庅不是
荳官没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
大一小就是父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
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拉上蕙
也夫妻好不害羞香菱听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

笑罵道我把你這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口里漢敞的胡說了荳官見他要過來怎容他起來便忙連身將他一壓回頭笑道央告蕊官等你們來帮〃我擰他這謅嘴兩个人滾在草地下衆人拍手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旁边有一注積雨把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污濕了自已不好意思忙奪了手跑了衆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開笑一散

香菱起身低頭一瞧那裙上犹滴〻点〻流下綠水
来正恨罵不絕可巧宝玉見他們閗草也尋些花草
来凑戲忽見衆人跑了只剩下香菱一个低頭弄裙
子因問怎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
不知道反說我謅因此鬧起来把我的新裙子也賍
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里到有一枝並蒂蓮
口内說手内却真个拈一枝並蒂蓮花又拈了那枝
夫妻蕙在手内 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

帶你瞧々這裙子宝玉方低頭一瞧便噯呀一聲怎
広就拖在泥裡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禁染香菱
道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作了一條我做
了一條今兒纔上身宝玉跌脚嘆道若你們家一日
遭遢這一百條也不值什広只是頭一件既是琴姑
娘帶來你和宝姐々的是上好的作料怎広你先到
贜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
広樣我还听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遢東

西不知惜福呢這叫姨媽看見了這頓說又不輕香菱聽了這話都碰心坎上反到喜歡起來因笑道就是這話了我雖有幾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若有一樣的趕着換了也好過後再說宝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方好不然連小衣兒膝褲鞋兒都要拖贜我有个主意襲人上有作了一條和這个一樣的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个來如何香菱咲着搖頭說不好倘或他們听見倒不好了宝玉道這怕什

庅等他孝滿了他受什庅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不是你素日為人了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曾告訴宝姐〻也不妨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点頭咲道就是這樣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我等着你千萬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宝玉听了喜歡非常荅應了忙〻的回家來一壁低頭心下暗算可惜這庅一个人沒父母連自巳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了這个覇

王因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
更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壁胡思乱想來至房中拉
了襲人細告訴了他原故香菱之為人無人不憐愛
的襲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漫的况與香菱素相交好
一聞此言忙就開箱取了出來随了宝玉來尋着香
菱他还站在那里等着呢襲人道我說你太淘氣了
到的淘出故事來纔罷香菱紅了臉笑道多謝姐〻
了誰知是那起捉狹鬼兒使黑心說着接了裙子展

開一看果然合自已的一樣又命宝玉背過臉去自已

過又手向內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條臟的

裙交與我拏去收拾好了再給你送來你若此刻拿

回來去看見了也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姐你拏不

拘給那丫妹妹罷我有了這丫不要他襲人道你到

大方的好香菱忙又道萬福道謝襲人拿了臟裙便

走香菱見宝玉蹲在地下將方才的夫妻蕙並蒂蓮

用樹枝兒挖了一丫坑兒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

蓮蕙安好又將此〻落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香菱
拉他手笑道這又叫作什庅怪道人〻說你慣會鬼
〻祟〻使人肉麻的事你瞧〻你這手弄的泥烏苔
滑的還不快洗去宝玉笑道方起身要回房洗手去
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
來叫住宝玉宝玉又不知有何話扎首兩支泥手笑
嘻〻的轉來問什庅香菱只顧笑因那边的小了頭
臻兒走來說道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方回宝玉

道裙子的事可不要和你哥〻說才好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裡探頭去呢說着既往院内洗手去了不知如何且聽下冊分解

石頭記卷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因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庅好早說給他们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个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小燕四兒每人三錢銀子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刘嫂子預備四

十碟菓子我和平兒早已說了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边了我們八个人单替你过生日宝玉听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里的錢不該叫他們出才是晴雯道他們没錢难道我們是有錢的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們的情就是了宝玉听說的是襲人笑道你一天不挨他兩句硬話噢你再过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会駕橋撥火兒說有大家都笑了宝玉說關院門罢襲人笑道怪

不淂人說你是無事忙這会子倒了門人到疑惑索性再等一等宝玉点頭曰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小燕一个跟我来罢說着走至外边曰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小燕道我才告訴了柳嫂子了他到喜欢的狠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曲煩惱回家去又氣病了那里来得只等好了罢宝玉听了不免後悔長嘆曰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小燕道我没告訴不知芳官說了不曾宝玉道我却没告訴他也罢等我

告訴他就是了說畢畢復走進来故意洗手已是掌灯
时分听淂院門前有一羣人進来大家隅窓聽看覷時畢
見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来了这一出
去偺們好関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逥了
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
林林之孝家的邀吩咐别要不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
我听見是不依的众人听說：那里有胆子大的人
林之孝家的又問宝二爺睡了没有众人都回不知

道襲人忙推宝玉：：靸了鞋便迎出来笑道我还没
睡呢媽：歇：又叫襲人倒茶来林之孝家的忙進
来笑說还没睡呢如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兒
起的早不然到了明日遲了人笑話說不是讀書公
子像那起挑脚漢了說畢又笑宝玉忙笑道媽：
說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進来我都不知道的
已經睡了今兒因吃了麵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会
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該弄些湳兒茶吃襲

人晴雯二人忙笑說灖(弄)了一壺女兒茶已經吃过兩碗(碗)了大娘也嘗一碗(碗)都是現成的說着晴雯便倒了一碗(碗)來林之孝家的又笑道这些时我听見二爺嘴裡都換了字眼趕着这几位大姑娘們竟呼起名字来虽然在这屋里到底是老太太的人还該(該)嘴里遵(尊)重些才是若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声使得若只管順口叫起来怕已(以)後兄弟侄兒照樣便惹人笑話說这家字(子)人家眼里没有長輩宝玉笑道媽媽說的是

我原不过一时半刻的襲人晴雯都只説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還是姐〻不离了口不过頑的时候叫一声名字若当着人都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只道这才好呢这是才讀書知礼的越自已謙越尊重別説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〻太〻屋里撥过来的便是老太〻屋里的猫兒狗兒輕易也打不的这才是受过調教的公子行事呢説畢吃了茶便説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宝玉还説再歇〻那林之孝

家的已帶了串人又查(察)別処去了這里晴雯等忙命関了門進来笑說這位姑奶奶那里吃了一杯来了劳劳叨叨的又排場了我们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兒也隄防着怕走了大摺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高棹倘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着大家果然抬来麝月和四兒那边去端菓子用兩个大茶盤做四五次搬運了来兩个

个老婆子蹲在外向大盆上篩酒宝玉道天热咱們都脱了大衣裳才好衆人笑道你要脱你脱我們还要輪流安席呢宝玉笑道这一安就安到五更了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慪我就不好了衆人听了都説依你于是先不上座且忙着卸粧寛衣一时将正粧卸去頭上只随便挽着鬢兒身上皆去裙短袄宝玉只穿着大紅綿紗小袄下面緑綾弾墨夹褲散着褲脚倚着一个各

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和芳官兩
个先搳拳当时芳官滿口嚷熱只穿着一件玉色紅
青駝絨三色綾子鬬的水仙小夾襖束着一条柳綠
汗巾底下是水紅撒花夾褲也散着褲腿頭上齊額
編着一圈小辮歸至頂心結一根鵞卵粗細的揔辮
拖在腦後右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
塞子左耳上单帶一个白菓大小的硬紅厢金大墜
子越顯得面如滿月猶白眼如秋水還清引的眾人

关說他両个到像一对双生的弟兄両个襲人等一
一的斟了酒了說且等再講拳毎不安席毎人在手
里吃我們一口罢了于是襲人為先端在唇上吃了
一口餘者依次下去一〻吃过大家方圓作定小燕四
兒囙炕焰生不下便端了両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
十个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窑的不过只有小菜碟
大里面不过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国或干或鮮或水
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菜宝玉囙說咱們也該行个

会繞好襲人道斯文些〻的繞好別大呼小叫惹人听
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〻文的麝月笑道拿
骰子咱們搶紅罢宝玉道没趣不好偺們占花名兒
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这个頑意兒襲人道这
个依我說咱们竟悄〻的把林姑娘宝姑娘請了来
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门闔户
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问呢宝玉道怕什麼咱們三姑
娘也吃酒再請他一声繞好还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

姑娘罢了他在大奶〻屋里叨登大發了宝玉道悄
悄的怕什広你們就快請去小燕合四兒都淂不了一
聲春見二人忙命開了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又
說他兩人去請只怕宝林兩个不肯来須淂我們請
去死活拉他来于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个
灯籠二人去了果然宝釵說夜深了代玉說身上不
好他二人再三央求說好歹給我們一点体面畧坐
一坐再来探春听了却也欢喜回想不請李紈倘或

被他知道了到不好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的
請好了李紈和宝琴二人会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
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炕上又併了一張桌子
方坐又拿个靠背墊自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
沿下陪代玉都离桌遠的靠自靠背向宝釵李紈探
春道你們日日說人夜聚飲賭令兒我們自已也如
此以後怎広說人李紈笑道这又何妨一年之中不
过生日節間如此並無夜夜如此这到也不怕說自

晴雯拏了一个竹雕的籤筒来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籤子摇了一摇放在当中又拿过骰子来盛在盒内摇了一摇揭開一看里面是五点数到宝釵便笑道我先掣不知掣出个什么来説着将筒摇了一摇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画着一支牡丹題着艶冠羣芳四个字下面又有刻着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註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群芳之冠隨意命人不

拘詩詞雅謔道一則以侑酒衆人看了都咲說巧的狠你也原配牡丹花說自大家共賀一杯宝釵吃过便說芳官唱一支我們听罢芳官道既这樣大家吃一杯好听于是大家吃酒便唱壽筵開処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去这会子狠不用你来上壽揀你極好的唱来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支賣花时翠凤毛翎箚又閑踏天門掃花才罢宝玉却只曾拿着那戳口内顛来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听了这曲子眼

看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與宝釵：：又擲了个十六点數到探春尖道我还不知道得什麼呢伸手掣了一根出来自已一瞧便擲在地下紅了臉笑道這東西不好不該行這令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眾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来眾人看那上面是一枝紅杏紅字寫着瑶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边紅杏倚雲栽

註云淂此籤者必淂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申人笑道我說是什庅呢这籤原是闺阁中取戲的除了这兩三根有这話的並無別樣这又何妨我們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〻〻說着大家来敬探春那里肯飲却被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个強死強活灌了几口下去探春只命蠲了这个令再行別的申人再不肯依湘雲拿自他的手強擲了几点出来便該李紈掣李紈搖掣了一根出来

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〻這芳什子竟有些意思呢

人瞧那戳上寫画着一枝老梅寫着霜曉寒姿四字

那一面是詩云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

去罷我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興与衰說着便吃酒

將骰过与黛玉〻一擲是个十八点數到便該湘雲掣

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一面画着一枝海棠題着香

夢沉酣四字那面上是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夜深兩个字改石凉兩个字衆人便知道他打趣白日間湘雲醉卧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舡与黛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舡家去罷別多說了衆人都笑了因看註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飲一盃湘雲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真ゝ好籤恰好代玉上家宝玉是下家二人斟了

两杯只得要飲宝玉先飲了半杯瞅人不見遞与芳官端起来便一揚脖代五只管和人說話将酒全折在漱盂内了湘雲便綽(拿)起骰子来一擲个(擲了)九点数該(到)麝月掣便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反面是一支荼蘼花題自韶華(華)勝極(境)四字那边寫着一句旧詩道

開到荼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者各飲三杯採春麝月问怎広講宝玉愁眉忙将籤藏了說偺們且喝酒說自大家吃了三杯

之数廝月一擲：个十点該到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云
来是並蒂花題省聯春曉瑞那面寫省一句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盃大家陪飲一盃香菱便又擲了
个六点該代玉掣代玉默：想道不知还有什庅好
的被我掣省也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画
省一枝芙容題省風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詩道是

莫怨東風当自嗟

註云自飲一盃牡丹陪飲一盃衆人笑說這个好極除了他别人不配作芙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个二十点該自襲人●他伸手取了一支出来却是一枝桃花題着武陵别景四字那一面詩寫道是

桃紅又是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盃坐中同庚者陪一盃同辰者陪一盃同姓者陪一盃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

算来香菱晴雯宝釵三人皆与他同庚代玉与他同
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杯
于是大家斟了酒代玉曰向探春笑道你也是命中該
有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
這是什麼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紈笑道人家
不得貴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說着眾人都笑了襲
人纔要擲只听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向时原来
是薛姨媽打發人来了接代玉寶釵又不接宝釵而接

黛玉衆人回問几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鐘打過十一下了宝玉犹不信要过表来瞧了一瞧已是亥初二刻十分了代玉便起身道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藥呢衆人說也都該散了襲人宝玉等还要留自衆人李紈宝釵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人再吃一杯再走說着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籠襲人等直送过沁芳亭河那边去回来关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

来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几鍾用盤子攢了各様菓菜与地下老媽〻們吃彼此有了三杯酒了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时分老媽〻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已罄了衆人听了納罕方收拾盥漱睡覚芳官吃的兩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越添了許多丰韻身子圖不淂便倒在襲人身上說好姐〻我心跳的很襲人笑道誰教你儘力灌起来小燕四兒也圖不淂早睡了晴雯还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吃了偺們

且胡乱歇〻罢自已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
也睡着了襲人見芳官醉的狠恐他鬧吐了酒只得輕
〻起来就扶在宝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
榻上倒下大家黑[illegible]一覺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
睜眼一看只見天色已明可遲了回向对面床上瞧
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犹未醒連忙起来叫他
宝玉一翻身醒了笑道着回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
起来犹朦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

広也不揀地方兒乱淌下了芳官听了瞄了一瞄方知是和宝玉同榻忙笑的下地来說我怎広吃的不知道了宝玉笑道連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黑墨說着丫頭進来伺候梳洗宝玉笑道昨兒有擾令兒晚上我还席襲人笑道罢〻今兒可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宝玉道怕什広不过才兩次罢了咱們也算是會吃酒罢了一罈子酒怎広就吃完了正是有趣偏又沒了襲人笑道原要这樣才

有趣必至興尽了反無後味了昨兒都好上来了晴
雯連燥也忘了我記得他还唱了一个曲兒四兒笑
道姐〻忘了連姐〻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誰没唱
过争人听了都紅了臉用兩手握着笑个不住忽見
平兒笑嘻〻的走来說我親自来請昨兒在席的人
今兒我还東短一个也使不得的争人忙讓坐吃茶
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没他平兒忙问你們夜里作什
広来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兒夜里非常的热鬧

連往日老太太帶着眾人頑也不及昨兒这一晚一罈酒我們都鼓搗(擣)光了一个个吃的把臊都丢了三不知的都唱起来四更多天纔橫三豎(竪)四的打了一个盹兒平兒笑道好狗才和我要了酒来也不請我还說着給我听氣我晴雯道今兒他还席必来請你的等着罷平兒笑问道他是誰誰是他晴雯听了趕着笑打說打偏你这耳朶(朵)尖听得真平兒笑道这会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一回再打發

人来請一个不到我是打上門来的宝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里宝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着一帖紙因說道你們這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向又怎広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宝玉指道硯台下是什広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了収的晴雯忙啓硯拿了出来却是一張字帖兒遞与宝玉看时原来是一張粉紅箋子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遥叩芳辰宝玉看畢直跳了起

来忙向这是誰接来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見了这般不知道是那个要緊的人来的帖子忙一齊向昨兒誰接下了一个帖子四兒忙飛跑到来說昨兒妙玉並無親来只打發个媽媽来送我就擱在那里誰知一頓吃酒就忘了衆人听了道我当是誰的这樣大驚小怪这也不值的宝玉忙命快拿紙来研了墨又看他下首檻外人三字自已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庅字樣才好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向

宝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代玉去想畢袖了

帖兒逕〔邏〕來尋代玉剛过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巍

巍的〔四〕个〔註〕俗字寫出一个活跳美人轉覔别出中若

干蓮步香塵纖腰玉体字樣無味之甚迎面走來宝

玉忙問姐〻那里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宝玉

听了吮〔咤異〕意道他為人孤高〔不〕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目原

來他推重姐〻竟知姐〻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

烟笑道他必〔未〕真心重我但我合他作过十年的鄰居

只一墻之隔他在幡香寺修煉我家原窮日賃房住就賃的是他庙里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庙里去作伴我所認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曰我們投親去了聞淂他曰不合时冝权勢不容竟投到這里来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淂遇旧情竟去拜謁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〻舉止言談超然如野寉闲雲原来有本而来正曰他的事

我為难要請教别人去 如今遇見姐〻真是天緣巧
合求姐〻 指教說着便將拜帖取出与岫烟看岫烟
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樣放誕詭僻
了從来没見拜帖上下别号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
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的成个什庅道里宝玉
听說忙笑道姐〻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中算他
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回取我是个些〻微有知識的方
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庅字樣才好竟没了主

意正要去問林妹：可巧遇見了姐、岫烟听了宝玉這話且自只顧上下細：打諒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来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鉄門檻終須一个土饅頭所以他自称檻外之人又常讚這說文是莊子的好故或又称是畸人若他帖

子上自称畸人的你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称

檻外之人是自為畸零之人称謙（你便用世人）自己乃世中擾：

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檻外之人是自為蹈於

鉄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内人便合了他的心

了宝玉听了如醍醐灌耳嗳哟了一声方笑道怪道

我們家庙說是鉄檻寺呢原来有这一說姐：就請罷

讓我去寫回帖岫烟听了便自往櫳翠庵来宝玉方

回房寫了帖了上面只寫檻内人宝玉薰沐謹拜幾

字親自拿了到攏翠菴只隔門縫兒接進去了因飯後平兒还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陰堂中擺了几席新酒嘉殽榆陰中者餘蔭也茲既感今故怀親所謂不失忠孝之大綱也可喜尤氏又帶了佩凤偕鸞二妾过来遊玩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过来的今既入了这园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干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illegible]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凭了鬟們去伏侍且

同众人一一的遊玩閑言少述且說当下众人揄陰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有二十来个傳花為令熱鬧了一会因人回說甄家有兩个女人送東西来了探春和尤氏李紈三人出去議事所相見这里众人且出来散一散佩凤偕鸞兩个去打鞦韆頑耍大家千金不合作此戲故寫不及探春等人也宝玉便說你兩个上去讓我送慌的佩凤說罢了別替我鬧乱了我們正說着忽見東

府中几个人慌：張：跑来說老爺賓天了申人听了嚇了一大跳都說道好：的並無疾病怎庅就没了家人說老爺天：修煉定是功行滿了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时竟没个着已的男子来未免慌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元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鎖了起来等大爺来家審问一面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干老家人媳婦出城又請医看視到底係何病大夫们見人已死

何処診脉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礼斗守庚申服灵砂等妄作虛為过于劳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如今虫死肚中堅硬似鉄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皺裂便向他媳婦回說係元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歿衆道士慌的回說原是老爺秘法新製的丹砂吃坏了事小道們也曾劝說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於今夜守庚申时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了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

自已去了尤氏也不听只命鎖着等賈珍来發放且且命人去飛馬报信一面看視這里窄狹不能停放横竪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抬至鉄檻寺来停放掐指算来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来到目今天氣炎熱实不得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已係早年備下寄在此庙的甚是便冝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来等賈珍荣府中凤姐兒出不来李紈又照顧他姐

妹宝玉不識事体只浔將外頭之事暂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賈㻞賈珖賈珩賈瓔賈菖賈菱等各有执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来在寧府看家只浔將未出嫁的小女代来一並起居才放心原為放心而来終是放心而去妙甚且說賈珍聞了此信即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人礼部見当今隆敬孝弟不敢自專具本請旨原来天子極是仁孝过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礼部

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廕其子賈敬因年迈多疾常養靜于都城之外元真觀今因疾殁于寺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国喪隨駕在此故請旨歸殮天子听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白衣無功於国念彼祖父之忠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門進都入彼私第殯殮任其子孫盡喪礼畢扶柩回籍外着光祿寺用上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弔欽此〻旨以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

大臣皆嵩呼称頌不絕且說尤氏令賈璉等接賈母王夫人賈珍等等賈璉等于路上迎見忙滾鞍下馬請安賈珍便問作什么賈璉回說嫂子恐哥哥和侄兒來了老太太路上無人叫我們兩个來護送老太太的賈珍听了称讚不已又问家中如何料理賈璉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内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个姨子在上房住自賈蓉当下也下了馬听見兩个姨娘来了便合賈珍一笑賈珍忙說了几聲妥当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

都门奔入鉄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衆人来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门外便跪爬進来至柩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一見过賈珍父子忙按礼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觀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些悲戚指揮衆人囙將恩旨備述与衆人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来料理停灵之事賈蓉巴不得一声兒先騎馬飛跑至家中忙

命前所收棹椅下槅扇掛孝幔子门前起鼓手遂子等事又忙進来看外祖母両个姨娘原来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歪自了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了頭們作活計見他来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自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来了我父親正想你呢尤工姐紅了臉罵道蓉小子我过両日不罵你几句你就过不淂了越發連个体統都没了还虧你是大家子的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孝礼的越發連那小家子

瓢坎的也跟不上說着順手拿起一个熨斗來摟頭就打嚇的賈蓉抱着頭滾到怀里告饒尤二姐便上來撕嘴又說等姐姐來家咱們告訴他賈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他兩个又笑了賈蓉又和他二姨娘搶砂仁吃尤二姐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舔着吃了眾丫頭看不过都笑說熱孝在身老娘才睡了覺他兩个虽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里没有奶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兜着走賈

苔撇下他姨娘便抱着了頭們親蒲我的心肝你説的是咱們餽他兩个了頭他推他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也有老婆了頭只我和們闊知道的説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贓心爛肺的多管閑事嚼舌頭的人吵嚷的那府里誰不知道誰不背地里嚼舌頭説咱們这里亂帳賈苔央道各門另户誰管誰的事都勾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还説贓唐臭漢何況咱们这家人家誰家没風流事别要討我

說出來連那边大老爺这庅利害璉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凈呢鳳姑娘那樣剛強瑞叔还想他的量兒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乱道之间只見他老娘醒了請安向好又說难為老祖宗劳心又难為兩姨娘受委曲我門爺兒們感戴不尽惟有等事完了我们合家大小登门磕頭去罷尤老安人点頭道我的兒到底是你们会說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向你父親好几时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才剛趕

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來了如今好歹求你老人
家事完了再去說道着又和他二姨擠眼那尤二姐
便瞧〻咬牙含笑罵狠会說乱語嚼舌頭的猴兔崽
子留下我们給你爹做娘不成賈蓉又戲他老娘道
放心罢我有父親每日為兩个姨娘焦心要尋兩个
有根基的又富貴又年輕又悄皮的兩位爹聘嫁為
这二位姨娘这几年揔没揀得可巧前日路上才相
准了一个尤老娘只当真話連忙问是誰家尤二姐妹

丢了活計一頭哭一頭趕着打說罵別信這雷打的連了頭們都說天喻有眼仔細雷要緊又值人来回話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喻的說話去那賈蓉方哭嘻、的去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卷六十三回終

未

石頭記卷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題曰

深閨有奇女　絕世空珠翠　情痴苦泪多

未惜顏憔顇（悴）　衷（哀）哉千秋鑒　薄命無二致

嗟彼桑間人　好醜豈（其）類（類）

此一回緊接賈敬灵枢（柩）進城原當鋪叙寧府喪儀之盛但上回秦氏病故鳳姐理喪已描寫殆盡若仍極力寫去不过加倍熱鬧而已故書中于迎灵送殡極

忙乱處却只閑：数筆伏帶过忽挿入釵玉評詩璉尤贈珮一段閑雅風流文字来正所謂急脉緩受也

話説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珍于是連夜分派各項执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杆等物擇于初四卯時請灵柩枢進城一面使人知会諸位親友是日其母喪丧儀炫耀賓客如雲自鉄檻寺至寧府夾道两觀者何曾万數也也有羡慕的也有嗟嘆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説是喪礼与

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

分将灵柩停放正室之内供奉衆已畢親友漸次

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

大舅等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礼法所拘不免在灵

傍藉草枕苫恨若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厮

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外人散方回内里鳳

姐身体未愈虽不能时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

大祭之日亦挣挣过来相帮尤氏料理料理一日供畢

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尺傍假寐宝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代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悄無人聲有几个老婆子与小丫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凉也有卧睡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宝玉也不去驚動只見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内代笑跑出几呼与宝玉撞个滿怀一見宝玉方含笑站住說道你怎庅來了你快与我攔住晴雯他要

打我呢一語未了只听得屋内咭噹咕嚕的乱响不
知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来罵道我看你這小
蹄子往那里去輸了不叫打宝玉又不在家我看誰来救
你宝玉連忙攔住笑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
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宝玉此時回来
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狐狸精変的
就是会拘神遣将的符咒也没有這樣快又笑道就
是你真請了神来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拏芳官

芳官早已藏在宝玉身後宝玉遂一手拖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進入屋内看时只見西边炕上麝月秋紋碧痕紫鵑等在那里抓子赢瓜子呢却是芳官輸与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趕芳官将怀内的子兒撒了一地宝玉欢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覚睡出病来大家尋件事頑兴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麼越發道学了独自一个在屋裡

避静呢这好一会我們没進去不知他作什么呢一
些声氣也听不見你快瞧去罢或者此时参悟了也
未可定宝玉听説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
坐在近窓床下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縧子正在那里
打結子呢見宝玉進来連忙站起笑道晴雯这東西
編派我什么呢我因要赶着打完了这結子設没工夫
和他瞎闹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罢趁着二爺不在家
我要在这里静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許多

混話什麽避静了叅禪了的等一吧[等]我不撕他那嘴
宝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所打的結子問道这
麽長天你也該歇息〻〻或和他們頑去要不瞧〻林
妹〻去也好怪熱的打这个那里使襲人道我見你
帯的扇套还是那年東府里蓉大奶〻的事情上做
的曰那个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日有喪事方
帯得着一年遇着帯一兩遭平常又不犯作如今那
府里有事这是要过去天〻代的所以我趕着另作

了一个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旧的来你虽然不
講究這个若老太太回来看見又該説我們懶了連
你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宝玉笑道這真难為你想
的到只是也不可过与趕熱着了到是大事説着早
已芳官托了一杯凉水内新湃的茶来因宝玉素習
秉賦柔脆虽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
壷浸在盆内不时更換取其凉意而已宝玉就芳官
手内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来时已吩咐了焙茗

若珍大哥那边有要緊人客来时令彼急来通稟若無甚要緊事我就不过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来找我于是一経往瀟湘舘来看代玉將走過沁芳橋只見雪鴈拿着兩碟菓子走来宝玉问道你們姑娘從来不大吃這些凉東西的拏這些瓜菓何用莫非是要請那位姑娘奶々么雪鴈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对姑娘說去宝玉点頭應允雪雁便命那兩个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与紫鵑姐々他要

問我們你說姑娘就這兩日有寬来那兩个婆子荅應着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覓身上好些今日飯後三姑娘来会着要瞧二奶〻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什庅来自己傷感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啊詞啊叫我去傳瓜菓去时又听得叫紫鵑将屋内擺着的小琴卓上的陳設搬了下来将様子挪在外間当地又叫将那龍文鼎放在桌上等瓜菓来时听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个炉

擺把出来若說是点香呢姑娘素日屋里除擺新鮮花兒木瓜佛手之類又不喜薰香就是点香亦當点在常坐卧之處難道說是為老婆們把外間屋里薰臭了要拿香薰一薰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去了宝玉這里不由的低頭細想心內道據雪雁說来必有緣故若是同那一位姐妹們閑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爺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

饌送去与妹〻私祭此时已过大約是日七月為瓜菓之節家〻都上秋季的坟林妹〻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奠祭取礼記春秋薦其时食之義也未可定但我此时走去見林妹〻傷感必極力劝解又怕他将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过于傷感無人劝止兩件皆足以至疾莫若先到鳳姐〻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〻傷感再設法開觧既不至使其过悲其衷(哀)痛稍伸亦不至挪(抑)鬱致病想畢遂

出了園門一直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娘們回畢事紛々散出鳳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宝玉笑道你回来了么我才吩付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厮若設什么事趁便請你回来歇息々々再去彼處人多你那里禁得起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到来了宝玉笑道多謝姐々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々這几日不到那府里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々々鳳姐道左右

可不是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〻不在家这
些大娘們那一个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是办
嘴連賭博偷盜之事已出来了兩三件了虽說有三
姑娘相帮办理他又是他又是个未出閣的姑娘也
有好叫他知道的有对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强捺
掙罢了撂不得心静一会别說想病好求甚不添也
就罢了宝玉道虽如此說姐〻还要保重身体少操
些心才是說畢又說了些閑話别过鳳姐一直往園

中走来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时只見炉裊殘烟奠餘
玉醲紫鵑正看着人往裡収卓子陳設呢宝玉便知已
竟祭完了走入屋内只見代玉面向裡歪着病体懨
懨有不勝之態紫鵑連忙説道宝二爺来了代玉方
慢〻的起来含笑讓坐宝玉道妹〻这兩日可大好
些了氣色到覚比先静些只是如何又傷心了代玉
道可是你没的説了好〻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宝
玉道咲道妹〻臉上現有哭泣之状如何还哄我呢

只是我想素日妹〻本來多病凡事尚該各自寬解不可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將來使我說到這里覺得以下話有些難說連忙咽住只因他雖說与代玉自小一處長大情投意合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未曾當面說出况兼代玉性重每〻因說話次間造次得罪了代玉致彼哭泣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代玉不想又把話來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代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是

爲好因而轉急爲悲早已滚下泪来代玉起先原惱

宝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来

素昔愛哭此时亦不免無言对泣却説紫鵑端了茶

来打諒他二人不知又為何事角口曰説道姑娘身

上才好些宝二爺又来嘔来了到底是怎麽樣宝玉

一面拭泪笑道誰敢嘔妹々一面搭訕着起閑步只

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拏起代玉忙要

起身来奪已被宝玉揣在怀内咲央道好妹々賞我

看罢代玉道不曾什庅来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宝釵走来笑道宝兄弟要看什么宝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代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代玉笑代玉一面讓坐一面笑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喜可羡可悲可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乱湊几首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了頭来会我瞧鳳姐〻去我因身上懶〻的没同他去適才将作了五首一时困

像起来橾在那里不想二爺来了就瞧見了其實給
他看到也没有什麽但只我嫌他不是寫了給人看
去宝玉听了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了昨日那把扇
子原是我愛那几首白海棠詩所以我自已用小楷
寫了不过是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益我豈不知
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送不得的自從你說
了我揔没拿出园子去宝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
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去被相公們

看見了豈有不悶是誰作的倘或傳揚出去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次之其餘詩詞之類不过閨中遊戲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們这樣的人家的姑娘到不要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代玉道拿出来給我看：無妨只不許宝兄弟拿出去就是了代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不必看了又指着宝玉笑道他早已捨了去了宝玉听了方自怀内取出奏至宝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

寫道足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效顰莫笑東鄰女頭白溪邊尚浣紗

虞姬

腸斷烏騅夜嘯風虞兮幽恨對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飲劍何如楚帳中

昭君

絕艷驚人出漢宮紅顏薄命古今同君王縱使輕顏色予奪权何畀画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何曾石尉重嬌嬈都緣頑福

前生豈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揖雄談態自殊美人具眼識窮途屍居餘氣楊公幕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這詩妹妹作了五首何不就命名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作詩不論何題只要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詠昭君之詩甚多有悲挽

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詠漢帝不能使画工圖貌矣臣而画美人的紛紛不一後来王荆公復有意態由来画不成當日枉殺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意見不襲前人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詩亦可為命意新奇别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説时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来適才外間傳説往東府里去了好一会子想畢就回来的宝玉听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内恰好賈璉

自外下馬進來于是寶玉先迎看賈璉跪下口給賈
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
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
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回听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
一早到家一路身体甚好今日先打發了我來回家
看視明日五鼓仍要出城迎接說畢眾人又問了些
路途的光景因賈璉遠路遄歸遂眾人別过讓他賈璉回房
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

母王夫人等到来衆人接見已畢略坐一坐吃了一
杯茶便散了王夫人等过寧府中来只听見里面哭聲
振天却是賈赦賈政送賈母到家即过这边来了當
下賈母進至灵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攙起了出来赦
政一边一个攙定了賈母走至灵前又有賈珍賈蓉
跪着撲入賈母怀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
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政在傍苦劝方畧：
止住又轉至灵[illegible]見了尤氏婆媳不勉相持大哭一

場哭畢中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曰賈母才
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未免要傷心遂再三求
賈母回家王夫人等亦再三的劝賈母不得已方回
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
頭悶身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医生來診脉下药足
足的忙乱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曾傳經至
三更天些須發了点汗脉静身凉大家方放了心至
次日仍服药調理又過了数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

母猶未大愈遂留宝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甚好亦
不曾去其餘賈赦賈政王夫人邢夫人等率領家人
僕婦都送至鉄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帶領尤氏婆媳
並賈蓉仍在寺中守灵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
中仍托尤老娘並二姐三姐照管却說賈璉素日既
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灵在家
每日与二姐三姐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
知与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机百班撩撥

眉目傳情尤三姐却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
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
只好二人心領神会而已此时出殯已後賈珍家下
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三姐並几个粗使的丫环
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
僕婦不过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
進裡間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时下手遂托相伴賈
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时常借賈珍料理家務

不时至寧府家中来勾搭二姐一日有小管家俞禄来回賈珍道前者所取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银一千两除給银五百两外仍欠五百两昨日两處買賣人俱来取討奴才特来尋爺示下賈珍道你向庫上去領就是了这又何必来回我俞禄道昨日已曾向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有限还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寺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办買

珍笑道你还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

里暫且借了給他去罢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

才还可以巳結送四五百奴才一时那里办得来賈

珍想了一想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

有江南甄家送来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

你先要来給他去罢賈蓉答應了連忙过这边来回

了尤氏復轉来回他父親道昨日那些銀子巳使了

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巳送至家中交与老娘收了

賈珍道既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汝老娘要了出來交与他再乜家中看着有事無事問你兩个姨娘好下剩的愈祿兒先借了添上罢賈蓉与愈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道趂此机会正可至寧府尋二姐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得了一項銀子还沒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

蓉兒一並令他去取賈璉忙道述必得我親身去再

我這几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老爺太、們請

請安再到阿哥那边查一查家了人還有無生事也給親

家太、請安賈珍笑道只是有劳動老二我心不安

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又何妨賈珍又吩咐賈蓉

道你跟了~~你跟了~~你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老

爺太、們請安說我合你娘都請安打听打听老太

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答應了

跟隨賈璉出来帶了几个小厮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侄閑話賈璉有心提到尤二姐因說道如何標緻如何作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柔和無一處不令人心可敬可愛人 都說你嬸子好拠我看来那里及你二姨一零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〻既這樣愛他我給叔〻作媒說了作二房何如賈璉笑道敢是好呢只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况且我听見說你二姨已有了人家賈蓉道这都無妨我二

姨三姨都不是我老爺所生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听
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时把我二姨許与皇庄張家
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
那家嫁了出來送如今十数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
娘时常报怨要与他家退親我父親亦要与二姨轉
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过人找了張家給他十數兩
銀子寫上一張退婚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
有什庅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偺們的人家也不怕不

依又是叔々這樣人說了作二房我曾保我老娘合我父親都愿意到只是嬸子那里却难賈璉听這心花都開了那里还有什麽話說只是一味長嘆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々若有胆量依我主意行去保管無妨不过多花上几个錢賈璉忙道有何主意快些說来我没有不依的賈蓉道叔々回家一点聲色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偺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什物

再撥兩窩子家人过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思不
覺娶了过去嗎咐家下人不許走漏風聲嫱子在裡
面住着深宅大院那里就淂知道了叔〻兩下里住
着过个一年半載即或鬧出来不过挨上老爺一頓
罵只説嬸子揔不生育原是為子嗣起見所以私自
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
淂罷了再求一求老太〻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
令智昏賈璉自惟貪圖二姐美色听了賈蓉一片話

遂為計出万金〔全字〕將現今身上有服停妻再娶嚴父妬
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
好意素日亦因今他兩个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内
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
賈璉不在时他亦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里想念及
此遂向賈蓉致意道好侄兒你果然能句說成了我
買兩个絕好的了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門首賈蓉
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交給俞禄罢

我先給老太：請安去賈建含笑点頭道老太：跟前別提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咐耳向賈建道今日要過見二嫂可別性急了鬧出事往後到那办了賈建笑說少胡說你快去罢我在這里等你于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建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走至所上賈建一一問了些話不过塞責而已使命家人散去独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建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來

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于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边炕上只有尤二姐代着几个了頭作話却不見尤三姐与老娘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二姐亦含笑讓坐賈璉便靠東边板壁坐了仍将上首讓与二姐寒温畢賈璉笑問道親家太太同三妹〻那去了怎麼不見二姐笑道有事才往後面去了也就来的此时伺候的了頭因倒茶去無

人在跟前賈璉便眺視二姐一笑二姐亦低頭含笑
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手中拿
着一條拴着荷包的手巾擺弄便搭訕着往腰內摸
了一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帶了來了妹〻有檳榔
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剩有只是我的檳榔從來
不給人吃賈璉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怕人來看
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
了出來將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將剩下

的都揣了起来将欲把荷包親身送过去只見兩个了
环倒了茶来賈璉一面接了茶吃一面暗将自己代
的九龍珮觧了下来拴在手巾上趂了环回頭时扔
了过去二姐亦不去拿只粧看不見仍坐了吃茶只
听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与三姐代着兩个
小了頭自後面走来賈璉忙送目与二姐令其拾取
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何意甚是着急只
得迎上来与尤老娘三姐相見一面又回頭看时只

見二姐笑着沒事人的一般再看一看手巾已不知
那里去了賈璉放了心于是大家歸坐後叙了些閑
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艮子交給親家
太〻収起来了曰要还人大哥令我来去二来看〻
家内有事無事尤老娘听了連忙使二姐拿鑰匙去
取銀子这里賈璉又說我也要給親家太〻請〻安
睄〻二位妹〻親家太〻臉面到好只是二位妹〻
在我們家里受委曲尤老娘笑道偺們都是至親骨

两說那里的話在家里也是住着在这里也是住着不瞞二爺說我們家里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十分艱难了全虧了这里姑爺帮襯着如今姑爺家里有了这樣大事我們不能别的出力白看一看家有什麽委屈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已取了銀子来交与尤老娘尤老娘便遞与賈璉又命一个小了頭叫了一个老婆子来當面吩咐了他道你把这个交与俞禄叫他拿过那边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听得院内是

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賈蓉進来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問賈璉笑道将才老爺还問叔〻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人到廟裡去我才回老爺說叔〻就来老爺还吩咐我路上遇着叔〻叫快去呢賈璉听了忙要起身又听賈蓉合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合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娘說的姨父就合我这叔〻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〻說好不好說着又悄〻的用手指着賈璉合他二姨努嘴兒二姐到

不好意思說什庅只見三姐笑罵道坏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話說了等我撕他那嘴一面說着便趕了过來賈蓉早笑着跑了出來賈璉也笑着辭了出去走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語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合他父親說一面便代了俞祿过來將銀子添足交彼拿去一面去見他父親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里面和他兩个

姨娘嘲戲了一回方起自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
銀子已竟經給了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不服
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作二房
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署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
此时總不過是為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是見
过的親上作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
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出是自己的主
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到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

心中愿意不愿意明日你先去合你老娘商議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再作定奪于是又教了賈蓉一片話便走过来将此事告訴了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劝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况且与二姐本非一母不便深管也只得凭他鬧去罢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来見他老娘将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賈璉如何作人好日今鳳姐身上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

買了房子在外住首过个一年半載只等鳳姐已死
便接了二姨進去作正室又說你父親此时如何聘
賈璉那边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
姨也是那边應了替聘說淂天花乱墜不由淂尤老
娘不肯况且素日全亏賈珍週済此时又是賈珍作
主替聘一切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輕年公
子比張華勝强十倍遂連忙过来合二姐商議二姐
又是水性的人在先已合姐夫不安又时常怨恨夫

當时錯許張華使後来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况
且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亦便点頭應允当下
回復了賈蓉蓉回了父亲次日便請了賈璉到寺中
来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
喜出望外又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尽于是三人商
議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姨給[illegible]娘置買妝奩及
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多几日早諸將事办妥已
于寧府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

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几个小丫頭賈珍又給了一房家人叫包二夫妻兩口以備二姐过去时服侍又使人將張華父子找来逼着与尤老娘寫予退婚书姐說張華之祖原當皇庄後来死了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与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与二姐指腹為婚後来不料遭了官司敗落家產弄得衣食不周那里还娶得媳婦尤老娘又自那家嫌了出来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来逼他

与二姐退婚心中虽不愿意無奈惧怕賈珍等势力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与銀十兩家[illegible]去新不提这里賈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日黃道吉日娶二姐过門未知如何下回分解正是

只為同枝貪色慾[illegible]致教連理起戈矛

紅樓夢卷六十四回終

石頭記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三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〻安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娘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内之言到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也稱了心鮑二夫妻見了如一盆火趕着尤老一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〻趕着三姐喚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

素轎將二姐抬来各色香燭紙馬並鋪盖以及酒飯早已備得十分妥當一时賈璉素服坐了小轎而来拜過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娘見了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生奉承這二姐仍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的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时回家只說在東府有事羈絆鳳姐輩因知他合賈珍相

謂自然是或有事商議也不疑心再家人雖多也不
管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閑專打聽小事的人也都去
奉承賈璉乘机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于是賈璉深
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
不來时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了他夫妻二人
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
的梯己一併搬了与他二姐收着又將鳳姐素日之為人
行事枕邊衾內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他一死便接二姐

進去二姐聽了自是歡喜當下十來个人到也過起日子
來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个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
檻寺做佛事已完晚间回家时因与他姐妹久別竟
要去探望〻〻先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与不在小廝
回來說不在賈珍歡喜將左右一概先遣回家去只留
兩個心腹小廝牽馬一時到了彼處一逕進入新房已時掌
燈外面小廝將馬拴在圈內自往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
內才点灯先看過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姨

大家吃茶說了一回閒話賈珍因笑說我作的這樣保山如何着錯過了打着灯籠還没處尋过日你姐〻還備了礼来悄你们呢說話之間尤二姐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関起门来都是一家人原無避回之礼那鮑二過来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来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麽你璉二爺事多那里人雜你只管来回我說我们兄弟不比别人鮑二答應是小的知

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点頭說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處吃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那邊走走來尤老娘也會意便真个同他出來只剩下小丫頭們賈珍合三姐挨肩擦臉百般輕薄起來小丫頭子們看不過也都躲了出去憑他兩个自在取樂不知作些什麽勾當跟的兩个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飲酒鮑二女人上灶忽見兩个丫頭也走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

在上頭伏侍也衕懶来了一时叫起来没人又是拿他女人罵道糊塗渾喪嘵子的忘八你揰喪你那黃湯羅揰喪醉了夾着你那膫子挺你的屍去叫不叫与你毬相干一應有我承當風雨横竪洒不着你頭上来這鮑二原因妻子發迹的日越發虧他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概不管貫躂等也不肯責備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随且吃勾了便去賭賞這里鮑二家的陪着這些了環小厮吃酒討他们的好准備在

賈珍跟前說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听扣门之聲鮑二家的開门看时見是賈璉下馬问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告訴他說大爺在這里西院里呢賈璉聽了便回至卧房只見尤二姐与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來了二人面上便有些赸赸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咱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狠乏了尤二姐忙上來陪笑接衣捧茶问長问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时鮑二家的端上酒來二人對飲他丈母不吃自回

房中睡去了兩个小丫頭分了一个過来伏侍賈母（璉）的
心腹小童拴馬去巳見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
的心下會意也来廚房只見喜兒壽兒兩个正在那里
坐着吃酒見他来了也都會意故笑道你會了来的
巧我们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裡来借宿一休
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月
銀的交給了奶奶了我也不回去了喜兒道我们吃多了
你来吃一鍾隆兒才坐下端起杯来忽聽馬棚內閙

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踶起來隆兒
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
方進來鮑二家的笑說你三人我在這裡篩茶也現成我
可去了說著帶門出去這裡喜兒喝了幾杯已是楞子
眼兒了隆兒倒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臥在炕上
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佔你一个人我們就
苦了那喜兒便說咱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的貼一炉子燒
餅要有一个充正景人我痛把他媽合隆兒壽兒見他

醉了也不便多說只得吹了灯將就卧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他那賈璉吃幾杯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菜掩門寬衣尤二姐穿着大紅小襖散挽烏雲滿面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賈璉摟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齊整如今我看來只好給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我雖標緻却無品行看來到是不標緻的好賈璉忙問這話如何說我却不解尤二姐滴泪說道你們拏我作愚人待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如

今合你作了兩个月夫妻日子雖淺我也不知你是愚人我
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終身靠你焉
敢瞞哄你一字我莫是看靠將來我妹子却如何結果哉
看來這个形景恐非長策要長久之計方可賈璉聽
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之輩前事我已盡
知你也不必驚慌你因姐夫是作事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
我去破了這到好說着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內灯
燭輝煌二人正吃酒作樂賈璉便推门進去笑說大爺在
這裡兄弟來請安賈珍羞的無話只得起身讓坐

賈璉忙笑道何必又作如此景象僧们弟兄從前如何
樣來大家〔哥〕為我操心我今日分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
多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還求大哥如昔方好不然兄弟能
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忙的賈珍
忙的攙起說兄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珍忙命人斟
酒來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說你過來陪小叔子一
杯賈珍的說老二到底你哥哥必要吃干這鍾說着一揚
脖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

的偺們請你下雜麵你吃我看見捏着影戲人子上場
好了别戳破這層紙兒你别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你
府上的事這會子花了幾个臭錢你們哥兒兩个會着
我們姐兒兩个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
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作
二房偷的鑼兒敲不得我也要會會那鳳姐去看他是幾
个腦袋幾支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罷倘若有一点叫人過
不去我有本事先將你兩个的牛黃狗寶掏了出來

再和那潑婦拚了這命也不算是尤三姑奶奶喝酒怕
什麼偺們就喝說着自己掉起壺來便斟了一盃自己
先喝了半杯摟過賈璉的脖子來就灌說我和你哥哥
已經吃過了偺們來親香親香唬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
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無耻老辣弟兄兩个本是風
月塲中要慣不想今日反被這个閨女一夕話說
住了尤三姐又叫將姐姐請來說要樂偺們一處同樂俗語
說便宜不過當家他們是弟兄偺們是姐妹又不是外

人只管上来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来賈珍得便就
要一溜尤三姐那里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
這種為人与賈璉反不好輕薄起来這尤三姐鬆鬆挽
着頭髮大紅袄子半掩半開露着葱綠抹胸一痕雪
脯底下綠褲紅鞋一對金蓮或翹或並無一点閨閣
之體兩个墜子却似打鞦韆一般灯火之下越顯得
柳眉籠翠[黛]檀口点丹砂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酒又
添了餳澀淫浪不獨將他二姐壓倒據珍璉評去所見

過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綽約風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態風流反將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來畧試一試他弟兄兩個竟全無一點別識別見連口中一句响亮話都沒了不過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談闊論任意揮霍洒落了一陣拏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竟真是他嫖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一時他的酒足興盡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攆了出去自己關門睡去了自此以後或畧有了環婆娘

不到之處便將賈珍賈璉賈蓉三个潑聲厲色痛罵他爺兒三个誆騙了他母女寡婦賈珍回去之後也不敢輕易再來有時尤三姐自己高了興命小廝來請方敢去一會子到了這里也只好隨他的便誰知這尤三姐天生脾氣不堪仗着自己風流標緻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作出許多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態來哄的男人們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遠不捨迷離顛倒他以為樂他母姐二人也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咱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

這兩个現世寶玷污了去了算無能而且他家有一个
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他不知咱們另娶偏或一日他
知道了豈肯干休必有一傷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趂如
今我不拏他們取樂作踐折准到那時白落了臭名
後悔不及因此一說他母女見不聽勸也只得罷了那尤三
姐天天挑揀吃穿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
寶石吃了肥鵝又宰肥雞或不如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
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罵一句究竟

賈珍等何曾遂心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也悔上來無奈二姐倒是個多情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到還知疼着癢若論起溫柔和順諸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專實較鳳姐高十倍若論標緻言談行事也勝五分如今改過但已經失了腳有一個淫字憑有什麼好處也算不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似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生

死那里还有風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旁邊念因也常劝賈璉說你合珍大哥商議揀个相庭的人把三了頭聘了罷留着也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出事來怎麽處賈璉道前日我也曾回過大爺他只是捨不得我說是塊羊肉只是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太扎手僧們未必降的住正經揀个人聘了罷他只意意思思的就肯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僧們明日先勸三了頭肯了讓他自己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

聽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门至午
間特請他小妹過来与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酒
過三杯不用二姐開口先便滴泪泣道姐〻今日請我自有一
番大礼要說但妹子不是愚人也不用絮〻叨〻提那従前
醜事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〻已得了好處安身
媽也得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好但終身大
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過安分只要揀个素日
可心如意之人方跟他去若憑你们擇雖是富比石崇才

過子建親比潘安的我心裡進不去也白過了一世賈璉
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一應聘禮都由我們置辦
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姐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
道問二姐是誰一時也想不到大家想來賈璉料定是此
人無疑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了這人原不差好眼力
二姐笑問是誰家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的去一定是
寶玉二姐與尤老娘聽了亦以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我們
姐妹十个也嫁你十个不成衆人聽了都詫異除了他還有

那个了正如此尤三姐哭道別只在眼前想姐々只在五年
前想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使興兒走
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呌爺呢小的答應
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
家里沒人伺興兒道小的回奶々說在家廟裡同大爺商
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家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
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人來事務尤二姐拿了兩碟
菜命人拏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蹲着

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他家里奶々多大年紀怎麽利害老太々年紀多大太々年紀多大姑娘幾个各樣家常等語興兒笑嘻々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门上該班我们共是兩班一班四个共是八个這八個人有幾人是奶々心腹有幾人是爺的心腹奶々的心腹我们不敢惹他爺的心腹奶々就敢惹提起我们奶々来告訴不得奶々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我们二爺也算是好的那裡見得他到跟他的平

姑娘為人狠好雖然和奶〻一氣他到背着奶〻常作些
好事小的們凡有了不是奶〻是不〔放〕過的只求〻他去就
完了如今和〔合〕家大小除了老太〻太〻兩个人沒有一个
人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
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〻太〻兩个人喜歡他說一
是一他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
下來堆成山好聽老太〻太〻說他好會過日子殊不知
苦了下人他討好兒估着有好事他就等不的別人去說

他先抓尖兒或看了不好的事或他自已錯了他便一縮
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傍邊撥火兒如今連他
正經婆婆太太都嫌了說他雀兒揀著旺處飛黑母
雞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到替人家去瞎張羅著
不是老太太在頭裡早叫過去了尤二姐咲道你背著
他這等說他將來你又不知怎麼說我呢我又差他一
層越發有的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樣說小
的不怕雷打但凡小的有造化起先要奶奶時若得了

奶〻的人小的们也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爺的這幾个人誰不背前背後称揚奶〻盛德怜下我们商議着呌二爺要出来情愿来荅應奶〻尤二姐咲道猴兒肏的還不起来呢說句頑話就那樣起来你们作什麼来我還要找你奶〻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〻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〻一倍子別見他才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脚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的這張口還說不過他奶〻這樣斯文

良善的人那里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理待他〻
敢怎樣興奶〻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〻便有理讓
他〻看見奶〻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罷
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甕凡丫頭二爺多看一眼他有
本事當着爺打个亂羊頭雖然平姑娘在屋裡
大約一年二年之間兩个有一次到一處他還要口里掂十个
過子呢氣的平姑娘性子發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自
己尋來的你又浪著勸我〻原不依你反說我反了這會

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到只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
扯謊這樣一个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就
俗語說的天下逃不過一理字去了這平兒是他自幼的丫
頭陪了過來一共四个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這个心
腹他原為收了屋裡一則顯他賢良名兒二則又拴了他心
好不外頭走邪路又還有一段因果我們家規矩凡爺們
大了未娶之先都先放兩個人伏侍的二爺原有兩個誰知
他來沒半年都尋出不是來都打發出去了別人雖不

好説自已臉上過不去所以强逼著平姑娘作了屋裡
人那平姑娘又是正緊人從来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也不會挑妻竄夫的到一味忠心赤胆伏侍他所以纔容下
了九二姐咲道原来如此但我聽見你們家還有位寡
婦奶々和幾位姑娘他這樣刻害這些人如何依得畢
拍手咲道原来奶々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々他的
渾名叫作大菩薩第一个善德人我們家的規矩又
大寡婦奶々們不管事只宜清淨守寡妙在姑娘們又

多只把姑娘們交給他看書寫字學針線學理這是他的責任除此問事不知說事不曉只因這一向他病了事多這大奶奶暫管幾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逞才我們大姑娘不用說但凡不好也沒有這段大福了二姑娘的渾名是二木頭戳十針也不知噯喲一聲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問是何意興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愛的是有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養的

老鴰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紫是珍大爺親妹子因自
幼無母命太太抱過養這庅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
我们家的姑娘不算另外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上少有
地下無雙一个是我们姑太太的女兒姓林小名叫什庅黛
玉面龐身段和三姨不錯什庅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
多病這樣天還穿夾的出来風兒一吹就倒了我们
這起没王法的嘴都悄悄的叫他多病西施還有一位
姨太太的女兒姓薛叫什庅寶釵竟是雪堆出来的每

常出门上車或一時院子裡瞥見一面(眼)我们鬼使神差見了他们兩個不敢出氣兒尤二姐嘆道你們大家規矩雖嚴你们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姐兒们原該遠遠的藏開興兒搖手道不是〻〻那正經大理遠〻藏開不必說就是藏開了自己也不敢出氣兒生怕這氣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氣暖了吹化了姓薛的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了不知端詳且聽下回

石頭記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鮑二家的打了他一下子咲道原有些真的呌你又編了這混話越發沒了捆子你到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混話到像是寳玉那邊人了尤二姐纔又要問忽見尤三姐咲問道姨是你們家那寳玉除了上學他作些什麼興兒咲道姨娘別問他說起來姨娘也未必信他長

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
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太的寶
貝一樣老爺先還管他如今也不管了成天瘋瘋顛顛說的
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著好清俊
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敏的誰知是外清而內濁見了
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難為他竟
認得幾個字每日也不習文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
丫頭們羣里鬧再者也沒剛柔有喜歡見了我們時沒

上沒下的乱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
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
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咲道主子寬了你们又這樣
嚴了又抱怨可知你们難纏尤二姐道我们看他到好原
來這樣可惜了的一个好胎子尤三姐道姐ゝ信他们胡
說偺们也不是見過一面两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
些女兒氣那是天ゝ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
兒糊塗姐ゝ記得穿孝時偺们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

尚们進來逸猜偺们都在那里站着他只在頭里攪

着人〻說偺〻知礼又沒眼色細想過沒他沒悄〻的告

訴偺们說姐〻你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細想和尚

们臟恐怕氣味薰了姐〻们接着他吃茶姐〻又要茶

那个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赶着叱說我吃

臟了的另洗了再倒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来他

在女孩兒们前不管怎様都過得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

以他们不知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

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興兒在傍不便說話只低了頭磕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事為人到是一對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兒呢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还小呢故尚未及此再過二三年老太太便一開言却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二奶奶早和

二姨定了那事明日爺來好作定奪說著帶了興兒
也回去了這里尤三姐命掩了門早睡盤問了他妹子一夜
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
忙忙的又來千萬別為我悞了事賈璉道也沒甚事只
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要起身得半個月
工夫纔回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里一應不用
你記掛三妹子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說了改過
必是改過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

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里不知多早晚纔来也

難爲他眼力不錯他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来他等一年十年

不来他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来了他情願剃了頭當

姑子去呢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問到底是誰

這樣動他的心二姐笑道說来話長五年前我们老娘

家裡作生日媽和我们到那里与老娘拜壽他家請了

一起串客裡頭有個作小生的叫作柳湘蓮他看上了如

今要是他纔嫁舊年我们聞的柳湘蓮惹了一個禍

逃走了不知可来了不曾賈璉聽了説怪道呢我説是個什麽樣的人原来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的他最合寶玉合的来去年因打了薛獃子他不好意思見人不知那里去了一向没来聽見有人説他回来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子们就知道了倘或没来時他萍踪浪跡知道几年纔来豈不白耽擱了尤二姐道我们這三丫頭説的出来

就幹的出來他怎說(庅)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二(三)
姐走來說道姐夫你管只放心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
說什庅就是什庅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
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他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
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一根玉簪擊作兩段
說一句不真就如這簪子一樣說(院)回房去了真覓(箇)非禮
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
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使人問茗煙

茗煙說竟不知道大約未來若來了我必是知道的一面又問
他的街坊也說未來賈璉只得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
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先往二姐這邊來住了兩夜從
這里再悄悄的長行果見小妹竟又換了一個人樣又見
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
平安州大路曉行夜住渴飲飢飡方走了三日那日正
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騎馬
走着到來一看不是別人竟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深

為奇怪他伸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後寒
温大家便入一酒店歇下飲談々々賈璉曰咲說自從你
们俩過之後我们怕著請你両個和解誰知柳兄踪跡全
無信息両个今日到在一處了薛蟠咲道天下竟有這
等奇事我同夥計販了些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
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見一夥强盗
已將東西刦去不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赶散
奪回貨物還救了我们的性命我謝他々又不受所以結

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了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往南去二百里地有他一个姑媽他去望候〻〻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门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到叫我們懸了几日心因又聽得尋親便忙說道我正有一门好親事堪配二弟說著便將自己要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話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

了兒子自然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
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
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這等這门親事定的湘蓮道
我本有願在先定要娶个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
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裁奪我無不從命賈
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兄一見便知我這內姨的品
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
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內就進京來那時再定如何

賈璉咲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過柳兄你乃萍
踪浪跡之人倘然淹滞不歸豈不悞了人家的終身
須得留一定礼纔好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礼小弟
素本貧寒況在客中如何能有定礼薛蟠道我這裡
現成的東西就備一分定礼二哥帶去如何賈璉咲道
也不用金帛之礼須是柳兄親身自有之物不論貴賤
不過我帶去取信耳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此
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鴛鴦劍乃吾傳代之寳

弟也不敢私用只隨身收蔵而已賈兄請拿去為定弟
縱係水流花落之性然亦斷不捨此劍而去説畢解繫
出劍捧与賈璉〻〻命人收了大家又飲了幾盃方各自上
馬作别不在話下且説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
完了公事因又囑他十月以前務要還来一次賈璉領命
次日連忙取路回家曉行夜住那一日進城便先到尤二姐處
探望誰知自賈璉出门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
關门閉户一点外事不聞他小妹果是个斬釘截鉄之人每

日侍奉母姊之餘只安分守己隨分過活雖是夜晚間孤衾獨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丟了衆人只念柳湘蓮早早回來完了終身大事這日賈璉進門見了這般景況喜之不盡深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溫之後賈璉便將路遇湘蓮一事說了一遍又將夗央劍取出遞與三姐三姐接過來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瑩一把裡面却是兩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鏨著夗字一把上面鏨著央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喜不自禁連忙

取来掛在自已綉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喜終身有

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

時鳳姐已大愈了已出来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

事告訴賈珍々々因近日又相遇了新友把這事丢開

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又怕賈璉獨力不加少不得又

給了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拿了交与二姐預備粧奩等用

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来拜見薛姨媽又遇見了薛

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

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卧房相見薛姨媽也不
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十分称謝又說起親事一節
凡一應東西皆已妥當只等擇日完婚湘蓮也感激不盡次
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
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茗烟一干人說我却未見我
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茗烟說璉二哥〻着实問你不知有何
話說湘蓮便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〻〻笑道大喜
難得這个標緻人物果然是个古今絕色堪可配你湘蓮道

既是這樣他那里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

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的

要定禮難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來

後悔不該留下那劍作定禮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

問个底歷纔好寶玉道你原是个精細人如何既放定禮

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个絶色的如今既得了絶色

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又知是絶色

寶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小姨我在

那府里和他们混了两个月怎麽不知真三一對人物他姓
尤湘蓮聽了跌足道這事不好了斷乎作不得了你们東
府里除了两个在頭门獅子干净只怕連猫兒狗兒都不
干净我不作這剩忘八寶玉聽了啼當时滿臉通紅湘蓮
悔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了你好歹告訴我他的
品行如何寶玉咲道你既深知又来问我作什麽連我也未
必干净了湘蓮咲道原来是我自己一时忘情好歹别多心
寶玉咲道何必再提這到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来

心下想若去找薛墻一則他現卧病二則他又淂罪不如竟

去要回定礼為是主意已定便竟来找賈璉璉正在新

房中聞得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忙迎出来讓到內室

与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

璉聽了咤異吃茶之間湘蓮便道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

姑母於四月間定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老兄背

了姑母似非合礼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

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便不自在因說道

所定者定也原怕反悔所以爲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還要斟酌總是湘蓮笑道雖如此說弟願領責罰然此事斷難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道請兄外邊一叙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內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嫌自己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爲妻今若容他和賈璉說退親事那賈璉必無法可處自己豈不無趣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那劍來將一把雌劍隱

在衣底出來便說你們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便了
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將劍并鞘遞与湘蓮右手回時只望項
上一横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芳慧
性渺渺冥冥不知何方去了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
老娘一面號哭一面又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
人綑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泪反勸賈璉說你太多事人
家並無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見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
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出去罷豈不省事賈璉此時

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道是个剛烈賢妻可敬〻〻湘蓮反伏屍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來眼看著入殮又倚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门正無所之昏〻默〻自想方才之事原來尤三姐這等標緻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間只見薛蟠的小廝尋他家去那湘蓮只管出神那小廝帶他到新房之中只見十分齊整忽聽環珮叮噹尤三姐從外面而入一手捧著鴛鴦劍一手捧著一卷冊子向湘蓮泣道

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已死報此痴
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註案中所有一
干情鬼妾不忍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
便走湘蓮不捨忙欲上前拉住問時尤三姐便說來自情
天去自情地前生誤被情惑今既恥情而覺与君兩無
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蹤無影去了湘蓮驚覺竟
似夢非夢睜眼看時那里有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
是一座破廟傍邊坐著一個跏足道士在那里捕虱湘

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名法諱那道士笑

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

而已湘蓮聽了不覺冷然如寒冰浸骨掣那股雄

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士不知往那里

去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六十七回

餽土物顰卿念故里
訊家童鳳姐蓄陰謀

話說尤三姐自戕之後尤老娘以及尤二姐賈珍尤氏並賈蓉賈璉等聞之俱各不勝悲慟傷感自不必說忙着人治買棺木盛殮送往城外埋葬却說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迷性不悟尚有痴情眷恋被道人數句偈言打破迷関竟自削髮出家跟隨瘋道飄然

而去不知何往後事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
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甚喜悅正自高〻興〻
要打算替他買房屋治罷用辦粧奩擇吉日好娶過
門等事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見薛姨媽
告知尤三姐自戕與柳湘蓮出家的信息心甚歎息
正自猜疑是為什麽原故時值寶釵從園子里過來薛
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
嫂子的妹〻尤三姐他不是已經許定了給你哥

哥的義弟柳湘蓮的這也很好不知為什庅尤三姐自刎了柳湘蓮也出了家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活該不是夫妻媽所為的是因有救哥哥的一段好處故諄諄感歎如果他二人齊齊全全的媽自然該替他料理如今死的死了出家的出了家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損了自己的

身子到是自從哥〻起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
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計們辛
辛苦〻的來回九個月媽同哥〻商議商議也該請
一請酬謝酬謝總是不然倒叫他們看着無禮似的
母女正說之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泪痕未
干一進門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可知道挪大哥
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在園子里聽見大家議
論正在這里總合你妹子說這件公案呢薛蟠說這

事可奇不奇薛姨媽説可是柳相公那樣一個年青
聰明的人怎麽就一時糊塗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
他前世必是有夙緣的有根基的人所以纔容易聽
得進這些度化他的話去想你們相好了一場他又
無父母兄弟隻身一人在此你也該各處找一找才
是靠那跏足道士瘋瘋顛顛的能往那里遠去左不
過是在這方前左右的廟裡寺裡躲藏着罷咧薛蟠
説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

厮們在各處尋找去連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聞人都說不曾看見我因如此急的沒法惟有望着西北上大哭了一場回來了說着說着眼圈兒又紅上來了薛姨媽說你既然找尋了沒有把你作朋友的心也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你也不必太過慮了一則張羅張羅買賣二則你把你自已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到是早些料理料理偺們家里沒人手兒竟是笨雀兒先飛省得臨期丟庄忘

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〻才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作買賣去的伙計們也該設桌酒席請〻他們酬〻勞乏纔是他們故然是咱家約請的吃工食勞金人到底也算是外客又陪着你走了一二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担了多少的驚怕況重薛蟠聞聽說媽說的很是妹〻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來着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頭暈

又為挪大哥的親事又忙了這几日反到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悞了要不然就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子請請罷薛姨媽說由你辦去罷說猶未了外面小厮回說張管總的夥計着人送了兩個箱子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帳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未得拿昨日貨物發動完了所以今兒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厮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來薛蟠一見說

噯喲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一步田地了特特的
給媽合妹子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里來還
是伙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才說還是特特的帶
來的還是這樣放了一二十日才送來若不是特特
的帶來必定是要放到年底下才送進來呢你也諸
事太不留心了薛蟠說想是我在路上叫人把魂唬下
吊了還沒歸殼呢說着大家笑了一陣便向回話的
小厮說東西收下了叫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忙問

是什広好東西這樣綑着夾着的便命人挑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却是些紬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獨有寶釵他的那個箱子裡除筆墨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粉胭脂頭油等物外還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的小ミ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作的薛蟠的像泥捏成與薛蟠毫無相差以及許多碎小頑意兒的東

西寶釵一見滿心歡喜便叫自巳使的了環來吩咐
你將我的這個箱子與我拿了園子裡去我好就近
從那邊送〻人說着便站起身來告辭母親往園子
里來了這里薛姨母將自巳這個箱子里的東西取
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着同喜丫頭送往賈母並
王夫人等處去不講且說寶釵隨着箱子到了自巳
房中將東西逐件逐件的過了目除將自巳留用外
遂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

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也有单送頑意兒的酌量其人分辦只有黛玉與別人不同比衆人加厚一倍一〻打點完畢使鶯兒同〻一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其李紈寶玉等以及諸人不過収了東西賞賜來使皆說此見面再謝等語而已惟有林黛玉他見江南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因想起他的父母來了便對着這些〻東西揮淚自歎暗想我乃江南之人父母雙亡又無兄弟隻身一人可怜寄居外

祖母家中而且又多疾病除外祖母以及舅母姐妹看問外那里還有一個姓林的親人來看望看望給我帶些〻土物來使我送〻人粧〻臉面也好可見人若無至親骨肉手足是最寂寞極冷清極寒苦沒趣味的想到這里不覺就大傷起心來了紫鵑他乃服侍黛玉多年朝夕不離左右的深知黛玉的心腹他為見了江南故土之物因感動了心懷追思親人的原故但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說姑娘的身子多

病早晚尚服丸藥這兩日看着不過比那些日子畧飲食好些精神壯一點兒還筭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姑娘甚重姑娘看着該歡喜才是為什麼反到傷感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為的是叫姑娘歡喜這反到是招姑娘煩惱了不成若令寶姑娘知道了麼怎臉上下的來呢再姑娘也要細想一想老太太太太們為姑娘的病症千方百計請好大夫胗脈配藥調治所為的

是為姑娘的病急好這如今才好些又這樣哭ゝ啼
ゝ的豈不是自己遭塌自己的身子不肯叫老太ゝ
看着歡喜難道說姑娘這個病不是因素日憂慮
過度上傷了氣血多了得的麼姑娘的千金貴體別
已ゝ自看輕了紫鵑正在這里勸解黛玉ゝ只聽見小丫
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快請話猶未
畢只見寶玉已進房來了黛玉ゝ讓坐畢寶玉見黛玉
淚痕滿面便問林ゝ又是誰得罪了你了你兩眼都

哭的紅了是為什庅黛玉不回答傍邊紫鵑將嘴向床里一扭寶玉會意便往床里一看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是寶釵送來的便笑着取笑說道好東西想是妹〻要開雜貨鋪庅擺着這些東西作什庅黛玉只是不理紫鵑說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我們姑娘一看就傷心哭起來了我正在這里好勸歹勸總勸不住呢而且又是才吃了飯若只管哭大發了再吐了犯了舊病可不叫老太〻罵

死了我們底到是二爺來的很好替我們勸一勸寶玉〻他本是聰明人而且一心總留意在黛玉身上最重所以深知黛玉之為人心細心窄而又多心要強不落人後因見了人家哥〻自江南帶了東西來送人又係故鄉之物勾想起別的痛腸來是以傷感是寔這是寶玉他心裡揣摹黛玉心的病寶玉却不肯明〻說出恐黛玉越發動情乃笑道你們姑娘的原故不為別的為的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

氣傷心妹〻你放心等我明年往江南去與你多〻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泪的黛玉聽了這話不由的啞的一聲笑了忙說道我憑他怎麽沒見過世面也到了不這一步田地上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也不是三兩歲的小孩子你也特把人看的平常小氣罷了我有我的原故你那里知道說着眼泪又流下來了寶玉忙移至床上挨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的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

什庅叫什庅名子那是怎庅作的這樣齊整這是什
庅要他作什庅使用妹〻你瞧這一件可以擺在書
閣兒上作陳設放在條案上當古董兒到好呢一味
的將這些〻沒要緊的話來支吾搭訕了一會黛玉見
寶玉那些獃樣子問東問西的招人可笑稍將煩惱
丟開畧有些〻喜笑之意寶玉見他有些〻喜色便說道
寶姐〻送東西來給咱們我想着咱們也該到他那
里道個謝去才是不知妹〻可去不去黛玉原不愿

意為送些〻東西來就特〻的道謝去不過一時見了
說一聲就完了今被寶玉說得有理難以推托無奈
只得同寶玉去了這且不提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
言急忙下請帖置辦酒筵張羅了一日果于次日三
四位夥計俱各到齊未免說了些〻店內發貨賬目之
事畢列席讓坐薛蟠與各位奉酒酬勞裡面薛姨媽
又着人出來致謝道乏畢內有一位問道今日席上
怎麼少柳大哥不出來想是東家忘了沒請麼薛蟠

聞聽把眉一皺嘆了一口氣說道休提休提想來衆
位不知深情若說起此人真〻可嘆于一二日前忽
被一個瘋道士度化的出了家跟着他去了你們衆
位聽一聽可奇不奇衆人說道我們在店内也聽見
外面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俗家
子弟度了去了又聞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又說駕着
一片雲彩去了紛〻議論不一我們也因發貨事忙
那里有工夫當正經事也没去細問細打聽到好今

還是似信不信的今聽此言那道士度化的原來就是椰大哥麼早知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解勸解任他怎麼也不容他去噯又少了一個有趣兒的好朋友了寔寔在在的可惜可歎也怨不得東家你心里不爽快想他那樣一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椰大哥他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者看破了道士有些什麼妖術邪法的破綻出來故意假跟了他去在背地里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說雖知道果

能如此到好罷咧世上也少一個妖言惑衆的人了
衆人說難道你知道了的時候也没尋找他去不成
薛蟠說城裡城外那里没有找到因找了不見不怕
你們笑話我還哭了一塲呢言畢只是長吁短嘆無
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頑笑讓酒暢飲席上雖設
了些鴉鵲魚鴨仙環海味美品佳餚怎奈東家皺眉
嘆氣衆伙計看此光景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几
中酒吃了些飯食就都散了這也不提且說寶玉拉

了黛玉至寶釵處來道謝彼此見面未免說几句客言套語黛玉便對寶釵說道大哥〻辛〻苦〻的能帶了多少東西來擱的住送我們這些〻處你還剩什麽呢寶玉說可是這話呢寶釵笑說東西不是什麽好的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畧覺新鮮似的我剩不剩什麽要緊我如今果愛什麽今年雖然不剩明年我哥〻去時再叫他給我帶些〻個來有什麽難呢寶玉聽說忙笑道明年再帶了什麽來

我們還要姐〻送我們呢可別忘了我們黛玉說你要你只管說你要不必拉扯上我們不我們的字眼姐〻睄寳哥〻不是給姐〻來道謝竟是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寳玉笑說我要出來難道沒有你一分兒不成你不知道幫着說反到說起這散話來了大家聽了笑了一陣寳釵問你二人如何來的這樣巧是誰會誰去的寳玉說休題我因姐〻送我東西想來林妹〻也必有我想要來道謝想林妹〻也

必來道謝故此我就到他房里會了他一仝要往這里來誰知到了他家他正在屋里傷心落泪也不知是為什麽這樣愛哭寶玉剛說到落泪二字見黛玉瞪了他一眼恐他往下還說寶玉會意即便換過口來說道林妹妹這几日因身上不爽快恐怕又病板嘴故此着急落泪我勸解了一會子才來了一則道謝二則着的一個人在房里坐着只管發悶寶釵說妹妹怕病悶固然是正理也不過是在那飲食

居穿脱衣服冷熱上加些小心就是了為什庅傷起心來呢妹〻你難道不知傷心難免不傷氣血精神把要緊的傷了反到要受病的罷咧妹〻你細想〻黛玉說姐〻說的很是我何常自已不知道呢只因我這几年姐〻是看見的那一年不病一兩場病的我怕〻的了見了藥吃了見効不見効一闻見先就頭疼發悪心怎庅不叫我怕病呢寶釵說雖然如此說却也不該傷心到是覺着身上不爽快反自已勉

强扎掙着出來各處走ゝ瞧ゝ把心鬆散鬆散比在屋里悶坐着還强呢傷心是自己添病的大毛病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乏倦只是要歪着心里也是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偏牛(故意)着他些ゝ尋事情作ゝ一般(兒)里也混過去了妹ゝ別惱我說越怕越有鬼寶玉聽說忙問道寶姐ゝ鬼在那里呢我怎庅看不見一個兒惹得衆人鬨聲大笑寶釵說道獃小爺這是比語的話那里真有鬼呢認真的果有鬼你又該

駭哭了黛玉因此笑道姐〻說的狠是狠該說他誰
叫他嘴快寶玉說有人說我不是你就樂了你這會
子心里也不懊惱了偺們也該走罷于是彼此又說
笑了一回二人辭了寶釵出來寶玉仍把黛玉送至
瀟湘館門首自已回家這且不提且說趙姨娘因見
寶釵送環哥之物忙忙接下心中甚喜滿口誇奬人
人都說寶姑娘會行事狠大方今日看來果然不錯
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家送到並不遺漏

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搭拉嘴子他都想到寔在的可敬若是那林姑娘也罷麼也沒人給他送東西帶什麼来即或有人帶了来他也只是揀着那有勢力有体面的人頭見跟前才送去那里还臨的到我們娘兒們身上呢可見人會行事真真的露着另別另樣的好趙姨媽因環哥兒得了東西深為得意不住的托在掌上擺弄䏍看一回想寶釵乃係王夫人之表姪女特要在王夫人跟前賣好兒自已

叠叠歇歇的拿着那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一傍説道这是他寳姑娘才給環哥他兄弟送来的他年輕輕的人想的週到我還給了送東西的小了頭二百錢听見説姨太太也給太太送来了不知是什広東西你們瞧瞧这一個門里頭这就是兩分兒能有多少呢怪不的老太太同太太都誇他疼他果然招人愛説着將抱的東西遞過去與王夫人瞧誰知王夫人頭也沒抬手也沒伸只口內説了一声好給

環哥兒預罷咧並無正眼看一看趙姨娘因招了一鼻子灰滿肚氣惱無精打彩的回至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說了許多的勞兒三巴兒四不着要的一套閑話也無人問他他却自己咕嘟着嘴一邊子坐着可見趙姨娘為人小器糊塗饒得了東西反說許多令人不入耳未厭的閑話也怨不得探春生氣看不起他閑話休題且說寶釵送東西的丫頭回來說也有道謝的也有賞賜的獨有給巧姐兒送的那

一分兒仍舊拿回來了寶釵一見不知何意便問為
什庅这一分兒沒送去呢還是送了去沒收呢鶯兒
説我方才給環哥送東西去的時候見璉二奶奶往
老太太房里去了我説璉二奶奶不在家知道交給誰
呢所以沒有送去寶釵説你也太糊塗了二奶奶不
在家難道平兒豊兒也不在家不成你只管交給他
們收下等璉二奶奶回來自有他們告訴就是了必
定要你當面交給才算庅鶯兒听了復又拿着東西

出了園子往鳳姐處去在路上走着便對拿東西的
老婆子說早知道一就事兒送去不完了省得又跑
這一淌老婆子說閑着也是白閑着借此出來曠々
也好罷咧只是姑娘你今日來回各處走了好些路
兒想是不慣乏了咱們送了這個可就完了一打總
兒再歇着二人說着話兒到了鳳姐處送了東西回
來見寶釵寶釵問道你見了璉二奶々沒有鶯兒說
我沒有見寶釵說想是二奶々還沒回來麼丫頭說

回是回來了因豊兒對我說璉二奶〻自老太〻屋里回房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一臉的怒氣叫了平兒去唧〻咕〻的說話也不叫人聽見連我都攆出來了你不必去見等我替你回一聲兒就是了因此便着豊兒他拿進去回了出來說二奶〻說給你們姑娘道生受賞了我們一吊錢不我就回來了寶釵聽了自已納了一會子悶也想不出鳳姐是為什庅有氣這也不表且說襲人見寶玉便問你怎庅不曠

就回來了你原說約着林姑娘你們兩個同到寶姑
娘處道謝去可去了沒有寶玉說你别問我原說是
要會着林姑娘同去的誰知到了家他在房里守着
東西狠〻的不自在呢我也知道林姑娘的那些原〻
故〻的又不好直問他又不好說他只粧不知道兒
搭訕着說别的寬解了他一會子才好了然後方拉了
他同到了寶姐〻那里道了謝說了一會子閑話方
散了我又送他到家我才回來了襲人說你看送林

姑娘的東西比送你的是多是少還是一樣呢寶玉說比送我的多着一兩倍呢襲人說這才是明白人會行事寶姑娘他想别的姐妹等都有親的熱的跟着有人送東西惟有林姑娘離家二三千里的遠又無有一個親人在這里那有人送東西况且他們兩個不但是親戚還是干姐妹難道你不知道林姑娘去年曾認過薛姨太〻作干媽的論理多給他些〻也是該的寶玉笑說你就是會評事的一個公道老兒

說着話兒便叫小丫頭取了扔枕來要在床上歪着

襲人說你不出去了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寳玉便問

什庅話襲人說素日璉二奶〻待我狠好你是知道

的他自從病了一大場之後如今又好了我早就想

着要到那里看〻去只因爲璉二爺在家不方便始

終總沒有去聞說璉二爺不在家你今日又不往那

裡去而且初秋天氣不冷不熱一則看二奶〻盡個

禮省得日後見了受他的數落二則借此也瞭一瞭

你同他們看着家我去〻就來晴雯說這却是該的難得這個巧空兒寶玉說我才為他議論寶姑娘誇他是個公道人這一件事行的又是一個週到人了襲人笑道好小爺你也不用誇我你只在家同他們好生頑好歹別睡覺看睡出病來又是我担沉重寶玉說我知道了你只管去罷言畢襲人遂到自己房里換了兩件新鮮衣服拿着把兒鏡照着抿了抿頭匀了匀臉上脂粉步出下房復有囑咐了晴雯麝月幾

句話便出了怡紅院來至沁芳橋上立住往四下里觀看那園中的景致時至秋令秋蟬鳴于樹草虫鳴于野見這石榴花也開敗了荷葉也將殘上來了到是芙蓉近着河邊都發了紅鋪〻的咕嘟子襯着碧綠的葉兒到令人可愛一壁里瞧一着壁里下了橋不遠迎見李紈房里使換的丫頭素雲跟着[illegible]老婆子手里捧着一個洋漆盒兒走來因見襲人便問往那里去送的是什麽東西素雲說這是我們奶〻給

三姑娘送去的菱角鷄頭襲人說这個東西還是咱們園子里河内採的還是外頭買来的呢晴雯說这是我們房里使喚的劉媽媽他告假瞧親戚去帶来的孝敬奶奶因三姑娘在我們那里坐着看見了我們奶奶叫人剩了襲他吃他說才喝了热茶了不吃一會子再吃罷故此給三姑娘送了家去言畢各自分路走了襲人遠遠的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一個人拏着撣子在那里動手動脚的因迎着日光看

不真切至離的不遠那祝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来說道姑娘今日怎庅得工夫出来閒曠往那里去襲人說我那里還得工夫来曠我往璉二奶奶家睄睄去你在这里作什庅呢那祝婆子說我在这里赶螞蜂呢今年三伏里的雨水少不知怎庅这庅些菓木樹上長虫子把菓子吃的吧拉眼睛的吊了好些下来可惜了兒的白仍了就是这葡萄剛成了珠兒怪好看的那螞蜂蜜蜂兒蒲蒲的圍着来咬

都咬破了这還罷了喜鵲雀兒他也来吃这個葡桃萄
還有这一個毛病兒無論雀兒虫兒一嘟嚕上只咬
破三五個那破的水淌到好的上頭連这一嘟嚕
都是要爛的这些雀兒螞蜂可惡着呢故此我在这
里趕姑娘你聽咱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蹤了許多
上来了襲人說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
你剛趕这里那里又来了到是告訴買辦說叫他多
多的作些冷布口袋来一嘟嚕一嘟嚕的套上免得

免得翎禽草虫遭蹋而且又透風搓不壞婆子笑道到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才管上那里就知道这些巧法見呢襲人說如今这園子里这些菓品有好些種到是那樣先熟的快些老祝婆子說今方入七月的門菓子都是才紅上来要是好吃想来還得月盡頭兒才熟透了呢姑娘不信我摘一個給姑娘嚐嚐襲人正色說道这那里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一則沒有供鮮二則主子們尚然沒吃偺們如

何先吃得呢你是这府里的陳人難道連这個規矩
也不曉得広老婆子忙笑道姑娘說得有理我因為
姑娘問我我白这様說口内暗説道勾了我方才幸
虧是在这里趕螞蜂若是順着手兒摘一個嚐嚐吽
他看見還了得了襲人說我方才告訴你要口袋的
話你就回一回二奶奶吽管事的去罷言畢遂一直
的出了園子的門就到鳳姐这里來了正是鳳姐與平
見議論賈璉之事因見襲人他是輕易不來之人又

不知是有什庅事情便連忙止住話語勉强帶笑說
道貴人從那陣風見刮了我們這個賤地來了襲人
笑說我就知道奶奶見了我是必定要先麻犯我一
頓的我有什庅說呢但是奶奶欠安本心墊着要過
来請請安頭件達二爺在家不便二則奶奶在病中
又怕嫌煩故未敢來想奶奶素日疼愛我的那個分
見上自必是体諒我再不肯惱我的鳳姐見笑道寶
兄弟屋里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個見照看也是

在的離不開我嘗听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里還
惦着我常問我听見就很喜歡的什庅似的今日見
了你我還要給你道謝呢我還捨得麻犯你嗎我的
姑娘襲人說我的奶奶若是这樣說这就是真疼我
了鳳姐拉了襲人的手讓他坐下襲人那里肯坐讓
之再三方在挨炕沿脚踏上坐了平兒忙自己端了
了茶来襲人說你叫小人兒們端罷勞動姑娘我到
不安一面站起接過茶来吃着一面回頭看見床沿

上放着一個活計簸籮兒內裝着一個大紅洋錦的小兠肚襲人說奶奶一天七事八事的忙的不了還有工夫作活計麽鳳姐說我本來就不會作什麽如今病了才好又着蕉家務事閙個不清那里還有功夫作这些呢要緊的我都丟開了这是我徃老太太屋里請安去正遇見薛姨太太送老太太这個洋錦老太太說这個花紅柳綠的到對給小孩子們作小衣小裳兒的穿着到好看呢因此我就問老祖宗

討了来了還惹的老祖宗說了好些頑話說我是老
太太的命中小人見了什麽要什麽見了什麽拿什
麽惹得衆人都笑了你是知道我是臉皮厚不怕
說的人老祖宗只管說我只管裝听不見拿着走所
以才交給平兒先給巧姐兒作件小襖兒穿着頑剩
下的等消閑有工夫再作別的襲人听畢笑道也就
是奶奶才能勾漚的老祖宗喜歡罷呢咧伸手拿起来
一看便誇道果然好看各樣顏色都有好材料也須

得这樣的巧手的人才對況又是巧姐兒他穿的抱了出去誰不多看一看又問道巧姐兒那里去了我怎麽这半日沒見他平兒說方才寶姑娘那里送了些頑的東西來他一見了很希罕就擺弄着頑要了好一會子他奶媽兒才抱了出去想是乏了睡覺去了襲人說巧姐兒比先前自然越發會頑了平兒說小臉旦手吃的銀盆似的見了人就趕着笑再不得罪人真真是我們奶奶的解悶的寶貝疙瘩兒鳳姐

便問寶兄弟在家作什庅呢襲人笑道我才是求他
同晴雯他們看家我才告了假来了可是呢只㑺說
話我也来了好大半天了要回去了别叫寶玉在家
里報怨說我屁股沉到那里就坐住了說着便立起
身来告辭回怡紅院来了这也不題且說鳳姐見平
見送出襲人回来復又把平見叫入房中追問前事
越說越氣說道二爺在外邊偷娶老婆你說你是听
見二門上的小小厮們說的到底是那一個說的呢

平兒說是旺兒他說的鳳姐便命人把旺兒叫來問道你二爺在外邊買房子娶小老婆你知道庅旺兒說小的終日在二門上听差如何知道二爺的事这是听見興兒告訴的鳳姐說興兒是幾時告訴你的旺兒說還是二爺没起身的頭里告訴我的鳳姐又問興兒在那里呢旺兒說興兒在新二奶奶那里呢鳳姐聞听滿腔怒氣啐了一口罵道下作猴兒崽子什庅是新奶奶舊奶奶你就是私自封了奶奶了滿

嘴里胡説这就該打嘴巴又問興兒他是跟二爺的人他怎広没有跟了二爺去呢旺兒説特留下他在家里照看尤二姐故此未曾跟了去鳳姐听説忙的一疊連声命旺兒快巴興兒叫了来旺兒忙忙的跑了出去見了興兒只説二奶奶叫你呢興兒正在外邊同小人兒頑笑听見叫他妙在也不問旺兒二奶奶叫我作什広便跟了旺兒急急忙忙的来至二門前回明進去見了鳳姐請了安旁邊侍立鳳姐一見

便先瞪了兩眼問道你們主子奴才在外面幹的好事你們打諒我是獃瓜不知道你是緊跟二爺的人自必深知根由你須細細的對我寔說稍有一些兒隐瞞撒謊我將你的腿打折了興兒忙跪下磕頭說奶奶問的是什庅事是我同爺幹的鳳姐罵道好小雜種你還敢來支吾我我問你二爺在外邊怎庅就說成了尤二姐怎庅買屋子治家伙怎庅娶了過来一五一十的說個明白饒你的狗命興兒听說仔細

想了一想此事兩府皆知就是瞞着老爺太太老太
太同二奶奶不知道終久也是要知道的我如今何
若來瞞着不如告訴了他省得挨現前打受委曲再
興見一則年幼不知事的輕重二則素日又知道鳳
姐是個潑口子連二爺還懼怕他五分三則此事原
是二爺同珍大爺薔蓉哥他叔侄弟兄商量着辦的與
自己無干故此把主意想定壯着胆子跪下說道奶
奶別生氣等奴才回稟奶奶听只因那府里的太老

爺的喪事上穿孝不知二爺怎庅看見過尤二姐幾次大約就看中了動了要説的心故此先同蓉哥商議求蓉哥替二爺從中調停辦理作了媒人説合事成之後還許下謝候的禮蓉哥滿應將此話轉告訴了珍大爺珍大爺告訴了珍大奶奶合尤老娘尤老娘狠愿意但説是二姐從小兒已許過張家為媳如何又許二爺呢恐張家知道生出事来不妥當珍大爺笑道这算什庅大事交給我便説那張姓的小子

本是個窮苦破落户那里見得多給他幾两銀子叫他寫張退親的休書就完了後来果然找了姓張的来如此說明寫了休書給了銀子去了二爺聞知才放心大胆的說定了又恐怕奶奶知道攔阻不依所以在外邊咱們後身買了幾間房子治了東西就娶過来了珍大爺還給了两[illegible]人使喚二爺時常推說給老爺辦事又說替珍大爺張羅事都是些支吾的謊話竟是在外頭住着從前原是娘兒三個住着

還要商量給尤三姐說人家又許下厚聘嫁他如今尤三姐也死了只剩下尤老娘跟着尤二姐住着作伴見呢这是一徃從前的寔話並不敢隱瞞一句說畢復又磕頭鳳姐听了这一片言詞只氣得痴呆了半天面如金紙兩支吊稍子眼越發直豎起来了渾身乱战半晌連話也說不上来只是發怔猛一低頭見興兒在地下跪着便說道这也沒你的大不是但只是二爺在外邊行这樣的事你也該早些告訴我才

是這却很該打因你肯實說不撒謊且饒恕你這一
次興兒說未能早回奶〻這是奴才該死便叩頭有
聲鳳姐說你去罷興兒才立身要走鳳姐又說叫你
時須要快來不可遠去興兒連〻答應了几個是就
出去了到外面伸了伸舌頭說勾了我的了差一差兒没
有捱一頓好打暗自後悔不該告訴旺兒又愁二爺
回來怎么見各自害怕這也不題且說鳳姐見興兒
出去回頭向平兒說方才興兒說的話你都聽見了

沒有平兒說我都聽見了鳳姐說天下那有這樣沒臉的男人吃着碗里看着鍋里見一個愛一個真成了喂不飽的狗寔在的是個棄舊憐新的個壞貨只是可惜這五六品的頂帶給他他別想着俗說語的家花那有野花的香的話他要信了這個話可就大錯了多早晚在外面鬧一個很沒臉親戚朋友見不得的事出來他才罷手呢平兒一旁勸道奶奶生氣却是該的但奶奶的身子才好了也不可過于氣惱

看二爺自從鮑二的女人那一件事之後到很冷了心好了呢如今為什麼又幹起這樣事來這都是珍大爺他的不是鳳姐說珍大爺故然有不是也總因偺們那位下作不堪的爺他眼饞人家才引誘他罷咧俗語說的牛不吃水也强按頭麼平兒說珍大爺幹這樣事珍大奶奶也該攔着不依才是鳳姐說可是這話咧珍大奶奶也不想一想把一個妹子要許几家子弟才好先許了姓張的今又嫁了姓賈的天

下的男人都死絕了都嫁了賈家來難道賈家的衣
飯這樣好不成這不是說幸而那一個沒臉的尤三
姐知道好歹早早兒的死了若是不死將來不是嫁
寶玉就是嫁環哥兒呢總也不給那妹子留一些兒
體面叫妹子日後怎麼抬頭豎臉的見人呢妹子好
歹也罷咧那妹子本來也不是他親的而且聽見說
原是個渾賬爛桃难道珍大奶奶現作着命婦家中有
這樣的一個打嘴獻世的妹子也不知道羞燥躲避

着些反到大面兒上揚名打鼓的在這門里丟醜也不怕哭話広再者珍大爺也是作官的人别的律例不知道也罷了連個服中娶親停妻再娶使不得的規矩他也不知道不成你替他細想一想他幹的這件事是疼兄弟還是害兄弟呢平兒說珍大爺只惟眼前叫兄弟喜歡也不管日後的輕重干係了鳳姐兒冷笑道這是什広叫兄弟喜歡這是給他毒藥吃呢若論親叔伯兄弟中他年紀又最大又居長不知

教道兄弟學好反引誘兄弟學不長進担罪名兒日後闖出事來他在一邊干沿兒上站着看熱鬧真々我要罵也罵不出口來再者他那邊府里的醜事壞名兒已經叫人聽不上了必定也叫兄弟學他一樣才好顯不出他的醜來這是什麼作哥々的道理到不如撒泡尿浸死了替大老爺死了到罷咧活着作什麼呢你睄東府里大老爺那樣厚德吃齋念佛行善怎麼反得了這樣一個兒子孫子大槪是好風水都

是他老人家一個人全技盡了平兒說想來不錯若不然怎麽這樣差着格兒呢鳳姐說這件事幸而老太〻老爺太〻不知道倘或吹到這几位耳朶里去不但咱們那沒出息的二爺挃打受駡就是珍大爺和珍大奶〻也〻不住要吃不了要兜着走呢連說着又鬧了半天連午飯也推頭疼沒過去吃平兒看此光景越說越氣勸道奶〻也煞〻一煞氣事從緩來等二爺回來慢〻的再商量就是了鳳姐聽了此

言便從鼻孔內哼了兩聲冷笑道好罷咧等爺回來
可就遲了平兒便跪在地下再三苦勸安慰了一會
子鳳姐才畧消了些氣喝了口茶喘息了良久便
要了拐枕歪在床上閉着眼睛打主意平兒見鳳姐兒
滲着方退出去偏有不董（懂）眼的几起子回事的人來
都被豐兒攆出去了又有賈母處着瑪瑙來問二奶
々為什庅不吃飯老太々不放心着我來瞧來了鳳
姐知是賈母處打發人來遂勉强起來說我倒（不過）有些

頭疼並没别的病請老太〻放心我已經倘歪了一倘歪
兒好了言畢打發來人去後却自已一個人將前事
從頭至尾細〻的盤筭多時得了一個一計害三賢
的狠主意出來自已暗想湏須得如此如此方妥主
意已定也不告訴平兒反外面作出嘻笑自若無事
的光景並不露出惱恨妬嫉之意于是叫了頭傳了
來旺來吩咐令他明日傳喚匠役人等收拾東廂房
表糊鋪設等語平兒與衆人皆不知爲何原故要知

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至平安州偏節度廵边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来相見時事情辦妥回程已是將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筭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他偏傳各色匠役収拾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

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
一早要到女娘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
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
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興兒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門前
扣門鮑二家開了門興兒笑說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
來了鮑二家的听了這話頂梁骨走了直魂忙飛跑
進內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吃驚但已來了只得
以礼相見于是忙整衣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纔

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鳳姐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穿月白緞襖青緞披風白綾素裙眉湾柳葉高吊兩稍目横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如九秋之菊周瑞家的旺兒家的二人挽入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萬福張口便叫姐姐下降不曾遠迎望恕倉促之罪說着便福了下去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二人携手同入室中鳳姐上坐尤二姐命了妳拿褥子來便行礼說奴家年輕自從到了這里

凡事皆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奴家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訓奴亦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說省便行下礼去鳳姐忙下坐來以礼相还口内忙說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劝夫慎重不可在外眠花卧柳恐惹父母躭憂此皆是你我之痴心怎奈二爺錯會我意眠花卧柳之事瞞奴或可今娶姐姐作二房之大事亦人间之大禮也不曾对奴說奴也曾劝過二爺早行此礼以俻生育

不想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嫉妬之婦私自行此大事並未説知使奴有冤難訴惟天地可表前于十月之先奴已風聞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説今可巧遠行在外故奴家親自拜見过还求姐姐体諒奴心起動大駕挪室家中你我姐妹同房同處彼此以心諫劝二爺慎重事務保養身体方是大理若姐姐在外奴家在内奴雖愚賤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再者使外人聞知亦甚不雅有碍二爺名声要緊到是談論奴家

亦不怨所以今生今世奴名節全在姐姐身上那起下人之言未免見我素習持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語自是常情姐姐乃何等樣人物豈可信真若我寔有不好之處上頭三層公婆又有無數姐妹妯娌況賈府世代名家豈能容我至今日不想今日二爺私娶姐姐在外若是別人則怨我則以為幸此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們侮（毀）謗故生此事我今來姐姐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處同公例同侍公婆同諫

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同骨肉親如姐妹不但
那起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
一見他作丈夫之人心中也不免暗悔所以姐姐竟
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若姐姐
不隨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伏
侍姐姐梳頭洗臉只求姐姐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
方便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無怨說着便
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这也不免滴下泪

来二人对見了礼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来要見礼
尤二姐見他打扮不俗舉止品貌不凡料定是平兒
連忙起身挽住只叫妹妹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
人鳳姐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礼他
原是偺們的了頭已後快别如此說着又命周瑞家
的從包袱內取云四疋上色尺頭四对金珠簪环来
為拜礼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对訴已以往之事
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說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

姐姐疼我等語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他作是個極
好的人下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情故傾心吐
胆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己又見周瑞媳婦等
在傍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亏心太直
了惹人怨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
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
豈有不允之理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里怎
樣鳳姐道這有何难姐姐的箱籠細軟之物着小子

們搬了進去這些粗夯貨要他無用还叫人看着姐姐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里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来的日子浅又不曾當家是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竟這几件箱籠拿進去罷我也没有什庅東西那也不过是二爺的鳳姐听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穿帶了二人携手上車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說我們家的規矩

大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孝內娶你會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别見老太太太太我有一個園子極大姊妹們住着輕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中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氏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厮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走大門直奔後門而來下了車趕散衆人鳳姐便帶尤氏進入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

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起動多人來看問尤二姐
一一的見过衆人見他標緻和悦無不称揚鳳姐又
一一的吩咐园中婆子了頭都不許在外走了風声
惹老太太太太知道了我先要你們死命园中的婆子
了頭都素惧鳳姐的又已賈璉国孝家孝中所行之事
知道閑係非常都不敢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紈
收養兩日等囬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紈見鳳姐
那边已收拾了房屋況在服中不好揭揚自是正理

只得由下權住几天鳳姐又变法將他的丫頭一概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丫頭送來與他使喚又暗暗吩咐园中媳婦們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們算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不在話下且說合家之人都暗暗的納罕說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园中姊妹各各相好到也安心樂業的自謂得其所矣誰想三日之後丫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

頭油了你去回声大奶奶拿些來用善姐便道二奶奶你怎庅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边太太那边太太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几百男女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还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礼家裡又有這些家務交加親友的調慶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一人之手一個心一個口裡調度那里爲這

点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劝你能着些兒罢咱們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這是他亘古少有的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人听見這話不知怎樣吵嚷起来把你丢在外頭死不死活不活的你又敢怎麽樣呢一夕話說的尤二姐垂了頭自想有這一說少不的将就些罢了那善姐漸漸的飯也不端来與他吃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拿来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过两次他反先乱叫起来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

安分少不得忍着隔五日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悦色滿嘴姐姐不絶口又説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等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婆子們説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開我的眼还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七二姐見他这般的好心想道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曲到教人説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

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听細事將尤二姐之事
皆已深知原来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纔十九歲
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尽父親攆他出來
現在賭錢廠存身他父親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
親身這女婿尚不知道原来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
都一一尽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命
他將張華勾来養活命他寫一張狀子只管往有司
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

仗財倚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等語這張華也深知如利害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癩狗扶不上墻頭的種子你細細的說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过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 若告大了我這里自然能勾平息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对詞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我自有道理旺兒听了他作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已的名子說你

只管告来往過付一應詞唆二爺作事都是我張華
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狀子次日便
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察院坐堂見狀上是告
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名只得遣人去賈府
傳旺兒来对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
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門口等侯見了
青衣青衣反迎上去笑道驚動衆位兄弟的事
犯了說不得快来套上罢衆青衣不敢只說你老

走罷別鬧了于是來至堂上跪了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磞頭說道這事小的尽知小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攀扯小的在內其中还有別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磞頭道虽还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說糊塗東西还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之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的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

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听告了起来便忙将王信叫来告訴他此事命他把察院各處飛声驚嚇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点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収了贓銀次日同堂只說張華原係無賴拖欠了賈府銀両誣枉攔虛詞誣賴良人那都察院又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声此時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題此事且傳賈蓉对詞且說賈

蓉正忙着賈珍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了你們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理要緊賈蓉慌了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就防了這一着只虧他好大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点察院又命家人去对詞正商議之間人回榮府里二奶奶來了賈珍听了這個剎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躲不想鳳姐已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笑說

好生伺候你姑娘吩咐他們殺牲口預備飯說了忙
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這里鳳姐帶着賈蓉走進上
房尤氏正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笑說什麼
事情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唾味[唾沫]啐去道你尤家的
了頭沒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
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不成你就愿意給也
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個體統纔是你痰迷了心
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人送來了這

會子被人家告我們我又是個沒脚蠏這官塲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〻來了你們家幹了什麼不是你們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〻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作這個圈套要攆我出去如今偺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來偺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覿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路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磞頭只求姑娘嬸〻息怒鳳姐

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的幹出這些没臉面没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来了你那死娘的陰灵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还敢来劝我哭罵着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說嬸子别動氣仔細手等我自己打嬸子别生氣說着自己夅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又自己問着自己說以後可再催三不催四的混管閑事不管了已後还单听

叔叔的話不听嬸子的話不了手人又是劝又要笑
又不敢笑鳳姐滚倒尤氏怀裡嚎天慟地又放悲声
只說給好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広使他背旨逆将
混賬名兒給我背着偺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
拿来再者咱們只過去見了老太太和衆族人大家
公議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
紙休書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親身接了來家生怕
老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

住在園里我這里赶着収拾房子和我的一様只等老太太太太知道了原想着接過来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旧事了誰知人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是什庅事我一概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縱然我出去見官也丢的是你們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銀子拿去打点如今把我的人还鎖在那里説了又哭哭了又罵後来放声又哭出祖宗爹媽来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個

麵團衣服上全是眼泪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孽
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使不得鳳
姐兒听說哭着兩手搬着尤氏的臉緊对着問道你
發昏了你的嘴里难道有茄子塞着呢不然他給你
嚼子啣着呢為什広你不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
這会子怎得經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会子还
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
是個好的他們怎的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沒

口齒沒嘴的葫蘆似的就只会一味瞎小心尚美良名見搖是他們也不怕你也不听你的說話着呼了儿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这樣你不信問問跟我的人我何曾不劝的也等他們听是呢叫我怎庅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听着罵了秉姫妾了奻媳婦已是烏壓壓的跪了一地陪求哭說二奶奶最圣明的虽是我們奶奶的不是也給留個臉說着捧上茶来鳳姐也摔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

蓉出去請大哥哥來我當面問問他親大爺的孝總
五七侄兒就娶親這個礼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
学着日後教道子侄賈蓉只跪着磕頭說這事原不
與我父母相干都是兒子唆着叔叔作的我父亲並
不知道如今我父親正要出殯嬸子要鬧了起來兒
子也是個死只求嬸子責罰兒子兒子謹領這官司
还求嬸子料理料理兒子竟不能幹這大事嬸子是
何等樣人豈不知肐膊只折在袖子裡兒子糊塗死

了既作了这不肖的事就同那猫兒狗兒一般嬸子

既教訓了就不和兒子一般見識了少不得还要嬸

子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才好原是嬸子有这

個不肖的兒子既惹了禍少不得委屈还要疼兒子

説着又磕頭不絶鳳姐見他母子这樣也再难往前

施展了只得又轉过一付形容言談来與尤氏反陪

礼説我是個年輕不知事的人一听見有人告訴了

把我嚇昏了不知方才怎樣得罪了嫂子了可是容

兒說的肐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体量我还要嫂子轉替哥哥說声先把這官司按下去才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嬸子放心橫竪一点兒連累不着叔叔嬸嬸方才說用过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娘兒們打点五百兩銀子與嬸子送过去才好補上不然豈有反叫嬸子又添上虧空名兒越發我們該死了但还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嬸子还遮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

我的頭幹了事这会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過全虽然是個獃子也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絶後我豈不比嫂子更怕他絶後嫂子的妹〻子就是我的妹妹一様我一听見这話連夜喜欢的連覺也睡不着赶着傳人収拾了屋子就要接進来同住到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到説奶奶太好性兒了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〻太〻看是怎樣再収拾房子接去也不遲我听了这話教我要

打要罵的總都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打我的嘴半路裡又跑出一个張華來告了狀了我听見了唬的兩夜沒合〻眼見又不敢声張只得求人去打听这張華是个什広人这樣大胆子打听了兩日誰知是个無賴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定了說他告什広到是小子們說二奶〻原是許了他的他如今正在个急了的時候凍死餓死也是一个死現在有这个理他抓着總然死了死的到比凍死餓死

还值些怎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作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的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一個窮瘋了的人什麼作不出来况且他又拿着这滿礼不告等語不成（也有个成告的麼）嫂子說我便是倜韓信信張良听了這話也把智謀唏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没個商議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刀把兒了越發来訛

起来了我是耗子尾把上長瘡多少濃血兒所以又
急又氣少不得来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
不必着急我們自然有道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过
是個窮急了故捨命去告偺們如今我想了一個法
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認個誣告不定之罪咱們
替他打点完了官司他出来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
鳳姐冷笑道好孩子怨不得你偺一不偺二的作些
事出来原来你竟糊塗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

且打六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没事這個人
既是無賴之徒銀子到手一旦光了他又尋事故訛
詐倘又叨噔起來這事雖然咱們不怕到底躭心擱
不住他說既無毛病為什麽反給我銀子這事終久
不了之局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
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這事還得
我了才好如今我竟去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一定要
人或是他息了事得銀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

我去劝我二姊叫他出来仍去嫁張華去他若説
不去我們這里少不得給他鳳姐忙道虽如此説我斷
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叫他出去好侄
兒你若疼我只能可給他些銀子不為是要賈蓉深知鳳
姐口虽如此説心却是巴不得本人出去他却作矣
良人如今只得怎説怎依鳳姐歡喜了又説外頭
好処了家里終久怎広様你也同我过去回明才是
尤氏又慌了忙拉鳳姐討主意如何撒謊才好鳳

姐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事這会子這個
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個主意我又是個心慈
面軟的人憑人怎庅擺弄我我还是一片痴心說不得
等我應起来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
去與老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原是你妹妹我看上
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里
的今既見了你妹妹很好又是親上作親我愿意娶
来作二房皆因他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概死了日

子又恨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後無奈無家無業、寔難等的所以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拾云來了暫且住着等滿了孝再圓房仗着我這不怕燥的臉死活賴去有了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咲說到底是嬸子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过去拜謝尤氏忙命了頭們伏侍鳳姐梳裝洗臉又擺酒飯親自遞酒揀菜鳳姐也不多坐執意回去了進園中來

將此事告于尤二姐又説我怎庅操心打听又怎庅
設法子湏得如此如此方能救下衆人無罪少不得我
去折開這個魚頭大家纔好要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著鳳姐去回方是大礼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一個不是〻往你身上推的說著大家先來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說笑

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緻小媳婦進来忙覷着眼睄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恰見的鳳姐上来咲道老祖宗到细〻的看〻好不好說着忙拉二姐說這是太婆〻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礼展拜起来又指着衆姊妹說這是某人〻〻你先認了太〻睄過了再見礼二姐聽了一〻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睄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麽今年十几了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别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因帶

上了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嘴笑着只得推他上去賈母細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手來我瞧瞧鴛鴦又揭起裙子來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道竟是個齊全孩子我看比你俊些鳳姐聽說笑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悲心先許他進來住下一年後再圓房賈母聽了說道這有什麽不是既你這樣賢良很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

聽了磕頭起來又求賈母着兩个女人一同帶去見太々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為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于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里住居鳳姐一面使人暗々的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的陪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々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

是親戚接到家裡住着是真並無諮要之說皆因張
華拖欠我們的債務追索不与方誣賴小的的主人那些
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
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赶出來慶兒在
外替張華打点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親原是你
家定的你只管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于是又告主
信那邊又透了消息与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借欠賈宅
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

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
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買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
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並無合那家
退准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
他作事不妥既是你妹子從小曾与人指腹為婚又沒
退斷使人混告了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
怎麼沒准鳳姐在傍又說張華的口供上還說不曾見
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母說過一次並沒

庭難親家母死了你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作對
証只好由他去混說幸爾璉二爺不在家不曾圓房這
還無妨只是人已来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
道又沒圓房沒的强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
如送給他去那里尋不出好人来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
我母親實於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十兩銀子退准的他
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
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

無法只得趕着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〻〻深知鳳姐之
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体統便回了賈珍暗〻遣人
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
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个由頭你死無
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
肯去還賞你些銀子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
好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
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來回了

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枉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已
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
着張華代回二姐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
住不怕張華不依這是二姐不去自安（已）相伴着還要當
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
事告訴了別人或是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
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情）付与外人去的
因此悔之不及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

尋著了他或訛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使
人算計誆務要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
聲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
作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
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回有幾兩銀子
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打悶
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嚇死在店房在那裡驗尸掩埋鳳
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扯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

自此方丢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異常竟比親姐妹還勝幾倍那賈璉一日事完回来先到了新房已竟悄悄的關鎖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来見賈赦与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个十七歲的丫嬛名喚秋桐者賞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衆人回来見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

誰知鳳姐兒他反不是往日的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來
敘了寒温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
之色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往那邊接了來
心中一刺未除又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
面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
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也心中暗暗的納罕那日已是
十二月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祠然後過來拜辭賈母等
人合族中人直送到洒泪亭方回獨賈璉賈蓉二人送

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收心治家等語
二人回答應也說些大禮套話不必繁絮且說鳳姐
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
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聲名很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
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作女孩兒就不干淨又和姐夫有
些手脚沒人要的個東西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
的我聽見這話氣了個倒仰察是誰說的又查不出來
這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我反弄了魚頭

兒來折說了兩遍便自己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眾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秋桐自為係賈赦之賜無人僣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肯容他張口況又是先奸後娶沒漢子要的娼婦也來要我的強鳳姐兒聽了暗樂尤二姐聽了暗愧暗怒暗氣鳳姐既裝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時

有时無只説与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内另做了湯水
与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撞見了便去説舌告訴
了鳳姐説奶々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這様好菜好飯
浪著不吃却往花園裡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説
人家養猫拿耗子我的猫反倒咬雞平兒不敢多説
自此也要遠著了又暗恨秋桐難以出口園中姐妹如
李紈迎春惜春等人皆為鳳姐是好意然寳黛一干人
暗為二姐耽心雖都不便多事而憐他為人雜和都還

憐恤他每人都和他敘起話來尤二姐便淌眼抹淚又不敢報怨鳳姐兒又並未露出一点壞形來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况素日以來因賈赦姬妾丫嬛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爺年邁昏聵貪多嚼不爛沒的留下這些人作什麼因此除了幾个知禮的有耻餘者或有与二门上小么们嘲戲的甚至於与賈璉眉來眼去相偷期者只惧賈赦之威未曾到手這秋桐便和賈

璉有舊從未來過一次今日天緣湊巧竟賞了他真是一
對烈火干柴如膠投漆燕尔新婚連日那里拆得開那
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〻的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
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自己且抽頭用借
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
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年輕不知事他現是
二房奶〻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
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〻大口亂

罵說奶〻是軟弱人那等賢惠却作不來奶〻把素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〻寬弘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淫婦作一回他纔知道鳳姐在屋裡自粧不敢出聲兒氣的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睛紅〻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巧之時他便悄〻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慣會作死的成天家號喪背地里咒二奶〻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嬌

偕了可知心就嫉妒了鳳丫頭倒好意待他〃倒這樣爭
風吃醋的可是个賤骨頭曰此漸〃的便不大喜歡眾
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踐起來弄得這尤二姐
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著鳳
姐看他這般与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个花為腸肚
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月的
暗氣便懨〃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
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鴛鴦劍前來說姐〃

你為人一生心〻痴意軟終吃了這個虧休信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妖〔詐〕他發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叫你進來既進來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你我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速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妬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〻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泣道妹〻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即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冤隨我去忍耐若天見憐使我

好了豈不兩全小妹咲道姐〻你終是个痴人自古天綱恢〻踈而不漏天道好還你雖悔過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至于麀聚之亂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當然奴亦無怨小妹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时因無人在側便泣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来了半年腹中已有了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天見憐生了下来還可若不然我這命不保何况于他賈璉亦泣說你只管放心我

請名人來醫治于是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
亦謀幹了軍前去効力好討蔭封的小廝們走去便請
了个姓胡的太醫號君榮進來胗脈看了說是經水
不調全要大補賈璉說已是三月庚信不來又常作嘔
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來再
看看尤二姐少不得又從帳內伸出手來胡君榮又胗了半
日說若論胎氣肝脉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
亦皆因由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

露一露醫生看〻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
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来胡君榮一見魂已飛
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来
問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餘血凝結如今只以
下迂血通經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
了藥礼抓了藥来調服下去只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
誰知竟將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于是血行不止
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再去

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榮〻〻聽了早已捲包逃
走這裡太醫便說本來血氣生成虧弱受胎以來想
是著些氣惱鬱結於中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劑如
今大人元氣十分傷其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
行還要一些閒言閒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急的
賈璉查是誰請的姓胡的來一時查了出來便打了半
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只說咱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
了一個又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于是天地前燒香禮拜

自己通陳禱告說我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願吃長齋念佛賈璉衆人見了並不稱賛賈璉与秋桐在一處鳳姐又作湯作水的着人送与二姐又罵平兒不是个有福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了你卻無病也不見懷个胎如今二奶〻這樣都因喒們無福或犯了什庅冲了他這樣因又叫人去筭命打卦偏筭命的回来又説係屬兔的陰人冲犯了大家筭將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屬兔說他冲的秋桐近見

貫趕諸醫調治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已浸了一缸醋在内了今又聽見說他如此冲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你暫且別處躲幾个月再來秋桐便氣的哭罵着道理那起瞎肏的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麽就冲了他好个愛八哥兒在外頭甚麽人不見偏我來了就說白眉赤眼那里來的孩子他不過指着哄我們的那个棉花耳朵的爺罷了縱有孩子也不知姓張姓李十奶奶喜歡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老了誰不成

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到還是一点攙雜沒有
的家人又要哭又不敢哭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
哭告邢夫人說二爺二奶奶要攆我回去沒了安身之處太
太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慌的數落了鳳姐兒一陣
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種子憑他怎麼不好是你父親給
的為个外來的攆他連老子沒有你要攆他不如還你父
親去到好說著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索性走到他
窗戶根底下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

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來瞧他又悄悄的勸他好生養病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姐我從到了這裡多虧姐姐照應為我姐姐也不知受了多少閒氣我若逃的出命來我必答報姐姐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來也只好等來生罷平兒也不禁滴下淚說道想來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癡心從沒瞞他的話既聽見你在外頭豈有不告訴他的誰知生出這些個事來尤二姐忙道姐姐這話錯了若姐姐便不告訴他他豈

有聽不出来的不過是姐姐說的在先況且我也心進来方成个体統与姐姐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歇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況胎已打下已無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到還干淨常聽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淨想畢挣扎起来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泪便吞入口中幾次恨命直著脖子方咽了下去

于是連忙將衣服首飾穿帶的齊齊整整便在炕上躺下了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丫嬛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且自己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丫頭們你們只就配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个樣兒來別太過逾了墻倒衆人推丫嬛聽了急推房门進去看时却穿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于是方唬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看不禁大哭

衆人雖素昔俱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温和怜下比鳳姐原强如今死了誰不傷心落泪只不敢与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摟屍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的哭狠心的妹妹你怎庅丢下我去了辜負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鉄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開了梨香院的门收拾出正房來停靈賈璉嫌後门出靈不像便對梨香院的正墻上通街開

了一個大门兩邊搭棚安壇場作佛事用軟榻鋪了錦緞衾褥將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單蓋了八个小厮和幾个媳婦圍隨從內子墻一帶抬往梨香院來那裡已請下天文生預備揭起衾單一看只見尤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還美賈璉又摟着大哭只叫奶奶你死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了賈蓉忙上來勸說叔叔嘆着些兒囉這是姨娘自己無福說着又向南指大觀園的界墻賈璉會意只悄悄的跌脚說我忽畧了終久我查出

来替你報仇天文生回奶〻卒于今日卯時晉出不得或是三日或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时入殮大吉賈璉道三日斷乎使不得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便多停等到外頭還放五七做大道塲纔掩靈明兒往南去下葬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宝玉一早過来陪哭一塲衆族中人也都来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棺槨喪礼鳳姐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〻太太說我病着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来穿孝且往

大觀園中來遠過羣山至北界墻根下往外聽隱隱的
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
說誰家老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一撒也認真的開喪破
土的起來既是二房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去
或一燒或亂塋地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
也不敢勸他正說着丫嬛來請鳳姐說二爺等着奶
奶拿銀子呢鳳姐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麽銀子家裡近
日艱難你還不知道咱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雞兒吃

了過年粮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作夢呢這裡還有二三十兩銀子你要就拿去說著命平兒拿了出來遞与賈璉指著賈母有話又去了恨的賈璉無話可說只得開了尤氏箱櫃去拿自己的梯己及開了箱櫃一滴無存只有折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紬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昔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來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用小廝丫嬛來拿自己提著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將二百兩一包碎

銀子偷了出来到廂房拉住賈璉悄悄遞与他説你只別
作聲纔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了又跑了這裡来点眼
賈璉聽説便説你説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遞
与平兒説這是他家常穿的你好生替我收着作个念
心兒平兒只得掇了自已收去賈璉拿了銀子与衣服走
来命人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自去
要瞧至晚間来抬了一付好板進来價銀五百兩賒着連夜
赶造一面分派了人口穿孝守靈晚間也不進去只在這裡伴

宿妾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晝夜天天僧道不斷作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合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墳上點了一个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因又年近歲畢

諸務蝟集不等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个人名單子來
共有八個二十五歲單身的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等裡面
有該放的丫頭們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来回賈母
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几个應該配的怎柰各人
皆有原故第一个鴛鴦發誓不願意出去自從那日之
後一項總未和寶玉說話也不肯盛粧濃飾因此众人見
他志堅也不好意思相強第二個琥珀現在又有疾病
這一次是不能的了彩雲因為近日和賈環分崩了也

染了無醫的病症就只有鳳姐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几个大丫頭配出去了其餘的丫頭年紀未足令他們外自娶去了原来這一向因為鳳姐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着過年過節又出来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雖得了工夫怎奈寶玉因冷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接接連連閒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美的情色若痴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

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外間房喳喳咻咻笑
聲不斷襲人曰笑說你快出去解救晴雯和麝月兩
個人按住溫都里（在）那那里隔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
鼠袄子出来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
穿那晴雯只穿着葱綠紬小袄紅紬小衣紅睡鞋披
着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胷披着一身舊
衣在那里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着撒
花的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脚乱登笑的喘不過氣來

寶玉忙笑說兩個大的欺負一个小的等我助力說着也上
床來〻膈肢晴雯晴雯觸癢笑的忙丟下雄奴和寶玉
對抓雄奴趁勢又將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動襲人
笑道仔細凍着了看他四人裹在一處到好笑忽有李
紈打發了碧月來說昨兒晚上奶〻在這里把塊手帕子忘
了不知可在這里小燕說有〻我在地下拾了起來不知是
那一位的纔洗了出來晾着還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
嚷曰咲道到是這裡熱鬧大清早起就咭〻呱〻的頑到

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裡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〻不頑把兩个姨娘合琴姑娘也賓住了如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〻前頭去更寂寞了兩个姨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呢你瞧寶姑娘那里出了去一个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个雲姑娘落了單正說著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詩寶玉聽了忙問那里的好詩翠縷笑道姑娘們都在沁芳園亭上你去了便知寶玉忙梳洗出來果見黛玉寶釵湘雲寶

琴探春都在那里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笑說這會子還不起來偺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人作興如今是和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如今恰好萬物逢春皆主生盛況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林寶玉点頭說很好且忙着要詩看眾人都又說偺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纔好說着一齊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寶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寫着桃花行一篇曰

飛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內晨妝懶　簾外飛花簾內人
人與飛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湘簾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閒苔院落门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花影立　飛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霧裡煙封一萬株　烘樓照壁紅模糊　天机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影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可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淚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贊卻滾下淚來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淚
又怕衆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
道現是我作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聲口氣調迴乎
不像蘅蕪（琴妹妹）之体所以不信寶釵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

部首〻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〻句不成一般的也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說但我知道姐〻斷不許妹〻有此傷悼語句妹〻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〻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聽說都笑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与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黛玉就為社主次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

黛玉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韵寶釵道使不得從來桃花詩最多縱作了也落套比不得你這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著人回舅太太來了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夫人陪著說話吃飯畢又陪入園中來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个小太監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壽儀自不必細說飯罷探春換了禮服各處去行禮黛玉笑向眾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

总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
陪他在老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得個空兒因此改
至初五這日衆姐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
信到了寶玉請安畢將請賈母的安禀拆開念与賈
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中准進京等語其餘家
信事務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衆人聽說六七
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之女許与保寧侯
之子為妻擇于五月初十日過门鳳姐又忙着張羅常三五

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一並請衆甥男甥女們頑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寶玉探春林黛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背只得回房去另粧飾了起來五人作辭去了一日掌灯方回寶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机勸他收一收心閑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寶玉屈指算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是第一件字是第二件到那時縱然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里呢寶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下的好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

道何從沒收著些今見不在家我就拿出來了共數了一
數竟有五六十篇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
不成依我說從明日起把別的心全收了起來天天快臨幾
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概看的過去寶玉聽
了忙的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實在搪塞不下去便說明日為始
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時大家安息次日起來梳洗了便
在窗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
來問寶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

工夫遠了出来再作別的因此出来遲了賈母聽說便十
分歡喜就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来也使得你
去回你太太知道寶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来說明
原故王夫人便說臨陣磨鎗也中用有這會子著急的
天天寫天天念有多少頑不了的這一赶又赶出病来纔罷
寶玉回說不妨事這裡賈母也說怕急出病来探春寶
釵等都咲說老太太不用着急書雖替他不淂字都替
淂的我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搪塞過這一步了就完

了一則老爺到家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賈母
聽說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聞得賈政回來必問
寶玉的工課寶玉肯分心恐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裝
作不耐煩把詩社便不起也不外事去勾引他只有探春寶釵
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己也每日加
工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
多來這日正算再得上五十篇也就混的過去誰知紫
鵑走來送了一卷東西與寶玉拆開看時却是一色老油

竹紙上臨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与自已十分相似喜的寶玉合紫鵑作了一个揖又親自来道謝了史湘雲寶琴二人皆亦臨了幾篇捐送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搪塞而寶玉放了心于是將所應讀之書又温理過幾次正是天〻用工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塌了幾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来如此算去至冬底方能回来寶玉聽了便把書字又擱過一边仍然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史湘雲無聊因見柳花

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殘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來

空使鵑啼燕妬　且住　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与寶釵看了又來
找黛玉々々看畢笑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却不能湘雲笑道
偺們這几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作填詞改个
樣兒豈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說
的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着一面吩咐預備了几色

菓点之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衆人這里他二人便擬了柳絮爲題又限出几个調來寫了貼在壁上衆人來看時以柳絮爲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史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寶玉嘆道這詞上我到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謅起來於是大家拈鬮寶釵便拈得了臨江仙寶琴拈得了西江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寶玉拈得蝶戀花紫鵑炷了一枝夢甜香大家思索起來一时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寶琴寶釵都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

看时寳釵便咲道我先瞧完了你们的再瞧我的探春咲道暖喲今兒這香怎麽這樣快已剩了三分了我纔有了半首又問寳玉可有了寳玉道雖作了些只是自巳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作回頭看香巳将盡了李紈等都咲道這算輸了蕉丫頭的半首且寫了出来探春聽說忙寫了出来衆人看時上面却只半首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　徒垂絡絡絲　也難綰繫也難羈

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笑道這却也將作何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願認輸不肯免强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到動了興開了機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休惜　飛來我自知　鶯愁蝶倦晚芳時

縱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縱然將也算不得說着看黛玉的唐多令道是

粉墮百花洲　香殘燕子樓　一團團逐對成毬

飄泊亦如人命薄　空繾綣　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誰拾誰收　嫁與東風春不管　憑爾去　忍淹留

衆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因又看寶琴的西江月道是

漢苑零星有限　隋堤點綴無窮　三春事業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幾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江北一般同　偏是離人恨重

眾人都咲說到底是他的聲調壯幾處誰家兩句最妙寶釵咲道終不免過于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未必合你們的意思眾人咲道不要太謙我們且賞鑒〻自然是好的因看這一首臨江仙道是

白玉堂前春舞解　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讚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

庭下道是

蜂團蝶陣乱紛紛　幾曾隨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　任他隨聚隨分　韶華休笑本
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絶都説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這首
為尊纏綿悲戚讓瀟湘妃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
薛蕉下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探春咲道我自然受
罰但不知交白巻子的又怎麼罰李紈道不要忙這是

要重重的罰他下次爲例一語未了只聽窓外竹子上一聲
响恰似窓屜子倒了一般衆人唬了一跳丫鬟們出去
瞧時簾外丫鬟嚷道一个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
了衆丫鬟笑道好一個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
的斷了線拿下他來寶玉等听了也都出來看時
寶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裡嫣
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鵑笑道難
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單他有這个不成我不管

我且會起來探春道紫鵑也學小氣了你們一般的也
有這會子拾人家走了的不怕忌諱黛玉笑道可是
誰放晦氣的快拿出去罷把咱們的拿出來咱們的
會出來咱們也放晦氣紫鵑聽了忙命小丫頭子
們將這風箏送與園門上值日的婆子去倘有人來
我好給他去這里小丫頭子們聽見放風箏巴不得一
聲兒七手八腳都忙着拿出一個美人風箏來也有
搬高凳去的也有綑剪子股的也有撥簨子的實

釵等都立在院门前命丫頭们在院外敞地下放去
寶琴咲道你這个不大好看不如三姐〻那一个軟翅
子大凤凰好寶釵咲道果然回頭向翠墨咲道你去
把你们的拿来也放〻翠墨咲嘻〻的果然取去了寶玉
又興頭起来也打發个小丫頭子去了半天空手回来
咲道晴姑娘昨兒放走了寶玉道我還没放一遭兒
呢探春咲道橫豎是给你放晦氣罷了寶玉道也
罷再把那个大螃蟹拿来罷丫頭去了同了幾个人

扛

扛了个美人風箏子来說道襲人說昨兒把螃蠏給了三爺了這一个是林大娘纔送来的放這一个罷寶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那个美人做的十分精巧心中歡喜便命放起来此時探春的也取来了翠墨帶著幾个小丫頭子们在那里山坡上已放了起来寶琴也命人將自己的一个大紅蝙蝠也取来寶釵也取了一个来却是一連七个大雁的都放起来了獨有寶玉的美人兒放不起去寶玉說丫頭們不會放自己放了半天只起房

並　這

高便落下来了急的寶玉頭上出汗衆人又笑寶玉恨
的擲在地下指着風箏道若不是个美人我一頓脚跺
个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出去另使人拴了頂
線就好了寶玉一面使人拿去拴頂線一面又取一个来放
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這幾个風箏都起在半空中
去了一時丫頭們又拿了許多各式各樣的送飯的来
頑了一回紫鵑笑道這一回的勁大姑娘来放罷黛玉
聽說用手帕墊着手頓了一頓果然風緊力大接過籰子

来隨着風箏的勢將籰子一鬆只聽一陣豁剌剌的响登時籰子線盡黛玉回頭衆人来放衆人都咲道各人都有你先請罷黛玉咲道這一放雖有趣只是不忍李紈道放風箏圖的是這一樂所以又說是放晦氣你更該多放些把你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鵑咲道我們姑娘越發小氣了那一年不放幾个子今兒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說着便向雪雁手中接過一把西洋小銀剪子来齊籰子根下寸絲

不留路燈一般鉸斷咲道這一去把病根兒可都帶了去了那風箏飄〻遙〻只管往后退了去一时只有雞蛋大小展眼只剩了一点黑星兒再展眼便不見了衆人皆仰面睃眼說有趣〻〻寶玉道可惜不知落在那里去了若落在有人煙處被小孩子們得了還好若落在荒郊野外無人煙處我替他寂寞想起來把我這个放去叫他倆個作伴兒罷於是也用剪子鉸斷照前放了去探春正要剪自己的鳳凰只見天上也有个鳳凰道

這也不知是誰家的衆人都咲説且別鈸你的看他到像要来繞的様子説著只見那鳳凰絞在一處衆人云々要往下收綫那一家也要收綫止不開交又見一个門扇大的玲瓏喜字兒帶著响鞭在半天如鐘鳴一般也這近来衆人咲道這一个也来繞々且~~剪~~別收讓他三个絞在一處到也有趣呢説著那喜字果然与這兩个鳳凰絞在一處三下齊收乱頓誰知綫都断了那三个風筝飄飄颻々都去了衆人拍手哄然一咲説到有趣兒可不

知那喜字是誰家的忒促狹了些黛玉說我的風箏也放去了我也乏了我也要歇歇去了寶釵說且等我們放了去大家好散說著看姊妹們都放去了大家方散黛玉回房歪著養精神要知端的且聽下回便見分解

石頭記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話說賈政回京之後諸事完畢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心衰又因在外几年離別今得晏然復聚于庭室自覺喜幸不盡一槩大小事務一槩發付于度外只是看書悶了與清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理面母子夫妻共叙天倫之樂因今歲八月

初二日乃賈母八旬之慶又因親友全来恐筵席擺設不開便早同賈赦政與賈珍賈璉等商議定了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寧兩府各開筵宴寧國府中单請男客大观园中収拾出綴錦閣并嘉蔭堂几處大地方作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并公主郡主王妃國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閣下都府督鎮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請官長誥命及遠近親友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宴初二日

是賈政初三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合族長幼大小
共湊的家宴初五是賴大林之孝等共湊一日自七
月上旬送壽礼便絡繹不絕礼部奉旨欽賜金玉如
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杯四个帑黃金千兩元春又
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支茄南朱一串
福壽朱一合金錠二对民錠二对采緞十二疋玉杯
四支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之家凡
素有來往者莫不有礼不能勝記堂屋内設下大卓

案鋪了紅毡凡慶壽之物都擺上請賈母过目賈母先一二日还高興过来瞧瞧後来煩了也不过目只說吽凤了頭收了改日閑了再瞧至廿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鸞凤褥隱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寧府中本日只有南安王北静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并几个公候世交應襲榮府中南安太妃北静王妃并几位世交的公候誥命賈母等皆是按品大粧迎接大家厮見先請入大观园内嘉蔭堂茶

畢更衣方出至荣慶堂拜寿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
纔入席上面兩桌席是兩位王妃下面依次便是衆
公侯的誥命在左边下首一席陪家是錦鄉侯的誥
命與臨昌伯的誥命右边下首一席方是賈母的坐
位邢王二夫人帶領尤氏鳳姐并族中几个媳婦兩
溜雁翅站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
衆媳婦都在竹簾外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帶領
几个丫頭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来的人早又有

人管待別處去了一時台上參了場台下一色十二个未留髮的小子伺候須臾一小厮捧了戲单至階下先遞与田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纔遞与林之孝家的用一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来遞与尤氏的使妾配鳳〻〻接了纔遞与尤氏〻〻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太妃謙了一回点了一齣吉祥的戲然後又謙讓了一回北静王妃也点了一齣中人又讓了一回纔罷了少時菜已四献湯始一道跟来的人拿出賞来

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復入園來另献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宝玉賈母咲道今日凡處庙裡念佛保安延寿經他跪經去了又问衆小姐们賈母笑道他们姊妹病的病弱的弱見人腼腆所以叫他们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侍了一班在那边厛上陪着他姨娘的姊妹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这樣叫人請去賈母回頭命凤姐去把史薛林三位姑娘代来再只叫你三妹〻陪着来罢凤姐荅應了来至賈母这边只

見他姊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呢宝玉也繞從廟裡回来凤姐說了宝釵姐妹与黛玉探春湘雲五人来至同众人大家見了不用請安问好讓坐等事众人也有見过的还有一两家不曾見过的都齐声誇奨不絶人非艸木見此数人焉淂不湮涎称妙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曰笑道你在这里听我来了也不出来还等請去我明兒合你叔叔算賬曰一手来拉探春一手拉着宝釵问几歲了又連連誇讚曰又鬆了他

两个又拉着代玉宝琴也着实细看极夸一回又笑
道都是好的叫我夸那一个是早有人将备用礼物
打点出五分来金玉戒指各五个手串五串南安太
妃笑道别笑话留着赏丫头们罢五人忙拜谢过北
静王妃也有五样礼物余者不必细说吃了茶园中
略瞧了一瞧贾母等因又让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辞
说身上不快今日若不来实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
先告别了贾母等听说也不便久留大家又说了一

回送至园門坐轎而去接着北静王妃略坐了一坐也就告辞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劳乏了一日次日便不出来会人一應都是邢王二夫人管待那些世家子弟拜寿的只在所上行礼賈赦賈政賈珍等管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下这几日尤氏晚间也不回那府里去白日待客晚间陪賈母頑笑又帮着凤姐料理出入大小器皿以及収放賞禮事務晚间在李紈房中歇宿这日晚间扶侍过

賈母的晚飯賈母說你們也去了我也去了早些尋
点子吃的歇〻去明兒还要起早鬧呢尤氏答應着
退了出来到凤姐房里来吃飯鳳姐在楼上看着人
收送礼的圍屏只有平兒在房里与凤姐叠衣服尤
氏因問你們奶〻吃了飯沒有平兒笑道吃飯豈有
不請奶〻去的尤氏笑道既这樣我别处找吃的去
餓的我受不淂了說着就走平兒忙笑道奶〻請回
来这里有点心且点補一点兒回来再吃飯尤氏笑

道你們忙的这樣我園子里和他姐妹們鬧去一面
就去了平兒留不住只得罢了且說尤氏一逕來至園
中只見園中正門与各処角門仍未関猶吊着各色
彩灯因回頭命小了頭喚該班的女人那了頭走入
班房竟沒有一个人影兒回來回了尤氏〻〻便命傳
管家的女人这了頭應了去到門外鹿頂內乃是管
事的女人議事〻所到了这里只有兩个婆子分菓
菓吃呢因問那一位奶〻在这里東府里奶〻立等

一位奶々有話吩咐這兩个婆子只顧分菜又听見
是東府里的奶々不大放在心上回就面說管家奶
奶才散了小了頭道散了你們家里傳他去婆子道
我們只管看屋子不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
的去了頭听了道嗳喲這可反了怎么你們不傳
去哄那新來的怎么哄起我來了素日你們不傳誰
傳這会子打听了梯己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
奶的東西你們爭首狗顛兒似的傳去不知誰是賞

呢璉二奶：要傳你们也这広囬兩ケ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这ケ了頭揭桃急了便羞惱了回囬口道扯你的燥我们的事傳不傳与你相干你未曾揭挑我们你想：你那老子娘在那边管家卩们跟前比我们还更会溜呢什広清水下杂面你吃我也見的事各家门各家户你有本事揭挑你家人去我们这边你还早呢了頭听了氣白了臉回說道好：这話狼好一面進来囬話尤氏早已入園来回遇見襲人宝

琴湘雲三人同自地藏菴的兩个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呢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端了几樣葷素点心出來与尤氏吃兩个姑子寶琴湘雲都吃茶仍說故事那小了頭一逕找了來氣狠狠的把方才話都說出來尤氏听了冷笑道這是兩个什麼人兩个姑子並寶琴湘雲听了生怕尤氏生氣忙劝道沒有的事必定是听錯了那个姑子笑着推這了頭道你這孩子好性氣那糊塗老婆子們的話你也不該來

回才是咱们奶〻萬金之身劳乏了几天黄湯辣水没吃咱们哄他喜欢一会还不得一半儿說这些話作什庅襲人也忙笑拉出他去說好妹〻你且出去歇〻我打發人去叫他们去尤氏說你不要叫别人你去就叫这婆子来到那边把他们家的风儿叫来襲人笑道我請去尤氏說偏不要你两个姑子忙立起身来說奶〻素日寛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〻生氣豈不惹人議論宝琴湘雲也都笑劝尤氏道

不為老太：千秋我不依且放自就是了說話之间
襲人早又遣了一个了頭去到园门外找人可巧遇
見周瑞家的这了頭將这話告訴周瑞家的周瑞家的不
曾事㠯他仗自是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体面心性
乖滑而今在各処現勤討好所以各房主人都喜欢他
：今日听了这話忙的跑入怡紅院来一面飛走一
面口内說道可氣坏了奶：了可是使不得我们家
里如今慣的太不堪了偏生我不在跟前且打他几

个耳伙子且等过了这几日再算賬尤氏見了他便咲道周姐〻你來有个理你說〻這早晚园门大開首明灯蠟烛出入的人又雜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回此咔該班的人吹灯関门誰知一个人牙也没有周瑞家的道这还了得了前兒二奶〻分付了他们了說這几日事多人雜一晚就関门吹灯不是园里的人不許放進去今兒就没了人这事过几日必要打几个才好尤氏又說小〻了頭子的話周瑞家的道

道奶〻不要生氣等过了事兒我告訴管事的打他个臭死只關他們只叫他們說这各家门各家户我便了這会子已竟經叫他們吹了灯関上正门和角门子只了見那凤姐打發人来請尤氏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才吃了几个餑〻了請你奶〻吃罢一时周瑞家的得便出去便把方才的事回了凤姐又說这兩个婆子就是管家奶〻似的时常我們和他說話就是狼虫一般奶〻若不戒飾飭大奶〻臉上也过不去凤姐道既

这厶省祀記省兩个的名字等过兩天綑了到那府里
凴大嫂子開發或是打几下子或是施恩饒了他们
随他去就是了周瑞家的巴不得一声兒曰素日与
这几个人不睦出来便命一个小厮到林之孝家的
傳凤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的進来見大奶〻一
面人〻傳立刻綑起这兩个婆子来交到馬棚里派人
看守林之孝家的不知有什厶事此时已竟点灯忙
坐車進来先見凤姐至二门上傳進話去了頭们出

来說奶〻已竟歇下了大奶〻在園子里叫大娘見
〻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园子里来至稻香村
了环們回進尤氏听了反过不去忙喚進来回咲道
我不过為找人找不自回向你既去了也不是什広
大事誰又把你叫進来到叫你白跑一淌不大的事
已竟撂開手了林之孝家的也咲道二奶〻打發人
傳我說奶〻有話吩咐尤氏道這是那里話只当你
没去白向你這是誰又多事告訴了风了頭大約周

姐々說的你家去歇自罢没什么大事李紈又要說
原故尤氏又摑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淂回身
出园去可巧遇見趙姉娘趙因咲道嗳哟々我的嫂
子这会子还不家去歇々还跑些什么林之孝家的
便咲道何曾没家去的如此这半進来了又是个斉
頭故事趙姉娘原是个好察听的且素日又与管事
的女人们交好互相連絡作首尾方才之事已經闻
淂八九听林之孝家的如此說便如此这般告訴了

林之孝家的一遍林之孝家的听了咲道原来如此也置值一个屁闹恩呢就不理論若心窄呢也不过打几下子就完了趙姉姨娘道我的嫂子事盘又不大可見他们也太張狂了些巴〻的傳進你来明〻的戲弄你原要咲你快〻歇去明兒还有事呢也不由你吃茶了說畢林之孝家的出来到了側门前就有方才两个孝老婆子的女兒上来哭着求情林之孝家的咲道你這孩子好糊塗誰叫你娘吃酒昏了惹出来的事連我也

不知道二奶〻打發人細他連我还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這兩个小了頭子才八九歲原不知事只會哭啼求告纏的林之孝家的無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门路不去却纏我你姐〻現給了那边大太太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过去告訴你姐〻叫親家娘求大太〻什庅完不了的事一語提醒了這个了頭那个了頭还求林之孝家的啐道胡塗攮的他过去一說自然都完了沒有个单放了他媽又只打你

媽你〻的說畢坐車去了这一个小丫頭子果然过来告訴了他姐〻和費婆說了这費婆起先也与过時只因賈母近来不作与邢夫人所以連这边的也減了威势凡賈政有些体面的人那边各〻虎視耽〻这費婆倚老賣老仗着邢夫人的勢常吃酒嘴里胡乱罵怨的出氣如今賈母慶壽这樣大事干看人家逞才賣技辦事呼么喝六弄手脚心里早已不自在雖淅言闲語乱鬧这边的人也不和他較量如今听見周瑞

家的告了他親家母越發火上澆油仗着酒興指着隔斷了的墻大罵了一陣便走上来求邢夫人說他親家并沒有不是說过了这兩日还要打求太太我那親家也是七八十歲的老婆子和二奶奶說饒他这一次罷邢夫人自為要兒央之後討了沒意思後来見賈母越發冷淡了他凤姐的体面反勝自己且前日南安太妃要見他姐妹賈母又独令探春出来迎春竟似有如無自己心里早怨忿不樂只是使不

出来又值这一干小人在側他們中心嫉妬挟怨之事不敢施展便背地里造言生事調撥主人先不过是告那边奴才後来漸次告到凤姐説凤姐只哄自老太〻喜歡了好就中作威作福轄治自璉二卩調唆二太〻把这边正經太〻到不放在心上後来又告到王夫人説老太〻不喜欢太〻都是二太〻和二奶〻調唆的邢夫人総是鉄心銅胆的人婦人家終不免生些嫌疑之心近日因此着实悪絶凤姐今

又听見如此一篇話也不説長到首短次至日一早見

过賈母衆族中人到齐生・席開戲賈母高興又見

今日無遠親都是自己族中子姪輩只穿自便衣出来

堂上受礼當中独設一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己

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矮橙宝釵宝琴

代玉湘云迎探惜姐妹等圍繞因賈㻞之母帶了喜

鸞賈瓊之母也帶了女兒四姐兒生得又好凡事与

衆不同心中欢喜便命他兩个也过来榻前同生宝

玉都在榻上脚下追腿首席便是薛姨娘下边兩溜皆
順着房頭輩数坐下去簾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也
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礼後方是男客行
礼賈母歪在榻上只說是免了罢早已都行完了然
後賴大等代領衆家人從仪门直跪在大厅上磕頭
礼畢又是衆家人媳婦然後是各家的了环足鬧了
兩三頓飯时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来在当院子里
放了生賈赦等焚了糸与天地寿星紙方飲酒鬧戲

直到歇了中台賈母方進来歇息命們他取便回命
凤姐畄下喜鸞四姐頑兩日再去凤姐出来便他和
母親說他兩个的母親素日都承凤姐看雇也巴不
得一声免他兩个也愿意在园裡頑要至晚便不回
家了邢夫人至只晚间散时当自車人陪咲和凤姐
求情說昕見昨兒晚上二奶〻生氣打發周管家的
娘子細了兩个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什広罪論理
我不該討情我想老太〻好日子發狠的还捨錢捨

米周貧濟老咱們家先到拷打起老人家来了不看
我的臉权且看老太太的好日子放了他們罢說畢
上車去了凤姐听了这話当着許多人又羞又氣一
时抓尋不着頭脳鳖的臉紫漲起来回頭向賴家的
咲道这是那里的話昨兒因為这里的人得罪了那
府里的大嫂子我怕大嫂子多心所以儘讓他發放
並不為得罪了我这又是誰的耳报神这広快王夫
人因問為什広事凤姐兒笑将昨日的事說了尤氏

曰笑道連我也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了凤姐道我原為你臉上过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过是个理就如我在你那里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来等我開發凭他什庅好奴才到底錯不过这裡去这又不知誰过去没的献勤兒这也当作一件事情去説王夫人説你太ゝ説的是就是珍兒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这些虛礼老太ゝ的千秋要謹放了他們為是説着回頭便命他們放了那两个婆子凤姐由不

得越想越氣越愧遂灰心不覺滚下泪來曰賭氣回
房哭泣又不肯使人知覺偏賈母打發了琥珀来叫
立等有說話琥珀見了吃(咤)意(異)道好々的这是什庅原
故里(那裡)立等有你呢凤姐听了忙擦干了眼泪洗脸另
施了脂粉方同琥珀过来賈母曰向(問)道前儿这些人
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宗有圍屏凤姐道共有十六家
有圍屏有十二家大的四架小炕屏内中只有江南
甄家一架大圍屏十二扇是紅緞子刺絲滿床笏一

萬壽齒的是頭等还有與海將軍鄔家的一架玻璃的还罢了賈母道既是这樣这兩樣别動好生放着我要給人的风姐兒答應了鴛鴦忽过來向风姐臉上只管細瞧引得賈母說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么鴛鴦笑道怎么他的眼睛腫〻的所以我詫異賈母听說便叫進前來瞧看眼看风姐笑道才覺得一陣癢揉腫了些鴛鴦笑道别是又受了誰的氣了风姐笑道誰敢給我氣受便受了氣老太〻的好日子我

也不敢哭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晚飯你在這裡
打發我吃剩下的你就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个幫
着兩个師父替我揀豆兒你們也積〻壽前兒你姐
妹们和宝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们揀〻別說我偏
了說話时先擺上一桌子素的兩个姑子吃了然後
擺上葷的賈母吃畢抬出外间尤氏凤姐二人正吃
着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也叫来跟着他二人吃
畢洗手点上香捧过一升豆子来兩个姑子先念了

佛偈然後方一个：的揀在簸籮裡每揀一个念一
声佛明日煮熟了在十字街上結寿緣賈母歪着听
两个姑子說此：佛家的因果善事夗央早已听見琥
珀說凤姐兒哭之一事又和平兒跟前打听得原故
晚间散时便回說二奶：还是哭的那边大太：当
着人給二奶：没臉来着賈母問為什么原故夗央
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这才是凤了頭知礼处难道
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把一家子的主子都得罪了

也不管罢这是大太：素日没好氣不好發作以今

兒借拿着这个作法子明是当着人給凤姐没臉罢

了說自只見宝琴等進来也就不說了賈母因问你

在那里来宝琴道在园里林姐：屋里大家說話来

賈母忽想起一事忙喚过一个老婆子来分付他园

里各処的女人跟前分付分付留下的喜鸞四姐兒就

和家里們的姑娘就是一樣大家照看經心些：我知

道咱們家的男：女：都是一个富貴心兩支体面

眼未必把他刃个放在眼里有人小看了他们我听
了可不饒婆子答應了方要走時夗央說我說我說
去罢他们那里听他的話說着便一逕往园子里来
先到了稻香村中李紈尤氏都不在那里了丫鬟们說
在三姑娘那里夗央回身又来至曉翠軒里見园中
人都在那里說笑見他来了都笑說你这会子跑了
来作什広又讓他坐夗央笑道不許我也瞧瞧広于
是把方才的話說了一遍李紈忙起身听了即刻把

各房的了頭々兜喚了来令他們傳与衆人知道不
在話下这里尤氏笑說老太々也太想的到实在我
們年輕力壮的人綑上十个也趕不上李紈道凤了
頭仗着鬼聰明不离脚踪兒不遠偺們是不能了忆
央道罢哟还提凤了頭呢他可憐見的雖然这几年
在老太々跟前没个錯縫暗里也不知淂罪了多少
人総而言之為人是难作的若太老实了没有个机
变公婆又嫌太老实了家里人又不怕若有机变未

免又治一經損一經如今偺們家里更新出來的這些底下奴字号的奶〻們心滿意足都不知要怎麽樣才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里嚼舌根就是桃三窩四的我怕太〻生氣一点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别想过清凈日子这不是三姑娘听自老太〻偏疼宝玉有人背地里怨言还罷了筭是偏心如今老太〻偏疼你我也是不好这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里較量得許多我說到不如小人家

人少的好雖然人少寒苦些到是娘見們欢天喜地大家快樂我们这樣人家人多外頭看着我们千金萬金小姐何等快樂除不知这里說不出来的煩难更利害宝玉道誰像三妹妹好多心多事我常劝你揔别听那些偽話想那些偽事各自安富尊榮才是比不得我们沒这清福應該濁闹的尤氏道誰都像你真是一心無罣碍只知道和姐妹们頑咲餓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樣一点子什広後事

也不慮宝玉道我能勾和姐妹們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完了什庅後事不後事李紈等都咲道這可又是胡說就筭你是个沒出息的終老在这里难道姐妹不出去的尤氏咲道怨不得人都說他是空長了个胎子究竟是个又傻又獃的宝玉道人事莫定知道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死也算遂心串人不等說完便說可是又瘋了別合他說話才好若合他說話不是獃語就是瘋話喜鸞因咲道二哥哥你別這

様說等这里姐〻們果然都出去了門横豎老太〻
太〻也寂寞我来和你作伴見李紈尤氏等都咲道
姑娘也別說獃話难道你是不出門的这話誰說的
喜鸞也低了頭當下已是起更時分大家各自都歸房
安息衆人都且不提且說鴛鴦一逕回来剛至院門
前只見角門虛掩猶未上拴此時院内無人来往只
有該班房中灯光掩映微月半天鴛鴦又曾有丁作
伴的也不曾提灯籠独自一丁脚步又輕所以該班

人皆不理會偏生又要小解因下了甬路尋微草處至一岩後大椿樹陰下来剛过石後只聽一陣衣裳响嚇了一跳不定睛一看只見兩个人在那里見他来了便往樹叢石後藏躲鴛央眼尖趁月色見準一个穿紅裙子梳鬅頭的高大豐壯身材的是迎春房中的司棋鴛央只当他和别的小孩子也在此小解見自己来了故意藏了恐嚇自頑鴛央便咲叫道司棋你不快出来嚇着我〻就喊当賊拏了这们大

丫頭也沒个黑家白日的只管頑不殼这本是夗央
的戲語叫他出来誰知他賊人胆虛只当夗央已看
見他的首尾生恐叫喊出来使衆人知覚更不好了
素日夗央又和自已親厚不比别人便從後跑出来
一把拉住夗央便双膝跪下只說好姐〻千萬别嚷
夗央反不知回何忙〻拉住他起来咲问这是怎庅
說司棋滿臉紫脹又流下泪来夗央再一回想那一
个人影恍惚像一个小厮心下便猜着了八九自已

反羞的面紅过耳又怕起来回定了一回神悄问那一
个是誰司棋復跪下道是我姑旧兄弟兒央啐了一
口道要死要死司棋又回頭悄悄說道你不用藏自姐姐
已看見了快出来磕頭那小厮听了只得也從樹後
爬出来磕頭如搗蒜兒央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
哭道我们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要
緊兒央道你放心我横竪不告訴一人就是了一語
未了只听角门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出去了上鎖

罢了。鸳鸯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脱身，听见如此说，便接声说："我这里有事，略等等儿我出来了。"司棋只得松了手，让他去了。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倚強羞說病　来旺婦倚勢霸成親

且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犹紅心内突〻（跳）的真是意外之事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来奸盗相連關係人命还保不住代累了傍人横竪与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内不說与一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命大家安息從此後凡晚間便不大往園裡去因思園中尚有这等奇事何况別處因此連別處也不大輕走動了原

来那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一處頑笑起住時從小兒戲言便都定下將来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的品貌風流時常司棋回家二人眉来眼去舊情不忘只不能入手又彼此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裡外買囑園内老婆子們留道今日趁乱方初次入港雖未成双却也海誓山盟共付表記已有無限風情了忽被鴛鴦驚散那小子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着又後悔不来

直至次日見了夗央自是臉上一紅一白百般道不去心内怀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居恍惚挨了兩日竟不見動静方畧放了心这日晚上忽有个婆子来悄悄告訴他道你兄弟已逃走了三四天没歸家如今四下里找他呢司棋听了氣的倒仰因思道揔是關了出来也該死在一處他自爲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見是个没情義的因此又添了一層氣次日便覺心内不快百般支持一頭睡倒懨懨成了大病夗央聞

知那边走了一个小子司棋又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人惧罪之故生怕我說出来方嚇得这樣因而自已反过意不去指着来看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已立身發誓与司棋听說我要告訴一个人立刻現死現报你只管放心養病別白丧了小命兒司棋一把拉住哭說我的姐〻咱們從小兒耳鬢廝磨你不曾拏我當外人待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遂一脚走错你若果然不告訴一个人你就是我親娘

一樣從此後活一日是你給我一日我的病好之後把你立个灵牌我天天焚香礼拜保佑你一生福寿双全我若死了时变驴变馬荅报你俗語說千里長棚没个不散筵席再过三二年咱們都是要离这里的俗語說浮萍尚有相逢日豈可人無見面时倘或日後咱們遇見了时我又怎麼报你的德一面說一面哭这一夕話反把他也說的酸了也哭了回点頭道正是你我又不是管事的人何苦我坏你的声名我自

去獻勤況這事我自已也难開口向人説你只放心從此好了可要安分守已再不許行了司棋在枕边点頭不絶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来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因這兩日聲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也順路来望候進入鳳姐院中来二門上人見是他来便立身待他進去鴛鴦剛入堂屋中只見平兒從裡間出来見了他便忙上来悄声笑道才吃了一口飯歇了午覺你且這屋里坐着鴛鴦听了只得同

平兒往東边房里来小了頭鬟倒了茶来兒央曰悄問你
奶〻這兩日是怎麼了我只看他懶〻的平兒見問
曰房內人無便嘆道他這懶〻的也不是一日了這有
一月之前便是這樣又兼這兩日忙亂了這几天又受
了些閑氣從新又勾起来這兩天比先又添了些病
所以支持不住便露出馬腳来了兒央忙道既這樣
不請大夫治平兒嘆道我的姐〻你还不知他那脾睥
氣的別請說大夫来吃藥我看不过白問一聲兒自上

不覺怎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咒他病了饒這樣天
天还是查三訪四的自已再不看破些且養身子鴛
央說虽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瞧瞧是什麼病也都
放心平兒嘆道說起病来據我看来也不是什麼小
症候鴛央忙道到是什麼病呢平兒往前又湊了一
湊向耳边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这一个月竟瀝瀝
淅淅的没有止住这可是大病不是鴛央听了忙答道
嗳喲依你这話这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平兒忙啐一

口又悄笑道你女兒家这是怎庅說你到会咒人呢
鴛鴦見說不覺紅了臉又悄道究竟我也不知是崩
不是崩的你到忘了不成先我姐々不是害这病死
了我也不知是什庅病無心中听見媽和親家娘說
我还納悶後来也听見媽細說原故才明白了三分
平兒笑道你知道我竟也忘了二人正說着只見小
了頭進来向平兒笑道方才朱大娘又来了我們回
了他奶々才睡午覺他往太々上屋去了平兒听了

點頭鴛鴦問那一个朱大娘平兒道就是那官媒婆朱大嫂子為因有甚麼孫大人家要往咱們家求（作）親所以天〻弄一个帖子來鬧一語未了小丫鬟進來說二爺來了說話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喚平兒〻〻才答應迎出來賈璉已找至這間房內來至門口忽見鴛鴦姐〻（來了便說道）今兒貴腳踏賤地鴛鴦只坐着笑道來請爺奶〻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賈璉道姐〻一年辛苦到頭伏侍老太〻去我

還没看你去那里還敢劳動来看我又說巧的很我
才要找姐〻去曰為穿着这袍子热換了夹袍再过
去找姐〻不想天可怜省我一淌姐〻先在这里等
我了一面在椅子上坐下了他央就問有什么說的
賈璉未語先笑說有一件事我就忘了只怕姐〻还
記得上年老太〻生日上曾有外路来的和尚孝敬
了一个蠟油凍的佛手曰老太〻愛就即刻拿过来
摆着日前日老太〻的生日我看古董賬上呆有还这

一筆却不知此时这件東西落於何方古董房的人也回过我多少次等我問准了好註上一筆所以問姐〻如今还是老太〻擺着呢还是交到誰手里去了呢夗央听説便道老太〻擺了几日厭煩了就給了你們奶〻你这会子又問我連日子还記得呢是我打發老王家的送了来你忘了或是問〻你們奶奶和平兒〻〻正拿衣服听見此話忙出来回諸交过来了現在樓上放着呢奶〻已經打發过人出去説

过給了这屋子里了他們豫俻設記上又来叨登这

些没要緊的事賈璉笑說既然給了你奶々我怎么

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々告訴二爺々

又要送人好容易才留下的这会子自然忘了倒說

我們昧下什么好東西没有的物兒比那强十倍的

東西也昧不下一遭兒这会子爱上那不值錢的賈璉

低頭含笑想了一想拍手道我如今就糊塗了丢三

忘四惹人抱怨竟大像先了鳳姐笑道怨不得事情

又多口舌又雜你在喝上兩盅酒那里清楚的許多
一面就起身要去賈璉連忙站起來說道姐〻再坐
坐兄弟还有一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了頭怎么不準
茶来快拿[illegible]干淨蓋碗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準一碗
来說着向他史道这兩日老太〻的千秋所有的几
千兩銀子都使了各處房租地租都在九月内才得
这会子竟接不上明日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
預備娘〻重陽節礼还有几家紅白大事至少还得

三二千兩銀子用一時難去支借俗語說的好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〻担个不是暫且把老太〻查不着的金銀像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且押千數兩銀子支騰過去不上半月的光景銀子來了我就贖了交還過去斷不能叫姐〻落不是鴛鴦聽了咲道你到会變法兒虧你怎麼想來賈璉咲〔笑〕道不是我說謊若除了姐〻也不〔沒〕有人都管幾千兩銀子只是他們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我和他們一說反嚇

住了所以我寧撞金鍾一下不打破鼓三千一語未了忽有賈母處小丫頭子忙忙走來找鴛鴦道老太太找姐姐這半日我們都那裡沒找到却在這里鴛鴦听說忙着去見了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回來瞧鳳姐說話鳳姐已醒了听他和鴛鴦借當自己不便答話只淌在床上見鴛鴦去了賈璉進來鳳姐問道他可應了賈璉笑說雖然未應我管這事有八九成須淂晚上再和他一說十分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

事倘或說准了这会說的好听有了銀子时節你就去
在脖子後頭了誰和你打飢荒去倘或太々知道了
到把我这几年的臉都丢了賈璉笑道好人你若說
定了我謝你如何鳳姐道你說謝什么賈璉道你說
要什么就謝你什么平兒一傍笑道奶々到不要謝
的昨兒正說要作一件什么事恰少一二百銀子使不如
借了来奶々使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姐笑
道幸虧提起我来就是这樣罷了賈璉笑道你忒狠

了你們這会子別說一千兩銀子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兩只怕也难不倒我不合你們借就罷了這会子煩你說合還利錢真〻了不得鳳姐听了番身說道我有三千五萬不是賺的你的如今裡〻外〻上〻下〻背着我咬舌說我的不少就差你來說了可知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王家可那里來的錢都是你們賈家賺的別叫我恶心了你們看着你們石崇鄧通把我王家的地縫子掃一掃就夠你們過

一輩子了說出來的話也不害羞現有对証把太々和我的嫁粧細々看々比你們的那一樣是配不上的賈璉道說句頑話就急了这有什庅的就这樣你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庅多的没了这還有先拿進来你使了再說如何鳳姐道我又等着含口墊被忙了什庅賈璉道何苦来这庅着不犯着肝火盛鳳姐听了又自笑道不是我着急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為想着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場雖

不能別的到底給他上个坟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他雖沒留男女也要前人撒土迷〃後人的眼才是一語倒把賈璉沒的說了低下頭打筭半晌方說道難為你想的週全我竟忘了既是後日才用明日滑了这个你隨便使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來旺兒媳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成了沒有旺兒媳婦說竟不中用我說須得奶〃做主就成了賈璉便問又是什么事鳳姐說不是什么大事旺兒有个小子今年十

七歲了还沒得女人因要求太〻房里的彩霞不知太〻怎麼樣就沒計較得前日太〻見彩霞大了又多災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娘隨便自已揀女婿去罷因此旺兒来求我〻想他兩家是門當戶对的一說[illegible]自然成的誰知这会子来說不中用賈璉說这是什麼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旺兒媳婦咲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还看不起我們別人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看准一个媳婦我只說

求爺奶〻恩典替奴才作成了奶〻又説必有的我
就煩了人过去誰知白討了个沒趣若論起那孩子
倒好与我素日合意試他心裡沒有什庅説的只是
他老子娘兩个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戳動了鳳姐
見賈璉在此且不作一聲只看賈璉光景賈璉心中
有事那里把这事放在心上待若不管只看着他是
鳳姐陪房且素日出过力的臉上过不去因説道什
庅大事只管唧〻咕〻的你放心且去我明日作媒

打發兩个有体面的待看定礼去就說我的話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旺兒媳婦看見鳳姐扭努嘴便会意忙爬下給賈璉磕頭賈璉忙道你自給你姑娘磕頭我雖如此說了到底得你娘姑打發个人去叫他女人來好和他說雖然他們必依這事也可太霸道了鳳姐說連你还这樣說息操心呢我反到袖手傍觀不成旺兒家的你听見了說了這事你也給我忙忙的完了事來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賬一概都

趕今年〻底下收了進来少了一个我也不依我的聲名不好在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咲道奶〻太胆小了誰敢議論奶〻若收时公道說我們还省些不大得罪人鳳姐冷咲說我也是場痴心白使了我真个的还等錢作什麽不过為的是日用出的多進的少这屋里沒的我和你姑爺的月錢再連上四个丫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十两銀子还不夠三五天使用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过到

什庅破窑里去了如今到落个放賬的破落户兒名聲既这樣我就収了回来我比誰不会花錢偺們已後就坐着花到多早晚是多早晚这不是樣兒前兒老太〻生日太〻急了兩个月想不出法兒来还是我提了一句後樓上現有没要緊的大銅錫器四五箱拿出去丟了三百銀子才把太〻遇盖的礼兒搪过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个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两銀子没有半个月到有十来件大事白

填在里頭令兒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〻了明兒再过一年各人搜尋到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家咲道那一位太〻奶〻頭面衣服折变了不勾过一輩子的只是不肯罢了鳳姐道不是我說没了能奈的話要像这樣我竟不能了昨兒晚上忽然作了一夢說来也好咲夢見一个人雖然也面善却不知姓名找我〻問他作什么他說娘娘打發他来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位娘〻他說

的又不是咱們家的娘〻我就不肯給他〻就要上
来奪正奪着就醒了旺兒媳婦㕧道这是奶〻日裡操
心常應候宮裡的事一語未了人回夏太監打發一
个小太監来說話賈璉听了忙皺眉說又是什麼話
一年他們也搬夠了鳳姐說你藏起来等我見他是
小事也只罢了若是大事我自有話回他賈璉忙躲
入裡間房里去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来讓他椅上
坐了吃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〻因今日

偶見一所房子要買如今用二百兩銀子打發我来問舅奶〻家里有現成的銀子借二百兩遲几日就送过来鳳姐見說咲道什庅是送来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兑了去改日等我短住再借去是一樣小太監說夏爺〻还說了上兩回还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来等今年〻底下自然都一齊送过来鳳姐咲說你夏爺好小氣这也掛在心上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都这樣請了还我的不知还了多少只怕沒

有若有只會拿去因叫旺兒媳婦來不拘那里先支
二百兩銀子來旺兒家的会意因說我別處支不動
才來和奶〻支的鳳姐說你們只会里頭來要錢叫
你們外頭弄去就不能了說着叫平兒把我那兩个
金項圈拿出來暫押四百兩銀子平兒答應了去了
半日果然拿出一个金盒來裡面兩个錦袱包着打
開時一个金累絲攢珠的那珠子都有蓮子大小一
个點翠嵌宝石的兩个都与宫中之物不相上下一

時拿去 果然拿進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与小太監打点起一半那一半命人与了旺兒家的命他拿去办中秋節礼那太監便告辭鳳姐命人替他拿着銀子送出大門去了这里賈璉出来笑道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説着就来了一股子賈璉道昨日周太監来張口一千兩我畧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将来得罪人不少这会子再發个三二萬銀子財就好了一面説話一面平兒伏侍鳳姐梳洗更衣往

賈母處去伺候晚飯這里賈璉出来將至外書房忽
見林之孝走来賈璉因問何事林之孝說道方才打
听得雨村降了却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賈璉道
真不真他那官將来也保不長咱們寧可疎遠他些
好林之孝說何常不是只是一時難以疎遠如今東
府里大爺和他便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来往那一
个不知賈璉道橫豎不望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去再
打听真了来是為什么林之孝答應了却不動身坐

在下面椅子上且說些閑話因又說到家道艰难便趁勢兒說人口太重了不如回了太〻老爺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開恩放几家出去一則他們各有営運二則家里一年也省些口粮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也太多了俗語說一時比不得一时如今說不得先时倒了少不得大家委曲些該使八个使六个該使六个使四个若各房里筭起来一年省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裡頭女孩子們一年大似一年該

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是一件好事又滋生出人來賈璉說我也這樣想着呢只是老爺才回家來多少大事未回那里議到這个上頭前兒官媒來了拏着庚帖求親太太還說老爺才還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團聚忽然就提此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不叫題這事林之孝說這也是正礼太太想的倒是賈璉道正提起話我想起一件事來我們旺兒的小子要說太太屋里的彩霞他昨兒求我想什么大事不

管誰去說一声去这会子誰閑看我打發个人說一声就說我的話林之孝听了只答應着半晌哭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这件事旺兒的那小子虽然年輕在外頭吃酒賭錢無所不為雖說都是奴才們到的是一輩子的事彩霞那孩子这几年我雖沒見听得这些时越發出條了何苦来白遭遢了賈璉說他小小兒們就会吃酒賭錢不成人林之孝道豈止吃酒賭錢在外頭無所不為我們看他是奶奶的陪房也只

見一半不見一半罢了賈璉說我竟不知道這些事
既這樣那里還給他老婆一頓棍鎖起來再問他老
子娘林之孝咲說何必在一時那時我錯了等他再
生事我們自然回爺處治如今且恕他賈璉不語一
时林之孝出去鳳姐晚間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來
說媒那彩霞之母捴不愿意見鳳姐和他說何等体
面便心不由意的滿口應承出來鳳姐問賈璉可說
了沒有賈璉因說道我原要說的打听得他兒子大

不成人故不曾說若果然不成人且曾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不遲凤姐听說便道你听見誰說他不成人賈璉說不过是家里的人还有誰說他呢鳳姐說我們王家的人連我还不中你的意何况奴才呢我才已和他娘說了他娘已竟歡天喜地的應了難道又叫上他來說不要了不成賈璉道你既說了又何必退明兒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这里說話不提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人心中虽是

与賈环有舊尚未准今日又見旺兒每〻来求親又聞得旺兒之子凶酒賭愽而且容貌醜陋心中越發懊悔生恐旺兒仗鳳姐之勢一时作成終身為患不免心中急燥閙悄命他妹〻小霞進二門来找趙姨娘問个端底趙姨娘素日与彩霞契合巴不淂与了賈环方有个膀膀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来每日唆賈环去討一則賈环羞口难開二則賈环也不甚在意不过是个丫頭将来还有遷延着不說的意思

便丢開手無奈趙姨娘又捨不得又見他妹子來問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賈政〻〻回說道且忙什麼等他們再念兩年書再放人不遲我已經看中了兩个了頭一个与宝玉一个給环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們悞了書所以再等一二年趙姨娘說宝玉已有了二年老爺誰道还不知道賈政听了忙問道是誰給的趙姨娘才要說时只听外面一声响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卷七十二回終

石頭記卷七十三回

痴丫頭悞拾繡香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話說趙姨娘正和賈政說話忽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問時原来是外間窓屜不曾叩好吊了屈戌了吊鳥了下来趙姨娘罵了丫頭几句自己代領了丫鬟叩好方進来打發賈政安息不在話下且說怡紅院宝玉方才睡下丫嬛們正欲各散安息忽听有人敲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内的丫嬛名吽小

雀問他什么事小雀不應只往房里来找宝玉只見才睡下睛雯等犹在床边坐着頑笑見他来了都問什么事这時候又跑了来作什么小雀向宝玉說我給你一个信兒方才我們奶々这般如此在老爺跟前說了你々仔細老爺明日問你話說着回身就去了襲人留他吃茶他因怕関門就去了这里宝玉听了便如孫大圣爺听見金箍(箍)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内俱不是在(再)来(着又)想彩雲想去别無他法且理熟了書預

倫明日考查若書不舛錯便有他事也可搪塞想罷
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
不題了偏又丟生了早知該天天將多温々如今打
算々々肚子内現可背誦的不过斈庸两論是代註
背的出上孟就是一半夾生的若凴空接下句就不
能了下孟就有一大半不能了筭起五經來因近日
作詩常把詩經讀些虽不筭熟还可責塞别的雖記
得素日賈政揔未吩咐过讀的就不知道也無妨至

于古文这几年讀过的左傳公羊穀梁国策漢唐等
文不过几十篇这些竟未溫得半篇郵閑時也曾看
〻不过一時高興隨看隨忘未曾下功夫如何記得
这時斷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因平日深悪此道
原非圣人之制撰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貫
政選过几篇命他讀的不过偶見其中或一二股内
或承題之中有作得或精致或流蕩或游戲或悲感
稍能動性立志者偶一讀之不过供一時之興趣究

竟何曽成篇潜心玩索如今若温習这个又恐明日
盤結那个若温習那个又恐盤結这个一夜之功亦
不能全然温習因此越添了焦燥自己讀書不知緊
要代累自一房的了环们皆不能睡襲人麝月晴雯
等几个大的自不用說在傍剪烛斟茶那些小的都
困眼朦朧前仰後合起来晴雯因罵道什庅蹄子们
一个黑家白日挺屍挺不勾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
粧出这腔調来了再这樣我就拿針扎你们两下子

話猶未完只听外面咕咚一声急忙看時原来是一个小了頭坐着打盹一頭撞在壁上了從梦中驚醒恰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遂哭央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众人都發起笑来宝玉忙劝道饒他罢原該叫他们都睡去才是你们也該替换着睡去襲人忙道小祖宗你只顧你的罢通共這一夜的功夫你把心暂且用在這几本書上等过了這関由你在張羅别的去也不算悞

了什庅宝玉听他説的懇切只得又讀了讀没有几句麝月又倒了一杯茶潤舌宝玉接茶吃了因見麝月只穿着短袄解了裙子宝玉道夜静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才是麝月笑指着書道你暂且把我们忘了心且畧對他些罢話犹未了听金星玻璃從门外跑進来口内喊声説不好了一个人從墻上跳下来衆人听了忙問在那里即叫起人来各処尋找晴雯因見宝玉讀書苦惱劳一夜明日也未必妥当心

下正要替宝玉想出一个主意来脱此难正好忽逢此驚使出計来向宝玉説快粧病只説唬了正中宝玉心怀因而遂傳起上夜看门人等来打着灯籠各处搜尋並無踪跡都説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摇的樹枝錯認作人晴雯便説別放屁你們察的不嚴怕担不是还拿这話来支吾纔剛不是一个人見的宝玉和我們出去有事大家親眼見的如今宝玉唬的顏色都变了渾身發燒我如今还要

上房里去取安魂丸藥太〻問起要回明白的难道依着你們說就罢了众人听了唬的不敢則声只得又各處去找晴雯合玻璃二人果然出去要藥故意閙的众人皆知宝玉着了驚唬病了王夫人听了害怕命人来看視給藥又吩咐各処上夜的人仔細搜查又一面查二门外鄰園墻上夜的小廝們于是園内灯笼火把直閙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众男女們仔細訪查一〻考問内外上夜男女等人賈母

闻知宝玉被唬问原由不敢再隐只得回明贾母说我必料到有此事如今各处上夜的人都不小心还是小事只怕他们就是贼也未可知当下邢夫人尤是都过来请安凤姐李纨及姊妹等皆陪侍听贾母如此说都默然无所答独探春出位笑说近因凤姐々身上不好这几日园内的人比先放肆了许多先前不过是大家偷有一时半刻或夜里坐更时三四个人聚在一处或掷骰鬪牌小顽意儿不過熬困近

来漸次放誕竟鬧了賭局甚至有頭家局主或卅吊
五十吊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鬧相打之事賈母听
了忙說你既知道為何不早回我探春說我因想着
太〻多事且連日不在家鳳姐〻又病着所以無回
只告訴了大嫂子和管事的戒飭過几次近日好些
賈母說姑娘如何知道這里頭的利害你只知要錢
常事不過怕起事爭端除不知夜间既要錢保不住
不吃酒既吃酒就免不得門户任意開鎖或買東西

尋張找李其中但凈人稀趁便藏賊躲盜何等事作不出況其且園內你姊妹起居所伴者皆是丫頭媳婦們吳愚不等盜賊事小再有別事倘有沾滯関係不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听說便默默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固比素常稍减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說偏生我又病了遂回頭叫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務四个媳婦來当有賈母深飭一頓賈母即刻查了頭家賭家來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

家寺見賈母動怒誰敢徇私忙至园中傳齊了人一
一盤查雖不免大家賴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
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个聚賭家通共廿多人都代
來見賈母跪在院内磕响頭求饒賈母先向大頭家
名姓和抄之多少原來大頭家一个就是林之孝的
兩姨親家一个是园内厨房里柳家媳婦之妹一个是
迎春之乳母这是三个為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
便命將骰子牌一並燒毁所有錢入官分散與眾人

將為首者每人四十大板攆出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廿板革去三个月月錢撥圊廁行内又將林之孝家的深飭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與他打嘴自已也沒趣迎春在坐也沒趣代玉宝釵探春見迎春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向賈母討情說这个媽媽素日原不頑的不知怎庅也偶然高興起來求看二姐姐面上饒他这次罷賈母說你們不知道大約这些奶媽子們一个个仗有哥兒姐

見原比人有些体面他们就生事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身經過的況且那一个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个你们別管我自有道理宝釵等听說了只得罢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賈母今日生氣皆不敢散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氏便往风姐処来閑話一回因他身上不自在只得园内尋串姑嫂閑談邢夫人在王夫人処坐了一回也就往园内散散心剛至园門只見賈母房内的

小丫頭名喚傻大姐的笑嘻嘻的走来手内拿着花紅柳綠的東西低着頭一面瞧一面笑只顧走不妨頭一頭撞見邢夫人抬頭看見方才站住邢夫人因說这傻丫頭又淂了什庅这樣喜欢拿来我看看原来这傻丫頭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上来的與賈母这边提水桶掃院子專作粗活的一个丫頭只因他生淂体肥面闊一双大脚作粗活爽利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行事出言常在規矩之外賈母因喜欢他

爽利又喜他出言可發一笑便取名為大傻姐常悶
來因他取笑一毫無忌避因此又叫他歇了頭他總
有失禮之處見賈母喜歡他也就無得說了也十分
淂这了頭的力若賈母不叫他時便入園內頑耍今
日正在園內掏促織忽在山石背上淂了个五彩綉
香囊其華麗精致固是可愛但上面綉的並非花鳥
等物却是兩個赤條〻的男女相抱盤踞一面是几
个字了頭原不認淂是春意便心下想道敢是兩个

妖精打架不然必是兩口子相打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與賈母看所以笑嘻嘻一面看一面走忽看見了邢夫人如此說便笑說太太請看一看說着便送過去邢夫人接來一看嚇的連忙死緊的攥住忙向是那里得的傻大姐說我掏促織在山子石上揀的邢夫人道不許告訴一个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皆打死才是皆因你素日是傻子已後再别說出來這傻大姐聽了反嚇的黃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个頭頭呆

呆而去邢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子不便與
已退在袖內心中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来且
形于声色就来至迎春堂中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
自覺無趣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来了遂接入室中
奉茶畢邢夫人因說你這么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
事你也不說他說如今別人都好〻的偏偺們的做
出這事来什么意思迎春低頭弄衣带半晌荅道我
說他兩次他不听也無法况且他是个媽〻只有他

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邢夫人說胡說你不好原該
他說的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作小姐身分他
敢不從你就回我才是如今只等外人共知是什庅
意思再者只他放頭去就可恐怕他和你巧語花言
借貸些簪環衣服作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周
濟他些若被他騙去我是一个沒錢看你明日怎庅
过節迎春不語只低頭弄衣帶邢夫人見他这般因
冷笑說總是你好哥哥好嫂子一对赫赫揚揚璉二

爺鳳奶〻兩口子遮天蓋日百事週到竟通共一个妹子全不在意但凡是我身上吊下來的又有一个話說只好凭他們罢了況且你又不是我養的你雖不是同娘所生到底是同出一父也該被（彼）此瞻顧些也免別人笑話我想天下事也难料定你是大老爺跟前人養的這里探丫頭也是二老爺跟前人養的出身一樣你娘死了從前看來你兩个的娘比如今趙姨娘強十倍呢你該比探丫頭強才是怎庅反不及

他一半誰知竟不然这可不是異事到是我無児無女的一生干净也不能惹人恥咲談論為高傍边伺候的媳婦們便趂机說我們的姑娘老实仁德那里像他們三姑娘伶牙俐齒要姊妹們的强明知姐〻这樣竟不顧恤一点児邢夫人說連他哥〻嫂子如是别人又作什庅呢一言未了人回璉二奶〻来了邢夫人听了冷咲两声命人出去說請他自去養病我这里不用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小了頭来报說老

太〻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边来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綉橘因說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支攢珠纍金鳳竟不知那里去了回了姑娘〻竟不問一声兒我說必是老媽拿去当了放頭兒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着呢叫问司棋〻〻雖病心里却明白我去問他說沒有收迯在書架子上匣子裡放着預備八月十五日恐怕要戴呢姑娘就該问老奶〻一声只是臉軟怕人惱如今察不出着落明日要戴時独偺們

不戴是何緣故迎春說何用问自然是他拿去暫借
一肩了我只說他悄々拿了去不过一日半晌仍就
悄々送了来誰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闹出来问他
想也無益綉橘說何曾是忘記他是試准了姑娘的
性格所以才是这樣如今我有个主意我竟到二奶
々房里將此事回了他肖人去要或者省事拿出几
个錢来替他賠補如何迎春忙說罢々有事好寧可
沒有了何必生事綉橘說姑娘这樣軟弱都要省起

事來將來連姑娘還要騙了去呢我竟去的是說有便走迎春不好言語只好由他誰知迎春之奶母之媳王柱兒媳婦正因他婆々得了罪來求迎春討情听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進去也因平日迎春懦弱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綉橘立意去回凤姐估量有脫不去的且又有求迎春之事只得進來陪笑向綉橘說姑娘你别去原是我們老奶々老糊塗了輸了几個錢沒的賭稍所以暫且借了去原打有一

半晌就贖的因抱捞不过本来就悞了令兒又不知
誰走了風声弄出事来雖然這樣到底主子的東西
不敢遲悞下終久是得贖的如今还要求姑娘看從
小兒吃奶的情分往老太〻那边求情救出他老人
家来才好迎春便先說好嫂子趂早打了這妄想要
等我去討情等到明年也不中用方才連宝姐〻林妹
〻大伙兒說情老太〻還不依何况是我一个人我自
已愧还愧不过来反去討臊去繡橘便說贖金凤一

事是一件說情是一件別絞在一處說难道姑娘不
去說情你就不去說情不成嫂子且取了金凤來再
說王住兒家的听迎春如此拒絕他綉橘的話更利
害無可回荅一時臉上过不去也明知迎春的情性
乃向綉橘發話道姑娘你別太怯施了你合家子算
一筭誰家媽〻奶子不仗着主子哥兒姐兒多得些
東西偏咱們家就这樣丁是丁的卯是卯的只許你
們偷〻摸〻的哄騙了去自從那姑娘來了太〻分

付一个月倫者一兩艮子來與旧太〻去这里饒添
了那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両艮子常時短了那个
少了这个那不是我们供給不过大家将就些罢了
算到今日少說也有三十兩我们这一向子豈不白
填了限呢綉橘不等他說完便啐一口說作什庅你
白填了卅両艮子且和你算〻姑娘合你要了些什庅
東西迎春听見这媳婦發邢夫人之私意忙止住說
罢〻〻你不能拿了金凤來不必拉三扯四的嚷我

也不要那凤了便是太〻问我時我只說丢了也碍
不着你什麽你出去歇息〻〻一面叫綉菊(橘)倒茶来
綉菊(橘)又氣又急因說姑娘雖不怕我們是作什麽的
把姑娘的東西丢了他倒賴說姑娘使了他的不如
今竟要准折起来倘或太〻问姑娘為什麽使了这
些〻不敢是我們就中取勢了这还了得一行說一行
就哭了司棋听不过只得免強过来帮着綉菊(橘)向那
媳婦迎春劝不住只得拿本太上感應篇去看三人

正沒開交可巧宝釵代玉宝琴探春寺因恐迎春不
自在齊約来安慰他走至院门听見兩三个人較口
探春從紗窓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若有
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了环打起簾子来报道姑
娘們来了迎春方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来又
有探春在內不劝而自止了遂趂便要溜勾子探春坐下
便向才剛說在这里說話到像办嘴迎春笑說沒有
說什庅左不过是他们小題大作罢了何必问他探

春笑說我才听見什庅金凤又是什庅没有錢只我們奴才要誰和奴才要錢難道姐〻和奴才要錢了不成難道姐〻不是和我們一樣有月錢的一樣的用度不成司棋綉橘說姑娘說的是了姑娘們都是一樣的那一位姑娘的錢不是由肖奶子媽〻們使連我們也不知道怎庅是算賬不過要東西只說一声兒如今他要說姑娘使过頭兒他賠出許多來了究竟姑娘何曾和他要些什庅來探春說姐〻既没

和他要些什庅来探春說姐。既汝和他要必定是
我们或者和他要了不成你叫他進来我到要問他
迎春笑說这話又可笑你们又無沾碍何淂代累于
你们探春說这到不然我与姐〻一樣姐〻的事是我的
一樣他說姐〻即是說我〻那边的人有怨我的姐
〻听見即同怨姐〻是一理偺们是主子自然不理
論那些錢財小事只知想起什庅就要也是有的事
但不知金凤因何又央在裡頭那王任媳婦生恐繡

菊告出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因
咲說你們好糊塗如今你奶〻〻已淂了不是趁此求
〻二奶〻把方才的尔尚未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去
就完了比不淂沒鬧出來大家都藏着留臉面如今
旣沒了臉趁此時揔有十个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
砍兩个頭的理依我說竟是和你二奶〻說去在迗
里大声小氣如何使的迗熄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
無可賴了只不敢往凤姐処去自首探春笑說我不

听見便罢既听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〻〻誰知探
春早使了个眼色與侍書出去了这里正說話忽見
平兒走來宝琴拍手笑說三姐〻敢是有驅神招将
符黛玉說这到不是道家玄術到是用兵最精的所
為守如处女脫如狡兎出其不備之妙策也二人取
笑宝釵瞅使眼色與二人令其不可遂以别話岔開
探春見平兒來了遂問你奶〻可好些了真是病糊
塗了事〻都不在心上我們受这樣委屈平兒忙[胡]姑

娘怎庅樣受委屈誰敢給姑娘氣受快分付我当時
王住兒媳婦方慌了手脚遂上来趕着平兒叫姑娘
你坐下讓我說原故你听〻平兒正色說姑娘這里
說話也有你和我混插口的礼庅但凡知礼只該在
外间伺候若是不叫你進不来的几時見外頭媳婦
子们無故到姑娘们房里来的例綉橘說你不知道
我们這屋里是沒礼的誰愛来就来平兒說都是你
们不是姑娘们将性兒你们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

太〻去才是王住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肴說見我告訴你若是別人淂罪了我到还罢了如今这王住兒媳婦合他婆〻仗肴是媽〻賒自二姐〻好性兒如此这般私自拿了首飾去賭不而且还揑造假賬折筭威逼肴还要去討情和这兩个了頭子大嚷大吽二姐〻竟不能轄治所以我看不过才請你来問一声他还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礼性还是有誰主使如此先把二姐〻制伏然

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平兒忙陪笑說姑娘今日
怎庅說这話呢我们奶〻如何当得起探春冷笑說
俗語說物傷其類齒竭唇亡我自然有些驚心平兒
問迎春若論此事还不是大事極好处治但他現是
姑娘的奶嫂據姑娘怎庅為是当下迎春只和寶釵
看太上感應篇故不究竟連探春之語亦不曾聞听
平兒如此問仍笑說問我〻也沒什庅法子他们的
不是也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也不去求就是

了至于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了来我收下不送来我也不要了太〻們要向我可以隱瞞遮飾过去是他的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没法沒有為他們反欺太〻們的礼少不得寔説你們若説我好性兒没了决斷竟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使太〻們生氣任憑你們処治我總不知道衆人听了都好笑起來代玉笑説真是虎狼屯于階陛尚談因果若是二姐〻是个男人這一家上下若干許多人又如何処治他們

迎春笑說正是多少男子尚如此何况我哉一語未了有一人進来不知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卷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揀大覌園　矢孤介杜絶寧国府

話説平兒听迎春説了正自好笑忽見宝玉来了原来管廚房柳家媳婦之妹也因放頭開賭淂了不是因這園中有素與柳家不睦的便又告出柳家来説他和他妹子是彩計虽然他妹子出名其寔賺了兩个人平分因此风姐要治柳家之罪柳家的一聞此信便慌了手脚因思素與怡紅院人最為深厚故走

来惰〻的央求晴雯金星玻璃寺人金星玻璃告訴了宝玉〻〻〻因思内中迎春之乳母也現有此罪不若来約同迎春去討情比自已独去单為柳家説情又更妥当故此前来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来時都問你的病可好了庅跑来作什庅宝玉不便説出討情一事只説来看二姐〻〻当下乘人也不在意且説些閑話平兒便出去辦纍絲金凤一事王住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内百般央求只説姑娘好歹口内超生

我横竖去贖了来平兒咲道你遅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过得去就过去了既是這樣我也不好意思的告訴人趂早取了来交与我送去我一字不提住兒媳婦兒說方放下心来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我趕晚拿了来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来可別怨我說畢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平兒到房风姐问他三姑娘叫你作什应事平兒咲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我劝着奶奶些

問奶〻這兩日可吃些什么风姐咲道到是他还記得我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来告訴柳二媳婦合他妹子通同開局凡妹子所为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可闲一時的心自己保養〻〻也是好的我因听不進去果然應了先把太〻得罪了而且自己反賺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闹去罢横豎有許多人呢我操一会子心到惹的萬人咒罵我且養病要緊便是病

好了我也作个好〻先生得樂且樂得咲且咲一槩是非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荅应自知道了且不在我心上平兒咲道奶〻果然如此便是我們的造化一句話猶未了只見賈璉進来拍手嘆氣道好〻的又生出事来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边太〻怎麽知道了纔剛叫過我去叫我叫我不管那里先遷挪二百兩銀子做八月十五節间使用我回没處遷挪太〻就說你没有手就有地方遷挪我白合你商量你

就搪塞我你就沒地方前兒一千兩艮子的当 是那
里的運老太〻 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来这会二
百兩銀子你就这樣幸虧我沒合别人說去我想太
〻分的不短何苦来尋事奈何人凤姐道那日並無
外人誰走了这个消息平兒听了細想那日有誰在
此想了半日咲道是了那日說話時沒有个外人但
晚上送東西来的時節老太〻那边傻大姐的娘也
可巧来送㨾洗衣裳也在下房裡坐了一回子看見

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必是小丫頭們不知道說
了出来也未可知因此便喚了几个小丫頭来問那
日誰告訴獃大姐的狠衆小丫頭慌了手脚都跪下
賭身發誓說自来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
庅都說不知道这事如何敢說风姐詳情道他們必
不敢說到是委曲了他們如今且把这事靠後且把
太〻打發了去要緊寧可俗們短些别又討無意思
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項圈拿来暫押二百艮子来送去

完事賈璉道索性多押二百来俗门也要使呢凤姐道很不必我没处使不这一去还不知指那一项贖呢平兒拿去分付一个人唤了旺兒媳婦来領去不一時拿了艮子来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这里凤姐和平兒猜疑終是誰走的風声竟擬不出人来凤姐又道这事是小事怕是小人趁便又造非言生出别的事来要緊那边正和夗央結下仇了如今听得他私自借給璉二爺東西那起小人眼饞肚飽連没

纔还要下咽的如今有了这个因由恐怕造出些沒天理的話来也定不淂在你璉二爺还無妨只是夗央正經女兒帶累他受委曲豈不是偺们的过失平兒咲道这也無妨夗央借東西看的是奶〻並不為的是二爺一則夗央虽應名是他私情其寔他是回过老太〻老太〻因怕孫男弟女多这个也借那个也借要到跟前都撒了姣合誰要去因此只粧不知道総闹出来究竟也無碍风姐道虽如此只是你我

我知道的〔是這樣說〕不知道焉〔的〕潟不生疑呢一語未了人報太
々來了鳳姐兒聽了吒〔詫〕異不知為何事親來与平兒
等忙迎了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变只代〔滞〕一个貼
己小了頭走一語不發走至裡間坐下鳳姐忙奉茶
因陪笑問道太々今日高興到這里逛々王夫人唱
命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着忙不知怎么樣了忙
應了一声代〔滞〕着众小了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
越〔索〕性將房門掩了自己坐在台堦上所有的人一个

不許進去凤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等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泪從袖内擲出一个香袋子来說你瞧凤姐慌拾起一看見是十錦春意香袋嚇了一跳忙問太〻從那里得来王夫人見問越發泪如雨下顫声說道我從那里得来我天〻坐在井里拿你当个細心人所以我纔偷个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的東西大天白日明摆在园裡山石上被老太〻的丫頭拾着不虧你婆〻遇見早已送到老太〻跟前去

了我且问你这个東西你如何遺在那里来风姐兒听得也更了顏色忙說太太怎麼知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嘆說道你反问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妻餘者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再女孩子们是從那里来的自然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裡弄来你们又和氣当作一件頑意兒年青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还合我賴幸而園内上下人还不解事尚未揀着倘或了頭们揀着你姊妹们看

看見这还了得不然有那小了頭们揀着拿出去説是園內揀的外人知道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凤姐听説又急又愧登時紫脹[漲]了面皮便倚炕沿雙膝跪下也含泪訴道太々説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我並無这樣東西但其中还要求太々細詳其理这香袋是外頭僱工做着內工繡的这穗子一概是市賣貨我便是年輕不尊重些々也不要这撈什子自然都是好的此其一二者这東西也不是常帶着的我縱

有只好在家里爲有戴在身上各處去況且要往園裡去丁丁姊妹我們都肯拉拉扯扯的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就是奴才看見我什庅意思我皇年輕不尊重亦不能糊塗至此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媳婦筭起奴才來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个人了況且他們常進園晚間各人家去焉知不是他們身上的四則除我常在園里之外还有那边太太常帶过几个小姨娘來如嫣紅翠雲等人皆係年輕侍

妾他们更該有这个了还有那边珍大嫂子他也不
算什麽老他也常代过佩凤芾人来爲知又不是他
们的五則园内了頭们太多保的住个个都是正經
的不成爲知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或者一時半
刻人查问不到偷了出去或借着因由同二门上小
么兒们打牙犯嘴外頭得了来的也未可知如今我
不但無此事就連平兒也可以下保的太太細想王
夫人听了这一夕話大近情理因嘆道你起来我也

知道你大家小姐出身焉淂輕薄至此不过我氣急了拿話激你但如今这却怎麽處你要〻纔打發人封了这个給我瞧說是昨兒從傻大姐手里淂来的把我氣了个昏凤姐兒道太〻快别生氣若被乘人覺察了保不住老太〻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〻的訪查纔淂確寔總然訪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这叫作胳膊折了在袖内如今惟有趁着賭氣的因由革了許多的人这空兒把周瑞家的旺兒媳婦等四五个

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里以賭查為由再如今他們的丫頭也太多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事來反悔不及了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娘們委曲煩惱就連太太合我也过不去不如趁此机会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难纏的拿个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的住沒有別的事二則也省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嘆息道你說的事平則也有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

人嘆息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來你這几个姊妹也甚可憐了也不用遠比只說如今你林妹々的母親未出閣時是何等的嬌生慣養是何等的金尊玉貴的那纔像个千金小姐体統如今几个姊妹不过比人家的丫頭略强些罷了通共每人有兩三个丫頭还像个人樣餘者搃有四五个小丫頭子竟是廟裡的小鬼如今还裁革了去不但我心不忍只怕老太々未必就依雖然艱難也窮不至此我雖

無受过大荣華富貴比你們是强的如今我寧可省
些〻別太委曲了他們巳後要省儉先從我来到使得
你如今且叫人傳了周瑞家的等人進来就分付他
們快〻暗地訪拿這事要緊凤姐听了即喚平兒進
進来分付出去一時周瑞家的与吳興家的鄭華家
的来旺家的来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来餘者的
都在南方各有執事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戡查忽
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来方纔正是他送了

香袋來王夫人向來看見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

原無二意今見他來打听此事十分関切便向他說

你去回了太々你也進園來照管々々不比別人又

強些这王善保家的正因素日進園去那些丫环們

不大抽奉他他心裡大不自在要尋他們故事又尋

不着恰好生出这事來以为得了刀把又听王夫人

委托他正撞在心坎上說这个容易不是奴才多話

論理來这事該早嚴緊的太々也不大往園裡去这

些个女孩子一个一个的到像受了封诰似的他们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閙下天来誰敢哼一声兒不然就调唆姑娘们說欺負了姑娘了誰还躭淂起王夫人道这也是个常情跟姑娘了頭原比别的姣貴些你们該劝他们連主子的姑娘不教道尚且不堪何况他们呢王善保家的道别的都还罢了太〻不知頭一个宝玉房里的晴雯那了頭仗自他生的那模様兒比别人縹緻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〻打扮的

像个西施的様兒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掐尖要强一句話不投机他就立起兩个騷眼睛來罵人妖々趫々的大不成个体統王夫人听了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向凤姐道我們上次跟了老太々進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々的正在那里罵小丫頭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个輕狂様子因向日同老太々走我不曾說得後來要問是誰又偏忘了今日对了檻景兒这个丫頭想必就是他罷

凤姐道若論这些了頭們共揔比起來都没晴雯生的好論舉止言語原輕薄些方纔太〻說的到狠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乱对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这樣此刻不难叫了他来太〻瞧〻王夫人道宝玉屋里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这兩个体〻面〻的到好若有这个他自不敢来見我一生最嫌这樣的人况且又出来了这个事好〻的一个宝玉倘或教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因叫自已的了頭来

分付他進園去只說我說有話問他們留下襲人麝
月伏侍寶玉不必來有一个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
來你別合他們說什麼小丫頭子荅應了走入怡紅
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睡中覺纔起來正發悶听
如此說只得隨了他來這些丫嬛不皆知王夫人最惡
趫粧艷飾語薄言輕者故晴雯不敢出頭今因連日
不自在並無十分粧飾自為無碍及到了鳳姐房中
王夫人一見他釵軃鬢鬆衫垂帶褪有春睡捧心之

遺風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方纔的火來王夫人原是个天真爛熳之人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飾詞掩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又勾起往事便冷笑道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〻作這个輕狂樣子給誰看你幹的好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晴雯一听如此說心內大詫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羞惱只不敢作声他本是个聰明過頂

的人見問宝玉可好些〻他便不肯以实話对只說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又不常和宝玉在一處好歹我不知道這只問衆人麝月两个王夫人道这就該打嘴你难道是死人要你们作什么睛雯道我原是跟老太〻的人因老太〻說园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打發我去外間屋房里上夜不过填房子我原回过我笨不能伏侍老太〻罵了我說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做什么我听了這話纔去的不过十

天半月之内宝玉悶了大家頑一会子就散了至于宝玉飲食起坐上一層自有老奶〻老媽〻們下一層有袭人麝月秋紋几个人我閑自还要做老太〻屋里的針線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〻既怪従此後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為実了忙説阿弥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劳你費心既是老太〻給宝玉的明兒回了老太〻再攆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妨他几日不許他在宝

玉房里睡覺等我回過老太〻再處治他唱声去罢
站在這里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
緑粧扮晴雯只得出来這氣非同小可一出门便拿
手帕子渥着臉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园内去了王
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這几年我精神越發短了照
僱不到近這樣妖精似的東西竟没看見只怕這樣
的还有明日查〻凤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
善保家的是邢夫人耳目時常調唆着邢夫人生事

揔有千百様言詞此刻也不敢說只低頭答應甶王善保家的道太〻且請養息身体要緊這些小事只交与奴才如今要查這ケ主児也極容易等到晚上园门関了的時節内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ケ猛不妨帶有人到各處了頭們房里搜尋誰想有這ケ斷不止單有一ケ自然还有別的東西那時翻出別的来自然這ケ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這話到是若不如此斷不能清的清白的白因問凤姐只得答應

說太〻說是就行罢了王夫人道这主意狠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来于是大家商議已定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宝釵等入园時王善保家的請了鳳姐一併入园喝命將角门皆上鎖便從上夜的婆子房内抄揀起不过抄揀出些多餘攢下蠟燭灯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这也是贜不許動等明兒回过太〻再動于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関门当下宝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这一干人来不知為何直撲了了

頭們房内去因逈出鳳姐来问是何事故风姐道丢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了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兒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邊王善保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細问这几个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来親自打開袭人因見晴雯这樣知道必有異事又見这番抄揀只得自已先出来打開箱子并匣子任其抄揀一番不过是平常動用之物遂放下又搜别的挨次都一一搜过到情雯的箱

子因問是誰的怎不開了讓搜襲人等欲待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進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開兩手提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盡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斍沒趣看了也無甚庅私弊之物回了凤姐要往别處去凤姐兒道你們可細〻查察若还这一番查不出来难回話的衆人都道細看了沒有什庅差错東西虽有几樣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的東西想是宝玉的旧物沒什庅関係的

鳳姐兒听了㕭道既如此偺們就走再瞧別處去說着一徑出來因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只抄揀偺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抄揀不淂的王善保家的㕭道這个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来凤姐点頭道我也是這樣說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舘內代玉已睡了忽报這些人来不知为甚事纔要起来只見凤姐已走進来忙按住不許起来只說睡着我們就走且說些閑話那个王善

保家的带了众人到了頭們房中一一開箱倒籠抄揀一番因從紫鵑箱中抄出一兩付宝玉常換下來的寄名符（鎖）兒一付束帶上的帔帶兩个荷苞并扇套之内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宝玉往年往日手内從拿过的王善保家的自为得意遂忙請凤姐过來驗視又說这些東西從那里來的鳳姐笑道宝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几年这自然是宝玉的旧東西这也不算什么罕事撂下再往別處去罢正是紫

紫鵑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里也算不清要向這
个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了的王善保家的听
风姐如此說也只得罷了又到探春院内誰知早有
人报与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
這等醜態來遂命衆丫頭秉燭開門而待一時衆人
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风姐笑道因丢了一件東西連
日訪查不出人來恐怕傍人這些女孩子們所以索
性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到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

探春冷咲道我們的了頭自然是些賊我就是頭一个窩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来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説着便命了杯們把箱櫃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风姐去抄閲风姐陪咲道我不过是奉太々的命妹々别錯怪了我何必生氣因命了杯快々関上平兒豐兒等先忙着替侍書等関的関収的収探春道我的東西到許你們搜閲要想搜我的了頭这却不

能我原比衆人歹毒凡丫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裡間收着一針一線他們也沒的收藏要搜所以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樣處治我去領你們別忙自然連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自己家裡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大族人家若說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

須先従家里自殺自滅起来纔能一敗塗地呢說着不覺流下泪来风姐只看着衆人們周瑞家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里奶奶請往別處去罷讓姑娘好好安寝风姐便起身告辭探春道可細細搜閱明白了若是明日再来我就不依了风姐咲道既然了頭們的東西都在這里就不必搜了探春冷咲道果然倒乖連我的衣裳包袱都打開了还說沒翻明日敢說我護着了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趁早說

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只得陪笑道我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查明白了探春又問众人你們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都搜明白了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心内沒成算的人素日雖闻探春的名他自為众人沒眼力沒胆量罢了那里一个姑娘家就这樣起来況且又是庶出他敢怎庅他自恃邢夫人的陪房連王夫人尚另眼相看何況別个今见探春如此只

当探春認真单恼凰姐与他们無干他便要趁势作
臉顯好因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掀一掀
嘻〻咲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么风
姐見他这樣忙説媽〻走罢别瘋〻顛〻的了一語
未了只听得响的一声王善保家的臉上早着了一
掌探春登時大怒指着王善保家的問道你是什么
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〻的面上
你又有年紀叫你一声媽〻你就狗仗人势天〻作

耗專管生事如今越（索）性了不得了你也打諒我是同
你们姑娘那樣好性兒由着你们欺負你就錯了主
意搜揀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拿我取笑說着便親身
解衣卸裙拉着鳳姐來細々的番（不）着淂叫奴才來番
我身上鳳姐平兒等忙拿探春來整裙襖口内唱着
王善保家的說媽々吃兩口酒就瘋々顛々起來前
兒把太々也衝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劝探春休
淂生氣探春冷笑道我若有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

豈許奴才来我身上番賊贓了明早一早我先回过
老太〻然後过去給大娘賠礼該怎庅我就領那王善
保家的討了个沒意思在窓外只說罢了这也是頭一
遭挨打我明兒回了太〻仍回老娘家去罢这个老
命还要他作什庅探春喝命了环道你們听着他說
話还等我合他对嘴去不成侍書等听說便出去說
道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到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你
捨不得去鳳姐咲道好了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

探春冷笑道我们作賊人嘴裡都有三言兩語的还
算笨的背地里就只不会調唆主子平兒忙也賠笑
解劝一面又拉侍書進来周瑞家的等人劝了一番
凤姐直伏侍侍探春睡下方纔帶人往对过暖春塢
来彼時李紈犹病在床上他與惜春是緊鄰又與探
春相近故順路先到这兩處因李紈纔吃了藥睡着
不好驚動只到了丫頭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回也
没什庅東西遂到惜春房中来因惜春年輕尚未識

事嚇的不知當尚有什麼事故凤姐也少不得安慰他
誰知竟在入画箱中尋出一包金艮錁子来約有三
四十个为查奸情反得賊贜又有一付金带板子並
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入画也黄了臉因問是那里
来的入画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这是珍大爺賞我
哥〻的因我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〻过
日子我叔〻嬸子只要喝酒賭錢我哥〻怕交給他
們花了所以每日常旦悄〻煩老媽〻带進来教我

収着的惜春胆小見了这丁也害怕説我竟不知道
这还了得二嫂子要打他们好歹带他出去打罢我
听不惯的凤姐嘆道这話若果真呢也可恕只是
不該私自傳送進来这丁可傳得什庅不可以傳遞
这到是傳送人的不是了若这話不真倘是偷的你
别想要活了入画跪哭道我不敢撒謊奶〻明日自
管向我们奶〻合大爺去若説不是賞的就拿我合
我哥〻一同打死無怨凤姐道这丁自然要向的就

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你
且說是誰作接應我便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
嫂子別饒他这次方可这里人多若不拿一个作法
那些大的听見了又不知怎樣呢嫂子若依我也不
依凤姐道素日我看还好誰沒一个錯只这一次二
次犯下二罪俱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道若說傳
遞再無別个必是後门上的張媽他常肯合这些了
頭鬼鬼祟祟的这些了頭们也都肯照顧他凤姐听說

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交給周瑞家的暫拿着明日對明再議于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里來迎春已經睡着了丫嬛们也纔要睡衆人扣门半日纔開风姐分付不必驚動小姐遂往丫嬛们房里來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孫女兒风姐到要看看王家的藏私不藏遂留神看他搜揀先從別人箱子搜起皆無別物及到司棋箱中搜了一回王善保家的說沒有什麼東西纔要関箱時周瑞家的道且住這是什麼說

的便伸手掣出一隻男子的錦襪並一双緞鞋又有一个小包袱打開看時裡面是一个同心如意並一个字帖兒一總遞与凤姐看時凤姐因当家理事每〻看閒帖並賬目也頗識得几个字了便看那帖子是大紅双箋帖上面寫道上月你來家後父母已覺查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閣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若園中可以相見你可托張媽給一个信息若得在園內相見到比來家得說話千萬〻〻再所賜香袋

二亇令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聊表寸心千萬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名字更妙）风姐看罢不怒而反樂別人並不識字王善保家的素日並不知道他姑表姊弟有这節風流故事見了这鞋襪心内已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风姐又看看咲他便說道必是他們胡寫的賬目不成亇字所以奶〻見咲风姐咲道正是这亇賬竟算不过来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該姓王怎庅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見问的奇

怪只道兒強告道司棋的姑娘給了潘家所以姑表
兄弟姓潘上次逃走的潘又安就是他表弟凤姐咲
道这就是了因說我給你听〻說着從頭念了一遍
大家都唬了一跳这王善保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
錯兒不想反拿着他外孫女兒又氣又燥周瑞家的
四人又都向着他道你老可听見了明〻白〻再沒
淂說如今依你老人家該怎庅樣这王善保家的只
很沒地縫兒鑽進去凤姐只瞧着他嘻〻的咲向周

瑞的笑道这到也好不用你作老娘操一点兒心他鴉雀不聞的給你們弄一个好女婿來大家省心周瑞家的笑着湊趣兒王家氣無處洩便自己回手打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報在人眼里眾人見这樣俱笑个不住又半劝半諷的凤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惧慚愧之意到竟可異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只怕他夜间自己去尋拙志遂喚兩丁婆子監守起他來帶了

人来拿了贓証回来且自安歇等到明日料理誰知
到夜裡又連起来了几次下面淋血不止至次日便
覔身体十分軟弱起来發暈遂掌不住請太醫来珍
脉畢遂立藥案云看得少奶〻係心氣不足虛火乘
脾皆由憂勞所傷以致嗜臥好眠胃虛身弱不思飲
食令聊用升陽養榮之劑寫畢遂開了几藥名不过
人參当歸黃芪等類之藥一時退出有老媽〻拿了
方子回过王夫人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

司棋等事暫且未理可巧这日尤氏来看风姐坐了
一回到園中去又看李紈纔要望候姐妹去忽見惜
春遣人来請尤氏遂到了他房中来惜春便將昨晚
一事細〻告訴与尤氏又命將入画東西一槩要来
与尤氏过目尤氏道实〻是你哥〻賞他哥〻的只
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塩竟成了私了因罵入画糊
塗油蒙了心了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了頭这
些姐妹們独我的了頭这樣没臉我如何去見人昨

兒我立逼着凤姐〻帶了他去他只不肯我想他原
是那邊的人凤姐〻不帶他去也原有道理我今日
[illegible]正要送他过去嫂子来的恰好快帶他去或打或
賣或殺我一概不管入画听說又跪下哭求說再不
敢了只求姑娘看從小兒情常好歹生死在一處罢
尤氏合奶娘等人都十分分解說他不过一時糊塗
了下次再不敢的他從小兒伏侍你一場到底由着
他為是誰知惜春虽然年幼却天生成一種百折不

回的廉介孤獨僻性任人怎說他只以為丟了他的
体面咬定牙斷乎不肯更又說的好不但不要入画
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边去了況且
近日我每每風聞得有人背地議論多少不堪的閑話
若去連我也編派上了尤氏道誰議論什庅又有什庅
可議論的姑娘是誰姑娘既听見人議論我們就該
問着他總是惜春冷咲道你這話問着我到好我
一个姑娘只有躲是非的我反去尋是非成个什庅

人了还有一句話我恼好歹自有公論又何必去問人古人說的好善悪生死父子不能有勗助何况你我二人之間我只道保的住我就勾了不管你們[illegible]從此後你們有事別累我尤氏听了又氣又好咲因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ゝ都說这丫頭年輕糊塗我只不信你們听纔ゝ一片話無緣無故又不知好歹又沒个輕重雖然是小孩子話却又能寒人的心中媽ゝ咲道姑娘年輕奶ゝ自然要吃些ゝ虧的惜春冷咲

道我虽年輕这話却不年輕你们不看書不識几个
字所以都是些獃子看着明白人到說我年輕糊塗
尤氏道你是狀元榜眼探花今古第一个才子我们
是糊塗人不如你明白何如惜春道狀元探花难道
就沒有糊塗的不成可知他们更有不能了悟的更
多尤氏是咲道你到好纔是才子这会子又作大和
尚了又講起悟來惜春道我不了悟我也捨不得入
画了尤氏道可知你是个口冷心冷心狠意狠的惜

春道古人曾也說的不作很心人难為自了漢我清々白々的一丁人為什庅教你们帯累坏了我尤氏心内原有病怕說这些話方纔听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恼激射只是在惜春分中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今見惜春又說这句困按捺不住向惜春道怎庅就帯累了你々的了頭的不是無故說我々到忍了这一半天你到越發得了意只管說这些話你是千金萬金的小姐我们已後就不親近仔細帯累了

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吽入画成了过去說着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若是果然不到來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到还清淨尤氏也不荅應一逕往那边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嬷嬷們因悄悄的回奶奶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家幾个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作什麼機密事奶奶這一去恐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爺說邸報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

又有人来老嬷〻道正是呢纔来了幾个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〻張〻的想必有什麽瞞人的事情也是有的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紈這邊来了恰好太醫才診了脉去李紈近日也略覺精爽了些擁衾倚枕坐在床上正欲得个人来說些閒話因見尤氏進来不似往日和藹可親只呆〻坐着李紈因問道你過来這半日可曾在別屋裡吃些東西沒有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麽新鮮点心揀了来尤氏忙止道不必〻〻

你這一向病著那裡有什麽新鮮東西况且我也不餓
李紈道昨日他姨娘家送來的好茶面子到是對碗
來你喝罷説著便吩付人去對茶尤氏仍出神無話跟
的丫頭媳婦們因問奶〻今日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
趂便淨一淨好尤氏点頭李紈忙命素雲來取自己
的粧奩素雲一面取來一面將自己的脂粉拏來咲
道我們奶〻就少這個奶〻不嫌臟這是我的能着用些〻李
紈道我雖没有你還該往姑娘們那里取去怎麽公然就拿

出你的荣幸而是他若是别人豈不惱呢尤氏咲道這又何妨自己我過来就使他的今日忽又撫起臓来一面説一面盤膝坐在炕沿上銀蝶兒上来忙代為卸去腕鐲戒指又將一大袱手巾蓋袱在下節將衣服護嚴了小丫嬛炒豆兒捧了一大盆溫水来走至尤氏的跟前只灣腰捧著銀盆兒咲道一个〻没權變的説一个葫蘆就是一个瓢奶〻不過待咱們寬些在家裡不管怎樣罷了你就得了意不管在家出外坐著親戚也只隨著便了尤氏道你隨他罷橫豎洗了就完事了妙

豆兒趕著跪下尤氏咲道我們家上下大小人只會講外
面假礼假体面究竟作出来的事都勾使的了如此說
便知他已知昨夜之事李紈笑道你這話有曰誰作的
事究竟勾使的了尤氏道你到問我你敢是病的死
過去了一語未了只聽得人報說寶姑娘来了李紈
忙說快請时寶釵已走進来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
問怎麼一个人走来别的姐妹怎麼不見寶釵道正
是我也沒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奶〻身上不自在家

裡兩个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別的都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伴着老人家夜里作伴兒必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庅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横竪進來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李紈聽說只看着尤氏笑尤氏只看着李紈笑一時尤氏盥沐畢大家吃面茶李紈因笑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親自去的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自然打發了人去看你的屋子去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叫我落

不是寶釵道落什麽不是呢這也是常情你又不曾
賣收了賊賍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竟把丫頭請
了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妹往
那里去了寶釵道我才打發他們找探丫頭去了叫他全
到這里來我明白告訴他正說着果然人報雲姑娘和
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
春道很好不但姨娘好了還進來就使好了不來也是
理尤氏道這話奇怪怎麽攆起親戚來了探春冷笑

道正是呢有叫人攆的不如我先攆親戚們好也不在必
然死住著才是好咱們到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个〻不像
那烏眼鷄恨不得我吃了你〻吃了我尤氏忙笑道我今兒
是那里来的晦氣偏都碰見你姐妹們的氣頭兒上探
春道誰叫你趕熱灶来了因問誰又得罪了你了因又
尋思道惜丫頭也不犯囉唣你却是誰呢尤氏只含糊
答应探春知他畏事不敢多言因笑道你裝老實了除
了朝廷治罪沒有砍頭的你不必畏首畏尾的實告訴

你纔說昨兒把王善保家的那老婆打了我還頂著个罪
呢不過背地里說我些閒話難道也還打我不成寶
釵忙問因何打他探春悉把昨夜的抄揀怎的打他一一
的都說了出來尤氏見探春已說出來了便把惜春方
才之事也說了探春道這是他的僻性太過我們再傲
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鳳辣
子又病了我就打發我媽媽出去打聽王善保家是怎麼樣
回我說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頓打嗔著他多事尤氏李紈道這

到也是正理探春冷笑道這種掩飾話就不是了且再瞧就是了尤氏李紈皆默無所答一時前頭用畢湘雲和寶釵回房打点衣裳不在話下尤氏告辭了李紈往賈母這邊來賈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說甄家因何獲罪抄家回京治罪等語賈母聽的不自在恰好是他姐妹來了便問從那里來可知鳳丫頭妯娌兩个的病今日怎樣尤氏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點頭嘆道咱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們八月十五賞月要緊王夫人笑道都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里

好只是園裡怕夜間風冷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
何妨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豈可不去說話之間早有
媳婦小丫嬛們抬過飯桌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筯捧
飯賈母見自己的幾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捧
了幾色菜來便知是各房另外孝敬的舊規矩賈母因
問都是些什麼上幾次我就吩咐過如今可以把這個免
了罷你們還不聽如今比不得是輻輳的時光了鴛鴦
忙道我說過幾次都不聽也只罷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

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東西那些麵觔豆
腐老太太又不大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齏醬來
賈母笑道這樣正好正想這個吃呢尤氏聽說便將碟
子挪在跟前寶琴一一的都讓了方歸坐賈母命探春
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合寶琴對面坐下侍書忙
去取了碗來鴛鴦又指那几樣菜道這兩樣看不出是什
麼東西來大老爺送來的這一碗是雞髓筍是外頭老
爺送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只將這碗筍送至棹上賈母

畧嘗了兩點便命將兩樣著人送回去就說我吃了以後不必天天送我想吃自然來要媳婦們答應著仍送過去不在話下賈母因問有稀飯吃些罷了尤氏早捧過一碗來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分付將這粥送鳳哥兒吃去又指這一碗筍和這一盤子風醃菓子狸給顰兒寶玉兩個吃去那一碗肉給蘭小子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罷尤氏答應著待賈母漱了口洗手畢賈母下地和王夫人說閒話兒行食尤氏告

坐探春寶琴二人也起來了笑道失陪〻〻尤氏笑道剩
我一个人大排桌的不慣賈母笑道鴛鴦琥珀趁勢也吃
些又作了陪客尤氏笑道好〻〻我正要說呢賈母笑道
看著多〻的人吃飯最有趣兒又指銀蝶兒道這孩子
也好來和你主子一塊兒吃等你們離了我再立規矩去
尤氏道快過來不必粧假賈母負手看著取樂因見
伺候添飯的人手內捧著一碗下人的米飯尤氏吃的仍
是白米飯賈母問道你怎麼昏了盛這个飯來給你奶〻

那人道老太〻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兒
道如今可都是可著帽子一樣要一点富餘也不能的王
夫人忙回道這一二年涸汗不定田上米都不能按數交的
這幾樣細米更艱難了所以都可著吃的多少関去恐一
時短了買的不順口賈母笑道這正是巧媳婦作不出無
米的粥來眾人都笑起來鴛鴦道既這樣你就去把三姑娘的
飯拿來添也是一樣尤氏笑道我這个就夠了也不用取去鴛
鴦道你夠了我不會吃的地下的媳婦們聽說方忙著取

去了一時王夫人也去用飯這裡尤氏直陪着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時候賈母說黑了過去罷尤氏方告退出來走至大門前上了車銀碟坐在車沿下衆媳婦放下簾來使帶了小丫嬛們直走過那邊大門口等着去了因二府之門相隔沒有箭路每日家常來往不必定要週偹況天黑夜晚之間回來的遭數更多所以老嬷嬷帶着小丫頭兒幾步便走了過來兩邊大門上的人都列在東西街口早把行人斷住尤氏大車上也不用牲口只用七八個小厮挽環

拽輪輕輕的便推拽過這邊堦磯上了于是衆小厮退過獅子已外衆嬷嬷打起簾子銀蝶先下來然後攙下尤氏來大小七八个灯籠照的十分真切尤氏因見兩邊獅子下放着四五輛大車便知係來赴賭之人所乘向銀蝶衆人道你看坐車的是這樣騎馬的還不知是幾个呢馬自然在圈裡拴着咱們看不見也不知他老子掙下多少錢与他們這們開心兒一面說一面已到了廳上賈蓉之妻帶家下衆媳婦們丫頭們也都秉燭接了出來尤氏笑

道咸日家我要偷著瞄〻他们也沒得便今兒到巧順便打
他们窗户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应着提灯引路又有
先去悄〻的知會伏侍的小廝们不要失驚打恠于是尤氏
一行人悄〻來至窗下只聽里面称三讚四要笑之声雖多又
兼恨五罵六忿怨之聲亦不少原來賈珍近日居喪每不
得遊玩又不得觀優聞樂作遣無聊〻極便生了破悶〻
法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各世家弟兄及富貴親友來較
射因說白〻的只管乱射終無禪(裨)益不但不能長進而且壞

了式樣必須立个罰約賭个利物大家才有勁力之意曰此天々樓
下箭道內立了鵠子皆約定每日早飯後來射鵠子賈珍不
肯出名便命賈蓉作局家這些來的皆係世襲公子人々
家道豐富且都在少年正是鬥鷄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
遊俠紈褲曰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東曰每日來射
不便獨擾賈蓉一人之意于是天々宰猪割羊屠鵞戮
鷄好似臨潼鬥寶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的好厨役好
烹炮不到半月功夫賈赦賈政聽見這般不知就理反

說這才是正理又事悮武事亦慣（該）習矣況在武蔭之屬兩處遂也命賈環賈琮寶玉賈蘭等四人于飯後過来跟着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賈珍志不在此再過一日便漸次以歇背養力為由晚間或抹抹骨牌賭个酒東而已到後来以至于賭錢如今乃三四月的光景一日一日賭勝于射了公然鬥葉擲骰放頭開局竟夜賭起来家下人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勢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之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故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个慣喜

送錢与人的見此豈不快來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之弟卻
居心行事大不相同這個邢德全只知吃酒賭錢眠花臥
柳為樂手中濫漫使錢待人無二心好飲者喜之不飲者
亦不去親近無論上下主僕皆出自意並無上下主分因
此都叫他傻大舅薛蟠是早已出名的呆大爺今
日二人皆湊在一處都愛搶新快爽利便又會了兩家在
外間炕上搶新快別的又有几家在當地下大桌上打么
番里間又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廝

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若成丁男人到不了這里故尤氏方潛至此偷看其中又有兩個十六七歲孌童以備陪酒的都打扮的玉粧粉琢今日薛蟠又輸了一賬正沒好氣幸而擲二賬定了笑未除番過采利反贏了心中甚是幸頭起來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樣里頭打天九的也結了賬等吃飯打番的未清且不肯吃于是各不能顧先擺下一大桌賈珍陪着吃命賈蓉落後陪那一起薛蟠興頭了便摟着一

个孌童吃酒又命將酒去敬邢大舅那邢儍子輸家

喝了兩碗便有些醉意嗔着兩个孌童只敬贏家

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兎子就是這様天〻我

們在一處不過我輸了几兩銀子你們就三六九等了難

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忙

說狠是〻〻果然他們風俗不好因喝命忙敬酒陪罪兩

个孌童都是演就的局套忙都跪下捧酒說我們

這行人師父教的不論遠近親厚只看一時有錢勢就

親敬便是活佛活仙一時沒了錢勢也不許理他況且
我們又年輕又居這个行次求舅太爺体恕些我們
就過去了說着便舉著俯膝跪下邢大舅心內雖軟
了只還作怒意不理衆人又勸道這孩子是實情說
話老舅是久慣憐香惜玉的如何今日反這樣起來若不
吃酒他兩个怎樣起來邢大舅已掌不住了便道若
不是列位說我再不理說着方接過來一氣喝干又斟
上一碗來這邢大舅便酒勾往事醉露真情起來乃

拍案對賈珍道怨不得他們視錢如命多少世宦大家
出身的若提起錢勢二字連骨肉都認不得了老賢甥
昨日和你那邊的令伯母賭氣你可知道否賈珍道不曾
聽見邢大舅嘆道就為錢這件混賬東西利害〻〻賈珍
深知他與邢夫人不睦每遭邢夫人棄德拔出怨言曰
勸道老舅你也太散漫些〻若只管花去有多少給老
舅花的邢大舅道老賢甥你不知道我邢家底理我
母親去世時我尚小世事不知他姐妹三个人只有你令

伯母年長出閣一分家私都是他把持帶來如今二家
姐雖已出閣他家也甚艱窘三家姐尚在家裡一應用
度都是這里陪房王善保家掌管我便來要錢也
非是要你賈府的我邢家〻私也就勾我花了無奈
竟不能到手所以有冤無處訴賈珍見他酒後叨〻怨人
聽見不雅連忙用話勸解外面尤氏等聽得十分真切
乃悄向銀蝶笑道你聽見這是北院里大太〻的兄弟
抱怨他呢可怜他親兄弟還是這樣說這就怨不得

這些人今日還要聽時正值打么番的也散了要吃酒
有一个問道方才是誰淂罪了老旧我們竟不曾聽見
明白且告訴我評評理兩个旧太爺雖然輸了不過輸了几
兩銀子並沒有輸丟了[illegible][illegible]怎么就不理他了眾人都
大笑起來連邢德全也噴了一地飯尤氏在外面悄悄
啐了一口罵道你听听這一起沒廉恥的小挨刀子的才丟
了腦袋骨子就胡唚（混沒）嚼毛了再肏攮下黃湯去還不
知嘔出些什么來呢一面說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到四

更時才散賈珍往珮鳳房里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
西瓜月餅都全了只待分派送人賈珍分付珮鳳道你
請你奶〻看着送罷我還有別的事呢珮鳳答應了
回了尤氏〻〻只得一〻分派遣人送去一回珮鳳又來說爺問
奶〻今兒出門不出說咱們是孝家明日十五過不得節
今兒晚上倒好可以大家應個景兒吃些瓜餅酒菓尤
氏道我不願出門呢那邊珠大奶〻又病了鳳丫頭又睡
倒了我再不過去越發沒有人了况且他又不閒應什麼景

珮鳳道爺說了今兒也辭了人直到十六才來呢好歹定要請奶〻吃酒的連晚飯也請奶〻全吃好歹早些回來叫我跟了奶〻去呢尤氏既這樣早飯吃什麽快些吃了我好過去珮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〻自己吃罷尤氏問道今兒外頭有誰珮鳳道聽見說有南京新來的到不知是誰說話時賈蓉之妻也梳粧了來見過少時擺上飯來尤氏在上賈蓉之妻在下相陪婆媳二人吃畢飯尤氏便換了衣服仍過寧府來到晚方回

去果毕貫珍煮了一口猪一腔羊餘者桌菜及菓品之数不可勝記就在還芳園中叢綠堂上屏開孔雀褥設芙蓉帶領妻子姬妾先飲後酒開懷賞月作樂將一更时分真是風清月朗上下如銀貫珍貫蹇行令尤氏便叫珮鳳等四个都入席一面一溜坐下猜枚划諱拳飲了一回貫珍有了几分酒興越發高興便命取了一支紫竹簫來命珮鳳吹簫文化唱曲喉清嗓嫩真令人魄醉魂飛唱畢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时分貫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服飲茶換盞更酌

之際忽聽那邊墻下有人長嘆之聲大家俱聽見都悚然
疑畏起來賈珍忙厲聲叱咤問誰在那里連問几聲並沒
有人答應尤氏道必是墻外邊家里人也未可知賈珍說胡
說四面並無下人的房子況且那邊又緊靠祠堂焉得有人
一語未了只聽得一陣風聲竟過墻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
槅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風聲森森比先更覺涼風起來月
色慘淡也不似先明朗衆婦女都覺毛髮倒豎賈珍酒
已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撐持得住些心下也十分畏疑大沒興

頭起來未免强又坐了一會也就歸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來乃是十五日帶領衆子侄祠堂行朔望之礼細察祠内仍是好好的照舊並無怪異之迹賈珍自爲醉後自怪也不提此事禮畢仍閉上門看着鎖起來賈珍夫妻到晚飯後方過榮府來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中坐着説閑話與賈母取笑賈璉寶玉賈蘭賈環皆在地下侍立賈珍來了都一一見過説了兩句話後賈母命坐賈珍方在近門杌子上告了坐側身側坐賈

母笑問道這两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了賈珍忙起身咲道大長進了不但式樣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力氣賈母道這也勾了且別貪力仔細努傷賈珍忙答應几个是賈母道昨兒你送的月餅好西瓜看著好倒開却也只罷了賈珍道月餅是一个新來的專做点心的廚子我試了試果然好才敢作了來孝敬的西瓜往年都還可以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故賈母咲道此时月已上了咱們且過去上香說著自已便起身扶著寶玉的肩帶領

衆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門俱已大開吊着羊角大灯嘉蔭堂前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風燭陳列瓜餅及各色菓品邢夫人等一干女眷在裡面久候真是月明灯彩人氣香煙晶艷氤氳不可形狀地下鋪着拜毯錦褥賈母洗手上香拜畢于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脊上的大廳上去衆人聽說就忙着在那里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閑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着人上山來王夫人等因

回道從石上滑還是從竹橋上去賈母道天天有人打掃況
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疎散疎散筋骨于是賈赦賈等在前
導引又是兩个婆子秉著兩把羊角手罩兒鴛鴦琥珀尤氏等
貼身攙扶邢夫人在後圍隨從下逶迤不上百餘步到了主山
之峯脊上便是這一廠廳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莊在于
廳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作兩間凡桌之
形勢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垂首
賈赦賈政賈璉賈蓉右垂首賈珍賈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

只坐了桌半壁下面還有半邊餘坐賈母笑道常日到还不覺人少今日看来究竟咱们的人也甚少算不得甚麽想當年過的日子到今夜男女三四十个何等熱閙今日就這樣太少了待要再叫幾个来都是有父母的家里去了應景不好来的如今叫女孩们坐那邊就于是令人向圍屏後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个請出来賈璉寶玉等一齊出坐先儘他姐妹坐了然後在下方依次坐定賈母折一支桂花来命一媳婦立于屏後擊鼓傳花若花

在手中飲酒一杯罰笑話一個先且是賈母起次賈赦賈政一
一接至賈政手中住了只得飲了酒衆姐妹弟兄皆你悄
悄的你捏我一下我扯你一下都暗暗的含笑道要聽是何笑話
賈政見賈母喜歡只得承歡方欲說時賈母又笑道若
說的不好了還罰賈政笑道却只一个若說不好也只好
愿罰了因笑道一家子一个人最怕老婆只說了這一句
衆人都笑了因從不曾見賈政說過這樣話所以才笑賈
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吃一杯賈母笑

道自然賈政又道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偏
是那日是八月十五日到街上買東西便遇了朋友死拉活扯
到家去吃酒不想醉了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醒了後
悔不及只得来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脚說既是這樣你
替我餂餂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餂未免惡心要
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這樣輕狂唬的他男人忙跪下
求說並不是奶奶的髒只因昨兒多吃了黃酒又吃了月
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酸呢說的賈母與眾人都笑了賈

政此斟了一杯酒送与賈母〃〃笑道既這樣快叫人取燒酒
来別叫你們受累衆人又都笑起来于是又擊鼓便從
賈政傳起可巧傳至寶玉手中鼓止寶玉因賈政在座
自是踧踖不安偏又在他手内因想說笑話倘或說不好
了又說没口才連一个笑話也不能何況別的這也有不是
若是說好了又說是正緊的不會只會油嘴貧舌的
更有不是不如不說好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話求再
限別的罷賈政道既這樣限一个秋字就即景作一首詩

若好就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忙道好々的行令如
何又作詩賈政道他能的賈母聽說道既這樣就快
作命人取了紙筆來賈政道只不須用些水玉晶銀
彩光明素等樣堆砌字眼要另出已見試々你這几年
的才情寶玉聽了便擱在心坎兒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
上寫了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点頭不語賈母見這
般知無甚大不好便問怎麼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悅只說
難為他便不肯念書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他能

多大定要他做才子不成還就該獎屬他已後越發上心了要
政道正是曰回頭命个老嬷々出去分付書房的小厮把
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兩把來給他寶玉忙拜謝仍
復歸坐行令當下賈蘭見獎屬寶玉他便出席也作
一首遞与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講于賈母聽賈母也
十分歡喜也忙令賈政賞于是大家復坐行令這次賈
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因說道一家子一个兒子
最孝順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个針灸的婆

子來這婆子原不知道脈理只說是心火如今用針灸之
法針灸就好了這兒子便慌了說心見鉄即死如何針得呢
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与心
甚遠怎麽就能好呢婆子道不妨事你可知天下父母
心偏的多呢衆人聽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盃
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
便知自己出言冒撞賈母疑了心忙起身笑与賈母把盞
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提且行起令來不料這次花

却在賈環手內賈環近日讀書稍進其脾味中不好
轉正与寶玉一樣故每常有詩詞常有奇脆仙鬼一格今
見寶玉作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著賈政不敢造次如
今可巧花在手中便也索紙筆來立揮一絕与賈政看了
亦覺罕異只是詞中終帶著不樂讀書之意遂不悅
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氣總屬邪派將來都是不由
規矩準繩一起下流貨妙在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亦可以
稱二難了只是你兩個難字却是作難以教訓的難的

講才好哥々是公然温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為曹唐再世了說的賈赦等都笑了賈赦乃要來瞧一遍連聲讚好道這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偺這樣人家原比不得那寒酸定要雪窗螢火一日蟾宮折桂方得揚眉吐氣咱们的子弟都原該讀些々書不過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費了功夫反弄出書獃子來所以我愛他這詩竟不失偺们這侯门的氣概因回頭分付人去取了自己許多玩物來

賞賜与他曰又拍着賈政（環）的肩笑道已後就這樣作去方不失咱们口氣将来這世襲的前程点不跑了你襲呢賈政聽説忙勸道不過他胡謅如此那里就論到後事了説着便斟上酒又行了一回令賈母便説你们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们候着呢也不可輕忽了他们况且二更多了你们散了再讓我们娘兒们多坐一回好歇着賈赦等聽了方止了令又大家公敬了賈母一杯酒方带着子侄们出去了要知端的

石頭記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悽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政等散去不提且說賈母這里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並而為一衆媳婦另行擦桌整菓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換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入座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姐妹二人不在坐內知他們家去圓月去了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着少了四个

人便覺冷清了好些不想這次中秋反寫得十分悽楚賈母曰咲道往年你老爺们不在家咱们還請過姨太太来大家賞月却十分熱鬧忽一時想起你老爺来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有些没興及到今年你老爺来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娘兒们来說說笑笑況且他们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丟了他们跑到這里来偏把鳳丫頭病了有他一人来還說說咲咲還抵得十个人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說罷不覺長嘆一聲遂命拿大杯来斟熱

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
們雖多終不似今年自己骨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
是為此所以我才高興拿大杯來斟酒你們也換大杯纔
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來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
酒未免都有倦意了無奈賈母興猶未闌只得陪飲
賈母又命將罽氈鋪於堦上鋪〻命將月餅西瓜菓品
之類都叫搬下去令丫頭媳婦們也都團〻圍坐賞月
賈母因見月至中天比先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

月不可不聞笛因命人將十番上女孩子傳來賈母道

音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彀

了說畢剛去吹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

夫人前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麼事那媳婦便回說

方纔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崴了腿賈母聽說忙命

兩個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

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也趁著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

了尤氏咲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賈母

咲道使不得使不得你们小夫妻家今夜必要團圓如何為
我擔擱了尤氏红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们太不堪了
我们雖然年輕已经十来年的夫妻也奔四十歲的人
了况且孝服未滿陪著老太〻頑一夜還罷了豈有自去圖
圓的理賈母聽說咲道這話狠是我到也忘了孝未滿
可怜你公〻𣎴服已是二年多了可是我到忘了該罰我一
大杯既是這樣你就索性别去陪著我罷你叫蓉兒媳
婦過去就順便回去罷尤氏說了蓉妻苔應着送出邢

夫人一同至大门各自上車回去不在話下這里賈母仍
帶衆人賞了一回桂花又(敎)席换暖酒来正說着閑話猛
不防只聽那壁廂桂花樹下嗚〻咽〻悠〻揚〻吹出笛
聲来趁着這明(月)清風天空地静真令人煩心頓解萬
慮消除都肅然危坐默〻相賞聽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
大家稱讚不已于是遂又斟上暖酒来賈母笑道果然可
聽麽衆人笑道實在可聽我們也想不到這樣須得老
太〻帶領着我們也得開些心胸賈母道這还不大好須

得揀那曲譜中越慢的吹來越好說着便將自己吃的一個内造瓜仁油松穰月餅又命斟一杯熱酒送給譜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細細的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瞧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瞧了右腳面上白腫了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不甚大関係賈母點頭嘆道我也太操心得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因就將方纔賈赦的笑話說與王夫人尤氏等聽王夫人因笑勸道這原是酒後大家說笑不留心也是有的豈有敢說老太太之

理老太〻自當解釋纔是只見夗央拿了軟巾斗兜與大斗蓬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來風吹了頭須要添了這个坐〻也該歇了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因命再斟酒來一面帶上兜巾披了斗蓬大家陪着又飲說些笑話只聽桂花陰裡嗚〻咽〻裊〻悠〻又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然比先越發淒凉大家都寂寞而坐夜靜月明且笛聲悲怨賈母年高帶酒之人聽此聲音不免有觸于心禁不住

墮下泪来衆人此時都不禁凄凉寂歷之意半日方知賈母傷感纔忙轉身陪笑發語解釋轉身妙畫出對月吹笛如痴如呆不覺尊長在上之形景矣又命換暖酒且住了笛尤氏笑道我也學了一个笑話說与老祖宗解〻悶賈母勉強笑道這樣更好快說来我聽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个兒子大兒子只一个眼睛二兒子只一个耳朵三兒子只一个鼻子眼四兒子到都齊全偏又是个啞叭正說到這裡賈母已朦朧雙眼似有睡去之態總寫出凄涼無興景況来尤氏方住了忙和王夫人輕〻的請醒賈母

睁眼咲道我不過白閉〻眼養〻神你們只管說我聽
著呢活匹王夫人等咲道夜已四更了風露也大請老太〻
安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也不辜負這月色賈母道那
里就四更了王夫人咲道實已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
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〻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
一人在此賈母咲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夜況且弱的弱
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丫頭可怜尚還等著你也去
罷我們散了說著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有預備下的

竹椅子小轎圍著手遊坐上兩个婆子搭起衆人圍隨
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里衆媳婦收拾杯盤碗著時卻
少了个细茶杯各處尋覓不見又問衆人必是誰失了手
打了撂在那里告訴我拿了磁瓦去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
偷起來了衆人都說沒有打了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未可
知你细想想或問問他們去一語未了提醒了這管傢伙的媳婦
因笑道是了那一會記得是翠樓拿著的我去問他說着便
去找時剛下了甬路就遇見了紫鵑和翠樓兩个來了翠

樓便問道老太〻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里去了也這媳婦
道我來問那一个茶鍾往那里去了你們問我要姑娘翠
樓咲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吃的轉眼回頭就連姑娘也沒了
那媳婦道太〻纔說都睡覺去了你不知那里頑去了还
不知道呢翠樓和紫鵑道斷乎沒有悄〻的睡去之理只
怕在那里走了一走如今老太〻散了赶過前邊送去也未
可知我們且往前邊找〻去那媳婦道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鍾也
有了明兒就和你要罷說畢回去查收傢伙這裡紫鵑

和翠樓便往賈母處來不在話下原來黛玉和湘雲二
人並未曾去睡覺只因黛玉見賈府中許多人賞月賈
母猶嘆人少不似當年熱鬧又提寶釵姊妹家去母女
弟兄自去賞月等語不覺對景感懷自去俯欄垂泪
寶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王夫人再四遣他
去睡他便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惱也無暇遊玩雖
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下湘雲
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個明白人何必作此形景自苦我

也合你一樣我就不似你這樣心窄何況你又多病還不
自己保養可恨寶姐姐姊妹天天說親道熱早已說
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必要起社大家聯句到今
日便棄了咱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作了倒是
他們父子叔姪縱橫起來你可知宋太祖說的好卧榻之側豈
許他人酣睡他們不作咱們兩個竟作詩聯句起來明日
羞他們一羞黛玉見他這般勸慰不負他的高興因笑道
你看這裡這衆人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這山上賞

月雖好終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
池沿山坳里近水一个所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日蓋這園
子時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凸碧山之低窪處就
叫作凹晶這凸凹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
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
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構此兩處有愛那
山高月小的便住在那里有夏那浩月清波的便住在那
里去只是這兩个字俗念作窪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

用只有陸放翁用了一个凹字說古硯微凹聚墨多還
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林黛玉道也不止放翁用古人中用
者太多如江淹青苔賦東方朔神異経以及畫記上云張
僧繇画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人不識作俗
字用了寔和你說罷這兩个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
試寶玉因他擬了幾處也有存的也有刪改的也有尚未
擬的這是後來我們大家把這沒有名色的也都擬了
出來注了出處寫了這房的坐落一併帶進去與大姐姐

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舅〻到喜歡起來又說早知這樣
那日就該吽他姐妹一并擬了豈不有趣所以凡我擬的
一字不改都用了如今就往凹晶館去看〻說着二人便下
了山坡只有一轉灣就是池沿〻上一帶竹欄杆相接直
迎着那邊藕香榭的路徑因這幾間就在山懷抱之
中乃凸碧山庄之退居因窪而近水故題其額曰凹晶
館溪因此處房宇不多且又矮小故只有兩個老婆子
上夜今日打聽得凸碧山庄的人應差與他們無干這

兩个老婆子撿了月餅菓品并犒賞的酒食來二人吃
得已醉且飽早已息灯瞧了黛玉湘雲見息了灯湘雲笑
道到是他們睡了好咱們就在這捲棚底下賞這水月
如何二人遂在兩個湘妃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
中一輪水月上下爭輝如值身於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
粼粼然池面皺碧鋪紋真令人神清氣爽湘雲笑道怎得
這會子坐上船吃酒到好這要是我家裡這樣我就立刻
坐船了黛玉笑道正是古人常說的好事若求全何所

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船起來湘雲咲道得隴
望蜀之心人之常情可知那些老人家說的不錯說貧窮
之家自爲富貴之家事事趁心告訴他說竟不能隨心他
不肯信的必得親歷其境他方知覺了就如咱們兩個
雖父母不在然卻也忝在富貴之鄉只你我就有許多不
遂心的事黛玉咲道不但你我不能趁心就連老太太
以至寶玉探丫頭等人無論大事小事有理無理其
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況你我旅居客寓之人湘

雲聽說恐怕黛玉又傷感起來忙道休說這些閒話
咱們且聯詩正說間只聽笛韻悠揚起來黛玉笑道
今日老太太高興了這笛子吹的有趣到是助咱們的
興趣了咱兩個都作五言就是五言排律罷湘雲道限
何韻黛玉笑道咱們數這個欄杆直棍這頭到那頭
為止他是第幾根就用第幾韻若是十六根便是一先起
這可新鮮湘雲笑道這到别致于是二人起身便從頭數
至盡頭止得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了這個韻少作排

律只怕牽强不能壓韵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黛玉笑道到要試試偺們誰强誰弱只是没个紙筆記湘雲道不妨明兒再寫只怕這一点聰明還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林黛玉笑道

凹地館聯　　劉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這一句劉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到要對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啟軒　　輕寒風剪剪

黛玉道好對的比我的却好只是這句又說熟話了就該加勁說了去才是湘雲笑道詩多韵險也要鋪陳些才是縱有好的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于是又聯道

良夜景暄暄　　争餅嘲黄髮

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筆来難我了黛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舊典唐書唐志你看了来再說湘雲笑道這也難不倒我我也有了曰聯道

分瓜笑綠媛　　香新榮玉桂

黛玉笑道分瓜可是實實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偺們对查了出来大家看看這会子别耽悮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着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様来責塞因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省了多少力這樣現成的韻被你得了只是不犯著替他们頌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黛玉笑道你不說了玉桂難道我強對了金萱麼再也要補陳些富麗方是方才即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亂綺園　　分曹遵一令

黛玉笑道下句只是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聽三宣　　骰彩紅成点

湘雲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

不得聯道

傳花鼓濫喧　　晴光摇院宇

黛玉笑道對的却好下句又溜了只管拏些風月來塞責

湘雲道究竟沒說到月上也有点綴綴方不落題黛玉道

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說他們作什麽不如說咱們只得聯道

吟詩序仲昆　構思時倚檻

黛玉道這可以入上你說了曰聯道

擬景或依門　酒盡情猶在

湘雲說道這時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諼　漸聞語笑寂

黛玉道說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霜痕　堦露團朝菌

湘雲笑道這一句怎麽押韵讓我想想曰起身負手想了

一想曰咲道罷了幸而想出一个字來幾乎敗了曰联道

庭煙斂夕棔

秋湍瀉石髓

黛玉聽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説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

會纔説棔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

文選見了這个字不知是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姐姐説不用

查這就是如今俗叫作明開夜合的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

果然不錯看來寶姐姐知道的竟多黛玉咲道棔字用在此時更恰

也還罷了只是秋湍一句虧你好想只這一句別的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

起精神来對這一句只是再不能似這一句了回想了一想道

風葉聚雲根　寶婺情孤潔

湘雲道這對的也還好只是下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

不單用寶婺来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經靈兔搗

黛玉不語点頭半日隨念道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点頭聯道

乘槎訪帝孫　虛輪盈莫定

黛玉笑道又用比興了因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

湘雲方欲聯時黛玉指池中黑影与湘雲看道你看那河裡怎麼像個人在黑影裡去了敢是個鬼湘雲笑道可是又見了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灣腰拾了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聽打得水响一个大圓圈將月影蕩散復聚者幾次（寫得出試思若非親歷其妙境者如何摸寫得如此）只聽那黑影裡戛然一聲卻

飛起一个白鶴来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咲道原来是他猛
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想到這个隺有趣到助了我了因咲道

窓灯煙已昏

寒塘渡鶴影

林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跺足説道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了
這一句寒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竟
要擱筆了湘雲咲道大家细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联也可
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咲道你不必撈嘴我也有了你聽聽因联道

冷月葬詩魂

湘雲拍手讚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个葬詩魂因又嘆
道詩固新奇只是太頹喪了些究你現病著不該作此過于
凄凉奇譎(詭)之語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下句還未得只爲
用在這一句了一語未了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人來咲嘻〻
說道好詩〻〻果然太悲凉了不必再往下聯若底下只這
樣去反不顯這兩句了倒覺得堆砌牽強二人不防倒唬
了一跳細看却是妙玉二人皆咤異(原〻的咤異)因問你如何到了
這裡妙玉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的好笛我也出來

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脚走到這裡忽聽見你兩个聯詩
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聽住了只是方才我聽見這
一首詩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頹敗悽愴此亦關人之
氣數所以我出來止住如今老太太都已早散了滿園的人
想俱已睡熟你兩个丫頭還不知在那裡找你們呢也
不怕冷了你們快同我來到我那里去吃杯茶只怕就天
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是這个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
櫳翠庵中只見龕焰猶清爐香未燼幾个老嫗嫗也都睡

了只有小嬛在蒲團上垂頭打盹妙玉喚他起来現去烹
茶忽聽叩门之聲小丫嬛忙去開门看時却是紫鵑翠
楼与幾个老媽々来找他姊妹兩个進来見他们正吃々茶
曰都笑道叫我们好找一个園裡走遍了連姨太々那里
都找到了纔到了那山坡庇下小庭裡找時可巧那里
上夜的正睡醒了我们问他们々説方纔庭外頭棚下
兩个人說話後来又添了一个人聽見説大家往菴裡
去我们就知道是這裡了妙玉忙命小丫嬛引他们到那边

去坐著歇息吃茶自己卻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
纔的詩命他二人念著從頭寫出來黛玉見他今日十
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有見這樣高興若不見你這
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
時便就燒了若還可改即請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改
評讚這是這纔有了廿二韻我意思想著你二位警
句已出再若續時到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
玷黛玉從沒見妙玉作詩今見高興如此說果然如

此我们雖不將心可以帶將了妙玉說如今收結還要收到本来面目上去若只管丟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撿怪一則失了咱们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極是妙玉遂提筆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翻轉過来雖前頭有淒楚之句亦無甚碍了二人接了看時見他續道

香篆鎖金鼎　脂冰膩玉盆　簫憎嫠婦泣

衾倩侍兒温　空帳懸文鳳　閑屏掩彩鴛

露濃苔更滑　霜重竹難捫　猶步縈紆沼
還登寂歷原　石奇神鬼搏　木怪虎狼蹲
贔屭朝光透　罘罳曉露屯　振林千樹鳥
啼谷一聲猿　歧熟焉忘徑　泉知不問源
鐘鳴櫳翠寺　雞唱稻香邨　有興悲何繼
無愁意豈煩　若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黛玉湘雲
二人皆讚賞不已說可見我们天〻是捨近而求遠現有

這樣詩仙在此却天天去紙上談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潤色此時想已天明快了到底要歇息歇息纔是林史二人聽說便起身告辭帶領了鬟出來妙玉送至门外看他们去遠方回门進來不在話下這裡翠縷向湘雲道大奶奶那里還有人等著咱们睡去呢如今還是那里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们叫他们睡罷我這一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半夜去罷說著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纔卸粧寬衣盥漱已

畢方上床安歇紫鵑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息之病雖在枕上只白睡不着黛玉又是个心血不足常常先眠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黛玉因問道你怎麼還不睡湘雲微笑道我有擇息的病況且走了困只有躺躺罷你怎麼也睡不着黛玉嘆道我的睡不着也並非今日了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湘雲道卻是你病的原故所以不足不知下文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七十七回

俏丫嬛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已比先減了雖大愈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診脉服藥又開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命取時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

来都是鬚末王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用時再找
不着成日家我說叫你们查一查都歸攏在一處你们再
不聽就隨手混撂你们不知他的好處用起来得多少
買来還不中使呢彩雲道想是没了就只有這个上
次那邊的太太来尋了些去太太都給過去了王夫人
道没有的話你再细找找彩雲只得又去找又拿了幾
包藥材来說我们不認得這个請太太自看除了這
个再没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庅並

沒有一枝人参因又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未説
也只有些参膏蘆鬚雖有幾枝也不是上好的每日
還要煎藥用呢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邢夫人那里問去曰
上次沒了才往這裡来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沒法只得
親問賈母賈母忙命鴛鴦取出當日所餘的来竟還有
一大包皆有手指頭粗細的不等遂稱了二両与王夫人
王夫人出来交与周瑞家的拿出命小厮送与医生家
去又命人將那幾包不能辨的也帶了去命医生認了

各記號上來一時周瑞家的又拏了進來說這一包都記上名字了但這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如今就是八十換是不能得的但年代太陳了這東西比別的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自己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朽糟爛木也無性力的了請太太收這個到不拘粗細好歹再換些新的到好王夫人聽了低頭不語半日才說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問周瑞家的你就去說與外頭的

人揀好的換二兩來倘或一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
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要去時寶釵因在坐乃笑道
姨娘且住如今外頭賣的人參都沒有好的雖有一枝全
的他們必截作兩三段鑲上蘆泡鬚枝摻勻了好賣看
不得粗細我們鋪子里常和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
說了叫哥哥去托个夥計過去和參行商議說明叫他
把未作的原枝好參兌二兩來不妨咱們多使几兩銀子
也得了好參王夫人笑道到是你明白就難為你親自走

一消明白子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巳差人去赶晚上
就有回信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歡因說
道賣油娘子水梳頭自來家里有好的不知給人
多少這會子輪到自已用反到各處求人去了說畢長
嘆寶釵笑說這東西雖然值錢究竟不過是藥原
該濟衆散人才是咱們比不得那沒見世面的人家得
了這个就珍藏密斂的王夫人点頭道這話極是一时
寶釵去後因見無人在家遂喚周瑞家的來前日園

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下落周瑞家的道是已和鳳姐
等人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〻〻聽了雖驚且
怒却又作難因思司棋係迎春之人皆係那邊的人只得
令人去回邢夫人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邊太〻嗔着王
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几个嘴把子如今他也装病在家
不肯出頭了況且又是他外孫女兒自己打了嘴他只好装
个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説如今我們过去回时恐怕又多心
到像似咱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并連賍証

与那邊太〻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个丫頭来豈
不省事如今白告訴去那邊太〻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
這樣你太〻就該評理又来說什麼了豈不反耽擱了倘或
那丫頭瞅空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人都有
个偷懶倘一時不到豈不到弄出事来王夫人想了一想
說這也到是办了這一件再办咱們家的那些妖精周瑞家
的聽說會齊了那几个媳婦先到迎春房裡回迎春道
太〻們說了司棋大了連日他娘求了太〻〻〻也賞了配人〻

日叫他出去另挑好的与姑娘使說着便命司棋打点

走路迎春聽了似有含泪不舍〻意因前夜已悶得別的

了鬟悄〻的說了原故雖數年之情難捨但事関風化〻

無可如何了那司棋〻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迎春能死保

赦下的只是迎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

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因哭道姑娘好狠心哄我這兩日

如今怎么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等說道你就是還姑娘

留的你下你也難見園裡的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〻收了這

樣子到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了大家体面些迎春含淚道我知道你幹了什么大不是我還十分說情留下豈不連我也完了你瞧入画也是幾年的怎么說去就去了自然還不止你兩个想這園子裡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終有一散不如你各人去罷周瑞家的道所以到底姑娘明白還看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罷司棋無法只得含淚与迎春磕頭和衆姊妹告別又向迎春耳邊說好歹打聽我受罪替我說个情兒就是主

僕一場迎春含泪答應放心于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
棋出去院门又命兩个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与他
拏着走了没幾步後頭只見綉橘赶来一面也擦着泪一
面遞与司棋一个絹包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
今一旦分離這个与你作个想念罷司棋接了不覺更哭
起来了又和綉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奈煩只管催促
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嬸嬸大娘們好歹略徇
个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相好的姊妹跟前辭一辭也

是我们這幾年好了一塲周瑞家的等人各有事務作這些事便是不已了况且又深恨素日他们大樣如今那里有功夫聽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不如走了罷別拉〻扯〻的了我们还看正經事呢誰是你一个衣包裡爬出来的辭他们作什麼他们看你的笑聲還看不了呢你不過是挨一會罷了難道就算了不成依我快走罷一面說一面摠不住腳直帶着往後角门出去了司棋無奈又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来可巧正值寶玉從外而入一見帶

了司棋出去又見後面抱着些東西料着些去再不能

來了因聞得上前夜之事晴雯之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

晴雯又不說是為何上月又見入畫已去今又見司棋亦

走不覺如喪魂魄一般因忙攔住問道那里去周瑞

家的等皆知寶玉素昔行為又恐嘮叨誤事因笑道

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寶玉笑道好姐姐們且站一站

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的話不許少挨一刻又

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遵太太管不得許多司棋見

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作不得主你好歹求〻太〻去

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泪說道我不知你作了什麽事晴

雯也氣病了如今你又去都要去了這卻怎麽好周瑞

家的發燥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聽說我

就打得你了別想着往日有姑娘護着任你們作耗越

說着還不好〻的走如今又和小爺拉〻扯〻的成个甚麽

体統那幾个小媳婦不由分說拉着司棋出去了寶玉

又恐他們去告舌恨的只瞪着他們看已去遠了方指着

恨道奇怪〻〻怎麽這些人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凡女兒各〻是好的女人各〻是壞的了寶玉点頭道不錯〻〻婆子們笑道還有一句話我們糊塗要請教方欲說時只見几个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此時太〻親自來園裡在那里查人只怕還查到這裡來呢又吩咐快叫怡紅院的晴雯姑娘的哥嫂來在這里等着領出他妹〻去因又

咲道阿彌陀佛今日天睁了眼把這一个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些寶玉一聽得王夫人進來親查料定晴雯也跕不住了早飛也似趕了去所以這後來趣顧之語竟未到聽見寶玉及到了怡紅院只見一羣人在那里王夫人在屋裡坐著一腔怒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從炕上拉了下來蓬頭垢面兩个女人攙架起來去了王夫人分付只許把他貼身衣服撂出去餘者將衣服留下給了頭們穿又命把這裡所有的丫頭

們都叫来一〻過目原来王夫人自那日著惱之後王善
保家的趂勢告倒了晴雯本處有人和園中不睦的有
隨機趂便下了些話王夫人皆記在心是節間有碍故
忍了兩日今日特来親自閲人一則為晴雯猶可二則因竟
有人指寶玉為由說他大了已解人事都由屋裡的丫頭們
不長進教習壞了因這事更比晴雯一人較盛乃從襲人
起已至極小的粗活小了頭們个〻親自看了一遍因問
誰是和寶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答應老嬤〻指道這

一个蕙香又叫作四兒的是同寶玉一日生日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却也有几分水色視其行止聰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个不怕臊的他背地里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諒我隔的遠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難道我一个寶玉就白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這个四兒見王夫人說着他素日和寶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

即命也快把他家的人叫来領出去配人又问誰是耶律

雄奴老媽〻〻们便將芳官指出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

自然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们〻〻又懶待去可就該安

分守已纔是你就成精鼓搗起来調唆着寶玉無所

不為芳官笑辯道並不敢調唆什麼王夫人笑道你還強

嘴我且问你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是誰調唆寶玉

要柳家的丫頭五兒幸而那丫頭短命死了不然進来

了你们又連夥聚黨遭害這園子你連你的乾娘都欺

倒了豈止别人白喝命喚他乾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
自尋个女婿去罷把他的東西一概給他又吩咐上年凡
有姑娘分的戲女孩子們一概不許留住園裡都令其各
人乾娘帶出自行聘嫁一語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稱願
不盡都約齊來与王夫人磕頭回去王夫人又滿屋裡搜揀
寶玉之物凡略有眼生之物一并命人收的收捲的捲著人
拏到自己房內去了因說這纔干淨省得旁人口舌因又
吩咐衆人麝月等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点分外之事我一概

不饒因教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明
年一并給我仍舊搬出去心淨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衆
人又往別處閲人且說不到後文如今且說寶玉只當王夫人
不過來搜檢〻〻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嗔電怒的來
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私語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
雖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多言一句
多動一步一直送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
念〻那書仔細明兒問你纔已發下恨了寶玉聽時如此

說方回來一路打算雖這様犯舌況這裡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都說著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裡哭泪且去了心上第一等人豈不傷心便倒在床上也哭起來襲人知他心內別人還猶可獨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乃推他勸道哭也不中用了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今日已经好了他這一家去到心淨養几天你果然舍不得他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他進來也不難不過太太偶然信了人的誹言一時氣頭上如此罷了寶玉哭

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襲人道太太
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輕佻些在太太是深知這樣人
似的人必不安靜所以恨嫌他像我們這粗粗笨笨的倒好寶
玉道這也罷了咱們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
風這可奇怪襲人道你有甚忌諱一時高興了你就不管
有人無人了我也曾使過眼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人已
知道了你反不覺寶玉道怎麼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
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襲人聽了這話心內一動低

頭半日無可回答因復笑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留心的孟浪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是還有別的事等完了再發放我們未可知寶玉哭道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之人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還有孟浪該罰之處只是芳官尚小過于伶俐些未免倚強壓倒了人惹人厭四兒是我悞了他還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來作些細活未免奪占了地位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樣從小兒在老

太太屋裡過來的雖然他生得比人強些也沒有甚妨碍
去處就只是他的情性爽利口角鋒芒些些究竟也未曾得
罪你們想是他過于生得好了反被這好所悞說畢復又
哭起來襲人細細揣此話好似寶玉有疑他們之意竟不好
再往前勸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
哭一會子也無益了到是養着精神等老太太喜歡時
回明白了再要他來是正理寶玉冷笑道你不必虛寬我
的心等到太太平服了再瞧勢頭去要時知他這病等得等

不得他自幼上來嬌生慣養何嘗受過一日委曲連我知道
他的性格還時常沖撞了他這一下去就如一盆纔抽出嫩
箭的蘭花送到豬窩裡去一般況又是一身重病裏頭一
肚子悶氣他又沒有親爹娘只有一个醉泥鰍姑舅哥
哥他這一去一時也不慣的那裡還等得幾日知道還能見
他一面兩面不能了說着又越發傷心起來襲人笑道可
是你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点灯我們偶然說一句略妨
碍些的話就說不利之談你如今好好咒他是該的了他便比別人

姣些也不到這樣起來寶玉道不是我妄口咒他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寶玉道這堦下好〻的一棵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有異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人聽了又笑起來說道我待不說又掌不住你太也婆〻媽〻的了這樣的話豈是你讀書的男人說的草木怎又關係起人來了若不婆〻媽〻的真也成个獃子了寶玉嘆道你們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已便極有靈驗的若用大題

目比就有孔子廟前之檜披前之著諸葛祠前之栢岳武穆墳前之松這都是堂堂正大隨人之正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則萎世治則榮几千百年了殆而復生者几次這豈不是兆應小題目比就是楊太真沉香亭上木芍藥端正樓之相思樹王昭君墓上之艸豈不也靈驗所以這海棠亦應其人將亡此花先就死了半邊教人聽了這篇痴話又可笑又可嘆因笑道真真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那晴雯是个什麼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這些正經人来還有一說他縱好也

滅不過我的次序去便是這海棠也該先來比我也還輪不到他想我是要死的了寶玉聽說忙掩他的嘴勸道這是何苦一个未清你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這事到弄的去了三个又饒上一个襲人聽說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你也不能了局寶玉道從此休提起全當他們三个死了也不過如此況且死了的也曾有了沒見我怎樣此一理也如今且說現在的到是把他的東西瞞上不瞞下悄悄的打發人送出去与他再或有咱們常日積攢下的錢拿

几吊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姐妹好了一場衆人聽了
笑道你太把我們看小器沒人心了這話還等你說我才
已將他素日所有衣服以至各什物總打点下都收在那
里如今人多眼雜又恐生事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媽媽
給他拿去不但他的我還有些些東西送他再者他的月
錢攢下几吊也給他拿出去我還有攢下几吊也給他
去罷寶玉聽了感謝不盡襲人笑道我原是久已出名
的賢人連這一点子現成的好名兒還不會買来不成寶

玉聽了方才点的話怗陪笑撫慰一時晚間果家差宋媽〻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便獨自得便出了後角门央一个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瞧〻先這婆子百般不肯只說怕人知道回了太〻我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寶玉死活央告又許了他些錢那婆子方帶了他來這晴雯當日係賴大家用銀買的那時晴雯才交十歲尚未留頭因常跟着賴嬤〻進來賈母見他生得伶俐標緻十分喜愛故此賴嬤〻孝敬了賈母使喚後來所以到寶玉房中晴雯進

来时也不記得家鄉父母只知有个姑旧哥〻專能庇寧也流落在外故又求了賴家的收買進来吃工食賴家的見晴雯雖到賈母跟前千伶百俐嘴尖性大却到還不忘舊故又將他姑舅哥〻收買進来家裡一个女孩子配了他成了房後誰知他姑舅哥〻一朝身安泰就忘却當年流落時任意吃酒家小也不顧偏又娶了个多情美色之妻見他不顧身命不知風月一味死吃酒便不免有蒹葭倚玉之嘆紅顏寂寞之悲又見他器量寬宏並無嫉妬枕席之

意這媳婦遂恣情縱慾滿宅內便延攬英雄收納才俊上〻下〻竟有一半是他考試過的若問他夫妻姓甚名誰便是上面賈璉所接見的多渾虫灯姑娘兒的便是了那燈姑娘吃了飯去串门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間房內爬着寶玉命那婆子在院门外瞭哨他獨自掀起草簾進来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芦席土炕上幸而衾褥還是舊日鋪的心內不知自己怎麽纔好因上来含淚伸手輕輕的拉他悄喚兩聲當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哥

嫂的一夕話病上加病嗽了一日纔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
他强展星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忙一把死
攥住他手哽咽了半日方說出半句話來我只當不得見
你了接着便嗽个不住寶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彌陀
佛你來的好且把那茶倒碗我喝渴了這半日叫半个人也
叫不着寶玉聽說忙拭泪問茶在那裡晴雯道那炉台
上就是寶玉看时雖有个黑砂銚子却不像个茶壺只得
桌上去拿了一个碗也甚大甚粗不像茶碗未到手内先

就閒得油羶之氣寶玉只得拿了來先些些水淡了兩次復

又用汕過方提砂壺斟了半碗看絳紅的也不大成茶晴雯

状就道快給我喝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里比得咱們的茶

寶玉聽說先自嘗了一嘗無甚清香只有些茶味只一味苦

澀略有茶意而已嘗畢方遞于晴雯只見晴雯如得甘

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寶玉心下暗道往常那樣好茶

他常有不如意之處今日這樣看來可知古人說得飽飫

烹宰飢饜糟糠又道是飯飽弄粥可見都不錯了一面

想一面流泪问道你有什麽説的趁着没人告诉我晴雯嗚
咽道有什麽可説的不过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
道横竪不过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
心的我雖生的比别人畧好些並没有私情勾引你
怎麽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躭了虚名
而且臨死不是説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也另有个道
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説是大家横竪在一處不想平空生出
這一節話来有冤無處訴説畢又哭寳玉拉着他手只覺瘦

如拈柴腕上猶帶著四个銀鐲因泣道且卸下這个來等
好了再帶上罷因与他卸下來擱在枕下又說可惜這兩个指
甲好容易長了二寸長這一病好了又損好些晴雯拭淚就
伸手取了剪將左手上兩根蔥管一般的指甲齊根鉸下又
伸手向被內將貼身穿著一件舊紅綾襖脫下並指甲都
與寶玉道這个你收了以後猶如見我一般快把你的襖
兒脫下來我穿我將來在棺材裡獨自躺著也就在怡紅院一
樣了論理不該如此既躭了虛名我也是無可如何了寶玉

聽說忙寬下換上藏了指甲晴雯又哭道回去他們看見了要问不必撒謊就說是我的既耽了虛名越性如此也不過這樣了晴雯此舉勝襲人多矣真一字一哭也又何必魚水相得而後為情哉一語未了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簾進來說道好吓你兩個的話我都聽見了又向寶玉道你一个作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裡來作什麽看我年輕又俊敢是來调戲我麽寶玉聽說唬的忙陪笑道好姐姐快别大聲他伏侍我一場我私自來瞧瞧他灯姑娘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裡间來笑道你不叫嚷也容易只是依我一件事說

著便坐在炕沿上，卻緊緊的將寶玉摟入懷中。寶玉如何見過

這個，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急的滿面紅脹，又怕，只說：「好姐

姐別鬧。」燈姑娘乜斜醉眼，笑道：「呸！成日家聽見你風月場中

慣作工夫的，怎麼今日就反赸起來？」寶玉紅了臉，笑道：「姐姐放

手，有話咱們好說，外頭有老媽媽們聽見，什麼意思。」燈姑娘

笑道：「我早進來了，已叫那婆子去園門等著呢。我什麼似的

今兒等著了你，雖然聞名，不如見面，空長了一个好模樣兒，

竟沒藥性炮仗，只好裝幌子罷了，到比我還赸怕羞。可知人

的嘴一概聽不得就比方疑我們姑娘下來我也料定你
們素日偷雞摸狗的我進來一會子在窗下細聽你二人
若有偷雞摸狗的事豈有不談及于此誰知你兩個竟
還是各不相擾可知天下委曲事也不少如今我反後悔錯
怪了你們既然如此你但放心以後只管來我也不囉唣你寶
玉聽說纔放下心來方起身整衣央道好姐姐你千萬照
看他兩天我如今去了說畢出來又告訴晴雯二人依依不捨
少不得一別晴雯要和寶玉雖行遊用被蒙頭總不理他寶玉

方出來意欲到芳官四兒處去無奈天黑出來了半日
怨裡面人找他不見又恐生事遂且進園來了明日再作
計較因乃入後角門看角門的小廝正抱鋪蓋進裡邊來
裡邊媽媽們正查人若再遲一步也就關了寶玉進入園
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自己房內告訴襲人只說在薛姨
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時鋪床襲人不得不問今日怎麼睡
寶玉道不管怎麼睡罷了原來這一二年間襲人因王夫
人看重了他他越發自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夜晚之間總

不与寳玉狎昵較先幼时到反疎遠了况雖無大事辦
理一應針線並寳玉及諸小丫嬛们凡出入銀錢衣履什物
等事也正煩瑣且有吐血舊症雖愈每因勞碌風寒所感
即嗽中帶血故尔夜间総不与寳玉同房寳玉夜间長
醒又極胆小每醒必喚人因晴雯睡卧性警且舉動
輕便故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任皆悉委他一人所以寳玉
外床只是他睡今他去了襲人只得要问因思此任比日
间要緊寳玉就答不管怎樣襲人只還依舊之意仍將

自己鋪盖幾來設于床外寶玉發了一晚上獃及催他
睡下襲人等也都睡後聽見寶玉在枕上長吁短歎覆去
翻來至三更已後方漸漸的安頓了畧有鼾聲襲人方
放心也就睡着沒半盞茶時只聽寶玉叫晴雯曰要吃茶襲
人忙下去向盆內洗過手從暖壺內倒了半盞茶吃
過乃笑道我近來叫慣了他卻忘了是你襲人笑道他
一乍來時你也曾睡夢中直叫我半年後才改了我知道這
晴雯人雖去了這兩个字只怕是不能去說着大家又臥

下寶玉又番轉了一个更次至五更方矇朧時只見晴
雯從外頭走來仍是往時形景進來笑向寶玉道
你們好生過罷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着回身便走寶玉
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却見
寶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那裡話你就知是
胡鬧被人聽見什麼意思寶玉那裡肯聽恨不得一時
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房裡小丫
嬛走來叫開門傳王夫人的話那時叫起寶玉快洗臉

換了衣裳快來回今日有人請老爺尋秋賞桂花老
爺因喜歡他前兒作詩好故此要帶他們去這都是
太太的話一句別錯了你們快飛告訴去立逼他快來老爺
在上房裡還等他們吃麵茶環哥兒已來了快飛快飛再
著一人去叫蘭哥兒也要這等說裡面婆子聽一句應一句
一面扣鈕子一面開門早有兩三個人一行扣衣一行分頭去
叫襲人襲人聽得扣院門便知有事一面命人問時自己已起
來了聽得這話忙促人來舀水洗面促寶玉起來盥漱

他自去取衣因思跟賈政出门便不肯挐出十分出色
新鮮衣履來只揀那二等成色的來寶玉此時亦無法
只得忙忙的前來果然賈政在那里吃茶十分喜悦寶玉
忙行了省晨之禮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了寶玉
賈政命坐吃茶向環蘭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如你兩
个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
免強你们作詩寶玉須聽便助他们兩个王夫人等自
來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侯他父子

二人等去了方欲過賈母這邊来時只見芳官等三两个
乾娘走来回說芳官自前日太〻的恩典賞了出去他就
瘋了似的茶也不吃飯也不用勾引上藕官蕊官三个人尋
死覓活要剪了頭髮作尼姑我只當是小孩子一时出去
不慣也是有的隔两日想他就好了誰知越鬧越凶打罵
着也不怕實在没法所以来求太〻或是依他们作尼姑去
或教導他们一頓賞給别人作女児去罷我们也没這福
氣王夫人聽了道胡說那裡由他們起来佛門也是輕入

進去的每人打一頓給他們看還俐不俐了當下因八月
十五日各廟內上供去各廟內皆有姑子來送供尖之例王夫人
曾于十五日就留下水月菴的智通与地藏菴的圓信住
兩日至今未回聽得此言爬不得拐兩個女孩子去作活使
喚因都向王夫人道咱們府上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
善所以感應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說佛門容易難
入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愿是連一切眾生無論
雞犬皆要度脫無奈迷人不醒各人果有善根能醒悟

即可以脱輪廻所以経上現有虎狼蛇虫诗道者就不少如今這兩三个姑娘既然無父母家鄉又遠他們既経了富貴又想從小命苦這風流行次知道将来終身怎樣所以苦海回頭立意出家修〻来世也是他们的高意

石頭記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話說兩个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晨省見賈母歡喜趁便回道寶玉屋裡有个晴雯那丫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聽見他比別人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几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趕着叫他下去若養好了也不用

叫他進來就賞他配家人去也罷了再那几个學戲的女孩子我也作主放出去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裡沒輕沒重只會混說女孩兒聽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既唱了會戲白放了他們也是應該況丫頭們也太多若說不彀再挑上幾个來也是一樣賈母聽了點頭道這到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呢但晴雯那丫頭我看他甚好怎麼就這樣起來我的意思這些丫頭的模樣兒爽利言語針線多不及他將來只他還可以給寶

玉便喚得誰知變了王夫人道老太〻挑中的人原不錯

只怕他命裡沒造化所以得了這个病俗語又說女大十八

變況且有了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調歪老太〻還有什麼

不曾經驗過的三年前我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

我便留心冷眼看去他色〻雖比別人強只是不大沉重

若說沉重知大禮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然

也要性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就是襲人的模樣

雖比晴雯畧次一等然放在房裡也算是一二等的了況

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實這几年來從未隨着寶玉淘氣
凡寶玉十分胡鬧的事他自有死勸的因此品擇了二年一点
不錯了我就悄悄的把他月分不止住我的月分銀子裡批
出二兩銀子來給他不過使他自己知道越發小心效好之
意且不明說一則寶玉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耽悞了
書二則寶玉再自為是自己跟前人不敢勸他說他反倒
縱起性來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太賈母聽了笑道
原來這樣如此更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

說他是沒嘴葫芦既是你深知豈有錯悮的而且你這
不說明与寶玉的主意更好且大家別提這事只是您
裡知道罷了我深知寶玉是个不聽妻妾勸的我也解
不過來也從未看見過這樣的孩子別的淘氣都是應該
的只是這種待丫頭們却是難得我為此也躭心每冷眼
察看他和丫頭們鬧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
愛親近他們即細細的察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
必他是個丫頭錯投了胎不成說的大家咲了王夫人又

回今日賈政如何誇奬如何帶他進去賈母聽見更加喜悦只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来告辭過去鳳姐也来晨省伺候過早飯又說笑了一回賈母歇午晌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曾配来鳳姐道不曾呢如今还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見他復出也就信了因告訴攆逐晴雯等事又說怎麼寶丫頭私自回家去了你們都不知道这又前兒顺路我都察了情知蘭小子新進来的这个奶子也十分妖喬我也不

喜歡我也說与嫂子了好不好咩他各自去罷況且蘭小
子也大了用不着這奶子了我因问你大嫂子寶丫頭出去
難道你不知道不成他說是告訴了他的不兩三日等你姨
媽好了就進来你姨媽究竟沒甚大病不過是咳嗽腰
疼年年如此他這一去必有原故敢是有人得罪了他不成
那孩子心重親戚们住一場别得罪了人反不好了鳳姐笑
道誰可好好的得罪他们天天在園子裡左不是他们一羣
人王夫人道别是寶玉有嘴無心傻子是的從来沒个忌諱

高興了信嘴胡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這可是太太過
餘與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說正經話却像個傻
子若只叫他進在這些姊妹跟前以至於大小丫頭的跟前
他最有儘讓又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
我想薛妹子去想必為前事搜撿衆丫頭的東西的原
故他自然為信不及園裡人才搜撿他又是親戚也有丫
頭老婆在內我們又不好搜撿了恐我疑他所以多了
這个心自己廻避了也是應該避嫌疑的王夫人聽了這話

不錯遂低頭想了一想便命人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以解他的疑心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寶釵陪笑道我原當早出去的是姨娘有許多的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媽又不好了家裡兩个靠得的女人也病了我所以趁便出去了姨娘今日既然知道了我正好明講出情理來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的王夫人鳳姐都咲道你太固執了正經搬進來為是休為沒要緊的事疏遠了親戚寶釵咲道這話說的太不解了並不為什麽事我出去為的

是媽近來神思比先大減了且夜间晚上沒有靠得的人通共我一个二則如今我哥々眼看娶嫂子了多少針線活計並家裡一切動用器皿尚有未齊備的我也須得帮着媽去料理料理姨娘和鳳姐々都知道我们家的事不是我撒謊三則自我在園里東南上小角门子就常開着原是為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圖省路也從那裡走那里又無人盤查倘或從那里出一件事來豈不兩得臉面而且我進園裡來瞧原不是大事因前几年々紀皆小家裡沒事

有在外頭的不如進来姊妹相共或作針線或相頑笑皆比
在外頭自己悶坐着好如今彼此都大了也彼此皆有
事況姨娘這邊歷年皆有不遂心的事那園子也太〻
一時照顧不到皆有倘係惟有少个人就可以少操些心
所以今日我不但致意辭去之外还要勸姨娘如今該減些
的猶當減些也不為失了大家的体統我看園裡這一向的
費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姨娘深知我們
家的難道我們家當日也是這樣空落不成鳳姐聽了

這篇話便向王夫人笑道這話依我的主意竟不必强他了王夫人点頭道我也無可回答只好隨你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寶玉等已回來說他父親還未散恐天黑了所以先叫我们回來了王夫人忙问今日可有丢了醜的寶玉笑道不但不丢醜還拐了許多東西來接着就有老婆子们從二门上小厮手內接了東西來王夫人一看时只有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縧環三个寶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

員外送的每人一分說著懷中又取出一个旃檀香小護身佛
來說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作何
詩詞等語畢只將寶玉一分命人拿著同寶玉蘭環前
來見賈母賈母看了喜歡不盡不免又問些話怎奈寶玉
一心記着睛雯答應完了話時便說騎馬顛了骨頭疼
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衣服疏散就好了不許睡覺寶玉
听了便一徑入園來當下麝月秋紋帶了兩个小丫頭來等
候見寶玉辭了賈母出來秋紋便將筆墨拿起來一同

隨寶玉進來寶玉滿口裡說好熱一壁走便摘冠解帶將外面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色綾子夾襖襖內露出血点紅的褲子來秋紋見這條紅褲是晴雯手內針線因嘆道這條褲子已經收了罷真是物在人去了麝月忙笑道這是晴雯的針線又嘆道真真的物在人亡了秋紋將麝月扯了一把忙笑道這褲子配著松花色襖兒石青靴子越發越出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寶玉在前只裝聽不見又走了兩步便止步道我

要走一趟這怎麽好麝月道大白日裡還怕什麽還怕丢
了你不成因命兩个小丫頭跟着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去再來寶
玉道好姐〻等一等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來兩个人手
裡都有東西倒像擺執事的一个捧着文房四寶一个捧
着冠袍帶履成个什麽樣子寶玉聽說正中心懷便讓他
們去了他便帶了兩个小丫頭到一石後也不怎樣只問他二
人道我去了你襲人姐〻打發人去瞧你晴雯姐〻去不
曾這一个答道打發宋媽瞧去了寶玉道回來說什

麽小丫頭說回来說晴雯粗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也出不得一聲兒只有倒氣兒的分兒了寶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丫頭道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泪道還叫誰小丫頭道没有聽見叫別人寶玉道你胡說想必没有聽真傍邊那个小丫頭最伶俐聽寶玉如此說便上来說真个他糊塗又向寶玉道不但我聽真我還親自偷着看去了寶玉听說忙問他你怎麽又親自看去了小丫頭道我因想晴雯

姐〻素日与人不同待我们極好如今他雖受了委曲
出去我们不能别得法子救他只親去瞧〻也不枉素
日疼我们一場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〻打我们一頓也
是願受的所以我拚着挨一頓打偷着下去瞧〻誰
知他平生為人聰明至死不変他想着那起俗人不可
說話所以只閉眼養神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手
问寳玉那去了我告訴寔情他嘆了一口氣就說不能
見了我就說姐〻何不等一等他回来見一面豈不兩

完心顧他就笑道你們不知道我們不是死如今天上
少了一位花神玉皇敕命我去司主我如今在未正二刻
到司花那里寶玉須得未正三刻才能到家只少到一
刻的工夫不能見面世上凡該死之人閻王勾取了過去
是差些小鬼來捉人魂若要遲延半刻不過燒些錢
紙澆些漿飯那鬼只顧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以
多待一个工夫我這如今是天上神仙來請豈可捱得
時候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及進來到房裡留神看

時辰表时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嚥了氣正三刻就有人来
叫我们说你来了這时候到都對合寶玉忙道你不識
字看書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一个神一樣花
有一个神之外还有總花神但他不知還是作總花神
去了還是单管一樣花神這了頭聽了一时謅不出来
恰好是八月時節園中池上芙蓉正開這了頭便見
景生情忙道我也曾问他是管什庅花的神告訴我们
日後也好供養他说天机不可洩漏你既這樣虔誠

我只告訴你〻只可告訴寶玉一个人除他之外若洩了天机五雷就來轟頂的他就告訴我說他就專管這芙蓉花的寶玉聽了這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悲而生喜乃指芙蓉咲道此花也須得此人去司掌我就料定他那様一个人必有一番事業作雖然超出苦海從此不能相見也免不得傷感思念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往靈前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常想畢忙至房中又另穿帶了只說去看黛玉遂一人出

園来往前次之處来意爲傳拒在内誰知他哥嫂見他
一嚇氣便回了進去希圖早些得几兩發送例銀王夫人
聞知便命賞十兩銀子又命即刻送到外頭焚化罷
女兒癆死的斷不可停著他哥嫂聽了這話一面
得銀一面就僱人来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場上去了剩的
衣服簪環還有四五百金之數他兄嫂自收了爲後
日之計二人將门鎖上一同去送殯未回寶玉走来撲
了个空寶玉自立了半天别無法術只得復回身進

園中回至房中甚覺無味因乃順路來找黛玉偏黛
玉不在房中問其何往了嬛回說往寶姑娘那里去了宝
玉又至蘅蕪院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撤的空〻落〻
不覺吃一大驚忽見几个老婆子走來寶玉忙問道
這是什么緣故老婆子道寶姑娘出去了這里交付我
我們看着還沒有撤清楚我們帮着送了些東西去
這也就完了你老人家請出去罷讓我們掃〻灰塵也
好從此你老人家省跑這一處的腿了寶玉聽了怔了

半天因看這園中香藤異蔓仍是翠〻青〻忽比昨日好似改作淒涼了一般更又添了傷感默〻出來又見門外的一條翠樾堤上也半日無人來往不似當日各房中丫嬛不一而來者絡繹不絕又俯身看那堤下之水仍是溶〻脉〻的流將過去心下因想天地間竟有這樣無情的事悲感一番忽又想道去了司棋入畫芳官五人等死了晴雯今又去寶釵等一處迎春雖無去也不見回來且接連有媒人來求親大約園中之人不久都要散去了縱生

煩惱無濟于事不如還是去找黛玉去相伴一時來家還是和衆人厮混只這兩三个人只怕同死同帰的想畢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尚未回寶玉想亦當出去候送才是無奈不忍悲感還是不去的好遂又垂頭喪氣的回来正在不知所以之處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来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來了快走〻〻寶玉聽了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房中他父親已出去了王夫人命送宝玉至書房

中彼時賈政止与衆幕友談論尋秋之盛又說快事散時忽然談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雋逸忠義慷慨八字皆備到是个好題目大家要作一首輓詩衆幕賓聽了都請教係何等妙事賈政乃道當日曾有一位王封曰恒王出鎮青州這恒王最喜女色且又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每公餘輒開筵宴連日令衆美女戰鬭攻拔之事其女中有姓林行四者女色既冠且武藝更精皆呼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

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為姽嫿將軍衆幕賓都称妙極神奇竟以姽嫿下加將軍二字反更覺嫵媚風流真絶世奇文想這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了賈政咲道這話自然是如此但更有可奇而嘆之事衆幕賓都俄然驚問道不知底下還有何等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千流賊餘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恒王意為犬羊之衆不足大舉因輕騎前勦賊衆頗有詭譎智術兩戰不勝恒王

遂為衆賊所戮于是青州城內文武各官各〻皆謂
王尚不勝你我何為遂將有献城之舉林四娘渇聞
此報遂集聚衆女將發令說道你我皆向蒙天恩戴
天履地不能報其萬一今王既殞身國患我意亦當
殞身殉王爾等有願隨者即時隨我前往有不願者
亦早各散衆女將聽他這樣都一齊說愿意于是林
四娘帶領衆人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裡頭衆賊不
防也被斬戮了几个首賊然後大家見是个女人料

不能濟事遂回步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一个也不曾留下到作成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心後來報至都中自天子百官無不驚駭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勦滅天兵一到化為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四娘一節眾位聽了可羨不可羨眾幕友都嘆道實在可羨可奇實是妙題原該大家輓一輓才是說着早有人取了筆硯來按着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几个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遞與賈政瞧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

們那里已有原序昨日因又奉恩旨著察該前代以來
歷加褒獎而遺落未經請奏各項人等無論僧尼乞
丐婦人有事可嘉即行彙送履歷至禮部備請恩獎
所以他這原序也送往禮部去了大家聽見這新聞
所以都要作一首姽嫿以志其忠義衆人聽了都又
笑道這原該如此只是可更羨者本朝皆是千古未
有之曠典隆恩之歷代所不及處可謂聖朝無闕事
唐虞先就說了竟應在本朝如今年代方不虛此句

賈政点頭道正是說話之間寶玉珠蘭皆到賈政命他們看了題目他兩個雖能詩較腹中之虛實也去寶玉不遠但一件他兩個終是別途若論學業一道似高過寶玉論雜學則遠不能及寶玉第二件他兩個才思滯鈍不及寶玉空靈滑逸每作詩亦如八股之法未免拘板庸澁那寶玉雖不算是个讀書之人虧他天性敏捷且素习好些雜書他自謂古人中也有杜撰也有失誤之處拘較不得許多若只管怕前怕後起來搃砌成

一篇也覺得茫無趣味曰心里懷著這个念頭每見一題
不拘難易便他毫不費力如此世上流嘴滑舌之人
無風作浪信著伶口俐舌長篇大論胡扳乱扯敷演
一篇話來雖無稽考却說得四座春風雖有正言厲口
之人亦不得壓倒這一種風流近日賈政邁年名利大
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詩酒放誕之人因在子姪輩中
少不得規以正路近見寶玉雖不讀書竟頗能解此
細評起來也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們各

各亦皆如此亦賈門之數雖皆淂精學業的也不曾發
跡過一个看来宝玉亦不過如此况賈母溺愛遂也
不强以學業逼他所以近日是這等待他又要蘭環
二人学業之餘怎得亦同寳玉才好所以每作詩必
將三人一齊喚来對作閒言少叙且說賈政命他三
人各作一首先成者賞佳者額外加賞賈環賈蘭二
人前日當着多人作過几首胆量愈壯今看了題目
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了賈環生恐落後也就

有了二人皆已錄出寶玉尚自出神賈政与衆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是一首七言絶句寫道是

姽嫿將軍林四娘　玉爲肌膚鐵爲腸　捐軀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亦香

衆幕賓看了便皆大讚小哥兒十五歲就如此可知家學淵源真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爲他又看賈環是一首五言律寫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離綉幕　抱恨

出青州　自謂酹王德　詎能復寇仇　誰題忠義

墓　千古獨風流

衆人道更佳到是大几歲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道還不大甚錯從不懇切衆人道這就罷了三爺才不大過兩歲俱在未冠之時如此用了工去再過几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賈政笑道過獎了只是不肯讀書的過失又問寶玉怎麼樣衆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定又是風流悲感不同此等了寶玉笑道這個題

似不称近體須得古体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衆人聽了都立身点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每一題到手先度其体格宜与殊便是老手妙法就如裁衣一般未有下剪时須度其身量這題目名曰姽嫿詞且既有了序必是長篇歌行方合体的或擬溫八叉擊甌歌或擬李長吉會稽歌或擬白樂天長恨歌或擬古詞半詠半序流利飄逸始能盡妙賈政聽了也合主意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又向寶玉笑道如此甚

好你念我寫若不好我搥你那肉誰許你先大言不斷

了寶玉只得念了一句道是

恒王好武兼好色

賈政寫了看時搖頭道粗鄙一幕賓道這樣方古究竟

不粗且看他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寶玉又念道

遂教美人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歡　列陣挽戈

為自得

賈政寫出衆人都道只這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這

四句平敘出最得体貫政道体[休]謬奬奢且看轉得衍

寶玉又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俏影紅灯裡

衆人聽了都叫妙好个不見塵沙起又承了一句俏影紅燈裡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寶玉又念道

叱咤時聞口舌香　霜矛雪劍姣難舉

衆人更拍手叫妙道亦發画出來了當日敢是寶公也在座見其姣而且聞其香否不然何体貼至此寶

玉咲道閨閣習武縱任其勇悍怎如男子不待見而
可知姣怯之形的了賈政道不快續這又有你說嘴
的了寶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結子芙蓉絛
衆人都道轉絛蕭的韻更妙這才流利飄蕩而且這一
句也綺靡秀媚的妙賈政寫了看道這一句不好已寫
過口舌香姣難舉何又如此這是力量不加故又用這
些堆砌貨來搪塞寶玉咲道長歌也須得要些詞藻点

綴〻不然便覺蕭索賈政道你只顧用那些這一句底下如何能轉至武事若再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寶玉道如此底下一句轉煞住想亦可矣賈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話如今一句又要連轉帶煞豈不心有餘而力不足些寶玉聽了垂頭想了一想說了一句道

不繫明珠繫寶刀

忙問這一句可還使得衆人拍案叫絕賈政寫了看著

咲道且放着再續寶玉道若使得我便一氣下去了若使不得越發塗了我再想別的意思出来再另措詞

賈政聽了便喝道多話不好了再作便作十篇百篇还怕辛苦了你不成寶玉聽說只得想了一會一念〃道

戰罷夜闌心力怯　脂痕粉漬污鮫綃

賈政道又一段底下怎麼樣寶玉念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强吞虎豹勢如蜂

衆人都道好个走字便見高低了且通句轉的也不板宝

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勦滅　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折隴頭麥　日照旌旂虎帳空　青山寂寂水澌澌　正是恒王戰死时　雨淋白骨血染草　月冷黃沙魂守尸

衆人都道妙極妙極佈置敘事詞藻無不盡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妙轉奇句寶玉復又念道

紛紛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

閨閣　憤起恒王得意人

眾人都道鋪敘得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只怕底下累贅寶玉又念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　就是將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軀趙女　艷李穠桃臨戰場　繡鞍有泪春愁重　鐵甲無聲夜氣凉　勝負自然難預定　誓盟生死報前王　賊勢猖獗不可敵　柳折花殘實可傷　魂依城郭家鄉近　馬踐胭脂骨髓香　星馳羽報

入京師　誰家兒女不傷悲　天子驚慌恨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
林四娘　我為四娘長太息　歌成餘意尚傍徨
念畢眾人都大讚不止又都從頭看了一遍賈政笑道
雖然說了几句到底不大懇切因說去罷三人如得了
赦一般一齊出來各自回房眾人皆無別話不過至晚安
歇而已獨寶玉一心悽楚回至園中猛見池上芙蓉想起
小丫嬛說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

著芙蓉嗟嘆一回忽又想起死後雖未曾至靈前一祭如
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豈不盡禮比俗人靈前去祭而（卯）又覺
別致想畢便欲行禮忽又止住道雖如此也不可太草率
也須得衣冠齊整奠儀週備方為誠敬想了一想如今若
學那世俗之奠禮斷然不可竟也還別開生面另立排場風
流奇異于世無涉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況且古人有云潢
汚行潦蘋蘩蘊藻之賤可以羞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
全在心之誠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則誄文輓詞也須另出己見

自放手眼也不可蹈襲前人套頭塞填几字搪塞耳目之
文亦必須洒涕泣血一字一句一啼寧使文不足悲有餘萬不可尚
文藻而失悲切況且古人多有激詞非自我今偏作俑乃今人全
感于功名二字尚古之風一洗皆盡恐不合時宜于功名有碍
之故我又不希罕那功名我又不為世人觀閱称讚何必不遠
師楚人之大言招魂離騷九辯枯枝問誰秋水先生大人
傳等法或雜裕单句或偶成徑聯或用里曲或設譬喻
随意所之信筆寫去喜則以文為戲悲則以言志痛辭

達意盡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于方寸之間哉寶玉本是
个不讀書之人再心中已有了這篇歪意怎得好詩好文
作出来他自己却任意纂著並不為人知慕所以大似妄誕
意欲杜撰一篇長文用晴雯素日所喜之物冰鮫縠一幅付楷
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誄前序後歌又備了四樣晴雯所喜
之物于是夜月下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花前先行礼畢
將那誄文即掛于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諸公看至此只
當笑話看去便可醒倦

維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怡紅院濁
玉謹以羣花之蕊冰鮫之縠沁芳之泉楓露之茗四者
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於白帝宮中撫司秋艷芙蓉
女兒之前曰竊思女兒自臨濁世迄今凡十有六載其先之
鄉籍姓氏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與衾枕櫛沐之
間棲息宴遊之夕親暱狎褻相與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畸
女兒曩生之昔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
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月不足喻其精其為貌

則花月不足踰其色姊娣悉慕媖嫻嫗媼咸仰惠德
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鷙翻遭罦罬薋葹妒其臭茝蘭
竟被芟鋤花原自怯豈奈狂飈柳本多愁何禁驟雨
偶遭蠱蠆之讒遂抱膏肓之疾故尓櫻唇紅褪韻吐呻吟
臉杏香枯色陳顑頷[illegible]俗謠謑詬出自屏幃荊棘蓬榛蔓
延戶牖豈招尤見替實攘詬而終既忳幽沉于不盡復
含罔屈于無窮高標見嫉閨幃恨比長沙直烈遭危
巾幗慘于羽野自蓄辛酸誰憐夭折仙雲既散芳趾難

尋洲迷聚窟何来却死之香海失靈槎不獲回生之藥眉

黛煙青昨猶我畫指環玉冷今倩（情）誰温鼎炉之剩藥猶存

襟淚之餘痕尚漬鏡分鸞別愁開麝月之奩梳化龍飛

哀折檀雲之齒委金鈿于艸莽拾翠㔩于塵埃樓空鳷

鵲徒懸七夕之針帶斷鴛鴦誰續五絲之縷況乃金天屬

節白帝司時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階月暗芳魂与倩

影同消蓉帳香殘嬌喘共細言皆絕連天衰艸豈獨蒹

葭匝地悲聲無非蟋蟀露苔晚砌穿簾不度寒砧雨荔

秋垣隔院稀聞怨笛芳名未泯簷前鸚鵡猶呼艷質將
亡檻外海棠預老捉迷屏後蓮瓣無聲鬥草庭前蘭
芽枉待拋殘繡線銀箋綵綫誰裁褶斷冰絲金斗御香
未熨昨承嚴命既趨車而遠涉芳園今犯慈威復拄杖
而忽拋孤柩及聞槥棺被燹慚違共穴之盟石槨成災愧
迨同灰之誚爾乃西風古寺淹滯青燐落日荒邱零星白
骨楸榆颯颯蓬艾蕭蕭隔霧壙以啼猿繞煙塍而泣鬼
自為紅綃帳裡公子情深始信黃土壠中女兒命薄汝

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風嗚呼固鬼域之為災豈神靈亦尚妒在
君之塵緣雖淺然玉之鄙意豈終因蓄惓惓之心不禁
諄諄之詢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蕙死轄芙
蓉聽小婢之言似涉無稽據濁玉之思則深為有証何也
昔葉法善攝魂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為記事雖殊
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惡乃濫乎始信
上帝委托權衡可謂至洽至切庶不負其所秉賦也因
希其不昧之靈或陟降於茲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污慕

聽乃歌而招之曰

天何如是之蒼蒼兮乘玉虬以游乎穹窿邪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駕猛象以降乎泉壤也瞻望微蓋之隆離兮仰箕尾之光邪列羽旄而為前導兮衛危虛於傍邪驅豐隆以為庇從兮望飾目以臨邪聽一軋而伊軋兮御鸞鳳以征邪闡馥郁而菱芬兮紉紉衡杜以為佩邪炫語語之爍爍兮鏤明月以為璫邪藉葳蕤而成坛時兮築蓬焰以燭銀膏邪斟觚匏以為觶斝兮漉醽醁以浮桂醑邪瞻雲氣而凝眸兮

彷彿有所現耶俯窮𨻶而屬耳兮恍惚有所聞耶期汗漫而無天閉兮忽捐棄余于塵埃耶倩風簾之為輜車兮翼鑾聯而攜歸耶余中心為之慨然兮徒嗷嗷而何為耶卿偃然而長寢兮豈天運之變於斯耶既窀穸其安穩兮反其真而復異化耶余猶然桎梏而懸附兮靈貽余以嗟來耶來兮止兮卿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臨于茲余亦莫睹寥煙蘿而為步障列鑑誦而森行伍鸞御根之貪眠釋蓮心之味若素女約于桂宮

泌妃迎于蘭渚美玉吹笙雲簧擊敔徵嵩岳之妃啟驪山
之姥龜呈洛浦之靈獸作咸池之舞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
兮鳳翥爰恪爰誠匪簋匪筥發軔乎霞城反旌乎元圃既
顯微而若通復氤氳而倏阻離合兮煙雲空濛兮霧雨
塵霾歛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必蕊之帏〻若寤寐之祠〻
余乃欷歔悵望涕滂徬徨人語兮寂歷天籟兮質留鳥驚散
而飛魚嘆喋以響音誌哀兮是稿成禮兮期祥嗚呼哀哉尚
饗饗

讀畢遂焚帛奠老酒猶依依不捨小了頭催至再四方才回身忽

聽山石之後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聽了不免一驚那小

了頭回頭一看却是个人影從芙蓉花中走出來他見了便

大嚷有鬼晴雯真來顯魂了嚇得寶玉忙回頭看時原

來是不知是何人要知端的且聽下冊分解

石頭記卷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話說宝玉纔祭完了晴雯只听花影中有人聲倒唬了一跳即走出来細看不是別人却是林代玉滿面含笑口内說道好新奇的祭文都過于熟濫了所以改了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誰知又被你听見了有什么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代玉道原稿在那里到要細細一讀長篇太論不知說的是

些〻什庅只听見中間兩句什庅紅綃帳裡公子多情黃土壠中女兒薄命這一聯意思却好只是紅綃帳裡未熟濫此〻放着現成真事為什庅不用及听宝玉忙問什庅現成真事代玉笑道咱們如今都係露影紗糊的窗槅何不就說茜紗窗下公子多情呢宝玉听了不禁跌足笑道好極是極到底是你想的出說的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妙事儘多只是愚人蠢了說不出想不出罷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

新妙之極但你居此則可在我寔在不敢當說肖又

接連說了一二百句不敢代玉笑道何妨我的您即

可為你之您何必分晰淂如此生踈古人異姓尚

然同肥馬衣輕裘敝之而無憾何況咱們宝玉笑道

論交不在肥馬輕裘即黃金白璧亦不當銖錙較量

到是這唐突閨閣萬〻可使不得的如今我稟性將

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誄他的到妙況且素日你

你又待他甚厚故今寕可棄此大篇大文万不可棄

此茜紗新句莫若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土壠中丫鬟命薄如此一改雖于我無涉我也是惬怀的代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頭何用作此語況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等我的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还不算遲宝玉听了忙笑道這是何為又咒他代玉笑道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宝玉道我又有了這一改可極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壠中卿何薄命代玉听了忡然變色心中雖有無限的

狐疑乱擬外面却不肯露出反連忙含笑点頭称妙說果然改的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幹正経事罷剛才太〻打發人呌你明兒一早快過去大舅〻那边二姐〻已有人家求准了想是明兒那家人来拜允所以呌你們過去呢宝玉拍手道何必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兒還未能去呢代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氣改〻罷一年大二年小〻一面說一面咳嗽起來宝玉忙道這里風冷咱們只顧獃站在這里快回

去罷代玉道也我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
取綠去了宝玉只得悶：的轉前又忽想起代玉無
人隨伴忙命小丫頭子跟送回去自已到了怡紅院
中果有王夫人打發老媽：來吩咐他明兒一早過
賈赦那边來與方纔代玉之言相對原來賈赦已將
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
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算來亦係世交如
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

紹祖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壯弓馬嫺熟應酬權便
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候缺提陞
因未有室賈赦見是世交子姪且人品家當都相稱
合遂青目擇為東床嬌婿亦曾回明賈母賈母心中
却不十分趁意但想來攔阻亦未必听兒女之事自
有天意前因況且是他親父主張何必出頭多事因
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深惡孫家原是
世交當年不過是他祖希慕榮寧之勢有不能了結

之事終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礼名族之裔因此到劝
過兩次無奈賈赦不听也只得罷了宝玉却從未會
過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聊以塞責只听見説娶
親的日子甚急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
等回了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等事越發掃了
興頭每日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听得説賠
四个丫頭過去更又跌足自嘆道從今後這世上又
少了五个清潔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

徘徊瞻顾見其軒窗寂寞屏帳倏然不過只有几个
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池内的
翠荇香菱也都學揺〻落〻似有追憶故人之態逈
然非素常逞妍闘色之可比既領畧得如此寥落凄
慘之景是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芰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愁　重露繁霜壓繊梗
不聞永晝敲碁聲　燕泥点〻汚棋枰

況我今當手足情
古人惜别憐朋友

寳玉方纔吟罷忽听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庅獃呢宝玉回頭忙看是誰原來是香菱宝玉忙轉身咲問道我的姐ゝ你這會跑到這里來作什庅許多日子也不進來逛ゝ香菱拍手笑嘻ゝ的説道我何曾不要來如今你哥ゝ回來了你哥ゝ回來了那里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纔剛我們奶ゝ使人找你鳳姐ゝ的竟没找着説往園子裡來了我听見了這話我

就討了這件差進來找他遇見他的了頭說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且問你襲人姐〻這几日可好怎庅忽然把个晴雯姐〻也没了到底是什庅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瞧〻這地方好空落〻的宝玉應之不迭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着璉二奶〻說完了話正經事再來宝玉道什庅正經事這庅忙香菱道我為你哥〻娶嫂子的事所以要緊宝玉

道正是說的到底是那一家的尺听見炒嚷了這半年今兒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說李家的後兒又說王家的這些人家的兒女他也不知造了什庅罪咔人好端端的議論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扳扯別家了宝玉忙問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貿易將在順路到了令親戚家去這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在戶掛名行商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時你們兩府都也知道的

合長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買賣都称他家是桂花夏家宝玉忙問如何又称為桂花夏家香菱道他家本姓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単有几十頃地獨種桂花凡這長安城裡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官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總有這个渾號如今太爺也没了只有老奶〻帶着一个親生的姑娘過活並没有哥兒弟兄可惜他竟一門盡絶了後宝玉忙問道咱們也別管他絶後不絶後只

是這姑娘可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香菱道一則是天緣二來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年時又通家往來從小兒都一處廝混過敘親生娘舅兄妹又沒嫌疑這几年前兒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的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見誰知這姑娘出落的落花朵兒似的了在家裡也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鋪老朝奉夥計們一羣人連

攪了人家三四日他們还留多住好容易苦辭纔放
回家你哥〻一進門就咕〻唧〻的求我奶〻去求
親我們奶〻原也是見過這姑娘的又且門當戶對
也依了和這里姨太〻鳳姑娘商議了几日打發人
去一説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的
狠我也爬不得早些過来又添一个作詩的人了宝
玉冷笑道雖如此説但只我到替你躭心慮後呢香
菱听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説的是什庅話素日

咱們都是斯敬的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什麼意思怪不得人〻說你是个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寶玉見他這樣悵然如有所失獃〻的站了半天思前想後不覺淚下只得沒精打彩还入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穩睡夢之中猶然覺喚晴雯或魘〻驚怖種〻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体發熱此皆抄揀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凄之所致兼以風寒外感故釀成一疾卧床不

起賈母听得如此天〻親來看視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睛雯過于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却不露出只分付衆奶娘等好生伏侍看守一日两次帶進醫來胗脉下藥一月之後方緩漸〻的痊愈好生保養過一百天方許動葷腥油麵等物方可出門行走這一百日連院門前皆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四五十日後就把他拘約的火星乱迸那里忍奈得住雖百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不從也只得罷了因

此和些丫頭們無所不至恣意耍頑作戲又听見得
薛蟠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這夏家小
姐十分俊俏也畧通文翰寶玉恨不得就過去一見
纔好再過些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寶玉思及當時
姊妹一處耳鬢廝磨從今一別縱得相逢也不似先
前那等親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悽惶迫切
之至少不得潜心忍耐暫與這些小姊們廝鬧釋悶
幸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這百日內只不曾拆毀了

怡紅院和這些丫頭們無法無天凡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耍出來如今且不講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宝玉之後心中自為宝玉有意唐突他怨不得我們宝姑娘不敢親近可見我不如宝姑娘遠矣怨不得林姑娘時常和他角口氣得痛哭自然唐突他也是有的了從此到要迴避纔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日日忙乱着薛蟠娶過親自為得了護身符自己身上分些責任到底比這樣安寧些二則

又聞得是个有才有貌的俊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故此他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还急十倍好容易盼得一日娶過了門他便殷勤小心服侍原來這夏家姑娘今年方十七歲生得亦頗有姿色亦頗識得几个字若論心中的邱壑涇渭頗步熙鳳之後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弟兄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啻珍宝凡女兒一舉一動彼母皆百依百順因此未免嬌養太過竟釀成

盜妬的心氣愛自己尊若菩薩窺他人臭若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禀風雷之性在家中時常就合了环們使姓[性]弄氣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為要作當家的奶奶比不得作女兒時靦腆溫柔須拿出來總直壓的住人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奉止驕奢若不趁熱竈[竈]一氣炮製熟爛將來來必不能自豎旗幟矣又見有香菱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愛妾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之心因

他家種桂花他小名就喚作金桂他再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來凡有不留心誤道一字者他定要苦打重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淂另換一名因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為嫦娥花又寓自已身分如此薛蟠本是憐新棄舊的人且是有酒量無飲量的如今淂了這一丁妻子止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儘讓他些那夏家金桂見了這般形景便也試著他一步緊似一步一

月之中二人氣槩還都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槩漸次低矮下去一日薛蟠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與金桂商議金桂執意不從薛蟠忍不住便發了几句賭氣自行之這金桂便氣的哭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粧起病來請醫生療治又說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這薛姨媽恨的罵了薛蟠一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可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凰蛋似的好容易養了一个女兒比花朵還輕巧原

看的你是个人物總給你作老婆你不説收了心安
分守已一心一計和〻氣〻的過日子还是這樣胡
鬧咻嗓黃湯折磨人到這會子花錢吃藥白遭心一
夕話説的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桂金桂見婆
〻如此説丈夫越發淂了意更粧出些〻張致來揔理
薛蟠薛蟠惟自怨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幾〻漸
〻的哄轉金桂心來自此便加倍小心不免氣槩又
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旂纛漸倒婆〻良善

也就漸〻的持戈試馬起來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嬌詐媚將及薛姨媽後將至薛宝釵宝釵久察其不軌之心隨机應变暗以言語彈壓其志金桂如其不可犯每欲尋隙又無隙可乘只得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因和香菱閑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荅忘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香菱二字是誰起的名字香菱便荅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〻都說姑娘通只这一个名就不通香菱忙香

道暧哟奶〻不知道我們姑娘的學問連我們姨老爺時常还誇呢金桂听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裡哧了兩聲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誰聞見香來着若說菱角花香了正經那紫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夜或清早細領畧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兒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

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蘭花桂花到香的不好了
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
的香又非別花之香可比一句未完金桂的丫鬟名
喚宝蟾者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要死要死你怎庅
直叫起姑娘的名字來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
倍笑賠罪說一時說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
這有什庅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个香字到
底不妥意思要換一个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忙笑

道奶〻說那里話此刻連我一身一体俱属奶〻何
得換一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呌我如何當得起奶〻
說那一个字好用那一个金桂冷笑道你雖說得是
只怕姑娘多心說我起名字反不如你〻能來了几
日就駁我的回了香菱笑道奶〻有所不知當日買
了我來時原是老奶〻亦發不與姑娘相干況且姑
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
香字既這樣說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於秋

豈不比香字有來歷此、庅香菱笑道就依奶：這庅罷
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只因薛蟠是
個天性得隴望蜀的如今得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
丫鬟寶蟾亦有几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
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只怕着金
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頗覺察其
意想着正要擺布香菱無處尋隙如今既看上了寶
蟾且捨出寶蟾去與他：一定就合香菱疏遠了我

且秉其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可打定了主意伺机而行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到茶來吃薛蟠接碗時故意揑他的手寶蟾又喬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悮豁啷一聲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好生拿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拿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調腔都夠使了到別打諒誰是獃子薛蟠低頭微笑道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

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得你饞癆餓眼薛蟠只
是笑金桂道要作什庅和我說別偷：摸：不中用
薛蟠听了仗酒蓋着臉便趁勢跪在被上拉着金桂
笑道好姐：你若把宝蟾賞了我你要怎庅樣就怎
庅樣你要活人腦子也弄了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
好不通你愛誰說明了就收在房省得別人看着不
雅我可要什庅呢薛蟠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
夫之道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中廝守越

發放大了胆子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個空兒與他二人辭蟠便拉拉扯扯寶蟾心裡也知八九個了也就推半推半就正要入港金桂是有心等候料著在难分之際便教了頭小捨兒過來原來這小了頭也是金桂從小兒在家使喚的因他自幼父母雙亡無人嘗便大家叫他小捨兒專作些粗笨的生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分付道你去告訴香菱到我屋裡將手帕取來不必說我說的小捨听了一逕

尋着香菱說菱姑娘奶〻的手帕子忘記在屋裡了
你去去取來送上去豈不好香菱正因金桂近日每
〻折挫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換回不暇听了這話
忙往房裡來取不妨正遇見他二人推就之際一頭
撞了進去自己到羞的耳面飛紅忙轉身迴避不迭
薛蟠自為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
門也不閉香菱撞來故也畧有些〻慚愧還不十分在
意無奈寶蟾素日最是要强說嘴的今既遇見了香

菱便恨無地縫可入忙推開薛蟠一逕跑了口内还
恨怨不迭說他強姦力逼等語薛蟠好容易圈哄的
安上手却被香菱打散不免一腔興頭变作了一腔
惡怒都在香菱身上不容分說趕出来啐了兩口罵
道死娼婦你這會子作什么来撞屍遊魂香菱料事
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跪了薛蟠再来找宝蟾已無蹤
跡了於是恨的只罵香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
洗澡時不妨水畧热些盪了脚便說香菱有意害他

亦係精光趕自香菱踢打了兩下香菱雖未受过這
氣苦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怨自悲各自
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合宝釵說明今夜令薛蟠在香
菱房中與寶蟾成親命香菱過来陪自已睡先是香菱不肯
金桂說他嫌臟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裡勞動伏侍
又罵說你那没見世面的主子見一个愛一个把我
的人霸了去又不叫你来到底是什庅主意想必是
逼我死罷了薛蟠听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宝蟾之事

忙趕來罵香菱不識抬舉再不去時便要打了香菱無柰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睡香菱無柰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只得起來又搥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搃不使其安逸卧睡片時那薛蟠得了宝蟾如得珍宝一概都置之不顧恨的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這几天等我慢慢的擺佈了來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計擺佈香菱金桂忽又粧起病來只說心疼難忍四肢不能轉動請醫療治不

劾衆人都說香菱氣的閙了兩日忽又從金桂枕頭
内抖出紙人來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來有五
根針釘在心窩並四肢骨節等處於是衆人反乱起
来當作新文先報於薛姨媽薛姨媽先忙手忙脚的薛
蟠自然更乱起來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笑道何必
寃枉衆人大約是宝蟾的鎮壓法兒薛蟠道他這些
時没並没多空兒在你房裡何苦誤賴好人金桂冷
咲道除了他还有誰莫不是我自己不成雖有別人

誰可敢進我的房呢薛蟠道香菱如今是天〻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〻肯認依我說竟粧不知道大家丢開了罷横豎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左不過是你三个多嫌我一个說着一面痛哭起來薛蟠更被這一夕話激惱順手抓起一根門閂來一逕搶步找着香菱不容分說便劈頭照面渾身打起來一口咬定是香菱所施香菱叫屈薛姨媽跑來禁

喝說不問明白就打起人來這丫頭伏侍了這几年
那一点不周到不盡心豈肯如此今作這沒良心
的事你問丫清渾皂白再動粗鹵金桂听見婆々如
此說生怕薛蟠耳軟心活了便益發嚎啕大哭起來
一面又哭喊說這半个多月把我的宝蟾霸占了去
不容進我的房惟有香菱跟着我睡我要拷問宝蟾
你又護到頭里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治死我再揀
富貴的緣緻的娶來就是了何苦作出這些把戲來

薛蟠听了這些話越發著了急薛姨媽听見金桂句
〻挾制肴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
子便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
了了頭被他說霸占了去他自己反要占溫柔讓夫
之礼這壓魔法究竟不知誰作寔是俗語說的清官难
斷家務事此時正是公婆难斷床幃事了因此無法
只一賭氣喝薛蟠說不爭氣的孽障騷狗也比你体面
此誰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了頭也摸娑上了半老

婆說霸占了了頭什庅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
子也不問青紅皂白好歹就打人我知道你是个淂
新棄舊的東西白辜負了我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
也不許打我即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
說着又命香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
叫个人牙子來多少賣几兩銀子拔去眼中釘肉中
刺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也低頭
了金桂听見了這話便隔着窓子往外哭道你老人

家只會賣人不必説着一个扯着一个的我們狠是
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怎庅掖去肉中剌剌
眼中釘是誰的釘誰的刺但凡多嫌着他也不肯把
我的丫頭又收在房裡了薛姨媽听見説氣𠲿得身
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〻説話媳婦隔𥦗子
拌嘴虧你是舊家人家的女兒滿嘴裡大呼小喊説
的是什庅薛蟠急的跺脚説罷喲罷喲看人听見笑
話金桂意謂一不作二不休越興發潑喊起來了説我

不怕人笑話你叫小老婆治我害我到怕人笑話了
再不然就留下他賣了我誰还不知道你薛家有錢
行動拿錢墊人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趂早
施為还等什庅嬿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
告的跪了我們家作什庅去了這會子人也來了金
的銀的也贖了畧有眼睛鼻子的也霸占去了該擠
發我了一面哭喊一面滾揉自已拍打薛蟠急的說
又不好劝又不好打又不好奥告又不好只是出入

咳聲嘆氣報怨說運氣不好當下薛姨媽早被宝釵劝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宝釵笑道咱們從來只知買人不知賣人之說媽可是氣的糊塗了倘或叫人听見豈不笑話哥嫂子也不好留着我使喚我也正沒个人使呢薛姨媽恨道留下他还是淘氣不如打發了他干净宝釵笑道跟着我也是一樣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只不願出去情愿跟着姑娘薛姨媽也只得罷了自此後香菱果跟自宝

欽在園里去了把前面路逕斷絕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傷情挑灯自嘆本來怯弱在薛蟠房中几年皆由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感内外折挫不堪竟釀成乾血之症日漸羸瘦作燒飲食懶進請醫胗視吃藥亦不効驗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氣的薛姨媽母女惟暗中垂泪怨命而已薛蟠曾仗着酒胆挺撞過兩三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遞與他隨意要打這裡持刀欲殺時便伸與他脖項

薛蟠也寔不能下手只得乱鬪鬧一陣罷了如此習慣成自然金桂反越發長了威風薛蟠越發軟了氣骨雖是香菱猶在却亦如不在的一般縱不能十分暢快也就不覺礙眼了且姑置不究如今又漸次尋趁宝蟾宝蟾却不比香菱的情性最是个烈火乾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忘在腦後妙所謂天理还報不爽近見金桂又作踐他〻便不肯低服容讓半点兒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角口後來金桂氣急甚至於罵

再至厮打他雖不敢还言还手便大撒潑性抬頭打滚尋死覔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鬧薛蟠此時一身难以兩顧惟徘徊观望於二者之間十分鬧的無法便出門躲在外廂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欢喜便糾聚衆人來鬬紙牌擲骰子作樂又生平最喜啃骨頭每日務要殺鷄鴨将肉賞人吃只单以油炸焦骨頭下酒吃不奈煩或動了氣便肆行海罵說有别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為什庅不樂薛家母女揔不

理他薛蟠亦無別法惟日夜悔恨不該娶這絞家星罷了都是一時沒了主意於是寧榮二宅上上下下無有不知無有不嘆者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眾姐妹不差上下的人虧得這樣情情性可謂奇之至極別書中形容妬婦必曰黃髮黧容豈不可笑因此心中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里

滿眼落泪的只要接了來散誕兩日　王夫人因說我

這兩日正要接他去只因七事八事都不遂心草蛇灰線後文方後不見突然所以就忘了前兒宝玉去了回來也曾說

過的補明明日是个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說着賈母打

發人來找宝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齊庙还愿去宝玉

如今爬不得各處逛逛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

盼明不明的次日一早梳洗穿帶已畢隨了兩三个

老媽媽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來燒香还愿這廟

裡已是於昨日預備妥當的宝玉天性怯不敢近神鬼猙獰之像這天齊廟本係前朝所修極其閎壯如今年深歲久又極荒凉裡面泥胎塑像皆極其凶惡是以忙々的焚過紙錢馬錢粮便退在道院歇息一時吃過飯衆嬷々和李貴等人圍隨宝玉到各處散誕頑耍了一回宝玉困倦復回至静室安歇衆嬷々生恐他睡着了便請了當家的老道士姓王的陪他說話兒這道士專意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人

射利這廟外現掛着招牌丸散膏丹色〻俱備亦長
在寧榮二宅走動熟慣都與他起了渾名喚作王一
貼言他膏藥最驗只一貼百病皆除之意當下王一
貼進來宝玉正要在炕上想睡李貴等正說哥兒別
睡着了厮混着看見王一貼進來都笑道來的好王
師傅你極會說古記的說一个與我們小爺听〻王
一貼笑道正是呢哥兒別睡仔細肚子裡麵觔作怪
說着滿屋裡人都笑了 王一貼又與張道士遇〻一對時犯不犯 宝玉也

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泡好釅茶來茗煙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連這屋裡坐着還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沒當家花拉膏藥從不拿進屋裡來的知道哥兒今日必來頭三五天就拿香燻了又燻的宝玉道可是呢天〻只听見你的膏藥好到的治什病王一貼道哥兒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長其中細理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濟賓客得宜溫涼兼用貴賤殊方內則調元補氣開

胃口氣養榮衛寧神安息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

和血脉舒筋絡去死肌生新肉去風散毒其効如神

貼過的便知宝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

我且問你到有一種病可以貼的好麽王一帖道百

病千災無不立效若不見效哥兒只管揪着鬍子打

我這老臉拆我這廟何如只說出病源來宝玉笑道

你猜若猜的着便貼的好了王一帖听了尋思一會

笑道這到难猜只怕膏藥有些不靈了宝玉命李貴

等且都出去散々這屋裡人多越發燻臭了李貴等听說都出去自便只留茗煙一人這茗煙手内点着一枝梦甜香宝玉命王一帖坐于身旁却倚在他身王一帖心有所動四四字好萬端生于心々和則意在于財便笑嘻々走近前來悄々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哥兒如今有了房中事情要滋助的藥可是不是話猶未完茗煙先喝道該死打嘴宝玉忙猶未解未解妙若解則不成文矣忙問他說什麼茗煙道信他胡說唏的王一帖不敢再問只說

哥兒明說了罷宝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的妬病沒有千古奇文寶語仍帰結至上半回正文細密如此王一帖听說拍手笑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沒方子就是听也沒听見過宝玉笑道這樣还筭不得什庅王一帖又忙道這貼妬的膏藥到沒經過到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不能立竿見影的效驗宝玉道甚庅湯藥怎庅吃法王一帖道這叫作療妬湯秋梨一个二錢氷糖一錢陳皮水三鍾梨熟為度每日清早吃一个梨吃

來吃去就好了宝玉道這也不值什庅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帖〕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橫豎這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止咳嗽又好吃〻過一百歲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还妬什庅那時就見效了如此科諢一收方為奇趣之至說着宝玉茗烟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牛頭王一貼〔帖〕笑道不過是閑着解午肫罷了有什庅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實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

我有真藥我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里來寓意深遠在此數語正說有吉時已到宝玉出去焚化錢粮散福功德已完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的婆娘媳婦等人已待過吃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泣﹅的在王夫人房中訴委曲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將及淫遍畧劝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奇文奇罵為迎春一哭又為榮府一哭恨薛蟠何等剛霸偏不能以此語及金桂使人忿﹅此書中全是

不平又全是意外之料●又說老爺曾收着他五千兩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他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別合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兩銀子把你準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一頓攆在下房裡睡去當日爺爺在時希圖上我們的富貴趕着相與的論理我合你父親是一倍如今強壓我的頭小了一輩又該作了這門親到沒的叫人看着趕勢利似的不通可笑遁辭如聞一行說一行哭嗚嗚咽咽連王

夫人並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語劝解已是如此這不曉事的人可怎麽樣呢想當日你叔〻也曾劝過大老爺不叫作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听一心情愿到底作不好了我的兒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們苦從小兒没了娘幸過叔嬸這边來過了几年心净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麽个結果王夫人一面劝解一面問他随意要在那里安歇迎春道乍〻的離了姐妹們只是眠思夢想

二則还記掛着我的屋子还得在園子裡舊房子裡住个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下次还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劝道快休乱説不過年輕的夫妻們閙牙閙齒的亦是人〻的常事何必説這喪話仍命人忙〻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姐妹們倍伴着觧釋又分付宝玉不許在老太〻跟前走漏一些風聲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〻事都是你説的宝玉唯〻听命迎春是夕在舊館安歇衆姊妹丫环等更加親熱異常一

連住了三日纔往邢夫人那边去先辭過賈母王夫人薛姨媽等等劝解方止住了過那边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两日就有孫紹祖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愿意去無奈惧孫紹祖之強只得免強忍情作辞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难只面情塞責而已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